叶戈尔·列托夫如是说

第二辑 九十年代



棺材编年史 | 第一天 — 叶戈尔·列托夫：他们休想通过！ — 自我访谈

埃戈尔·列托夫：
他们休想通过！
自述

在俄罗斯摇滚乐界，叶戈尔·列托夫是最受尊敬和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而如今，在叶利钦政变之后，国家分裂成几个不可调和的阵营，他的观点无疑会引起数百万正在选择人生道路的年轻人的关注……

——对你而言，摇滚是什么？
——摇滚，正如它在20世纪60年代那样，也正如它真正应有的样子，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活力和最真诚的民间艺术形式，它追求的是纯粹的革命性目标——改变现有的秩序、生活方式，以及创作者/表演者和“听众/消费者”的意识。摇滚是革命，是通过斗争进行的反叛；通过克服困难，进步、运动以及打破僵化和停滞的牢笼才成为可能。这些正是摇滚必须以最严谨、最热烈的热情去追求的目标。

“民防”乐队曾将朋克音乐演绎得淋漓尽致。然而，近年来，你的作品（尤其是专辑《百年孤独》）明显倾向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俄罗斯和西方摇滚及流行音乐的风格。是什么促成了这种转变？
事实上，我从小就听苏联歌曲——那些歌曲都很棒——以及六十年代的摇滚乐。我一直热爱、聆听并收藏这些音乐。实际上，我本身就来自那个时代，来自那种音乐文化。那是我的童年，是我故乡的一部分。因此，在我所有的歌曲创作中（不仅仅是最近的专辑），都明显体现出对根源的依恋。顺便一提，扬卡和库兹马，以及我的老朋友、来自“生存指南”乐队的战友罗米奇·纽莫耶夫，都同意我的看法。我们都来自童年。

——你是民族主义者吗？
——我是苏联民族主义者。我的祖国不仅仅是俄罗斯，不仅仅是那些被形形色色严肃人士捍卫和粉饰的俄罗斯概念。我不是俄罗斯人，尽管我天生具有俄罗斯血统（我父亲的祖籍是北乌拉尔最贫苦的农民，母亲的祖籍是马尔捷米扬诺夫哥萨克家族）。我的祖国是苏联。俄罗斯是一个独立的、私人的事物，就像德国、法国、中国和其他独立的国家一样。苏联是迈向远方、迈向新时代、迈向新视野的第一步，也是伟大的一步。苏联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理念，一只伸出的握手之手。俄罗斯的荣耀和伟大之处在于，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肩负起艰辛而正义的使命：突破数千年的蒙昧和顽固，打破人类的孤独，走向伟大的统一——走向全人类。
我相信，我相信一场全球性的、普世的革命，我已准备好用言语和行动去为之奋斗，就像我那些英勇的前辈、老师和同志们一样，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马雅可夫斯基，他们始终反对谎言、冷漠、衰落和死亡。1917年，我们的国家迈出了通往真理的第一步——愿这不会是最后一步！

“您认为我们祖国遭遇这场灾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两大不幸——惰性和庸俗之辈。我们整个‘新资产阶级’、黑手党以及所有奴颜婢膝的民主渣滓，

都出自庸俗之辈。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所有歌曲、我的所有作品，始终都是针对那些麻木不仁、贪婪成性、奴颜婢膝的公民阶层，他们如今正在制造前所未有的、令人发指的、骇人听闻的纷争，亵渎我们的祖国，并震耳欲聋地鼓吹某种所谓的'普世人类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归根结底不过是自我膨胀和扼杀邻人的思想。”

至于惯性，我的人生经历每天都以最生动、最残酷的方式向我证明：如果你不“竭尽全力”抵抗生活的洪流、惯性的车轮、以及压在你身上的日复一日的生存惯例，如果你任由自己随波逐流，那么你所处境况中最悲惨、最可耻、最令人作呕、最可怕的后果必然随之而来。清晰的视角和严格的、持续的控制对于每一个行动、每一个念头都至关重要，否则你必然会发现自己被卷入自身污秽和最悲惨境遇的漩涡之中。所有的麻烦都源于懒惰、冷漠和漠不关心。而我们都知道，天国是靠武力夺取的。

如果你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出路，那么你必须像扬卡、巴什拉乔夫、谢利瓦诺夫以及我其他并肩作战、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兄弟姐妹们那样，有尊严地离开，绝不投降。他们赢了，他们践踏了残酷的自保法则，最终甚至战胜了死亡本身。那些留下来的人有义务坚守阵地，既要守住自己的阵地，也要守护那些被遗弃的前线，他们不仅要为自己而战，还要为“其他战友”而战。前线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绝不能死于软弱、忧郁或意志薄弱；世界依赖于我们每一个人——真正活着的人。

——自从专辑《蹦蹦跳》发行以来，几乎没人知道你这几年都在忙些什么。

——从1990年12月到1992年7月（对我们这个“集体”来说，这是一段破纪录的时期），库兹马·里亚比诺夫（这些年来我唯一不变的同志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从“民防”乐队成立之初就一直陪伴着我们）和我一起制作了我们的新专辑，也可能是最后一张专辑——《百年孤独》。这张专辑是我们这些年来创作的所有作品中最有力、最鲜活、最来之不易，也是我们认为最完美的一张。此外，我们最近还完成了诗集的编辑工作（除了我的歌词外，它还收录了扬卡几乎所有的诗歌和歌曲，以及库兹马的诗歌和故事），涵盖了1983年至1993年期间的作品。

——最后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要对所有缺席的兄弟姐妹们说，对所有在我们的歌声中找到共鸣的人们说，对所有尽管遭受了铺天盖地的污秽和戈培尔的谎言，尽管我们的祖国遭受了种种悲痛、屈辱和酷刑，却依然活着、清醒、年轻的人们说：

不要失去希望和良知！
同志们，起来！

***

胜利的， 该死的，绝望的，
像 一块被切断的碎片，
一只脚踏入坟墓，
另一只脚踏在云端，
疲惫而致命，
寒冷而灰暗，
杀戮不断，
直至化为尘土和血肉，
却依然面带微笑，
低语道：“我的赢了。”

***

一束阳光穿透了天花板。
一颗鹅卵石滚上了山。
一块辛辣的、新鲜的悲伤之骨，
忠实而狂暴地沉入 了
琥珀色的、来之不易的 长寿之夏。
一束阳光 撕裂了天花板。
笔迹戛然而止。
雨停了 。寂静消散了。
故乡已至。

GrOb-Chronicles | 共青团真理报第239期（20771年）——“民防”转入进攻

民防部门转守为攻。

叶戈尔·列托夫三年来首次接受采访

年轻人对叶戈尔·列托夫和他著名的朋克乐队“民防”褒贬不一。有些人欣赏他的作品，有些人则完全不屑一顾，但两派都想更多地了解列托夫。关于“民防”乐队12月19日在莫斯科小高尔基文化中心举行的演唱会的报道，读起来就像一份战地报道（参见12月21日《共和邮报》）。报道中提到了翻倒的汽车、斗殴、文化中心的窗户被砸碎，以及防暴警察的紧急出动。

但这一切都是之后的事了；此刻，距离音乐会开始还有两个小时，即将到来的惨剧仍未显露出来。我认不出列托夫了——在舞台上，他激情四射，将巨大的能量倾泻到观众身上，但在化妆间里，叶戈尔却是一个谦逊、善良、聪颖的年轻人，就像一个永远在求知的学生。

“伊戈尔，你的‘民防’乐队已经成立近十年了，人气爆棚。为什么没人报道你们？是你们不愿意接受采访，还是记者不愿意刊登你们的报道？
”“或许主要原因是媒体不愿承认GO乐队的存在。我们录制专辑，大量发行唱片，唱片总是瞬间售罄。我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这种力量对‘惩戒式疗养院’体制来说是危险的。”

— GO乐队多久举办一次演唱会？
— 上一次是在1990年4月于塔林举行的。

——是什么原因导致你们中断了近三年？
——GO演唱会的气氛变得异常狂热。在沃罗涅日，我们在一个体育场演出，第一首歌刚唱完，就爆发了大规模斗殴。人们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或者说无法，以积极、创造性的方式利用他们所获得的能量。

“你希望观众是什么样的？你真的希望他们像在古典音乐会上那样端庄地坐着吗？”
“我希望在我的音乐会上看到像我们自己一样的听众。让人们带着涌现出的能量，以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让他们感受到永恒的活力、激情和鲜活的生命力，让他们能够掌控自己，并努力将这种能量转化为创造力。”

——今天您同意在《日报》的晚会上表演。您是否认同爱国主义思想？或者这是否印证了您歌曲中的歌词：“无论何种政体，我都是游击队员；无论何种政权，我都是无政府主义者”？
——我过去称我的理想为“无政府主义”，但现在我认为用“共产主义”来形容更为贴切。早在1988年，在新西伯利亚音乐节上，我们就在舞台上宣布我们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可惜的是，这样的人寥寥无几。我们从来都不是民主主义者。

“多年来，你们只发行磁带——突然间GO唱片开始出现在商店货架上？Grob Studio是你们的吗”
“我们在我家录音。你可以称它为录音室，但它更像是一个摆放着设备的排练室。”

— 然而，GO唱片的录制质量相当专业……

— 不过，所有专辑都是在我家用两台Olimp录音机录制的。

——你现在靠什么生活?
——只靠唱片收入。我写诗、思考、作曲。我有个想法，想拍一部长篇电影。

“叶戈尔，你是当今为数不多的摇滚音乐人之一，甚至可能是唯一一个，能够轻松售罄莫斯科或其他大城市体育馆门票的。难道你不想利用这个机会改善一下自己的经济状况吗？”
“确实有人向我抛出橄榄枝，而且出价很高。但我并不需要钱；我生活简朴，现在也足够了。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唱片和CD上了。”

“那为什么不出版一本诗集和歌词集呢？我觉得这样的作品集对你和出版社都有好处。”
“这样一本诗集几乎已经由莫斯科的Avtograf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大约三百页，收录了扬卡·迪亚吉列娃、库兹马·里亚比诺夫以及我本人——我最近创作的——几乎所有的诗歌。我只写诗，很少写歌。”

“你很了解扬卡。包括我们报纸在内的所有报纸都报道了她那荒唐的死讯，但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的小团体就像一个小型公社，一个紧密团结的战斗小队。我们人不多，但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最近，很多人都因为各种原因去世了。我们都遵循着一些规则。摇滚乐是跳板，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踏上这条路的人就永远无法回头。对我们来说，没有回头路——每一步都只能向前。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精力和力量向前迈一步，你就必须死去。要么崛起，要么崩溃。我们不能老去。我们的吉他手德米特里·谢利瓦诺夫自杀了，扬卡也是如此。当你子弹用完时，你必须把最后一颗留给自己。在某个时刻，扬卡再也走不动了——她耗尽了力气，她清醒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讨论过这个话题，有人留下了遗书和最后的诗.....
同样的结局终将降临到我们所有人身上，所以我并不认为我们圈子里的人去世是悲剧，这是一种自然而勇敢的态度。

“你和亚历山大·巴什拉切夫很熟吗？”
“很遗憾，我只见过他一次——在列宁格勒的一场家庭音乐会上。他无疑是最优秀的俄罗斯摇滚诗人。”

- 你多大了?
- 我明年就三十岁了。

——你是否已经预见到前方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还是仍有创作上的提升空间?
——对我来说，前进的步伐越来越艰难。每次完成一首新歌，都感觉像是最后一首，再也无法继续创作下去了，但每次总会有一线希望。
我们最近录制了专辑《百年孤独》。这张专辑我们花了两年时间完成，对我们来说是破纪录的。此前，我们制作一张专辑的时间在一个月到六个月之间，而在此之前，我曾经一个月内录制了五张专辑。《百年孤独》或许是民防乐队最好的作品，也是我们迄今为止所取得的巅峰成就。

— 你最喜欢的音乐是什么?
— 我非常喜欢 60 年代的音乐——美国车库摇滚和苏联歌曲：穆勒曼、马戈马耶夫、涅纳舍娃、皮耶哈、早期的歌唱吉他乐队。

— 您对古典音乐持什么态度?
— 我经常听巴赫和早期中世纪音乐。

——你觉得俄罗斯摇滚乐现在算是危机吗？还是说它早就死了?
——可以说是深重的危机。以前俄罗斯就没几个好乐队：在莫斯科，我觉得最好的乐队是DK；在西伯利亚，有我们、生存指南和Yanka；但列宁格勒从来没有过什么好乐队。
如今，摇滚乐运动已经结束了；没有年轻人涌入。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哪个乐队有鲜明的特色。我收到很多磁带，都听过，但都是些模仿之作，缺乏活力，最重要的是，不真实。

“听说你每年夏天都独自去山区，是真的吗？”
“是的，但不是独自一人，而是和一小群人一起。上次我们去乌拉尔山脉，是和罗曼·纽莫耶夫一起去的。”

“谢谢你接受采访，但你最想回答的是什么问题？”
圣彼得堡报纸《斯梅纳报》最近刊登了一篇对叶戈尔·列托夫的长篇采访。我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可能说出那些以我的名义发表的胡言乱语。这是我三年来的首次采访。

采访：阿列克谢·别利。
摄影：奥列格·科罗列夫。

Chronicles | Zavtra 报纸，第 2 期（7）— 突破-94

摇滚：俄罗斯抵抗运动

采访对象包括俄罗斯摇滚明星叶戈尔·列托夫（民防乐队）、谢尔盖·扎里科夫（DK乐队）、罗曼·涅乌莫耶夫（生存指南乐队）以及《明日》报副主编弗拉基米尔·邦达连科。

弗拉基米尔·邦达连科：叶利钦的统治似乎已经成了所有人的厌恶之源。许多昨天还支持叶利钦的知名艺术家，今天却都在嘲讽他。就连《莫斯科民族之声》的列诺奇卡·索罗金娜也在挖苦那些可怜的民主人士。似乎每个人都恨他们。他们或许罪有应得。年轻的叶利钦支持者很难找到。而且他们又从哪里来呢？

例如，我们最近组织的青年抗议活动“行动指南”最终以防暴警察、机枪扫射、数百名青少年遭到殴打和严重受伤而告终。另有三千名有组织的青少年对叶利钦政权产生了强烈的仇恨，而该政权除了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和美式橡皮警棍之外，别无他法来对抗青年。或许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才会聚集在一起——《日报》、白昼运动、《明日报》以及最著名的俄罗斯摇滚音乐家们。

叶戈尔·列托夫：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我们注定要在一起。我们最初并非叶利钦主义者，也未被所谓的民主党人蒙蔽。我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在我们的音乐中，我们都倡导的价值观并非个人私利，而是我们共同的、光明灿烂的价值观。
世界正处于两股力量的斗争之中——魔鬼与上帝，黑暗与光明，黑夜与白昼。而我们正是这股驱使我们工作、创作歌曲、在白宫演出，并在必要时拿起武器捍卫它的太阳般、白昼般力量的普通成员！

谢尔盖·扎里科夫：如果当局查禁《日报》，那就意味着他们是黑夜的势力。只有黑夜才能压制白昼。但每个黑夜都会过去。“白昼”会在黑夜之后再次到来……

E.L.：如果政府连《自由报》也查禁了，那这个政府就跟昨天一样！
1988年，在新西伯利亚的一个节日上，我们宣布我们是真正的俄罗斯共产主义者，人民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反对改革前苏联政权的全部斗争，都源于我们反对勃列日涅夫统治末期出现的虚假共产主义。
但我们也反对这个邪恶的制度，因为它正在侵蚀所有的人类和文化价值。只有当言论能用金钱买到，用子弹换取时，它才有价值。
我现在支持所有团结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的集体意识形态。红色旅的意识形态非常适合我。我认为我们迟早会胜利，因为真理只有一个：每个人都清楚，而且真理就在我们这边。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现在损失惨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虚弱，以至于十月份不得不动用坦克炮轰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紧张，组织袭击和驱散行动。他们，这些叶利钦主义者，明白我们身处主场，而他们却不在。

V.B.：据我所知，叶戈尔，你们的俄罗斯共产主义中蕴含着某种深刻的民族性，别尔嘉耶夫也曾论述过这一点。它是一种社会正义的梦想，始终根植于俄罗斯人民心中。你们的共产主义并非源于马克思主义，而是源于俄罗斯的乌托邦理论，源于俄罗斯的童话和史诗。我们的人民，乃至我们整个哲学体系，都摒弃了奸商崇拜，始终反对资产阶级。对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抗议，也是对苏联资产阶级、对党内官僚机构、对人民正义的抗议。

E.L.：勃列日涅夫政权并不完全是苏联式的。爱德华·利莫诺夫准确地将其描述为一种纪律严明、如同疗养院般的政权。它本质上与资本主义并无二致，是国家资本主义。

V.B.：现在这些疗养院的工人决定把整个俄罗斯都据为己有。我听说你们正在准备抗议苏维埃大厦的刽子手。那是什么计划?

E.L.：我们将在1月份发行一张汇集多支摇滚乐队的联合专辑。这张专辑的构思源于10月份的事件。专辑名为《他们为祖国而战》。参与这张专辑的乐队包括DK（主唱：Sergei Zharikov）、KOMMUNIZM、Edik Manager 、Roman Neumoyev（主唱：生存指南），以及我们自己的民防。
这张专辑献给苏联大厦的英勇保卫者——专辑封面上会印上这句话。专辑的所有销售收入将捐赠给阵亡英雄家属援助基金会。

V.B.：这张专辑会收录专门纪念这场血腥悲剧的新歌吗?

E.L.：我们会演唱新歌和老歌。特别是，我们正在录制最新歌曲《祖国》和《新的一天》。我的最新歌曲叫做《新的一天》。“将会迎来崭新的一天，一个晴朗明亮的日子。”可以说，这首歌在某种程度上是献给《日报》的。我是在十月事件以及你们报纸停刊之后创作的。

S. Zh.：我当然不认同叶戈尔·列托夫的乌托邦式共产主义观点；我更倾向于民族主义。我认为叶利钦政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反民族。而且在我看来，列托夫的意识形态是巴枯宁和列昂季耶夫观点的融合。

E.L.：事实上，我不支持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而是支持民族布尔什维克思想。

S.Zh.：没错，因为马克思主义国际与俄国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俄国共产主义是一种尚未被充分理解的现象；没有人认真分析过它。

V.B.：我认为我们俄国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它大约在一千年前，也就是我们早期基督教时期出现，后来由旧礼仪派发展起来。旧礼仪派是俄国共产主义的一种形式。著名的别洛沃迪耶教派就是纯粹的俄国共产主义。读读利丘京的小说《流浪者》吧。

S.Zh.：大约两年前，我们采访了波莫尔人，也就是没有神职人员的群体。有趣的是，这些没有神职人员的群体，以及整个旧礼仪派，都是俄罗斯特有的现象，与其他任何群体都截然不同。欧洲的新教与他们毫无关联。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的抗议形式与欧洲不同。
就拿最近的选举来说吧。我敢肯定，如果他们把莫斯科动物园里的动物——老虎、大象、熊、野兔——组成一个投票联盟，让它们投票，它们肯定也能赢。它们肯定能超过5%的得票率。因为俄罗斯摇滚乐比人们想象的更有智慧。并不是说今天的俄罗斯人民憎恨民主人士；他们只是嘲笑他们。在这次选举中，俄罗斯人民向叶利钦政权竖起了中指。
那些良知犹存、依然信仰神圣之物的人，无论你如何描绘他们——红棕色、红白色，还是黑黄色——都无法再与叶利钦政权沟通。他们投票给日里诺夫斯基，简直就是对民主党的嘲讽。他们还不如去投票给老虎和大象。一个健康的民族，自然也拥有健康的幽默感。

E.L.：当我走近苏维埃大厦时，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所有人都团结在一起。有手持圣像的东正教牧师，有挥舞旗帜的无政府主义者，有共产党人，有勇敢的巴尔卡绍夫派，还有挥舞着帝国旗帜的君主主义者。他们都是正直的人，对祖国的命运并非漠不关心。当一座房子着火时，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把它扑灭；然后俄罗斯人民会自行解决问题。

S.Zh.：美国牧师兼公共事务家弗雷德·法雷尔在《日报》上写道：没有左右之分，没有红棕派系，只有民族团结。事实证明，最高层次的社会结构就是民族团结。
我们应该感谢叶利钦，是他让我们团结起来。你不可能找到比这更愚蠢的政府了。我认为现在就推翻这个政权还为时过早；我们还没有完全团结起来。一旦我们团结起来，建立起组织，感受到我们全部的力量，那么这个政权就会自行垮台，因为它简直荒谬至极。民主阵营的缩写是"驱逐，该死的"（博尔达列夫-亚夫林斯基-卢金），即RDDR，这绝非巧合。注意，最纯粹的共济会符号——RDDR——从右到左和从左到右读起来是一样的。看看他们的脸。这是一场闹剧，所以他们才害怕《日报》。他们只在晚上露面。
《每日新闻报》刊登了反对派领导人的肖像——健康、正常的面孔。看看盖达尔、马卡罗夫、叶利钦、格伯——简直就是一场畸形秀。难道他们不明白，人们越关注他们，他们就越发发笑吗？这就是我们的领导层！叶利钦的团队！那些色彩斑斓的朋克更有可能掌权，而且越漂亮越好。那我们就提名谢尔盖·特罗伊茨基当市长，叶戈尔·列托夫当总统吧。毕竟，会有很多人投票给他们.....

V.B.：既然我们聊到了金属腐蚀乐队的谢尔盖·特罗伊茨基和公认的朋克摇滚领袖叶戈尔·列托夫，那就继续这个话题吧。如今的摇滚运动现状如何？加斯帕良和阿尔乔姆·特罗伊茨基以及其他"莫斯科共青团员"正试图赢得年轻人的支持，并控制摇滚运动的发展。叶利钦本人甚至给像马卡列维奇这样的"小喽啰"摇滚乐手颁发奖章，同样的乐队也频繁出现在电视上。他们这种民主控制真的奏效了吗？

S. Zh.：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是什么？它是克格勃的正式报纸。奉克格勃之命，他们试图让人们保持沉默，以确保叶利钦政府的安全。他们软硬兼施。有些人只是受到轻微的惩罚，比如BRAVO、VOSKRESENIE、我们的DK、叶戈尔·列托夫乐队，或者像现在对《行动指南》的打压。而另一些人则被诱饵收买。卡斯帕良以为可以用他们那臭气熏天的诱饵收买所有人。但他身上散发着.....共青团员的气息。
舍夫丘克告诉我：你教育孩子的方式不对。不是什么白发苍苍的学者，也不是什么地区委员会的书记，而是摇滚乐手舍夫丘克在教训我如何教育年轻人。他是谁？他是一个重要共青团组织的书记。我因为玩摇滚乐被大学开除，而当时舍夫丘克正是共青团的负责人。他现在依然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出现在电视上。但他到底算什么摇滚歌手？
幸运的是，那些高层人士根本不懂摇滚。在他们眼里，就连加兹马诺夫都算是摇滚。所以他们才偏爱像他这样的人。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的音乐家。我们拥有所有俄罗斯摇滚乐。真正的摇滚乐在《莫斯科共青团员报》上行不通。光是这个名字就值钱了。《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歌颂资本主义。这真是犬儒主义.....
但他们的体制已经开始自我毁灭了。他们创造了一个流行文化圈，吸引那些有钱没才华的人。他们甚至在自己的电视台和报纸上排挤所有稍微有点才华的人。
而我们很久以来都没理会他们，一直在努力发展自己的事业。我们甚至有自己的杂志《俄罗斯摇滚》，自己的商店，比如"达瓦伊-达瓦伊"，自己的俱乐部，比如"塞克斯顿基金"。他们大多都和我们待在一起。你看到有多少年轻人来看叶戈尔·列托夫的演出了吗？！

E.L.：来参加我们"行动指南"演唱会的那些人根本不是为了听音乐而来。依我看，我们唱的根本就不是音乐。他们来是因为他们需要我们给予他们的能量。而且我们背后有太阳能，太阳就在我们身后。

S.Zh.：这也是一种宗教音乐，一种源于异教狄俄尼索斯精神的音乐形式。人们来到音乐会，吸收着音乐会的能量，吸收着摇滚乐激情领袖们的能量。人们聚集在一起，开始感受到团结、集体

的力量，并被歌曲中蕴含的太阳能量所滋养。毕竟，俄罗斯缺乏这种能量。这里人才济济，知识分子众多，但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突破——一种突破的能量。

E.L.：如今，新乐队寥寥无几，新领袖也屈指可数；到处一片混乱，士气低落。我们运动中的每个人都早已在抵抗和创作中证明了自己。俄罗斯摇滚乐曾有过一段辉煌时期，我们这些乐队都曾崭露头角：生存指南乐队、DK乐队、民防乐队和扬卡。
我们为这场运动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许多模仿者、小型乐队和小乐队都加入了进来。我们经受住了国家和我们个人所经历的一切磨难，跨越了重重障碍，如今，在发展的新阶段，我们以全新的活力继续追求我们的事业。与此同时，我们运动的第二梯队在那场斗争中精疲力竭。但现在，充满激情的新成员正在涌现。如果巴尔卡绍夫主义者们现在正在崛起，他们有值得为之献身的东西，那么他们也有值得为之奋斗的东西.....

V.B.：显然，一种捍卫这些新激情主义者理想的新兴年轻文化正在兴起.....

E.L.：我有一首歌是这样的，最后一句是：

“我看到
我的祖国从跪倒的地面站了起来。
我看到我的祖国从灰烬中重生！”

V.B.：很有意思，民防乐队和生存指南乐队，以及许多其他流行乐队都来自西伯利亚。这是为什么呢？你们西伯利亚人需要莫斯科作为摇滚运动的中心吗？还是你们自给自足，并不向往莫斯科？我听说新西伯利亚正在成为摇滚文化的重要中心，已经可以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相提并论了。罗曼，这是真的吗?

罗曼·纽莫耶夫：我真不想踏进莫斯科一步。我不喜欢现在的这座城市，尽管我承认它是俄罗斯的中心。如果把莫斯科比作一个有机体，它就像大脑，消耗着人体47%的糖分和所有生命能量，但这对今天的莫斯科毫无帮助。这里常年雾霾笼罩，不见阳光。一层雾霾、黑暗和黑夜笼罩着莫斯科。如今，太阳一个月才露面一次。而且太阳能量微乎其微。人们晒不到足够的太阳.....

E.L.：中国人对一个国家的气候有着深刻而准确的认识，认为它取决于统治者的道德品行。气候会惩罚昏庸的统治者。气候正在惩罚叶利钦统治下的莫斯科，除非莫斯科人罢免叶利钦，否则他们将永远见不到阳光。

R.N.：西伯利亚从来不需要中央，但中央却一直需要西伯利亚。选举结果表明，莫斯科始终支持这些民主党人，而各省却投票反对他们。正如一位艺术家所说，“所有精神都集中在乌拉尔山脉以东。”那里是俄罗斯的精神中心，也是俄罗斯剩余的太阳能量中心。那里蕴藏着品质和力量。正因如此，在那个可耻的“新政治年”里，西伯利亚的选举结果让民主党人如此惊慌失措。
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进入工业化时期。石油是工业的命脉。过去，这个国家是农业国家，统治者来自黑土区或斯塔夫罗波尔地区。但现在，所有的领导人都来自乌拉尔山脉，来自西伯利亚。

S.Zh.：据说在叶利钦的出生地正在修建一座纪念馆——在他失去手指的地方，将竖立两根大理石或青铜手指.....这对我们的文化来说是一项很好的投资。少先队员发现了这两根手指，现在他们想把它们竖立在伊凡大帝钟楼或奥斯坦金诺电视塔的高度.....

R.N.：幸好，你们看不到我们秋明那些人的爪牙。当然，上帝会惩罚叛徒.....我们现在对俄罗斯的发展有一种非常简单的看法：有金钱，有金牛犊，有叶利钦，然后才是真正的俄罗斯。
但一切远比这复杂得多。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流血。只有两三个沙皇统治时期没有发生太多流血事件：德米特里·顿斯科伊、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当然还有亚历山大三世。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有时间表达你最重要的想法。统治者常常互相争斗，而所有普通民众却在受苦受难，流血牺牲。今天他们把一些人关进列福尔托沃，明天他们就会把叶利钦推下他们的位置，但这对我们来说会更好吗？俄罗斯会变得更好吗？

V.B.：那现在怎么办？没必要打仗了吗？

R.N.：这并非关乎斗争本身，而是关乎每个人坚定不移的精神立场。在我们人类的世界里，人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一切都取决于他们为何而战。我向那些在叶利钦坦克下于白宫牺牲的人们致敬，正如我向为苏联政权流血牺牲的祖父致敬一样。
但我们总是误解了在我们之上，究竟是谁在与谁并肩作战，又为何而战。我们并不完全理解那股万物皆归于其下的第三股黑暗力量。我们必须保护人的内在自由，使其免受这股第三股力量——创造性自由——的侵蚀。
但捍卫外在的自由毫无意义。我们无法在这个领域获得真正的自由。世界建立在不断限制的原则之上。有国家，有它的边界，有它的法律。
我理想中的俄罗斯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王国。国家是一个已经变成野兽的王国。但真正的俄罗斯王国是由普希金描绘的。在他的作品中，有沙皇旗。但我认为，这样的王国仍然存在于天上。我们还没达到那个目标。
所以我们尝试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乌克兰的歌曲和音乐会上宣扬这样一个王国的理想。虽然我们很少演出，大概一年一次。其余时间我们都在创作歌曲。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我们的工作。工作是最重要的。我之所以现在才开始参与政治活动，是因为我无法保持沉默——我感到很着急，尽管我不是政治家。

V.B.：显然，任何有才华的艺术家，除非走投无路，否则都不应该涉足政治。从瓦伦丁·拉斯普京到叶戈尔·列托夫，从维亚切斯拉夫·克雷科夫到爱德华·利莫诺夫，形形色色的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和诗人，都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生动地表达自我。而创作的能量丝毫不逊于政治和社会能量。
在正常时期，艺术家进入政坛要么是出于私利，要么是平庸之辈巩固他们在艺术界岌岌可危的地位。但当你的国家和人民真正陷入困境时，即使是最有才华的音乐家、科学家或作家也会投身政治。

E.L.：我不太同意你的看法，沃洛佳。我认为，达到精神高度的创造力，最纯粹的创造力，本质上是政治性的。政治与非政治是无法分割的。一切皆政治。艺术家是通过他们的血液、他们的内心、他们自身去感知一切.....

V.B.：我指的并非政治本身的哲学意义，而是具体的政治，报纸政治和组织政治。这往往会扼杀创造力；艺术家只有在灾难时期才会转向创造力。

E.L.：当然。但如果一首歌带有政治色彩，甚至连口号都如此，而且它奏效了——它影响了人，触动了人的情绪和灵魂——那么它就是艺术。歌曲的创作并非为了永恒，而是为了当下。当下是永恒的一部分，是永恒的瞬间。你无法预测你的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艺术就是不可预测的。

S. Zh.：政治是最高层次的艺术。先锋派是通过创造力和艺术来驾驭政治和政治家.....叶利钦的统治只有在才华横溢的俄罗斯人的压力下，通过真正的俄罗斯先锋派之手才会终结。有创造力的人们会用创造性的方式清除叶利钦的爪牙。武器不再必要。他们只想开枪，制造更多流血，出动坦克。我们不需要战争。

E.L.：我们录制了最近的两张专辑，包括《百年孤独》，它们完全不涉及政治。然而，它们在政治层面上却发挥着作用：它们团结了所有来听我们演唱会的人。年轻人和我们一样，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但叶利钦主义者憎恨我们的歌曲和专辑。尽管它们与政治无关。它们只是俄罗斯歌曲而已。

S.Zh.：所以，叶戈尔，他们根本不懂俄罗斯歌曲，所以才害怕。他们无法预测现实生活，但我们能。艺术的魔力在发挥作用。我们的音乐中蕴含着与宗教、与太阳崇拜相关的更高层次的机制。太阳落下，然后升起。这是必然的。黑夜终将过去，新的一天终将到来。
顺便一提，在彼得大帝之前，俄罗斯只有两个时间：白天和黑夜。只有彼得大帝才引入了统一的计时。在彼得大帝之前的俄罗斯，夜晚过得更快。人们害怕黑夜，害怕新世界。异教徒和旧礼仪派信徒都知道，地下的太阳在夜晚会从大地汲取巨大的能量，以至于骷髅会在夜里跳来跳去。这就是邪眼出现的时刻。人们不应该在夜晚仰望星空，更不应该进行任何计算。夜晚，人们需要睡觉。夜晚，鬼魂和基基莫拉会升起。
如今，当白昼落下，他们的夜间基基莫拉舞便占据了主导地位。现行政权乃是基基莫拉舞的统治。这些基基莫拉舞者正是叶利钦的那些顾问，那些雅科夫列夫、舒梅卡和格贝拉之流。因此，我们用音乐驱散基基莫拉舞，加速黑夜的到来，让白昼早日降临。

E.L.：俄罗斯摇滚，如同所有俄罗斯艺术一样，都带有弥赛亚式的精神。这种弥赛亚式的精神，如同从一口井中汲取能量——一种规模巨大的创造力。
这种能量在美国从何而来？真正的摇滚又从何而来？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了赚钱而来的移民，缺乏自己的精神世界。而欧洲已经开始老龄化。俄罗斯拥有与生俱来的再生能力。它如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摇滚如此原始.....
形式可以借鉴。形式是橡皮泥，是外壳。关键在于俄罗斯摇滚的本质，它就像一口无底井，源源不断地汲取能量.....

S.Zh.：举个例子。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师从舒曼，创作出如此完美的音乐，以至于在德国被奉为人类精神的最高体现。这既体现了文化的交融，也展现了真正的民族精神.....

E.L.：我们的摇滚乐原始而神秘。他们的摇滚乐是流行音乐，是商业化的，就像马卡列维奇、舍夫丘克和苏卡乔夫之流在这里尝试的那样。这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俄罗斯摇滚乐是宗教音乐。它充满魔力，是“莫斯科共青团员”永远无法理解的。它通过战胜恐惧和暴力来肯定更高尚、更光明的价值。它本质上是胜利的、凯旋的。它是战胜死亡的胜利！

R.N.：是的，我同意叶戈尔·列托夫的观点。摇滚乐是胜利的能量。但很多人对胜利的理解不同。我们的胜利非常复杂，它同时也是文明的失败。我们已经成为了它的对手。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文明。

E.L.：亚历山大·杜金在《几何原本》中提出了一个非常精辟的观点，即整个人类社会分为两股潮流，两种发展方向。第一种是西方文明，一种契约体系，一种全球孤独的体系，充斥着大量孤独的个体。第二种是对氏族、家庭和国家内部社群的渴望，在这种社群中，所有人生活在一起，社会建立在家庭、信任和兄弟情谊的原则之上。我们想要重申真理；我们想要回归前文明时代的家

庭价值观。我们把革命理解为一种回归。

R.N.：不，俄罗斯摇滚乐是传统文明残存的一部分，是它的碎片，如今正被彻底摧毁.....当黑暗的全球文明几乎完全吞噬所有人，当上帝的耐心耗尽，祂就会召集那些幸存的、未被打败的弱小者。而这可怜的一小部分碎片将征服他们所有人。
上帝总是承担最艰巨的任务。祂厌倦了征服西方那些夜行、麻木、偷窃成性的人群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的正义努力。祂需要用祂最少的真正信徒来彻底征服所有邪恶势力。一切都已注定，末日即将到来，只是日期尚未确定.....

V.B.：那么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应该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光明原则消失，还是应该努力维护和传播一个真正传统、合议制文明的理想？

R.N.：我认为我们的职责是坚持。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但传播或复兴文明并非我们的职责。帝国文化精神对于振奋精神固然有益，但能否实现呢？显然，万物终将走向终结，走向崩塌，如此我们才能以全新的面貌重返世界，在世人面前展现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崭新的天堂。此刻，天正在坠落大地。万事万物都在加速运转。

E.L.：我们正在与这种熵增作斗争，但我们缺乏反击的力量。我们只是在死亡之前捍卫生命。

S.Zh.：任何过度理性的体系最终都会走向非理性。以西方文明为例.....过度理性，彻底的极权主义，人人互相监视，像齿轮一样运转。这个体系最终会走向非理性，开始自我毁灭。就像一条蛇咬着自己的尾巴。我们是乐观主义者。就让他们自取灭亡吧。我们的所作所为，正在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警察式的社会；我们正在帮助他们在俄罗斯建立一个彻底的独裁政权。这终将毁灭他们。

E.L.：谢廖沙，问题在于，（根据列夫·古米廖夫的说法）目前在俄罗斯掌权的是一个反体制。它只有当赖以生存的有机体死亡时才会结束。就像细菌会随着有机体一起死亡一样。

V.B.：但是身体可以恢复.....

E.L.：当然，如果我们坚持下去，他一定会康复，然后俄罗斯的整体复苏才会开始。我们三年没办过一场音乐会，一直待在鄂木斯克的家里。现在我明白了，我们需要走出去，我们需要行动起来。十月的事件表明，我们人很多。我们更加团结，更加乐观，也更加健康。

S.Zh.：我把话说完。我们越是把他们推向警察的世界，他们就越会死。现在那些诺沃德沃斯基之流都在喊着：“枪毙他们！消灭他们！”毕竟，这就是我们的胜利。这就是民主人士的警察本质。日里诺夫斯基的过人之处在哪里？不在于他赢得了选举，而在于他嘲弄了选举：瞧瞧，他们——警察！

R.N.：日里诺夫斯基拒绝参与十月事件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所有不支持叶利钦或哈斯布拉托夫的人都投票给了日里诺夫斯基。与此同时，我们正目睹第三次政变。上帝眷顾三位一体。顺便一提，十月事件占俄罗斯东正教所有谋杀和酷刑事件的90%。那时撒旦掌权.....

E.L.：肯定会有第三次政变，也许会更血腥，但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胜利！

S.Zh.：政变会在我们阻止当局建立独裁统治时发生。那就让他们建立吧。一周之内——他们的权力就会崩溃。他们已经不明白俄罗斯正在发生什么。西伯利亚嘲笑他们，远东嘲笑他们，乌拉尔

嘲笑他们。他们已经被狠狠地羞辱了一番.....

R.N.：三大势力正在形成，它们注定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这三大势力都与共济会有关：红色、蓝色和黄色共济会。他们试图将俄罗斯纳入他们的全球版图。瞧，就连沙赫莱的竞选标志上都印着一颗共济会星.....

V.B.：让我们回到摇滚乐的话题。叶戈尔·列托夫说得对，俄罗斯摇滚乐具有首要地位，具有根本本质。但是，这种神秘的、根本的本质是如何影响音乐形式的呢？

E.L.：在1988年的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我的歌曲中是否带有俄罗斯情结时，我回答说，我们所唱的内容是通过某种旋律性来表达的.....我们创作的本质甚至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音乐性的、感性的悲剧、情感和胜利的融合。这并非人性的代价；这是一种非个人的、非私密的责任。我们的状态与一种最接近俄罗斯民歌的形式相符。我们与俄罗斯圣歌、俄罗斯异教仪式以及俄罗斯中世纪有着一种神奇的联系.....

R.N.：我的歌一直以时长见长。我会继续做我最初做的事。毕竟，旋律是更高层次脉轮的延伸。顺便一提，我们公司Melodiya的字母“M”也是用“ziga”来表示的——这是一个神奇的符号。我们的歌词就像一种智慧的体现。在西方，他们唱着“Dai, dai, dai”和“Na-na-na”，却没有任何意义。不，那种摇滚在这里行不通.....

E.L.：歌曲就是这样诞生的：痛苦的紧张感逐渐累积，最终达到一种狂喜的状态。你跋涉数月，彻夜难眠，靠伏特加度日。在某个时刻，心中仿佛出现了一条隧道或漏斗，歌词、旋律和音符便从中涌现。我并非作曲家——我只是某种古老、统一、共通之物的传递者。

S. Zh.：有趣的是，俄罗斯摇滚乐为了共同的利益，同时运用了黑暗的、狄俄尼索斯式的元素和阿波罗式的、光明的元素。这是俄罗斯独有的特征。我们没有尼采笔下那种分裂。我们的黑暗元素也与阳光般的光明元素相辅相成。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服从于太阳。我们俄罗斯人是阳光的民族。

R.N.：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不是独立的个体，也不是作者。只有一个作者在主宰一切，而我们只是他的向导，他的先知。我现在要给莫斯科市民的建议是：不要睡得太久；你们要迎着太阳起床。要时刻与太阳同在，尤其是在冬天。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糟糕的政治夜晚。

E.L.：今天，我们需要更加积极地生活和工作。为了俄罗斯。我们同意参加《日报》和《明日报》组织的所有活动。我们将创作歌曲，举办联合节日、集会和音乐会。我提议：今年春天，让我们在新西伯利亚举办一场联合爱国活动——《日报》、民防组织、生存指南组织，以及所有决定加入我们的人。
最重要的是内心的坚韧、团结和抵抗。他们通过电视制造他们的“星界”，而我们则制造我们的。攻击来自他们那边，但这吓不倒我们。他们正在失败。他们正在落后，正在消亡。
我最后想对《日报》的读者们说——坚强，坚强，坚强！不要气馁。我们将坚定不移，最终取得胜利。毕竟，我们身处家园！新的一天终将到来！

作者：S. SokolKIN

评论

* ^报纸上印的是“Edik Manager”。这很可能是拼写错误（意思是应该是“Oleg Manager”），而不

ENsk 第 2 期（38）— 叶戈尔·列托夫：我们捍卫太阳价值，或者说俄罗斯的突破 — 94

去年12月19日，“行动指南”活动在莫斯科高尔基文化宫举行。该活动由俄罗斯先锋派的知名人士组织，包括：A·普罗哈诺夫（《日报》和《觉醒报》的总编辑）、A·杜金（《元素》杂志的总编辑）、E·列托夫、R·纽莫耶夫、V·邦达连科和E·利莫诺夫。鄂木斯克艺术家叶夫根尼·维吉良斯基的画作在大厅展出。活动以新闻发布会拉开帷幕。随后，奥列格·“经理人”·苏达科夫以及“民防”乐队和“生存指南”乐队进行了音乐会演出。



来自新闻发布会上向E. Letov提出的问题。

你曾唱过“我将永远反对”。你参与这次抗议意味着什么？这只是为了抗议而抗议吗？

（叶戈尔）——我从来都不是虚无主义者。冷漠是最可怕、最罪恶、最不可饶恕的东西。我们——无论是国家国防委员会的成员，还是和我们一起坐在台上的同志们——我们都曾捍卫并将继续捍卫那些反对谎言、熵增和死亡的炽热而光明的价值观。

— 你希望看到哪些政治力量掌权？

“如果现在和我一起站在台上的这些人都能执掌政府，那就太好了。”

——莱托夫先生，您想申请本届政府的什么职位呢？

— 我也不会拒绝总统大选。

（普罗哈诺夫）——我不会让叶戈尔当总统，但我也不会马上让他当国防部长！

你们难道都没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次要吗?

（R. Neumoev）——我们可以是二级的、三级的、八进制的，什么都可以，但不能是六百六十六。

莱托夫先生，您认为哪个政治团体的观点与您的观点最为接近?

（叶戈尔）——巴尔卡绍夫派和红色旅。

新闻发布会结束时，文化中心外已经聚集了大批人群。这场活动几乎没有任何宣传（例如，在莫斯科，我一张海报都没看到）。但人们（显然得益于电报和电话通讯）从前苏联各地（圣彼得堡、下诺夫哥罗德、明斯克和波罗的海国家）涌向“叶戈尔的演唱会”。几乎每个人都佩戴着印有列托夫头像的徽章。他们互相拥抱，高喊着“列托夫还活着！”和“打倒塑料，朋克摇滚万岁！”（这是叶戈尔在1987年于新西伯利亚举行的首场演唱会上说的名言），并齐声高唱GO乐队的歌曲。

意识到这座只能容纳800人的礼堂根本无法容纳7000到8000人，人群开始变得暴力起来。几扇窗户和正门的玻璃门同时被砸碎。大约30人冒着生命危险，在玻璃破碎的冲击下强行闯入礼堂，兴高采烈。警方迅速做出反应，封锁了相关区域。

就在这时，叶戈尔从文化中心大楼里走了出来，走向人群。人们脸上洋溢着难以言喻的喜悦和幸福。大约十分钟的时间里，所有人都在高呼：“叶戈尔！叶戈尔！叶戈尔！！！”

叶戈尔表示，主办方目前正在决定音乐会是否举行，并希望音乐会能够举办。但是，唉！举办这样的音乐会至少需要十个这样的文化中心。

过了一会儿，人群撞开了后门，大约500人挤满了门厅。他们恳求道：“就让我们听叶戈尔唱歌吧；我们什么都不需要！”

.....最幸运的是那些在文化中心管理层叫来的防暴警察清场后仍留在文化中心的人（他们使用了警棍并鸣枪示警）。一场即兴的民谣音乐会在一个小型更衣室里举行。叶戈尔演唱了五首歌曲，其中包括在臭名昭著的十月事件后立即创作的《祖国》。经理和罗曼·纽莫耶夫也参与了演唱。所以，音乐会最终还是举行了。

第二天，12月20日，在《明日》报社举行了一次圆桌讨论会，叶戈尔·列托夫、R·纽莫耶夫、S·扎里科夫和V·邦达连科出席了会议。他们的谈话内容在《明日》报社上进行了报道。

叶戈尔·列托夫、罗曼·纽莫耶夫、S·扎里科夫和K·里亚比诺夫目前正在筹备发行一张名为《他们为祖国而战》的双专辑，以此纪念苏维埃共和国的捍卫者。专辑将收录民防乐队、共产主义乐队、生存指南乐队、DK乐队和苏维埃联盟乐队的作品。专辑的所有销售收入将捐赠给为保卫宪法和祖国而牺牲的烈士家属。

2月12日，在秋明举行了一场名为“俄罗斯突破”的活动，该活动由所谓的（民主媒体称之为）“红棕色摇滚”的领导人——叶戈尔·列托夫、罗曼·纽莫耶夫和奥列格·苏达科夫（世人更熟知的名字是经理）组织。

音乐会开幕式上，罗曼·纽莫耶夫宣布，本次活动是1993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行动指南”活动的自然延续，也是一系列音乐会的开端。除了本次音乐会的表演者外，还将邀请亚历山大·普罗哈诺

夫、爱德华·利莫诺夫、亚历山大·杜金、弗拉基米尔·邦达连科以及其他爱国精神反对派领袖参与演出，共同对抗邪恶势力。本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引起公众对我国所面临的悲剧局势的关注。

第一个出场的乐队是 祖国，由经理领衔，他们演奏了极其激烈且毫不妥协的政治朋克。紧随其后的是传奇乐队 生存指南。全场观众都跟着 Romych 一起合唱：

普世的春天来了，无所不能的春天来了，
它迈着胜利的步伐登上白色的阶梯，
俄罗斯上空，俄罗斯上空，
笼罩着一层薄雾——月亮都看不见了！

除了歌曲《俄罗斯正在发生一些事情》之外，在大家的热情支持下，生存指南乐队还表演了《白鹿》、《满洲山丘上》、《为了不再有战争》、《金莺》以及新节目中的其他精彩歌曲。

音乐会以叶戈尔·列托夫和民防乐队的表演收尾，不出所料，舞台上再次爆发骚乱，导致设备故障，演出提前结束 *（据RIO领队瓦列里·罗日科夫称，现场情况要平静得多）*。他们演唱了著名的《一切按计划进行》、《关于傻瓜》、《恼怒》、《一如众人》等热门歌曲。乐队此次以全新阵容亮相：阿尔卡季·库兹涅佐夫（贝斯、主唱）、亚历山大·安德留什金（鼓手）、伊戈尔·热夫顿（吉他、主唱），以及常驻的库兹马·里亚比诺夫和叶戈尔。

行动已经展开，进程已经启动。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突破”系列音乐会将在莫斯科、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基辅以及苏联其他城市举行。一场声援列福尔托沃监狱囚犯的音乐会定于3月17日在莫斯科举行。*（在这种情况下，不再需要音乐家的协助。——俄罗斯突破组织负责人）*

来自柳德米拉·托尔金娜（鄂木斯克）的信息

ENsk 第 2 期（38）— 叶戈尔·列托夫：我们捍卫太阳能价值，还是俄罗斯的突破 — 94

纽莫耶夫教官思考着……并回忆着

（参见 ENsk 12/93 的开头。Roman Neumoev 接受 Mikhail Timofeev /M/、Sergei Guryev /S/ 和 Olga Baraboshkina /O/ 的采访。）

…

S：所以，在《指令》的历史上，1989年发生了某种急剧的转折……

——首先，是在遇见叶戈尔·列托夫之后……我不会隐瞒。*（语速放慢）*也就是说，是这个人改变了我的性取向……至于好坏，我也不清楚……但很可能并非是他改变了我，而是因为他的存在，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然后我们开始了漫长而悠闲的旅程，穿越整个联盟，穿过森林、山脉、峡谷、乌拉尔山脉，探访了许多神秘的地方……

M：朝哪个方向？

——以及对神秘体验的探索。之后，我似乎在基辅的某个地方彻底沉迷于这种神秘主义。当时我们躺在拉夫拉修道院的一棵树下，用石头敲打着树上的李子。僧侣们走过来问："你们在干什么？这些李子是准备做晚餐的，你们却把它们敲下来？""那又怎样，"我们回答说，"上帝创造了李子，是给所有人的，不只是给圣父们的（笑）。就这样，我们算是展现了我们对官方宗教的独立性*（笑）*。*当然，还有苹果（笑）*。总之，在基辅，我写下了我的第一篇这方面的作品，名为《和平》。

不，我还想说点别的：对我来说，我所有的作品，所有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和朋克运动毫无关系。我的意思是，我做那些东西纯粹是应身边人的要求。内米罗夫，我们那些需要玩乐、放松、享受的朋友们……我并不排斥唱那些歌；我当时在一个乐队里，我在学唱歌，我有精力，甚至还尝试过唱别人的歌。我觉得唱别人的歌也挺好听的，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被冒犯，尽管我从未把那些歌收录到任何作品里。我只是想录下来而已；我有过那段经历，但我很快就放弃了。我录了两首基里洛夫的歌和一首阿尔卡申的歌。我试过了。但这些不是原唱的歌没有任何效果，所以我放弃了。

但我们也在创作——有时和基里尔还有尤里·克雷洛夫一起，也就是说，我们，就像……我们，"摇滚阵线"，很长一段时间都搞不清楚谁是作者，所以我们都声称自己是作者。在那个年代，这其实很简单。我们会在一个"训练"小组里碰面，之后我会提出一个想法：比如这首歌，或者这首歌的某一段歌词或副歌……或者更确切地说，这首歌背后有一个故事……显然，涅米罗夫提出了这个想法，作为创作的起点，听起来像是一首诗……然后克雷洛夫也接受了这个想法，歌词就写出来了，完全是大学水平的风格。这种风格的歌曲总是转瞬即逝。"昨天我在某人家里喝白兰地，我是偶然被邀请去的……"

M：这就像动物园风格……

—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有点像某个人.....反正，我写了这么个东西，就这么定了，当时就没别的了。然后我把它带回家，把歌词拖出来，看了看，又加了一段副歌，又加了一段。于是就有了这句：“我们要下到地下室/我们要去地下公寓”——实际上，它跟那句歌词根本没关系。还有，“昨天我在某人家里喝干邑/我总是对过载效果器很着迷/我一直想要这个。”然后，不知怎么的，莫名其妙地，又变成了：“我们要下到地下室，我们要去地下公寓。”这是为什么呢？莫名其妙就加了。然后还有一句“这是我们的摇滚门面”。

所以，我创作了这首社会政治宣传曲，因为我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写那种一次性的作品；它们必须像海报一样。于是我把它拿给他。你看，你想创作一首涅米罗夫风格的歌，实现他的想法——所以我把它给你。它几乎就是一首现成的热门歌曲。他接过它，开始着手创作，然后涅米罗夫来到秋明，我说：“听着，涅米罗夫，这歌词简直糟透了，拜托，用同样的节奏写一首严肃的歌词。”于是他写了一首歌词，从诗意的角度来看，这首歌词更矫揉造作，但却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我昨天喝了白兰地”这句歌词更天真，但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更真诚，也更好，至少在我们看来是这样。后来。

.....而内米罗夫写的听起来更有深度，但也显得自负。“你活着回来，简直像活蹦乱跳——就像烙印在你身上一样——你回家了，成了摇滚英雄——一个工程师，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个混蛋。”所以，这是一种特定的知识分子视角，一种没人喜欢的知识分子英雄.....整部作品的创作并非毫无缘由！当然，还有它的简介：“我们要去那里”*（笑）*。所以，它的目标受众，比如说，更严肃的圈子，基于他们的兴趣.....

M：所以它一直保持着这种形式?

——是的。涅米罗夫后来看过之后说，就目前的形式而言，它的诗意确实较弱，因为它显得矫揉造作。但从抒情角度来看，它或许更好，更严肃。

M：这首歌让我想起了措耶夫斯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S：或许是因为蔡崇信喜欢把“We-e-e”这个音拉长吧.....

——嗯，也许吧。那么，在那一刻，“我们”的概念，作为一种将自己视为某个*（微笑）*另类社群成员的需求，是金切夫（《我们在一起》）和其他许多人的特征.....这并不属于崔。顺便一提，在那之后，崔开始唱“我们”。我甚至会说，这听起来不像崔的风格。也就是说，这不符合他的典型风格，因为他最初是用第一人称写作的。而第一人称当然总是更容易被理解。因为它更真实。当一个人唱“我，我”的时候，但如果他们开始唱“我们”，或者开始说“我们！”，那就明显是牵强附会，甚至是谎言。因为任何说“我们”的人，内心深处都隐含着“我和他们”、“那些人”的概念。

M：请问，那些“复杂文本”是如何写出来的？或者说，那些“第二类”文本.....

——而那些难的歌.....对我来说，从一开始就没那么简单。也就是说，其中存在某种机制，一部分实际上与宗教有关，某种禅宗佛教。我个人写的歌，还有《中尉》以及关于监狱的歌，都带有一种超现实的政治色彩，然后它就深入到了更深层次。更确切地说，是那种难以言喻的深渊.....与世界局势的恶化有关..... *（突然笑了）*——然后，我的朋友圈里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事情就变得棘手了。嗯，相处久了的人总是会互相施加压力。而且，我们还经历过几次可怕的争吵，简直不堪回首.....也就是说，人们互相殴打，几乎致死，用某种罐头刀割伤对方，甚至割伤臀部.....绝对野蛮.....有些事，或许根本不值得向公众提及.....

于是，在这种情境的影响下，我再次成熟起来，写下了这些文字（*微微一笑*）.....嗯，或许，我也不知道它和什么有关——也许是因为克格勃也经历过类似的"考验"，很多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摆脱背叛的阴影。（*突然大笑*）完全是因为不了解苏联法律的现实。年轻人第一次进了克格勃。之后，那种感觉就像他们把你变成了告密者。然后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去调查（我总是提起这个话题，因为根本避无可避）谁在告密，为什么告密，怎么告密的.....

M：那之后，你开始用开罐器了吗?

"哦，不，这一切都是永久性的。这一切都是因为女人（*他几乎带着几分愉悦的语气说道*）。不，这显而易见。那么，男人会为了什么争吵呢？因为他们不能一起喝一杯伏特加吗？哦，好吧，但是女人，那就不同了。这是历史问题。"

（奥莉娅·巴拉巴什金娜微笑。）

S：.....我们似乎就是没办法谈论前面提到的那套歌曲集。这些歌真的是按顺序创作的吗?

——不，一切都始于那首《一切终将过去》.....我只是分析了苏联的歌曲创作，然后意识到其中很多都被不公平地低估了。完全是无稽之谈。就好像在某个时候，人们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说苏联的一切都是可怕的、压抑的、糟糕的。但实际上，苏联的歌曲是如此优美，如此富有哲理。因为没有人，即使是斯大林，也无法压制俄罗斯人的自我意识。所以，像"未来世界一切都如梦似幻，只有一瞬间，抓住它"这样的歌词——这就是它们的境界，它们是不朽的杰作！从诗意的角度来看，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从超越空间的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如此。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是在苏联时期还是在法西斯政权下——这些都无关紧要。而且它们当然不包含任何政治指控，尽管其中确实包含某种形而上学的元素。但这其中蕴含着某种隐喻，一种可以接受的形而上学意味。有很多歌都是如此。例如，"一切都会过去，无论是悲伤还是快乐。这就是世界的运行方式。"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是一篇关于爱的哲学论著！而爱"不会过去，不"。当我看到这首歌时，我看着它，心想：我究竟在寻找什么？一切都早已写就，一切都已完成，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熟悉优秀诗歌的人仍然在创作，并且写得优美动人.....于是，我创作了这首融合之作——也就是说，我保留了副歌"一切都会过去"以及"一切都会过去"这个概念本身。嗯，我把它们结合起来.....结果当然是朋克摇滚，为什么呢？因为歌词完全是.....嗯，这是一种特殊的方法，顺便说一句，当一件事与另一件事结合起来时，结果就产生了一种矛盾、一种悖论，第三种东西。

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开头的："一张美丽的脸庞，一些充满人文关怀的书籍，以及关于万物皆有其权利的讨论，一瓶葡萄酒，一些随意的侮辱，朋友们破碎的面容，以及羞辱带来的血腥泡沫。"这段文字朴实无华，纯粹地描绘了当时的场景，紧接着却是一段极具哲学意味的文字。这段文字无比深刻："一切都会过去"，等等。在这种世俗与高度哲学的交织中，某种有趣而充满活力的涌动油然而生.....因为如果没有能量，没有深沉的精神能量，这一切都无法实现！

我正是这么做的。我第一次演奏这首曲子是在一间公寓里，和一位音乐家一起——很遗憾，我现在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但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新西伯利亚音乐家，一位迷幻音乐家，也曾与塞利瓦诺夫合作过一些项目。

S：请问这位是瓦迪克·库兹明吗?

不，我不记得了.....

S：或许是瓦列拉·罗日科夫？

——不，我不记得了，是在阿卡杰姆戈罗多克那个地方……嗯，可能是瓦列里·罗日科夫。迪马·谢利瓦诺夫当时也在他的公寓里，还活着，扬卡也在*（声音小了很多）*，我们就在那里进行了一次小型的即兴演奏……每个人都在唱自己的歌……那是我第一次唱这首歌。大家都很喜欢，列托夫和其他人。之后他们都很惊讶：你为什么唱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 *（声音放慢，几乎停顿）*就像那样…… *（喊道）*“没人了！”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去中央车站，在那里玩朋克”——基本上，这是秋明人天真的想法。一个梦想着摇滚乐、梦想着繁荣的巴勒斯坦的年轻人的想法（笑）。但他们还没让他进去*（笑）*，结论就是“没人了”……

S：一种“三姐妹”。

M：三个朋克姐妹。

—— *（笑）*是啊……简单来说，他们很惊讶我居然会写这种东西，唱这种歌！我的意思是，在他们看来，这完全是天真无知。但是他们，这个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运动，他们一直都比较注重知识分子思想。我的意思是，他们基本上就是知识分子。至于列托夫，他……其实我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知识分子，这得看人品，但他确实很注重知识分子式的音乐和歌词，他总是说朋克是纽约知识分子的发明，他就是基于这种理念创作的。还有他的兄弟，实际上……我觉得他一生中很多事情都受到了他兄弟的影响，他一直很敬仰他兄弟……他兄弟练瑜伽，是个音乐家，认真又很有创造力……而且很执着。他可能也是个瑜伽修行者——他对待音乐的态度就像对待严格的训练一样。我指的是谢尔盖·莱托夫。

M：还有，跟我说说扬卡的事吧……

——关于扬卡？嗯……嗯……到底是什么……到底关于扬卡什么，到底是什么？

M：你想到什么？我说，“扬卡”…… *（停顿。罗米奇猛灌茶，动作有些痉挛）*

——我甚至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谢利瓦诺夫，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提到了他，我不会再多说什么……关于扬卡，我也不会多说，因为对于死者——要么说好话，要么什么都不说……

M：那歌词呢？你有没有从她那里借鉴什么？毕竟，你当时受到了莱托夫的影响，我不知道，无论是思想上还是其他方面……

—— *（迅速地）*不，嗯，他当时是怎么受影响的……而且他当时确实受到了我的影响！任何性格的人……当人们密切接触并试图认真了解彼此时，都会发生能量交换，这很正常。这种交换总是会发生的，一些特质也会传递……嗯，还有 *（微微一笑）*扬卡的某些，不是特质，而是，比如说，某种…… *（用一种很特别的语气）*情绪状态，或许，也传递过来了……

M：所以，你会用“更严重”来形容这种情况吗？和你自己的情况相比呢？

—— *（略显沮丧）*扬卡的？嗯，当然，像所有女人一样，她的感受更强烈。男人用头脑感受的东西，她通常用心去感受*（略带紧张地笑了笑）*……这当然……是事实。*（啜饮一口茶）*

M：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测试歌曲中的能量吗？

——为什么要测试它？能量是无法测试的。它的存在显而易见——如果它存在，那就是存在。毕

竟，我们并非摇滚乐的精髓的创造者——它是以一种复杂而循序渐进的方式出现、发展、演变的；它是由那些受能量指引的人们创造的。齐柏林飞艇乐队达到了那种精神层面、心灵层面的思维境界，他们也受到了能量的指引——我相信他们开始以一种与摇滚乐最初存在的方式截然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它。每个人都说，据说曾经有一种叫做“摇滚乐”的风格，然后“突然间，节奏布鲁斯”出现了，接着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风格.....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原因是什么.....也就是说，纯粹从时间顺序上看，它或许可以追溯，但这个过程的起源却不明朗。

我个人认为，这一切的真正开端就是那时——音乐家们开始尝试运用星体能量——也就是现代灵媒、生物场论者和神秘学家现在所说的星界——而LSD提供了一种相当密集且可靠的途径进入那里。至少，即便它不能直接提供这种途径，也肯定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它的到来。最近，很多人因为宿醉而对此有所体会。也就是说，人们宿醉后躺下，突然间，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他们开始飘向天花板，从外部视角看到自己.....就好像他们躺在床上一样..... *（微笑）*很多人开始变得疯狂.....这就是毒品和LSD的起源，也就是披头士乐队以及当时在场的那些人.....而且，这一切的起源甚至并非披头士乐队，而是他们与印度的接触。所以，这一切都始于印度；卡斯塔尼达是后来才出现的。后来人们开始意识到卡斯塔尼达和《门》这部作品已经非常接近了，甚至在电影《门》上映时，一切都像这样 *（做手势）*平行.....也就是说，电影里一直都有一位美洲原住民教师，沙漠，LSD，皮奥特——这一切基本上都是基于卡斯塔尼达的作品，甚至莫里森的死，也遵循了卡斯塔尼达的思路。

这就是摇滚乐潮流的开端。随着事态的发展，它变得更加复杂。但正是这一刻——这一刻的能量——被当时的人们所认可。超越一切，超越美学，超越语言和创造力的文化，超越消遣、放松和舞蹈——这本身也是一种能量训练和方法。齐柏林飞艇乐队说摇滚乐是一种方法，这话一点没错——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产生能量、给予能量并接收能量的能力。摇滚乐中发生的一切最终都要从这个角度来评判——因为在摇滚乐的世界里，人们实际上处于一种内在的情感层面；他们并不感知任何东西。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纯粹从理性的角度去分析，评价这个乐队是如何演奏的，那个乐队又是如何与之相关的，但如果没有能量，他们永远不会真正喜欢它，它也不会被长久地记住。这是生活常态。要么是，要么不是。你可以尽情发挥想象，但如果没有能量，就没有摇滚乐！

M：但是披头士乐队和齐柏林飞艇乐队在寻求能量的过程中，都运用了相同的东方音乐元素：披头士乐队运用了印度音乐，齐柏林飞艇乐队运用了阿拉伯-亚洲音乐.....

——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这种音乐.....他们只是这样使用——他们学习.....他们是如何学习的呢？在印度，他们获得了一种觉醒——然后回到欧洲，带着他们的欧洲乐器，也就是说，他们理解了鼓的本质：鼓最终是一种萨满教的、半萨满教的乐器。吉他的本质：吉他最终是一种成熟的节奏乐器；他们最终开始以西方的方式进行创作，但带着这种觉醒，他们，披头士乐队，成功地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主要是性方面的能量。也就是说，他们写过——许多女孩在披头士的演唱会上第一次体验到了性高潮。因为正常的女孩不应该在那些演唱会上做出她们所做的事情。

M：那么，该教义是否也认为鼓是一种萨满教乐器？

嗯，当然.....原则上当然.....

M：但这符合各种印度教活动吗？这难道不会与某种意识形态相冲突吗？

至于“指示”，不像鲍里斯·格列宾希科夫和列宁格勒浪潮.....其实，我对印度教相当警惕。对地球

上所有存在已久的宗教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所有这些宗教都已经.....“黑暗”了。也就是说，它们与尘世的联系太紧密了。在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们在尘世层面已经僵化，而且..... *（停顿）*我不会说我们曾经倾向于那样。米罗斯拉夫·马拉托维奇，他对印度恨之入骨。任何东西*（微笑）* ——欧洲，理性思维，但印度，那些湿婆，那些多臂怪物和白痴，他都觉得“哦，哦，这简直是噩梦”。而我，不知为何，内心深处一直对印度抱有敬畏之心。我认为它很有趣，它当然是一种宗教文化——一种非常强大的文化。问题是，我是一个具有宗教思维的人，而不是一个具有社会思维的人。

M：但具体来说是基督教的吗？或者.....

——几乎完全是基督教的.....也就是说，我所有的象征意义——如果有人认真地分析我的作品，就像我有时那样，嗯，也许不是分析，而是观察——所有比喻性的象征意义和所有信息都以纯粹的基督教方式构建。所有的符号。以白船为例——也就是说，它所代表的一切都来自新约。但并非直接取自新约，也并非直接阅读新约，而是从这里*（他举起手臂，仿佛画了一个光环）*，从某种超意识的思维层面“窃取”而来，经过转化，最终在自身内部得以实现。只有到了那时——在新约中看到并阅读，才明白这一切在其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与新约中的一切都一致。当然，当我开始创作时，我根本没有想过这一点，因为这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也就是一次内在的自我探索。只是没有人想到这一点，我也没有想到，但我还是创作了*（微笑）*。然后我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我的经历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其他人的经历如何。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那些“导师”几乎都已经受洗，并且打算非常认真地践行基督教信仰。我想，有些人甚至已经走上了修道之路，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深入到那种程度了。

M：但或许与此同时，他也对俄罗斯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包括音乐？

— 嗯，我从来对俄罗斯文化没什么特别的兴趣。我觉得仅仅“感兴趣”俄罗斯文化没什么意义，因为如果你是俄罗斯人，那么这种文化就已经*（大声喊）*完全融入你的身体里了，它就在你的身体里！

M：全部？

——当然，从基因上来说！如果你不是俄罗斯人，就算你研究多年，成为专家，情况也完全不同。我从来没专门研究过文化；说实话，我受过物理学训练。就拿米罗斯拉夫·马拉托维奇来说吧*（微笑）*，那位专家，那位语言学家。如果你问他，他知道的很多。但现在他坐在那里说：“你说得对，罗米奇，所有的书都应该烧掉。它们积灰*（笑）*，占地方，还消耗氧气，就这些。我们需要把它们处理掉，让它们都留在图书馆里。当然，年轻的时候，需要学习的时候，应该读读它们，但我们这个年纪就别*读了（已经笑了）*。”是时候开始做正事了，别再看书了.....

M：生活中你最不喜欢的事情是什么？把你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件事列出来。你最反感的事情有哪些？

*（微笑）*当我认知不足时，我对很多事情都会抱有非常消极的态度.....也就是说，当我情绪或心理状态不佳时，我对很多事情都会有这种态度。但这是一种错误的心理状态。基本上，当我状态正常时，我对所有事情都持积极的态度。因为你总能在糟糕的事情中找到积极的一面。那么，糟糕的事情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它能给你带来经验。而好的一面在于它能给你能量。糟糕的事情会被转化成经验。因此，总的来说，你需要对所有事情都抱有积极的态度。即使是糟糕的事情。否则，任何其他的态度都是普通的思维，也就是狭隘的思维，容易陷入刻板印象。在莫斯科，人们

的思维方式就带有刻板印象。不仅在莫斯科，全世界都是如此，但在这里尤其明显。因为这里有一种庸俗化的倾向，喜欢把所有事情都划分开来。也就是说，要给每件事都找到一个固定的位置。《舒梅拉·米什》杂志经常犯这种错误，感觉就像在比赛看谁能最快说出各种音乐的标签。我们有这个，我们有那个。这是艺术摇滚，这是朋克。这是后朋克！这种分类简直没完没了。他们不断地往里面塞新的罐子，用来装越来越复杂的事物，这些事物无法用一个词概括，需要一个专门的罐子来装。迟早，他们会找到合适的罐子。许多莫斯科的记者和音乐人都玩这种游戏。

M：秋明那边不区分款式，是不是把所有东西都放在货架上?

——而在秋明，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也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

S *（带着阴沉的恶意）*：**在秋明，每个人都读《世界玫瑰》。**

“不，为什么秋明每个人都在读《世界玫瑰》，而不是仅仅读《世界玫瑰》？问题是，我们扼杀了这种学院派的做法，把所有人都赶了出去。我们甚至解散了摇滚俱乐部。我的意思是，早在1987年，它就一直试图重新成立，而我却用尽全力把它摧毁。后来，类似的组织又在一些社区中心落户，开始赚钱。古泽尔也尝试过。但后来，她也意识到在秋明开办俱乐部是徒劳的——因为我决心要彻底摧毁它.....”

M：但是，赚钱的想法仍然很难摆脱.....

“不，你当然得赚钱——但赚钱的方式和对象都是每个人的私事。当一个组织成立，设定了特定目标，也就是说，当一群人被认定为‘赚钱的人’时，不知为何，他们就一直认为，‘我们才是主角，毕竟我们赚钱。’而其他人会告诉他们：你们怎么赚钱？我们是创造者！你们只是卑鄙的商人！然后，摊牌就开始了。在全国各地的俱乐部里。与‘商人’的摊牌不知从何时起就没停过。也就是说，有些人扮演创造者的角色，有些人扮演商业的角色。迟早，这些俱乐部都会分崩离析。或者那些赚钱的人离开，意识到，‘为什么要来这里这么麻烦，明明可以在别的地方更有效地赚钱！’格拉霍夫就是这样离开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摇滚俱乐部。他只是长大了。明白了其中的意义，他不再是孩子了。就这样。”“8号录音室”成立了。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解散了。

也就是说，聪明人看到后会说：“啊哈，这能用，不错！”前提是把其他人拒之门外！*（笑）*也就是说，前提是你的核心圈子。因为如果你的核心圈子都占着便宜，把其他人拒之门外，那钱就足够了。但真正的资金来源是那些并不富裕的非正式青年群体，而且他们分布也不广。当然，对两三个人来说，这足够了。但当条件变得更加苛刻——也就是说，当“尽可能多的钱”成为必需品时——这些人就开始流失，而现在，当然，剩下的只有像谢尔盖·古里耶夫这样的纯粹的爱好者。他是个圣人。他冒着风险，克服了改革的种种冲击，坚持组织那些不盈利的音乐会。

古里耶夫沉默不语，悲伤地望着空空的方形阿玛雷塔酒瓶。

M：罗曼，你觉得赚钱的最佳途径是什么？你仍然需要钱——买设备等等.....

—— *（迅速地）*什么？实际上根本没有*（不知为何低声咆哮）*。钱是凭神秘力量赚来的，是凭神秘力量获得的。也就是说，完全按照《圣经》，按照《新约》的教导。圣经里说，空中的飞鸟既不播种也不收割，只是啄食。因此，并没有明确的说法告诉你应该如何赚钱。更确切地说，这个道理很简单*（笑）*：今天想尽一切办法赚钱。如果钱能客观地落入我手中，我就得抓住它。如果抓不到，那就没办法了。所以最重要的是：不要为此事烦恼。因为赚钱的想法*（笑）*有着不可磨灭的魔力，它能彻底俘获一个人，让他成为自己的奴隶。因此，在这里你不能偏离基督教的原

则：你需要平静地生活，努力工作，等待上帝不要抛弃你，并赐予你所需的一切。

M：但是，如果你的磁带出现在店里，你不介意吗.....

但我知道这永远不会发生！

M：不，嗯，谁知道呢.....或者你坚持认为他们行事如此隐秘，以至于.....

不.....关键是，我从不墨守成规！！也就是说，我从不给自己设定任何死板的准则，因为.....不，生活远比这复杂！它会驳斥任何教条！而且充满乐趣和动力。所以我非常清楚，比如我的磁带，最终效果取决于它们的制作方式。如果完全按照我的想法制作，那肯定就无法被理解。也就是说，有些人能听出这首歌，有些人听不出。还有些人会听到别的东西.....但这也有好处！也就是说，有些东西，比如热门歌曲——说实话，除了热门歌曲，我什么都不写*（停顿，然后房间里响起笑声）*.....但我写的是能火的歌，我的立场和内米罗夫不一样，我从一开始就更狡猾——我不生产昙花一现的产品，我试图通过一种深刻的哲学方法，生产出一种不是昙花一现的产品，而是像葡萄酒一样的东西，它越陈越香，越陈越有价值。

M：最重要的是，这一切不会意外地变成醋。

—— *（笑）*是的。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我不能保证什么。但希望它能持续更长时间，效果会更好。基本上，我要再次强调，重点在于打造热门歌曲，以及多层次的热门歌曲。也就是说，针对人类意识的七个特定层面。当然还有第八个层面，但我们没有考虑到。不过没关系。这种重点将确保每首热门歌曲都能被各种各样的人听到——从金属乐迷到知识分子。有些人会喜欢《白光》，比如那些注重精神层面的人。而有些人则会喜欢更具冲击力的歌曲。就是这样。正是这种多层次的方法，才能触及到最多的听众。真是高招。

M：但你认为将你的藏品公开流通会更好.....

“不，这不是精选集；我指的是专辑《Attention》。但专辑《Memory》同样是多面的，只是没有结构；它的创作完全遵循不同的原则，而非概念。我纯粹是出于情感创作的。也就是说，这张专辑献给扬卡，其中的曲目都是为了唤起‘记忆’这个概念而挑选的。”

M：你对自己歌曲的评价会改变吗？比如，过了一两年，你意识到自己之前对它们的看法过高了吗？

- 不！

M：你们对他们一视同仁吗？

——致所有歌曲。除了那些我没参与创作的。我只是唱过*（笑）*。或者和别人合作创作，因为他们想那样做。我对所有作品的态度都是如此.....问题是，那些我没有这种态度的作品，它们根本就没面世过。我全都扔掉了。

M：你拉过很多便便吗？

大。大。

M：而且是可以感觉到的。

S：为什么你在演唱会上不再演唱《Red Smile》和《An Hour Before Midnight》了？

“目前的节目安排让他们显得格格不入，行不通。所以，需要重新安排节目来容纳他们。如果我经常举办音乐会，当然会演唱各种各样的曲目——比如这个，那个。但由于我上一次举办音乐会已经是去年的事了，而且我每年演出不超过一次，所以我只能选择最合适的曲目。”

M：你会在演唱会上改变演出顺序吗？比如，演出开始后，你感觉不太对劲，然后就改变顺序？

——不！不！整场音乐会都是提前计划好的。在家进行的。而且不会有任何变动。如果这是一场音乐会的话。从1990年左右开始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一场没有特定目标的音乐会是不可能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对我来说，没有一个超级目标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任何音乐会的目标当然都是要精彩绝伦、引人入胜地表演。也许偶尔会有一些搞恶作剧的狡猾想法*（笑）*。非常微不足道，也很少见。但总的来说，音乐会都有一个超级目标。

S：但是列托夫演绎你的歌曲在风格上是否对你有所影响？叶戈尔的嗓音和他演唱这些歌曲的方式非常不同.....

—— *（迅速地）*不可能。他全都做了。他尽力还原原作，但自然失败了。而且也根本无法与原作相提并论。但在其他方面*（停顿）*.....我的态度非常平和.....

他当然是个复杂的人.....但我认为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语速很快，声音很大，仿佛莱托夫就坐在隔壁房间）*.....他当然是个好人。也就是说，在很多人看来，他很复杂，很自私，这些人只是从表面上看而已。与此同时，他内心脆弱、敏感，而且善良。也就是说，他的善良并非那种在电车上给老太太让座的原始善良。相反，他可能不会让座，而是会冲着老太太大喊：“老太太，你怎么了？”.....这不是一种原始的善良，而是一种复杂而主观的善良。也就是说，他对善恶的理解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善。当有人想靠在他的肩膀上时，他不会让座。他会把人甩开，说：“坐下！”仅此而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生气或不体贴。如果你是个好人，他内心对你的态度不会不好。而且他在这方面的直觉非常敏锐。他知道如何与好人相处，也知道该和哪些人交往，不该和哪些人交往。*（他说话声音很轻。）*所以这个人就像.....

M：但你曾经称他为嬉皮士.....你确定这个评价是正确的吗？

“我不确定。我从没叫他嬉皮士——也许只是叫他‘毛发旺盛的嬉皮士’之类的。不，他从来都不是嬉皮士。”

M：依我看，他也与众不同，不属于嬉皮士体系。

—— *（平静地）*不，当然不是。他既然是个有知识分子，又是个特立独行的人，怎么可能是嬉皮士呢？嬉皮士又能是什么样呢？虽然他*（叹了口气）*，但我并不觉得他在群体中比其他人更难相处。有些人比他更难相处！*（突然笑了）*内米罗夫——有一段时间他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他真的什么都不管，每时每刻都在睡觉。忍受他需要很大的勇气。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心中的那团火也渐渐熄灭了”.....

...

S：是的，我想了解你的音乐风格：它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哪些变化？其次，你认为你现在理想的音乐风格是什么样的，它能表达对你来说所有重要的东西？

（*叹了口气*）说实话，我从来没认真考虑过音效、编曲、美学或形象之类的东西，因为我从来没觉得这是件重要的事。当然，我也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工作，但结果显而易见——那就是不断浪费精力，编曲通常都很糟糕，缺乏深思熟虑，也不够精雕细琢。至于最终的音效，也并非我所期望的那样。

此外，我甚至不知道在我们国家，人们是怎么搞定声音的。你可能会觉得在这里可以随心所欲。比如，像Letov那样，在家录音，你可以花几年时间，用一些特别巧妙的设备技巧，搭建出一套设备，然后就能实现你想要的效果。但我们从来没从这个角度考虑过录音：追求某种特定的音效。我们一直秉持着非常简单的理念。你看，我们现在家里有一些设备，比如Rockton鼓——我们用它们录完所有东西，然后就进入下一个阶段。

...

S：世界音乐史上有哪些事件或事物与你所从事的工作产生共鸣？它们的影响是否有相似之处？

——现在不是了。以前，当我听很多音乐的时候——嗯，相当多——当然，某种相似性和倾向性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我不会否认这一点。它一直都在。莱托夫其实也有这种感觉。他只是把很多东西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他的原则是：让很多东西流经自己，然后从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东西。尽管如此，他的音乐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却只能算一般，或者说，整体水平中等。就是这样。

但我当时正在发展一套完全不同的原则。别管其他任何事，只管做好眼前的事，专注于纯粹的信息层面。还有纯粹的能量层面。仅此而已。至于人声，就是声音本身。也就是说，我唱歌的方式对我来说很重要，但乐队演奏的方式——就没那么重要了。只要声音清晰、音准好、音量够大就行。看在上帝的份上，如果我们能做出这种音乐，那或许就能奠定某种基础。

棺材编年史 | ENsk #3-4 (39-40)

母亲，不要为你的儿子哭泣……

1993年12月19日，在莫斯科高尔基文化宫举办的名为“艺术行动：行动指南”的活动期间，一场臭名昭著的“新闻发布会”广为人知。即便叶戈尔·列托夫也参与其中，摇滚圈似乎也对此漠不关心。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同一时间和地点还举行了*另一场*新闻发布会。这场发布会或许可以被视为一场“派对”，但本质上是由一些混入文化宫的派对参与者提出的一系列随机问题组成，他们设法在走廊的某个地方与叶戈尔·列托夫交谈。这场发布会的录音得以保存，并已在下方以最少的编辑进行转载。我们不知道提问者的姓名（尽管有证据表明，一位称呼叶戈尔为“您”的人当时正在为BBC俄语频道采访他），但回答这些混乱而尴尬问题的那个人的名字是本文发表的依据。

（叶戈尔）——我已经三年没演出了。我们特意为此准备了一个小型演出节目，*算是出于原则*参与到这场活动中来。而现在，据我所知，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将再次举办音乐会。所以，这可以说是新一轮的战争。

所以战争还在继续？

——这真是一场可怕的战争！现在的战争比以前更加残酷，更加惨烈。

你支持战争吗？

- 当然。

— 反对什么都无所谓吗？

不，重要的是它反对的是什么。

— 你不觉得这场战争已经变成了一场骗局吗？

不，战争永远是战争，战争中总会有人丧命。

既然战争会造成人员伤亡，那你为什么还要支持战争？

因为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死亡，而是存在着比生死更重要的东西。重要得多。

你对死亡有什么看法？

我对此没有任何态度。

但你不怕它吗？

- 我不害怕。

——叶戈尔，你认为这场战争中敌人的形象已经具体化了吗？

——就此而言？作为一个营地，当然是的。

— 营地怎么样?

- 嗯，怎么说呢——平均而言，比如说，他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漠不关心的普通人。

——那么，在你看来，难道不应该由这个音乐节的组织者来为所发生的事情负责吗？

- 是的，完全正确。

——或者说，古萨罗夫承诺的那十个警察，简直太荒谬了.....

- 当然。

——依我看，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如果门票要一两万，那这些小混混自然就会开始..... *（旁白："什么门票，多少钱都无所谓！"）*组织这种活动.....

这当然可以理解。

"叶戈尔，你对战争和爱情的渴望如何调和？我认为你并非没有爱。"

为什么不呢？我一直觉得我们所有的歌都是关于爱情的。

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吗？

——而且是个开朗的人。

但与此同时，你又在谈论对抗某种东西。请给我解释一下。

"纵观人类历史，某些势力之间一直存在战争。我对此深信不疑。只有两种势力，你明白吗？我指的是邪恶势力和我们自己的势力。"

——难道没有战争就没有爱情吗？

"不，爱.....需要捍卫。它是一种力量，是积极的，而不是被动的。"

现在我明白了.....

——而且这场战争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死亡，甚至不是在人类层面上；其中涉及的力量之大，令人震惊。

"所以你反对保存一个人、一个群体，或者比如两个人....."

"你相信真理，对吧？真理存在于世上吗？"

- 是的。

你见过它吗？

- 见过。

——叶戈尔，但你说过民防队是本着那种精神为革命、为共产主义而战的.....

— 是的，基本上，那种理想，那种乌托邦，或者说我们所认同的那些价值观的肯定，据我理解，

是最理想的状态：它被称为“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状态，而不是社会主义。

你不是在反讽吗?

绝对没有讽刺意味。

——我们原本要走的路——不是吗？革命后我们走错了路?

“不，最初两年，情况还不错。也就是说，这场革命具有.....‘革命’的字面意思是‘回归’。”

你还认为自己是一个活着的人吗?

是的，我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

——即便你周围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或许这就是你活下来的原因?

——不，好吧，怎么可能.....生活迫使你采取行动。你不能成为预定的受害者。*（旁白：“预定受害者伸出的喙.....”）*

— 如果周围的人误解你怎么办?

——这跟人有什么关系.....

— 遍布全球.....

— 即使在整个地球上，即使人们误解了你，你仍然必须在那里，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无论如何？叶戈尔，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

——为什么是为了我自己？我根本不为自己做事。如果我为自己做事.....

— 最终结果如何?

——为了通过我展现的力量。

— 所以，最终你还是不自己管理?

- 嗯，说实话，*我个人对此*并不感兴趣。

伊戈尔，我可以问个大问题吗？大问题?

——我们开始吧。

——你会否认自己创作过某些歌曲吗？有没有这样的歌?

——是的，那些老歌。我已经对很多歌感到羞愧了。

好的，谢谢你的坦诚。——
比如说，是哪种类型的呢？

——嗯，比如“新爱国主义”。
（观众：“哦哦哦哦哦……”）

——例如，“嘿，女人，吐吧？”

— 这首歌根本不是我的。
（"...o-o-o-o...")

叶戈尔，那“我讨厌女人”这句话呢？

“那首歌也很蠢。”
（一个声音向提问者解释道：“像你这样的人，和你相似的人。除此之外，别无他人。”）

— Egor，你能否具体介绍一下专辑《百年孤独》的背景？

《孤独》是一张非常悲伤的专辑。既悲伤又美丽。

——它的灵感来源于什么？

“简单来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扬卡的去世。在《蹦蹦跳》之后，我们的状态非常糟糕，可以说，我们当时都快要……想自杀了。而这一切就发生在《蹦蹦跳》之后。”

所以这不是结束，而是延续？

——继续，是的。

——叶戈尔，把乌托邦强加给大众值得吗？

——值得。只有这件事值得，没错。

——尼采说过，“群众是思想的法庭”。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你知道群众会如何对待乌托邦吗？

“那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我们需要的是超越个人、不可或缺的价值观。这才是地球的本质。”

“但这些价值观早就存在了！”

“但在实践中却行不通……”

— 那又怎样？失败了，我们就重新开始。

— 伊戈尔，专辑《百年孤独》中是否蕴含着某种迷幻色彩？

- 是的，我们服用了很多LSD。

你对LSD持什么态度？

我对此持积极态度，但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或许应该将其合法化。

——这是现实还是虚幻？或者说是第二个现实？这是真的吗？

- 这是真实的。

伊戈尔，如果这些是你的孩子呢.....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死亡。这是一种状态.....

——自杀.....

——真正的死亡。人死后会发生什么——大致就是这样。

伊戈尔，你为什么不使用心理恐怖主义？

“我不知道，我在基辅的时候有人找过我：也就是说，参与这个案子的人来找我，想让我跟他们合作。我还为此写了一首诗：《强势人物吮吸荞麦的姿态.....》——就是关于这件事的。所以，克格勃的人来找我，想让我跟他们合作等等。还有一些精神病法西斯分子，但我们断然拒绝了。”

——伊戈尔，你不听死亡金属吗？

- 不。

— 你平时还喜欢哪些乐队？

我喜欢听六十年代的音乐，苏联时期的音乐。我最喜欢六十年代的苏联歌曲。

“叶戈尔，现在有个争论：叶戈尔·列托夫是嬉皮士还是朋克？你怎么看？”

绝对不是嬉皮士。

——叶戈尔，在你看来，当代音乐中最重要的一些时刻是什么？不一定是俄罗斯音乐。

— 我不知道，这么说可能有点自夸，但我认为就是我们，你知道吗？就是这样。

叶戈尔，还有一件事：你说你是神秘主义者，现在你到底能不能证实你的话？

——嗯，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样。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神秘主义。我是个有宗教信仰的人。

——您说的“神秘主义者”是什么意思？我知道基督徒中，有的只是信徒，有的则是神秘主义者，有的则与信众一起工作，等等。神秘主义者是指那些遁入空门、隐居山林、住在小屋里的人吗？

“不，更像是‘现实主义’，你知道，‘现实’要用大写字母。因为现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也就是说，它介于神秘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也就是说.....”

——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神秘主义吗？

哪个？谁的？

——你个人的。

（旁白："不，依我之见，叶戈尔并非自我中心主义的支持者。"）

— 是的，我一点也不以自我为中心。

"埃戈尔，你打算去哪儿演出吗？因为今天什么都没安排....."

— 是的，我正有此计划。我们想在一月份来举办一场正式的音乐会。

——在哪儿？就在这儿，对吧？

- 或许。

你刚刚和罗曼·纽莫耶夫一起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你认同他的观点吗？

— 和罗米奇？是的，我们处境相同。

那么现在呢？

现在也是。

— 尽管存在种种分歧，但人们仍然持有共同的观点？

— 他的态度略有不同，但总体而言，在某些整体层面上，我们与他完全团结一致。

——一个活着的人，无论如何都还活着？

- 当然。

所以你能从所有人中分辨出活人？

——他还活着，没错。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活力。
（有人惊呼："我死了吗？！"）

埃戈尔，你了解当代艺术吗？

是的，我明白了。

——你喜欢哪些艺术家？我这里说的不是俄罗斯艺术家，而是世界艺术领域的艺术家。

"哦，这真是个难题。我现在最喜欢的艺术家是格鲁内瓦尔德。"

- WHO？

——格鲁内瓦尔德。中世纪艺术家。

——你竟然不知道"格勒诺布尔学派"这个运动？法国革命者.....

我听说.....在相对现代的艺术家中，我真的很喜欢德国表现主义画家。我特别喜欢乔治·格罗兹。

但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至于现代的那些，问题是我可能没能完全跟上，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最近几年发生了什么，所以.....

— 你觉得现在有哪些乐队演奏得不错或者有什么亮点吗？

— BUTTHOLE SURFERS 是一支不错的队伍，有点像ELSD，很吵闹。

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

当然是为了别人。我不会为自己做任何事。

叶戈尔，你今天为什么这么清醒？

— 因为演唱会前我不能喝酒，所以我会忘记歌词。

伊戈尔，你是左派还是右派？

——我？左派。极左派。

——你对叶利钦有什么看法？

“真是个混蛋！不，他真是个混蛋，我真想亲手毙了他！”*（我们不禁要指出：这样对待老人是不礼貌的。——RIO负责人代表编辑部）*

——您对十月份发生的事件有何感想？

嗯，怎么回事.....我当时就在那里。我当时在白宫。

战争是美丽的吗？

太好了，没错。

——还有日里诺夫斯基？

“日里诺夫斯基也就那样。嗯，他是个没原则的人，你看？一会儿他还和我们在一起，一会儿又走了。所以他这个人难以捉摸。”

“所以你反对，叶戈尔？”

“那么，你尊重哪位政治家？”

——政界人士中的吗？

政治是一件肮脏的事，对吧，叶戈尔？

- 不是，为什么？

比如戈尔巴乔夫？

— 在政治人物中，我非常尊重安皮洛夫。

——你懂政治，你就是想看到无政府状态吧？

我*非常*尊敬安皮洛夫。

埃戈尔，你对 RAPP 运动持什么态度?

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我支持他们的一切，这是我能做的最理想的事情.....

所以可以说 RAPP 现在是.....

“嗯，在某种程度上，从艺术层面来说，我们或许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没错，这是我们擅长的。我和罗米奇的分歧就在这里，因为他还没找到答案.....”

——罗曼·纽莫耶夫所谓的“创作自杀”与你有什么关系吗?

——为什么说是“创作自杀”？他还在继续创作。嗯，从我的角度来看，或许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但从他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一个新的开始。

——剧情出现新转折.....他肯定在策划什么，对吧?

他会作曲，那又怎样？他已经发行了三张专辑，而且今年还录制了一张。

——埃戈尔，在《百年孤独》之后还会有其他作品吗?

— 是的，我们已经开始制作一张新专辑了。它可能会叫做《祖国》。

——会有记录吗?

——会有唱片发行。《百年孤独》现在就发行了。

“我们会死，而你们会看着”——在我看来，这句格言已经过时了.....

“不，这跟座右铭有什么关系？是啊，我不会死的.....”
（“叶戈尔，别死！”）

— 你对“俄罗斯人”这个词有什么态度？你是俄罗斯人吗?

- 我是俄罗斯人。

——那《恐俄症》呢?
（“把吉他给叶戈尔/叶戈尔，唱首歌。叶戈尔，我们现在带你去弹吉他.....去弹吉他，去弹吉他！”）

战争正向柏林推进，
一名士兵正向柏林进发。
母亲，不要为你的儿子哭泣。
你有一个幸福的儿子。

士兵走得很慢，并不快。
他没有放过其他士兵的腿.....
母亲，一声枪响——

你的儿子踉跄了一下。

他仰面躺倒
在白杨树下，凉快了些.....
母亲，别为你的儿子哭泣。
你有一个幸福的儿子！

1993年12月19日
，莫斯科，高尔基文化宫

材料和照片由 Tatyana Vyskvorkina（彼得罗扎沃茨克）提供。
叶卡捷琳娜·鲍里索娃编辑。

棺材编年史 | 城市15/67 — “民防”：生命即战争

民防：生命即战争

本周，红阿克赛社区中心举办了一场由臭名昭著的莫斯科乐队“民防”（叶戈尔·列托夫）带来的音乐会。这场音乐会令人肾上腺素飙升——用这个词来形容这场音乐会再合适不过了，它让所有偶然路过的人都感到震惊。

朋克是快节奏世界的局外人。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崇拜自己的偶像，解决着他们自己（大多是全球性）的问题。用常见的刻板印象和惯用的表达方式很难与他们沟通。他们对各种事件的反应往往显得不合时宜。至少，在朋克圈外的人看来是这样。尽管恐怕没人能准确定义朋克是什么，他们的生活方式又是怎样的。

当N忙于沟通问题时，乐手们坐在更衣室里，不敢上台告诉台下那些暴怒的“家伙们”叶戈尔·列托夫迟到了。就在这段插曲的间隙，他们设法进行了一番交谈，而这番对话却出人意料地与预期截然不同：“GO”乐队的鼓手称呼N的通讯员为公主和夫人，并深情地弹奏起“和声之王”肖邦的夜曲。

他们谈论着世间万物的短暂、生命的虚妄以及人群的庸俗。“GO”乐队在巡演基辅和卢甘斯克之后抵达罗斯托夫，乐手们说这座城市不知为何阴暗而又傲慢自大，在这里呼吸都变得困难，生活似乎异常艰难。他们自己则住在莫斯科，四处漂泊，辗转于不同的公寓之间。当他们给出寄送照片的地址时，他们很难想象两周后自己会在哪里（他们热情地拍摄了合照和个人照，并要求多印一些，因为他们总是争抢着要照片）。一个随意的提问：“你们是偶像吗？你们享受名气吗？”“不，名气太短暂了。”

然后他们走进了演唱会现场，登上灯光璀璨的舞台，周围是歌迷的尖叫声和他们自身的狂热。演出开始前，他们低声说每唱三首歌就会休息一下，表面上是为了调吉他。就这样，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民防乐队拼尽全力，演出到筋疲力尽。

叶戈尔在舞台上移动，姿态既优雅又笨拙。演出仿佛发生在一个怪诞的、方方正正的世界里，撕裂的声带，破碎的日常生活，残缺的世界观。歌词不宜在此呈现——任何纸张都无法承受其带来的冲击。

两个小时的音乐会结束后，我们几乎喘不过气来，在更衣室里放声歌唱，唱起了《瓦良格》和《满洲山丘》。我们有机会继续采访，这次的采访对象是叶戈尔·列托夫。

E.L.：人生就是不断克服不适，就像在战场上，每个人都必须经受某种考验。我称之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我是一名中尉。或许存在着某种更高的精神力量，就像太阳或风一样，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和为之奋斗的目标。

N：——你不怕一直战斗吗？
E.L.：——我们拿起吉他，就等于已经开始战斗了。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说得一点没错，他的笔锋像刺刀一样锋利。扬卡承受不了这种痛苦，巴什拉切夫也承受不了。我别无选择，尤其是在1993年10月之后，人们在我眼前死去。

N：——1991年8月，他们也死了……
E.L.：——三个醉汉被坦克压死了？那他们到底在为什么而战？

N：——为了祖国的自由。
E.L.：——对我而言，自由的祖国是指摆脱了目前主导一切的外国资本主义政策的祖国。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称自己为斯拉夫主义者，但对我来说，一个人的国籍并非决定性因素。

N：——这有点像日里诺夫斯基的想法。
E.L.：——我和日里诺夫斯基没有任何关系。他是现今政治体制的门生，扮演着某种特定角色。他是个非常有用的煽动者。
每个音乐家，和所有人一样，对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包括政治。我的观点与利莫诺夫（顺便说一句，他原本计划和我们一起去罗斯托夫，但最后一刻没能成行）的观点，以及极端共产主义政党的观点相近。我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坚信自由、博爱和平等的理念。在保卫白宫的战士中，我看到了许多聪明、善良、正直、乐观的人，他们预先支付了自己的身后事，然后奔赴战场保卫祖国。

N：——你不认为这是狂热吗？
E.L.：——保卫祖国——狂热？那不是伊斯兰教。那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从孩子到老人。有挥舞着旗帜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朋克，附近还有一位东正教牧师，一边抽烟一边大笑。
如果我有儿子，我也会把他送去打这场仗。因为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有参战的义务。

N：——你真的那么讨厌你生活的世界吗？
E.L.：——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爱它。近年来，我一直在尝试LSD，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深的理解，我看到了更多存在的层面，但我对它的爱从未消失，我会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N：——你的追随者并非总是成熟，理念替换的问题自然而然就会出现。
E.L.：——这是我们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发动这场战争时，我们是在与勃列日涅夫政权作战，而它本质上并非共产主义政权。我们明白我们为之奋斗的现实。有些人利用这种理念，以扭曲的形式从中获利，而另一些人则根本不理解。但我始终清楚我的方向和原因。这意味着我对我的追随者负有责任。

N：——俄罗斯摇滚圈以前是一个团结不可分割的整体。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
E.L.：——不，他们现在都混在一起了。DDT、Alisa，还有其他人，都和Lyube、Alena Alina……组成了一个组合。我就是不想和他们待在一起。我清楚地记得，永远也忘不了，在“黑色十月”那次事件中，Shevchuk是如何对着防暴警察唱歌，然后又对着镜头挥舞警棍的。

N：——总有一天你会离开人世。你会把什么留给谁？
E.L.：——留给谁？我不知道。当然，总会有人接替我的位置。什么？首先，不要撒谎，也不要害怕。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不断地行走在世界的边缘——当一个人真正审视过那里，物质财富对他来说就无关紧要了，他无法撒谎，而且，仿佛在审视自己的双眼，他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明白，他是否拥有值得为之献身的东西。这才是人应该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

N：——你们的战争结束后会发生什么？
E.L.：——另一场战争会开始。如此循环往复，永无止境。

一只愚蠢的飞蛾在蜡烛上燃尽，

炽热的余烬，烟圈，
一颗星星落入门廊旁的水洼.....
小队没有注意到一名战士的牺牲。

卡特琳娜·戈尔杰耶娃

过去三年里，没有一篇“全新”的采访。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并非巧合的是，我在这篇内容全面的文章中汇编了我所拥有的所有与叶戈尔的采访摘录。这不仅仅是为了拓宽你对叶戈尔哲学的理解——他的哲学常常被片面地解读为摇滚乐中的某种自杀美学（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些采访涵盖的时间跨度也恰好是这三年，与列托夫最后三年的沉默时期相同。因此，如果你追溯叶戈尔从1988年到1990年的变化，就会发现（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在这三年里——从1990年到1993年——列托夫发生了改变，朝着他称之为“前进”的方向发展。而现在，即便不是完全不同，在很多方面，他已经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神话。我们当中——除了那些曾与他在同一个厨房里喝茶的人——谁又能真正了解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这又是怎样一个传奇呢？！.....就这样，我带着四分之三的悲痛，熬到了1993年12月。或许是时候让一位目击者（还记得纳什科尔托斯坦-1吗？）简单说几句了。

.....我们开车去莫斯科.....大家都身无分文.....音乐会五点开始。我说，如果我们想进去，就得早点到.....我们一点就到了，走到正门，径直往前走。我和弗兰克走了进去，他们把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保安来了，开始清场.....几个女孩坐在服务入口处，负责登记。我们打听了一下票价。两万！（给不了解情况的人解释一下：在白俄罗斯，“免费”的票也要八万左右，几乎是最低工资的三倍）.....我有一张比利时难民营的通行证——透明塑料的，上面有一张照片，我把它别在长袍上，就那样挂着.....我们待在那里，很碍眼，人们开始习惯我们，把我们当成了自己人.....人已经开始陆续进来了.....

内部：中央耸立着一枚火箭，周围是防护网、啤酒罐.....墙上挂着维格良斯基的画作和各种纳粹标志.....还有自助餐和鱼子酱.....舞台上是沙袋路障、更多的防护网，以及一块背景板——“俄罗斯突破：行动指南”.....

我们听到：“新闻发布会。”我朝弗兰克喊道：“拿上录音机，走！”

新闻发布会
（由于录音质量不佳而有所删减，但内容完整无删减）

G·古萨罗夫：这里唯一可能引起争议的人——他稍后会提到——是日里诺夫斯基。他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失败之作”，但整个活动的幕后推手是叶戈尔·列托夫。那些买了票来这里的人——现在票价贵得离谱——要一万块——这个节目是为他们准备的。我们当然很兴奋；这是本届艺术节的首场活动；它将迸发出强大的能量，成为一个引爆点，在视觉和视听文化领域发掘出全新的面孔.....叶戈尔·列托夫！

叶戈尔卡：我很高兴这次活动能够举行。我们终于聚在一起了，所有人都在这里：共产党员、民族主义者、记者。还有我。一切都很好。

R·纽莫耶夫：我认为这次新闻发布会和其他一切一样精彩。这绝非巧合。世上根本没有巧合。因为事实上，在某种更高层次的、神圣的层面上，根本不存在分裂。此刻，两种狭隘而对立的进程正在进行：一种是源于古老的对技术官僚文明的仇恨，这种文明如今在我们中间——撒旦般的文明——也针对俄罗斯；另一种是俄罗斯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在各个层面上，在能量层面，在形而上学层面，对这一进程进行的抵抗。一场绝对不妥协的能量战争正在进行，一场彻底毁灭的战争。一场政治战争，一场经济战争——在各个层面。在这场正在展开的战争中.....迟早，所有不愿参与其中的人都会团结起来进行抵抗。所有不接受某些圈子正在构建的全球种族灭绝体系的人.....当然，我们或许无法改变既成事实，但俄罗斯人向来与邪恶斗争到最后一刻，所以他们的团结绝非偶然。尽管参与这一进程的运动多种多样。

A. 普罗哈诺夫：我们认为这是谎言。我们相信，如今的俄罗斯摇滚乐，如同俄罗斯艺术的任何分支一样，必将首先成为世界文化的主导力量，然后成为其中最耀眼的光芒。因此，我们相信，像叶戈尔·列托夫和罗曼·纽莫耶夫这样的俄罗斯摇滚明星（他们今天也在场），以及我们的其他朋友谢尔盖·扎里科夫和谢尔盖·特罗伊茨基（“蜘蛛”——编者注），都是我们世界先锋文化的杰出代表.....有人说摇滚乐不是俄罗斯音乐，因此行不通，所以你们无法创作真正的俄罗斯摇滚乐。然而，俄罗斯从其他国家的文化中汲取了许多养分，从东正教到芭蕾舞，最终，通过我们俄罗斯灵魂的消化吸收，我们创造了真正属于俄罗斯的宗教、文化和国家。我相信，如今的俄罗斯摇滚乐并非某种亚非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是俄罗斯文化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坚信，俄罗斯音乐先锋派，俄罗斯民族摇滚——作为俄罗斯音乐文化的一部分，顺便一提，它本身就根植于俄罗斯音乐——必将在俄罗斯取得胜利，无论《莫斯科共青团报》和其他报纸上的那些卑鄙小人如何试图用虚假或商业化的音乐来掩盖俄罗斯摇滚乐的这一强大分支。我们高呼：“流行乐行不通！真正的俄罗斯摇滚必胜！！俄罗斯摇滚万岁！！！”

Nashkorr-1：为什么总是这样，如果你不和我们站在一起，你就会成为我们的敌人？

纽莫耶夫：我来回答。实际上，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因为耶稣基督在圣经里说过：“不反对我们的，就是与我们同在的。”圣经就是这么说的.....

古萨罗夫：既然你们反对我们，为什么又和我们站在一起？解释一下！

Nashkorr-1：所有不和你站在一起的人，就意味着他们反对你吗？

古萨罗夫：这是个反问句。咱们来问些实际问题吧。我们现在身处现实世界。我们需要战友——记者和电视摄制组.....

问：你不认为这种行为是直接走向法西斯主义的一步吗？

A. 杜金：事实上，现代世界“法西斯主义”的概念根本上缺乏任何严格的定义.....现代世界被一大堆虚幻的东西所吓倒；现代人害怕幽灵.....我们总是被一些并不存在的东西所恐惧，一些属于历史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一场主要的斗争：一方是体制，是墨守成规的人，是那些为了金钱而腐败的人（就像帝国主义时期那样），或是出于恐惧而腐败的人（就像苏联时期那样）。另一方是形形色色的反体制力量。事实上，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其中一员。体制越是试图将所有反对它的人贴上“红棕色分子”、“法西斯分子”、“破坏者”或“激进分子”的标签，就越显得愚蠢。因为.....法西斯主义的流行完全是由反法西斯主义者造成的。对法西斯主义威胁的叫嚣和呐喊越多，就越会有许多被法西斯主义吓到的年轻人组织法西斯运动和组织。我们的立场——非主流——极其宽泛。我们不排斥任何人。你们或许还记得，保卫白宫的不是两股力量，而是三股力量：第一股力量是民族主义者，第二股力量是共产党人，第三股力量是民主党人，他们占了为保卫白宫而献出生命的人的绝大多数。体制会改变形式。先是苏维埃，然后是反苏维埃。先是地方党委书记，然后是索尔仁尼琴笔下著名的沙皇和顾问们。他们悄无声息地变换着面孔。明天他们自己就会变成法西斯分子。而且他们的许多手段与法西斯手段完全一致.....最终，如果这种反法西斯主义的蒙昧主义继续下去，如果这个标签被用来贴上越来越强大、越来越优秀的民族力量、社会力量、国家力量的标签，那么，法西斯主义当然会成为现实。但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像今天宣布的那样，在每个县建立反法西斯阵线和反法西斯委员会。

普罗哈诺夫：我想继续说下去。我们的报纸《日报》已经被贴上法西斯的标签大约一年了。人们正是在这种标签下投票给日里诺夫斯基的.....事实上，俄罗斯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正是由于民主人士

的惩罚性措施才出现的。因为没有什么比用坦克炮击俄罗斯议会更像法西斯主义了……即使在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也没有，所以我认为，法西斯分子是那些杀害和扼杀俄罗斯人民的人……而那些用一切可用手段与他们斗争的人，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看，就是民族民主人士，民族爱国者。我们在《日报》上始终坚持这一路线。顺便一提，我还要告诉你们，我们目前在这个房间里出售著名的《日报》地下刊，其中整整一页——最后一页，也就是第八页——是与叶戈尔·列托夫的对话；我想，那些想要签名之类的人可以在报纸存世之前购买。这份报纸在十月事件期间被全部查封了。

问（问列托夫）：据我所知，你曾经与苏联政府、克格勃有过严重的矛盾，你在采访中也多次提到过……（听不清）……叶戈尔·列托夫在演唱会期间要求不要拍照或录音，后来发生了什么事？还有，举办这类活动……后来怎么样了，叶戈尔？

列托夫：什么都没发生。我还是老样子。我从来就不是民主主义者。从来没有。早在1987年，在新西伯利亚音乐节上，我们就在台上宣称我们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少数的共产主义者。以前，我们把我们捍卫的理想称为“无政府主义”。现在我明白了……我们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且是极左的共产主义者。我一直捍卫的整套价值观体系与“红色旅”的价值观非常接近。仅此而已。我还是老样子。

（女士问列托夫）：你不觉得这种行为要么是出卖一个失去利用价值、不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的人，要么是……对权力的渴望吗？

莱托夫：如果我们上台执政，那将是件非常好的事。

女士：请问“我们”指的是谁？

莱托夫：是的，至少现在在台上的这些人是这么认为的。（观众席传来笑声和掌声。）

芬卡3号。在《新世界》杂志刊登的一张抗议照片中，可以看到列托夫、纽莫耶夫、古萨罗夫、普罗哈诺夫和杜金并排坐着。讽刺的是，他们头顶上的横幅上清楚地写着：领导。

问（问列托夫）：假设台上那些人掌权了，你认为他们会取得怎样的成就？

莱托夫：我也不会拒绝当总统。

问（对台上其他在场的人）：如果列托夫先生当选总统，你们会拒绝吗？

杜金：我不会给你们选总统，但我会给你们选国防部长！（观众席上响起笑声和掌声）

Nashkorr-2：莱托夫先生，请问您出席本次活动难道不是“摇滚乐界的一场巨大骗局”吗？ *（编者更正）*

莱托夫：否。

问题（问列托夫、纽莫耶夫）：你们不担心自己在这里*（在这个舞台上，在这个大厅里——编者注）*是次要的吗？

古萨罗夫：为什么要采取这个行动？因为现在我们需要做点什么，而不是随便做做这个、做做那个。你坐在这里……完全无能为力。就连问题都让人觉得无聊。你似乎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想明白了。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没错，因为我们在这里很无聊……

纽莫耶夫：我们同意二级、三级、七级、十进制……就是不同意六百六十六级！

古萨罗夫：新闻发布会快结束了。外面已经开始了。人们在敲门，想进来。有反馈，大家都有所期待的时候是好事，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反馈……这里有很多“沙罗夫基”（无法辨认的字符），事实上，他们中有一半是免费进来的……天快黑了……我们会接到作战任务，然后采取行动……我以政治领导人的身份来到这里，我说过：无论问题是什么，答案都会是什么……

纳什科尔-2：莱托夫先生，那些花了五年时间听莱托夫讲话，听他说“我永远反对！”的人该怎么办？莱托夫既然“一直反对”，又怎么能和一群“政客”坐在一起呢？

莱托夫：我不是虚无主义者，一点也不是。我一直坚持我的价值观……我的信念……

观众席上的那位女士（歇斯底里地）：列托夫，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听不懂！

莱托夫：听听我的歌，如果你听了，你就会明白……我的一生都在捍卫炽热的价值观！

女士：那你现在又在捍卫什么“激进价值观”呢？！！

莱托夫：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实！

女士：和日里诺夫斯基一起说的到底是什么真相？？！！！

莱托夫：真理只有一个。

Nashkorr-1：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理，但理念只有一个！

杜金：这里有个奇怪的误解。人们认为我们是那种……做事、捍卫某些东西的政治家。但说到底，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一个被处决、憎恨政权的民族运动的立场更虚无主义的了。在这个士力架的世界，在这个报刊亭的世界……在这个资产阶级的世界里，我们一无所有。在这个前党委工作人员的世界里，我们被剥夺了一切，就像先锋艺术家、虚无主义者和革命者一直以来都被剥夺了一切一样……要知道，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有着完全相同的背景。例如，我和叶戈尔一样，也曾与克格勃有过同样的纠葛，只不过我早了五六年……我一直憎恨苏联人，我一直憎恨共产主义者。但是……当这个制度的本质被揭露出来，并非共产主义，而仅仅是败类、最卑劣之人的统治，这些人过去剥削国家，现在仍在继续剥削国家时，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反对的行动变得更加严肃、更加深刻……同样的抗议活动也变得更加激进……

问（对莱托夫）：你刚才在谈论真理。你不认为只有上帝才能拥有绝对真理吗？

莱托夫：人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拥有真理……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真理！“真正活着”——那就是上帝！

古萨罗夫：新闻发布会即将结束，我想对各位说几句。我们原本预计会有更多人到场，当然，也会有更热情的听众。这里确实有很多记者，但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怎么关心。他们更喜欢待在这里……而且，真正说了算的还是党内人士。党内相关的问题，大家似乎都不感兴趣……

新闻发布会之后

纳什科尔-1（对纽莫耶夫说）：罗米奇，那些想来这里却被挡在门外的人，我们该怎么办？

纽莫耶夫：我觉得票价没那么贵。因为莫斯科人花在吸毒上的钱更多.....我觉得现在那些明白为什么有必要去看迈克尔·杰克逊的人应该攒钱，把最后的钱都花掉，尤其现在也没多少钱.....如果人们觉得去看迈克尔·杰克逊没问题的话。

纳什科尔-1：20,000 大约是 17 美元。在白俄罗斯，这比一个优秀工人的平均工资还要高.....

纽莫耶夫：我们在俄罗斯挣十万.....有任何问题都应该向政府咨询。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在这种条件下？！*（还有，凯比奇，你到底为什么？！——编者注。“山羊！！！”——部长会议洗手间墙上的涂鸦。）*

纳什科尔-1 抓住路过的莱托夫的袖子：“叶戈尔，你不觉得你正在给这些人当诱饵吗？”

莱托夫：我加入这家公司已经一年了。我计划继续与他们合作。我很高兴能成为这样一家公司的一员！

Nashkorr-1：那人们呢？他们站在门外，进不去！

列托夫：他们居然能买一瓶伏特加？！两瓶伏特加才够啊！.....（离开）

新闻发布会就此结束。无可奉告。不过，一张门票——按莫斯科的物价——差不多要十瓶伏特加（不是两瓶），这可不是小数目。而且不是一个月的，而是两个月的。除非，当然，列托夫并不指望来见他的只有酒鬼，或者迈克尔·杰克逊的粉丝.....但我们得把话筒交还给纳什科尔托斯坦-1，因为真正的乐趣在新闻发布会之后才开始。

列托夫去了山里

列托夫突然在苏联声名鹊起，起初令他十分尴尬：20世纪90年代初，当他的名字开始被热衷于制造轰动效应的媒体大肆报道时，他宣布将不再演出或录制唱片，并隐居到阿尔泰山脉。他的遗作专辑《百年孤独》献给爱与宗教的永恒价值，是对20世纪60年代“黄金迷幻摇滚”的音乐致敬。

莱托夫的作品与最强烈的青少年焦虑产生共鸣，反映了他对暴力与死亡、毒品与自由永不满足的好奇心，甚至用现代街头语言表达了最复杂的问题。与此同时，他的作品又充满了一种尖锐的民间热情，一种古老而纯粹的气质，如同《圣愚叶戈尔卡》一般。

如果我们记住列托夫作品中蕴含的深厚父权主义本质，那么这位作家的思想演变就不会显得突兀。但对许多粉丝来说，叶戈尔今年春天的回归着实令人惊讶。他以“俄罗斯民族爱国主义运动”领袖的身份重返大众视野，与谢尔盖·扎里科夫和爱德华·利莫诺夫一起出现在知名报纸《明日报》的版面上。

战斗再次开始

今天，叶戈尔·列托夫宣称自己是俄罗斯文化集体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捍卫者，反对西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并且是“站在太阳力量一边——反对黑暗、死亡和撒旦主义势力”的战士。

实际上，这意味着参加爱国主义活动（包括目前正在圣彼得堡举行的音乐会），在这些活动中，列托夫除了演唱自己的作品外，还在红旗下演唱了 A. 帕赫穆托娃的著名歌曲《战斗仍在继续》。

《民防》的新主题包括《我看到祖国从跪倒中站起》和《终将迎来新的一天——一个晴朗灿烂的日子》。在演唱会前的采访中，叶戈尔畅所欲言，坦诚地谈到了政治、基督教、陀思妥耶夫斯基、革命、俄罗斯民族文化、朋克摇滚，以及再次提及的政治。

很难不被这位真诚、才华横溢、意志坚定的人的魅力所折服。他拥有一种神圣的、为死亡而狂喜的气质——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称之为“自愿奉献——一种甘愿赴死的意愿”。

莱托夫加入反对派阵营可能是自然而然的；他天生就不可能成为胜利者（尽管胜利的定义有些含糊不清）：“无论在何种政权下，我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在 1987 年就唱道。

莱托夫的政治观点如同他的诗歌一样，既激烈又混乱，却又饱含激情，如同忏悔般真挚。他的影响并非来自逻辑，而是来自强烈的情感和赤裸裸的坦诚。

煽动者，教我思考

在青年宫的舞台上，列托夫在第一晚进行了独奏和“原声”表演，第二晚，他完成了一场“电声表演”，乐队“祖国”（主唱为奥列格·“经理”·苏达科夫）和“生存指南”（同样的音乐家，可惜的是，没有著名领队罗曼·纽莫耶夫）也参与了演出。

一面红底白圈、黑锤镰刀图案的旗帜悬挂起来，人们向英雄之城列宁格勒致以问候，并照例对民主制度进行了一番谴责。聚集在此的圣彼得堡朋克们并没有对来宾抱有任何特别的期待，但现场的喧闹声震耳欲聋，最重要的是，它唤起了人们早已遗忘的、参与某种禁忌之事的甜蜜感觉。

口号中洋溢的共青团式热情为演出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辛辣色彩。然而，公平地说，应该指出的是，音乐会的内容与所宣称的意识形态立场并不相符。例如，经理演唱的《弗拉索夫的军队》听起来完全是反苏的，而叶戈尔演唱的《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则充满了辛辣的讽刺，违背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准则。

苏联政权曾经不容忍异议。我更愿意相信，我们已经达到了经典民主原则的境界：“我不认同你的观点，但我愿意为你表达观点而挺身而出。”

棺材编年史| Bumbarash — 2017 年第 4 期 (15) — 叶戈尔·莱托夫 — 伊戈尔·马利亚罗夫

埃戈尔·列托夫致伊戈尔·马利亚罗夫

专访《Bumbarash - 2017》报纸

“叶戈尔，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当前的政治局势。你如何看待一个由犯罪政权、这些刽子手所鼓吹的‘公民和谐’理念？”

“我反对‘民事和解’：这是对受害者的嘲弄，是对1993年10月叶利钦主义者所洒鲜血的嘲弄。‘民事和平条约’是一份令人作呕的文件，是一种妥协，一种背叛。‘以俄罗斯名义签署的协议’是不可接受的，也是不可理解的。现在需要的是团结——不是妥协者的团结，而是激进力量的团结——反对统治集团和妥协者。富人和穷人之间不可能和解，也永远不可能和解！民族和解纯属扯淡！它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而一些反对派人士也毫不犹豫地以自己的方式发展了这一理念……

“我们已经看到，那些所谓的‘中间派’和‘温和派’是如何通过参加杜马选举背叛了激进反对派；久加诺夫扶植了安皮洛夫。我支持真正激进力量的联合。日里诺夫斯基只是表面上激进；日里诺夫斯基就像久加诺夫是灰粉色的噩梦一样，令人毛骨悚然……在一个被占领的国家，我们需要的不是和谐，而是革命：一场民族解放革命，并最终发展成为一场社会革命。”

“我注意到，那些听起来爱国（但本质上是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刊物给你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他们把你视为俄罗斯民族理念的捍卫者。埃迪·利莫诺夫热情地把你视为‘自己人’，一个民族革命家。但你究竟在为哪场革命而奋斗呢？”

“这不仅是一场民族解放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因为俄罗斯人的性格一向兼具妥协与反叛：想想普加乔夫和拉辛的起义就知道了。这将是一场具有深刻俄罗斯特色、具有民族特性的革命。它将传播到其他国家，并得到它们的支持。世界革命的理念，革命的毫不妥协，将点燃一场全球性的净化之火。”

“太棒了！这是创造力——也是革命！你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

“只有革命的火焰才能帮助世界重生，创造一个新世界。我一直被革命美学所吸引：激情迸发，革命价值观炽热燃烧。我认为它在1917年至1920年间达到了最高峰。在我看来，此后一切都逐渐黯淡，随着时代的更迭——没有了炽热的核心，体制就会走向死亡……革命的火花是真诚，是发自内心的价值观的肯定。没有这些，一切都无从谈起。革命后，安德烈·普拉托诺夫走访了各个村庄——村民们告诉他，革命之后，不会再有死亡了。然而，当一位老人去世时，每个人都意识到出了问题……”

叶戈尔·列托夫是一位音乐家。您在唤醒全人类、唤醒人民参与这场世界革命的全球事业中，目标是什么？您认为您的歌曲能够并且应该煽动群众进行一场神圣的阶级战争吗？

“我们不是在舞台上创作音乐；它不是传统艺术，或许根本就不是艺术。它类似于异教信仰，一种魔法仪式。我们承载着全球性的、太阳般的、革命性的价值观。创造力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就像战争、斗争和战胜困难一样。听众的任务是克服世俗的惰性。这不是迪斯科，也不是‘放松’——恰恰相反，我与观众分享我的能量。有时，能量过剩。偶尔，观众席上会爆发斗殴和无端冲突，所以我们在1990年停止了演出。当时很多事情都不明朗，但现在国家局势已经改变。我们的目标是粉碎那些将人民社会能量吸入黑洞的黑暗势力，唤醒愤怒并将其转化为革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音乐会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具政治性。当局害怕我们的言论。去年12月，他们部署了防暴警察来对付我们和我们的观众。”但我们并不畏惧，他们也相信我们：如果你准备献出生命，那么生命中就蕴含着意义。

——你又一次在开玩笑，使用“共产主义”和“工人阶级”这些已经被意识形态白痴用滥的伟大词汇？

——共产主义的理念从我童年起就显而易见——它代表着善良、正义、平等和博爱。我的父亲是一位参加过伟大卫国战争的老兵，曾是陆军少校，现在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区委书记，他经常跟我谈论这些。我自己也是工人阶级的儿子：我的职业生涯始于建筑工地的泥瓦匠，后来在鄂木斯克轮胎厂和巴拉诺夫工厂工作。我的第一份创作工作是设计视觉宣传品……我喜欢苏联歌曲，我从小就听着它们长大——现在我也想演唱它们——《同志》、《在远方的车站下车》。五一劳动节那天，在莫斯科国立大学附近的列宁山观景台上，我唱了帕赫穆托娃的《战斗仍在继续》，我也很喜欢塔里维尔季耶夫。当然，我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与他不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平静氛围更适合他这位老人；然而，我与安皮洛夫的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关系更为密切。那些曾因我的歌曲《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和《记忆协会》而将我描绘成反共斗士的人，现在都感到惊讶。

——你那些年的歌曲充满了对当时领导人、那些卑鄙无耻的国营“共产党人”的仇恨——那些如今已摇身一变成为商人、银行家的败类……

是的，我的意识形态经历了从无政府个人主义到“红色国家主义”的复杂演变，但我从来都不是“民主主义者”；我始终忠于自我。自1988年新西伯利亚摇滚音乐节以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意识到了之前一直不明白的事情：我一直以来都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扭曲——“粉红”勃列日涅夫政权，在我看来，它的继承人是久加诺夫。而当时被短视地视为嘲讽的东西，如今在我们的演出中，以其原本的意义，听起来却充满了对生命的肯定。

“您说的是要团结激进反对派，给官僚和资本家集团致命一击。作为一名政治人物，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并不容易：个人野心会阻碍行动，阶级冲突尚未充分发展，反对派在政治和组织上也不够成熟。遗憾的是，目前联合行动的例子寥寥无几！”

“我们的演唱会活动已经有了这一点；这就是‘俄罗斯突破’项目——我们、Roman Neumoev 和他的‘生存指南’，以及乐队‘祖国’的经理。”正因如此，我才决定在1993年血腥的十月之后重返巡演舞台。与精神上的兄弟们交流——这才是根本！我总是比你，伊戈尔，更了解他们，而不是一个吃饱喝足的混蛋。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未做过商业工作，这或许是件坏事——那些盗版商才是从我身上赚钱的人。你在摇滚商店里看到的一切——海报、磁带、T恤、徽章——我一分钱也赚不到。歌迷们应该感谢那些销售人员……我唯一的收入来源是唱片销售和演唱会。这些足够支付食物、衣服和全国各地的旅行费用。我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也很差：在我们国家，这个阶层天生就敌视革命——不是敌视受过教育的人，而是敌视那些吃得饱饱的精英，“创造性的知识分子”；那些“契诃夫式”的软弱之徒。我为他们感到遗憾：他们会为此付出代价的。血腥的恐惧将再次降临到他们身

上。

你的歌曲是如何诞生的?

我与那些感到被现实束缚、想要打破它、想要引爆它的人感同身受。我该如何写作?我感到窒息;抑郁袭来,我食欲不振,无法入眠,我只能不停地走,直到找到节奏,文字才开始成形.....这一刻总是自发地、出乎意料地到来。我记得我曾花了七个月的时间反复琢磨一首歌,然后,不知怎的,它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了:“我看到我的祖国从跪倒的地面站了起来.....我的苏联祖国.....”

“所有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些曾经自诩为无情批评家、摇滚乐手和叛逆者的人,如今却急切地巴结叶利钦和资产阶级,而他们自己却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吞噬。他们吃得饱饱的,心满意足,为了蝇头小利出卖了自己的才华,如今已唱不出歌来了.....”

没有激情,创造力无从谈起。那些为了硬通货巡演而向政权出卖灵魂的“摇滚乐手”已经堕落了。叶利钦政权的黑暗时期如同一块巨石,压在年轻人才的肩上。摇滚乐队曾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许多年轻有才华的名字在音乐节上被人发掘。但最近,却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支崭露头角、独具创意的乐队。我们是“老家伙”了;我们的“民防队”已经成立十年了。现在,只有那些老家伙,那些还没被打垮的人,还在“工作”。

“看来他们‘崩溃’的方式和以前的共产主义精英一样——出国,逛超市.....然后把灵魂卖给了黄魔。你自己难道没去过‘那里’——面对那些见惯世面的观众,面对那些富有的音乐潮流引领者,而没有亲身体验过那种诱惑吗?”

“我极其厌恶地拒绝出国巡演的邀请。我不想在这里为那些吃得烂醉的资产阶级表演——我也不想在德国、法国或美国那样做。“在那里”,我大概只会躲在某个地下室里,为一群激进青年演出。我想为革命人民表演。四月份参加‘劳动俄罗斯’大会真是太棒了。我原本以为会是一场传统而乏味的活动.....结果却感觉像回到了家,就像在参加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大厅里沸腾了,人们从座位上跳起来,挥舞着红旗,一切都充满了活力和斗争的气息。安皮洛夫的出现引起了真正的轰动。资产阶级媒体称安皮洛夫的追随者,就像我的粉丝一样,是“疯子”、“边缘人”、“人渣”。但正是这些“边缘人”,这些疯子,才有能力发动一场伟大的革命,而不是那些面目狰狞、受人尊敬的“共产主义者”!”

Bumbarash — 2017 年第 4 期（15）— “俄罗斯的突破”：革命还是……折衷主义?

“俄罗斯的突破”：是
革命还是……折衷主义?

5月27日，列托夫在莫斯科的克雷利亚·苏维埃体育中心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多达6000人到场，其中大部分是打扮成朋克青年的年轻人。摇滚音乐会开始前，列托夫高喊了一系列激进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口号：“俄罗斯万岁！我们是欧洲最大的白人国家！上帝与我们同在！萨沙·巴尔卡绍夫与我们同在！维特卡·安皮洛夫与我们同在！无政府状态是秩序之母！”朋克们欣喜若狂。大部分歌曲与政治无关，有些歌曲甚至夹杂着粗俗的语言。音乐会进行到一半时，列托夫把话筒交给了亚历山大·杜金，并向观众推荐他是“最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杜金开始高喊：“有破坏的时候，也有建设的时候！现在是破坏的时候！”杜金的口号遭到了朋克们的强烈抗议，他们齐声高喊“法西斯滚蛋！”，阻止他继续发言。杜金下台时，朋克们高呼“列托夫！列托夫！”。演唱会期间，在歌曲间隙，莫斯科市共青团委员会成员A.普里霍德科在观众席中对周围的人说：“你们可以做无政府主义者，你们可以做共青团员，但不要做法西斯！反对法西斯！”话音未落，一名冲上来的警察就用警棍殴打了他。

在一片混乱中，不可能对叶戈尔进行有意义的采访，但从音乐会后更衣室里的一段零星对话中，在场的人设法了解到以下情况：

专辑《百年孤独》（5月27日莫斯科音乐会上发售，双碟装，售价12000卢布）因诸多技术问题而暂停发行。专辑《他们为祖国而战》预计将于今年秋季发行，随后扬卡的《耻辱与耻辱》、《家园》和《快感缺失》也将陆续面世。所有专辑均由音乐家自筹资金发行。莱托夫、扬卡和库兹马·里亚比诺夫的作品集也已出版。

关于不可避免的政治话题，叶戈尔反复强调“俄罗斯突破”与法西斯主义毫无关联（尽管舞台上方悬挂的红底白圈黑镰刀锤子旗帜，据称是爱德华·利莫诺夫亲手缝制的，从远处看确实有些相似），他是一位“并非血缘上的民族主义者，而是领土上的民族主义者，所有居住在俄罗斯的人民都是他的兄弟”，而且“他不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而是苏联民族主义者，因为70多年来，一个不可逆转的新型民族共同体——苏联人民——已经形成，他们拥有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至于GO乐队的音乐风格，“会是朋克摇滚，但会更加欢快、更加欢乐。”以上引文均根据其含义给出。

顺便一提，一些匿名派发者在大厅里散发《俄罗斯秩序》（“俄罗斯民族团结”运动的机关报），该报内容公开支持法西斯主义……这也是一种表态。

叶卡捷琳娜·博里索娃

附言：非常感谢 Tanya Vyskvorkina 的帮助和勇气。

棺材编年史 | Limonka #1 — 叶戈尔·列托夫：“我的自由知道这一点”

埃戈尔·列托夫：“我的自由知道这一点”

您如何评价我国当前的政治形势？

形势严峻。反对派，无论是中间派还是激进派，其行为都令人沮丧。民众似乎陷入了一种病态的、深刻的社会政治低迷之中。我们的人民被一种老年痴呆症般的无能为力、无奈的顺从、沮丧和绝望所笼罩。而且，这种情况似乎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们说的不是几个月或几年，而是痛苦的几十年。夏季的政治平静逐渐但又不可避免地演变成死寂般的沉寂，偶尔会被一些滑稽可笑、如同老鼠般蜂拥而至的场面打破，而这些场面不过是为统治集团取乐罢了。

— 你认为造成这种消极态度的原因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在1993年10月遭受惨败的后果。我们失败的原因在于政治上的短视、犯罪式的优柔寡断，以及我们大多数领导人的懦弱。10月3日夜至4日凌晨，当政权摇摇欲坠时，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采取一切手段，无惧流血冲突，夺回控制权——彻底结束多年来因统治占领政权而肆虐我们土地的无休止的流血冲突。然而，武器并未分发——一支手无寸铁的平民军队被派去攻占奥斯坦金诺，在那里，真正的激情分子最先倒下。第二天，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在白宫被冷血地杀害。没有一个议员或反对派领导人受到伤害。人民已经疲惫不堪，对他们曾经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领袖失去了信心。唉，时机已逝。显然，他们不得不从头再来。建立地下组织、委员会，“五点行动”。印刷和散发文献，开展宣传，出版报纸，散发传单等等——在借鉴早期俄国革命者——涅恰耶夫、巴枯宁、列宁和其他先驱的积极经验并吸取他们的不幸教训的基础上采取行动。认真、果断、耐心地筹备一场真正的、彻底的、不可逆转的新革命。

又是共产党？

“我不确定它是否会以这个名字出现。昨天和前天的共产党人面向过去，呼吁回归，而不是前进——因此，他们的事业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注定失败。说实话，正是这些老一辈人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拱手让出了苏联政权，以最可耻的方式失去了它：先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渐进式反革命下，然后在1991年8月，到了1993年秋天，他们已经太老太弱，无力进行武装抵抗和积极的军事行动。唯一的例外可能是那些不屈不挠、英勇无畏的安皮洛夫主义者，然而，与那些胆怯的、头发花白的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党内干部相比，他们人数寥寥。国家紧急委员会遭遇的惨痛失败清楚地表明了党和国家精英们可耻的无能和彻底的无能，他们根本无法行使全部权力。”我会把社会主义和民主比作蚂蚁的世界秩序和蟑螂的世界秩序。在前者崩溃之后，目睹后者痛苦的挣扎，人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一种新的宗教、一种新的秩序即将不可阻挡地诞生。一代又一代人将登上政治舞台，他们被腐朽体制的恶臭、电脑化的极权主义、大众媒体的谎言、血腥的暴民统治以及绝望的民族绝望所折磨得疯狂。工农共产主义制度和懦夫无赖的“民主”政权最终将被一个充满战士的狂暴文明所取代。一个充满英雄的太阳文明。一个充满艺术家、创造者和诗人的炽热文明。巴比伦正在陷落。西方体制已经筋疲力竭，它的衰败已经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末日将至。在它崩溃的那一刻，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成为一支充满活力、朝

气蓬勃的青年力量，给予它最脆弱的弱点以最后一击，决定性的、毁灭性的打击。当它崩溃之后，我们将在它的废墟上，建立我们自己辉煌的未来。我们现在人数不多，但我们的队伍正在稳步壮大，志同道合的人、同志和志愿者越来越多。我们的队伍正像雪崩一样迅速增长。我们注定要胜利。胜利的时刻终将到来。

您对近期政治局势有何预测？

除非出现奇迹，否则像鲁茨科伊或日里诺夫斯基这样的中间派将会掌权，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纲领与克里姆林宫现任“赢家”的纲领并无太大区别，因为他们同样关注普通民众和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少我们这边的中间派短期内不会获胜，原因有很多。首先，普遍存在的、令人窒息的、迟钝的沉默，以及媒体、酗酒、放荡、普遍存在的盗窃和匪盗所加剧的自杀式、悲伤和麻木的冷漠。其次，反对派内部令人恼火的分裂。最激进的（真正红棕色的——比如巴尔卡绍夫和安皮洛夫）正不断被灰粉色的久加诺夫和日里诺夫斯基们排挤出政治舞台。与此同时，激进分子内部非但没有形成必要的统一战线，反而出现了令人悲哀的分裂和纷争，各自散落在封闭狭小的“独立”角落。这导致原本仍具备战斗力的组织和运动自然而然地退化成对当权者而言安全的微型派别，如同各种西方民族阵线和红色旅一样。第三，年轻人断然拒绝参与政治生活，从而使自身、国家和政权陷入进一步的可耻停滞、衰败，最终走向灭亡。我对民众的冷漠感到震惊。人们不禁觉得，我们的公民仿佛生活在某种可怕的谵妄之中，在半梦半醒的顺从中，已经达到了所谓“自愿囚徒”的动物性状态——这正是希特勒集中营的实验者曾经试图从政治犯和战俘身上获得的境界。然而，我们的力量分散且组织涣散。目前只有极端民族主义者才有能力真正干预事态发展，但即使是他们，最近也有意或无意地退居幕后。

所以，我们现在所剩下的只有坚韧、耐心和决心——回归本源，回到起点，勒紧裤腰带，卷起袖子，咬紧牙关，为即将到来的伟大民族革命做好准备，为了那些将继承正义未来的子孙后代。集会和喧嚣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时候建立我们自己的、真正有效的地下组织了。

——你的听众意见出现了分歧。你对此有何感想？

“我对此表示欢迎。我们早就应该做出明确的决定——谁与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又与谁站在一起？”我们的听众一直分为两派——令人难以忍受的阴郁的唯美主义知识分子、忧郁的半吊子诗人、过度理性、目光呆滞的餐桌知识分子、半莫里森半农斯，以及直接行动者、持刀者、笑声如血的信徒、心怀悲悯之人、言辞激昂闪耀的激进分子，他们选择自由——摆脱一切世俗、世俗和普世法则的盲目自由，摆脱生死、摆脱时空、摆脱世界、摆脱上帝、摆脱自身的自由。事实上，我们阵营中所有这些不幸的混乱在1991年8月之后变得尤为明显——当时，一群国际化的走狗，一群“六十年代”的、崇尚财产和自私的诗人掌权了。正是在那时，我们一半的“粉丝”开始相当成功地、如鱼得水地融入到反共浪潮中，我理解他们对我近年来的言论和行为为何反应如此激烈和愤怒——毕竟，在我们的歌曲中，他们总是只区分反极权主义和反苏维埃主义（而这总是表面上令人震惊），却从未——天哪！——超越他们自身所能容忍的界限。我们乐队的工作——就像我们整个公司公社的工作一样——其核心始终是民族反抗、激进的反资产阶级和革命性的。而那些当时理解并接受这一点的人——我们真正的支持者和同志——现在正与我们肩并肩、并肩作战，每天捍卫真正的人性、人民的、阳光的价值观，抵御席卷我们祖国的污秽、谎言和蒙昧主义的浪潮。

— 如果说我们国内的“苏联式”朋克运动仍然存在的话，你会如何描述它？

——我们目睹了一幅令人惊讶的景象：在西方，朋克摇滚的杰出代表们，在他们的斗争和观点中，要么与极右翼（如美国的 *雷蒙斯乐队*和德国的*每日恐怖乐队）结盟，要么与共产主义者（如*

英国的冲突乐队）结盟，并且通常竭尽全力迅速推翻他们憎恨的政权（如*死肯尼迪乐队*、*杰洛·比亚弗拉*、*DOA*乐队、*冲突乐队*，以及所有美加朋克乐队），而在我国，大多数国内朋克几乎欣喜若狂地迎接了一个资产阶级、黑手党式的独裁政权的建立。一种极权主义（现在看来，它是一种极其“人道主义”的极权主义）被一种新的、可怕的、咆哮的、掠夺性的、野兽般的、无情的极权主义所取代。而我们光荣的“反叛者”们突然平静下来，变得自满，心满意足。摇滚文化，以朋克运动最为激烈和生动地体现，始终是一种抗议，是一场永恒的起义，是一场与体制、与世界秩序社会之间不可调和的战争。最终，那些如今已不在我们身边的“朋克”要么是彻底的、无可救药的堕落者，要么只是统治体制中渺小、懦弱、养尊处优的代表——只是暂时伪装起来而已。

谢尔盖·扎里科夫声称你是他所在政党的成员。这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我没有加入任何现有的政党，而且（至少目前）也不打算加入。扎里科夫的这种言论应该被视为他惯于编造神话的又一例证。我和谢尔盖的关系一直很好，几乎可以说是朋友，但我绝不敢加入他的政党——它太小、不可靠、不活跃，而且总的来说，就像他所有的作品一样，都是神话。不过，我愿意与所有积极且不妥协的红棕色政党和运动合作。此外，我们还创建了自己的民族共产主义运动——‘俄罗斯突破’。”

你称之为民族共产主义。那你也是民族主义者吗？

“我是一名苏联民族主义者，这一点我已多次声明。在苏联统治的七十年间，一个非凡的、前所未闻的民族诞生了——苏联人民。但他们是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的后裔，是其天然的继承者。俄罗斯民族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通过革命英勇地实现了全人类的理想、梦想和希望——在人间建立上帝之国。他们摒弃了陈旧过时的宗教，将一个人，一个劳动者，一个自己命运的主宰，而非上帝的奴隶，推上了普世的宝座。”我们近期的暂时性、被迫的退却，并非源于“民主”的胜利，也并非源于共产主义思想的消亡，而是源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长达数十年的和平——恕我直言，简直是他妈的和平——统治。这种统治导致绝大多数民众丧失了勇气、丧失了战斗精神、丧失了团结意识，也丧失了对国家和祖国的责任感。他们也对解决俄罗斯人民构想、苏联人民实现的伟大任务、实现伟大目标的必要性甚至可能性失去了信心。

最后，您想对听众和读者们说些什么呢？

不要失去希望和良知，不要屈服于绝望的罪恶，不要放下武器，不要放弃。别再沉溺于舒适的陷阱中。离开你尘封已久的角落——走出去，沐浴在无神之光中，深呼吸。祖国在等待着你——年轻而绝望，充满反叛精神。去追求并实现不可能！扼杀你的忧郁、冷漠和懒惰。战胜你的恐惧。行动起来，让死亡都为之胆寒。世界——只要它还存在！——就寄托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活着，并且不可战胜。虽然我们人数不多——我们一直都很少——但正是我们推动着历史，并将继续推动历史沿着闪耀的螺旋向前发展。前往一个时间从未存在过、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的地方。进入永恒。所以，不要让自己和你的未来蒙羞。 上升！

评论

《柠檬报》第一期于 1994 年 11 月 28 日在特维尔的一家印刷厂出版。这一天传统上被认为是民族布尔什维克运动的诞辰。

GrOb-Chronicles | Rock Fuzz #4 (16)

无知者为他自己付出了什么代价？

叶戈尔·列托夫携“祖国”和“生存指南”乐队造访涅瓦河畔，整个行程笼罩在神秘之中。尽管海报张贴在城市各处，圣彼得堡的报纸和广播电台却对此只字未提。谜底揭晓：就在前一天，列托夫在“A”节目中亲自证实了他新的政治立场，此前《日报》上的文章已对此有所报道。“我们站在太阳的一边，反对黑暗、死亡和撒旦主义的势力，”列托夫宣称。实际上，这意味着支持所谓的民族爱国主义力量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叶戈尔似乎曾为此斗争多年，甚至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论如何，列托夫对俄罗斯摇滚文化的贡献如此重大，他至少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

1994 年 6 月 2 日，ROCK FUZZ 的工作人员在青年宫对此事进行了采访，当时正值以“行动：俄罗斯的突破”为主题的音乐会举行前夕。

摇滚迷：叶戈尔，你自 1989 年以来就没去过圣彼得堡了。这五年里你经历了什么，发生了哪些变化？

埃戈尔·列托夫：最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可能是 1991 年 8 月，当时我们所有人都痴迷的那个民主神话变成了现实。所有人立刻都明白了民主的含义——无论是西方的民主形式，还是我们这里的民主体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扬卡的去世。第三点是1993年10月的事件。这三点是主要的里程碑事件。

RF： 1991年8月你在哪里？

莱托夫：我当时在家，没有参与这场混乱。坦白说，当时的局势很复杂。一方面，每个人都在捍卫白宫。另一方面，这一切背后隐藏的危险已经昭然若揭……即使在集会上，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他们未来的胜利将会如此卑劣，以至于我至少对支持这场运动心存疑虑。后来，事实证明我是对的。民主制度下，所有价值都被抹平。毕竟，自由只有在付出代价时才有价值。基本上，世间万物的价值都取决于你为之付出的牺牲。或许最小的牺牲就是你自身的死亡，因为之后才是他人的牺牲。所以，你必须将他人的生死掌握在自己手中。

RF：看来我们已经付出太多了。

莱托夫：为了什么？

RF：用于社会实验。

列托夫：嗯，什么实验……根本没有。这是俄罗斯人民建立一个真正的俄罗斯国家的完全自然的过程。发生的一切——共产主义——都不是什么实验；它源于东正教，源于我们的弥赛亚文化。

RF：如果非要说的话，那么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思想。

列托夫：作为一种经济理念，的确如此。但就此而言，它从未在这里得到实践。卡尔·马克思的思

想恰恰在西方得以实现，例如“不劳动者不得食”等等。在我国，共产主义始终带有东正教的色彩，建立在集体主义文化之上。

RF：你不认为社群性是个人发展的第一阶段吗？在西方，他们已经经历了这个阶段，现在正在发展一种个人主义文化……

莱托夫：而且不存在个人文化。因为只有出生和死亡才是个人性的。所有价值，如果它们有价值的话，都是超越个人的，凌驾于自私之上的。任何本质上以自我为中心的东西——即使按照基督教的标准来看——都是撒旦的，因为它会带来疏离感。

RF：例如，如果我们以西方新教为例，那么对他们来说，上帝在地球上的奖赏，即世俗事务的成功、繁荣，是上帝仁慈的标志，是个人通过个人劳动所获得的。

列托夫：首先，我们需要立即区分尘世与天堂。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我们都知道他是谁。但天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因此，在尘世间，如果有人奖赏什么，那肯定不是上帝。至于共产主义的建设——那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英勇的尝试，旨在在尘世间建立天国。我不认为它失败了，因为它在1917年取得了一次成功，这本身就表明它将来也能成功。我们国家的一切最初都是东正教的，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而这场革命首先具有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性质。革命爆发时，各个村庄的农民认为死亡将成为过去。当他们中的某个人死去时，他们意识到出了问题。换句话说，这场革命对他们来说具有宗教性质，而这正是他们获胜的原因！

现在发生的显然是第二波革命浪潮。我认为这一次我们也会胜利。即使我们现在失败了，我们的后代也会成功。这个进程已经开始，而且不可逆转。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所有活着的国家都在向我们祈祷，因为只有从这里才能获得解放。

RF：哪些人？

莱托夫：一切。从非洲到阿拉斯加。

RF：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例如，美国人不太可能愿意放弃他们的价值观，而且也没有理由……

莱托夫：美国人不是一个民族。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家园和文化……他们并没有建立自己的家园；那是一个伪国家，他们的爱国主义也是伪的。他们是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败类，聚集在一起建立了巴比伦，目的是为了榨取他人的钱财。

RF：为什么要称呼别人为渣滓？

列托夫：因为他们离开了故土。人只有依靠土地才能强大和生存。我的所有歌曲都源于我行走在自己的土地上，呼吸着它的空气。

RF：但西伯利亚直到16世纪才被俄罗斯人征服——那些离开祖国并奴役当地居民的人……

列托夫：是的，这就是帝国的原则。

RF：所以，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也像美国的移民一样是人渣？

列托夫：俄罗斯人没有移民。他们扩张了俄罗斯的领土；他们不像在美国那样为了自身利益而迁

徙到其他地方。俄罗斯从一开始就在扩张领土。在外国土地上建立殖民地是不可能的；所有殖民地都已耗尽——在非洲，在亚洲，在世界各地。因为殖民地是一种无法生存的国家形态。一个民族只能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依靠自己的土地和文化生存。而我们的领土如此，所有外围的民族都已加入我们，并将继续加入我们。

俄罗斯知识分子领域

RF：您读过S. Guryev在《音乐奥林匹斯》（1994年1月）上写的关于您的文章吗?

莱托夫：是的，我看到了，那是一篇愚蠢的文章。

RF：你现在的个人关系如何?

列托夫：是的，说来也怪，他表现得相当不错。他来莫斯科听了我们的音乐会。我跟他说了我的想法。我不喜欢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因为真理只有一个。然而，古里耶夫却站在相对真理的立场上：一方面是好的，另一方面是坏的。这就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立场。顺便说一句，知识分子现在是我们，是我们运动中最痛恨的群体。

RF：为什么呢？叶戈尔，你自己也是知识分子啊！

列托夫：知识分子的一切思想和理想都令我反感。利莫诺夫能被称为知识分子吗?

RF：是的，可以。知识分子仅仅是指从事脑力劳动而非体力劳动的人。仅此而已.....

列托夫：好的，但这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了明显的分裂。一边是民主知识分子，他们最初是勃列日涅夫政权时期权贵阶层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掌握着权力.....另一边是爱国知识分子，也就是我们现在所代表的那部分人。

RF：这种多元化正是近年来取得的成就。

莱托夫：我不认为这是一场征服。

RF：为什么?

莱托夫：更像是分解.....

RF：以前，你根本不被允许发表任何言论。

列托夫：我不需要任何人允许我做任何事。自由是一种内在状态，而非外在状态。它是一种内在感受——能够随心所欲地说话做事。如果说1985年我因为自己的言论被送进精神病院，我们的吉他手库兹马被流放到拜科努尔——那就意味着我的言论是有价值的。那就意味着它们是真实的。人们倾听我们，理解我们。如今，由于改革，言论自由的概念在这里，就像在西方一样，被贬低到空谈的程度。所有价值观都被抹平了。这种状态令人恐惧，就像全球自然灾害发生前的景象，洪水之前也是如此。因为大自然会残酷地惩罚这种行为。当房子着火时，没有时间互相抱怨，每个人都需要团结起来灭火。国家目前的状况是，必须竭尽全力阻止衰败、混乱和死亡的进程。

RF：很遗憾，我们俄罗斯人不懂得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我们一直在重复同样的错误.....

莱托夫：你不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而应该创造历史。历史就像橡皮泥，就像黏土。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就像是靠惯性前进。但生命是一场超越死亡的前进。我们无需惧怕死亡，也无需惧怕鲜血，因为苦难能净化心灵。世事无常，皆有因果。每个人都得到了应得的。我们的国家也理应承受如今的苦难。这是一次残酷的教训，一次令人痛彻心扉的教训。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是完全不同的题材。

RF：怎么说？你最喜欢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写道，他拒绝将所有人的未来幸福建立在一个孩子的眼泪之上。

列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颇丰。他写作的根本原则在于人物、英雄和主题的复调性。他写道，每个人物都绝对正确.....在他的作品中，天堂与地狱之间的界限如此宽广，正因如此，我认为他是一位真正杰出的作家。

RF：好的，但是你是否认同“不能用孩子的眼泪来建立共同的幸福”这种观点？

莱托夫：不，我不认同这种观点。因为人类的幸福建立在自己的泪水之上。人类在鲜血、不幸和苦难中，创造了一座前所未有的圣殿.....

RF：但那是他自己的眼泪，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眼泪却是天真无邪的孩子的眼泪！

莱托夫：嗯，有句谚语说得好，“砍伐森林，木屑四溅”。有些目标比自私的个人目标更高尚。我愿意为他人的生命负责，这样三四代人之后.....我相信，为了让十个人过得更好，牺牲一个人也是有可能的。

RF：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拉斯科尔尼科夫也这么认为.....

列托夫：唉，拉斯科尔尼科夫果然还是那么软弱.....我们必须承担全部责任。1991年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简直就是一群人渣，因为他们发动了这场危机，却拒绝承担责任。而且法律有条：“一旦承担了责任，就完了！”

RF：还有斯大林？

列托夫：顺便说一句，斯大林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而美丽的国家。

RF：从东正教的角度来看，他建立了一个撒旦国家！

列托夫：不，阁下，因为人民很幸福。我可以从我的童年和父母的记忆中判断出来。那简直是人间天堂——人们公开举行婚礼，不像现在这样害怕上街。你可以走进任何一间公寓，提出任何要求，称呼任何人“同志”.....这是最宝贵的财富。地球上从未存在过这样的地方。

RF：为什么？这些都是父权制关系，就像17世纪存在的那种关系一样.....

莱托夫：为什么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因为旧的价值观已经被摧毁了。现在每个人都只能靠自己；有能力的人生存下来，而其他人则会被淹没。

这里最重要的个人主义者是谁？

RF：埃戈尔，你的所有作品都可以被解读为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肯定，例如“我杀死了自己内心

的国家”，等等。这是一种自我肯定，源于一个感到精神足够强大，可以对抗大众和残酷的极权压迫的个体.....

列托夫：为什么是群众？为什么是极权压迫？

RF：国家——作为极权权力的化身，建立在民众的盲目服从之上。它对我来说是外在的.....

莱托夫：不，那是一种内在的、死寂般的惰性状态，那是利己主义。所以，对我来说，消除内在的这种状态，就意味着消除内在的自我。极权主义就是利己主义。创造力是对自我的肯定，而自我并非自我，而是最高的价值。“我”代表着人民，“我”代表着世界、地球、宇宙。

RF：但即便感觉自己是宇宙力量的一部分，也是一种主观体验。一个人可能会说，“我觉得自己是宇宙的一部分”，另一个人也可能这么说，但他们之间却可能产生冲突和误解。

列托夫：第三点不是“我感觉”，而是“我们感觉”。我们是太阳，我们是地球，我们是天空，我们是树木，我们是人类。就是这样。这就是我的逻辑。当我说“我”的时候，它包含了那些在白宫墙边的人，以及我们所有的人民。这个“我”可以始于基督。“我”是1917年的革命，“我”是普加乔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这就是我们所代表的统一战线。单一的能量，单一的力量，单一的运动。每一位都是我们在地球上化身的特殊例子。我们是这种能量的媒介，是管道。只有拥有脊梁的才能永存——在国家层面，这指的是宗教、信仰和文化。事实上，我们的国家并没有分崩离析；一切都保持不变；人们可以自由旅行，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和战斗。官方层面上，一些精英阶层和地方民族主义者正在玩弄权术，但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我们最近去了乌克兰，受到了热烈欢迎；我们的演唱会非常成功.....我们和很多人交谈——无论是在街头还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我可以肯定地说：人们只盼望一件事：统一，因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荒谬至极.....

RF：那么这场新的革命将如何发生？以暴力方式吗？

莱托夫：毫无疑问，是暴力的，因为资产阶级从未放弃过权力，也永远不会在不流血的情况下放弃权力.....

RF：是资产阶级掌权吗？

列托夫：是的，因为勃列日涅夫政权是资本主义政权，国家资本主义，根本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人们仍然感到困惑——例如，是谁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上台的？但据我观察，他们也开始明白了。如果我们上台，将会经历几年非常艰难的时期，然后就会迎来无产阶级专政.....

RF：当今的无产阶级是什么样的？

莱托夫：这些人就是普通人，靠最低工资生活的人。这些人会来听我们的演唱会。

RF：艾伦·帕克的电影《迷墙》展现了摇滚乐及其舞台表演者对大众的巨大影响力：摇滚乐将人们凝聚成随时准备破坏和杀戮的队伍。这样的人可以被任何人利用，从而登上权力巅峰。

莱托夫：是的，我同意。

RF：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莱托夫：这既不好也不坏，很正常。

RF：如果一位摇滚歌手把不合适的人推上权力宝座会怎样?

列托夫：那都是他的错。他必须为此负责。一般来说，掌权者并非受人摆布。人民掌权，他们选举代表，赋予其权力。一个国家离不开等级制度，离不开一定程度的约束.....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因为我们的人民天生自由。我们发展出一种非凡的语言文化——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我们人民的言谈举止，他们的思想，都具有艺术性，如同诗歌一般。因此，我们人民天生拥有无限的精神自由，如果他们同时拥有人身自由，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和混乱。这正是改革时期发生的事情。所以，为了使国家以某种方式存在，为了防止彻底崩溃，我们需要一套严格的制度——你可以称之为警察制度，或者别的什么.....这正是我们人民、我们民族的独特之处。人民对此深切渴望。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在问：何时才能出现强硬手段？何时才能恢复秩序?

RF：叶戈尔，你不觉得在斯大林那样的"强权"统治下，你会被立即枪毙吗？因为你，尤其是你的歌曲，代表着一种不受压迫、内心自由的个性.....

莱托夫：我不是个人，而是我的族人。我们不属于我们自己。否则，我可能在85年就吓得放弃了现在的工作。因为那段日子真的太可怕了。

政治与创造力

RF：政治混乱是否会影响您的创作计划?

莱托夫：不，绝对不是。事实上，恰恰相反，这很有帮助。我们正在筹备一张新专辑，暂定名为《祖国》。

RF：你有没有一些歌曲是你在某种立场下创作的，但你现在不再认同这种立场?

列托夫：是的，很多。我们之前的目标是什么？当初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开始斗争时，我毫不犹豫地决定是否要战斗。但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民主，而是为了平等、博爱和正义原则的胜利。基督教的原则。我毫不怀疑勃列日涅夫政权会长期执政——至少在我有生之年。所以我们决定打击他们的要害——践踏"列宁"、"共产主义"等等神圣的象征。为了让一切奏效，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采取令人震惊的方式——我们一开始就用最激烈的方式——咒骂，弹奏走调的吉他.....结果非常成功.....

RF：它仍然有效，请放心.....

列托夫：我仍然认为，最终的赢家是那些既无视自己法律也无视他人法律的人。这是唯一的生存之道。然而，如今昔日的"反苏主义"正在给我们带来沉重的后果。

RF：你不觉得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你之前的工作吗?

莱托夫：有些人循规蹈矩，有些人则藐视一切法律。总的来说，我们代表着某种能量.....我们所有人，包括我们的粉丝，都是不循规蹈矩、游离于规则之外的人。这些人能够负担得起普通人负担不起的东西——坦白地说，他们随时准备做出英雄般的壮举。

RF：列夫·古米廖夫称这类人为"激情主义者"，他写道，这类人很快就会耗尽精力，没有时间享受自己行动的成果.....

莱托夫：谁获利并不重要；各人有各人的选择。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想获利；我没兴趣。让别人去获利吧。

RF：叶戈尔，但你以前从未直接唱过“打倒勃列日涅夫”之类的歌。那么在你现在的作品中呢?

列托夫：不，当然不是，我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我已经解释过我所说的“我自己”是什么意思了。我不是作家。作家只有一个，或许两个。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我只有一个，利莫诺夫、亨利·米勒、马雅可夫斯基也只有一个.....

RF：五年后，你对现在的作品会不会说出和你现在对早期歌曲一样的话?

列托夫：我年轻的时候用过一些现在不会用的符号。我已经三十岁了。现在我明白了语言的价值：我们正在承受过去不负责任的恶果——比如，就连你的问题也说明了这一点。就拿罗曼·纽莫耶夫来说，他有一首歌叫《没人想打狗》。歌词里有一句是：“我要成为犹太人、恋童癖、诗人、僧侣——什么都行，只要你不喜欢我。”现在，在莫斯科的一场音乐会上，他唱道：“我要成为牧师、共产主义者、法西斯分子、哥萨克.....”

RF：你不觉得这是老话“无论在何种政权下，我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延续吗?

列托夫：或许是因为任何政权，作为演化的体现，都必然存在缺陷；一段时间后，它会蜕变为其对立面，就像勃列日涅夫政权那样。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RF：你不认为你的热情和艰苦努力可能会导致一些投机取巧之徒掌权吗?

莱托夫：当然可以。但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为了真理的胜利。例如，基督的设想在现代基督教中并没有实现。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重要的是——即使一次、两次、三次都没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应该尝试——第一百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失败一百次，才能成功一次。”事实就是如此。

西柏林火柴的电动火车排水沟

RF：你有一把很漂亮的吉他，上面贴满了贴纸——给我们讲讲它的故事吧.....

列托夫：嗯，我拥有这把吉他大概四年了.....它只是一把改装过的穆兹玛吉他，一把老式的德国吉他，仅此而已.....我从小听六十年代的音乐长大，现在也听——还有苏联流行音乐。我喜欢那种风格，所以我才买了这把吉他。

RF：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例如，约翰·麦克劳克林今天在我们城市演出——你想听他的表演吗?

莱托夫：嗯，爵士摇滚根本算不上音乐：它是低级爵士和低级摇滚。当然，它不是查理·帕克，也不是科尔特兰，更不是我们——它不过是白人演奏的某种低俗流行音乐。而白人根本就演奏不了爵士乐.....

RF：你对你哥哥的工作有什么看法?

列托夫：很好，我和我兄弟在所有事情上都完全一致，包括政治方面。可惜的是，他没能来莫斯科参加我们的演唱会，但他可能会参与我们下一张专辑的录制。

RF：叶戈尔，你说过你不喜欢现在俄罗斯摇滚乐坛的现状。但我记得你以前很赞赏德米特里·列

维亚金的作品.....

莱托夫：他生病后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变了，而且这种变化似乎是不可逆转的。

RF：你不喜欢他那种受赫列布尼科夫影响的文字实验吗?

列托夫：赫列布尼科夫的诗一切都很优美动人，但列维亚金的诗却不行。赫列布尼科夫的诗通俗易懂。诗歌就应该通俗易懂，清晰明了。

RF：例如，你听得懂克鲁切尼赫的语言吗？你喜欢他的“超验语言”吗?

列托夫：我非常喜欢。巫师们秉持着这样的原则：诗歌应该在潜意识的、语音的层面发挥作用.....意象应该像潺潺溪流，像鸟鸣.....

RF：还有雷维亚金——他唱歌是不是像鸟儿一样悦耳动听?

列托夫：不，完全不是。他唱歌像德米特里——他父名是什么来着？——巴特科维奇·列维亚金，这个人不知为何用极其混乱繁琐的方式堆砌了一堆毫无意义、空洞无物的词句。我指的是他最新的作品。

RF：你从小听什么类型的音乐?

莱托夫：这是 60 年代的美国车库朋克.....例如，我喜欢像 MONKS 或 SONICS 这样的乐队。

RF：你喜欢哪些现代乐队?

莱托夫：在我看来，西方目前正经历着一场折衷主义。没有新的东西出现，一切都还是老一套.....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内容上的——如今的摇滚乐根本没有任何内涵。在我们国家，摇滚乐最初并非音乐，而更像是一种宗教。不像西方那样，摇滚乐一直都是一种赚钱的生意.....我们这里也更像是一场宗教运动。

RF：民防记录中还会出现什么?

列托夫：会有《俄罗斯实验场》这张专辑。会有CD和磁带。黑胶唱片在西方已经过时了，而且我们也没有发行系统，所以制作和发行唱片非常困难。我们花了六个多月的时间才发行了《百年孤独》。所以磁带是给人们听的，而CD可以说是用来做艺术品的。

RF：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我们正在回归到以前的磁带录音文化.....

莱托夫：是的，是的，是的，这完全正确.....

RF：你现在更多时间待在莫斯科还是待在鄂木斯克的家里?

列托夫：我在莫斯科待的时间很长，那里有很多事情可做。但我只能在家作曲。我家附近有一片森林，我经常在那里散步，我就在那里作曲。

RF：叶戈尔，你通常会对所有在报刊上发表的采访持批判态度吗？例如，《Smena》杂志上的那次采访?

莱托夫：我根本没接受那次采访。有人把整个采访内容写了下来，然后发给了他们。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封道歉信，说他这么做是某个概念性宣传活动的一部分。

RF：那么，《反主流文化》第三期——《两百年的孤独》呢？

莱托夫：那篇文章其实是我自己写的。也许最好的采访就是和自己进行的采访。因为你会提出一些自己很想回答的迫切问题。不过这次的对话——也很不错。

RF：圣彼得堡演唱会结束后，您将去哪里？

列托夫：我们下一场演出将在斯塔夫罗波尔举行。这将是“俄罗斯突破”系列活动的又一场。

在青年宫的舞台上，叶戈尔·列托夫在第一晚进行了独奏原声演出；第二晚，他则与罗迪娜乐队（主唱是奥列格·“经理”·苏达科夫）和生存指南乐队合作，带来了一场电声演出。在生存指南乐队中，由于主唱罗曼·纽莫耶夫缺席，贝斯手阿尔卡季·库兹涅佐夫代为演唱。圣彼得堡的朋克乐迷们并没有对这些来自西伯利亚的客人抱有任何高超的技艺期待，但他们带来的震耳欲聋的音量、澎湃的激情和兴奋感却震撼人心，更重要的是，他们唤起了人们久违的、参与某种疯狂禁忌之事的甜蜜感觉。然而，公平地说，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歌曲的内容与他们所宣称的意识形态信息并不相符。诸如“受人尊敬的红旗恐惧之主”或“斯大林格勒残酷欲望之战”之类的超现实主义歌词，说得委婉些，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准则格格不入。令人震惊的是：在我们挚爱的祖国，诗人常常试图扼杀自己的歌声！叶戈尔·列托夫是一位真诚而才华横溢的诗人。似乎只要他的歌声不直接煽动社会暴行和流血冲突，在法治的框架下，他就有权以艺术形式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如果这能激发他的创作灵感，那就让他去鼓吹将澳大利亚原住民迁往北极吧！谢天谢地，这还不足以构成一个真正的政治纲领.....

代表“ROCK FUZZ”向叶戈尔·列托夫提问的有：阿列克谢·库尔巴诺夫斯基、亚历山大·多尔戈夫、列昂尼德·福明

附注：在圣彼得堡举行的“行动：俄罗斯突破”音乐会由制作人娜塔莉亚·迪杜先科组织。

音乐会结束后，我挤过众多想要莱托夫签名的人，终于有机会问了叶戈尔几个问题：

是什么促使你结束隐居的录音室生活，开始进行现场演出？

——去年十月发生的事件。

“民防”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

——完全是偶然。1984年11月，我们围坐在一起，讨论乐队的各种名字：“人民之敌！”、“弗拉索夫的军队”等等。突然，纯属巧合——我墙上挂着一张“民防”海报——我随口提了个名字。大家立刻齐声喊了起来——我们就用了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在逻辑上说不通，但在发音上却很贴切。这句话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魔力，却恰到好处。

— GO 听什么类型的音乐？

我从小就听苏联流行音乐和60年代的美国车库摇滚。即使现在，我们也都在听早期的美国迷幻音乐。

— GO是否像现在流行的那样，尝试涉足其他艺术领域？

“我们打算拍电影。过段时间我们可能会放弃摇滚，开始拍电影。我觉得摇滚已经完了。它作为一个运动已经结束了，它已经堕落了。我们是最后的莫希干人了。”俄罗斯摇滚的遭遇和1970年西方摇滚的遭遇如出一辙——摇滚被彻底收买了。它不再是一种抗议，不再是一种超越世俗的突破。

棺材纪事 | 西伯利亚青年 第51（58）期 — 12月14日，在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五号宿舍楼……

12月14日，“民防”音乐会的最后一场在NSU第五宿舍举行。乐迷们认为这场音乐会比上一场更加成功。

叶戈尔·列托夫在一小群观众面前表演，不仅演唱了他的老歌，还演唱了他最新专辑《百年孤独》中的歌曲，这张专辑被认为是他最好、最有意义、最专业的专辑之一。

演唱会结束后，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一些“民防”乐队的歌迷也出席了。列托夫表示，他一直都是共产主义者，并将继续与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倾向作斗争。然而，列托夫也表示，“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建立真正的秩序。”

...然而，在演唱会结束后立即开始的新闻发布会上，莱托夫对每个人都彬彬有礼、热情周到。疲惫而谦逊的列托夫与他歌曲中的英雄形象截然不同，他从不回避任何问题，谈及他对新西伯利亚的热爱以及对歌迷的尊重——“他们和我一样，都是普通人。”他不参与任何形式的娱乐活动，认为那庸俗不堪、有辱人格，是为那些不懂朋克摇滚的人准备的。从音乐到政治的转变自然流畅；关于政治的问题层出不穷，而他那句“共产主义和基督教是一回事，我一直都是共产主义者”更是令人震惊。列托夫谈到战争的徒劳，以及“资本主义是世上最邪恶的东西”。年轻人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尽管几年前他们根本不会关心政治、理想或政权的突然更迭。他没有发出任何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俄罗斯的呼吁或誓言；这只是一次与一位拥有自己人生观的人的会面，我想，没有人能够强迫他改变想法.....

奥尔加·莫斯卡连科
《年轻的西伯利亚》

棺材编年史|西伯利亚青年——莱托夫……啊，莱托夫……

列托夫……哦，列托夫……

“炎炎夏日，请留下来陪我”

（A. B. 普加乔娃）

我们之前已经报道过GO在切卡尔达的演唱会。离开N-sk之前，OBORONA在NSU的5号宿舍楼（简称“五号”）举办了一场额外的演出。这场演出变成了一场温馨的“邻里”聚会，参加的Yegorka的歌迷人数相对较少。现场气氛友好——当然，少不了啤酒。原定的记者招待会取消了——谢天谢地！

列托夫！啊，列托夫！他到底算什么政客？对我们这些在地下室里唱着他老歌的人来说，他首先是一位艺术家，一个真正的男人。国旗的颜色又有什么关系呢？“蓝色”的墨丘利，已故的，还是“红棕色”的叶戈尔——我们根本不在乎，正如人们常说的，这也不是我们崇拜他们的原因。至于叶戈尔卡和他现在的政治怪癖，我们脑海中浮现的词语只有一个：荒谬。恕我直言，狗叫再厉害，也永远成不了大象。

现在——一些派对谈话的片段以及我和列托夫的幕后谈话。

——您对所谓的俄罗斯演艺圈持何种态度？叶戈尔·列托夫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谁在演艺圈混？比如娜娜、格列宾希科夫、阿丽莎、阿廖娜·阿皮娜等等。但我为人诚实。演艺圈和文化无关，尤其和俄罗斯文化无关，否则就是亵渎神明。”

“说到文化，我们编辑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作者义愤填膺，声称俄罗斯文化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列托夫似乎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而他那具活着的、充满创造力的尸体现在开始腐烂了……”

“我不知道我和文化是什么关系。我只是做我自己的事，写作，唱歌。至于给我的作品归类——它是否属于文化，甚至是否属于反文化——那不是我该管的事；我对此不感兴趣。”

叶戈尔，你是朋克吗？不是？

“我们国家的情况非常奇怪。世界各地的朋克都加入了各自的民族阵线——大多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也是极左分子。而我们这里，不知为何，朋克总是反苏的，而且实际上欢迎资产阶级——也就是社会上最肥胖、最丑陋、最顽固的那部分人，人渣——进军我们的国家！但朋克最初是一种反资产阶级、反富裕阶层、反肥胖的现象。”

“不要回避问题。告诉我，你个人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 是的……我愿意！

（一片欢呼声，高喊“好耶！”并伴有掌声。）

— 有传言说你现在是共产主义者了……

“我一直坚信共产主义和基督教本质上是一体的。它们都是永恒的价值，永恒的真理。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我们反对的不是共产主义的概念，而是当时那种严酷的、如同疗养院般的政权，反对那种浓重的极权主义。但我们使用的是永恒的象征：共产主义等等。”

叶戈尔，你看到了未来吗?

我明白了。在革命中。

但我们有过一次革命！

——还会有下一次。毛泽东说得好：“失败一百次，才能赢一次。”失败一百次，终会赢一次。

——你发动的这场战争有获胜的可能吗?

“我相信，真正的成就往往在希望破灭之时到来。如今，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我们的人民已被逼入绝境。而正如人们常说的，这些人总是行动迟缓，但一旦行动起来，便能迅速有所作为。例如，在战争期间，他们把我们逼到了斯大林格勒——最终，人民奋起反抗。我认为，类似的事情也会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

——政治就到此为止吧！叶戈尔，告诉我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太难了，我好累。

— 为什么你几乎不在演唱会上演唱新歌?

“我以自己的感受来判断：我去听演唱会——我想听什么？当然是那些我熟悉的、能引起我共鸣的歌曲。演唱会上，音量通常很大，歌词很难听清，观众也不太在意歌词。”

俄罗斯摇滚乐还有未来吗?

“是的。祖孙三代总是存在的（父子关系——父子之间的纽带没那么牢固）。所以这些‘孙辈’正在追随我们，五年后他们就会崭露头角！这是新一代，一群鲁莽的年轻人，桀骜不驯，无所畏惧。”

—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买的吗?

- 是的，是的。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总会有新的一天。

娜塔莉亚·曼托洛娃
娜塔莉亚·普里科摄。

附言：特别感谢 5 号宿舍楼俱乐部的老板 Dmitry Ptitsa，当然还要感谢音乐会组织者 Dan。

棺材日记 | 你的问题——“我一直都是个共产主义者”

“我一直都是共产主义者。”

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些人带着轻蔑和难以掩饰的恼怒，有些人则眼中闪烁着狂热的光芒。我既非这两种态度，也非其他，只是尝试着——或许并不十分成功——去了解叶戈尔·列托夫究竟是个怎样的人。至于我的尝试是否成功，就由你们来评判吧。

叶戈尔·列托夫：我们的“俄罗斯突破”运动旨在团结全国所有持反对意见的青年，当然，这也是宣传我们观点的一种方式。当局当然不喜欢这样。我们在莫斯科的演唱会因政治原因被禁，在其他城市也遇到了困难。但我们不会退缩。毕竟，我们不像某些摇滚明星那样从事娱乐行业，我们已经习惯了。
我还想声明一点：最近一些媒体散布谣言说我放弃了共产主义思想。这并非事实。我一直都是共产主义者，我从未与安皮洛夫或巴尔卡绍夫断绝关系。事实上，我认为安皮洛夫是目前俄罗斯最合适的政治人物。请务必记住这一点。

TP - 这些是你们最后几场演唱会吗?

E.L .——是的，这是今年最后几场演出了。之后我们会回家，排练，然后录制我们的新专辑，专辑名叫《祖国》。基本上，工作日和往常一样。

TP——你对宗教、上帝的态度.....

E. L .——我已经说过这一点了，但是.....依我之见，真理始于任何宗教终结之处。

TP：你选择哪条救赎之路——集体救赎之路还是个人救赎之路?

E.L .：我选择集体。这一点在我的歌里都有体现。很久以前我就说过，我要拯救所有人。问题是，现在几乎没有任何希望了。

TP - 那么，未来又会如何呢?

E. L .——未来？当然是我们的共产主义革命。

TP：你所说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

E. L. - 如果用最简洁的话，那就是“俄罗斯共产主义”。

TP——根据别尔嘉耶夫的说法?

E. L. - 是的，你可以这么说。

TP：回到救赎的话题，对于那些不想得救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

E.L .——是的，我一开始的想法不一样，我甚至还同情他们。但现在我觉得应该打他们。如果人们不理解，还能拿他们怎么办呢?

TP：告诉我，如果革命发生并取得胜利，你会怎么做？或者说，“我永远反对革命”的原则行不通吗？

E. L .——说实话，我不知道。我还没真正想过；我得先活着看看才能知道结果。不过，我可能还是会照常生活。但就目前而言，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事。

TP：你现在最看重的是什么？

E. L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政府获胜，仅此而已。

TP——抛开政治不谈，这里有个问题。很多人可能会问，你到底是不是朋克？

E.L .——你看，朋克的定义是什么.....毕竟，比如说在西方，所有真正的朋克，所有不墨守成规的人，都会公开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现行体制。但我们呢？等等，我告诉你。我
简直无法理解。你怎么能自称朋克或嬉皮士，同时又支持资本主义，支持叶利钦呢？我不明白，这怎么可能？
回到这个问题——我到底是不是朋克？——就反抗精神而言，就加入反对现行体制的行列而言——我的确是个朋克，这一点毋庸置疑。

TP - 告诉我，你的音乐品味改变了吗？

E.L. — 不，不。我仍然会听各个时期的苏联流行音乐，还有垃圾摇滚，以及 60 年代的老乐队。

TP：你如何对待你的粉丝？你遇到过什么问题吗？

E.L .——当然，这种事难免发生，但他们都和我一样。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很正常。比如，我喜欢写信。我也很喜欢别人给我打电话。——不过，不好意思，我因为演唱会什么的真的太累了。我需要休息一下。就说到这儿吧。

当然，我明白，读一篇关于某个流行歌星从美国旅行回来后买了什么牌子豪华轿车的采访要容易得多。但事实就是如此。这段对话是否真的发生在演唱会结束后不久的新西伯利亚，还有待考证。

V. 帕尔奇科夫。

新面貌 #10 (161) — 埃戈尔·莱托夫：黑暗工程

埃戈尔·列托夫：
黑暗工程

1. 知识分子后朋克



当今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悖论之一，莫过于“民防”乐队及其主唱叶戈尔·列托夫在年轻人中令人难以置信的超高人气。成千上万的“粉丝”涌向他的演出场地，夏天，莫斯科的街道和地铁车厢里挤满了穿着印有他头像T恤的年轻男女，他的歌曲被人们熟记于心，在演唱会上，观众甚至无需聆听歌词——他们早已烂熟于心。他不仅在故乡西伯利亚备受喜爱和崇拜，在首都莫斯科、各大城市乃至整个俄罗斯也广受欢迎。无论在俄罗斯境内还是境外，无论在哪个城市的任何演出场所，他都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那些只从外部观察摇滚文化的人可能会问，这有什么矛盾之处呢？

事实上，莱托夫的音乐和诗歌蕴含着深刻的知识内涵，即便在其最浅显的层面，也触及了只有专业人士和精英阶层才能理解的文化现象。莱托夫的歌曲充满了对科波拉、赫尔佐格、法斯宾德和文德斯电影的引用，对赫尔曼·黑塞、贝克特、马姆列夫、安德烈耶夫、圣埃克苏佩里和阿尔托文本的引用，对巴枯宁、索雷尔和普鲁东政治理论的引用，对禅宗佛教、魔法教义等等的引用。与此同时，这些也正是12到14岁（！）的孩子们正在学习的东西。他们生活在“民防”的世界里，仿佛置身于一座与世隔绝的迷幻堡垒，与外部世界隔绝。在这个世界里，政权、制度、政客和政党以万花筒般的节奏更迭，本质上却始终如一——一个异化的、死气沉沉、毫无生气的体制。

青少年似乎应该更喜欢一些更简单、更贴近生活、更轻松愉快的东西，而不是莱托夫那些充满恐怖意象和复杂思想的诗歌。莱托夫的诗歌对听众的文化水平要求极高，即使在“老练的”苏联知识分子中也鲜有达到。但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流行音乐，那些毫无意义、缺乏内涵的歌曲，却深受老一辈人的喜爱——在这一点上，直言不讳的“乌尔拉”
和“新俄罗斯人”，敲诈勒索者和“奇奇”，当权者和庸俗之辈都达成了共识。后改革时代的青少年越年轻，就越有可能成为莱托夫复杂诗歌的拥趸，而不是那些流行乐坛里令人作呕的傻瓜。

莱托夫传递的信息与年轻人息息相关，至关重要。《民防》的巨大成功深刻地反映了一代人的意

识和意识形态发生的根本性转变。正因如此，理解和解读莱托夫的作品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

2. 自由的结构

在列托夫的思想体系中，自由理念是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对他而言，自由是最高的价值和最终目标。但是，通过类比密教经典和尤利乌斯·埃沃拉的学说，列托夫在其著作中日益区分“自由”和“解放”。解放预设了一条演进之路，一条渐进变化的道路，一条旨在实现几乎不可能达到的目标的一系列状态和行动之路。这就是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方法。

从他最早的歌曲开始，莱托夫就立即彻底地否定了这条道路。“任何非无政府状态的东西都是法西斯主义，但根本没有无政府状态！”这句简短的话语概括了莱托夫的思想。如果“无政府状态（=自由）并不存在”，那么它的缺失（而非虚幻的近似）必然构成激进体验的基础。莱托夫对解放不可能性的彻底认识，使他悲剧性地肯定了这种不可能性最鲜明地体现的极端。随之而来的是“自杀”和“恋尸癖”的统治，由此诞生了宏大的“民防”美学，其外表让人联想到西方朋克，但其内涵却极其严肃。恋尸癖思想的辩证法，对所有中间方案的摒弃，以及对一切“此时此地”而非片刻之后的激进要求，使莱托夫得出了一个悖论式的结论：“真正的自由”是终极不自由的另一面，它体现在疯狂、死亡、极致的羞辱、囚禁于地牢、棺材、物化、沦为“公共厕所”、化为“冰”之中。在他最杰出的歌曲之一《战争还是和平？》中，莱托夫清晰地阐述了这一原则：

——自由还是鞭笞？

——自由还是鞭笞？

——自由还是鞭笞？

— 鞭笞！

自由不在外在，而在于内心；不在上升的路上，而在于下降的路上。它在黑暗中显现，光明只会令它恐惧。它是被剥夺者的财产，而非受宠者的命运。“鞭笞”、“苦难”、“痛苦”、“酷刑”、“死亡”比一切外在的独立和权力更接近自由的本质。

3. 多维死亡

如果说对普通人而言，死亡是绝对的终结，那么对渴望自由的莱托夫来说，死亡更像是一个伟大的开始。对他而言，死亡并非单一或扁平的维度；它拥有多重维度，而对这些维度的探索和描述，构成了《民防》这部作品的动态结构。

折磨、痛苦、沉浸于存在的至深渊、将世界视为巨大而绝望的粪池、自杀冲动、恋尸癖、虐恋——这就是死亡的门槛，是它真实存在于世的揭示，是它无处不在、无所不在的显现。在《民防》的所有文本中，恋尸癖主题的持续性和独特性，以及其严肃性，驳斥了任何认为这是一种人为概念的怀疑。莱托夫有机地再现了“诺斯替综合症”，即早期基督教诺斯替教派特有的世界观。他们认为整个世界是由一个“邪神”、“造物主”创造的，因此其最终根基正是死亡和痛苦。与西方朋克不同，西方朋克的风格（充其量）以高度的存在主义和审美上的愤慨告终，而列托夫则完全契合于一种完全不同的、纯粹本土的俄罗斯精神传统，其中深奥的诺斯替主义主题以一种奇特的规律性反复出现——在哲学家斯科沃罗达身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的基里洛夫身上，

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索洛古布、普拉托诺夫、马姆列耶夫的众多人物身上，以及在赫列布尼科夫、叶赛宁、克柳耶夫的诗歌中。

在对死亡的预感之后，莱托夫深入研究了死亡本身。这些歌曲是他最有力也最令人恐惧的作品，对死后的状态进行了现象学的描述。它们的情节自然而然地再现了启蒙的一般场景，其第一阶段——“黑色工程”（oeuvre au noir）——通常被称为“死亡体验”或“坠入地狱”。《Pryg-skok》是此类文本的典范，这首长篇作品出自同名专辑（无疑是莱托夫最优秀的专辑之一）。它对“通往彼岸”的旅程的隐喻描述，既可以被理解为服用（显然过量）药物后“迷幻之旅”的现象学描述，也可以被理解为神秘的“伟大作品”第一阶段的启蒙体验。歌词描绘了令人印象深刻且具象化的进入死亡世界的景象，开启了一个超越时空的特殊存在维度。“跳跳”——一句孩子们耳熟能详的童谣——在这里变成了一个启蒙术语，表示“意识的突破”、“跳出受限的人类形态”、“过渡到超个体”。

“一跃——一秒！一跳——一个世纪！”莱托夫唱道，暗示着对时间法则的实验性超越。然后——“跃入地下，跃上云端，越过墓地，飞向太阳.....”——象征着对空间法则的超越。而歌词中最重要的象征是“无人荡秋千”，它“无需任何外力，自行摆动”——这象征着被灵魂抛弃的人类形体，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都将踏上一段令人恐惧的远方旅程。

因此，对无处不在的死亡的揭示，作为一种对显现的现实世界的憎恨的诺斯替综合症，发展成为死亡崇拜，成为对死亡的热爱，而这反过来又将莱托夫带入一个新的魔法维度，摆脱了集中外部世界的极权主义法则。

理解死亡内在的神秘维度，探索其存在的意义，以及彻底、冒险地沉浸其中的激进体验——所有这一切逐渐将莱托夫引向一个看似矛盾的结论：死亡从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转变为助手和导师，帮助人们获得真正的自由，指引他们走向新的视野。换言之，“法西斯主义”从一个令人憎恶的对象、“无政府主义”的主要敌人，转变为其充分的基础、实现的必要条件和不可或缺的盟友。

叶戈尔·列托夫政治观点的演变并非仅仅是外部环境的影响，甚至也不是“永恒极端主义者”的必然选择。这些观点与他深厚的魔法体验、对“存在科学”的理解阶段、列托夫经历、体验并描述的启蒙“黑色工作”的各个阶段紧密相关，而且他还邀请所有仰慕者参与其中。

4. 战争！

列托夫的政治演变令许多未能深入探究其思想本质的仰慕者感到困惑，但其实有一个更简单、更“非诺斯替主义”的解释。列托夫毕生致力于“自由”，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体制的坚定反对者——体制指的是建立在异化法则之上，并试图用资产阶级繁荣、满足和顺从的伪善外衣掩盖其致命本质的社会现实。当体制等同于苏维埃时，列托夫自然是其最激进的反对者之一（早期反苏时期）。但随着体制向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演变，“公民防御”的政治重点也随之转移。那些肥胖的共产主义者和愚钝的庸俗之辈迅速“重新调整”立场，摇身一变成了“民主和自由主义”的捍卫者。列托夫的政治立场也在不费吹灰之力、不刻意装腔作势的情况下发生了转变。当“反苏维埃主义”在政治上等同于“反体制”时，列托夫就是个“反苏维埃分子”。当“自由资本主义”也成为反体制的代名词时，民防乐队自然而然地采取了“民族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合乎逻辑地跻身于那些“吃饱穿暖”、“卑鄙无耻”和“诡诈狡诈”之辈最不可接受的势力之列。事实上，这如此简单自然，以至于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有那么多人对此感到困惑。误解民防乐队的这一举动，恰恰暴露出他们对乐队作品最浅显的层面都一无所知，甚至连乐队最初的专辑和歌曲都未能引起重视。

但列托夫的政治道路蕴含着更深层次的因素。列托夫的个人道路反映了非主流政治本身的一些客观模式，在这些模式中，“自由”与“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等概念长期以来被对立起来。近年来，这种对立的虚假性在俄罗斯和国际政治中日益凸显。一方面，体制的力量在轻易接受各种意识形态时，展现出其完全缺乏原则：西方托洛茨基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了资产阶级制度的捍卫者，苏联共产党人变成了狂热的资本家，自由主义者为政治镇压和恐怖统治辩护，激进国际主义和民主的拥护者伪装成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等等。体制的变迁越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其反对者就越能看清政治陈词滥调的陈腐本质。因此，所有意识形态中的非主流成分都力图将自身凝聚并巩固在一个看似矛盾的革命阵线之中。针对体制虚伪的伪共产主义、伪民族主义、伪自由主义、伪法西斯主义等等，一个由不墨守成规者组成的革命阵营正在崛起，他们主张将所有意识形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与体制对立的革命激进阵营——一个起义、抗议、反抗和不妥协的阵营。“民防”及其政治道路正是这一革命反对派诞生的象征，体现了建立新阵线的迫切需要。

认为列托夫改变了对“苏维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态度，摒弃了“无政府主义”和“朋克”，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信念，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列托夫本人也多次否认过）。如果今天一切重来，列托夫依然会走同样的道路，他对苏维埃主义的斗争也依然会像以往一样激进和毫不妥协。面对体制的每一次“挑战”，真正的革命者都会根据具体情况和政治形势做出相应的“回应”。只有当存在的法则战胜了占有的法则，“阳光”的原则战胜了月光反射的原则，他才会停止“反对”。

为了让这个体系从“异化集中营”蜕变为自由与永恒的帝国，它必须从最深的根基上被摧毁和瓦解。“邪恶的造物主”必须被击败，那些自诩拥有权力的人必须穿越苦难的深渊，沉浸于死亡的升华体验中，“在黑暗中工作”，实现“意识的断裂”，并发现连接“此世”与“彼世”的神秘维度。正如在古代神圣王国中，甚至在今天那些尚未失去传统的小民族中，只有那些被启蒙的人，只有英雄，只有那些经受住了内在精神革命中水火交融的可怕考验的人，才能统治。

在此之前，在生命的边缘，迷失于巨大的、充满毒素的城市和荒芜的、被白雪覆盖的村庄，全国“民防”运动的参与者们将积蓄被抛弃者、被鄙视者、以及那些已放弃在虚伪而卑劣的体制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们的崇高愤怒。他们将用注射器、剃刀、玻璃杯、左轮手枪，或者仅仅是冥想，在先知叶戈尔·列托夫的萨满式吟唱中，沉浸于死亡的净化体验，要么消失于其中，被可怕的元素吞噬，要么蜕变归来，准备起义、革命、战争。

战争迟早会来临。正如叶戈尔·列托夫所说：

和平还是战争？

和平还是战争？

和平还是战争？

战争！

还有更多：

——自由还是鞭笞？

战争！

爱还是恐惧？

战争！

上帝还是死亡？

战争！

Chronicles | 信息 — 叶戈尔·列托夫。民防："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不是努力取胜，而是至少努力坚持下去。"

叶戈尔·列托夫。民防部门：
"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不是争取胜利，而是至少坚持下去。"

眼前发生的一切令人难以置信。没错，这位永恒的伟大反对派人物，最酷的朋克，俄罗斯摇滚乐界的"政治家"叶戈尔·列托夫，竟然要来巡演了，还平静地接受电视台采访，与媒体交谈。然而就在几年前，这还是不可想象的。GO乐队避开大型场馆（因为"外来者"太多），断然拒绝与官方媒体沟通，在电视或广播里听到这支鄂木斯克乐队的身影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时代变了，人也变了。叶戈尔也变了。虽然变化不大，但他成熟了。可惜的是，11月17日聚集在十月文化宫50周年纪念活动的GO乐队歌迷们似乎无法理解这一点，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想理解。当然，在这样的演唱会上，99%的观众不仅仅是听众，他们也是某种充满活力的交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而现场的气氛也确实热烈无比。当然，大家聚在一起，情绪合拍，那感觉肯定很棒，但为什么要大发雷霆，砸烂周围的家具呢？比如说，我真的很想听听乐队最新专辑《百年孤独》里的《自由》和《福音》，演唱会结束后我也跟叶戈尔说了。他们解释说，经纪人（奥列格·苏达科夫——E.N.）和库兹马（里亚比诺夫——E.N.）也想唱这两首歌，但是……"当我们看到观众的反应时，"叶戈尔说，"情况糟透了，所以我们决定不唱任何新歌了。"这真是太可惜了。因为乐队的新专辑《百年孤独》是一部深刻的哲学作品，这次没有政治口号。它探讨的是选择的自由，完全的自由，以及为之付出惨痛代价的自由。这张专辑蕴含着孤独与精神上的痛苦、死亡（专辑的灵感来源于Yana Dyagileva的去世——E.N.）以及重生。隐喻性的、无情节的意象如同马赛克般排列，触动着听众的潜意识和情感。音乐本身也值得特别关注。诚然，Yegor在访谈中反复强调，他们的音乐刻意追求原始感，因为对GO乐队而言，音乐仅仅是一种斗争的手段。但在最新专辑中，音乐已成为创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录制过程中，他们运用了许多新的乐器——小提琴、长笛和键盘。各种音效——合成的旋律、电子噪音——都被巧妙地融入到音乐创作之中。所有这一切——音乐、歌词，甚至专辑封面——是对Yegor Letov和Kuzma Ryabinov创作的圣像画《圣人从人间荣光走向沙漠》的复制品——共同营造出一种震撼人心的氛围。但各位先生，这就是我们失去的。我们得到的却是一场仓促的音乐会（唉，都是时间限制造成的），糟糕的音响效果，以及组织者糟糕的心情。乐手们的表演更像是在试图智胜自己或音响师，努力让吉他的轰鸣、噼啪声和噪音中至少能听清一些和弦和歌词。但观众根本不需要这些。反正每个人都知道歌词，跟着叶戈尔一起唱，甚至为他唱。好吧，他们已经尽力享受了。正如俗话所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们只能希望，最终的损失能够得到弥补。叶戈尔春天就会到，到时候我们的谈话会更顺利。那时，我们几乎没有时间交谈——乐手们晚上九点就要启程回莫斯科。但这位民防队长还是回答了几个问题：

——埃戈尔，你们为什么决定聚在一起写歌？

我们为什么组建乐队？因为我们想听点新鲜的。既然周围没什么值得一听的音乐，那就自己创作想听的。我组建了一支自己喜欢的乐队。

所以你是自给自足的？

——最终，是的。我喜欢我的歌；我放上磁带，感觉很好。

我听《百年孤独》会哭。我明白这是一个阶段.....

——那么，作曲是一种怎样的体验？难吗？

"当然，创作是一种痛苦的经历。从广义上讲，我们并不是真正的作者，而是管道，媒介。"

— 所以，你们正在利用现有手段传递一些来自外部的信息？

——没错。因为我写作的时候，会进入一种特定的状态，一股特定的信息流会涌入我的脑海。你甚至不能称之为灵感；它完全是另一种东西。你会开始感到痛苦，生病，持续几个月，甚至六个月——你无法入睡，无法进食，无法做任何事，你会达到一种近乎疯狂的状态。这就像你解决一个难题却怎么也想不出来，突然间，在某个时刻，你看到了答案——它就摆在书架上，然后一首歌就突然涌现出来。

原来艺术的诞生就是如此艰难。

"不，我们做艺术不是为了追求美学。我们的音乐刻意追求原始感。对我们来说，摇滚是一种斗争、震撼、愤怒、革命的手段，是突破到极致的途径。如果摇滚不是一场革命（就像现在这样），那它就成了，恕我直言，成了流行音乐，成了MTV.....为了艺术，还不如去搞体育。"

好吧，所以GO的歌曲是一种斗争手段。但是《俄罗斯实验场》这本书已经出版了。书中收录了亚娜·迪亚吉列娃、库兹马·里亚比诺夫以及你的诗作。我想知道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诗歌的。例如，我从中听到了白银时代诗人的回响——奥波亚兹派、奥贝留茨派.....

我开始读奥贝留诗人的作品时，已经写了很多自己的作品，算是比较晚了。我大约在1989-90年发现了弗维登斯基，更不用说克鲁切尼赫和其他诗人了。我之前根本不认识这些诗人。我又怎么可能知道他们呢？或许是从我们那些尖刻的文章里看到的？
至于他们的回响，我通常认为，纵观人类历史，存在着几种具有某种共同意识状态的作家原型。以某种方式看待世界、思考问题的人，会让人联想到某种特定的意象体系——永恒的、冷静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这一切都太有趣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接下来呢？我们即将发行一张新专辑，名叫《祖国》（Rodina）。专辑里会收录我们的新歌，还有一些苏联时期的歌曲，比如《我会在遥远的车站下车》（Na dal'nost' soydu）。也许我哥哥会帮忙。顺便一提，我八岁的时候就通过他接触到了摇滚乐。（叶戈尔的哥哥谢尔盖是一位前卫爵士萨克斯风演奏家；他和叶戈尔关系很好——"在所有事情上都完全一致"——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政治立场，可惜的是，对叶戈尔来说，政治立场似乎更重要。）我们现在在莫斯科录音，也许春天的时候我们会回到你们那里，给你们带来一些新歌。

"谢谢你，叶戈尔，音乐会很棒，也感谢你跟我聊天。希望你下次去沃罗涅日不会这么混乱。我们都能平安地迎来春天。"

叶卡捷琳娜·诺沃塞尔
采娃 (Ekaterina Novoseltseva) 摄影：Vladimir GOLUB

棺材编年史 | 柠檬 #6 - 这是故乡

这个祖国就是死亡!

叶戈尔·列托夫专门为《柠檬》杂志采访了“祖国”乐队的领队奥列格·“经理”·苏达科夫。

——“祖国”乐队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成立的？

“这件事发生在1994年12月19日，俄罗斯民族共产主义摇滚运动‘俄罗斯突破’的首场演唱会上。在那之前，我写诗多年，你我一起创作音乐。我也有一些政治经历——1983年，我在理工学院读书时，我和一位朋友在鄂木斯克成立了一个类似哲学小组，一位克格勃少校和一位中校来访，把我们带到了那个机构。我们被指控‘制作和散发反苏宣传品’。”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神秘组织，尽管它有着强烈的反苏倾向。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非主流经历。一年后，你我相遇，到了1985年……我们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克格勃……1988年，当我担任GO乐队的主唱和表演者时，来自该组织的新一轮压力席卷了乐队，我们宣布自己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共产主义者。那时，我们正是以“内部”共产主义者的身份行事，精神上是共产主义者。我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在对抗党内官僚机构的斗争中提供帮助，并将信带到了莫斯科，带到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接待室。在那里，我穿着别着别针的夹克，剃掉了鬓角。1989年，当改革开始实现其真正的目标——灵魂的腐化——时，我被悲观和绝望彻底击垮了。就在那时我们分道扬镳，直到1993年底，在莫斯科著名的十二月抗议活动期间，我才恢复了以往那种彻底的不满和想要纠正不完美现实的渴望。否则，正如奥威尔所说，剩下的就只有“喝咖啡，看着老大哥在你面前晃悠”。

— 你更讨厌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苏联还是今天的俄罗斯?

“当然，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今天发生的事情更加可怕，因为如今人类的灵魂正在被取代，被一种如同蚂蚁般庸俗、大众化的本能所取代。虽然那时精神无疑也受到了奴役，但人类的卑鄙和愤世嫉俗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如今，我们城市的街道上不再是人，而是冷酷无情的行尸走肉，很容易被最简单的手段所操控。”

你认为自己是政治家吗?

— 相反，我只是一个善良的人，想要帮助他的人民，支持真理的存在。

— 你比较喜欢哪些西方乐队?

我非常喜欢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车库迷幻摇滚，比如地下丝绒乐队、巧克力手表乐队等等。我对现代音乐，包括西方朋克运动，并不感冒，因为它们肤浅虚伪。我敬佩死糖果乐队（Dead Candy's）的极端叛逆和动力。这些人，尤其是Jellaby Afra，不遗余力地揭露了“美国梦”的堕落和腐朽。我也喜欢Joy Division。

——你认为我们这种非主流音乐的未来会怎样？它会像西方朋克音乐一样，注定缺乏远见和希望吗?

“这取决于我们。我们各团体与民族布尔什维克党的合作，所有非主流活动家之间如今已形成的团

结，以及我们共同孕育的理念初见成效（即便只是部分实现）——前提是我们能够在西方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面前捍卫自身身份——都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上世纪80年代那些聆听我们教诲的年轻人将会崛起。一个能够进行全面动员的世代。”

棺材编年史 | 柠檬 #8 - 我来自这些粗鲁的行列.....

埃戈尔·莱托夫

我来自这些粗鲁的线条，
我来自清晨，
我来自愤怒，
我来自前所未有的未知之地，
不受地理等因素的约束。
我来自一片温暖的绿色森林，
未经砍伐，从未倒塌。
我来自彩虹，
它横跨灰烬，
横跨世界，横跨尘埃，横跨墓地。
我来自军队，
永恒的真理之军，
唯一致命的
最后狞笑者，
喷吐着突起物、诗歌和壮举，
一支愤怒的军队，
英勇地用靴子跺着脚，
慷慨地向四面八方泼洒着
液态的泥浆、泉水和妙语。
我来自胜利。

列托夫目前的活动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叶戈尔·利莫诺夫和阿列克谢·杜金创办的报纸《柠檬报》（Limonka）的合作（该报第一期于去年底发行）。列托夫在该报开设专栏，并在创刊号中接受了自述采访。正如叶戈尔近期的言论一贯如此，这些采访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观点也在不断演变。他怀疑这场“新革命”是否会以共产主义的名义进行，并断言：“工农共产主义世界秩序……最终将被一个充满战士的狂野文明、一个阳光灿烂的文明、一个充满艺术家、创造者和诗人的炽热文明所取代。巴比伦终将倒塌。西方体系已经筋疲力竭，其衰败程度已达难以想象的地步。末日将至。在它崩溃的那一刻，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成为一支团结、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青年力量，给予它最脆弱的弱点以最终的、决定性的、毁灭性的打击。当它崩溃之时，我们将在废墟之上，亲手缔造我们自己辉煌的未来。”

莱托夫将摇滚文化的永恒本质表达为“……永远是一种抗议，一场永恒的起义，一场与体制、与养尊处优的社会、与世界秩序最终走向不可调和的战争”，他呼吁听众：“离开你们尘封的角落——走向无神论的光明，深呼吸，祖国在等待着你们——一个年轻、绝望、叛逆的民族。去追求并实现不可能！”

棺材编年史 | 《真理报》第72期（27490年）——叶戈尔·列托夫：“西方已经没有幸存者了……”

埃戈尔·列托夫：
“西方已经没有幸存者了……”

我们想为读者提供一篇有些非传统且有争议的文章——与鄂木斯克音乐家叶戈尔·列托夫（“民防”摇滚乐队和“俄罗斯突破”运动的领导人）的对话节选。

叶戈尔·列托夫无疑是俄罗斯摇滚乐坛的杰出人物。1993年，他公开宣称自己信奉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与此同时，“俄罗斯突破”运动成立，该运动除了“民防”乐队外，还包括“生存指南”和“祖国”等摇滚乐队。1993年10月，叶戈尔·列托夫在被围困的苏维埃大厦演出；1994年，他又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五一节集会上表演。

与其他“摇滚叛逆者”不同，莱托夫拒绝参与自己的唱片出售，或许正因如此，尽管他在年轻人中拥有极高的人气，他的名字却几乎从“民主”报纸和电视屏幕上消失了。

莫斯科国立大学学生德米特里·阿格拉诺夫斯基采访了叶戈尔·列托夫。

D.A .：当然，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国内局势的。

E.L .：情况非常严峻，令人沮丧。经过十年的改革和种种混乱，民族和人民的心态发生了改变。这是最可怕也是最重要的事情。熵正在蔓延，意识在衰退，思想在衰败，尤其是在下一代，也就是我们的后代中。通常，祖孙三代之间是有效的联系，而父辈正在消失。现在，这种联系已经断裂；我们的下一代彻底消失了。他们从事着小商贩的工作；他们成了走狗。这一代走狗甚至失去了与他们之前存在的文化之间最细微的联系。不仅是与苏联文化，而是与整个俄罗斯文化，与民族文化。因此，现在我们必须告诉他们，当他们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必须加强与他们的联系。

D.A .：现在的这一代人是不是已经迷失了方向？

E. L .：是的，现在的这一代人彻底迷失了方向。

D.A .：现在，电视和“民主”报纸试图灌输给人们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资本主义将永远存在，苏联已经彻底瓦解，人们无能为力，只能适应。但我曾与尤里·弗拉索夫会面，他说一切都还没有结束，如果爱国者掌权，所有国家机构都可以重建。总的来说，我认为自1985年以来发生的一切，无论以何种形式，都是必然的，这样人们才能明白他们曾经拥有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我们自己在1991年也曾去保卫白宫，并投票支持叶利钦，所以当时的情况与现在截然不同。

E.L .：我们最初也是从最极端的反苏主义开始的，因为民主，就像美国一样，是个神话。神话必须先被具象化才能被揭穿，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如此惨重……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右翼的民族资本家正在掌权。我认为这并非全然是坏事，因为这是向前迈出的一步。就国家利益而言，这有利于恢复秩序，当然，我也希望国家能够恢复到之前的疆界。

D.A .：我认为情况会有所不同。人们会厌倦资本主义和市场。我认为，如果我们举行公平的选

举，共产党会获得最多的选票。现在的形势确实非常危急，是一个转折点。如果西方投资进入俄罗斯，局势将会更加稳固，二十年后，俄罗斯将只剩下领土——没有主权，没有人民。到那时，一切都为时已晚。没有西方，没有他们的资金，这个政权也撑不了多久。所以，现在你们可以预料到当局会做出什么事。在我看来，反对派还没有做好准备。

E.L .：我们还没准备好，我对此没有任何幻想。这件事很难具体谈论；当然，我们可以猜测大家会如何反应……我只能判断民众会如何看待这件事。我可以肯定地说，民众现在会比较被动，因为我认为白宫里最后一位充满激情的人也已经筋疲力尽了。

D.A .：民众之所以被动，并非出于这个原因，而是因为：首先，他们对形势缺乏了解；其次，他们还没有达到忍耐的极限；第三，他们缺乏领导者和明确的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讲，1917年的情况要简单得多。

E.L .：当然，但最重要的是，现在没有充满激情的人。激情的人是领导团级部队的政委。目前这类人太少了，即使组建一个最小规模的党也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且，要让他们出现，思想需要凝结成清晰的意识形态，就像1917年之前的共产党人那样。还需要建立某种等级制度，类似于军队的等级制度。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我们在地方层面培养新的干部，培养能够凝聚人心的新领导人。而且，我们正在找到这样的人！当初我们真正开始这项工作时，我并不抱任何幻想；我认为我们的事业已经失败了。当我第一次发表共产主义声明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我们一半以上的“知识分子”立刻——砰！——逃走了。但后来电话开始响个不停。我接到过从营房里的士兵到退伍老兵的电话：“干得好，伙计们，坚持住，你们还年轻，一切希望都在你们身上。”在列宁格勒，罗曼诺夫基金会的成员——他们自费寻找并安葬未葬士兵的坟墓——来看望我，和我握手……人们来听我们的音乐会不是为了听音乐，而是为了感受音乐会带来的能量。我认为，即使在非演出时间，我们也能座无虚席，这证明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进步已经开始了。

D.A .：充满热情的人总是稀缺的，现在更是如此。纳迪亚，我们不仅需要吸引积极主动的人，还需要吸引那些习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站出来。

E.L .：他们会继续这样做。他们一直躺在那里，以后也会继续躺在那里。问题是，这些人总是待在家里，看着街头的局势如何发展。就像1993年10月的事件一样——所有人都在关注，所有那些普通民众都在等着看谁会赢……为什么我们在10月输了？因为武器没有分发，也没有清晰的组织。我们的领导人让我们失望了。如果防暴警察当时知道他们即将被榴弹发射器击中——那将是他们命运的终结，他们的生命就此终结，而报酬只有300美元，或者不管他们拿多少，他们或许会好好考虑一下。没有人会为了某种“民主”意识形态，为了市场而死。

D.A .：权力仍然掌握在当权者手中。

E.L .：只有中央才能掌控权力。在十月白宫事件期间，一个想法浮现出来：一位议员提议紧急飞往新西伯利亚。他们将把首都迁到那里，切断高速公路、石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一切问题都将在几个月内得到解决……

D.A .：国内局势每况愈下，没有丝毫改善。因此，共产党人完全有机会。但他们没有任何组织起来的迹象。

E.L .：我们正在培养新一代充满激情的人，打造一个真正行动起来的政党。正因如此，他们才如此憎恨我们，不择手段地攻击我们，甚至公然撒谎。例如，最近有电台报道说“俄罗斯突破”乐队

解散了，我们放弃了与安皮洛夫和巴尔卡绍夫的合作。我在此郑重声明，这完全是谎言！我们一直没能在莫斯科举办一场音乐会，因为上级下令——不准举办任何音乐会。我们被列入了黑名单。总的来说，一个运动的价值取决于它的行动能力。如果人们看到我们诚实地做事，不会让他们失望或背叛他们，他们就会追随我们。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各个年龄段的人们中都拥有一定的威望——因为我们诚实地、竭尽全力地做事。

D.A .：你不害怕成为现政权的攻击目标吗？这样他们就可以指着你，必要时挑衅你去做某事，然后最终摧毁一切？

E.L .：现在对他们来说并不有利。我们会立刻成为英雄，不只是英雄，而是像塔尔科夫那样的超级英雄。塔尔科夫是谁？他不过是个同情“记忆”协会的流行歌星，仅此而已。再说，我们走了，还会有新的人出现。你不能在斗争中屈服。强者胜。关键在于行动；当然，你可能会犯错，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应该尝试。毛泽东说得好：要失败一百次才能成功一次。好吧，我们失败了，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也许也会失败。但是，未来的某一代人，会从我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把事情做好。我们需要把所有事情都弄清楚，即使我们会犯错，也要让每个人都能理解。

D.A .：我想问问你关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问题。这是一个现成的组织结构，人尽皆知，而且这个名字再贴切不过了；它体现了整个意识形态。人们需要把它看作一个严肃的政党，而不是一群极端分子。一个既能赢得选举又能赢得革命的政党。

E.L .：如果久加诺夫上台，我认为他不会和叶利钦有太大区别。这个人拒绝革命路线。

D.A .：但如今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使大众，也就是这些普通民众，参与到了政治活动中。

E.L .：我的立场完全不同。我的原则非常绝对。我不认为普通人是人。那些冷血地观看处决的人不是人；你可以对他们做任何事；你再也无法对他们进行政治操纵了。群众总是选择斯大林作为他们的领袖；这个道理显而易见，我从音乐会上就明白了。我该如何组织一场音乐会？音乐会就应该是一场针对他们的暴力行为。如果你表现得比他们弱，他们就会开始朝你扔纸片和各种垃圾，大喊“滚出去！”——你明白吗？你需要确保他们按照你的意愿行事；他们来听音乐会正是为了这个，为了获得能量——强劲、阳光、充满力量的能量。政治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极端分子总是获胜。列宁的行事方式一点也不像孟什维克，而是使用了最严厉、最激进的手段。资产阶级不会轻易放弃权力。但是革命并不一定非得是血腥的；它也可以被称为“天鹅绒般柔和的转变”。这仅仅是指从一种制度突然过渡到另一种制度。通常，真正的革命是在掌权之后才开始的。没有革命，就不可能实现渐进式的改革，也不可能从资本主义缓慢过渡到共产主义。最好的结果，也只是某种瑞典式的改革。

D.A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经济模式。你可以把整个经济体系都变成国有，但共产主义并不会由此产生。

E.L .：共产主义要求道德纯洁。这或许是最重要的。共产主义是最人道、最自然的理念。关键在于：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一定会一片光明；关键在于，你必须尝试。

我们在此捍卫伟大的人类价值观，对抗浩瀚无垠、冷酷无情、毫无怜悯的宇宙。我们目前在各个战线上都节节败退。西方世界已无幸存者。唯一还有一线生机的地方，只有我们的国家，我们坚强的人民，他们正在捍卫至高无上的、真正的人类价值观，对抗如今这机械化、如同蚂蚁般的文明。

如今，我们被困在自己的家园里。如果我们消失了，世界就会毁灭。谁会留下来？是那些只能为我们祈祷的第三世界人民。所有这些被奴役的人民，很久以前就被买卖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坚守阵地，即便我们正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我们为什么输得这么轻易？因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失去了男子气概、战士精神和战斗意志。斯大林的政策是正确的。他培养了一种心态，使人民随时都能拿起机枪，保卫国家、民族和共产主义理念，并取得胜利。

最重要的是阐明共产主义的价值体系。对我而言，共产主义是一种价值体系：好斗、崇尚武力；它是一种不断战胜——不，是战胜环境、自然因素、熵增和死亡——的斗争。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彻底战胜这种力量。我们只能不断努力，竭尽所能。

共产党人失败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共产主义是人间的上帝之国，而不是一个所有东西都免费、不用工作就能得到一切的免费午餐。共产主义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意识状态，就像普拉托诺夫的《切文古尔》里描述的那样。他们为什么在《切文古尔》中失败了？因为他们想要达到某种停滞不前的状态，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最终成品。

D.A .：记住早期的斯特鲁加茨基：生活就是一场斗争。环境会改变，但斗争的本质却在不同的层面上保持不变。

E.L .：我最近重读了《丑陋的天鹅》。读到某个地方，我猛地合上了书。真是令人作呕。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斯特鲁加茨基兄弟的利己主义开始盛行，尤其是在《末日之城》中——一个共产主义者和一个法西斯分子是主角，真是些混蛋，而伊兹亚·卡茨曼，被描写得栩栩如生，不停地吞噬、泼洒，女人都爱他——这才是真正的“神庙建造者”。或者说，正是那些“丑陋的天鹅”——一些变种人，“民主人士”——掌权后，建立了法西斯主义，而你们其他人则被视为非人类。

D.A .：我们会把你们的孩子从你们身边带走，你们都会死。

E.L .：是啊，人生就是这样，他们竟然把孩子都带走了！然而，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要陷入绝望的深渊。是时候捡起散落的石头，挺直腰杆，从跪倒的姿态中站起来了。我们必须坚定立场——为了子孙后代，为了即将到来的胜利，为了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

Chronicles | Limonka 第 13 期 — 四月论文

四月论文

美人中的美人令他心碎，
桌子也因此变得格外有趣，
他立刻坠入爱河，
其实早已深爱着对方。
（陀思妥耶夫斯基）

你好，读者，既不亲切也不受人尊敬。你还好吗？很好。非常好。太棒了。那么，这么多年来，在你的人生中，在你的所有生活中，你都做了些什么？你都做了些什么？你都写了些什么？你都搞砸了些什么？你都做了 ...

如果没有我们那个混蛋兄弟，没有他独自一人无条件地支持你、约束你、管教你、激励你，我亲爱的朋友，人们啊。

老头，你想要什么？你打算怎么回答我？我知道你会怎么回答我。我听到了。

谁独自背负着"我们"人类的全部历史？是你，混蛋，在用大象装饰山姆大叔的小屋吗？还是另一个库斯托，穿着潜水装备游过你的主权领土，脚蹼溅起水花，让你大吃一惊？或者，是树叶，躺在棺材里，闪闪发光的眼镜和彩色吊带？也许是小野洋子？

不，不。

你无法驯服人性——我们会把它喝光，挥霍掉，糟蹋它，然后拯救它。拯救它。这已经不止一次发生过了。因为我们，就像马雅可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岛由纪夫、基督、塔可夫斯基以及他们的同类一样，曾经大笑，现在依然大笑——阁下——而且会一直笑下去，直到你完全康复。

我需要解释吗？你为什么会读到这里？你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我们一开始——我们究竟开始了什么？——我们开始了战斗，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在战斗、埋葬、死去，以及战斗。而战争对你来说又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还记得吗，这世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战争不是泪流满面的母亲，不是棺材，也不是电视新闻。战争是你，被蒙蔽的双眼所看不到的一切——是宇宙的铁拳，它摧毁了你、你的家人、你的花园，以及你的收入。

你看过电影《伊利查的前哨》吗？你熟悉这部电影吗？

那又怎样？那又怎样。重点是，我必须向你，向你本人，解释一切，包括你一直以来努力追求的、你一直在建设、巩固、构建和奋斗的——所有这一切，你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亲爱的读者，愿你有所收获。

1995年4月14日。

PS：希特勒20号就满100岁了。

棺材编年史 | 苏联青年 第69期（10335）——老列托夫回来了？还没完全回来……

派对

回归老款列托夫？还不完全是……

叶戈尔·列托夫在舞台上不知疲倦地表演：一首歌，休息三秒钟，然后又是一首。三秒钟，接着又是下一首……在我于伊尔库茨克观看的所有摇滚音乐家中，他的表演最为激烈、连贯，甚至有些歇斯底里。

无论我们对列托夫本人、他近年来的政治活动以及围绕他名声的炒作有何看法，这场演唱会仍然值得一看。感谢位于伊尔库茨克的“音乐之巅”公司，让我们有机会亲眼目睹这位昔日俄罗斯摇滚传奇人物的风采。

这场演出给人留下了复杂的印象。叶戈尔演唱了他那些早已为公众所熟知的老歌，没有进行任何政治宣传，也没有表达任何对时事的看法。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那个憎恶暴力和极权主义、倡导无政府主义和自由的列托夫。与此同时，他那些“充满生命力”的歌曲，比如《列宁还很年轻，十月还很年轻》，也让我感到困惑，这些歌曲的出现似乎与他不久前的演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停滞的那些年里，我们不是与苏维埃政权作斗争，而是与勃列日涅夫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作斗争，”叶戈尔在音乐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1917年的人民就是我们的人民。他们是革命者。”

叶戈尔·列托夫自认为是一位永恒的革命者。文明的进步就是不断革命的道路。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不存在理想的国家制度。

当被问及与日里诺夫斯基的关系时，列托夫回答说，他和日里诺夫斯基并非朋友，尤其是因为他从未见过日里诺夫斯基。“如果他掌权，情况就会像皮诺切特一样：长期执政。”

列托夫是利莫诺夫领导的民族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启蒙者之一。他说，该党团结了那些始终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人们。他认为民族主义有两种：一种是直白的、“巴尔卡绍夫式”的，基于血缘关系；另一种是基于领土的。“你生活在这里，就必须守住这片领土，不让外国人统治它。”叶戈尔认为自己属于第二种民族主义的信奉者。

“我们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宗教。我们将为世界留下一个自由与真理的宗教。”随后他回答道：

- 在你们的宗教中，你们认为谁是神？

——耶稣基督、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利莫诺夫。

在与记者会面期间，列托夫身后挂着一面独特的三角旗，上面写着“共产主义建设者的道德准则”。这究竟是玩笑还是巧合？叶戈尔有些尴尬地表示，这纯属巧合，甚至可能是一场误会……

费奥多尔·迪亚丁.

苏联青年 #86–87 (10352–10353) — 叶戈尔·列托夫："我不是摇滚音乐家。"他更像是一位摇滚政治家……

埃戈尔·列托夫："我不是摇滚音乐家。"
他更像是一位摇滚政治家……

对于热爱摇滚乐的人来说，他们欣赏音乐的场所并不重要。重要的不是那些花哨的装饰，而是你从中获得的体验。人们来摇滚音乐会是为了社交。而摇滚乐，如果不是为了社交，又能提供什么呢？归根结底，是通过音乐，通过创作音乐的人们。你可以说摇滚乐是一场盛大的派对。（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会对"派对"这个词感到不安。）它起源于派对，如今依然如此。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为摇滚乐在今天依然充满活力。

吉姆·莫里森曾说过一句名言，如今这句话几乎成了流行语，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使用它："摇滚乐已死。"当被问及"你是什么意思？"时，他回答说："摇滚乐是一种反叛，它赋予年轻人表达团结、原则和想法的动力。那种摇滚乐已经消失了。"

这话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说的。如今的现代摇滚是什么？还有一位名人说过："今天的摇滚和昨天的摇滚不一样。摇滚，作为音乐，过去存在，现在依然存在。但摇滚，作为一种生活现象，已经消亡了。"

我需要先做个引言，以便更准确地阐述我与"民防"乐队主唱叶戈尔·列托夫的对话内容。"民防"乐队在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可谓家喻户晓。毫无疑问，对于俄罗斯摇滚乐迷来说，这支乐队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的音乐和歌词独树一帜，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聆听音乐和与那些将音乐带给大众的人交流却是两码事。了解一位你即便不喜爱，至少也十分敬重的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么，叶戈尔·列托夫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的呢？

— 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独自一人，没有加入任何团体？

"我一开始就是这样——先是原声吉他，然后是电吉他。有和乐队一起的集体演出，也有原声吉他演出。它们是不同的，所以……我受邀去演奏原声吉他。"

——参观我们这座城市就像是参加旅游团吗？

"不，当然不是。我们现在正在录制专辑。我们计划制作一系列专辑。朋友们邀请我们来伊尔库茨克，我很高兴能来。"

— 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不知道。这样的话，或者说，要说起来会很费时间……你是什么意思？

— 你如何评价自己？

当然，情况非常糟糕。

- 为什么？

— 你知道吗，我认为只有当一个人对自己不满意时，才会创作歌曲。

— 当你写歌的时候，你真的会思考你唱的是什么吗？

“不，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歌曲并非由智力创造，也不是由意识创造，而是由其他东西创造。赫列布尼科夫有一首诗：‘马死后，它仍在呼吸；神死后，太阳熄灭；人死后，他们仍在歌唱。’”

——类似这样的说法：“诗人需要苦难。”对吧？

——是的，差不多是这样。当然，我可不是受虐狂。

你认为自己更像诗人还是音乐家？

“毫无疑问，我更像个诗人。而且，我根本不是在搞艺术。我做的不是艺术，更像是一个教派，一种新宗教的创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创造一种新的文明。而旧文明已经终结，不仅是我们自己的文明，甚至在西方也是如此。我们的尝试就是创造一种新的文明。甚至不是一种文明，而是一种全新的、鲜活的文化。我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加速这一进程。”

— 您如何看待未来的摇滚乐？

——我觉得摇滚乐已经结束了。它消失了。它消失很久了。在西方，它从1970年就消失了。在这里，它大约从1988年就消失了。但我记得摇滚乐曾经在这里真正蓬勃发展过。

——在你看来，摇滚是什么？

这么说吧：每隔十年，就会出现某种青年运动，它体现在诗歌、音乐、艺术等各种形式中……每一次，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超越了某些界限。它总是向左迈出的一步，某种突破。朋克在西方做了什么？他们创造了一股新浪潮，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流行音乐。三年后，当另一股新浪潮出现时，文明社会会对其进行调整和吸收。

摇滚乐怎么了？

- 好的，当然可以。

你说摇滚乐就是战争。那你为什么会卷入这场“战争”呢？

“如今，大多数问题都与政治有关。我们为什么要涉足政治？当今社会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空白，一些原本与政治无关的人也开始参与其中。政治是一项专业工作。而现在，没有人愿意以专业人士的身份参与其中。那么，谁来填补这个空缺呢？作家、记者、摇滚音乐家……还有我和我的公司。”

——我明白了。现在没人想控制大众了。反倒是你这么做了。可你说你是无意识地写作。是这样吗？

——没错，我得为我的言论负责。我认为这是件好事。当然，我可以分析我写的东西以及所有后果。然而，我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潜意识。甚至可以说，是超意识。

——你想成为神吗？我是说，成为拥有最高权威、对人类负有责任的神？

“是的，当然。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所有人都可以分为两类：勇于承担责任的人和不勇于承担责任的人。我们勇于承担责任。但总的来说，我对我们所处的境地感到羞愧，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配。我们刚入伍时，目标并非如此。但现在，这么说吧：我们这些普通士兵，却在做着将军的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讲，你认为命运亏待了你吗？

“不，完全不是。尤其是我不相信命运。但如果不用经历这一切，我大概会去森林里。我真的很喜欢森林和动物。我会生活在那里，享受大自然。我还会唱各种各样的歌。”

— 如果让你把自己比作一种动物，你会选择哪种动物？

——养只猫。猫是自由自在、热爱自由的动物。

— 你有没有最喜欢的短语？

- 不。

不过，请您也给读者们写点什么吧。您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也许我应该写个模板？

- 任何你想要的...

最后还有一件事。我们谈话中自然而然地冒出一个问题，虽然无关紧要，但我没有问：“为什么叫‘民防’？”我觉得很简单。这个组织试图保护人们免受误解。他们代替政客，履行民防职责。我个人希望叶戈尔·列托夫能坚持到底，因为他的立场非常独特。我还想说：把列托夫带到我们城市的那些朋友，都是安加尔斯克的居民。

第11号门 — 腿叠腿 — 黑卢基奇...

黑卢基奇腿上腿

我第一次读到关于瓦迪姆·“切尔尼·卢基奇”·库兹明（Vadim "Cherny Lukich" Kuzmin）的文章是在1991年《乌尔反文化》（KONTRE KULT UR）杂志第三期的“GrOb唱片公司官方专辑目录”中：“歌曲《弹匣告罄》（Run Out of Cartridges）简直就是一支狂野、反叛、隐形而庞大、骇人听闻的煽动性军队的宣言。它融合了大量病态扭曲的迷幻元素、天真质朴的朋克，以及纯粹的好歌。”于是，在1995年初，命运让我们在IZBA.REK录音室相遇，当时切尔尼·卢基奇的专辑《冰鞋》（Ice Heels）正在那里录制。录音间隙，迪玛满足了我孩童般的好奇心。

— 但为什么你不能在自己的工厂里找到一个可以玩耍的地方呢？

“哦，拜托，他们只是想把我们赶走。我第一次听说GO是从Bomzh乐队那里；他们告诉我，我们在鄂木斯克有兄弟，是民防队的一员。就像叶戈尔·列托夫，他唱了那首《老爷爷悄悄哭泣……》一样。后来才知道，那首歌不是列托夫的，而是库兹亚·乌奥的。总之，不管怎样，我们最终还是找到了他们。”

——这世上到处都是谣言，谣言。

——是的。大约六个月后，这群吵闹的小伙子来到新西伯利亚参加一个音乐节：尤金、贝比克、叶戈尔·列托夫，还有“经理”。当时的“经理”甚至还不是经理，他叫奥列格·苏达科夫。每个人都被问到：“你们是谁？”叶戈尔：“我是鼓手兼主唱”；尤金：“我是贝斯手兼主唱”；贝比克：“我是吉他手兼主唱”；奥列格：“我是乐队的经理。”嗯，“经理”和“经理”都是外来词，“经理”听起来也不对劲。但如果你用俄语发音英语单词“manager”，就会得到“manager”。从那以后，他就一直用这个名字了。

——那么，他们当时是凭什么信号到达的呢？

“他们当时刚录完《阿道夫·希特勒》这首歌。”这是利先科兄弟（叶夫根尼和贝比克）的乐队“皮克拉克松”的项目。叶戈尔也是其中一员。新西伯利亚的音乐圈相当沉闷。尽管乐队已经成立，但却毫无进展，而鄂木斯克的乐队成员却显得活力四射，这也不难理解：他们已经录制了好几张专辑。音乐节结束后，我们一大群人去了鄂木斯克。有我、扬卡、伊尔卡·列季亚耶娃、科斯佳·鲁布廖夫、热尼亚·丹尼洛夫——我们所有人都去了。我们在利先科兄弟的公寓里第一次尝试了原声录音，唱了几首歌，在叶戈尔家闲逛了一会儿，然后就回家了。我和米沙·波兹尼亚科夫在叶戈尔家尝试组建了一支名为“国家危险委员会”的乐队。我们喝醉后被警察抓了，经历了很多冒险，玩得很开心，但最后，我们乐队只录了一首歌。之后，我和奥克萨（当时的女朋友）被父母赶出了家门。叶戈尔和军队以及克格勃有很多麻烦，他们要把他送进精神病院。所以我们决定逃到乡下。我们到了基辅，坐在赫列夏提克大街的一间玻璃房里，听到一个女孩对另一个女孩说：“前几天有个家伙在这里唱了一首很棒的歌：《你往我脸上拉屎……》”我们跑过去问：“那家伙在哪儿？”她们说他昨天或前天去了辛菲罗波尔或者普拉涅尔斯科耶。于是，我们去了克里米亚。当时克里米亚鞑靼人正处于动乱之中，军队正在亚历山德罗夫卡村登陆。我们正好路过那里。于是，我们到了科克捷别尔，在那里找到了扬卡和叶戈尔。于是我们一起去了辛菲罗波尔，那里正在举办摇滚

音乐节。一开始，尼克·摇滚帮了我们很多忙。毕竟他是辛菲罗波尔人，他给我们安排了各种各样的公寓，还包吃包住。我们在邮局住了五天，靠残羹剩饭度日。奥克萨当时已经怀孕，身体不舒服。我们把她送回家，自己则一直待到音乐节结束。不久之后，大家差不多都回了各自的城市，叶戈尔打电话来，建议我们把这段时间积累的所有歌曲都录下来，包括最早的那些……

“Black Lukich”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起初，有一首关于‘黑卢基奇’的歌，叫《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当时，叶戈尔、库兹亚·乌奥和我以乐队名义录音，觉得‘斯平基·门塔’这个名字不够严肃，需要想办法让它更严肃一些。最终，我们把那张收录老歌的专辑叫做《基列耶夫中尉的勃起》，而接下来的两张专辑——《夜里的堆积物》和《弹药耗尽》——则用了‘黑卢基奇’这个名字。”我原以为我们注定会合作愉快，但一系列个人变故导致我和叶戈尔渐行渐远。我搬到了尤尔加，在一所机械工程技术学校担任高级实验室技术员。大约在那时，迪姆卡·塞利瓦诺夫来拜访我。他在新西伯利亚可是个名人。1984-85年，他是“卡利诺夫桥”乐队的创始人之一；1985-86年，他又参与创建了“普蒂”乐队——换句话说，当时在新西伯利亚成立的几乎所有乐队都有他的参与。到了1988年秋天，“工业建筑”乐队成立了。我加入了他们。我和塞利瓦诺夫一起创作歌词。1989年4月22日，迪姆卡·塞利瓦诺夫自缢身亡。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大约两个月后，我加入了“工业建筑”乐队。我最初是以吉他手的身份加入“建筑”乐队的。但没人把我当吉他手看待；他们把我当作曲家、原声乐手。奥列格·丘霍夫斯基组织了一次选拔赛。我通过了，我们开始一起演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决定创作自己的音乐，并将乐队更名为“男士之舞”。我们录制了三四张专辑。这支乐队纯粹是录音室乐队。1990年，根据我们电台“新浪潮”的民意调查，我们被评为新西伯利亚最佳乐队，以一票之差击败了我们金属乐迷组成的“城市”乐队。

— 这么长时间以来，你竟然没有和叶戈尔联系过？

“我和叶戈尔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然后在1994年秋天，时隔七年，我和叶戈尔再次见面。我们日夜坐在一起，促膝长谈，最终得出结论：我们需要携手合作，在这个对我们和我们国家来说都十分艰难的时刻，我们需要团结一致。”

— 你是怎么想到现在要录制老歌的？

“这完全是偶然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叶戈尔建议在他的新专辑里收录我的三首歌……”

——那么，这张新专辑是不是原本打算献给白宫英勇保卫者的专辑呢？

“不，据我了解，这是一个略有不同的项目。专辑《他们为祖国而战》原本是要献给白宫的保卫者们的，而且原本计划收录叶戈尔、经理、我和罗米奇*（诺伊莫耶夫——艾拉·K）的歌曲。”*

— 你的歌曲有哪些？

《弹药耗尽》、《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等等。后来，由于一些资金问题，这个想法被搁置了，叶戈尔提议在他的新专辑里收录几首我的歌。叶戈尔原本要演唱其中几首（《我们沉默前行》、《永恒的国度》和《在列宁山》），而我则要演唱三首（《弹药耗尽》、《印第安之夏》以及另一首）。后来，我们决定，既然这是一张“GO”的专辑，那就只保留叶戈尔演唱的歌曲。经我同意，他对歌词做了些许改动。

这个项目还在进行吗？

“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之后发生了一些内部事件，之后我和叶戈尔谈了一次，我决定我们不应该再一起工作了。”

— 你不认同他的观点？

“不，这些绝不是政治观点。我只是觉得，叶戈尔对自己的工作缺乏坚定的信仰，无论有意无意，他都是在为邪恶势力效力。看到这一点，你肯定不想成为他的帮凶。不过，对我来说，叶戈尔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如果我们愿意，我们随时都可以在一起。”

— 我们来聊聊你的最新专辑吧。

“去年12月底，Russian Breakthrough乐队在诺沃西比尔斯克演出时，我们与秋明乐队保持着密切联系。我们最终决定一起录制唱片。”

— 你对叶戈尔录制的歌曲不满意；你想重新录制你的歌曲吗？

——不完全是。我们和伊戈尔合作了很多好东西。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就是献给那次录音的。但当时，我和伊戈尔三天之内录了三张专辑，时间非常紧迫。而且在我看来，有些歌并没有完全完成。这次，我们采取了更谨慎、更细腻的方式，才得以把这些都完善好。虽然这张专辑的录音水平和1988年的差不多。这张专辑还收录了我1994年和1995年创作的新歌。

——目前只做原声录音，因为虽然和秋明的乐手们一起工作很愉快，我和他们关系也很好，但他们都是独立自主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项目，都很忙。他们可以像朋友一样帮忙，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我想不久的将来我会再次寻求他们的帮助。我真的很想和桑娅·安德留什金一起录音。我有一个名为“木云”的项目，里面收录的是我内心深处的一些歌曲，而桑娅·安德留什金就是那种……我们无需言语就能立刻心意相通的人。

“我想和桑娅一起录制一张半原声专辑。我还有另一个更有活力的项目，我想和阿尔卡季·库兹涅佐夫、杰夫、杰克逊，还有他们所有人一起录制。这有点让人进退两难，因为我不想和其他人合作；我真心想一直和他们一起工作，但同时，你也意识到除了我们的项目之外，他们还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做。我真的很想继续和他们一起录音，但巡演太难了。”

“你想想，是什么阻止了叶戈尔、经理和罗米奇与他们一起演出，又是什么阻止了我与他们一起演出呢？是什么阻止了将如此不同的个性融合为一个整体呢？”

— 我想在诺沃西比尔斯克找些年轻人。

棺材编年史 | 苏联俄罗斯 第145期（11275）——叶戈尔·列托夫：俄罗斯的突破

叶戈尔·列托夫
俄罗斯突破

叶戈尔·列托夫的摇滚乐队“民防”在莫斯科的演出已经结束。叶戈尔·列托夫是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摇滚运动“俄罗斯突破”的领袖。他的乐队成员都是激进的反对派。当局不喜欢他们，但我们热爱他们，也乐于参加他们的演唱会。
“民防”是影响年轻人意识的有力工具。
他们的音乐内容对老一辈人来说难以理解，但我们喜欢。民族思想、苏联爱国主义、对政权资产阶级本质的批判——还有什么比这更棒的呢？而且他们的摇滚乐绝对精彩绝伦！

N. 尼古拉耶夫。

“人可以也必须为自由牺牲生命，但绝不能为生命牺牲自由。人不能珍视一条不配为人的生命。”

N. A. 别尔佳耶夫。

1994年5月1日，阳光明媚，距离集会还有两个小时，于是我们决定避开拥挤的地铁，从库尔斯克火车站步行前往十月广场。我不记得为什么了，但当我们到达帕韦列茨卡娅火车站时，我们下了车，等火车。“看！”我的朋友碰了碰我。我回头一看——这个人，我听过无数关于他的传说和传闻，读过无数关于他的文章，他是俄罗斯摇滚乐的活着的传奇，他的名字就像是那些鄙视改革时期廉价摇滚乐的人的暗号。

一个傻瓜走过森林，
寻找比他更傻的傻瓜。

死神走在街上，手里端着一盘煎饼，
谁画出煎饼，谁的愿望就会实现。
他会轻触你的肩膀，热情地亲吻你，
你的胸口会掉落硬币。

一个傻瓜走过森林，
寻找比他更傻的傻瓜。

齿轮在我脑海里飞速旋转，
在被雨水浸透的脑袋里。
水银沸腾，他挥舞着拳头——
但如果十字架被钉在我的胸口，那么最后一只眼睛就得配上五分镍币。

一个傻瓜走过森林，
寻找比他更傻的傻瓜。

我死去的母亲昨天来到我身边，
她不停地挥舞着拳头，骂我是个傻瓜。
一只黎明前的蚊子落在我的炉火上
，被我太阳穴的鲜血呛住了。

一个傻瓜走过这世间，
寻找比他更傻的傻瓜。

今天我买了些气球，
我要乘着它们飞越这片美丽的土地，
我要吞下绒毛，我要俯冲入地
，然后回答所有的问题：“永远活着！”

一个傻瓜在天上行走，
寻找比他更傻的傻瓜。

太阳昼夜照耀，
战壕里没有无神论者。
盲人会奔跑，微不足道的人会获胜——
你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

一个傻瓜在森林里行走，
寻找比他更傻的傻瓜。

一个傻瓜在森林里行走，
寻找比他更傻的傻瓜。

***

官方说法是，民防组织是由叶戈尔·列托夫（生于1964年）和康斯坦丁·里亚比诺夫（生于1964年）于1984年11月8日在鄂木斯克创立的。但实际上，这一切的起源要早一些：

叶戈尔：1982年，我们组建了“波谢夫”乐队，乐队的名字来源于一家著名的出版社。我们演奏了两年。1984年，乐队阵容有所变动，我们把乐队更名为“G.O.”。我们要么在家里演出，要么在鄂木斯克的地下室里演出。他们残酷地迫害我们。这一切都始于我们吉他手巴本科（ **D.A.**）的母亲听到了我们的录音，然后去了克格勃。她说：“同志们，我的儿子被拉进了反苏组织。”那时，“G.O.”当时风靡一时。一群人聚在一起，到处流传着阿克肖诺夫、斯特鲁加茨基等人的著作。1985年3月，克格勃开始调查我们，11月，我们全部被捕。他们开始捏造一个关于反苏组织、恐怖袭击等等的全球性案件。他们想指控我们策划炸毁一座炼油厂。科斯佳（康斯坦丁·里亚比诺夫，“G.O.”乐队的固定吉他手）一天之内就被征召入伍，送往拜科努尔，尽管他患有心脏衰竭。他们威胁我说，如果我不说出地下出版物的来源，他们就会给我注射所谓的“吐真剂”，让我神志不清地吐露一切，然后他们就会颠倒黑白，让案件看起来像是我自愿供出所有东西，出卖了所有人。那时我想：做这一切还有意义吗？我当时就决定自杀。我写了一张纸条：“我迫于某某少校的压力而自杀。”不知怎么的，他们还是知道了。我被关进了精神病院三个月，案子也被搁置了。我在检察院的所有朋友和熟人都签了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跟我来往……

（摘自1990年巴尔瑙尔《周围神经系统》杂志的采访）

此后，列托夫独自一人一口气录制了五张专辑：《捕鼠器》、《恋尸癖》、《极权主义》、《好！》、《红色专辑》。

埃戈尔：每首歌我都花了大约两天时间，每天连续工作12个小时。我通常主张尽可能快速、即兴地录制。长时间的工作会扼杀灵感，并培养出一种“匠人式”的风格。

（摘自1991年《反主流文化》杂志第8期的采访）

1987年，列托夫在新西伯利亚的一个艺术节上，因话剧《民防》的演出而引起轩然大波（顺便一提，叶戈尔正是在那里结识了扬卡·迪亚吉列娃）。之后，列托夫本应再次被逮捕，但他没有等待，而是……

叶戈尔：我花了四十卢布买了张去莫斯科的机票就走了。我逃亡了四个月。搜捕开始了。我去了辛菲罗波尔、基辅、莫斯科、列宁格勒。我一直在四处奔波。后来我打电话回家，他们告诉我搜捕行动已经停止了。

（《一场偏离主题的对话》——1990 年对N. Meinart 的采访）。

1988 年，他们录制了《一切按计划进行》、《钢铁就是这样淬炼的》和《战斗刺激》；1989 年，他们录制了《战争》、《末日流行乐》和《俄罗斯实验场》，其中同名主打歌表明，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在摇滚乐界前所未有的天才。

那时，这支乐队在包括贫困青年在内的许多青年群体中获得了巨大且颇具争议的人气。一些乐队成员和列托夫的亲友遭遇了悲惨的命运。列托夫的音乐带有强烈的反社会色彩，乐队的演唱会也经常演变成斗殴。因此，1990年，“民防乐队”停止了演出。列托夫也把这归咎于他不愿再涉足演艺圈。

为了避免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媒体上，叶戈尔将乐队的名字改成了一个绝对不会出现在报纸上的名字（或许除了最“民主”的报纸）。乐队以这个名字发行了两张专辑：《蹦蹦跳：儿童歌曲》和《百年孤独》。任何听过史无前例、超凡脱俗、非同凡响的《蹦蹦跳》或精彩绝伦的《图曼》（电影《俯冲轰炸机编年史》插曲）的人，都不会忘记列托夫，也不会把他和其他人混淆。在我看来，列托夫表达了垂死的苏联文化的最后呐喊——一个被困在酸液中的活生生的呐喊。

整整三年，几乎没有莱托夫的消息。但这三年对他来说并非虚度：

RF ：**1991**年8月你在哪里？

叶戈尔：我当时在家，没有参与这场混乱。坦白说，当时的局势很复杂。一方面，每个人都在捍卫“白宫”。另一方面，当时已经很清楚，“民主党”未来的胜利将会如此卑鄙，以至于我不可能支持这场运动。后来证明我是对的。

（摘自 1994 年 11 月 Rock-Fuzz 报纸的采访）

1993年，列托夫创立了共产主义青年摇滚运动“俄罗斯突破”，并于10月在苏维埃之家演出。在同一期著名的《精神反对派报》（由闭门报纸《日报》编辑部出版）创刊号上，刊登了列托夫的文章《他们不会通过。自述》。

问：你是民族主义者吗？

叶戈尔：我是一名苏联民族主义者（文中已强调。—— **D.A.**）。我的祖国不仅仅是俄罗斯，尽管我是俄罗斯人（父亲一方来自北乌拉尔最贫苦的农民家庭；母亲一方来自马尔捷米扬诺夫哥萨克家族）。我的祖国是苏联！苏联是迈向远方、走向未来、迈向新视野、迈向新时代的第一步，也是伟大的一步。苏联是一种理念，是伸出的握手，而俄罗斯的荣耀和伟大之处在于，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肩负起艰辛而正义的使命：突破数千年的沉寂和蒙昧，打破人类的孤独，走向伟大的统一——全人类。我像我英勇的前辈、老师和同志们一样，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马雅可夫斯基，与谎言、冷漠、衰落和死亡作斗争。1917年，我国迈出了通往真理的第一步——而且这绝不会是最后一步！

叶夫根尼·列托夫在被围困的苏维埃大厦发表的演讲，以及1994年5月1日在莫斯科国立大学举行的共产主义集会上的演讲，犹如一枚重磅炸弹。事实证明，并非所有青年偶像都支持“民主派”。他对《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星火报》、《俄罗斯新闻报》等“民主派”刊物的仇恨达到了顶点。此后，尽管他的声望丝毫未减，但亲政府报纸和电视节目却完全停止了对他的报道。民防乐队的演唱会依然场场爆满，在俄罗斯各大城市都座无虚席，邀请函也来自苏联各地——里加、阿拉木图、基辅等地。民防乐队与“生存指南”和“祖国”等团体一起，在全国各地举办了一系列激进的演唱会，作为“俄罗斯突破”运动的一部分。报纸和电视上只字未提此事。“根本没有莱托夫这个人。”

列托夫在莫斯科国立大学附近集会上的演讲值得特别一提。经常参加集会的人都会记得，以往任何一次集会都从未吸引过如此多的年轻人。这一切都源于前一天，《觉醒报》报道了“民防”乐队即将举行的音乐会。

那是我看过的最震撼人心的演唱会。莱托夫只唱了三首歌：《新的一天终将到来！》、《祖国》和《战斗仍在继续！》

家庭

我看见我的祖国从跪倒中站起，
我看见我的祖国从灰烬中升起，
我听见我伟大的祖国在歌唱，
我的祖国再次从跪倒中站起！

我传奇的人民挺直了脊梁，
我们愤怒的力量推倒了城墙，
太阳召唤我们追随它，
奔赴凛冽的寒冬，奔赴漆黑的夜幕。

我看见我的祖国从跪倒中站起，
我看见我的祖国从灰烬中升起，
我听见我伟大的祖国在歌唱。
我的祖国再次从跪倒中站起！

我强大的人民挣脱了枷锁，
黎明在他们心中温暖而炽热。
冰雪在我们呼吸中融化，
大地在我们脚下绽放。

我看见我的祖国从跪倒中站起，
我看见我的祖国从灰烬中升起，
我听见我苏联的祖国在歌唱，
我的祖国再次从跪倒中站起！

最后一首是那首气势磅礴的苏联歌曲《战斗再次继续！》

这首歌不是为室内乐厅而作，而是为狂热、愤怒、充满激情的莱托夫而作，这样他就可以像这样，在卡车后座上，在一片红色旗帜的海洋中，在反对派集会上演唱。

消息正在传播：
父亲们，请相信我们！
新的胜利即将到来，
新的战士将会崛起！

问：叶戈尔，你曾经是共产党的坚定反对者，但现在你却加入了他们。你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叶戈尔：我从来都不是共产主义的反对者。问题在于，当我们开始战斗时——那是1984年——我们确信勃列日涅夫的“惩戒疗养院”式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们战斗不是为了“民主”，更不是为了资本主义，而是为了真正共产主义理想的胜利，这些理想在苏联政权的最后几年里已经名誉扫地。而现在，当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在我眼前被杀害，当我的同胞被屠杀时，我不能袖手旁观。只有无赖或对生活一无所知的人才会袖手旁观。我们是在与冷漠的人战斗！

（摘自1994年5月28日“Programme A”节目的采访）

叶戈尔：共产主义需要道德纯洁。这或许是最重要的。共产主义是最人道、最自然的理念。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未来是否光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尝试。我们在这里捍卫某些价值观，对抗的是一个庞大、非人道、冷酷无情的世界。现在我们节节败退。西方已经没有幸存者了。唯一还有希望的地方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强大的人民，他们正在捍卫最高尚、最纯粹的人类价值观，对抗如今这个机械化的蚁族文明。现在，我们甚至在自己的家园里都被挤压。如果我们消失了，世界将彻底毁灭。我们身后还剩下谁？第三世界，他们只能为我们祈祷。所有这些被奴役的人民，很久以前就被买卖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坚守阵地，尽管我们正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俗话说得好，俄罗斯人行动迟缓，但行动迅速。就像……战争——就目前而言，他们甚至都没能打到斯大林格勒——他们投降了那么多次，直到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民族作为一种理念、一个族群的存亡，他们才开始反抗。然后，一群野蛮的人民奋起反抗——妇女、儿童、老人，拿着干草叉和铁锹——事情就会变成这样！这就是我们现在正走向的方向。我把自己比作前线的政委。一个第一个站起来高喊：“前进！进攻！没有死亡！”的政委。在一部关于内战的电影里，有一个精彩的场景：白军在夜里向一个手无寸铁的村庄推进，一个女人喊道：“死亡来了！”所有人都跳了起来，抓起干草叉、石头、棍棒，举着火把冲向成群的白军，高喊着：“死亡来了！”他们的喊声如此响亮，以至于白军都退缩了。对我来说，共产主义是一种崇尚尚武、崇尚军事价值观的体系；这是一场不断战胜环境、战胜自然、战胜一切的斗争。共产主义者失败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共产主义是上帝在人间的国度，而不是一个什么都不用干、什么都不用干的地方，也不是一个不劳而获的地方。共产主义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意识状态。如果我们赢了，我们的孩子将拥有我们曾经拥有的那种童年，而不是他们现在所拥有的那种。

（摘自1995年4月19日《真理报》的采访）

在我看来，列托夫非常准确地捕捉到了那种非常俄罗斯的、民间的、传统的（参见S. Kara-Murza的文章）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将带领俄罗斯迈入21世纪。

RF：我们为社会实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叶戈尔：什么实验！根本没有实验。这是俄罗斯人民建立俄罗斯国家的一个完全自然的过程。所有的一切——共产主义——都源于东正教，源于我们的集体文化。

RF：你不认为社群性是个人发展的第一阶段吗？在西方，他们已经度过了那个阶段，现在正在发展一种个人主义文化……

埃戈尔：“不可能存在个人文化。只有出生和死亡才是个人性的。所有价值，如果它们有价值的话，都是超越个人、超越利己的。”

（摘自 1994 年 11 月《摇滚迷幻报》的采访）

最后，再引用《真理报》采访中的一句话：

叶戈尔：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要屈服于绝望的罪恶。是时候捡起散落的石头，挺直腰杆，从跪姿中站起来了。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为了子孙后代，为了即将到来的胜利，为了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

胜利，
堕落，
绝望，
如同被切下的一片。
一只脚踏入坟墓，
另一只脚踏在云端。
疲惫，凡人，
冰冷，灰暗，
被杀，被杀
成泥土，化为血肉。
站着，微笑，
低语：
“我赢了！”

访谈内容由
德米特里·阿格拉诺夫斯基整理。

图片



Chronicles | Pulse — “法西斯主义是一场浪漫的运动”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浪漫主义运动”

这正是作曲家谢尔盖·库廖欣的观点，他在选举中支持了民族布尔什维克党。这个融合了民族主义者和激进共产主义者思想的政党，将希望寄托在了年轻的边缘群体身上。“无政府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朋克乐队“民防”的领队叶戈尔·列托夫宣称，该乐队在青少年中颇受欢迎（他们的游行场地到处都是涂鸦）。

谁是敌人？“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民主。”那欧洲呢？“欧洲是美国的产物。巴比伦……尤其是欧盟。”“如果把纳粹主义从法西斯主义中剥离出来，那我完全支持法西斯主义，”莱托夫宣称。“我们需要恢复秩序。这需要大量的暴力……”音乐会上毫无秩序可言，大厅里的椅子被砸坏，三个人在门厅里殴打一个人，音乐会结束后，三名警察用警棍驱散了一群手持棍棒的乐迷。

独立杜马候选人亚历山大·杜金（他是民族布尔什维克党内仅次于利莫诺夫的第二大人物，利莫诺夫被排除在选举之外），在莫斯科出版哲学期刊，他将这些理念付诸实践，踢了影评人米哈伊尔·特罗菲缅科夫一脚。特罗菲缅科夫曾在《斯梅纳》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杜金与库列欣联盟的政治活动，而杜金对此十分不满。这场名为“库列欣为杜金”的音乐会几乎汇集了“圣彼得堡政治素养低下的地下艺术圈的精英”。

库廖欣在电视上笑容甜美，塑造了一个“人性化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形象。他引用极右翼和极左翼哲学家的观点，沉浸在神秘主义的迷雾中，或许是想弥补近年来在政治领域创作上的失败。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库廖欣作为官方艺术的替代选择不再具有吸引力，他也无力创作任何新颖或引人入胜的作品。他大肆宣传的后苏联时代活动要么被取消，要么令人失望（老套的伎俩，老掉牙的曲调）。

唯一的好消息是，极端分子在选举中获胜的机会不大。谁会相信利莫诺夫和列托夫呼吁抵制外国商品？谁又会相信把参与合资企业比作在战争期间当警察？

俄罗斯不是美国。叶利钦指挥着整个交响乐团，就像指挥萨克斯管一样，但这并没有提高他的支持率。俄罗斯选民对音乐缺乏鉴赏力。

弗拉迪斯拉夫·巴楚罗夫、
谢尔盖·切尔诺夫

棺材编年史 | 柠檬 #27 — 叶戈尔·列托夫：但是我的帽子上有锤子、镰刀和星星！

埃戈尔·列托夫：但是我的帽子上有锤子、镰刀和星星！

纵观我们的整个政治生涯，我们并非在与共产主义者或民主人士作斗争；我们是在与社会中某种特定的心态作斗争——资产阶级心态，庸俗心态。1985年我们与之斗争的人和今天我们与之斗争的人并无二致。他们是同一批人。只不过社会变得更加丑恶。彻底的腐朽、无政府状态和混乱横行。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正在被摧毁。在改革时期，我们曾经秉持的所有价值观都被抹去了。我认为，政治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对待周遭现实的态度。我厌恶像巴什拉乔夫纪念会那样的“葬礼”式庆典。那是疯狂，那是耻辱。让死者安葬他们的死者吧。人们只有在我们这类人死后才会爱戴我们。如果我现在就死，那将是一种巨大的解脱。我会被封圣。然后，类似的事情就会开始发生！就像维索茨基一样。我对所有宗教都持否定态度，无论是异教还是犹太教。其中，我最接近的是早期的诺斯替教——科普特教。宗教首先是一种等级制度。我创建了自己的等级制度。我，我们的团体，以及所有与我们并肩作战的同胞，都在致力于构建某种价值体系。这才是最高的宗教性。我认为涅槃乐队和大门乐队都不错，但我并不喜欢他们。我喜欢的是原始的、业余的车库乐队。完全不知名的乐队。如果我把乐队命名为“梦境解析者”，你会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收集稀有音乐。摇滚乐，尤其是那些还被认为是民谣的摇滚乐。那是1967年之前的事了。我们不创作艺术。我们做的是行动，具体的行动。它不叫音乐。我们做的与其说是文化，不如说是魔法。至于现在的政治形势，很多人都想利用我们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我和利莫诺夫、安皮洛夫关系很好。我和久加诺夫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除了名义上是共产主义者之外，和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但我和利莫诺夫是团结一致的。

由德米特里·涅韦列夫录制。
1995年11月19日，莫斯科。

FUZZ #1/2 (29) — 叶戈尔·列托夫的新一天

叶戈尔·莱托夫的新一天

这段对话发生在叶戈尔·列托夫在加万文化中心演出结束后，在更衣室里，当时现场一片熙熙攘攘。兴奋的歌迷们还在大厅里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民族布尔什维克保安的靴子跺着脚。列托夫面色红润，神采奕奕，身穿一件黑色“政委”皮夹克，吉他上还残留着演奏《俄罗斯原野》和《自我弃权》的余温，他神态轻松、朴实而友善。

RF：恭喜你，叶戈尔，演唱会非常成功——现场一片沸腾，摇滚气氛十足……你此次圣彼得堡之行和演出或许与即将到来的国家杜马选举有关？

埃戈尔·列托夫（冷冷地）：不。

RF：真的和政治完全没有关系吗？

E.L.：不。问题是，他们想在选举前利用我们，所以我决定避免这些音乐会带有政治色彩。当然，我们支持民族布尔什维克党，也支持安皮洛夫，我们团结一致……但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不会参加选举。

RF：您会亲自投票吗？

E.L.：我大概会去……但这些音乐会并非政治行动。

RF：自从您上次访问圣彼得堡，也就是我们上次谈话以来，您的创作或思想立场是否有所改变？

E.L.：当然。

RF：那朝哪个方向发展呢？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之前的谈话，我们当时在讨论政治和艺术上的极端主义……

E.L.（确信）：在这方面，我想我的想法没有改变。我只是变得更加极端了。

RF：之前我们讨论的是具体问题，但现在，从你在《利蒙卡》上的最新文章来看，你的极端主义已经达到了征服天地、进军天国耶路撒冷的程度……

E.L.：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

RF：正是如此。这和成长有关，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E.L.：我不知道，我觉得这就是进步。所有进程都是循环往复、不断增长的。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都在前进。我们也一样。如果谈论政治，我们所做的就是树立先例，树立榜样。我们展示了在任何情况下应该如何行事。一种选择是政治本身，另一种选择是音乐。我们从不按常理出牌，即使是我们自己的规则。

RF：也就是说，规则会为你而改变。

E.L.（语气庄重）：是的。

RF：最近，《柠檬报》刊登了库廖欣、诺维科夫和布加耶夫等人的支持**民族**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声明。您认为这纯粹是他们的作秀，还是认真的？或许他们也想征服天国耶路撒冷？

E.L.：我不知道，你得去问库廖欣。我们做事都很认真。我的意思是，当然，这很有趣，但我们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说的听起来更像是谢尔盖·扎里科夫的行为——一种自我放纵的造神。嗯，我们不搞造神，我们创造现实。

RF：埃戈尔，像你这样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不管你喜不喜欢，围绕着他的神话仍在不断涌现。

E.L.：当然，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但我们能够也应该介入。如果我们不参与，就只能听天由命。我们需要时刻参与到所有事情中——政治和生活：此时此地，就在当下。

RF：我明白了。现在我们来聊聊你的创作才华。你在台上提到了即将发行的两张专辑——《至日》和《新的一天》。它们都会收录全新的歌曲吗？

E.L.：是的，完全是新的。它们是在过去两年里创作的。

RF：你找到时间集中精力工作了吗？

E.L.：问题是，我们所有的专辑都发行得很晚。比如，《俄罗斯实验场》收录了1986年的歌曲，《百年孤独》收录了1991年甚至1990年的歌曲。我很懊恼我们当时没有足够的设备来按时录音；我为此已经想了一年半了。最初，这个项目原本打算叫《祖国》，但现在我觉得《祖国》会是另一张专辑，可能会收录苏联作曲家的作品。我们有很多项目正在进行中。我们计划今年都待在录音室里。我们可能会同时录制十张专辑。

RF：这些新录音会发行**CD**吗？

E.L.：我也不知道。现在市面上所有CD都是盗版的，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没收到任何版税，也没收到CD。比如说，我来这儿前一周才第一次拿到“俄罗斯实验场”的CD——这完全是胡扯。唯一的例外是“流行乐”和“百年”的唱片。至于那些到处流传的CD和磁带，不管是我们自己的还是扬卡的——全都是盗版的。我们甚至都准备起诉BSA了。

RF：那么“金谷”这家公司呢？

E.L.（讽刺地）：“根本没有这样一家公司；它只是个虚构的组织。我们现在计划完全掌控一切。理想情况下，我们想建立自己的出版中心。”

RF：您所选的文本已出版成书。

E.L.：是的，可能还会出另一本。第一本有很多错误和拼写错误。

RF：今年夏天，一个叫伯特·塔拉索夫的人来到这里，自称是金谷唱片公司在德国的代表。他说你们的唱片在德国非常受欢迎。他们听不懂歌词，但他们完全是被音乐的旋律和能量所打动**……**

E.L.（恼怒地）：伯特·塔拉索夫真是个海盗……不幸的是，我们在德国的形象被扭曲了。有个电视节目毫不含糊地宣称我们是新时代的俄罗斯法西斯分子，杂志上也是这样——我们的宣传完全

是法西斯式的。而在德国，人们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非常敏感。

RF：嗯，你自己也给出了一些理由**……**你刚才在台上说，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一回事。

E.L.（轻松地说）：事情就是这样……

RF：在圣彼得堡举办这些音乐会之前，你们还在其他地方演出过吗？

E.L.：是的，在莫斯科。演唱会非常精彩，现场一片混乱——他们和保安在台上打了起来。我记得是在十月文化中心40周年庆典上，一个很小的礼堂。那真是太棒了。我认为那是我们历史上最棒的演唱会之一。

RF：今天气氛也很好，虽然音响效果不太好。你为什么一个人来？

E.L.：几个月前我们就开始讨论音响效果了。直到我到了之后才发现有海报说会有电。但是却没有乐手。

RF：你们现在有固定的阵容吗？

E.L.：是的，还是原来的那些人。只是换了个贝斯手，叫热尼亚。他以前在祖国乐队演奏。**RF**：

您在利蒙卡出版了《民防官方史》**……**

E.L.（不悦地）：我现在不想谈政治。尤其因为这涉及到我和利莫诺夫的关系……

RF：你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吗？

E.L.：最近，我觉得他利用我们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他没有通知我，就散布消息说我要竞选某个职位……总的来说，我们似乎很团结，我们有相同的信念，但我不喜欢他使用的方法，这就是我停止与Limonka合作的原因。

RF：我们曾经请你写一篇关于扬卡的文章**……**

E.L.：我不喜欢谈论这个，因为它已经涉及到官方认证的问题了。毕竟，生前没人关心这些，可一死，人们就开始深挖他们的私生活。我简直不敢想象如果我现在死了会发生什么……

RF：叶戈尔，你死得太早了**……**

E.L.（高兴地）：我会比他们都活得长！（笑）

RF：你会一直唱歌唱到生命的尽头吗？

E.L.：嗯，做点什么……我也不知道——唱歌或者画画。虽然我们演出的时候都累得筋疲力尽。最近几场演唱会我们除了嗑药什么都没做。比如，在切列波韦茨的那场演唱会简直疯狂；我们和当地的RAF乐队一起演出。他们简直就是法西斯：音乐像MINISTRY，用德语喊“德国士兵……”，吉他形状像机关枪……一群凶神恶煞、完全疯癫的人。

RF：最后，我想对读者们说几句话。

E.L.：（振奋人心地）不要失去希望和良知！我认为我们始终（尤其是在当下）都需要展现出最大的责任感和积极主动性。我们不仅要思考，更要采取行动。现在发生的不是政权更迭，而是国家命运的转变。我们不能再像过去十年那样任人宰割。我们必须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还有一件事——新年伊始，敬请期待我们带来的盛大电子音乐会！

阿列克谢·库尔巴诺夫斯基，
亚历山大·多尔戈夫

Google Translated to: Chinese (Simplified) Show original Options ▼

消息
唱片目录
照片
音乐会时间表
文章
1986–1988 · 1989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2012 · 2013 · 2014 · 2015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2020 · 2021 · 2022 · 2023 · 2024 · 2025
—按刊物分类的文章
作者文章
文本
链接
留言簿
其他
我们正在寻找！

我将永远支持

grave-chronicles / articles / 1996 / art_1996-01-xxb.html



来源: http://www.nneformat.ru/archive/?id=1525
日期: 1996年1月
版: 我们的第二条路线
文本: 伊琳娜·杜布拉维娜
照片:
参见: 图片

我将永远“支持”（摘自叶戈尔·列托夫在加万文化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无处可去”： ——今天的音乐会怎么样？
叶戈尔·列托夫： ——很好，一切都很棒。我们所有的音乐会都这样……我得说，圣彼得堡的观众比莫斯科的观众要谦逊得多。在莫斯科，我们的音乐会上经常发生打架，甚至大规模的骚乱……

“纳什大道”： ——你们玩音乐吗？能称之为音乐吗？
EL： ——不，绝对不是。我们不玩摇滚，它当然也不是音乐或艺术。我们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间该如何行动树立了先例。1985年，有一些特定的斗争方式——也就是说，有一种粗糙的声音，某种自制的声音。现在斗争的方式不同了，它们一直在变化……我们是那种制定游戏规则的人。我们甚至不按自己的规则玩，我们不……

ЪЪ： ——叶戈尔，请跟我们说说你的新专辑吧。
EL： ——还没做完，所以，我这个人比较迷信，在完成之前不想谈论它。据说会有两张大专辑……

消息
唱片目录
照片
音乐会时间表
文章
1986–1988 · 1989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2012 · 2013 · 2014 · 2015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2020 · 2021 · 2022 · 2023 · 2024 · 2025
—按刊物分类的文章
作者文章
文本
链接
留言簿
其他
我们正在寻找！

一张叫《至日》，另一张叫《新的一天》。

ЪЪ： ——它们会以政治事件为主题吗？

EL： ——《新的一天》显然会是一张政治专辑，但问题是，我们没有任何直接的政治立场；我们更注重形而上学而非政治。第二张专辑可能会更偏向哲学……总之，会很沉重！

N： 你近期有什么计划？

EL： 我得回家录音。我得把专辑完成；问题是，它还没完全做好。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演唱会，我们很乐意坐下来好好创作。不过，我们喜欢去任何受邀的地方演出……

ЪЪ： ——我想了解更多关于亚历山大·巴什拉切夫的遭遇？你的看法是什么？

EL： ——我不知道，我并不认识他……我们只是泛泛之交……我们只说过一次话……

ЪЪ： ——你们的听众都是些什么人？

EL： ——听众群体很广泛：甚至还有一些像安皮洛夫那样的老奶奶、完全疯狂的朋克，以及一些孩子都听我们的歌。我们可能更偏向于年轻群体……

N： 你喜欢现代音乐吗？

EL： 不，我喜欢六七十年代的流行音乐，苏联的。西方的，我喜欢六十年代的。

ЪЪ： ——对你来说，“摇滚”意味着什么？

EL： ——我认为摇滚是一种民谣音乐。我很少听乐队；我觉得只有那些地下的、不知名的乐队才能被认为是摇滚乐队。我们正处于一场摇滚革命之中。摇滚本身就是一种革命，这么说吧。当它能够改变某些东西时，它就有意义了。

ЪЪ： ——叶戈尔，你最近的专辑都带有民俗音乐的色彩……

EL： ——我一直对民俗音乐充满热情。原则上，我们致力于创作当代民俗音乐。

N： 你这辈子最讨厌什么？

EL： 庸俗之辈。

消息
唱片目录
照片
音乐会时间表
文章
1986–1988 · 1989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2012 · 2013 · 2014 · 2015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2020 · 2021 · 2022 · 2023 · 2024 · 2025
—按刊物分类的文章
作者文章
文本
链接
留言簿
其他
我们正在寻找!

N: ——你最喜欢什么?
EL: ——战争。我相信战争是人类社会的常态。战争是生命和创造力的体现。它是战胜自我，战胜自身的惰性、愚蠢、懒惰和自私。

ЪЪ: ——叶戈尔，你最看重人们的什么品质?
EL: ——勇气。我珍视一些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东西。它超越一切界限。

采访对象：*伊琳娜·杜布拉维娜*

（本段摘录为圣彼得堡音乐报纸向叶戈尔提出的非政治性问题。——编者注）

图片





© 2009–2025 ГрОб-Хроники
grobhron@gmail.com
XHTML 1.0
ОПТИМИЗИРОВАНО

20/20

社会的理想状态是战争 | 民防组织和叶戈尔·列托夫 - 该组织的官方网站

Василий Макогон и Дмитрий Синдицкий

作者：奥克萨娜·马采维奇。

资料来源： 1996年1月，布良斯克

年底，民防乐队在莫斯科梁赞大街的十月文化中心四十周年纪念馆举办了演唱会。前两天，乐队演奏了电声乐器。按照惯例，莫斯科乐队“火”（OGONY）作为暖场嘉宾登台演出。第三天则完全是主唱叶戈尔的木吉他独奏，时长近一个半小时。演唱会大获成功，再次引发了首都媒体的热烈关注。几位记者好不容易挤进后台休息室后，召开了这场临时新闻发布会。

“今天的演唱会是为你们党派筹款的。最近，朋克青年中有一种看法，认为你已经彻底背叛了朋克精神。
”“背叛了谁？为了什么？”

“你所属的那个党。
”“我们没有党，也不属于任何党。我们曾经和利莫诺夫合作过一段时间，但现在我们的关系有点复杂，因为他们开始在报纸上用极其无耻的方式利用我们（注：报纸名为《利莫诺卡》）。”

——你和共产主义者是什么关系？
——这取决于你对“共产主义者”的定义……

“久加诺夫、安皮洛夫、利莫诺夫。”
“我和利莫诺夫、安皮洛夫关系很好。我和久加诺夫没有任何关系，因为除了他的名字之外，久加诺夫和共产党没有任何联系。”

“你们的组织是第一个诚实地向我们展示我们居住的地方和我们周围的环境的组织，而现在你们却突然发表这样的言论。你们意识到这是自相矛盾的吗？”
“我当然意识到了。我认为这根本不与我们之前的行动相矛盾。这是我们1985年以来所奉行政策的延续。纵观我们的整个职业生涯，我们一直在与的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民主人士作斗争。我们是在与社会中某种特定的思维模式作斗争，一种资产阶级思维模式，或者说，是与这种思维模式作斗争。我们是在与庸俗之人作斗争，纵观人类历史，庸俗之人一直伪装成各种意识形态。”

——你刚才谈到了革命。你觉得自己像列宁吗？
——问题是，我没有参与政治。如果我参与政治，我当然会把自己看作列宁。

——一个人应该如何行动：“自杀并毁灭整个世界？”
——这取决于情况。有时是这样，有时是那样。这只是在社会赋予我们的处境下应该如何行动的一个具体例子。它属于神秘魔法和宗教的范畴。每一次，你都走出了自我的束缚。或者说，走出了大众意识的社会自我。这样的人被称为活着的人。

——然而，你的作品《百年孤独》中并没有出现任何政治口号。
—我认为政治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它不一定是口号，而是与周围现实的方方面面直接相关的关系。每一次，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社会制度的建立，一旦特定的游戏规则出现，就必须将其打破。每一次，在某个时刻，我们都必须制定自己的规则，尽可能地不落入既定的框架。现在，我们与共产主义者或法西斯主义者的交锋也属于这一范畴。我认为，如果他们掌权，我们将与他们斗争。因为所有意识形态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根本没有区别：现在发生的事情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时期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同一批人，都是同一种大众意识。

——你觉得社会有什么积极的变化吗?
——我没看到，因为根本没有。显而易见：现在的社会还能有什么积极的变化？是衰败、无政府状态、混乱。是熵增，是死亡。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从苏联统治的最后二十年里残存的所有价值观都被抹去了。

——那你对现在的年轻人，也就是来听演唱会的那些年轻人，有什么看法?
——我希望他们是好年轻人。总的来说，现在的社会形势非常严峻。一代人已经完全丧失了灵魂。我们肯定已经失去了两三代人。一代败类即将到来。

“你明白该如何改变现状吗？”
“这正是我努力的方向。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发起一场充满激情的运动。目前，我对未来几年不抱任何希望或幻想。现在，与1917年的革命相比，我们仿佛回到了1860年。”

——演唱会上只有青少年，你不觉得可怕吗?
——但他们终究会长大。他们还有一些东西。

“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来这里并不是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
“很好，这正是我想要达到的效果。”

“为什么要创作含义模糊的歌曲呢？”
“毕竟，这些作品与我们个人并无关联，它们拥有自己的生命。我们所做的，是试图在潜意识层面影响听众。其他一切都只是附属品。所有所谓的智力等等，都来自理智的领域，也就是那些实际上毫无价值的概念。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并非来自智力，而是来自意识。它来自心灵和精神的领域。”

——您如何设想俄罗斯的理想未来?
——我认为理想的社会状态就是战争。在别尔嘉耶夫看来，全球意义上的战争意味着战胜一切：艺术上的战胜、意识形态上的战胜、人格上的战胜、以及任何形式的社会问题上的战胜。创造力就是战争。生活就是战争。

——你相信任何人吗？相信上帝吗?
——我不相信任何人，而且我相信一切都始于希望的破灭。

— 你喜欢哪些当代乐队?
— 现在当代音乐圈没什么好喜欢的。比如说，涅槃乐队在西方曾经是一支很不错的流行乐队。

- 你对它有任何兴趣吗?
- 没有。

——所以现代音乐一点意思都没有吗?
——嗯，现代音乐确实没什么意思。摇滚乐早就过时了。

——明年是扬卡逝世五周年。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这个国家真的不会再有任何纪念活动或纪念仪式了吗?
——我不知道。这与我无关。这个问题我不太清楚。当然，我可以给出一个非常生硬的答案，听起来可能有点愤世嫉俗，但让死者安葬他们的死者吧。活着的人就应该和活着的人在一起。也就是说，总的来说，我不认为她已经死了。所有这些为巴什拉切夫或其他任何人举办的可耻的葬礼——真是可耻！人们只有在我们这类人去世后才会爱戴我们。如果我死了，大家倒会松一口气。我现在就会被封圣，就像维索茨基那样。我们会活下去。这是原则问题。

GrOb-Chronicles | 苏联俄罗斯 第28期（11313）——抉择的时刻。对俄罗斯突破运动领导人叶戈尔·列托夫的电话采访。

抉择时刻：
对“俄罗斯突破”运动领导人叶戈尔·列托夫的电话采访

人民会将权力托付给倾听并实现他们意愿的人。

关于支持俄罗斯联邦总统候选人、人民爱国力量成员格奥尔基·阿列克谢·久加诺夫的联合行动协议

签名者：
V.M. Vid'manov（俄罗斯农业建设工业集团“Rosagropromstroy”），V.V. Kobelev（民族爱国运动“国家复兴”），Egor Letov（“俄罗斯突破”运动），V.G. Rasputin（作家），V.A. Tikhonov（“人民自治”社会政治运动），L.I. Chemeris（军嫂协会），E.A. Shuvalova（全俄母亲运动“争取社会正义”）。

埃戈尔·莱托夫：

我签署该协议，支持唯一候选人久加诺夫。

今天，国家只有一次机会：进行一场不流血、合法的革命。如果我们输掉这次选举，一切都将徒劳；我们根本没有时间了。

现在的情况真是荒谬：所有人都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巴尔卡绍夫派等民族主义者竟然和诺沃德沃斯卡娅之流沆瀣一气。叶利钦确信，那些批评他的“民主人士”最终会投靠他。他们肯定会这么做，我对此毫不怀疑。他们都反对我们。那我们呢？

所有左翼力量需要团结起来，形成一个统一战线。

激进派、中间派——每个人都应该行动起来！

D. A .：你好，叶戈尔！

E. L .：你好！

D.A .：叶戈尔，你如何看待爱德华·利莫诺夫在选举中支持叶利钦的决定？

E.L .：我在此正式声明，我将退出民族布尔什维克党，并希望与该党彻底断绝关系。我也呼吁所有支持我的人退出该党。我曾支持这个党，只要它的极端主义是俄罗斯式的、可以理解的、为了社会利益的、并且是理智的。现在它已经变得纯粹是哗众取宠，成了三岛由纪夫式的滑稽模仿；总的来说，它已经沦为一种轶事，我很遗憾自己曾参与其中。大约一年前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我已经很久没有为《利蒙卡》杂志撰稿，也没有和他们进行过太多直接联系。而且，必须从利莫诺夫手中夺走那面红旗，因为他不再是红旗的拥护者，没有资格站在它下面。

民族布尔什维克党是由一个不参与严肃政治的人创立的，他的利益与俄罗斯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所以他现在公开支持叶利钦纯粹是为了博眼球。这太离谱了，太荒谬了，一点也不好笑。倒不是说这有多可怕或危险——只是不好笑，纯粹是出于某种病态的好奇心。这显然是脱离现实的人所为。这种博眼球的举动在法国或纽约或许还能说得过去，但在这里根本算不上什么博眼球——这只是愚蠢，是妄想。

这么说吧：有时候，你不得不和某些人组成统一战线。然后，这些人中就有人，因为自卑情结而患上某种领导主义，把同一阵营的人聚集起来，组成一个以他个人为首的政党，然后带领他们走向何方，天知道他会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只要他能领导他们，他们就永远追随他。这时，你就会想问那些追随他的人："同志们，你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不是任何政党的成员，但我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因为我头脑清醒，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需要什么。我知道我生活在自己的国家，行走在我的故土上，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具体的现实，是生活的真谛。因此，我建议所有因为各种原因迫于形势压力而加入某些政党或团体的人，现在就应该弄清楚自己被拖向何方，被如何利用，并做出最终选择——是和我们站在一起，和他们的亲人、和普通民众站在一起，还是和那些临时拼凑的人站在一起。曾经，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和利莫诺夫站在同一阵线，但形势发生了变化，最终我们站在了街垒的两端。

现在两大阵营泾渭分明：一是市场阵营，也就是敌人；另一是集体主义阵营，也就是我们自己的阵营。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甄别各方立场和言论。对市场的态度是最重要的分界线，不仅对政党而言如此，对整个社会也是如此。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人士"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倾向于私人、疏离、孤立，而后者则倾向于集体主义。

D.A .：那么请问，作为"俄罗斯突破"运动的领导人，您会在总统选举中支持谁？

E.L .：我们将支持左翼力量、共产主义力量，只支持共产主义力量，别的什么都不支持。我们将毫不含糊地支持一位左翼候选人。由于"俄罗斯突破"是一个激进的共产主义运动，我们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所有这些细节与最终的共同胜利相比都微不足道。

D.A .：在现有的政党和运动中，哪个最接近你？

E.L .：我更倾向于"俄罗斯劳动党"，也最想和他们合作。不是和俄罗斯联邦工人联合会，也不是和秋尔金，而是和安皮洛夫，和"俄罗斯劳动党"。虽然他们也有一些缺点和过激之处。我推荐大家看看安皮洛夫和日里诺夫斯基的《一对一》节目——这真是一档非常精彩、极具启发性的节目。日里诺夫斯基简直是粗鲁无礼。当他意识到自己要输给安皮洛夫时，就开始无礼起来，而安皮洛夫则沉着冷静地把节目进行到最后。尽管观众是日里诺夫斯基的，柳比莫夫也配合着他，赞许他的举动，并嘲笑安皮洛夫。

D.A .：我早就注意到，"民主党人"既害怕又喜欢日里诺夫斯基。

E.L .：当然，他自己也是个"民主派"。日里诺夫斯基扮演着非常特定的角色：有时是为了恐吓民众，有时是为了窃取民族主义者的选票。日里诺夫斯基和切尔诺梅尔金现在完全是一丘之貉；这一点毋庸置疑，至少从国家杜马的选举结果来看是如此。

D.A .：您如何看待激进政党之间的分裂？

E.L .：目前出现了市场主义与非市场主义的分裂，真正想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站在了左翼一边。与他们对立的是那些不惜一切代价积聚政治资本、玩弄权术的人。全国每个人——无论是否是党员——都必须头脑清醒，做出明确的选择。这无关乎久加诺夫或叶利钦，而是关乎他们背后的意识形态。无论如何，现在发生真正的革命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你真心想为人民做点什么，你就必须做出明确的选择——要么站在右翼，要么站在左翼。我们是左翼，而且永远都是。从我最近的采访中可以看出，我离开利莫诺夫的政党——这个激进民族主义者的政党——是因为我与他们对于国家发展道路存在根本分歧。我认为共产主义是真正意义上的俄罗斯思想，而所有那些兜售共产主义的人——无论是民族主义者、“民主人士”还是其他什么人——都不是真正的俄罗斯爱国者。也就是说，这些兜售共产主义的人在意识上并非俄罗斯人，他们是亲西方分子。

D.A .：你难道不打算创建自己的政党吗?

E.L .：不，我不会，因为我认为所有这些建党的事情完全是无稽之谈。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政党。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政党。对我来说，如果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和安皮洛夫的“劳动俄罗斯”能够合并成一个政党，那就再理想不过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代表着共产党的保守派，“劳动俄罗斯”代表着激进派。任何充满活力的运动，任何充满活力的政党，都应该包含这两派。如果他们合并了，我会立即加入。一个政党应该联合激进力量——那些参加集会的人，那些在基层拥有真正影响力的人——以及保守力量，那些代表国家机器的人。可以说，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和“劳动俄罗斯”是同一个政党被人为撕裂的两半。

D.A .：在最底层，有时甚至无法将它们清晰地分开——所有行动都是同时进行的。

E.L .：是的，鄂木斯克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团结起来。我们首先需要解决共同的敌人，然后再在中央委员会进行讨论。

D.A .：选举结束后，你现在感觉如何？你有什么感受?

E.L .：我有一种预感，我们正在取得胜利，但令人遗憾的是，年轻人并没有参与其中；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他们。局势瞬息万变，每天都在变得更加清晰，一切都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变得越来越明显。巴别塔正在倒塌，正在崩塌。他们已经开始自相残杀，这显而易见。而且他们还在镜头前这样做，为了作秀。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很明显，他们完蛋了。

这个时代，这个过渡时期，这个动荡的时期，即将结束。

现在，我们的人民即将掌权。这一点毋庸置疑。我担心的是，一旦掌权，具体的人——不是政党，而是具体的人——会做出什么事来。

D.A .：叶戈尔，你在莫斯科有什么计划?

E.L .：哦，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正在录音。我们正在准备两张新专辑；一张已经完成了，另一张正在制作中。一张叫《新的一天》，另一张叫《至日》。它们大概两个月后会在莫斯科发行。我想我们会在三月中下旬去莫斯科。

D.A .：你愿意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吗?

E.L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抗议，而是具体的政治行动，但不是那种令人震惊的行动，不是利莫诺夫式的，而是正常的行动，因为正常、人道、爱国的行动，从最高意义上讲，会产生更大的效

果，而利莫诺夫式的冲击策略只会导致相反的结果——荒芜和停滞。这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根本无法理解这一点。我相信我们现在所做的是正确的。有破坏的时候，也有建设的时候。破坏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必须从废墟中崛起，重建我们的祖国，苏联，俄罗斯。所有这些垃圾——所有这些日里诺夫斯基、丘拜斯、诺沃德沃斯基、科瓦列夫、叶利钦、巴尔卡绍夫、索布恰克、瓦西里耶夫、斯塔罗沃伊托夫、索尔仁尼琴、利莫诺夫、盖达尔、费奥多罗夫、雅库宁、波波夫等等——都应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我不会停止与所有激进共产党的合作，但每个人都需要弄清楚自己和谁站在一起，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只是为了博取眼球，还是真心实意地致力于为祖国谋福祉和创造未来。左翼力量已经有效地团结起来，那些离开的人实际上已经加入了敌对阵营。那些不与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

本次采访由德米特里·阿格拉诺夫斯基进行。

图片





Limonka No. 35 — 莱托夫案

1996年3月8日，叶戈尔·列托夫电话采访实录。

N：晚上好，节日快乐。请问是叶戈尔吗?

L：是我。

N：叶戈尔，我叫德米特里·涅韦列夫，是《柠檬报》的执行秘书，也是您的长期仰慕者。最近一直在听您的老专辑《共产主义》，非常期待您的两张新专辑《新日子》和《冬至》的发行。

L：我们刚录制完。

N：您三月份会来莫斯科吗?

L：目前还不确定。

N：我想就以下事情打扰您。昨天（7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了记者德米特里·阿格拉诺夫斯基的一篇文章。您作为"俄罗斯突破"组织的代表，在"支持久加诺夫（参加总统选举）联合行动协议"上签了名。

L：我是在利莫诺夫决定支持叶利钦之后签署的这份协议。

N：但现在我们的候选人是弗拉索夫。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替"利莫诺夫卡"问您几个问题。

L：请问。

N：您知道联合民族爱国力量目前的候选人是尤里·彼得罗维奇·弗拉索夫吗?

L：不知道。

N：真遗憾。

L：但他不是共产主义者，对吧?

N：我认为他不是共产主义者。

L：所以，他是我们的敌人——一个市场主义者！

N：我明白了。但您不知道？真遗憾。关于久加诺夫，您看过他所在政党的纲领吗?

L：当然看过。但我先声明，我更倾向于安皮洛夫。

N：纲领里提到了"混合经济"。您对此持什么态度？赞成还是反对?

L：当然反对。我绝对更倾向于安皮洛夫。我认为他是极左派。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左翼第一次真正有可能赢得选举。久加诺夫代表什么、提出什么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上台后的所作所为。久加诺夫或许不是红色的，而是粉色的。

N：我同意“粉色”这个定义。

L：（笑）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人民肯定会投票支持的唯一一位左翼候选人。

N：您是否知道，久加诺夫去年11月在NTV电视台与亚夫林斯基辩论时宣称，他有“俄罗斯民族爱国解放思想”？换句话说，他不是国际主义者？

L：你说得对。久加诺夫不是国际主义者。这一点可以从普罗哈诺夫那里得到证实，普罗哈诺夫一直支持他，为他做一切。事实上，他是一个民族爱国共产主义者。至于利莫诺夫和弗拉索夫——他们只是市场营销人员。

N. 关于利莫诺夫的问题。为什么“应该从他手中夺走红旗”？您曾告诉《苏俄》记者，您说“利莫诺夫没有权利在红旗下发言”。

L：首先，我说错了。我说的是，他既然公开支持叶利钦，就应该解释一下自己的立场。

N：利莫诺夫是支持尤里·弗拉索夫的。至于叶利钦——那不过是一场宣传噱头。

L：我不知道.....他难道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吗？他以为自己在干什么？他根本没跟任何人商量。之后两天，我收到了铺天盖地的电报和电话。他疯了吗？他们让我对此事发表评论。我一直在等他打电话来解释。毕竟，叶利钦是头号敌人。他跟那帮乌合之众似的，一坨.....人渣，就像斯塔罗沃伊托娃，还有盖达尔那帮人渣一样。之后，所有人都疏远了他（利莫诺夫）。他（利莫诺夫）根本不懂政治。

N：我会把最新一期的《利莫诺夫》杂志寄给你。这期杂志是关于弗拉索夫的，也是关于叶利钦的决定。

L：那《利蒙卡报》呢？这份报纸发行量很小，在鄂木斯克根本看不到。谁会看《利蒙卡报》？它发行量小，对谁都没用。我们根本没有党报——安皮洛夫的没有，其他的也没有。党支部里有一些，供党员阅读，仅此而已。至于利莫诺夫，他一直自称是民族布尔什维克。后来他发表了支持叶利钦的声明。我们看了他在莫斯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显然，我和利莫诺夫的立场不一致。

N：利莫诺夫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L：我不知道.....我想不出他能怎么做。之后，所有人都来找我，问我作为民族布尔什维克党政治委员会成员，对利莫诺夫的声明有何看法。我还能说什么呢？民族布尔什维克党里没有人给我打电话或发传真。

N：所以，是我第一个打电话的？

L：是的。我等了两天，然后正式声明我退出该党，并与它没有任何关系。“生存指南”的人给我打电话说，没人再跟利莫诺夫做生意了——经理不做，谁都不做。绝对的。而且那面旗帜也不再飘扬了。这对我打击很大。你知道，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巴尔卡绍夫的追随者和其他人代表大会上，他支持的是叶利钦，而不是巴尔卡绍夫和久加诺夫。利莫诺夫显然已经加入了支持执政党的那些市场营销者的行列。

N：如果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和利莫诺夫一起上电视节目“一对一”，你会同意吗？

L：我不会和利莫诺夫说话。

N：那和谁辩论或交谈会更有趣呢?

L：我们得想想。可能是某个年轻的民主党人吧。

N：我们很乐意见到你，也想听听你的新歌。

L：其中一张专辑极具革命性，全是关于革命的歌曲。另一张叫《至日》。你知道"至日"是什么意思吗?

N：知道，那是纳粹标志。我们热切期盼着你。

L：我的问题是：利莫诺夫本人如何解释他的行为?

N：他向我解释说，他发表支持叶利钦的声明是一种策略。叶利钦肯定会死于心脏病或其他疾病，而且尤里·弗拉索夫比叶利钦更适合。

L：问题是，他（弗拉索夫）只会从久加诺夫那里分走一些选票。仅此而已。当然，数量很少。

N：据我们估计，他能分到7%到15%的选票。

L：不。女性通常会投票给受人尊敬的男人。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微妙之处。尤里·弗拉索夫是俄罗斯的象征，也是几代苏联人民的偶像。他们信任他。他是一个诚实的人，这在政界很难得。但他不会赢得选举。

棺材编年史 | Limonka #35 — 莱托夫案（普通的背叛）

莱托夫案

普通的背叛

对民族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的采访

《报》：您如何看待叶戈尔·列托夫3月7日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的采访？在采访中，列托夫称您是“专制统治的受害者”，并表示“必须从利莫诺夫手中夺回红旗”，等等。更甚的是，列托夫还签署了一份联合行动协议，呼吁投票支持久加诺夫。

利莫诺夫：我认为这纯粹是背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苏联俄罗斯报》的日期是3月7日，而2月29日，尤里·弗拉索夫和激进民族主义政党协调委员会（民族民主党是其成员之一）在斯拉维扬斯卡娅丽笙酒店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我们在会上提名并支持弗拉索夫竞选总统。我在《苏联俄罗斯报》的前同事们这是在玩弄权术，欺骗和蒙蔽远在西伯利亚、通过电视评判这边局势的创始人叶戈尔·列托夫。



时间已是遥远的1994年6月。
革命反对派会议。
同志们：利莫诺夫、列托夫、杜金

在本期报纸中，我们给了列托夫一个发声的机会。我们全文刊登了他的发言，未加任何删减。叶戈尔的政治幼稚令人震惊，更令人沮丧的是，他选择了创作者的角色，在宁静的鄂木斯克创作，偶尔从象牙塔中走出来，对党的行动发表评论：表达愤慨、纠正错误、训斥，或者干脆退党。他本人从未直接参与过任何党务工作。请注意，我已经辛勤工作了两年，然后为了党放弃了我的创作。“利蒙卡”——在他看来，“是一份发行量很小的报纸”。叶戈尔，如果你能帮助我们在鄂木斯克建立报纸发行渠道，发行量至少会增加300份。甚至可能更多。但是，叶戈尔·列托夫，一个创作者，怎么会屈尊去做党里的琐碎工作呢？与此同时，报纸的第一批是由利蒙诺夫亲自在地铁上派送的。一手拿着四百份报纸，另一手拿着四百份，血管都快要裂开了……在歌曲和采访中谈论民族

革命很有趣，但很多人却没有勇气为之奋斗！

叶戈尔·列托夫是个才华横溢的人，是我们部分年轻人的偶像。然而，像所有艺术家一样，他也有阴柔、不稳定、反复无常和女性化的一面。今天我想加入民族布尔什维克党（这很酷），明天我又不想加入了，我想和久加诺夫在一起。“我会给这个，但不会再给那个”——这就是女性欲望的逻辑，根植于臀部。

当然，我本该更谨慎一些，不该给那位艺术家一张党证。那样的话，他就会成为我们的同路人，仅此而已。但我却亲自把4号NBP党证递给了他。我很难理解他的心理；或许是我个人对他不够重视，让他感到被冒犯，或许是其他原因，但我确信他歇斯底里的行为与政治无关。即使在他1995年最后一次访问莫斯科时，他也对我充满敌意，甚至都没见我。他对我的所有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我是一名国家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商人。巴尔卡绍夫和李森科在圣彼得堡的党代会上被提名，但被大多数党派否决了。叶戈尔·列托夫在运动初期为NBP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他是代表青年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我们对此感激不尽。反过来，NBP 也给列托夫带来了好处：更大的名气，因为他与我们的联系引起了一场丑闻，结果带来了商业利益——据他的经纪人热尼亚·格列霍夫说，在与 NBP 结盟后，列托夫的磁带和光盘从商店里消失了。

我对列托夫的这种行为深感遗憾。他的工作对利莫诺夫来说既清晰又熟悉，而利莫诺夫“深受总督之苦”。在那些长满青苔的久加诺夫派官员的阵营里，他能做什么呢？他们只需要他撑到选举结束。叶戈尔，你应该问问我，他们是谁。我为奇金、久加诺夫以及他们的同党卖命三年。然后他们把我耍得团团转。他们也会耍你，叶戈尔。悄无声息，冷漠无情。从审美上讲，他们是你的敌人。从政治上讲也是如此。认为这些人是“左翼力量”简直愚蠢至极。他们不过是一群官僚傻瓜。

啊，老同志叶戈尔，你为何如此粗心大意？然而，俄罗斯人总是喜欢做出一些违背天性、自取其辱的事情。我们俄罗斯人发明“俄罗斯轮盘赌”并非偶然。但这正是我们身上最糟糕的特质。民族布尔什维克党（NBP）致力于凝聚俄罗斯最优秀的品质。我们以男性的责任感与女性的欲望形成对比。民族布尔什维克党的道路异常艰难。有些人掉队了，无法承受旅途的重担。甚至包括我们最亲近的人。1995年，玛格特·富勒（我的妻子娜塔莎）离开了；1996年，叶戈尔·列托夫也离开了。我们仍在前进。列托夫离开了，但与此同时，民族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在北德文斯克、新西伯利亚和埃列克特罗斯塔尔等地涌现。党的力量正在不断壮大。

俄罗斯就是一切，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

Google Translated to: Chinese (Simplified) Show original Options ▼

消息
唱片目录
照片
音乐会时间表
文章
1986–1988 · 1989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2012 · 2013 · 2014 · 2015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2020 · 2021 · 2022 · 2023 · 2024 · 2025
—按刊物分类的文章
作者文章
文本
链接
留言簿
其他
我们正在寻找!

本月最大的丑闻是两位极端激进分子——叶戈尔·列托夫和爱德华·利莫诺夫——的分裂.....



来源: https://grob-hroniki.org/article/1996/art_1996-04-15a.html
日期: 1996年4月15日至30日
版: 摇滚乐之门 7 号
文本:
照片:
参见: 图片

我们有

本月最大的丑闻莫过于两位极端激进分子——叶戈尔·列托夫和爱德华·利莫诺夫——的分裂。整个反对派都推举了唯一的候选人久加诺夫，而利莫诺夫却公然“胡说八道”，宣称我们不需要比叶利钦更好或更酷的总统.....如果真要选，那就选前举重运动员尤里·弗拉索夫吧。3月7日，列托夫立即在《萨夫拉斯克报》上发表文章支持久加诺夫。利莫诺夫的编辑团队随即致电鄂木斯克，与列托夫交谈，最终解决了此事：列托夫让利莫诺夫滚蛋。

图片





棺材编年史 | 明日第26期（134）——叶戈尔·列托夫：“我将继续战斗！”

叶戈尔·列托夫：
“我会继续战斗！”

我来自这粗鲁的诗句。
我来自清晨。
我来自愤怒。
我来自前所未有、无人知晓的地方。
地理环境等等，都超出了我们的掌控。
我来自一片温暖葱郁的森林，
未经砍伐，从未被砍伐。
我来自彩虹，
那道横跨灰烬、
横跨世界、
横跨尘埃、
横跨墓地的彩虹。
我来自军队，
那支永恒的真理之军，那支
致命的、
最后的、
赤裸的军队，
喷涌出突起物、诗歌和壮举，
那支愤怒的军队
英勇地跺着靴子，
慷慨地向四面八方泼洒着
液态的泥浆、泉水和妙语。
我来自胜利。

德米特里·阿格拉诺夫斯基：叶戈尔，无论你现在谈论什么，你最终都会回到选举上来，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选举活动进行得如何？

叶戈尔·列托夫：是的，有一部分选民，而且人数相当多，我们需要对他们说：“如果你们选我，我将在四年内为你们建立共产主义！”

地方检察官：“我会保护！我会回来！我会做出决定！其余的人都将依法受到惩罚！”

E.L.：是的。而且，我会在一年内完成所有工作，包括支付工资、养老金以及其他一切费用。共产主义是一个螺旋，正朝着一个遥不可及的地平线发展。那些取代今天共产主义者的人必须说：“是的，我们是共产主义者”，而不是放弃任何东西，也不是在每个败类面前忏悔。我们走过了整个世界，迈着大步，走得很远。将来会有人不再回头，而是说：“我们正在前进，而且我们会

走得更远！"年轻、乐观、目光炯炯。行动派。

D.A.：我不止一次注意到，我们的对手试图把我们塞进某种固定的模式里，当我们不符合他们的预期时，他们就勃然大怒，给我们贴上法西斯、社会民主主义者之类的标签。就我个人而言，真正虔诚的信徒现在与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这完全合情合理——"俄罗斯突破"已经将不同观点的人们团结起来。如果罗曼·纽莫耶夫把久加诺夫视为一位主要由爱国者组成的领袖，并以基督徒的身份支持他，那么你支持他，就是支持他这位激进的共产主义者。

E.L.：是的，我是个共产主义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团结在一起。毕竟，"俄罗斯突破"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场运动，它的人民聚集在一个共同的理念周围：我们国家的生存。正是这个理念团结了斯大林格勒战壕里的士兵。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它团结了人民。现在正是这样的时刻——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防线。而这次选举之前发生的事情——所有左翼力量、所有爱国力量、"白军"和"红军"团结在一位领导人周围——非常重要；也许这是过去二十年来这个国家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要投票给共产党——所有正直的人都团结起来了，我们不可能与他们分离。我们必须共同做的，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土地，建立我们自己的政府。

D.A.：你对久加诺夫的胜利有何期待？你有什么希望？

E.L.：首先，我希望国家的基本秩序能够恢复。正如季诺维也夫所写，我们面临的选择不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而是正常国家还是犯罪国家。我明白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式的，而不是循环式的，很多我非常渴望回归的事物已经无法重现。我非常希望能够回到我童年时的生活，让现在和未来的孩子们也能拥有和我们一样的童年。那是自由、和平、安全，那是生活，是正常的生活。这一切都无法重现。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亲眼见证。或许至少我们的孩子还能看到。

D.A.：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叶利钦和久加诺夫的纲领，但在我看来，他们各自的纲领都是基于某些直觉理解的价值观，而这种选择主要是在深层的潜意识层面发生的。

E.L.：整个人类历史就是理想与利益的斗争。我们站在理想一边，即使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诗歌的失败事业....."而与我们对抗的是利益——共产党会来夺走我的店铺。这就是为什么叶利钦身边没有爱国者，没有任何理想主义者，甚至连"民主人士"都没有。他唯一能团结民众的方式就是不断威胁要发动内战和没收财产，"我的个人财产"，哪怕只是在地铁隧道里挣到的一分钱。叶利钦只有恐惧，所以人们出于恐惧才聚集在他周围——所有这些"要么投票要么输"的人，所有这些摇滚乐手，所有这些渣滓。另一方面，谁值多少钱，这一点非常清楚。

D.A.："为了区区小钱就出卖了自己....."所以，叶利钦看来根本没有理想可言？

E.L.：没有。战争只是为了财产，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战。其他一切都在对方阵营。因此，如果我们现在战败，那不仅仅是个人的损失，而是全球性的损失——根据古米廖夫的模型，这意味着我们的人民已经进入了激情衰退的阶段。

D.A.：所以，叶利钦的胜利将表明，人们更看重财产关系而不是其他一切——道德、伦理、爱国主义、宗教、理想？

E.L.：这将表明，大多数人选择了死亡，选择了毁灭。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不得不放弃"人民"的概念，放弃我们是"这些人"的想法，而承认我们是"另一群人"。我仅代表我自己发言：在任何情况下，我都绝不会同意现在发生的一切，因为对我而言，存在着一套特定的价值体系，

一种特定的真理，我们所有的人民都曾为之流血牺牲，并且仍在继续流血。即使我们现在撤退，我也不会放弃我们的前线，我会继续战斗，如果一场残酷的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将以残酷的方式战斗。

D.A.：我们都在等待胜利。共产党的胜利实际上不会带来太大改变，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土匪和"新俄罗斯人"都不会消失，但这场胜利的象征意义将是巨大的。您认为这象征意义是什么？

E.L.：在生与死的斗争中，生命终将再次获胜。

莫斯科-鄂木斯克，1996年6月

在一座废弃的城市里，
我们和你一起数钱，
在一个注定要自我安慰的国家，
自我安慰，
自我沉溺。
我们和你一起领工资，
又哭又笑，
在一个被判处 最高程度免责的
城市里。
在红绿灯、雨水和商店之间 ，
我们和你分享我们 诚实挣来的钱 ，
在一个充斥着各种费用的空虚中。

***

白桦树结霜的枝干
开始嚎叫，唱起胜利的歌，
胜利得近乎绝望，
忠诚得近乎疯狂。
恶魔像沙子一样从我们体内涌出，
从漏水的篮子、锅碗瓢盆、袋子、
袜子和手套里。
而我们，如同葬礼上的乐队，
张着嘴，
张着嘴，
屏住呼吸，
倾听着，
倾听着
叛逆的血液在皮肤下跳动，
倾听着顽皮的雪崩从山上滚滚而下，像
浴叶在清风中颤抖——
一些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
不，只是
钟摆摆向了正确的方向。

ГрОб-Хроники | 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 № 134-А — Егор и окоммуняченные

伊戈尔与被共产主义化的人

题词换成了：
“我们这边拥有俄罗斯和苏联艺术的精华——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马雅可夫斯基，从季诺维也夫到列托夫。那他们那边呢？”
（摘自《苏联俄罗斯》杂志面向青年读者的选举特刊）

叶戈尔·列托夫和他的乐队“民防队”并不怎么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在电视上根本不受欢迎。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名字对普通大众来说几乎无人知晓。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叶戈尔的名字却家喻户晓！毕竟，正是这一代人把他们最喜欢的乐队——简称“GrOb”——的名字，以及乐队领袖的名字，装饰在建筑物的墙壁、电梯轿厢和火车车厢的门厅里。这位领袖曾为推翻共产主义帝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却站在久加诺夫同志的忠实拥护者之列。

1996年席卷地球六分之一陆地面积的俄罗斯大选，其喧嚣和热闹终于平息下来。争夺选民的斗争、希望、恐惧，以及俄罗斯选举中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

记住：a) 在我们国家，诗人不仅仅是诗人；b) 你或许不是诗人，但你有义务做一个公民。正因如此，我们的摇滚和流行歌星积极参与了总统竞选。想想集会的口号：“投票，否则就输！”那真是一场盛大的活动，结果也显而易见。

显然，由于缺乏像叶利钦团队那样具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物，其他参赛者很难登上领奖台。就连国家元首爱国者G.A.久加诺夫在这方面也运气不佳（谢天谢地，他运气不好的地方不止于此！）。

毕竟，当时也曾尝试通过吸引“明星”来扩大选民基础。诚然，愿意帮助久加诺夫同志建造社会主义宏伟大厦的明星寥寥无几。但在音乐家、舞蹈家、演员和其他创意人士中，却能找到一些尽职尽责的同志。而在这里，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一如既往地证明了他一贯的作风：团结不同的力量是可能的，甚至是绝对必要的——当然，这仅限于选举期间。这绝非玩笑：在久加诺夫的聚会主席团里，布尔什维克与保皇党人和平共处；曾经的无神论宣传讲师与蓄着浓密胡须的牧师并肩而坐……这种多元化也体现在久加诺夫团队的音乐和舞蹈部门。除了永恒的、像 Agasfer 一样的 Mahmud Esambaev 之外，这里的基调是由“温柔的五月”乐队中略带樟脑丸气味的男孩们以及……西伯利亚朋克乐队“民防”的领军人物 Yegor Letov 奠定的。

就在五六年前，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很多东西似乎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这件事——列托夫和红色分子，列托夫与“拉斯科维·梅”并肩作战，列托夫出现在“苏夫拉斯基”和“扎夫特拉”的页面上——即使在最荒诞的梦中也无法想象。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1989年，我第一次听到民防乐队的歌时，给我磁带的朋友说：“他们是最好的苏联朋克乐队。”然后

他纠正道：“更准确地说，是反苏朋克乐队。”的确，就民防乐队歌曲中蕴含的反苏反共情绪而言，叶戈尔·列托夫让当时所有的摇滚反叛者都相形见绌。科斯佳·金切夫、舍夫丘克等人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然而，这似乎正是宣传与艺术之间的界限所在。

根据档案记载：这位民防总指挥的真名并非叶戈尔，而是伊戈尔·费多罗维奇。然而，他的姓氏却是真实的；此外，叶戈尔正是谢尔盖·列托夫的弟弟，谢尔盖·列托夫是曾名噪一时的先锋萨克斯管乐队“DK”的成员。叶戈尔·列托夫出生于莫斯科，后定居西伯利亚（主要在鄂木斯克）。除了领导“民防”乐队外，列托夫还参与、启发并制作了其他几个音乐项目（例如“叶戈尔和奥普...德涅夫什”、“共产主义”、“POGO”、“切尔尼·卢基奇”等）。

叶戈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末期创立“民防”乐队时，是否曾想过自己会成为俄罗斯朋克精神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乐队会拥有如此高的知名度，孩子们会把他的肖像徽章别在夹克上，GrOb唱片公司会像印煎饼一样大量发行列托夫的专辑？我想这不太可能。但不管怎样，他最终都做到了。这真是太棒了！一个衣衫不整、长发飘飘的特立独行者——一个戴着墨镜、身着带有无政府主义标志的思想领袖.....

简而言之，叶戈尔很快吸引了公众的注意，成为俄罗斯地下世界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执法部门也很快注意到了列托夫。克格勃对这个麻烦的年轻人格外关注，迫使叶戈尔流亡西伯利亚，躲避“无所不在的眼睛和无所不在的耳朵”。必须承认，这赋予了他一种浪漫而英雄的气质，极大地提升了他在年轻人中的受欢迎程度。

当然，对GrOb的粉丝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叶戈尔的形象，而是他的音乐本身。一方面，列托夫的歌曲充斥着粗俗的语言（我就不列举最典型的例子了，因为那样需要用到太多省略号！），这吸引了一些智力低下的青少年——主要是成绩不及格的高中生和职业学校的学生，他们更喜欢在闲暇时间沉浸在高度迷幻的意识状态中。

与此同时，列托夫的歌曲蕴含着某种哲学意味，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忧郁。此外，叶戈尔的作品深受尼采、叔本华、苏联流行音乐、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卡斯塔尼达的散文等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对文化学者来说是一项真正的发现：它为关于后现代主义、典故和意图的深入探讨提供了空间。）正是列托夫歌曲的这一特点，以及他不断提及的自杀*（“我们各有不同的方法，但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自杀”）*和毒品*（“你会嗨，我也会嗨”）*等主题，确保了叶戈尔在才智过人的青少年群体中获得了成功。而这些人中，似乎——与西方国家不同——大多数是当地的朋克青年。

玩笑归玩笑，很明显，叶戈尔·列托夫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确实成为了年轻人中的偶像人物。在所有青年集会上——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会还是普通的学生集会——人们都会用吉他弹唱叶戈尔的歌曲（值得庆幸的是，这不需要任何音乐或歌唱天赋）。

“边境的钥匙断成了两截，
我们的父亲列宁已经完全干涸——
他已经化作霉菌和椴树蜜，
而改革仍在按计划进行.....”

在苏联改革时期，叶戈尔的歌曲激励了年轻的无政府主义战士和其他与他们志同道合的人与共产主义国家以及整个国家作斗争。在这一时期的歌曲中，叶戈尔展现出他对苏联政权、红色总书

记、“记忆”社、鲍里斯·格列宾希科夫、柳伯尔派，以及他本人——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同志——的深深厌恶。

最流行的歌曲是《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据一些资料显示，这是 1991 年 8 月白宫守卫者在街垒上演唱的十大热门歌曲之一）：“在共产主义统治下，一切都会很棒*（也就是说，一切都会很好。—— **A. Ya.**）*，那里一切都会自由，那里一切都会很美好。”

从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到久加诺夫共产主义

改革时期和后改革时期，萨夫洛夫式的人物大量转变为巴甫洛夫式的人物——反之亦然。伊戈尔·费多罗维奇也未能幸免于难。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叶戈尔真正理解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理念，可以说这种理念已经根深蒂固。正如列托夫本人所说：“钟摆只是摆向了正确的方向。”但似乎钟摆的摆动本身并不是问题所在。于是，有人开始独自唱反苏歌曲，疯狂地咒骂苏联红军，然后，砰的一声，苏联红军发现自己陷入了历史的深渊。而这种不墨守成规的行为总得有个归宿。此外，还有对地下生活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向往。在苏联统治下，唱着“我们要下到地下室，我们要下到地下公寓……”是一回事。那是浪漫主义！但现在呢？上帝啊，请原谅我这么说，如今的地下生活又是什么样呢？真是可笑至极。

简而言之，伊戈尔·费多罗维奇决定认真投身政治（而我们的摇滚乐手——来自“腐蚀金属”乐队的蜘蛛、来自“DK”乐队的谢尔盖·扎里科夫以及已故的谢尔盖·库廖欣——都拥有丰富的政党建设经验，因此叶戈尔走的是一条早已有人走过的路），他忘记了之前对红色的厌恶，成为了“民族共产主义摇滚运动‘俄罗斯突破’”的领袖，并在此过程中加入了埃迪·利莫诺夫领导的民族布尔什维克党。该党联合了知识分子和波西米亚世界的代表人物，例如上述几位先生（尤其是像《元素》杂志编辑亚历山大·杜金和谢尔盖·库廖欣这样非凡而又有趣的人物也加入了该党）。尽管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一种现象在俄罗斯和国外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民族布尔什维克党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小的政党，尽管它非常活跃，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震撼公众。它是一种政治先锋。后来，严肃而又厌倦的叶戈尔才说道：**“只要这个党的极端主义是俄罗斯式的、可以理解的、为了社会利益的、并且是理智的，我就会支持它。现在它已经变得纯粹是哗众取宠，简直就是三岛由纪夫式的拙劣模仿。”**

民族布尔什维克党的标志变成了一面红旗，中间有一个白圆圈（是不是让你想起了什么？），圆圈里——不，不是纳粹的万字符：而是一个黑色的锤子和镰刀。叶戈尔·列托夫成了反对派集会的常客，他经常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纪念碑附近（用列托夫这位反共人士的话来说，就是那个“彻底萎靡不振”的人）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高呼：“列宁还那么年轻，充满活力的十月就在前方！”

叶戈尔最引人注目（如果这能算得上引人注目的话）的政治活动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1993-1994年，另一次是在1996年。也就是说，两次都发生在十月事件之后，总统选举前夕。第一次是在1993-1994年，他与利莫诺夫、杜金和普罗哈诺夫一起参加了“俄罗斯突破”集会，并高调宣布要建立一个广泛的革命反对派阵线（包括俄罗斯民族革命阵线、安皮洛夫派和俄罗斯民族革命阵线）：“……我们，俄罗斯激进政治力量的代表，诊断并提出了一种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案，一种激进的方案，但也是唯一有效的方案……我们宣布，一股新的决定性力量——俄罗斯民族革命运动——正在政治舞台上崛起……”（签署者包括E·利莫诺夫、A·巴尔卡绍夫、E·列托夫和A·杜金）。

叶戈尔和利莫诺夫一起签署了一份支持这家俄罗斯制造商的请愿书。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

话是：**“你的孩子伸手去拿士力架或特趣巧克力棒？打他一巴掌！”**那又怎样？而且理应如此。

但世事无常，一切终有尽头，“俄罗斯突破”与民族布尔什维克之间的联盟也随之瓦解。1996年3月，在爱德华·韦尼亚米诺维奇宣布准备支持鲍里斯·叶利钦参加总统选举后（尽管利莫诺夫最终选择了总统竞选中的局外人尤里·弗拉索夫），叶戈尔辞去了民族布尔什维克的职务。他自称是激进共产主义者（他认为维克托·安皮洛夫和“劳动俄罗斯”是他最亲密的盟友），并宣布支持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伊戈尔·费多罗维奇严厉谴责了这位昔日“苏维埃俄罗斯”的党内同志，宣称：**“必须从利莫诺夫手中夺走红旗，因为他已不再是红旗，没有资格站在红旗之下。”** 顺便一提，巴尔卡绍夫、瓦西里耶夫（来自“记忆”民族人民阵线）、日里诺夫斯基、诺沃德沃斯卡娅、布尔布利斯……还有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民主人士、民族主义者、市场主义者——简而言之，所有没有站在G.A.久加诺夫红旗之下的人。

但早些时候，这位新晋的列宁主义者-久加诺夫主义者唱道：

“玛迈未竟之事，
十月已然完成，带到了终点，
十月已然走到了尽头，
而我们所有人在这里都无事可做。”

当然，这指的是1917年10月……

叶戈尔并非久加诺夫团队中唯一如此的人。他也不是唯一一个从黑色（灰褐色、深红色等等）变成棕色，再变成红色的人。哦，红军多么喜欢把这一切归咎于他们的敌人（毕竟他们都是“叛徒”），而他们自己又多么常常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被布尔什维克的狂热蒙蔽了双眼。

于是，在告别了民族布尔什维克，成为一名无党派共产主义者，并摆出一副和蔼可亲、朴实无华的姿态（他马上就要开始“哦哦”了）之后，叶戈尔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表一些高见。例如：“人们只害怕叶利钦，所以他们出于恐惧聚集在他周围——所有这些‘要么投票要么输’的人，所有这些摇滚乐迷，所有这些渣滓。但另一方面，谁值多少钱，这一点非常清楚”（摘自 《觉醒报》的采访）。这当然没错。7月3日的选举证明了这一点。“同志们”搞砸了。就像过去70年来他们做事总是敷衍了事一样，这次选举也是如此。他们甚至无法真正吸引文化精英。这算什么选民——“五月风暴”的粉丝和“格罗布”的粉丝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有成熟到拥有投票权的程度，而那些已经拥有投票权的人，显然变得更聪明了。

不，叶戈尔并非只是在反对派传单上兜售机会主义的政治考量；他是在与读者分享他的历史哲学理念，这很可能是从他以前在民族布尔什维克党的知识分子同志那里借鉴来的。**“整个人类历史就是理想与利益之间的斗争。我们站在理想的一边……而利益正在与我们作对……”**好吧，也许列托夫对自己的评价是对的。但他不应该为他人背书。久加诺夫家族和库普佐夫家族没有利益？！哈哈，真是可笑。而且，关于另一方也存在误解：这里有些自由派人士为了原则（理想）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以身试法。那么“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不钉钉子”——又该如何解释呢？按照“为了朗朗上口的口号……”的原则，等等。

鉴于德米特里·阿格拉诺夫斯基（他是久加诺夫进步青年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是“俄罗斯突破”运动领袖的拥护者）在《Sovraska》杂志上所写的内容，叶戈尔的作品也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们 *（现任政府——A.Y.）* 的艺术是悲观主义、不信、冷酷、颓废和熵增。”这番话与列托夫的一首歌的歌词**“正直的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拿起机关枪杀光所有视线范围内的人，要么自杀……”**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难道不是充满生命力的诗歌的悲怆吗？！如果说叶戈尔之前那句“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正当性——为了主体思想的光明王国，去杀人、强奸、诽谤、背叛吧”听起来像是“谴责先生”，那么现在这位红色朋克已经准备好为光明的理想“奋战”了。

说实话，以前读叶戈尔在地下出版物上的访谈更有意思，但现在这位歌手摇身一变成了政治导师，坦白讲，他扮演这个角色有点滑稽。一个唱着“我永远反对.....”的人抨击一个衣食无忧的社会，这可以理解，但一个诗人兼歌手为何会想要落入红色权贵集团的魔爪，这实在令人费解。这个集团几十年来慷慨地许诺甜言蜜语，却一直寄生在人民身上。

安德烈·亚什拉夫斯基。

附注：叶戈尔·列托夫的计划是一种存在模式，其中“防御”这一主题被夸大到近乎怪诞的地步。防御的对象是一个令人窒息的世界，而逃离的唯一途径就是离开它（这难道不正是列托夫早期最佳作品之一《持续自杀》如此引人深思的原因吗？）。那么，如果这并非其真正目的，又何必从这座绝对孤独的塔楼中走出来，投身于政治娱乐呢？然而，对自身无能为力的感知（所有真理、理想和价值观都已坍塌到的深渊）使人保持清醒，赋予了这种寻常的荒诞以宇宙般的特质。模仿荷马式的笑声，结合尼采式的悲怆，营造出一种末世论的印象——正如海报上所写：“当我们掌权时，我将是第一批被枪毙的人。”这正是伊戈尔·列托夫内心深处的渴望；这是他毕生事业的正当理由。他计划的浪漫主义基础与共产主义教条并不完全契合（事实上，基督教观点也与共产主义观点不符），但他并不需要这一点：“我们站在理想的一边.....”也就是说，站在善恶的另一边。

但既然“凡不与我们站在一起的，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那么为何还要谈论“正常生活”，谈论“正常、人道、爱国”的关系呢？莱托夫为何需要这一切？对他而言，对消失和死亡的恐惧才是存在和创造的根基。叶戈尔如同一个受委屈的孩子，也在“寻求”一种正常的生活——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他自己也并不完全清楚；这更像是一种坚韧的悲情，一种安定的圆满，一种“河畔别墅”式的宁静。但河边没有别墅（而且显然也不会有），“我们失去了这群年轻人”（你知道，很难不失去他们，因为他们一会儿反共，一会儿又转向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再从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转向激进共产主义），正如我们从历史中所知，理想与利益的冲突对前者不利，而理想的僵化（“共同体”，对“劳动俄罗斯”的“行动者”的同情）被视为开战的理由（就像索尔仁尼琴的词汇创造力一样）。

剩下的是什么？“而回应——只有沉默.....”因此，叶戈尔的浪漫情怀在平静中逐渐衰败、腐朽，最终可悲地演变成歇斯底里。将列托夫关于共产主义的言论视为一种原始的俄罗斯理念，比如“这些人，在他们的意识里，不是俄罗斯人，他们是亲西方分子”（不妨参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普希金演说》，以及关于俄罗斯人民“普遍回应性”的论述），这实在是轻率之举。当镀金褪去，只剩下猪皮——对“规范”的渴望——反抗的时机便已不复存在；歌者无法活出他歌中所唱的模样。但这正是悲剧之后的闹剧。在俄罗斯土地上进行集体革命行动的时代已经过去。

弗拉基米尔·赫卢多夫。

Chronicles | GrOb-Chronicles — “我们的创造力非常丰富，而且具有很强的公共性” — 叶戈尔·列托夫在卡拉干达的采访（1996 年 10 月）

我们将播放“Boney M”乐队的歌曲。

这是你第一次来哈萨克斯坦，对吗？
- 是的。

所以，基本上你已经游遍了全国各地，对吧？
——嗯，也不全都去过。我还没去过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乍一看，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差异有多明显？
当然很明显。这里很冷。没有电，也没有暖气（*笑*）。总的来说，我感觉鄂木斯克和卡拉干达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两个城市非常相似，人们也差不多。

不，这里的人更愤怒。——
真的吗？我完全没这种感觉。

演唱会整体感觉如何？你喜欢吗？
——我喜欢这场演唱会。当然，宣传做得一塌糊涂。海报倒是挺值钱的.....除了票价之外，第一场和第二场演唱会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不太清楚。然而，宣传却暗示我应该也去第一场。显然，有些人来了，发现我不会去，所以就没去看第二场。至于海报和宣传，我真是无语了，简直愚蠢至极。



一般来说，在所有城市，说到广告，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不，这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相反，广告通常随处可见，到处都是大幅海报。嗯，在这里，总是会发生，怎么说呢.....大厅容纳不下人，和警察、保安发生冲突。演唱会总是伴随着丑闻。大厅通常一片狼藉。所以，我对这场演唱会总体上还不错感到有点惊讶.....有趣，也很平静。

新专辑叫什么名字?
——我这个人比较迷信，所以通常新专辑发行前我什么都不会说，因为如果夸奖太多，那.....

我们已经工作很久了，也很久没演出了.....
——是的，我们一直都在演出。我们没有录制专辑。我们很少写歌。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说我以前一年能写七张专辑，现在责任更重了。也就是说，文字的价值变得非常高。如果说我以前能写十首歌，其中七首是垃圾，三首还行，一首还不错，现在我写的是“金曲”，每个音符都经过精心雕琢等等。我认为，这些专辑的录制方式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在我们自己的音乐史上，在整个摇滚乐史上也是如此.....里面没有一个音符是清醒的。当然，演奏得很好，但整张专辑都是在各种刺激下创作的——毒品、酒精，等等。我们让自己达到了一种极其真诚的状态。每一个音符都是“来之不易”的，都是倾尽全力演奏出来的。正因如此，我们的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我们服用兴奋剂长达一年半，几乎每天都尿床。结果，我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所以，工作快完成了?

——我们只需要混音。我的意思是，我们已经录好了。还剩一首歌要录——一首叫《Nashi》的歌。必须一气呵成地录完。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彻底放飞自我，然后——嗖！——一气呵成。嗯，还有一周的时间，一个月后就能发行了。所有作品都会有黑胶唱片和CD。黑胶唱片在德国发行，其他的都归我们所有。

这张专辑本身就带有政治色彩吗?
——不，它没有。嗯，里面有些歌确实带有某种政治色彩。比如《祖国》。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做的每件事都带有政治色彩，我们做的每件事都是如此。有一首歌叫《歌唱吧，革命！》。我通常认为政治就是一切。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根本不存在非政治的东西。政治是与现实的直接联系。

你觉得现在的政治形势怎么样？（由于最近的选举失败，共产党内部出现了分裂。）
——现在？哦，我可以一直说下去.....共产党内部的分裂简直荒谬至极。感觉我们输了。我支持季诺维也夫的观点。我奉行帝国主义路线。我认为民族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基于民族的，比如希特勒式的法西斯主义，还有巴尔卡绍夫那种愚蠢的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基于领土的民族主义。我是苏联民族主义者。我相信所有生活在苏联领土上的人民都是我的人民！一个伟大的共同民族，那里的所有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所有人。当然还有车臣人.....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笑）。坦白说，现在我们把局势彻底搞砸了；这让人想起1943年。

好吧，还有出路吗?
——嗯，以前我们遭受最惨重的打击，处境完全无法忍受的时候，确实有出路。比如说，当我们把纳粹逼到斯大林格勒（当时那里有数百万人投降等等），人民突然就沸腾了。也就是说，当国家存亡、人民的生死存亡都岌岌可危的时候，突然——砰！——他们就把希望给了我们！现在感觉好像不是这样了，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说实话，我对政治上出现好结果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我觉得这反而是件好事，因为当所有人的希望都破灭，彻底枯竭的时候，人民才会真正把希望给了我们！到那时，一切都会彻底崩塌。而在此之前，我.....我不知道.....人民没有收入，他们变得麻木不仁.....他们只是游荡，为所欲为。 1993年莫斯科事件之后，我觉得我们彻底崩溃了，作为一个民族，一个族群，不复存在了。因为人应该有自尊、有自豪、有愤怒。在那之后，感觉就像我们被强奸了一样，每个人都垂头丧气。不过，我尊重一群人——安皮洛夫派。他们是唯一真正的反对派，他们把莫斯科的防暴警察揍得落花流水。我亲眼所见！他们在桥上把防暴警察碾压，防暴警察吓得丢下盾牌四处逃窜（笑）。可惜的是，这一代人年纪大了，五年后他们就会去世，一切就此结束。至于我们的年轻人，我不知道.....他们简直一团糟。

嗯，在莫斯科，他们正在和青年人打交道.....那里.....利莫诺夫派.....
——不，嗯，在我看来，利莫诺夫派是个奇葩。他的党也是个奇葩，一个奇葩的东西。他们有20个人，都是些疯子（笑），彻头彻尾的白痴。利莫诺夫把他们带到哪儿，他们就去哪儿。这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党。利莫诺夫——“我就是这样！跟着我！”巴尔卡绍夫派也一样，但他们是另一个问题.....一个非常奇怪的党，如果你能称之为党的话。这是一个职业挑衅者的组织，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其他那些都不能算是党了，它们是一些小型民族主义团体，已经有大约200个了。他们在列宁格勒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有“俄罗斯人”、“民族布尔什维克”、“激进民族主义者”.....就像扎里科夫的党——SDK。那是什么类型的聚会？七个人.....

对了，扎里科夫现在怎么样了？我完全没听到他的消息，他从政坛和乐坛都消失了。——
我不知道，我好久没见到他了。不过我们偶尔会见面，关系不错，很友好。他不应该离开日里诺夫斯基，日里诺夫斯基也不应该和他分手——他们合作得非常出色。他一手打造了日里诺夫斯基

的形象……为他撰写演讲稿和文章。我知道他出版了一份地下民族主义杂志，好像叫《攻击》，真是个疯子。里面有一些公然反犹的文章——“打犹太人！”之类的。除此之外，我就一无所知了。

还有那些年轻人……
——我们尝试过。我们创建了一个名为“俄罗斯突破”的传奇运动。我们在莫斯科举行了一场抗议活动，名为“生存指南”。我当时在场，经理也参与其中。卢基奇现在还在。我必须说，当时在场的人现在还在——四个团体……好吧，其实是三个——经理算是半个团体。

你觉得前苏联现在没有摇滚乐运动了吗?
——没有。摇滚乐已经很久很久没出现了，大概有二十年了，全世界都是如此。六十年代一结束，我就可以断言摇滚乐就消失了。不过也有一些复兴的尝试，但都是些令人惋惜的尝试，比如性手枪乐队之类的。六十年代什么都玩过了。摇滚乐运动的意义在于它以革命为目标。那时有摇滚革命，有嬉皮士，朋克也已经出现了。那种朋克是我们现在想都不敢想的。我家收藏了大量六十年代的车库朋克唱片。都是索尼出品的……各种各样的剥削乐队，乱七八糟的。现在车库朋克成了潮流，人们终于意识到它曾经存在过。它们被装订成豪华套装出版。那时候，人们相信……他们输了。但输了一次，就再也爬不起来。就像把球打在地板上，它会弹起来，然后越落越低，就这么结束了。现在我觉得摇滚乐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算是某种最后的残余。但我们做的不是摇滚，而是一种仪式。我们所做的一切——政治、音乐、我们的声明，甚至可能是这次采访——都是为了……表明你仍然可以活下去，仍然可以在这一切之中屹立不倒。但这无关胜利。因为胜利是共享的。这关乎生存，关乎仪式，即使你明知自己已经彻底失败，却依然表现得像个赢家。我是一个如此绝望的人，但我们正在展示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行事……在政治领域，或者说，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就是说，这是抵抗。但是……我必须说，这种抵抗是徒劳的。我不相信我们会赢。
我们搞出了这个“俄罗斯突破”，但没人加入我们，我们找不到任何有意思的人，革命也没发生，所有参与的人都和我们一样（就像安皮洛夫的人一样）——他们都失败了。现在“劳动俄罗斯”也分崩离析了，他们互相殴打——电视上都播了。真是滑稽可笑。现在的局势要么像对马岛海战，要么就是世界末日。古米廖夫——他认为革命是针对反激情主义者/次激情主义者的——是错误的，但这些人恰恰是最有激情、最有灵感的人。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某种战争，或者需要把人民逼到一种可怕的境地，让他们开始屈服，然后他们就会开始砸摊位，然后一场自然的、自发的革命就会开始。但现在根本没有自发性可言。显然需要某种意识形态，毕竟是民族意识形态，而不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共产主义现在已经脱离了基督教的范畴，因为人民变得如此糟糕，如此令人作呕，以至于这种东西行不通了。

你们想拍什么类型的电影?
——哦，我们有很多想法！我们甚至想申请入读全苏电影学院（VGIK）。
安娜•沃尔科娃：是的，库兹马想去。永远都不晚，他们就算你40岁也会录取你。
——很可能，我们近期要做的事情和摇滚乐完全无关。库兹马和我想写一部侦探小说——一部惊悚片，而且要写得精彩绝伦，一气呵成。我和库兹马一起工作的时候配合得非常好……就像斯特鲁加茨基兄弟一样。我们简直紧张得要命。我们一起写过文章……《四月论题》——多么精彩的文章啊！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创造力非常旺盛，而且很有个性（*众人大笑*）。所有的“共产主义”都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对了，我们接下来会推出“共产主义”系列。我们想在录制完现在的这些之后，再录制很多其他的。至少会有四张专辑：《共产主义》、纽里奇的专辑、卢基奇的专辑，还有一张苏联歌曲专辑。哦，对了，还有第五张——我们想唱外国歌曲。第一首是《我的面包师》，绝对震撼。

你们录卢基奇的歌了吗?

——嗯，他本来想录的。上次见面的时候他说想跟我们一起录。他已经有了人选。

他最近一直在录歌。——
是啊，但都不太成功。《女孩与猞猁》这张专辑很棒，我觉得它简直太出色了。

是跟卡尔加波洛夫合作的那首吗?
——对，是我们的老朋友。
安娜•沃尔科娃：一开始我们不喜欢，但后来我们听了.....
——结果发现真的太棒了，简直棒极了。不过总的来说，卢基奇不应该那样写。作为制作人，我们做得很好，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他需要被写得非常尖锐，因为他是个心软的人，而当温柔叠加温柔时，就会产生一种甜腻感。1988年我们录音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拥有了所需的一切。只是录音机彻底坏了。我们录了三天，所有设备都爆炸了。我们的设备总是爆炸。我们不断地花大价钱修理设备。所有设备都能正常工作，但只要我们开始录音，所有东西就都出问题了，放大器烧坏了，仿佛有什么可怕的厄运降临.....所有东西都坏了，灯也灭了。邻居们开始报警，因为太吵了。开始录音的时候，磁头突然裂了，根本找不到新的。而且录音机也不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录。结果录音效果糟透了，真是倒霉。我们用的第二台录音机也坏了，开始发出各种乱七八糟的噪音。吉他也没调准；可能是琴枕或者弦钮掉了，我记不清了。不过没关系，我们总算录完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果还挺不错的。最后做成了一张好专辑：柔和、亲切、优美的歌曲，演奏却很狂野。
他们录《扬卡》的时候，我的目标也是这样。他们自己写了一半，我当时在另一个房间里。我们和泽连斯基一起打造了那种声音。
共产主义.....我不知道最终会怎么样，但据说他们打算出个新系列，就像89年那样，我们一年录了九张。
我们想录一张Ministry风格的专辑，所以买了些电子鼓；它们现在还在我们的行李箱里。我们想让这张专辑绝对震撼人心，绝对催人泪下。我们本来想和**经理**一起录，但我现在不知道值不值得。**经理**得吸了大麻才能发挥他的雄辩，然后他的才华就会迸发出来，真是太美妙了！他会开始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有一次，我们让他又吸又喝，他开始吟诗.....大概是“窗户像身体上的气泡一样破裂.....”之类的。而他清醒的时候，就那么严肃、阴郁地坐在那里写歌词。我觉得他的乐队“**祖国**”简直烂透了，太可悲了。
他在秋明写歌，在那里他变得非常严肃，以至于把所有的脏话都删掉了。他是个虔诚的东正教徒，东正教的教义在他身上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后来，他觉得说脏话可能会冒犯东正教徒。“到处都是警察.....”——他把“混蛋”唱成了“小偷”。我后来告诉他，他应该换一种唱法，而不是唱到一半就停下来，因为到处都是警察，一个推一个，这可不是我们乐见的（笑）。
一半都是胡扯，但他有时候就是会冒出这种东西！他给自己取了个完全不像他风格的名字——“祖国”。他有很多名字。在那之前，他想叫自己“粪便盒里的恐怖”、“粪便盒子里的怪物”，还有“熊皮”和“雪地里的熊”。他写过一首歌，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在森林里找到了叶利钦，我们的英雄在树下.....”（笑）。我想和他一起录一张好玩的专辑。
《共产主义》会很狂野，像Ministry乐队那样，是那种电子车库摇滚、电子锐舞之类的。他们想录一张单独的电子专辑，但那需要他们的采样器，就是他们唱歌时用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记得所有的《共产主义》都是一天之内写完的，最多也就两三天。嗯，就是大家聚在一起，不出门，囤了点伏特加和大麻，瞧！ .....当然，在这方面，我们最好的作品是《士兵之梦》。我们花了大约四个小时录制完成.....我们 找到了一张复员专辑。里面有个哈萨克人，在我看来，他甚至连俄语都不会说。专辑里有很多潦草的字迹，他写了很多东西.....但他写得非常认真，就像在记笔记一样。里面错别字连篇！不知为何，他甚至无法想象“青春”这个概念不加引号：“一个士兵把

他的‘青春’给你”（加引号）。他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都笑翻了。杰夫真是太棒了。突然发现，这些歌都是家喻户晓的。歌词里漏掉了一些句子，一些词.....好吧，我们笑着把这些事抛到脑后（我当时真是心都揪起来了），然后很快就录完了。结果很不错，真的非常棒。
我们正在收集这张专辑，如果磁带能找到的话，我们会把它整理到每一页，我们需要把每一页都拍下来。他写了一张很棒的专辑。
他还写了《Let It Bi》。苏尔来了之后，这个想法立刻浮现在脑海里。我们赶紧开始在脑子里翻找街头歌曲，各种各样的街头歌曲。“Phantom”.....后来库兹马发现，原来“Phantom”并不是全部，还有大约二十段歌词，或者更多，一首没完没了的歌。我们把能记住的都唱了一遍。突然，我们发现马莱日克的歌是唯一一首。

谁来写《共产主义》？
——我们俩。哦，不对，是三个人，纽里奇是小提琴手。库兹马现在主要弹键盘，我是吉他手——算是双人组合吧。
安娜·沃尔科娃：没办法，每个人都得什么乐器都弹一点。——
我根本不会弹键盘。好吧，我弹得还算烂。我甚至在某个地方弹过《这世界运动》.....或者说是最后出现在《Tram-ta-ra-ram》里的那段，那段原本是为《百年孤独》写的。它原本有四十分钟长。一开始，我打了个喷嚏，库兹马笑了，然后我打了个喷嚏，力道太大，把麦克风都弄掉了（笑）。然后我在键盘上做了个假动作，然后按了个音.....就睡着了。库兹马把我叫醒了。他当时还在犹豫要不要叫醒我，后来我们听了整段录音，笑了大概十分钟。
对了，我们终于计划完整发行《百年孤独》了。这将是一张名为《过量》的三碟装专辑。创作过程中，我们有很多歌曲、素材和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最终都被删掉了。所以我们决定收集所有我们醉醺醺地躺在地上的照片，并把它们配到专辑里。这会是一张相当搞笑的专辑。
那时候我们喝酒喝得烂醉，说得委婉点儿。我当时还很执着地把LSD当成职业药物来用。所以，《百年孤独》是一张完全迷幻的专辑，灵感就来自LSD。
我们想收录一些原版专辑里没有的歌曲版本，因为最好的版本，说得委婉点，都是醉醺醺的，但也是最生动的版本.....比如《你们这一切都是徒劳》——当时没有伴奏，但那却是最好的版本，简直是噩梦！这张专辑已经录到第三遍了，大部分都还算正常。《过量》录了大概四十遍。我的嗓子都哑了，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写。我们录过一个不错的《论离开……》版本，还有一个加了颤音琴的不错的《百年孤独》版本。
这就是我们计划发行的专辑类型。我们有很多计划。我们会出一张英文专辑，而且会和Boney M.合作。

所有这些都会发行CD吗？
——当然会。还会出一张大专辑，叫《GO十周年纪念》。Kolesov正在制作。你可以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厂牌。他们现在资金比较紧张，需要努力发展。如果他们能做到，如果他们不被打垮，那它就会成为真正的GrOb-Records。我们会发行一些有趣的东西.....比如Lukich的作品。我很乐意发行DK的所有作品。顺便说一句，不知什么原因，目前还没有人发行他们的作品。他们在莫斯科非常受欢迎，是一支传奇乐队。我们甚至想过和DK一起录音，但Zharikov说：“哦，音乐是年轻人的玩意儿，我已经不玩了。我现在是政治家了。”好吧，我们当然可以和Morozov一起录音，但如果没有Zharikov，那就不是DK，而是Vesyolye Kartinki之类的，各种垃圾。他们好像缺了点什么，尤其是那种嘲讽的意味。他们努力了，唱了那么多老歌，但就是不对劲，好像少了点什么.....

你哥哥以前在DK乐队演奏，对吧？

——是的。不过，至于演奏方面.....他现在不是乐队成员了。他们的专辑《DMB-85》非常棒，但那要感谢扎里科夫。他参与了那张专辑的演奏。
我们一直没能让他加入，我们一直在计划，但总是没能成功。
我们想在这张专辑里使用铜管乐器。

报纸上说他在某个俱乐部庆祝了他的四十岁生日，一些爵士前卫音乐家也参与其中。——
真的吗？真奇怪。我32岁，他比我大七岁。有意思.....我记得七年。那岂不是说我已经33岁了？
我好像记不住这么多生日和日期。我不太擅长记性。

菲尔索夫现在在干什么？发行磁带？
他之前录了各种各样的自制东西.....比如《俄罗斯实验场》。我和扬卡在他家待了两天.....《俄罗斯突破》，没错，是他写的。他那儿有个厂牌，专门发行盗版唱片，大多是演唱会录音、稀有曲目——总之就是些非专辑的东西。现在他要发行库兹马的专辑了。《宇宙运动》根本就不是一张专辑，它根本不存在。但不知为何，他们用某种速度录制了它，七分音符什么的，播放起来特别慢。他演奏的速度大概只有录音的一半.....

棺材编年史 | Rainbow — 叶戈尔·列托夫："摇滚永远是战争……"

埃戈尔·列托夫：
"摇滚乐永远是一场战争……"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俄罗斯朋克摇滚传奇人物叶戈尔·列托夫在我们城市的演唱会正是如此。特鲁德体育场的冰球馆在其整个历史上可能从未见过如此盛况。

音乐会的组织安排很清晰，让每个人都能尽情享受，聆听期待已久的嘉宾的表演，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或争吵。

正如宣传的那样，门票在演出当天开始发售，售票处排起了长队。大厅里白冰覆盖，一个简易的小舞台格外显眼。麦克风、椅子和两个音箱整齐地摆放在上面。很明显，叶戈尔将独自演唱。"Matplen"、"一切按计划进行"、"傻瓜"……即使是原声版本，这些歌曲依然魅力十足。场地不适合这种类型的演出显而易见：设备噪音很大，大厅里也冷得刺骨。尽管如此，演唱会进行得

很顺利。这不仅是歌迷的看法，也是叶戈尔·列托夫本人的看法，演唱会结束后，他立即前往Feed Back摇滚俱乐部与记者见面。

体育场里非常冷……

— 是的，太可怕了。有时候我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手指。

— 你为什么没有带队来？

"我是独自一人受邀的。巡演有两种类型：电声巡演（《民防》）和原声巡演。"

— 您的演唱会在哪些城市最成功？

——在基辅、莫斯科、列宁格勒、伊尔库茨克、诺里尔斯克。沃罗涅日的最后一场电子音乐会非常成功。我也很喜欢这场。

新专辑进展如何？

我们已经录制了两张专辑：《新的一天》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现在我们正在创作第三张。

— 你之前一直说摇滚乐在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影响力。你现在还认为自己是摇滚乐迷吗？

"Alisa"、"DDT"——他们算摇滚吗？如果你觉得算，那我就不是摇滚乐迷了。没错，我真的相信我们国家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摇滚乐。以前只有像"DK"、"生存指南"这样零星的乐队。摇滚乐总是与战争、革命以及任何不落俗套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的摇滚乐就是这样。改革开放一开始，我们就发现，我们根本没有摇滚乐这种运动。

— 你改变了演唱歌曲的方式。例如，你现在是如何演唱《一切都按计划进行》这首歌的？

“我正常地唱歌。我觉得这些歌当时很受欢迎，现在它们有了比那时更丰富的意义。它们被赋予了当时无法想象的深层含义。当时，人们正经历着一场令人震惊的反抗政权的战争。而现在，斗争的性质已经不同了。它更加复杂，也更加艰难。”

——你曾在一次采访中说过：“我们是最后的魔术师乐队。俄罗斯摇滚乐的遭遇和70年代西方摇滚乐的遭遇一样，人人都买摇滚乐。”鉴于摇滚乐能赚钱，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既不好也不坏。收入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我的职业是艺术家。”

他们试图买下你吗？

- 当然。

“但也许摇滚乐可以买卖是件好事？这是否意味着有人需要它呢？”

——购买行为本身就说明，购买摇滚乐的某些人其实并不需要它。

— 你现在还用奥林匹姆录音机在家用录音机录制专辑吗？

“是的，我们在我家录音。我们用攒下来的钱买了一台很棒的八通道功放和一台很酷的调音台。我们是独立制作的——我们自己当摄影师和制片人……”

— 如果你的歌曲不再流行，你会怎么办？

“我不认为它们具有时效性。但是，我确信它们在社会上会引起一定的共鸣。如果没有共鸣，那就是我做错了什么。这意味着我曾经认同某些观点，然后又放弃了。主要标准是某种冲击力。我们花了两年时间从政，现在我们计划拍一部电影。”

— 你三年前就谈到过这件事……

是的。但归根结底，一切都与钱有关。

— 这是什么类型的电影——低成本电影吗？

“不，这是一部大制作电影。我想把它拍得像塔可夫斯基的作品一样好。”

— 你在音乐方面最看重的是什么？

“我什么都听：从古典音乐、民谣、宗教音乐到当代流行音乐。但我最喜欢听60年代的本土乐队的音乐。”

— 你对锐舞音乐和电子音乐持什么态度？

“这不是音乐。一股堕落的浪潮正在席卷全国。一代行尸走肉。我不敢想象他们之后会变成什么样。”

— 你不觉得我们已经失去了13岁的青春吗？

一切都失去了。唯一可能出现的，是对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彻底愚民化的一种反抗。一场西方科技革命已经发生，而且在西方，这场革命在未来几个世纪都将取得圆满成功。

— 你不觉得来听你演唱会的人有点低人一等吗?

不，他们都是健康正常的人。

你真有发现新乐队名字的天赋。比如“Spinki Menta”、“Cherny Lukich”和“Anarchy”。最近有新乐队加入这个名单吗?

— 不。我们现在想开始制作音乐。我仍然会收到一些磁带，但大部分要么是像红星乐队那样演奏给我们听的乐队的录音，要么是一些现代流行音乐。

他们会邀请你上电视节目吗?

“他们在A节目上做了现场直播。我发言了，但他们一直打断我。之后他们惹上了大麻烦。”

— 请跟我们分享一个与粉丝互动的有趣故事.....

——有一年新年，一个女孩打电话给我，开始说一些令人伤感的话。我告诉她今天是12月31日，是个节日，我祝贺你。你不庆祝吗？她问：“什么节日？”我说：“想想以前的样子：圣诞树，雪花。”她不停地说：“我才15岁，什么都不记得了。”这时，我也感到很伤心。

由奥尔加·格列本尼科娃录制

Google Translated to: Chinese (Simplified) Show original Options ▼
efir 365 — frozen letov 因“反馈”而温暖

冷冻的莱托夫被“反馈”温暖了

来源: https://grob-hroniki.org/article/1996/art_1996-12-xxa.html
日期: 1996年12月
版: 以太坊 365（沃罗涅日）
文本: 拉里萨·瓦西里耶娃
照片: 伊戈尔·斯特留克
参见: 图片

冰冷的列托夫因“反馈”而温暖

就在一周前，叶戈尔·列托夫在沃罗涅日举办了他唯一一场音乐会——地点就在冰球馆。冰球场边比外面还要冷；观众们瑟瑟发抖，却依然载歌载舞，畅饮无阻。叶戈尔自然是最冷的——音乐会结束后，他抱怨说自己的手指都冻僵了，“拨片老是从手里掉出来”。

列托夫演唱了自己的经典曲目，例如《俄罗斯实验场》、《一切按计划进行》等等。他没有像邀请他的那样带上“民防”乐队。不过，他身边却带着一位表情冷漠的女士。音乐会结束后，叶戈尔受邀前往“反馈”酒吧，那位棕发女子傲慢地吐着烟圈，并不时在叶戈尔停顿的时候试图打断他。

说实话，我原以为叶戈尔会是个平庸的朋克，但这位无政府主义领袖却给人一种略带羞涩的知识分子印象。他发音精准，双手灵巧如钢琴家，鼻子棱角分明，如同卢布列夫画像中的人物。叶戈尔经常把玩“不可知论”和“熵力”之类的词汇，丝毫不在意你根本无法在《反馈》杂志上找到一本哲学词典！叶戈尔的举止也颇具贵族风范。比如，当谈到某个坏人时，他不会说“我要杀了他”，而是会说“我要买把枪把他毙了”。就是这样。

在与叶戈尔的短暂交谈中，我们了解到他聆听各种类型的音乐，从古典音乐到宗教仪式音乐。此外，列托夫目前正在拍摄一部电影，他身兼导演、编剧和摄影师三人。叶戈尔承诺，这部电影“绝不会比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差”。叶戈尔还委婉地表达了他对俄罗斯摇滚乐的看法：

“我们国家几乎没有摇滚乐，除了少数几个乐队——比如‘生存指南’。毕竟，摇滚就是战争，就是革命。它甚至无关乎哗众取宠！摇滚就像基督、列宁的使命。基督就是第一个摇滚乐手。”

人们对13岁一代沉迷于摇滚文化感到惋惜，埃戈尔引用了B.G.的话：“那些年轻的朋克会把我们从地球上抹去……”埃戈尔称现代锐舞和电子乐“不是音乐，而是一个陷阱，是回归原始”，并认为青少年一代已经变得麻木不仁。他还就毒品问题发表了一些哲学见解。莱托夫将所有吸毒者分为“瘾君子”和“攀岩者”。“瘾君子”通常是忧郁的人，除了毒品带来的快感之外别无选择。“攀岩者”则充满冒险精神，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他们不会上瘾——他们只是享受快感，然后回归正常生活。

为了使故事圆满结束，必须补充一点：在沃罗涅日摇滚俱乐部，疲惫的叶戈尔得到了食物和饮料。他看起来很满意。

拉里萨·瓦西里耶娃。
图为：
叶戈尔和他的女友。
摄影：伊戈尔·斯特留克。

图片



Chronicles | Elements #7 — 站在泰坦一边

站在泰坦一边

Elements 对民防组织领导人叶戈尔·列托夫的采访

问题：**伊戈尔，你的演唱会上经常发生暴力事件；你的歌迷与执法部门以及彼此之间发生冲突。我们认为这一切都表明你的音乐、形象和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具有攻击性的。情况真是如此吗？**

叶戈尔·列托夫：完全正确。我们自觉地认识到，我们的音乐和文化体现了侵略性的原则。在我们看来，侵略性在任何形式的创造力中，乃至在任何形式的生活中，都代表着一种绝对积极的因素。换句话说，侵略性是生活最生动、最清晰、最精准的体现。

埃尔：**但是你不认为侵略会破坏某种有机结构、某种完整性吗？至少，在日常意识中，侵略就是这样被感知的——是对有机完整性的侵犯，是某种外部的、黑暗的、破坏性的力量对内心平静生活的干扰？**

E.L.：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理解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一个试验场，两种力量在这里相互作用——黑与白、生与死、冷与火。而人类的生命正是在这片试验场上接受考验。为了生存，为了避免像杂草一样被割除，人必须采取某种立场，而这正是著名的赫尔墨斯箴言所揭示的：“死去的人从未真正活过。”在生命的“试验场”中，只有一方能够获胜，而侵略是生存、保有“人”之名、最终获胜的唯一途径。因此，生命本身就是一种侵略。任何真正的诗歌也都是一种侵略。**马雅可夫斯基** 是侵略，**弗维登斯基** 是侵略。**兰波、波德莱尔** 是侵略。利莫诺夫是侵略。我们在音乐中所做的，是一种侵略，是胜利，是一种进攻性的音阶。否则，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每一个将生命与光明力量联系起来的人都必须承认的。对他们来说，侵略是克服同样具有侵略性的惯性（即普遍的熵）的一种手段。

艾尔：**如果侵略是生命，那么和平（非战争）就是死亡。这是真的吗？**

E.L.：当然。任何与侵略无关的事物都游走在生死边缘。因此，侵略是维持生命所消耗的能量，并非指日常意义上的生命，而是指更高层次、永恒的宇宙意义上的生命。它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较低层次上以自然的形式显现。福音书中，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这意味着，来自上天的平安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反侵略、和平主义倾向截然不同。我毫不含糊地认同基督的追随者，他来到世间是为了建立天上的和平，战胜世俗的、怪诞的和平主义——这种和平主义的外衣下隐藏着撒旦的力量。

问：**您认为创造力是什么？**

E.L.：创造力是彻底的革命，是对抗惰性和熵的原始战争。它摧毁一切生活方式、一切结构，摧毁这世间万物的骨架，而这一切都以虚无之名。创造力不承载任何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纯粹是这个注定灭亡的文明的产物，就像巴比伦一样。创造力是超意识的，本质上是革命性的。每一次真正的革命都是对所有旧有准则和结构的摧毁；此外，革命是一种反利己主义和反个人主义的行动，因为个人是特殊性的，是文明的一种特定、私人的投射。所有政治结构，尤其是自由主义政治结构，都建立在个人概念之上。无论革命在哪个领域——创造力领域还是社会现实领域——我

都将其归于超个人、超意识的范畴。

问：**个性是一种价值吗?**

E.L .：个性不是一种价值；个性是一种罪过。远胜于此的是那些贯穿个性、对抗个性、游离于个性之外、存在于个性之内的侵略性元素的胜利。毕竟，所有真实的元素都具有侵略性，而我们自身的元素尤其具有侵略性，那些支撑着我们的元素。这些是太阳般的、炽热的元素，是所有元素中最具侵略性的，因为我们与被动、与黑暗、与泥泞、与寒冷作斗争。个性恰恰属于这些表现形式，因为它独特、独立，是无生命结构中的一个原子碎片。

埃尔：**但你必须承认，这是一种特殊的侵略。你是否相信，在个体内部，在其原子本质之中，也存在着一种针对你和你所捍卫的意识形态的真理?**

E. L .：我相信真理只有一个，而且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认为无论是在纯粹的艺术领域还是在我们野餐活动中，这一真理的所有表现形式都是一致且不矛盾的。隐藏在全人类之中的唯一知识，对这一真理的任何表现形式都具有相同的回应。

El：**你刚才概述的关于侵略的所有内容，都与左翼革命理论中反对异化的斗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你如何看待异化问题以及反对异化的斗争?**

E.L .：我一生中所做的一切，以及我将来打算做的一切，都是一场由元素力量组成的军队发起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我只是一个普通士兵，或许是个中士，仅此而已。我对抗的是那些以个人和零散元素为主导的价值观和体系。这是一场撒旦般的烈焰之战，其中烈焰之力代表着非人格化的力量，对抗的是渺小而碎片化的力量。当然，我与疏离感作斗争，我的专辑《百年孤独》正是献给这个问题的。

埃尔：**你的粉丝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莱托夫有一种叫做“红色笑声教义”的特殊教义。你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吗?**

E.L .：**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写过一篇小说《红色的笑声》，是在日俄战争之后，20世纪初，它堪称一部形而上学和美学宣言。我们将其视为我们立场的简要概括。我们，“G.O.”代表着一群人，他们因为那场噩梦般的经历，接触到了宇宙中某些骇人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凌驾于个人之上，凌驾于整个人类的层面之上。于是，我们开始将这些可怕的“发现”的价值观灌输给大众，尽管是通过武力，目的是为了阻止人类在精神上彻底消亡，阻止人类走向灭亡。因为文明正在经历的无疑是巴比伦的陨落，而为了人类（而非普通人！）的生存，必须采取暴力行动，这些行动必须是大规模的，而且表面上要残酷。从这个意义上讲，侵略的原则必须得以实现；一支全新的、可怕的、血腥的军队必须诞生，它将彻底摧毁整个巴比伦文明。毕竟，这个文明在其废墟之下埋葬着一种传统，一种完整的文化，直到不久前，它还构成了人类的最高境界。现在我们只剩下一件事要做：彻底重塑整个人类传统，它已经无可挽回地消失了（我们不应该对此抱有任何复原主义的幻想）。我们必须创造一场新的全球革命，创造一个全新的、真正的人，一个没有任何情结和任何公理的人。一个鲜活的、真正的人，就像在岩石上刻下第一段铭文的人一样。这才是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个可以流血书写文字的人。这就是“红色笑声”的侵略，它针对的是文明本身，并具有纯粹的创造性和肯定性。这是对当前“儒家”文明所滋生的惰性和熵增存在的侵略。一种新的文明必须诞生，唯有基督所预言之人才能存续：被召唤者众多，被拣选者寥寥。这些被拣选者便是上帝的军队。红色的笑声是一种毫不妥协的意识状态，黑暗却又必不可少，唯有如此，才能穿越死亡之门，攻入天堂之门。这便是孤身一人对抗坦克的境界，**马特罗索夫**的境界。

艾尔：**你所描述的“红色笑声”的英雄主义和侵略性，让我想起了泰坦巨人反抗诸神的叛乱。你站在哪一边?**

E.L .：当然是站在泰坦那边。我相信神，如果它们真的存在的话，也是嗜血的生物。

GrOb-Chronicles | 报纸“名称”第99期 - 莱托夫的装甲列车停在侧线上

列托夫的装甲列车行驶在支线上

叶戈尔·列托夫是鄂木斯克“民防”组织的领导人，他在明斯克待了三天后，意识到自己已经踏上了苏联的土地。他欣喜若狂。列托夫同志希望效仿在西伯利亚建立的民族共产主义运动“俄罗斯突破”，在白俄罗斯组织类似的运动，并将其命名为“俄白突破”。

叶戈尔，你来明斯克的目的是什么？

我来支持卢卡申科，我对他很有好感。我希望他能成为我们共同的总统。他是一位真正的领袖，一位斯拉夫人的战士。

——你知道卢卡申科曾对希特勒发表过正面评价吗？

完全正确。卢卡申科是一位精明老练的总统，也是一位目光长远的政治家。他的决策非常巧妙精准。我认为，目前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反对派中，根本没有像他这样的领导人。

——俄罗斯也是如此吗？

如今的俄罗斯正处于彻底衰落和灭亡的边缘。骚乱随时可能爆发，而其动机并非政治或社会不满，仅仅是因为人们食不果腹。例如，在卡拉干达，人们已经一年半没有领到工资了。于是他们捕鱼，并将大部分鱼卖给了当地的土匪。

——你的政治倾向是什么？

我是一个极端共产主义者，也是一个苏联民族主义者。我相信我们不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或其他任何民族，而是一个苏联民族。虽然最近我越来越倾向于基于单一文化的斯拉夫国家统一，因为，比如说塔吉克斯坦或哈萨克斯坦——他们所见的只有这些……我最近在那里交谈过，发现那里已经没有俄罗斯人，也没有俄罗斯文化了。那里不再是苏联，而是某种可怕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国家的某个地区，而是像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区那样的一片废墟。我相信，苏联70多年来所创造的文化是真正古老的斯拉夫文化，它建立在东正教的精神价值观之上。1917年发生的事情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事实上，20世纪正在发生的社会革命，正是未来席卷全球的革命的种子。我指的是德国和我们自身的历史经验。我们是极端主义者：如果我们战斗，我们就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你是否欢迎极权主义和独裁统治？

当然。最好的自由就是放弃它。在民主社会，言论自由沦为胡言乱语。只有当你愿意为之献身时，话语才有价值。这就是我支持所有极权主义原则的原因。苏联政权就是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的。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也是从这里开始的。然而，他们后来犯了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他们本应该与俄罗斯联合起来，共同西进，而不是互相争斗。

（注：视频中对卢卡申科的评价纯属玩笑和嘲讽。视频中，叶戈尔面带微笑，公开嘲笑总统。）

政治

你听说过“俄罗斯突破”运动吗?
它是什么?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但你需要努力求知。从一个40岁人的角度来看.....

民防，你对叶戈尔·列托夫有什么看法?
他无疑是个好人，也无疑是个有才华的人，虽然我还不明白他哪里有才华。至少，我对他的所作所为完全不感兴趣。就个人而言，我觉得他有趣，不是因为他的观点，而是.....他在托木斯克吗?

鄂木斯克。
鄂木斯克人听美国车库摇滚，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是它最大的优势。但我听了《Pryg-Skok》——当然，它绝对令人作呕。而且，你不能把激进主义当作主要意识形态；它本身就不能算作一种意识形态。但叶戈尔却把它变成了意识形态。他邀请我来这里听音乐会，但我没去。总的来说，任何激进主义都不能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只能存在于艺术层面。你必须激进，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至于利莫诺夫，情况就更复杂了，因为利莫诺夫是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关注利莫诺夫是因为我觉得他的作品很有趣。我对日里诺夫斯基不感兴趣，因为我认识扎里科夫，而且我非常喜欢他，而日里诺夫斯基的出现，完全是扎里科夫一手塑造的。利莫诺夫在他的书中写道，扎里科夫一手造就了日里诺夫斯基，但他却轻描淡写地贬低了扎里科夫。我完全可以想象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说，扎里科夫只是把日里诺夫斯基变成了他自己，所以日里诺夫斯基这个人物本身毫无魅力。但我真的很喜欢扎里科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而扎里科夫的天赋在于他是一位杰出的挑衅者。他是极少数能够始终保持激进立场的人之一：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对他来说都无关紧要。

你见过利莫诺夫本人吗？问题是，就连利莫诺夫的一些支持者都觉得他很无聊。

没有，我没见过。我不想打破人们的幻想。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大多数事物都相当虚幻的世界里，我很清楚自己也有很多幻想，我想把它们留给自己。我大概不想和利莫诺夫说话；我和扎里科夫也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如果……比如说，你喜欢披头士乐队吗？我也从来不听他们的歌，即使家里有他们的唱片，但是，如果没听他们的歌，我却很喜欢他们，也就是说，我喜欢他们的形象之类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真的很热爱艺术，而我所说的艺术是指任何脱离生活的东西。

你难道一点都不热爱生活吗？

我非常热爱生活。我只是几个著名俄罗斯哲学家的忠实追随者。我明确地将生活与艺术区分开来；我努力同时热爱两者，不将它们混为一谈。这是一种有意识的精神分裂：生活独立存在，艺术独立存在。当它们混淆时，我会努力将它们分开，让它们保持独立。我不相信存在一个完整的人；一切都是一场梦：追求成就，朝着某个方向前进。我只是真的很喜欢艺术。你问到了巴尔卡绍夫。巴尔卡绍夫或许是一位实践者，但我喜欢的是他思想的对话层面。这很好：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俄罗斯式的想法，一个很棒、很酷的想法，但它不可能实现，因为它永远不应该实现，因为它完全是胡扯，愚蠢至极，简直是混蛋的噩梦，混蛋。但这个想法本身很美。

GrOb-Chronicles | 音乐报 第18期（30）——叶戈尔同志在布尔什维克国的亮相

叶戈尔同志在布尔什维克国的出现



那些想要丑闻的人如愿以偿。那些梦想着与明斯克摇滚俱乐部圈的“新贵们”算账，争夺谁值多少钱的人，也如愿以偿。那些想看到自己的偶像“死掉”的人，也如愿以偿。被他自己称为“极端共产主义者”、“苏联民族主义者”、“法西斯分子”、“巴尔卡绍夫主义者”、“狂热的反犹分子”（民主媒体如此称呼）的后苏联空间朋克摇滚领军人物、民防乐队主唱叶戈尔·列托夫，与白俄罗斯本土乐队红旗乐队和北方之声乐队在白俄罗斯举行了一场联合演唱会。

列托夫在明斯克近一周的行程：在火车站受到意识形态同志们的欢迎，他们用面包和盐迎接他；在首都礁石俱乐部的一场原定不插电演出被取消（作为对取消演出的评论，我们“提供”一份邀请方——音乐厅主唱弗拉基米尔·谢利瓦诺夫——对这位鄂木斯克摇滚明星的一系列习语：“.....”）；与朋友们共进下午茶和伏特加；在明斯克音乐厅举行音乐会，周围布满了数量空前的保安，他们来自各个部门，从巴尔卡绍夫的爪牙到捷索韦茨先生的忠实拥护者；对那些渴望“免费”进入“诚实”和“滑稽”记者聚会的人进行人脸检查；音响工程师糟糕的工作；面目模糊的党卫军； THE ONE 本人与 STARS 一起表演了半小时的节目，最后，一位代表观众利益的粉丝按照惯例冲上舞台，然后把球砸在叶戈尔的胸口上，叶戈尔被这股汹涌澎湃的情绪吓了一跳。

“你要采访他（用大写字母强调）？”我的一些同事感到困惑。是啊.....

“坐在观众席上，我注意到一部分观众，他们以前是你的铁杆粉丝，对你的一些歌曲反应相当不赞同。很多人仍然不理解你身上发生的转变，这主要与你目前的政治观点有关，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你会如何回应他们？”

从意识形态的外部角度来看，有些人认为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说我们最初“反抗”共产党，现在我们自己却变成了共产党，甚至变成了法西斯。事实上并非如此。首先，我们“反抗”的是体

制，而且是具体而坚决地“反抗”。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当时的工作存在一个缺陷，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在我们的行动中，我们使用了极端的苏联符号，共产主义符号，而我们本应该更加具体。但这正是我们的原则——我们是极端主义者，如果我们“反抗”，我们就会“反抗”到极致，而且我们从未怀疑过勃列日涅夫政权会再持续二三十年。我们受到了非常严厉的对待，被“流放”到拜科努尔的军队（比如我们的吉他手），但我们的回应同样有力，从不拐弯抹角。我的意思是，这场“战争”专门针对的是那个制度，而不是1918年的共产主义，也不是战时共产主义。从根本上讲，那个制度至今仍然存在，而我们“战斗”的对象正是这个制度。

大约五年前，西伯利亚著名摇滚歌手尼克·罗克-恩-罗尔在接受俄罗斯电台采访时，指责你厌世……

我甚至不明白“热爱人类”这个词的含义。人是地球上唯一拥有逻辑意识的生物。他之所以能免受世间的不公和绝望的侵扰，正是因为他能够思考并找到解决之道。严格来说，人本身毫无价值；人是地球上最糟糕的动物。只有当他捍卫某种力量，而非维护自身的自我或个人利益时，他才具有价值（从而证明其存在的意义）：他越是自我，越是执着于自我，他的价值就越为零。如果他能得到意识形态、艺术、创造力、“战争”等等的支持——那才是他的价值所在。但是，再说一遍，他只是一个渠道，因为所有这些力量本身就存在于人体内。

— 你觉得秉持这样的理念生活很困难吗？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想过要过轻松的生活。我喜欢‘奋斗’、工作、玩耍、创作……”

— 您如何评价演唱会期间发生的这起事件？

“哎，怎么回事……有个疯子突然跳出来，冲着我大喊大叫。一开始我以为他是白俄罗斯人民阵线的，好像早有准备……结果他却出乎意料地感谢我，还兴奋地大喊大叫。当时我有点懵，唱也停了，然后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唱了什么，没唱什么。”

— 你在新西伯利亚录音棚合唱团录音，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目前，这是全国唯一一家发行我们公司旗下乐队（包括我们、黑卢基奇和生存指南）磁带和CD的录音室。这些作品涵盖录音室录音、现场录音、车库录音、地下录音以及反抗题材作品。民防最近在Choir厂牌下发行了两张新专辑。我们本来可以发行更多，但录音、混音、设计封面等等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而且设备也经常出故障：毕竟，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在家录音。我从档案库里翻出了我们早期的作品，也已经发行了——这些是我们1985-1986年录制的，音质极佳，封面也是我们最初设想的。

— 你的作品重新发行是否与今年你的第一个乐队 POSEV 成立 15 周年有关？

“这不是再版，而是出版。我们所有的专辑在全国各地流传的都是盗版。不久前版权法刚刚通过，所以我们决定自己出版。至于发行……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创作专辑；那并非纯粹的创作。更准确地说，我们当时做的是合作演奏。我们录制排练录音，最初只供自己欣赏，后来才有人开始发行。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民防乐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4年11月8日。”

你的哥哥谢尔盖·列托夫是俄罗斯乃至全世界最优秀的萨克斯管演奏家之一。他对你的工作有何感想？

“好吧。我们甚至想让他参与新专辑的制作。我们之间也有一个不成文的计划，想办法一起办一场演

唱会，但目前为止还没成行。他不知什么原因要去意大利，现在又去了美国，原因不明.....我们在政治和其他所有方面都完全一致。只是我更倾向于共产主义，而他更倾向于民族主义。他最痛恨的人就是奥库扎瓦之流.....”

.....政治家叶戈尔·列托夫也设想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成为未来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的总统，并赞扬鲍里斯·叶利钦的独特智慧。据他本人所说，音乐家叶戈尔·列托夫（他并不认为自己是音乐家，而是更愿意称自己为“实干家”）和他的乐队成员在喝醉的时候总是会听LYUBE乐队的歌曲《战斗》。“在战争中，就像在战争中.....”——他们有这首歌.....他将摇滚乐定义为一种方法和一种手段；人们不应该为之而死，而应该为一种理念和祖国而死.....

奥列格·克利莫夫
摄影：Sergey SHARUBA

棺材编年史 | 莫斯科节拍 第7期 — 叶戈尔·列托夫：我是个厌世者，我更喜欢动物

叶戈尔·列托夫：
我是一个厌世者；我更喜欢动物。

“俄罗斯突破”运动兴起于1993年10月之后不久。叶戈尔·列托夫是该运动的领导人和思想家，至今仍是如此。该运动于1993年12月19日在莫斯科高尔基文化宫举行“行动指南”活动，首次公开亮相。活动最终演变成民众与防暴警察之间的冲突，并在文化宫前的广场上引发了大规模骚乱。“俄罗斯突破”从一开始就被宣称为一场共产主义运动。列托夫说：“.....‘俄罗斯突破’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场运动，它的人民聚集在一起，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理念：我们国家的生存。”

除了“民防”乐队外，“俄罗斯突破”运动还包括“生存指南”（秋明）和“祖国”（鄂木斯克）乐队。1994年——一系列活动，包括在秋明（2月）、基辅、卢甘斯克和罗斯托夫（4月）举办的摇滚音乐会。5月27日——在莫斯科苏维埃之心体育场举行活动。5月28日，叶戈尔·列托夫在“A节目”现场发表政治宣言。莫斯科活动结束后，“生存指南”乐队退出“俄罗斯突破”运动。6月2日至3日——“俄罗斯突破”运动在圣彼得堡举行。此后，该运动逐渐衰落，但“G.O.”乐队的所有音乐会、叶戈尔·列托夫的个人演出以及他的所有采访中都带有政治色彩。

目前，俄罗斯突破运动的领导人正在计划该运动的新阶段，其中将引入新的组成部分。

正如人们多次指出的那样，俄罗斯人最喜欢的状态是“脑子一片混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主人公是有血有肉的，是俄罗斯演变的一面镜子。西伯利亚脑炎和对兴奋剂的误解，使他从昔日的无政府主义堕落到如今这种令人悲哀的精神状态：东正教、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朋克摇滚混杂在一起，煮成一锅略带酸味的炖菜，唯一的吸引力似乎只有俄罗斯式的异域风情。恰如其分的是，在久加尼奇的竞选活动中，“民防”乐队与它曾经的对立面“温柔的五月”乐队并肩而立。令人遗憾的是，这场意识形态的混乱最终只留下了音乐（以及几十个满脸青春痘的朋克在又一场音乐会上被警察殴打）。

但与此同时，莱托夫看起来是个不错的人，也是摇滚乐改革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而且他的兄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爵士音乐家.....我们该怎么办？我认为在精神科诊疗中，倾听患者的心声至关重要。我们正是这么做的，现在就由你们来判断了。

A.K.：民防乐队的演唱会活动为何长期中断？
L.：GrOb-Studio 的运作非常复杂。
1995年，我们终于拥有了一套八声道立体声系统和一台专用的调音台。我们录制了一张专辑，结果发现它非常重金属。录制这张专辑时，我们服用了大量的兴奋剂和毒品。这张专辑里可能没有一个音符是在正常的、“清醒”的状态下演奏或演唱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做到精疲力竭的。

A.K.：是要同时发行两张专辑吗？
L.：是的。第一张专辑《至日》应该是1995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生命不可承受之轻》是1996年发行的。

A.K.：你有没有注意到G.O.和观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L.：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距离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难以逾越。另一方面，现在仍然支持我们的人，正是那些需要我们支持的人.....荷兰人当时在拍摄报道，采访了演唱会上的形形色色的人。其中一位说，他不在乎我们是法西斯还是共产主义者，最重要的是我们表达了他一直以来所经历的情感。我们过去表达过这些情感，现在也依然在表达，但能感同身受的人却越来越少。
另一方面，有一批人正在崛起，而且非常年轻，你可以称之为“小伙子们”，他们能够听到和理解超越理性层面的东西。我们从未提及过这一点。
毕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源于情感。总之，这番话是对所有这些渣滓的抨击.....对所有那些BG（英国说唱组合）和所有那些垃圾的抨击。总的来说，我很沮丧，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代人。当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人渣，彻头彻尾的人渣。

A.K.：您在《反主流文化》第三期那次著名的采访中谈到了精神的死亡。现在您有什么要说的?
L.：当然，我无法用几句话解释清楚。形势绝对严峻，这一点显而易见。在政治上，我们已经丧失了人性。就是这样，我们比阿尔巴尼亚人还不如。从最近和塞浦路斯的足球比赛来看，我们甚至比塞浦路斯人还不如。精神的死亡？在西方，这早已发生。在这里，我不知道，但已经迫在眉睫。
如果人民选叶利钦，那么这些人配得上什么?
政治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变成了残酷的现实。如果不反抗，就会遭受更大的苦难、羞辱和压迫。如果人民同意，而且是以最可悲、最可耻的方式同意，那我们还能期待什么？要么是灾难，要么是革命。
我们正在开启“俄罗斯突破”的新阶段。我希望卡利诺夫莫斯特能够加入。目前看来，各方已就此事达成初步共识。

A.K.：西伯利亚对你来说仍然很特别吗?
L.：当然，但如果谈到人口.....我们这里也遭受了破坏，和其他地方一样，但规模较小，进展缓慢。在莫斯科，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差距很明显。这里没有人饿死，无家可归的人不多，土匪也少。但总的来说，有一种明显的权力分散的感觉。莫斯科不管，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我们在这里自力更生，很快我们可能就会有自己的货币.....就像高尔察克统治时期一样。所以，一切都开始了。

A.K.：那么，对你来说，祖国是什么?
L.：对我来说，祖国是苏联。我出生在这里。

A.K.：那么，祖国的感觉呢?
L.：祖国的感觉是一种语言、一片土地、一种理念、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象征意义、一种传统、一种美学和一种道德观。如今，我们俄罗斯国家的美学观变了，道德观变了，一切都变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本没有道德可言，这片土地也早已面目全非.....
彻底的衰败。到处都弥漫着恶臭。我带着“声学”设备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了大约三年，行程相当密集。那是一段非常令人沮丧的经历。尤其是在我们输掉车臣战争之后。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输，我们只是.....投降了。

A.K.：近年来您在俄罗斯南部举办过音乐会吗?
L.：是的，我在那里的音乐会上，超过一半的观众是参加过车臣战争的人。他们是雇佣兵、哥萨克骑兵。都是很棒的人。他们送给我子弹作为纪念品。

A.K.：你的听众群体有变化吗?
L.：我不这么认为。他们还是原来的听众，只是更加愤怒和狂热了。就像我一样，变得更加民族主义，更加共产主义。
在“俄国突破”出现之后，听众群体发生了变化，大致分裂成两大阵营：第一阵营是唯美主义者、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第二阵营的听众充满活力、积极行动、好斗。他们是极端分子，是战士。我们的听众形形色色。有民族主义者，有极端共产主义者，当然还有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一些才华横溢的人。

A.K.：你曾经说过，个人对社会的危害比整个运动更大。
L.：当有创造力的人聚集在一起时，革命就会发生，而这正是这个极权主义、庸俗的世界秩序最可怕的时刻。
现行政权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政权。真实存在的、冷酷无情的、意识形态化的个体。你知道，就是那些穿着红夹克、彼此提心吊胆的人。民主制度下，每个人都各自为政，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豪宅；而群众正在起来反抗他们.....

A.K.：所以，随着“俄罗斯突破”的出现，你们选择了集体救赎的道路?
L.：是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与东正教，与真正的基督教保持一致。

A.K.：那么，对你个人而言，是什么影响了你的这个选择?
L.：你说的“影响”是什么意思？如果个人救赎是必要的，我就不会组建这个乐队了。

A.K.：有没有哪些人的意见是你听取的?
L.：当然会听取。我可以列举很多我尊敬的人，但我的观点始终完全是我自己的想法。我非常喜欢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原则上，我会读《觉醒》和《苏维埃俄罗斯报》，但我可能更认同季诺维也夫的观点。但我不能说他们影响了我。我只是同意他们的观点。

A.K.：去年，你认识的谢尔盖·库廖欣去世了。
L.：坦白说，我们没能一起录音真是太遗憾了，尽管我们真的很想这么做。
我第一次和他合作是在很久以前，大概是1983年，在莫斯科.....那是我最早的几场演出之一。总而言之，他是一位才华横溢、充满神秘感的钢琴家。我和库兹马为他写了一首诗，以示纪念。

A.K.：你曾在一次采访中说过，创造力与死亡擦肩而过，而死亡是主要的灵感来源。
L.：当然，这有可能。但我现在会用不同的说法。尤其是在我尝试过LSD之后（大概花了四年时间）。死亡并不存在，它代表着其他的东西。一种挑战。一项壮举。服用LSD之后，我确信人类的意志是无限的。人类的力量也是无限的，创造力、智慧等等的力量也是如此。

A.K.：那自由呢?
L.：自由嘛，我引用一句名言：最高的自由就是放弃一切自由（笑）。
从政治角度来看，自由如今意味着抹杀所有曾经具有重要意义的价值观。只有当言论可以付出惨痛的代价时，它们才有价值。当人们因为这些言论而杀人时，它们才有价值。有了言论自由，所有的言论都不过是空谈。

A.K.：那么，对你来说，责任是什么?
L.：责任？.....责任就是祖国。就是抵抗。就是战争。就是真理。这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必须做的事。

A.K.：你为什么又用回了“民防”这个名字?
L.：嗯，它是一种象征。它是所有一切的源泉。各种各样的项目都围绕着它展开——“共产主义”、个人专辑等等。“民防”是一支乐队.....没错，它是朋克，没错，但它是非常迷幻的朋克。而且我仍然认为它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反正我没听过其他类似的乐队。

A.K.：现在我想问问你关于自我实现的问题。
L.：我已经百分之百地实现了自我，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林戈·斯塔尔曾经说过一句很好的话：达到某个境界，你就达到了百分之百的极限，你无法超越它，你看，根本不存在百分之二十。然后你又会再次达到百分之百，一次又一次，你明白吗？嗯，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永远不会感到疲倦。

A.K.：阿尔乔姆·特罗伊茨基曾经说过，“我们没有地下组织。嗯，或许可以叫‘民防’之类的。”
L.：特罗伊茨基曾经非常精辟地指出，他对像“G.O.”这样的人不屑一顾，因为他们是“厌世者”。嗯，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如此。我更欣赏动物。我可以证实这一点；你甚至可以把它写成一篇文章。是的，我每天都去森林，因为森林比街道、房子里更美好、更舒适、更真实。在森林里，我感觉像在家一样（笑），在街道上，我感觉自己像一头走在街上的熊。像一头大象。像一只老鼠。像一口装在轮子上的棺材。
你问过我关于创造潜力之类的问题，但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在疯狂地创作，你看，年复一年，这太可怕了，等待我们的就像一颗即将爆炸的彗星。我们已经彻底放飞自我了。我们是一支狂野的乐队。至于“地下”摇滚：我不知道，我甚至无法想象“依赖”摇滚。那简直是胡说八道。

A.K.：你会听这里出现的那些新乐队吗?
L.：不会，我不听。我们这里没有任何新乐队出现。

A.K.：您最近都在哪里举办音乐会？什么时候会来莫斯科?
L.：我将于5月16日在莫斯科的苏维埃之心剧院演出。
两周前我在白俄罗斯演出过。这是一件必要且有益的事情。我们需要支持卢卡申科；他是个很棒的人。我们宁愿他而不是叶利钦。

阿列克谢·科布洛夫采访

棺材编年史 | 蜜蜂 #10 — 我们将展开一场惊天动地的战斗

我们将进行殊死搏斗

1994年夏天，西伯利亚-莫斯科摇滚运动“俄罗斯突破”访问圣彼得堡，1995-96年谢尔盖·库廖欣抗议支持民族布尔什维克党（NBP）之后，我们城市的民族共产主义摇滚乐开始逐渐式微。但今年五月和六月，两位纳粹摇滚运动的代表人物访问了圣彼得堡：叶戈尔·列托夫（举办了两场音乐会——一场是个人演出，另一场是与“卫国战争”乐队合作演出）和莫斯科激流金属乐队“金属鞭挞者”。演出场地由“多边形”俱乐部慷慨提供，该俱乐部由“Kino”（现为DDT乐队）前贝斯手伊戈尔·季霍米罗夫创立。

当地摇滚乐界没有出现抗议活动；只有俱乐部乐队“Marraders”公开反对摇滚乐中的法西斯主义。

我们将进行殊死搏斗

里程碑变更

我们没变——我们还是原来的我们。世界局势瞬息万变，难以捉摸。我们支持谁？卢卡申科。我们会用武器支持他。[俄罗斯没有反对派。][卢卡申科]将会掌权并恢复秩序。

行动派

我们是行动派。我认为，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世界范围内，当前的形势都表明政客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再进行空谈和煽动（“这个好，那个坏”）毫无意义；一切都已昭然若揭。一切都已各就各位。一切都已明了。所有这些所谓的“启示”（“这个坏，那个好”）都无济于事。另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一切都已昭然若揭。饥饿的人知道自己饥饿，饱足的人知道自己饱足。如今，生活水平参差不齐的人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感到恐惧。至少对我而言，现在显而易见的是，社会分裂成了两半：恐惧的人和不恐惧的人。不恐惧的人随心所欲。他们终将掌权。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完全不起作用。所有革命的发生都不是出于意识形态，而是源于无意识的觉醒。这些人是直接行动者、极端分子、激进分子。这与智力无关。无论他们聪明、愚蠢，还是其他什么，都无关紧要。他们可能是十足的知识分子，但仍然会拿起这个玻璃杯，一拳打在别人脸上。

沙米尔·巴萨耶夫

沙米尔·巴萨耶夫可不是切·格瓦拉，我道歉。说真的，你问这种问题会被人揍一顿的。这个沙米尔·巴萨耶夫就应该被吊死，就这么简单。

尤里·舍甫丘克的车臣之旅

歌舞伎剧院。我想去车臣，但他们不让我进去。但我去那里不是为了唱歌，而是为了拍摄。我们第一次去塞尔维亚的行程泡汤了——我们本来是要去那里拍摄的。塞尔维亚之后，我们想去车臣，专门为了打仗和拍摄。但他们还是不让我们进去。

俄罗斯

目前，它是唯一仍在抵抗巴比伦混乱和入侵的文明和文化。虽然严格来说，我们几乎已经彻底失败了，因为如今在改革的混乱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这种可憎的、这种垃圾、这种民主（恕我直言，民主）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实际上已经迷失了方向。但我们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支——一支强大而严肃的、有能力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的——正在抵抗西方文化、巴比伦文化、欧洲和美国文化冲击的力量。

普通人

严格来说，普通人就是生命力所对抗的惯性。我相信生命中只有一条法则：战争。在生命的力量——战争——和惯性的力量——熵——之间，正如我多次说过的那样。熵会归零。普通人就是熵。至于该如何处置他们，我不知道。我们又不是要把他们都杀光，但我们还活着，而他们——别来烦我们。如果你来烦我们，那就来吧.....于是战争开始了。当然，我们会毫不留情地反击。如果他们干涉我们，而他们确实干涉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仅仅是干涉我们；他们已经把我们彻底逼到了绝境。我们会拼死反击，让你瞠目结舌（他很开心，笑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

当然，我们打败了德国人（哦，该死，我真想爆粗口）。我们赢了，因为跟我们比起来，他们简直就是废物。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只是我们的人民行动比较慢。他们把我们逼到了斯大林格勒，但之后他们狠狠地教训了我们一顿。那真是惨痛的经历，就是这样。但总的来说，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向西进军。因为这是两种文化，两种社会形态，而且都完全正确。他们之间真的没有任何区别，除了一个：他们是德国人，因此是傻瓜。这一切都基于德国的教条主义，所有这些胡说八道，所有这些他们长期以来积累的哲学思辨建构。结果就是反犹主义，他们开始用人做肥皂，等等。这些事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是无法想象的，但对他们来说.....在那一刻，他们彻底签下了自己的死亡判决书，这一点显而易见。好了，就这样，战争结束了，一切都顺理成章，合情合理。这是一场如此公正、正常的战争。这是一场伟大的、强有力的、健康的战争。我们赢了，这是理所应当的。当然，我们唯一做错的事就是止步于德国——我们应该继续前进。因为惯性实在太大了——我们必须征服欧洲，就是这样。

上台执政

有两种选择：一是诉诸武力，二是让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上台，后者要好得多。那样的话，就是一种更文明的选择。否则，就只能是一种不文明的选择。

原料

如果现状继续下去，我们将沦为西方国家的原材料供应附庸。事实上，我们已经是西方国家的原材料供应附庸了。如今的政治运作已经进入了另一个层次。

未来

社会中正在发生着如此难以预测的进程——地缘政治、地球物理学.....现在谈论一两年后会发生什么，绝对是不现实的。归根结底，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非常广泛的层面：政治层面、通过歌曲和声明、形而上学层面.....如有必要，我们将拿起武器，用武力战斗。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必将战斗。绝对如此。

Chronicles | 812 第 4 期 — 一名带有字母“M”的极端分子向“Poligon”开枪

一名身上带有字母“M”的极端分子向“Poligon”开枪

叶戈尔卡·列托夫想去车臣，为俄罗斯民族的理想而战。但他被拒之门外。不过，这位英雄在波利贡俱乐部度过了一段辉煌的“枪战”时光，在那里他举办了一场不插电演唱会，令他的忠实粉丝欣喜若狂。[812] 注意到叶戈尔卡皮夹克翻领上别着一枚印有古巴解放英雄切·格瓦拉头像的徽章。

叶戈尔，怎么，一场新的革命要来了？

“没错！我们是行动派。现在的情况是，政客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再空谈也没用了。一切都很清楚，人人都明白！曝光也没用！”

哪些方法有效？

——它奏效了……（听不清）推翻了这个那个……

您能解释一下吗？

——我可以告诉你它是否被录音……

……除非有人说出来，否则我们听不到。音乐会结束后，叶戈尔举行了一场冗长的记者招待会，期间政治辩论的焦点转移到了他最新专辑的音效描述上。据作者称，自然界中没有与之对应的声音。

我年轻 #22 (150) — 叶戈尔·列托夫的宇宙革命

叶戈尔·列托夫的《普遍革命》

叶戈尔·列托夫是西伯利亚乐队“民防”的领军人物，也是“俄罗斯突破”运动的创始人和思想家。他持有激进的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观点。尽管“俄罗斯突破”乐队在前苏联地区拥有至少数十万的粉丝，但该乐队仍然保持着“地下”状态，或许是俄罗斯最后一支真正独立的摇滚乐队。在乐队即将于今年夏季开始的大规模巡回演唱会之前，叶戈尔·列托夫将在莫斯科（5月16日）、圣彼得堡（5月24日）和基辅（6月）举办一系列不插电演唱会，而“俄罗斯突破”乐队也将在明斯克（4月26日）进行演出。4月20日，“俄罗斯突破”乐队发行了两张新专辑《至日》（Solstice）和《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这两张专辑以磁带形式发行，并将于今年夏季发行CD版本。叶戈尔·列托夫对未来也有着规划，包括出版一本大型诗集，创办自己的文学艺术杂志或报纸，以及拍摄电影，所有这些都将依靠他自己的努力。

——你当年支持久加诺夫参加选举……久加诺夫落选了。那你呢?

E.L.：我也是。我也输了。我走在街上，毫无畏惧。我用肩膀推搡着别人。我为遇到的每个人感到羞耻，羞愧难当。这其实与久加诺夫本人无关。这关乎理念，关乎象征。久加诺夫是谁？但他所代表的，他所象征的，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民族爱国主义阵线。这一点对所有人来说都很清楚——我们和你们都清楚。目前，唯一真正有能力改变国家乃至世界局势的反对派候选人，民族爱国主义反对派，就是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他一手促成了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联盟，建立了一个新的斯拉夫帝国——苏联，这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你认为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吗?

E.L.：我是一名苏联民族主义者。我的祖国是苏联。苏联是迈向远方、迈向新时代、迈向新视野的第一步，也是伟大的一步。苏联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理念，一只伸出的握手。俄罗斯的荣耀和伟大在于，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肩负起打破数千年停滞和蒙昧、打破人类孤独、走向伟大统一——走向全人类——的艰辛而正义的使命。我相信，我相信世界大革命，我相信普世革命，我准备像我英勇的前辈、老师和同志们那样，用言语和行动去捍卫它，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马雅可夫斯基，所有那些始终反对谎言、冷漠、衰落和死亡的人。1917年，我们的国家迈出了通往真理的第一步——这绝不会是最后一步！

——我明白了。那么，你认为你的精神伴侣是谁呢?

E.L.：我会说他们是同志，与其说是精神上的，不如说是形而上学统一战线上的斗争上的。这些人包括西杜尔、穆拉托娃、弗韦登斯基、阿瑟·李、赫尔佐格、普拉托诺夫、马尔克斯、亨利·米勒、塔可夫斯基、菲洛诺夫、格吕内瓦尔德、伊万·克里斯托斯、昆德拉、普罗米修斯、捷连季耶夫、克鲁切尼赫、布鲁诺·舒尔茨、维索茨基、舒克申、维拉·马特维耶娃、梵高、安部公房、伯格曼、什帕利科夫、别尔嘉耶夫、果戈理、石川啄木、诺尔斯坦、格罗斯等等。

你是否感觉自己像一枚棋子，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所操控?

E.L.：参与，不参与……一个为国而战的士兵，一个堵住炮口的士兵，一个燃烧的加斯特罗雕像——这些仅仅是小雕像吗？一场为了正义事业而战的战争——它难道只是一场聚会吗？我当然能感受到我身后的力量，但关键在于，我并不将我的真我、我的本质与我的自我、我的肉体或护照上的信息联系起来。我就是那股力量。某种程度上，我们是执着于此的化身，是伟大事业的执行者。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在做我们必须做且力所能及的事情。

— 你认为摇滚是什么？

E.L.：摇滚乐，正如它在20世纪60年代那样，也正如它真正应有的样子，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活力和最真诚的民间艺术形式，它追求的是纯粹的革命性目标——改变现有的秩序、生活方式，以及创作者/表演者和“听众/消费者”的意识。摇滚乐就是革命，它是通过斗争和克服困难而进行的反叛——进步、运动以及打破惰性和停滞的牢笼都是可能的。这些正是摇滚乐必须以最严谨和最热烈的热情去追求的目标。

— 您认为惯性是社会灾难的主要原因吗？

E.L.：两大不幸：惰性和庸俗之辈。我们整个“新资产阶级”、黑手党以及所有奴颜婢膝的民主渣滓，都出自庸俗之辈。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所有的歌曲，我所有的作品，始终都是针对那群麻木不仁、贪婪成性、奴颜婢膝的公民，他们如今正在制造前所未有的、令人发指的、骇人听闻的纷争，亵渎我们的祖国，并震耳欲聋地鼓吹着一些所谓的“普世人类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归根结底不过是通过抢劫和扼杀邻居来中饱私囊。

关于惯性，我的人生经历每天都以最生动、最残酷的方式向我证明：如果你不“竭尽全力”地抵抗生活的洪流、惯性的车轮、生活的日常琐碎，任由自己随波逐流，那么你所处的境地必然会走向最悲惨、最可耻、最令人作呕、最可怕的结局。清晰的视角和严格的自律对于每一个行动、每一个念头都至关重要，否则你终将发现自己被卷入自身污秽不堪、处境极其糟糕的漩涡之中。一切苦难都源于懒惰、意志薄弱和冷漠。而我们都知道，天国是靠武力夺取的。

如果精疲力竭，无路可退，那么我们必须像扬卡、巴什拉切夫、谢利瓦诺夫以及我在前线的其他战友那样，有尊严地离开，绝不投降。他们赢了，首先是践踏了残酷的自保法则，最终也战胜了死亡本身。留下来的人有义务坚守阵地，不仅要守住自己的阵地，还要守住那些被遗弃的前线，为了自己，也为了“那个人”而战。前线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绝不能死于软弱、忧郁或意志薄弱。世界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取决于真正活着的人。

你想对听众说些什么？

E.L.：你们这片土地上还要多久才能恢复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夺回你们耻辱地、无耻地失去的荣誉、勇气和尊严吧！

阿列克谢·科布洛夫采访

FUZZ 第 6 期 (45) — 叶戈尔·列托夫的《阳光之路》

叶戈尔·列托夫的阳光之路

叶戈尔·列托夫在波利贡俱乐部举办的不插电演唱会，以专辑《至日》为主题，在圣彼得堡的极端青年群体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据说售出了约700张门票。无论如何，早在演出开始前，利戈夫卡大街上的这座建筑就已人山人海：朋克、爱丽丝乐队的粉丝，甚至似乎还有金属乐迷；最小的观众估计也不过十岁。警察和其他保安人员严密把守着狭窄的入口，以至于即使是持票者也难以进入。与此同时，在拥挤不堪、如同炼狱般闷热的大厅里，每个人都表现得异常安静，屏住呼吸，聆听着舞台上的歌声，目光紧盯着屏幕上模糊投射的叶戈尔演唱时的特写镜头。这场一个半小时的音乐会（期间穿插着对观众留言的回应）共演唱了29首歌曲：大部分是老歌，但也包括科尔克/雷若夫的《至日》、《复员》和《雾》，以及“切尔尼·卢基奇”·库兹明的《我们默默前行》。在台上，叶戈尔重申了他坚定不移的极端主义立场，向涅槃乐队致敬，并谴责了最近民族布尔什维克“扣押”巡洋舰“阿芙乐尔”号的行为，称其幼稚可笑。似乎所有在场的人都觉得他们见证了一场意义深远、严肃而又引人入胜的另类演出。音乐会结束后，在化妆间里，气氛一片混乱，疲惫但一如既往沉着冷静的列托夫巧妙地抵挡住了来自各方媒体的混乱攻击。

创造力

埃戈尔，请跟我们说说你的最新专辑——它的创作灵感是什么，创作过程如何？

这个想法萌生于1993年10月之后。我们意识到不能袖手旁观。我们当时能做的——或者说我们拥有的武器——就是音乐，歌曲。最初的想法是录制两张45转的唱片，收录SURVIVAL INSTRUCTIONS、DK、CHERNY LUKICH，或许还有我们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的作品。我当时写了《祖国》和《胜利》这两首歌。但渐渐地，由于种种困难，包括资金问题，我们意识到这个项目根本不可能实现。
然后，我们意识到这个想法正在发展壮大……1994年，我几乎创作了所有收录在双专辑《至日》和《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中的歌曲——它们几乎是同时创作的。我们于1995年开始录音。我的原则是“亲力亲为”，所以我们开始在家里的“奥林匹斯”录音棚工作。录制前九首歌时，我们之前的指挥叶夫根尼·格列霍夫出乎我的意料地带来了一台八声道数字录音机，我们不得不花了大约十个月的时间将奥林匹斯山的录音转换成数字格式。事实上，这是一个错误；我们当然必须从头开始录制所有内容，否则根本无法匹配管风琴或人声的声音……后来，当我们最终完成所有调整后，我们迅速录制了两张专辑的母带。从技术角度来看，这张专辑的录音相当有趣，因为它运用了很多巧妙的技巧——例如，八把吉他齐奏……

这些吉他都是你的吗？

是的，我的。我们创造了一种可能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声音。我们完全实现了我们的目标。例如，如果说专辑《百年孤独》我只能说我们尽可能地接近了想要表达的东西，那么这张专辑我们做得尽善尽美，尽管它耗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此外，我们的作品中还蕴含着一种形而上的维度，这是不可分割的。就在我们录制完这张专辑之后——大约一年前——库兹马（里亚

比诺夫）在最后一刻出人意料地离开了乐队。当时他正准备调整旋钮，微调他的贝斯。

你们吵架了吗?

不，他一声不吭就走了。现在他应该在列宁格勒的某个地方。我们又花了三个月时间教新吉他手马赫诺所有的乐谱，让他适应。

这是你的老相识吗?

当然，他是 祖国 乐队的成员。

你个人更喜欢这两张专辑中的哪一张?

它们风格迥异，却又同属一部作品，共同反映了我们在公社里近一年半的生活。起初，我想做一张名为《新的一天》的专辑，其中会收录《祖国》之类的歌曲——一张时长约三十分钟、略带对抗性的专辑。后来，专辑里的歌曲越来越多。最终，第一张专辑名为《至日》，封面设计堪称惊艳，直接发出行动的号召。第二张专辑则更具哲学意味.....它探讨的是，为了行动，我们需要理解什么。

《存在之轻》的封面采用了耶罗尼米斯·博斯的一幅画作——请发表您的看法.....

《圣安东尼的诱惑》——画中，安东尼坐在河边.....

各种各样的邪恶力量都悄悄地缠上了他?

不，那里的颜料并不厚，这一点很重要——不像博斯的其他画作那样厚重。坐在水边的这个人脸上带着如此轻松、如此平静的神情.....这正是这张专辑所表达的状态。可以说，我们常常会发现自己处于这种状态——当我们想要，或许仅仅是能够，深吸一口气的时候——呼.....

然而，专辑歌词中出现的并非圣安东尼，而是列宁——例如，有一首名为《在列宁山上》的歌曲.....

这些歌词不是我写的，而是“黑卢基奇”（瓦迪姆·库兹明）写的，角度出人意料.....他原本有一句歌词是“谁不需要上帝”，我改了。第一段我唱的是“上帝不相信的人”，第二段是“上帝不相信的人”，第三段是“谁不需要上帝”，由此产生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含义.....这首歌到底在讲什么？讲的是列宁在1993年10月的逝世。这首歌本来就应该叫这个名字，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疑问了。

专辑中收录歌曲《关于傻瓜》的原因是什么?

我一直想做这件事.....最初，当我创作《Pryg-Skok》时，《Durachok》有两个版本——电声版和原声版。我觉得自己当时的技术能力不足以实现我想要的效果——专辑里的人声版原本应该有18个人声。但我最终只录了4个人声，因为玻璃磁头录音时无法保证人声之间形成真空.....

为什么女声会以伴唱歌手的身份出现?

我觉得，女声的出现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在我看来，这绝对是神来之笔——尤其是当听到“我死去的母亲昨天来到我身边.....”这句歌词时——我都不好意思说——也就是说，作品完成了，我们赢了.....这可能是最好的专辑——即便不是所有摇滚专辑中最棒的，至少也是我们自己的。但话说回来，一切尽在不言中。

在演唱会上，你提到了与你的兄弟谢尔盖的合作音乐项目——你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项目组成如下：首先是米哈伊尔·茹科夫的打击乐团——三个人，然后是我弟弟和我，就这些。这个项目的核心原则是让五个人发挥出最大的能量。

这个乐团会演奏什么样的曲目呢?

我不会说，因为我还不知道。我们会做的。

会有歌唱部分吗？我是说，会有歌词吗?

当然。所以，我可能会弹吉他唱歌，我弟弟会吹萨克斯，或者干点别的什么.....我们决定这只是个一次性的项目——一场演唱会，一次录音，就结束了。我一直想联系我弟弟，让他参与我的最新专辑，但他一直在外地巡演，而我们却几乎被困在西伯利亚工作。

政治

埃戈尔，你的政治喜好变化莫测，很难跟上。你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最新进展?

我们所说的改变是什么？我今天在音乐会上解释过了：我们没有改变；我们还是原来的我们。改变的是全球形势。我们现在支持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而且我们准备继续支持他，包括采取行动和使用武力。

例如，哪些俄罗斯人物?

那里根本没人.....卢卡申科将在俄罗斯掌权并恢复秩序。另一种军事化方案或许也有可能，但我认为第一种方案会更文明一些。

你的夹克上别着切·格瓦拉的徽章——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想引领一股风潮，让每个傻瓜都穿一样的东西；这是件严肃的事.....我想说：我们是行动派。我认为政客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闲聊毫无意义：这个好，那个坏。一切都很清楚，一切都已各就各位。光靠曝光已经行不通了；我们需要行动。

你说一切都很清楚，但根据社会学调查，现在人们的头脑中却充满了困惑.....

例如，一个饥饿的人能清楚地知道自己饿了，一个吃饱的人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吃饱了，这难道不明显吗？或者，例如，对于任何经济状况稳定的人来说，现在他们显然都感到恐惧。社会已经分裂成恐惧者和无所畏惧者。无所畏惧者——他们为所欲为，而且他们一定会这样做：他们终将掌权。那就是我们。

你是谁?

这是一个宽泛的问题.....如今的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已经出现——他们一无所有。可以说，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不起作用。所有革命的发生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无意识的。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正是那些采取直接行动的人，那些极端分子，那些激进分子。他们或许贫穷、赤身裸体，或许是学院派知识分子，但最重要的是他们采取行动的意愿。

据悉，尤里·舍夫丘克曾前往车臣并在那里演唱歌曲.....您对此有何看法?

我觉得那不过是歌舞伎表演，仅此而已。我们也想去车臣，但遇到了一些困难.....不过我去车臣可不是为了唱歌（虽然我肯定会在战壕里唱歌）。但最重要的是：我去车臣是为了战斗，为了斗争。我们也想去塞尔维亚，但他们又不让我们进去。事情没那么简单。

你在一次采访中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苏联应该与希特勒联合起来，与西方开战。

我常说这句话，但我可以再说一遍.....人人都知道，我们打赢了那场战争（我本可以语气更重一些）。我们的人民行动比较慢，但当他们把我们逼到斯大林格勒时，我们奋起反击.....事实上，苏联和德国是两种文化相近、社会制度相似的国家；他们当然应该统一.....区别在于：德国人由于他们的浪漫主义传统、思辨哲学等等，最终酿成了惨绝人寰的后果——他们竟然开始用人做肥皂。我们根本无法想象这种事。因此，德国人实际上是自取灭亡，我们战胜他们是完全自然、合乎逻辑且正义的。这是一场意义重大、酣畅淋漓的战争。可惜的是，我们止步于德国；我们本应该占领整个欧洲。

形而上学

埃戈尔，你对信仰总体上持什么态度?

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得花四个小时才能回答.....当然，我可以说我是个无神论者。或者，这么说吧：我相信一切。绝对的一切。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你个人的感受和想法，而是你的行动。你应该表现得好像一切都不存在——没有上帝，也没有其他任何东西.....

而你自己却不存在?

而你不在那里。

你指的是超个人体验——也许你是指通过药物达到这种状态?

在制作最新专辑的过程中，这一点直接相关。由于录音工作倾注了我们最大的心血，需要极大的激励，而且所有歌词都是我们含着泪写下的.....

在你的这些话语和你的演讲中，有很多阴暗、负面的能量——这是你想给人留下的印象吗?

我可以说：或许，我们当然是忧郁的人，但首先，我们是战士——比如说，是守护天堂的恶魔。或许我还没看到天堂的真面目.....在我看来，人们分成两派，为对立的阵营而战。而中间地带，一片沼泽，不上不下，不冷不热——温吞水.....换句话说，有些人渴望，有些人却只想渴望。我们渴望，我们也确实渴望。

但冲突和战争带来的是毁灭.....

不，战争并非带来毁灭。战争是这个世界的主要轴心，是主要的创造力。战争是进步，是克服惰性和僵化。战争，归根结底，是一场与自身的战争，为了克服自身的缺点或情结。

胜利者内心的空虚从何而来?

或许“空虚”这个词并不恰当。成功者都是智者，他们每个人都会经历一种成就感，而这种成就感

往往伴随着悲伤。智者会倾尽所有，甚至牺牲自我，只为造福他人。这是一种必要的牺牲。这里有个寓言：当你攀登一座山峰时，你或许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事，但当你到达顶峰后，还有下山的路要走，然后是另一座山峰，更高更险峻，如此循环往复。我相信，人类的历史并非一个圆，而是一个螺旋，不断向上攀登，永无止境。

在这方面，您如何看待俄罗斯文化的意义？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代表整个俄罗斯.....但在我看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是最后一个仍在抵抗巴比伦式的混乱、抵抗熵增力量的。在混乱和当今种种丑恶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已经迷失了方向，彻底失败了。然而，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仍然有能力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的大国，仍然在抵抗巴比伦式——欧洲和美国——文化的冲击。

西方文化难道没有以大众商品的形式传播到西伯利亚吗？

这无关物质，而是关乎精神的堕落。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这样的大城市，这种现象尤为明显——那里的人们仿佛生活在自己的泡沫里，遵循着自己的规则，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而难以理解。我经常在全国各地旅行——比如我们最近去了明斯克，我很喜欢那里的氛围.....但在其他地方——比如南部的哈萨克斯坦——人们生活贫困，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

你对普通人的消极态度——会不会导致更可怕的后果？

我对庸人的态度是这样的：庸人是生命本身正在与之对抗的惰性。这解释得够笼统的，不是吗？我相信世界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一方是生命的力量——太阳，另一方是惰性的力量——熵。我们不会消灭所有庸人，但我们活着，你们最好不要干涉我们。如果你们干涉了，那就怪你们自己吧；我们会奋起反击。而且他们不只是干涉我们；他们已经把我们逼到了绝境。

你在一首歌里唱到：“永恒弥漫着石油的气息”，多么具有地缘政治意味的意象.....你个人对石油有什么兴趣？

你知道这是谁说的吗？伯特兰·罗素。俄罗斯目前正滑向西方原材料供应附属国的地位。地缘政治和地球物理进程发展如此迅速且难以预测，以至于根本无法预知一年后会发生什么。

一年后你会怎么样？你还会继续写歌唱歌吗？

我无法断言，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正在进行的这是一场多层面的战争：政治层面、形而上学层面.....如有必要，我们甚至会动用机枪。

毫无疑问，叶戈尔·列托夫所言所歌皆源于他的世界观，而这世界观本身构成了一个艺术体系。这个体系本身连贯且令人信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极具感染力），但它与枯燥乏味、逻辑僵化的党纲截然不同。列托夫的真诚和勇于承担一切的决心毋庸置疑。似乎他的命运就是承担重担并背负它们。但是，正如贝加斯神父所写，负重者无法挣脱束缚，因此，他们无法体会超人所拥有的轻盈。列托夫是一个凡人；他会犯错，会跌倒，也会重新开始。正因如此，生活的轻盈对他而言难以承受——就像圣安东尼受到来自地狱深渊的魔鬼的诱惑一样。

Alexey KURBANOVSKY
照片：Denis VYSHINSKY

棺材编年史 | 莫斯科共青团员 — 兄弟，别喝水坑里的水！你会变成叶戈鲁什卡的。

兄弟，别喝水坑里的水！
你会变成叶戈鲁什卡的。

6月19日，叶戈尔·列托夫在马雅可夫斯基电影院举办的演唱会，或许超出了所有地下乐迷的预期——他们本来就喜欢任何震耳欲聋的音乐。然而，真正的俄罗斯摇滚乐鉴赏家们却吓得赶紧逃离了拥挤的大厅：列托夫这次的演出依然糟糕透顶。

演唱会迟到了半小时才开始，但迪马·库兹明和臭名昭著的“黑卢基奇”乐队却代替列托夫登台演出，并宣布他将先为观众表演半小时，之后叶戈尔·列托夫才会上台。人群短暂地表达了抗议，但很快就忘记了愤怒，随着熟悉的“黑卢基奇”歌曲的旋律疯狂地舞动起来。与此同时，在电影院入口处，警察正在驱赶一群试图强行入场的无票人群，同时还抓出几个十三五岁、头顶莫霍克发型的醉醺醺的青少年。几个在附近大摇大摆喝酒的年轻人很快被警方隔离。大厅里弥漫着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朋克们对此强烈反对，迫使警方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然而，醉酒的人群并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在大厅出口附近，一场激烈的斗殴突然爆发。纯属巧合，我这个卑微的仆人为了保护被几个狡猾的年轻人抢走的录音机，也被卷入了这场冲突。事实上，这场打斗并非记者的错：两个年轻人正饱受戒断反应的折磨，试图从第三个人那里抢走钱财。就在这时，一位来自《莫斯科宪报》（MK）的自由撰稿人恰巧出现，手里还拿着录音机。随后，英勇的警察及时赶到。记者只挨了一拳，然后咬了对方的胳膊一口。

“黑卢基奇”演出的剩余十分钟相对平静地过去了。然而，在礼堂里走动仍然有些令人胆战心惊。朋克们互相推搡、跌跌撞撞，抽着大麻，喝酒，在过道里蹦来蹦去，发出非人的尖叫，扔瓶子，显然玩得很开心。一位中年妇女，显然是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偶然闯入了这场演唱会，离开礼堂时脸上满是惊恐。

……那段“煽动性”的音乐戛然而止，迪马礼貌地鞠躬，体面地离开了舞台。两分钟后，令所有乐迷欣喜的是，列托夫出现了。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同志们，大家好！”接下来是一段关于爱国主义精神的讲话，这种精神四年来从未离开过我们这位英雄，而列托夫本人也曾在自己的歌曲中残酷地嘲讽过它。很难理解列托夫为何对爱国主义思想如此狂热，而且这种狂热似乎与日俱增。最有可能的是，这是一种普通的歇斯底里——“我永远反对！”——一种对大多数人选择的道路的排斥和厌恶。列托夫乐于与社会对抗。“我绝不和你们一样！”是他的座右铭。他喜欢扮演一个永不言败的斗士，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共产主义思想丝毫不会让列托夫感到困扰。曾经有“红色分子”——他反对他们；政府换届了——于是“一切都完全不同了”，“我的苏联祖国万岁！”

对于那些疯狂迷恋列托夫的年轻人来说，他是一个偶像级人物。他被奉为神明，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当列托夫出现在舞台上时，所有观众都起立鼓掌，就像在经济停滞时期，我们的政治人物的崇拜者们曾经起立鼓掌一样。

列托夫有一套他刻意奉行的准则：世间并无美可言，唯有自杀才是至高无上的，任何试图逃离现实世界、遁入另一个世界的人，在他看来都值得尊敬。反抗任何统治政权的政策也为列托夫所乐

见，他的崇拜者们也同样如此，他们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偶像所提供的一切。

在我身后闷热拥挤的大厅里，一个年轻人歇斯底里地尖叫着，泪流满面：“我愿意为列托夫献出生命，我从小听他的歌长大，他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如果他死了，我就自杀！”说着，他用剃须刀片划破了自己裸露的双臂，显然是在模仿割腕。

莱托夫对着麦克风发出凄厉的嚎叫，声音几乎听不见，但观众却完全陷入了狂热。我小心翼翼地在人群中穿行，生怕被疯狂的人群挤得喘不过气来，同时我仍然惊叹于电视摄像师们的勇气，他们竟然真的把摄像机伸进了人群最深处。

莱托夫几乎没有演唱任何新歌，除了两三首毫无生气、不知所云的曲子。如今或许流行把一堆杂乱的词语称为歌曲，但这绝对不会给人留下好印象。

在拥挤的大厅后排，气氛相对安静：在这里，舞台附近，尤其是舞台上正在上演的邪恶闹剧，一览无余。从最后一排可以看到，朋克们在舞台上蹦来蹦去，互相推搡，摔倒在乐队成员身上，堆成一堆人，虽然还活着，但随时准备“必要时”死去。

我再次走下台阶，凝视着那些冷漠的面孔，他们眼神空洞，毫无表情。“所有先知都是谎言，没有未来！”——这句反复出现的话语无需赘述。我眼前的这些人如同行尸走肉，如同白衣兄弟会或年轻的奥姆真理教信徒。唯一的区别在于，这里的宗教信仰有所不同.....

奥尔加·莫斯卡连科

GrOb-Chronicles | 苏联俄罗斯 第83期（11521）——独立日“民防”

独立日民防

1997 年 7 月初，莫斯科庆祝了被占领的俄罗斯的主要节日：美国独立日。

精神上的反对派也庆祝了这个节日。在莫斯科，一场罕见的活动在位于列宁格勒大街、靠近白俄罗斯地铁站的体育宫（象征性地命名为“苏维埃之翼”）举行：民防乐队的音乐会。音乐会是在半地下举行的，没有任何宣传或信息，但据我估计，大约有三百人到场。

描述一场民防音乐会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你必须亲身经历，所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观察是观众的行为，他们绝大多数都在15到25岁之间。他们坚定的亲共反美情绪显而易见。大概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戴着切·格瓦尔的徽章（在任何火车站都能花3000卢布买到）。现场还有几面苏联国旗。

音乐会以歌曲《战斗仍在继续》开场，观众的反应既恰当又激烈。音乐会进行到一半时，列托夫提议用《勇敢的志愿者之歌》祝贺美国人节日快乐，全场观众都跟着列托夫一起合唱：

那个年轻的中国人要来帮我们了，
我们的兄弟要来帮我们打仗了，
要帮我们渡过难关——
要把美国人赶走！
要把美国人赶走！

这首歌结束后，观众们长时间高喊：“美国佬滚回家！！！”，还用俄语简短地指明了美国人应该去哪里。

当然，民防音乐会不是胆小者能看的，音乐会结束后，一些朋克青年就去砸电话和其他文明的象征物。

但说真的，在任何社会里，抗议对于进步的青年来说都是一种常态。如果说在停滞时期，人们不得不“捍卫”长发、听西方音乐的权利以及其他重要的东西，那么现在一切都变得简单了：许多人不得不以最残酷的方式为生命、食物、工作、免于战争而战——简而言之，为那些曾经完全平凡、在不久的过去普遍唾手可得、因此也无人问津的东西而战。

人们潜意识里会倾向于那些被禁止的、**体制之外的事物**。从**体制的**角度来看，如今一切皆有可能：你可以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同性恋者、强盗——你想做什么都可以，除了成为共产主义者。

年轻人的抗议潜力是巨大的，我对此深有体会。迄今为止，共产主义运动尚未充分挖掘这种潜力，正如民防本身的巨大而强大的潜力也几乎未被开发利用一样。

它能用吗？我确信可以。但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Limonka No. 70 — 叶戈尔·莱托夫 (Yegor Letov) 在莫斯科

莫斯科的埃戈尔·列托夫

7月4日，民防乐队在莫斯科举行了演唱会，结束了他们的巡演。此次巡演是为了配合两张新专辑《G.O.》、《Solstice》和《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的发行而安排的。Limonka杂志此前曾在近期的一期中报道过他们。

演唱会开始前一个半小时，大批叶戈尔·列托夫的歌迷就已经聚集在克雷利亚·苏维埃体育宫的入口处，演唱会就在这里举行。尽管票价高昂（6万卢布），但仍有不少人到场。没钱的人试图向路人乞讨，或者缠着保安索要免费入场券。啤酒、伏特加和其他酒水畅饮无阻。更令人遗憾的是，朋克和光头党们并没有像通常那样互相殴打，而是聚在一起喝酒狂欢。

演唱会以一首优秀的苏联歌曲《男孩又来了》开场。随后，“民防”乐队演唱了新老专辑中的歌曲，以及莱托夫翻唱的几首切尔尼·卢基奇和罗米奇·纽莫耶夫的作品。歌迷们欣喜若狂，甚至有人被保安护送出场。女孩们更是疯狂地跳上舞台，向莱托夫献上无数飞吻，然后挣脱保安的束缚，跳回人群中。总之，一切都完美无瑕。

音乐会结束后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叶戈尔·列托夫在会上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许多问题。

叶戈尔，你觉得莫斯科怎么样？

——嗯，怎么说呢？它越来越不像我认识的莫斯科了。我1982年到1983年住在这里，所以可以拿它跟那时候比较……今天，我生平第一次在市中心迷路了，都是因为那些“外墙装饰”。这是莫斯科的一个俚语。莫斯科现在完全被“外墙装饰”了：到处都是广告，到处都是旋转的汽车……这座城市已经面目全非了。一切都被挖开了，他们正在为“新俄罗斯人”建造各种豪宅，等等。

——埃戈尔，你觉得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会影响周围的某些事物，改变周围的某些事物吗？

“你不能这样看待你做的事情：‘我只要做这件事，它就会产生影响。’你必须做你想做的事。或者更确切地说，做你真正想做的事，做你内心真正想做的事。这样才会产生影响。但如果你开始从理论层面去思考，那就什么都不会发生。我们团队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可以说是在一种最大限度的开放状态下进行的：超越任何道德、精神、逻辑、文化或政治语境。”

即使脱离政治语境也如此吗？

- 不，嗯，这其中有一些政治背景。

——具体说说？

这么说吧：世间有彩虹，也有黑白。我们反对黑白，我们是多彩的，五彩缤纷的。

“叶戈尔，你以前对自己的政治立场非常明确。例如，去年夏天你支持久加诺夫。你现在支持哪个政党呢？”

- 我们支持卢卡申科。

— 您最近表示计划认真投身政治。这具体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谈判终于结束了，行动开始了。而行动通常是人们不会谈论的事情。”

叶戈尔，你的祖国是哪里?

“对我来说，我的祖国是苏联。我是苏联人，我出生在苏联，这一点我以前说过很多次了。”

— 你对卢卡申科有什么看法?

“他是目前唯一一个有价值、有分量、能够真正掌权的政治家。”

— 整个地区?

- 好的，当然可以。

“埃戈尔，你觉得为什么现在自由派媒体几乎不提民防问题，好像它已经销声匿迹了一样？报纸上不提，电视上也不提.....”

“谢天谢地。一切都清楚了。现在媒体与社会、与民众之间正在进行一场战争。而这场战争可以追溯到苏联时期。”

——你有一首歌叫《阿富汗综合症》.....

- 这首歌不是我的，而是罗米奇·纽莫耶夫的。

“是的，但你的表演尤其精彩。你觉得在车臣战争之后，它现在是否更具现实意义了？”

——我不这么认为。说实话，我为那首歌感到羞耻，现在我不会再唱了。

— 你认为我们在车臣的士兵知道他们为何而死吗?

——是的。我有很多朋友和熟人都在那里战斗过。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后遗症”。回来的人都很冷静坚强。

叶戈尔，目前“俄罗斯突破”运动的进展如何？近期该运动会采取任何行动吗?

——我不知道。至于近期，我真的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今天可以说是我们本季的最后一场音乐会，我们都要各自前往不同的地方：贝加尔湖、山区、阿尔泰。我们会考虑接下来的安排.....我们现在有了新的阵容、新的节目、新的想法。换句话说，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计划：我们要彻底改变一切，包括我们的形象。是时候停止原地踏步了。

——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您对苏联政权并不特别同情。您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什么时候改变的?

“我没有伤害苏维埃政权，而是伤害了压迫制度。当时，它可以说是苏维埃政权，但它也可以被称为别的名字。名称和外在形式可能会改变，但制度本身却始终如一。现在，我们不再拥护我们曾经与之斗争的苏维埃政权，而是拥护1917年革命的目标。这两者截然不同。”

——你是什么时候最终明白新制度是旧制度的延续的？

1991年，我观看叶利钦的集会，电视上播放着戈尔巴乔夫被丑化成屁股的漫画，我意识到时代并没有改变。再说，我为什么会拥护苏联政权呢？因为我有参照物。我站在秩序的一边。那里更有秩序，是人道意义上的秩序。走在街上并不令人恐惧。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它比意识形态更广阔、更深刻。

——俄罗斯人民在你眼中是什么？

“很难说。俄罗斯人既有叶利钦，也有伊凡雷帝.....对我来说，俄罗斯人包罗万象。他们既是人渣，也是天才。”

— 您目前对民族布尔什维克党持何种态度？您是否考虑再次与民族布尔什维克党合作，例如在《柠檬》杂志上发表文章？

——出版了吗？是的，是的。我读了最近几期，大概有十五期吧。我很喜欢。这份报纸变得严肃起来了。我想见见利莫诺夫，和他聊聊，讨论所有的事情。

棺材编年史 | 俄罗斯球迷先驱报 第13期 — 叶戈尔·列托夫："足球不是一项运动，而是一场战争……"

叶戈尔·列托夫："足球不是一项运动，而是一场战争……"

分别采访了莱托夫。

凭借旧时的记忆和朋友的帮助，"RFV"的一名代表与"G.O."乐队的领军人物、整个西伯利亚社会朋克摇滚界的领袖叶戈尔·列托夫会面，当时列托夫正在莫斯科举办一系列音乐会。

但真正让这位经纪人担忧的并非音乐会本身，因为他并非总是认同莱托夫的音乐理念。真正让他感兴趣的是莱托夫本人，莱托夫这个人。尤其因为他们的谈话内容涉及足球、狂热，以及哲学的沉重负担和难以摆脱的困境。

本次采访中呈现的所有内容均为一位杰出的西伯利亚人的个人观点。

RFV：嗨，叶戈尔！据我所知，你和你的乐队都热爱足球，偶尔会去看比赛，Jeff（吉他手）甚至在莫斯科每场迪纳摩队的比赛都会到场。你们经常见到球迷。你对球迷运动有什么看法？

埃戈尔·列托夫：嗯，我对球迷运动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多。我们去看足球比赛，但我从来没和球迷互动过。不过我经常看到他们，也经常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亲眼见过他们破坏地铁。我觉得他们人不错，但确实很激进，而且控制不住自己的精力。我知道军队球队，但我觉得他们好像是最近才兴起的。

RFV：你支持哪支球队？

叶戈尔·列托夫：嗯，从全球视角来看，我支持印度人、黑人和第三世界国家，因为他们仍然拥有真正代表雅利安价值观的文化，这听起来或许有些矛盾。随着美国的崛起，所谓的巴比伦式和美国式价值观体系之间爆发了全面冲突，一场战争——美国、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被其利益所奴役的欧洲，在这些体系中，金钱、相互通报和个人主义至上。而另一种价值观体系——一种集体主义的、充满激情的、好战的、精神层面的价值观——仍然存在于"边缘国家"之中。俄罗斯，一个自我堕落的国家，现在也属于其中之一。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搞砸了，但我认为未来情况会好转。我们才是世界第一大国，而不是什么该死的美国！

RFV：在1990年和1994年世界杯上，你具体支持哪支球队？

叶戈尔·列托夫——1990年世界杯我支持喀麦隆，1994年支持尼日利亚。你看，他们还没变坏，还没被金钱腐蚀，或者像他们以前说的，"被贪婪和利润腐蚀"。他们踢球像孩子，像动物，这是褒义上的动物。我喜欢动物，因为它们比人类更善良、更忠诚。它们代表着未来，因为它们有精神，有理念。它们知道自己为何而战，为何而死。对他们来说，足球不是一项运动，而是一场战争。在俄罗斯联赛里，我喜欢阿拉尼亚，作为独联体球队（他们队里已经有11个不同国籍的球员了）。我以前喜欢莫斯科斯巴达克。现在他们变得傲慢自大，太资产阶级了。他们出卖了自己。他们发表愚蠢的政治言论支持切尔诺梅尔金。这算什么？

RFV：你提到了战争。在你看来，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球迷始终处于极端状态？

叶戈尔·列托夫：关于战争，我想说：战争是正常社会的一种正常状态。

RFV：您对国家问题有何看法？

叶戈尔·列托夫：我支持帝国主义思想。我不喜欢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只有在存在外部敌人时才会存在。有一种民族主义是基于血缘关系的——那是光头党的胡说八道。还有一种民族主义是基于领土的，那就是帝国主义思想。例如，在德国和法国，只有狭隘的种族主义。如果他们真的有帝国主义思想，他们就会强迫所有黑人、阿拉伯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为自己或为国家工作，并通过移民法限制他们的人口数量。

RFV：所以你不喜欢光头党？

叶戈尔·列托夫——他们完全是另一派。他们是挑衅者，或者说是蠢人。他们干涉意识形态和运动，把民族主义的概念贬低得一文不值。光头党作为敌人，与乌克兰的联合国学生组织（UNO-UNSO）或杜达耶夫派并无二致，尽管杜达耶夫派为他们的祖国做了很多贡献。光头党不寻找势均力敌的对手；任何街头混混都能殴打黑人学生，却不敢碰白人。他们说黑人抢了我们的工作。那为什么白人不抢我们的工作？！所有新来者，如果被允许入境，也只能为我们工作。美国是一个充满激情（咄咄逼人）的国家，对每个人都强加一切，但同样的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那里平等地工作和生活。而在欧洲，所有新来者在社会中都处于明显屈辱的地位，但这仅仅是因为执政国家的软弱。当人们开始寻找民族敌人时，这充分暴露了本国人民的软弱。为什么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波兰人、捷克人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要如此猛烈地攻击俄罗斯人？因为他们自己毫无价值，永远是奴隶和附庸。他们喋喋不休，不过是试图掩盖自己对一个伟大民族的自卑情结罢了。

RFV：- 你凭信念是什么？

叶戈尔·列托夫：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是一个苏联民族主义者。我相信，在苏联统治的70年间，一个独特的民族——苏联民族——诞生了，它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

RFV：那么，你是一位国际主义者吗？

叶戈尔·列托夫：不。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这些利益与其他国家互不相干。一个新的超级大国——美国——已经崛起，它是我们的死敌。我们必须与之斗争，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他们的意识形态正在强加于我们；它就是敌人。

RFV：你知道是什么将最敌对的粉丝团伙团结在一起吗？那就是对高加索人的仇恨！

叶戈尔·列托夫：“这是种族主义的引入，也是我们软弱的表现。毕竟，我们喝过上好的高加索葡萄酒，也去他们的度假胜地度假过。”

RFW：“还有车臣？”

叶戈尔·列托夫：“车臣人要么被同化，要么被驱散。斯大林驱散了他们，车臣问题本身也随之消失了。但当那些被‘镇压’的人们回来后，一切混乱又重新开始了。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价值体系。”

RFV：从你的角度来看，足球也是一场战争。

叶戈尔·列托夫：“ 足球不是一项运动，它更像是一场战争，一场持续近20年的政治斗争。国家、民族、城市和地区的利益在球场上激烈碰撞。每支球队不仅仅代表运动员、投入的资金和教练——它还代表着某些利益集团的考量。这就是为什么球迷之间会有如此多的敌意；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否则足球就失去了意义。这就像战争——你无法客观地评价对手的表现——你必须用尽一切手段彻底击溃他们。足球如此，所有充满活力的运动也是如此，这很正常。”

RFV：——其他成员都支持谁？

叶戈尔·列托夫：“我们整个‘民防’都是足球迷。我们都支持他们。说实话，我以前住在鄂木斯克的时候，根本不支持当地的球队额尔齐斯。那里的足球实在太差了。至于其他人，都挺疯狂的。吉他手马赫诺支持斯巴达克，吉他手杰夫（他弹得特别猛）支持迪纳摩，而我支持阿拉尼亚。不过，我不太清楚鼓手安德留什金支持哪支球队。”

RFV. — 致我们所有欣赏您才华的朋友们.....

埃戈尔 · 列托夫：“音乐方面，我们刚刚发行了两张新专辑，《新的一天》和《至日》，明年我们还会推出一个独立项目，名为《门廊上的基督》。它的风格会像‘Ministry’和‘Buttmole Survers’，也就是说非常重型、非常有力。我计划邀请我的兄弟加入，他是一位前卫的萨克斯管演奏家。”

RFV：你对莫斯科中央陆军有什么期望？

埃戈尔·莱托夫：“这支球队很出色，很有侵略性，我们希望他们打得更具进攻性，配得上我们这支强大的军队，在E.K.联赛中比赛。”

RFV：——那么莫斯科中央陆军的球迷呢？

埃戈尔·列托夫：“我想告诉粉丝们，只殴打那些该打的人，而不是那些在本质上和精神上与你们同属一个群体的人。”

Google Translated to: Chinese (Simplified) Show original Options ▼
埃戈尔·列托夫——人们又开始互相憎恨了……

ГрОб ХРОНИКИ

人们再次互相憎恨……

消息
唱片目录
照片
音乐会时间表
文章
文本
- 埃戈尔·莱托夫
- 康斯坦丁·里亚比诺夫
- 扬卡·迪亚吉列娃
- 其他作者
- 按字母顺序排列
- 按时间顺序
- +书籍

链接
留言簿
其他
我们正在寻找!

人们又开始互相憎恨了……（叶戈尔·列托夫，1997年10月3日）

人们再次互相憎恨，
他们竭尽全力，
只为让这一切变得无关紧要。
痛苦地、无情地、绝望地，
仿佛是偶然，
仿佛是意外。
人们再次遭受苦难，
他们如同坟墓，
但内心却炽热。
我现在33岁了，
但我仍在努力，
我希望我不会
再错过下一次，
错过那些逝去的人。

图片





ГрОб ХРОНИКИ

消息
唱片目录
照片
音乐会时间表
文章
1986–1988 · 1989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2012 · 2013 · 2014 · 2015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2020 · 2021 · 2022 · 2023 · 2024 · 2025
—按刊物分类的文章
作者文章
文本
链接
留言簿
其他
我们正在寻找！

莱托夫还这么年轻！

grave-chronicles / articles / 1997 / art_1997-10-21a.html

来源： https://zavtra.ru/blogs/1997-10-2183
日期： 1997年10月21日
版： 明日第42期（203）
文本： 德米特里·阿格拉诺夫斯基
照片：
参见： 图片

岁月不饶人——如此年轻！

10月4日，在悼念阵亡将士的集会上，我被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的人们团团围住，他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列托夫现在在哪里，他在做什么？”于是我打电话给鄂木斯克，直接获得了相关信息。

据列托夫透露，民防乐队已经并将继续发生重大变化。首先，乐队阵容有所调整：库兹马·里亚比诺夫回归，一位名叫娜塔莎的女孩加入乐队担任贝斯手。其次，乐队的风格也将发生改变——变得更加愤怒、更加激烈、更加现代。他们甚至有可能更改乐队名称——总之，正如叶戈尔所说，“一切都在改变，除了我们的政治观点。”

当被问及列托夫是否正在远离政治时，他回答说，他目前还没有在我们国家看到“政治”，但如果“共产党人发起进攻”，他们总是可以指望他。

关于参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80周年纪念活动而访问莫斯科一事，列托夫表示这并非不可能，但这并不完全取决于他——民防队即将开始在全国范围内（1991年以前的国界内）进行一次重要的巡回演出，因此该团体目前正在进行密集的排练。

我还问了哪里可以找到民防演唱的歌曲《列宁还很年轻》。结果得知，1997年7月4日在克雷利亚苏维埃文化中心举行的这场音乐会很快就会发行音像磁带。

德米特里·阿格拉诺夫斯基

棺材编年史 | 联盟第五期——诗人叶戈尔·列托夫的炎夏

诗人叶戈尔·莱托夫的《炎热的夏天》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改革的逐渐结束，民主人士将他视为自己人。当然，他唱的歌似乎确实在动摇政权。但在1993年，他冒着坦克炮火保卫白宫，站在了对立面。他被指控叛国和模仿，但他只是笑着回应。之后，他参与了“俄罗斯突破”摇滚运动，共产党人以为已经把他牢牢掌控。但他与久加诺夫的距离，就像他与丘拜斯的距离一样遥远。有人称他为披着嬉皮士外衣的朋克，但他两者都不是。的确，这一切真的与他的头发长度、音乐上的激进性，还是他的政治手腕有关吗？那么，这一切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对他而言，叶戈尔·列托夫，那个在巴比伦的某个清晨，大雪纷飞的人。

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俄罗斯诗歌传统戛然而止。这似乎是彻底的、不可逆转的。古米廖夫、马雅可夫斯基、弗维坚斯基和叶赛宁相继去世，哈姆斯也度过了他痛苦的晚年。扎博洛茨基和布留索夫最终沦为循规蹈矩之辈。他们活了下来，但他们的创造力却荡然无存。或者更确切地说，痕迹虽存，却如同停尸房的气息。沃兹涅先斯基和叶夫图申科自由奔放的创作风格，最终却如同嘉年华的火焰：闪耀而虚假，是为容易上当受骗的外国人设下的陷阱。这种创作风格很快便陷入停滞。至于知识分子的偶像加利奇和奥库扎瓦，我们就不多说了：他们的影响力狭隘而封闭。或许只有维索茨基真正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他成为了俄罗斯新诗歌的源泉。传统并未消亡，只是暂时中断了。五十年后，真正的诗人再次出现在俄罗斯。他们从摇滚乐坛脱颖而出，摇滚乐坛是当时文化版图上最具活力、最真实的组成部分。第一位是亚历山大·巴什拉切夫，第二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叶戈尔·列托夫。

几乎没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摇滚乐评人理解列托夫：阿尔乔姆·特罗伊茨基认为他是柳伯尔小混混的揭露者，而尼古拉·迈纳特和伊利亚·斯米尔诺夫则视他为反极权主义斗士。对于以谢尔盖·古里耶夫为首的阴郁的莫斯科反主流文化思想家而言，列托夫是存在主义绝望、无助和阴郁的预兆。激进的知识分子则认为列托夫是无政府主义反叛的化身。每个人都对，却又没有人对。“我死后，没有人能反驳我。”

“每个人都跟我说，‘你的音乐全是阴郁、阴沉、压抑……’这只能说明他们根本什么都不懂！我发自内心地说，我所有的歌（或者说几乎所有的歌）都是关于爱、光明和快乐的。也就是说，是关于当你失去这些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摘自1991年《反乌拉圭文化》杂志对叶戈尔·列托夫的采访）

任何试图理解列托夫及其作品的人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将叶戈尔视为自身阶级或职业地位的产物。他们把他看作是分解成光谱的阳光，而他们看到的只是其中一种成分，一种颜色。但每个猎人都想知道野鸡在哪里……要理解列托夫，首先必须了解他是谁。列托夫首先是一位诗人。不知为何，没有人记得这一点。他们忘记了，于是他们只能透过吸管仰望天空。

让我们暂时忘记弗朗索瓦·维庸是一位诗人。那么他会是谁呢？一个因抢劫而被判处死刑的罪犯。阿蒂尔·兰波会是巴黎公社的捍卫者；夏尔·波德莱尔会是死于脑液化的吸毒者；亚历山大·普希金会是屡次接受性病治疗的酒鬼和花花公子；米哈伊尔·莱蒙托夫会是残忍砍下车臣人头颅的嗜血骠骑兵。但他们是诗人，他们无法用我们麻木不仁、陈腐不堪的常识和谨慎标准来衡量。他们超越

了这些常识。还有叶戈尔·列托夫，他拒绝了日常生活的束缚和蜗牛般缓慢的生存方式，他充满活力，激情澎湃。

幸运，如同镜子映照火焰；
新年，如同紧握在拳头里的月亮，汗涔涔；
期盼已久，如同响亮的蛇形戒指；
唯一，如同随口说出的一句话；
美好，
如同与他们一起自愿度过一百年的孤独。

我们向《联盟》的读者们呈上叶戈尔·列托夫在马雅可夫斯基电影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新西伯利亚记者的回答。

埃戈尔，都是些什么人来看你的演唱会呢？

和我们一样的人。斗士，勇士。

最近发生了哪些积极的事情，您可以指出来吗？

所以卢卡申科打断了美国的攻势。卢日科夫给西方开了绿灯。其他的事我记不太清了。他们不让我们进车臣，也不让我们进波斯尼亚。当然，他们却让舍夫丘克那帮混蛋进了车臣……

俄罗斯将面临什么？

我们正面临南斯拉夫式的局面——无政府状态和混乱。虽然有办法避免这种情况，但我不会在镜头前告诉你们。

你曾经说过利莫诺夫太软弱……

那事没发生。利莫诺夫有三岛由纪夫情结。只不过是这种三岛由纪夫，一个苏联式的、虚假的、不自然的三岛由纪夫。我很了解他。顺便说一句，我们关系不错。但也仅限于此，我们偶尔见面喝一杯而已。

你有没有崇拜的正面人物或英雄？

当然。很多。从别尔嘉耶夫到基督。普罗米修斯、柏拉图诺夫、马尔库塞。是的，很多很多。

莱托夫现在和谁在一起？

我支持俄罗斯民族团结党（RNE）。现在的情况是，所有意识形态都毫无用处。这跟意识形态无关。只有那些真正有能力做事的组织才能发挥作用。那么我现在要和谁合作呢？我会和防暴警察、俄罗斯民族团结党（RUOP）、警察、巴尔卡绍夫派合作。因为其他人都是废物，实话实说。而我提到的这些人都是很棒的人。

去年舍夫丘克指责你宣扬法西斯主义……

我的天啊……我是个共产主义者，我是个法西斯主义者，我是个苏联人，我是个爱国者，该死的。我是俄罗斯人，我是西伯利亚人，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是哥萨克人。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惊

讶于我的这种性格？我们热爱我们的土地，并为之奋斗，仅此而已。我是在捍卫我的童年。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童年，非常体面。如果遇到什么事，你可以按响任何人的门铃说：救命。他们就会伸出援手。我们捍卫苏联的价值观。一切都那么美好，一切都那么美好。

但一切都无法重来。一场革命势必发生，一场规模巨大、显然极其可怕的革命。天上不会掉馅饼。你能怎么办呢？历史是一个真实的进程。我为什么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是基督教在现实中得以体现。感谢上帝，两千年来，它终于实现了。当然，这是一次愚蠢的尝试，肮脏不堪，错误百出，但它是正确的。而且这并非最后一次，未来还会有更多.....我甚至不想提及德国法西斯主义——对我们来说，用女人的头发填充枕头或用人皮制作手套之类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但这些事在德国发生了，因为黑格尔在那里，等等。整个德国文明，从歌德开始，都建立在对个体、对人性的一种高度思辨的理解之上。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您对现代媒体，特别是电视，持何种态度？

我该如何看待他？我该如何看待这支麦克风？电视节目播放电影是另一回事，电影是好事。但总的来说，莫斯科中央电视台所代表的不仅有害，而且邪恶至极.....

对了，我现在正计划拍一部电影。我想把科塔萨尔的《跳房子》搬上银幕，联系上基拉·穆拉托娃，和她合作。但是费用实在太高了.....我不该提这件事的。我这个人比较迷信，所以也许现在想成不了了.....

基里尔·戈列洛夫。
马克西姆·迪亚特洛夫摄。

棺材编年史 | 铁行军 #19 — 叶戈尔·列托夫的冬至

埃戈尔·莱托夫的至日

“列托夫？我们必须杀了他，他妈的……趁现在还来得及……”

我记得那是在1994年，地点是高尔基文化宫。展览名为“俄罗斯的突破”。我稍后会跟你讲讲。

他们给我打电话了。他们说：“高尔基文化宫有‘高尔基的棺材’演出。”太棒了！我一直梦想着去看列托夫的音乐会。音乐会已经举办了一千多场，但列托夫一次都没来过。列托夫不在塞克斯顿。结果没成。

我该和谁一起去？和切·格瓦拉一起。

朗姆，我们走吧？

- 它在哪里？

- 在维亚茨卡娅大街。

——哪里？哪里？

在萨维洛夫斯基的……

马罗奇金：——别走。

哦，沃洛佳，如果我们总是听取明智的建议就好了。

说出文章标题的人有两个。

莱托夫？……（见标题）

切·格瓦拉：——我觉得他们想强奸他。

- 哦，罗姆，你永远不知道谁想和谁上床。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绝对不可能。

我们溜进了高尔基文化宫的二楼。危险吗？到处都是。来自苏联各地的歌迷都聚集在外面，醉醺醺的，尖叫着。门票贵得离谱。

马罗奇金说得对。

奥列格，你看到楼梯上站着的球迷了吗？

……？

这不公平。

你打算开门吗?

对他来说。

我们撬开了二楼的锁，街上的人群涌了进来。我们都笑了。何乐而不为呢？顺便一提，那两个原本要杀叶戈尔的人看到了这一幕。“太好了，简直完美，”他们心想。

日里诺夫斯基没来，所以我买了最新一期的《丹报》，上面有关于塞克斯顿的报道。大厅的装饰就像一个地堡或战壕。

塞克斯顿的酒保们来了，开始卖酒。我们有摄像机。当我们抓到那些想杀叶戈尔的混蛋时，他们居然在笑。他们没有转身离开。但我当时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音乐会取消了。社区中心的窗户全被吹风机砸碎了。我们当时就站在里面，挨着警察。他们把所有人都打了一顿，却放过了我们。酒吧招待们走过来对我们说：

奥列格?

滚出去。

调酒师：

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

街上已经爆发了战斗。垃圾场燃起了熊熊大火，电车没有窗户，正在行驶。它们被打得七零八落。战场沿着维亚茨卡娅大街绵延了两站。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我们站在那里，抽着烟。相机暂时收了起来。

“你们要在这里待很久吗？”想要杀死列托夫的两人中的一人问道。

切·格瓦拉：

你需要搭车吗?

问话的人笑了。切·格瓦拉的夹克里藏着摄像头。谁知道他们有没有看到。

好了，伙计们，我们走吧。我们出发了。我们跟他们道别。我们走到舞台上，走到幕布后面，走向叶戈尔。

埃戈尔，来我们这儿办场音乐会怎么样?

- 在哪里?

- 在塞克斯顿。

- 美好的...

这里会有东西吗?

不，我跟他们谈过了，但没用。

返回塞克斯顿的路上，电车的挡风玻璃被砸碎了。哦，对了，粉丝们还殴打了一名“忍者神龟”的扮演者，他是一名防暴警察。他或许是个好人，但有规定：禁止进入入口甚至庭院。他违反了规定。

我记不太清了，但我想《莫斯科真理报》上有一篇文章。我记得好像是切·格瓦拉救了列托夫……

“……人内心必须仍存有混沌，才能孕育出一颗舞动的星辰。”——
弗里德里希·尼采

叶戈尔·列托夫。对于任何听过黑人说唱以外音乐的人来说，这个名字应该都不陌生。十多年来，他的乐队“民防”（Civil Defense）一直是摇滚乐坛最受欢迎、最具标志性的乐队之一，同时他们也始终保持着早期那种激进、不墨守成规和极端的风格。如今的“民防”演唱会依然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狂野；列托夫的粉丝群体仿佛永葆青春，不断有年轻成员加入。叶戈尔的作品在某些人心中激起狂热的崇拜和敬仰，而在另一些人心中则遭到强烈的排斥。真正的艺术就该如此——要么爱它，要么恨它。任何介于两者之间的评价都是垃圾。就在一年前，批评者们还幸灾乐祸地窃窃私语，搓着手说：列托夫已经江郎才尽，不再创作，不再开演唱会等等。但今年春天，“民防”乐队同时发行了两张新专辑，而且是两张惊艳的专辑！批评者们被迫闭嘴了。

列托夫本人将乐队的工作比作一场战争。而且他显然打算继续战斗下去，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在新专辑发行后，叶戈尔宣布“卫国卫士”乐队将迎来重大变革：全新的形象、全新的理念、阵容的调整等等。既然说了，就说到做到——列托夫不喜欢食言。未来，我们可以期待更多激烈的战斗和辉煌的胜利，即便面对重重阻碍。与此同时，不妨回顾一下“卫国卫士”乐队辉煌历史中的一些重要时刻……

一、不良青年。

“民防”（Civil Defense）乐队的诞生日期是已知的：1984年11月8日。在此之前，一支名为“Posev”的乐队（据叶戈尔·列托夫本人所说，这支乐队颇具传奇色彩）存在了几年，这个名字颇具挑衅意味，它借用了一本著名的（当然，也是被禁的）异见杂志。Posev的音乐风格怪诞，融合了摇滚、车库迷幻、朋克以及其他一些难以捉摸的元素。之后，列托夫与他的朋友库兹亚·乌奥共同组建了正式的“民防”乐队。Posev时期创作的所有或多或少值得一提的作品，后来都被收录在了“民防”乐队的首张专辑以及1989年发行的精选集《民防历史：Posev 1982-85》中。

歌曲《Filthy Youth》可以被视为这支新乐队的“使命宣言”，他们的宣言。它不仅仅是一首热门朋克摇滚；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莱托夫“放出了瓶子里的精灵”，重新唤醒了早期性手枪乐队和冲撞乐队等乐队的强大能量——早期朋克那种真正的破坏力和狂热，后来被西方流行音乐产业毁掉了。战争开始了！

宣布戒严——
肮脏的青年！
民防万岁——
肮脏的青年！
朋克越来越多——
肮脏的青年！

他们越来越多——
肮脏的青年！
别吓唬我们，
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毫不在乎，要把一切都碾碎！

“民防”组织的颠覆活动并未逃过国家安全机构的眼睛。制止这一“暴行”的措施迅速出台：1985年秋，库兹亚被征召入伍，列托夫则被送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人们或许会这样认为。但叶戈尔根本无法“治愈”。出院后，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继续他的工作。他独自一人以“G.O.”厂牌的名义录制了几张滑稽可笑的专辑（《恋尸癖》、《极权主义》、《红色专辑》等等），还参与了极端主义项目“阿道夫·希特勒”，这暴露了列托夫明显的法西斯倾向。

二、让无政府状态发生吧！

列托夫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民防”乐队的T恤上至今仍印有无政府主义的标志。就连真正的意识形态无政府主义者也对叶戈尔推崇备至，并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他的诗歌。对大多数列托夫的歌迷来说，“无政府主义”和“民防”这两个概念几乎密不可分。这不足为奇。毕竟，G.O.乐队的许多歌曲都正是围绕着这个主题——无政府状态、破坏等等。列托夫的口号，例如“让无政府状态降临！”、“杀死你心中的国家机器！”、“我永远反对它！”等等，都被所有喜欢“GrOb”的人所接受。在拥抱无政府主义狂热之后，成群的朋克在演唱会结束后蜂拥而至，执行“领袖的诫命”：砸碎商店橱窗、杀害路人等等——换句话说，就是制造彻底的破坏和混乱。警察成群结队地抓捕那些横冲直撞的社会公敌，但这些“肮脏的年轻人”却无法被阻止。破坏活动愈演愈烈。让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吧！

这是挑衅，这是破坏！
列宁在坟墓里都气得直打哆嗦。
敌人正为你们的宪法欢呼雀跃。
无需拘泥于形式，我们必须被杀——
因为我们的真理、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事业就是
无政府主义！
整个国家都在正义的颤抖中煎熬，
我们亲爱的祖国正在学习无政府主义。
军队左右开弓，
整个苏联祖国正在沉沦——
因为我们的真理、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事业就是
无政府主义！

1993年十月事件之后，叶戈尔·列托夫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实际上也相当在意料之中），他竟然与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为伍，在红棕色报纸《明日》上发表文章，宣称自己效忠俄罗斯理念等等。这一转变在无政府主义者中犹如引爆了一颗炸弹。圣彼得堡无政府主义报纸《新世界》刊登了A·谢尔巴科夫一篇题为《怪人，我的朋友，你竟然混迹于恶棍之中》的恶毒文章，指责列托夫犯有“叛国罪”、“缺乏原则”等罪行。以下摘自该文章：“……从列托夫与扎里科夫的谈话中，我们得知他根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一个民族布尔什维克。现在他完全拥护俄罗斯理念，甚至热情地与许多爱国者不屑一顾的人——纳粹分子和巴尔卡绍夫主义者——交往。<……>列

托夫的歌声充满了歇斯底里。（《新世界》，1994年春季，第1期（总第30期））。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句子'。"

叶戈尔从无政府主义者转向红棕色阵营真的那么出人意料吗?

对他而言，无政府主义意味着什么？列托夫本人在1990年是这样说的："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只属于一个人的世界秩序。两个人太多了，多得离谱。无政府主义只属于一个人。而从一切来看……自古以来，周围的一切悲哀地证明，即使只属于一个人也已经太多了"（《反文化》，第3期，1993年）。仅此而已。没有政治隐喻。本文的题词引用了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一句话（见上文）。因此，对列托夫来说，无政府主义是他内心深处为了创造而承载的混乱。无政府主义存在于列托夫的内心，在他的心中。可以说，它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叶戈尔的信念，总的来说，总是带有红棕色的色彩。列托夫的个人无政府主义与那些无政府主义和平主义者所宣扬的垃圾理论毫无共同之处，这些人集会时喜欢在第三帝国和苏联的旗帜上擦脚。我们以后再对付这些混蛋……

三、俄罗斯的突破。

从1990年到1993年，"民防"乐队几乎销声匿迹。叶戈尔·列托夫偶尔会举办一些不插电音乐会，并以"叶戈尔和皮兹德夫什"的名义录制了两张专辑（《普里格斯科克》和《索利诺切斯特瓦》），但"民防"乐队本身却毫无生机。1993年十月革命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民族共产主义摇滚运动"俄罗斯突破"成立，联合了"民防"、"生存指南"、"祖国"、"切尔尼·卢基奇"等乐队。这场运动在苏联各地引发了一系列带有鲜明红棕色色彩的音乐和政治事件。爱德华·利莫诺夫领导的民族布尔什维克党、亚历山大·巴尔卡绍夫领导的俄罗斯民族团结党、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创办的《明天》报以及其他激进的爱国主义政党和运动都参与了这些事件的组织工作。

1993年12月19日，首批"俄罗斯突破"音乐会之一在莫斯科高尔基文化宫举行，名为"行动指南"。歌迷们欣喜若狂（毕竟叶夫根尼·列托夫已经很久没有举办演唱会了），他们疯狂地在文化宫周围肆意破坏。他们向过往的电车投掷巨大的冰块，砸碎窗户等等。防暴警察赶到现场，用警棍和橡胶警棍驱散了这些暴徒。但音乐会还是继续进行：列托夫，以及后来的罗曼·纽莫耶夫（《生存指南》的演唱者），演唱了几首他们的歌曲，电视台甚至还播出了几段关于这场音乐会的短片。就这样，突破成功了。

随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的其他城市也举行了"俄罗斯突破"活动……叶戈尔·列托夫那首充满力量的爱国歌曲响彻我们伟大、统一、不可分割的祖国大地：

我看见我的祖国从跪倒中站起！
我看见我的祖国从灰烬中站起！
我听见我伟大的祖国在歌唱！
我的祖国再次从跪倒中站起！

在"荣耀归于俄罗斯！"的共同呐喊声中，所有人团结了起来：巴尔卡绍夫的追随者、安皮洛夫的追随者、民族布尔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列托夫的魄力成就了许多政治野心家梦寐以求却未能实现的愿望：他团结了所有激进力量，使红棕联盟成为现实。

在《俄罗斯政治极端主义》这本参考书中，列托夫的名字与维克托·安皮洛夫、亚历山大·巴尔卡绍夫、爱德华·利莫诺夫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俄罗斯极端分子并列。叶戈尔在书中还有一篇单独的文章。而关于极端主义的参考书并非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

第四章 冬至。

众所周知，冬至就是纳粹万字符。所有“进步”的人类都像魔鬼惧怕香火一样惧怕这个符号，它立刻让人联想到欢快的党卫军、严肃的盖世太保、直插云霄的焚尸炉烟囱，以及二战电影中的其他场景。“民防”乐队发行了一张名为《至日》的专辑，并称之为《纳粹万字符》，献给“所有为祖国光荣事业而战和正在战的人们”。列托夫的战争仍在继续。今年七月我曾与他交谈过；当时的叶戈尔精力充沛，充满活力，有很多新的想法和计划。最近，列托夫多次公开表示他打算认真投身政治活动。当一位民主派记者问他“这意味着什么？”时，他回答说：“这意味着空谈终于结束了，行动开始了。行动通常不会用言语来表达。”叶戈尔·列托夫为我们准备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准备好在纳粹万字符至日的神圣旗帜下继续这场残酷的战争吧！

五、“埃戈尔·莱托夫在莫斯科”
（《Limonka》报纸，1997 年 7 月第 70 期，费多尔·沃尔科夫）

7月4日，民防乐队在莫斯科举行演唱会，结束了他们的巡演。此次巡演恰逢民防乐队两张新专辑《至日》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发行。《Limonka》杂志最近一期已经报道过他们。演唱会开始前一个半小时，大批叶戈尔·列托夫的歌迷就聚集在苏维埃之翼体育宫的入口处，演唱会就在这里举行。尽管票价高达6万卢布，但仍有不少人到场。没钱的人试图向路人乞讨，或者缠着保安请求免费入场。啤酒、伏特加和其他酒水畅饮无阻。更令人欣慰的是，朋克和光头党们并没有像往常那样互相殴打，而是聚在一起喝酒狂欢。演唱会以一首优秀的苏联歌曲《战斗仍在继续》开场。随后，“民防”乐队演唱了新老专辑中的歌曲，莱托夫还翻唱了几首切尔尼·卢基奇和罗米奇·纽莫耶夫的作品。歌迷们疯狂了，有些人甚至被保安护送出了场馆。女孩们也兴奋不已，跳上舞台，向莱托夫献上飞吻，然后挣脱保安的束缚，跳回了人群中。总之，一切都完美无瑕。

音乐会结束后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叶戈尔·列托夫在会上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许多问题。

叶戈尔，你觉得莫斯科怎么样？

嗯，怎么说呢？它越来越不像我认识的莫斯科了。我1982年到1983年住在这里，所以可以拿它跟那时候比较……今天，我生平第一次在市中心迷路了，都是因为莫斯科人所谓的“外墙”。莫斯科到处都是“外墙”：到处都是广告，到处都是旋转的汽车……这座城市已经面目全非了。一切都被翻了个底朝天，他们正在为“新俄罗斯人”建造各种豪宅等等。

埃戈尔，你觉得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会影响周围的某些事物，改变周围的某些事物吗？

“你不能这样看待你做的事情：‘我只要做这件事，它就会产生影响。’你必须做你想做的事。或者更确切地说，做你真正想做的事，做你内心真正想做的事。这样它才会产生影响。但如果你只是从理论层面去思考，那就什么都不会发生。我们团队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可以说是在一种最大限度的开放状态下进行的：超越任何道德、精神、逻辑、文化或政治的框架。”

即使抛开政治语境？

- 不，嗯，这其中有一些政治背景。

- 具体说说?

这么说吧：世间有彩虹，也有黑白。我们与黑白抗争，而我们本身却是五彩斑斓的。

叶戈尔，你以前对自己的政治立场非常明确。例如，去年夏天你支持久加诺夫。你现在支持哪个政党?

- 我们支持卢卡申科。

- 你最近说过你计划认真投身政治。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谈话终于结束了，行动开始了。而行动通常是人们不会谈论的事情。

叶戈尔，对你而言，祖国是什么?

对我而言，我的祖国是苏联。我是苏联人，出生在苏联，这一点我以前说过很多次了。

你对卢卡申科有什么看法?

- 这是目前唯一一位有价值、有分量、真正有能力掌权的政治家。

——在整个区域内?

- 好的，当然可以。

埃戈尔，你觉得为什么现在自由派媒体几乎不提民防，好像它已经销声匿迹了一样？报纸上不提，电视上也不提?

谢天谢地，一切都清楚了。现在，媒体与社会、与民众之间存在着一场战争。而这场战争早在苏联时期就开始了。

你有一首歌叫《阿富汗综合症》.....

- 这首歌不是我的，而是罗米奇·纽莫耶夫的。

“是的，但你的表演尤其精彩。你觉得在车臣战争之后，它现在是否更具现实意义了？”

我不这么认为。说实话，我为这首歌感到羞耻，现在我不会再唱它了。

你认为我们在车臣的士兵知道他们为何而死吗?

是的，我有很多朋友和熟人都在那里战斗过。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后遗症”。回来的人都很冷静坚强。

叶戈尔，目前“俄罗斯突破”运动的进展如何？近期该运动会采取任何行动吗?

我不知道。如果说的是近期，我真的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今天可以说是我们本季的最后一场音乐会，我们都要去不同的地方：贝加尔湖、山区、阿尔泰.....我们会好好考虑，再聚聚.....我们现在有了新的阵容、新的节目、新的想法。也就是说，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计划：我们要彻底改变一切，包括我们的形象。够了，别再原地踏步了。

——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您对苏联政权并不特别同情。您的态度是什么时候改变的？

“我没有伤害苏维埃政权，而是伤害了压迫制度。当时，它可以说是苏维埃政权，但它也可以被称为别的名字。名称和外在形式可能会改变，但制度本身却始终如一。现在，我们不再拥护我们曾经与之斗争的苏维埃政权，而是拥护1917年革命的目标。这两者截然不同。”

- 你是什么时候最终明白新制度是旧制度的延续的？

1991年，当我观看叶利钦的集会，并在电视上看到戈尔巴乔夫被丑化成屁股的漫画时，我意识到时代并没有改变。再说，我为什么会拥护苏联政权呢？因为我有参照物。我站在秩序的一边。那里更有秩序，是人道意义上的秩序。走在街上并不令人恐惧。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它远比意识形态更广泛、更深刻。

俄罗斯人民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很难说。俄罗斯人民就是我，叶利钦，伊凡雷帝.....
对我来说，俄罗斯人民包罗万象。他们当中既有恶棍，也有天才。

你目前对民族布尔什维克党持何种态度？你是否考虑再次与该党合作，例如在《利蒙卡》杂志上发表文章？

出版了吗？是的，是的。我读了最近几期，大概有十五期吧。我很喜欢。这份报纸变得严肃起来了。我想见见利莫诺夫，和他聊聊，讨论所有的事情。

FLICH：Oleg Gastello 和 Fedor Volkov。摄影：Laura。
使用了《Limonka》报纸的素材。

Chronicles | 新观察家 — 智慧后朋克

知识分子后朋克

当今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悖论之一，莫过于“民防”乐队及其主唱叶戈尔·列托夫在年轻人中令人难以置信的超高人气。成千上万的“粉丝”涌向他的演出场地，夏天，身穿印有他头像T恤的年轻男女挤满了公共交通工具，他的歌曲被人们熟记于心，在演唱会上，观众甚至无需聆听歌词——他们早已烂熟于心。他不仅在故乡西伯利亚备受爱戴，在首都、各大城市乃至整个俄罗斯都拥有极高的人气。无论在俄罗斯境内还是境外，无论在哪个城镇的任何演出场所，他都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那些只从外部观察摇滚文化的人可能会问，这有什么矛盾之处呢？

事实上，莱托夫的音乐和诗歌蕴含着深刻的知识内涵，即便在其最浅显的层面，也触及了只有专业人士和精英阶层才能理解的文化现象。莱托夫的歌曲充满了对科波拉、赫尔佐格、法斯宾德和文德斯电影的引用，对赫尔曼·黑塞、贝克特、马姆列夫、安德烈耶夫、圣埃克苏佩里和阿尔托文本的引用，对巴枯宁、索雷尔和普鲁东政治理论的引用，对禅宗佛教、魔法教义等等的引用。与此同时，这些也正是12到14岁（！）的孩子们正在学习的东西。他们生活在“民防”的世界里，仿佛置身于一座与世隔绝的迷幻堡垒，与外部世界隔绝。在这个世界里，政权、制度、政客和政党以万花筒般的节奏更迭，本质上却始终如一——一个异化的、死气沉沉、毫无生气的体制。

青少年似乎应该更喜欢一些更简单、更贴近生活、更轻松愉快的东西，而不是莱托夫那些充满恐怖意象和复杂思想的诗歌。莱托夫的诗歌对听众的文化水平要求极高，即使在“老练的”苏联知识分子中也鲜有达到。但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流行音乐，那些毫无意义、缺乏内涵的歌曲，却深受老一辈人的喜爱——在这一点上，直言不讳的“乌尔拉”和“新俄罗斯人”，敲诈勒索者和“奇奇”，当权者和庸俗之辈都达成了共识。后改革时代的青少年越年轻，就越有可能成为莱托夫复杂诗歌的拥趸，而不是那些流行乐坛里令人作呕的傻瓜。

叶戈尔·莱托夫
Gr.Ob — 编年史

GrOb唱片公司和GrOb录音室究竟是什么？从1984年到1990年，像G.O.、Yanka、Cherny Lukich、Kommunism、Vlasov's Army等西伯利亚老牌车库乐队曾在这里孜孜不倦地录音、排练，甚至生活。事实上，这里是我的公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房间，里面的“设备”都是极其简陋的自制品。

一切都始于半传奇乐队“Posev”的排练录音。严格来说，这些并非“专辑”之类的东西。录音带的内容完全没有发行的打算——仅仅是为了个人保存，以免遗失。Posev留下的任何有价值的遗产都被G.O.运用并融入到他早期的专辑中。

从民防乐队成立之日（1984年12月8日）起，我和库兹亚·乌奥就立即将重心放在磁带专辑的制作和发行上，理所当然地认为“现场”演出还遥遥无期。1985年深秋，我们的“异端”活动戛然而止。经过一系列坦诚的谈话，库兹亚被送往英勇的红军（当然是拜科努尔地区——“封闭”的），而我则

被送进了精神病院。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完全与世隔绝。若非当地民谣朋克车库乐队“Pik i Klaxon”（曾用名“KKK”和“阿道夫·希特勒”）的积极勇敢的帮助（以及后来的密切合作），我真不知道结局会如何。我参与了他们三张专辑（《疗养院》、《新年快乐！》和《多余声音》）的录制，也为“阿道夫·希特勒”阵容的现场演出担任鼓手（这场演出的录音也构成了这个大胆计划的唯一一张同名专辑）。“Pik i Klaxon”（奥列格·利申科和热尼亚·利申科兄弟，现已去世）慷慨地为我提供了几乎所有设备（一台“Olimp-003”磁带录音机，GrOb所有作品的80%都是用这台录音机录制的）。

1987 年初夏（5 月至 6 月），我录制了之前几年痛苦生活中积累的素材，包括 5 张半小时的专辑（《捕鼠器》、《恋尸癖》、《极权主义》、《好！》和《红色专辑》），每张专辑大约需要 3 天时间完成，但实际上，我几乎连续工作了 12 个小时。

1987年春天，我和阿道夫在新西伯利亚音乐节上闹出了一场丑闻，可以说是彻底的灾难。巧合的是，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扬卡、切尔尼·卢基奇以及其他一些后来成为英雄的人物。迫害和争吵再次开始。他们试图再次把我送进精神病院，但在扬卡的帮助下，我迅速振作起来，整个夏天和秋天都搭便车穿越了全国，尽管当时我仍然是个通缉犯。1987年冬天，我小心翼翼地回到了家乡。1988年1月，我用从克拉克斯公司租来的部分设备（那时我只有自己的鼓和吉他），匆匆录制了《一切按计划进行》、《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和《战斗激励》。之后，我和刚从部队回来的库兹亚·乌奥一起，迅速“完成”了前两张专辑（《肮脏青年》和《乐观主义》）。 1988 年初，我们还录制了P.O.G.O. 乐队（前“Posev”乐队贝斯手 Zhenya “Dabla” Deev的项目）、“Spinka Menta”、“Cherny Lukich”（新西伯利亚半朋克乐队Vadim Kuzmin 的传奇乐队）的专辑，Yanka 的第一张非常活泼且非常好的 20 分钟原声专辑“不允许”，可惜的是，她现在否认这张专辑是毫无价值的草稿，以及三人组（经理、K.Uo 和我）——“Communism”的前两张专辑。

1990年春天的几天里，G.O.的最后一张专辑《生存指南》发行。4月13日，Oborona在塔林举行了最后一场演唱会，之后这支同名乐队正式解散。

我们在此向您展示埃戈尔在不同时期接受不同媒体采访的部分内容。

— 请您大致谈谈，您的音乐喜好是如何形成的？

我最初听的是60年代的摇滚（披头士、克里登斯、滚石、谁人乐队、乡村乔和鱼乐队等等），然后，大概12岁的时候，我一头扎进了主流摇滚（黑色安息日、齐柏林飞艇、深海乐队、希普乐队、原子公鸡乐队、拿撒勒乐队）。16岁的时候，我开始听范德格拉夫、深红之王、温柔巨人、Yes乐队……尤其是早期和中期的创世纪乐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歌词（我从小英语就很好，这还要感谢我的哥哥）。我现在仍然很喜欢听《晚餐已备好》、《入侵》，更不用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了，这张专辑是我最爱的摇滚专辑之一。所以，大概18岁的时候，我意识到所有这些交响摇滚、艺术摇滚和其他类似的“心灵”的东西，跟最不起眼的专辑比起来，简直就是垃圾，比如说，《水银信使服务》。或者杰斐逊飞机乐队。于是我又回到了迷幻的六十年代（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早期的平克·弗洛伊德、吉米·亨德里克斯、爱乐队、最早的牛肉船长乐队，尤其是大门乐队），特别是当时我非常“嬉皮”。然后，在82年或83年，我完全是偶然地听到了《别管那些废话……》这张专辑，不知怎的，我内心深处却疯狂地喜欢上了它，尽管理智上我明白，从音乐和美学的角度来看，它与我当时的一切都格格不入。一种分岔出现了。就在那时，我创作了《Posev》。然后我又听到了亚当与蚂蚁乐队的《狂野边疆之王》和第一张特辑乐队的专辑。我整

晚都在听这些，然后不知怎的，在某个瞬间，我理解了所有这些音乐。我理解了，接受了它。我融入其中。

— 难道你对目前任何一支现代乐队都不感兴趣或不满意吗?

“有一支现代乐队真的让我很开心——Butthole Surfers。他们看起来和我们很像。”

——那么，根据以上论述，您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比如《民防》等等？它们也带有80年代的风格吗？还是像Butthole Surfers那样是个例外？

——我也不知道。也许这是个例外。其实，自从1988年夏天我和罗米奇一起爬山以来，我觉得我们（GO乐队）就像一支来自60年代末的乐队——精神上如此。我们内心深处的理念如此。对我来说，60年代是我的故乡。那里有那种精神，那种幻想，那种希望。也许是因为我很早就开始接触音乐……自然而然地——从孩提时代就开始了。

您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它是艺术吗？还是……

“嗯，我想谢夫丘克曾在某处说过，在他看来，诗人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像普希金或他自己那样，终其一生只写一首完美诗篇的诗人；另一类，严格来说，是那些凭借创造力征服新空间、新领域、新视野的诗人。嗯，我正是这样一位征服者。我在内心深处征服着无限、自由和大胆、充满灵感的新疆界。如果说创作是对自由的肯定，那么我就是征服自由的人之一。因为自由不能作为礼物接受，也不会凭空出现：它只能被勇敢而拼搏地去争取、去赢得。”

— 你一直在谈论“真实”——真实的人，真实的歌曲……你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

我和扬卡经常就“博爱人类”这个话题激烈争论。她呼吁人们仅仅因为人的存在就去爱和同情他们（我是这么理解她的）。对我来说，人最初什么都不是，就像冰窟窿里的一坨屎，口袋里的一颗无花果。然而，如果，比如说，在他们背后形成了一种永恒的理念、一种永恒的真理、一套永恒的价值体系或坐标——随便你怎么称呼它——那么他们就能升华到天堂，升华到永恒。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全部价值等于他所体现的理念的价值，他愿意为之献身——或者更确切地说，并非完全如此……

— 在你看来，摇滚乐必然会导致自杀、疯狂、死亡：无论如何，最终都会走向悲剧性的“结局”?

——我也这么认为。这是一条非常艰难险阻的道路。摇滚乐本身就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它总是以某种方式带来挑战、反叛，永远是一场狂欢、一场战争、一次犯罪！如果你决定说出“a”，那么你也必须说出“b”，以及其他所有字母。如果你已经写到了字母“e”，那么就要有骄傲、力量和良知，从你的内心深处释放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u”，然后——一个宏伟壮丽的“I”！摇滚永远是愤怒，永远是侵略。

——对你来说，“无政府主义”意味着什么？毕竟，你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对吧?

“你知道我会怎么说。我会简短明了地回答：无政府状态是一种只对一个人有效的世界秩序。两个人就太多了，简直是荒谬至极。无政府状态只适合一个人。而且，从所有事情来看……可悲的是，自古以来，周围的人都在证明，即使只适合一个人也太多了。”

“埃戈尔，你的政治喜好变化莫测，很难跟上。你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最新进展？”

“你们说的变化是什么？我今天在音乐会上解释过了：我们没有改变；我们还是原来的我们。改变的是全球形势。我们现在支持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我们准备继续支持他，包括采取行动和使用武器。”

——例如，指的是哪些俄罗斯人物？

“那里根本没人……卢卡申科将在俄罗斯掌权并恢复秩序。另一种军事化方案或许也有可能，但我认为第一种方案会更文明一些。”

——你知道卢卡申科曾对希特勒发表过正面评价吗？

“这完全正确。卢卡申科是一位精明狡猾的总统，也是一位目光长远的政治家。他的行事非常巧妙精准。我认为，目前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反对派中根本没有像他这样的领导人。我是一个极端共产主义者和苏联民族主义者。我相信我们不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或其他任何民族，而是苏联民族。尽管最近我越来越倾向于基于共同文化的斯拉夫国家统一。”

你是否欢迎极权主义和独裁统治？

“当然。最好的自由就是放弃它。在民主社会，言论自由变成了胡说八道。只有当你愿意为之献身时，话语才有价值。这就是我支持所有极权主义原则的原因。苏联政权就是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的。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也是从这里开始的。然而，他们后来犯了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他们本应该与俄罗斯联合起来，一起向西扩张，而不是互相争斗。”

现在，如果您允许，我将问您几个快问快答的问题。您最喜欢的……或者说……“歌手”？主唱？

— 三位：Screamin' Jay Hawkins、Jim Morrison 和 Kim Fowley（虽然很遗憾，我只听过他的一张专辑《Contrageous》）。

最喜欢的乐队？

当然，还有 G.O.、COMMUNISM 和其他个人项目。还有……——The Doors 乐队。

——您最喜欢的诗人？

- 亚历山大·弗韦登斯基。

——最喜欢的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

GrOb-Chronicles | 叶戈尔·列托夫："朋克是俄罗斯的荣耀！"

叶戈尔·列托夫："朋克是俄罗斯的荣耀！"

5月1日是运输工人节，由叶戈尔·列托夫领衔的传奇民防乐队在莫斯科演出。
当天上午，叶戈尔参加了由运输工人联合会、民族布尔什维克党和军官联盟组织的庆祝集会。当晚，民防乐队在白俄罗斯大街的苏维埃之翼剧院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演出，列托夫的乐队也以此拉开了他们1998年俄罗斯帝国巡演的序幕。音乐会现场人山人海，剧院无法容纳所有人，许多人被拒之门外。先是爱德华·利莫诺夫将人群赶下舞台，随后骚乱爆发。列托夫跳入人群，险些被撕成碎片。

问：叶戈尔，这次莫斯科怎么样？
答：说实话，感觉很奇怪……我基本上认不出莫斯科了。它不知怎么变成了"姜饼屋"，像个假象。一切看起来都很干净漂亮，但同时又感觉这一切都不真实，像纸板一样……我82、83、85年都住在莫斯科，有时候甚至会在那里待很久。那时候的莫斯科充满活力，但也脏乱不堪，节奏飞快。现在感觉像个异国城市，充满了陌生的、非俄罗斯式的思维方式。就像某个西欧大都市一样。

问：音乐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您多次提到尤里·卢日科夫。您对他有什么看法？
答：总的来说，不错。如果下次总统选举要在卢日科夫和其他人之间做出选择，我个人会投卢日科夫一票。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稳健的管理者。他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有能力也有决心把事情做好；他至少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一些秩序。至于他管理方式有些过火，那是另一回事，不过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说得够多了。

问：您还支持哪些其他知名的政治人物？
答：还有卢卡申科。他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一位好总统。他非常强硬。他给白俄罗斯带来了秩序，人民真心爱戴他。我在那里生活了几个星期，所以我了解那里的情况。就像卢日科夫在莫斯科受人爱戴一样，卢卡申科在白俄罗斯也备受爱戴。人民真心支持他。他们不仅选举他，而且真心拥护他。

问：您最近一直在谈论秩序。但是，您如何调和您对秩序的渴望和您的革命信念呢？
答：我认为革命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秩序。

问：所以对你来说，这是一种从混乱走向秩序的方式？
答：通常，革命发生在混乱时期。在我看来，这仅仅是人们对自然秩序的本能渴望，这种渴望受到民族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问：您认为俄罗斯目前的混乱程度足以引发革命吗？还是我们应该再等等？
答：我们应该再等等。我觉得在过去一年半到两年里，我突然感觉自己陷入了悲观情绪，尽管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过去，俄罗斯存在某种精神等级制度，一套值得为之牺牲甚至献出生命的价值观体系。但近年来，我可以深感悲哀地说，这个民族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以至于人们已经习惯了失败，甚至认命了。许多人已经彻底堕落了。我可以举出无数例子。有一次，我走进森林，看到一堆被撕成碎片的幼犬或幼猫。它们被以极其残忍、邪恶的方式

肢解。是谁干的？这还是人吗？！不，这已经不是人了！再举个例子：我走过一片墓地。所有的墓碑上都写满了脏话，比如"鸡巴"之类的字眼。到底是什么样的混蛋干的？！人们从工厂回来，穿过墓地。他们走过，看着这些被亵渎的坟墓，然后哈哈大笑。但这些可是他们祖父、父亲、母亲的坟墓啊.....整个民族的心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最可怕的是，竟然没有人对此感到恐惧！

问：所以你认为这个国家已经部分疯了？
答：我感觉大部分人都疯了。人们因为饥饿和绝望而发疯，甚至有人上吊自杀。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正在挨饿。士兵们也在自杀.....与此同时，在莫斯科，他们却在马涅什广场上建造这个地下垃圾场，这个购物中心。巨额资金被浪费在这上面了！这有必要吗？比如在西伯利亚，情况已经朝着未来几个西伯利亚大城市脱离中央政府的方向发展，因为西伯利亚不需要莫斯科。我们一直过得很好。我查阅了大量革命前的档案文件。在西伯利亚，人们一直过着奢华的生活，给汽车上油等等.....所以，西伯利亚的革命根本不是出于经济原因。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客观确定的局面。这场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它在意识形态上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

V：EGOR，你的夹克上有一个凯尔特十字徽章，那是白人至上主义运动的标志。你对光头党有什么态度？
A：总的来说，我的确是这么认为的。说实话，我不明白朋克和光头党之间为什么要打仗。我认为我们属于同一个运动，有着共同的目标，没有什么可分裂的。我见过乌克兰的光头党，也见过波罗的海地区的光头党。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我跟他们相处过很多次，甚至一起生活过.....我跟西伯利亚的光头党也从来没有过任何问题。但是在莫斯科，朋克和光头党之间却爆发了一场奇怪、荒谬、完全疯狂的战争。这有什么必要？！我们有什么可分裂的？！如果你真的是光头党，那很好。俄罗斯万岁！但我们做的是同一件事。我认为现在，"朋克"就是俄罗斯的荣耀。这太棒了！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我们拥有同一个家园，同一个国家。我们必须团结一致！

问：5月1日，光头党乐队RAF在民防局门前举行了一场音乐会。请介绍一下这个乐队。
答：这个乐队来自切列波韦茨。我们关系不错。几年前我们在切列波韦茨一起演出过。我个人对他们有一点不满：为什么他们唱德语歌？这有点滑稽。你应该唱俄语歌。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光头党，你就应该捍卫俄罗斯秩序！德语跟这有什么关系？我们把德国人打得落花流水，狠狠地揍了他们一顿。现在，那个国家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原则上，他们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但他们给我们制造了很多麻烦，我们彻底击败了他们。去他妈的！不是美国人，也不是欧洲人，而是我们俄罗斯人！我们只是让他们认清了自己的位置。仅此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反感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中常见的那些过分亲德的倾向。你都打败德国人了，怎么可能还尊重他们？你掐死了他们，羞辱了他们.....他们不可能重新振作；他们是战败的民族，被羞辱，被贬低。说真的，一家德国极右翼杂志把我的歌《蹦蹦跳》评为年度热门歌曲。他们还邀请了民防乐队去德国演出。我们很想去。好吧，我们和德国人打了一架，把他们揍了一顿，朋友之间可不会这么做（笑）。现在一切都好.....我们也受邀去法国和美国，但我们不会去。那些地方根本算不上国家。

问：G.O.乐队的成员们对足球有什么看法？你们是球迷吗？
答：是的！我们几乎都是狂热的足球迷。我们支持不同的俱乐部，有时甚至会为此争论不休，差点打起来（笑）.....而且我们自己也喜欢踢足球。

问：你和警察的关系怎么样？
答：我们刚出道的时候，经常在演唱会后被警察抓，各种骚扰层出不穷。不过现在这些都不算什么了。当然，现在不会再有这种问题了。虽然就在昨天，我在莫斯科被捕了。总的来说，你们的

警察似乎比西伯利亚或其他地方的警察更凶狠。所以，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感到如此不自在，甚至有些害怕.....幸好有个警察认出了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问：如您所知，民防乐队成立于**1984**年**11**月**8**日。那么**G.O.**的首次演出是什么时候呢？
答：这很难回答。事实上，民防最初并非以这个名字演奏，而是用了另一个临时名称。我现在都记不清了。那大概是在乐队成立一年后。我们当时完全是即兴发挥：乐队名称、音乐等等。即兴创作在那时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之后才有了民防正式发行的专辑和举办的演唱会。

问：你们98年的巡演是为了宣传新节目、新专辑，还是只是一次普通的巡演?
答：我们可能会演奏一些以前从未现场表演过的歌曲。例如，我们想重新演绎一下《Pryg-Skok》。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绝不会放弃！

问：您会对我们的读者许下什么愿望?
答：你能对别人许下什么愿望呢？如果一个人一切都好，那就没什么好许愿的。如果不好，他们自己也知道该怎么做。

莫斯科，1998 年 5 月 4 日。Fyodor
Volkov、Evgeny Solovyov

GrOb-Chronicles | 俄罗斯朋克病毒：叶戈尔·列托夫访谈录

对民防集团的叶戈尔·列托夫的采访

1998年5月13日，鄂木斯克

奥尔加：你如何理解朋克摇滚，无论是作为一种音乐风格还是一种生活方式？

埃戈尔：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如果说的是摇滚乐，那么朋克是一种音乐风格；如果说的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朋克就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所以，约翰·凯奇和施托克豪森都成了朋克摇滚，而“Mukhomory”乐队……

A：有些人认为朋克会在垃圾堆里吃饭，还会互相吐口水……

E：不，首先，朋克起源于60年代，而那些吃垃圾什么的——那是70年代出现的朋克。这些人是人渣，就像Sid Vicious一样，但那种垃圾跟朋克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只是些乌合之众、白痴、傻瓜。
60年代第一个塑造朋克风格的乐队是Sonics，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于1960-1965年。车库朋克是一场规模庞大、影响深远且风格浓厚的运动，存在于1964年至1967年。
我认为Ramones是音乐风格最接近朋克的乐队。但假设我把Coultrain也算作朋克的话。对我和Kuzma来说，朋克是对某些规则和准则的挑战。我可以列举出一大堆20世纪早期与朋克相关的名字。我哥哥的观点更加宽泛——他认为整个20世纪的前卫艺术都是朋克。
例如，在诗歌领域，弗维登斯基、扎博洛茨基和哈姆斯都是朋克。事实上，达达主义者都是朋克，康定斯基也是朋克，等等等等。

问：它们有什么共同点？或许，朋克的本质是什么？

E：这或许是一种动物性，一种残暴。起初，我想回答说这是自由。但它不是自由，不。它关乎于感受自己在这个地球上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动物、一头野兽、一个天使、一个上帝，随便什么都行，你知道吗？而不是那种头上梳着梳子的朋克摇滚歌手，那种可以融入任何体系的人，因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朋克摇滚最终变成了某种体系：朋克摇滚歌手是这样那样的，这个是工程师，那个是公交车司机，诸如此类，你知道，对吧？
首先，我根本不认为自己是朋克，也不认为自己是摇滚歌手。我们做的是来自一个略有不同的领域，你知道吗？一旦你开始用某个特定的术语来称呼某件事物，你就会得到一个图像。它可以被出售，可以被购买，可以被命名，你可以思考它，写书，讨论它。任何真实存在的事物都无法讨论，因为它不符合任何既定的规范。一旦它开始符合任何特定的框架、现实、文化研究的界限或其他任何事物，它就立刻变得死寂，沦为客体，仅此而已。

O：乐队成立之初，是打算演奏朋克摇滚，还是摇滚，还是只是顺其自然？

E：不，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想法。嗯，有诗人，有音乐家……那不是想法，那不属于想法的范畴。

任何想法本身都是死的，是完结的。那不是想法。我们做的是运动，确切地说是永无止境的运动。它是无尽的。普拉托诺夫在《切文古尔》里塑造了一个非常好的角色——科彭金同志，与其他所有角色不同，他明白共产主义是运动，是向前运动，是超越地平线的运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经常在歌曲中遇到这些概念——我们在运动。而且这种运动并非混乱无序，也并非漫无目的。它是朝着一个方向的运动。

A：你们是什么时候组建的？你们想演奏什么类型的音乐？你们组建的目的是什么？

E：在我们组建乐队之前，我们每个人都各有所长。比如，我以前是艺术家。我们乐队的Kostya，也就是所谓的Ryabinov和Kuzma，都是艺术家和诗人。我们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向人们展示事情应该如何做，应该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说白了就是如此。至于具体以什么形式呈现，其实并不重要。就我们而言，是摇滚，或许不是。绘画行不通，诗歌也不行：现在没人看书了。我们的贝斯手Natasha以前是骑师、杂志编辑和职业记者。我们每个人都背负着丰富的职业经历，这些经历展现了一个正常人在任何情况下应该如何行事——不是普通人，而是想要生存下去的人。因为当下的处境就是为了生存，为了精神上的生存。
所以，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嗯，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团队。后来Kostya加入了，有些人离开了，有些人又加入了。我们都在不断变化，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与音乐或任何特定的音乐主题无关。《百年孤独》严格来说是20世纪60年代的迷幻摇滚。

A：是否有可能对民防风格的演变进行某种定义？

E：我不知道，我不这么认为。说白了，我觉得我们可能是我国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朋克乐队，而且至今仍然如此。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探索过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我们曾经有个叫“共产主义”的项目。它是一种从前卫音乐，也就是噪音音乐中发展出来的音乐技术，我们称之为“噪音”。坦白说，我们当时的想法非常超前。后来我们又接触了民谣和具体音乐。具体音乐指的是街头巷尾的自然噪音。
之后，在1984-85年，我和库兹马开始探索荒诞主义和达达主义，用一种非常粗糙滑稽的方式戏仿它们，录音和演奏都很差劲。比如说，1989年出现了噪音——浓重、厚重、非常粗糙，刻意地、故意地录制出这种粗糙感，人声也被模糊处理等等。然后是《蹦蹦跳》。它完全不符合任何既定的模式。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一个小时《蹦蹦跳》。那是我的个人专辑。它的结构严格遵循某种既定的模式。1993年，我们推出了《百年孤独》。它是对1967-68年迷幻摇滚的一种反叛。我们最新的专辑则与以往任何作品都截然不同。

问：你们说你们是俄罗斯唯一的朋克乐队。你们的作品哪里朋克了？

E：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做的所有事都是朋克。你们怎么定义朋克呢？

A：我想知道你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

E：一种特定的音乐体系。但举个例子，我们一半的乐手什么都不懂，但他们就是会演奏。朋克就是Sonics乐队，就是Ramones乐队，它有一套特定的体系——贝斯、节奏组，最原始的元素。

A：但是你可以演奏得像雷蒙斯乐队那样，却不一定是朋克乐队。

E：你当然可以模仿雷蒙斯乐队的风格，但雷蒙斯乐队是朋克，因为他们从1970年就开始玩音乐了。这一点非常重要。什么时候开始什么，谁说了算。但如果你现在像剥削乐队那样玩，并不意

味着你就是剥削乐队。剥削乐队是朋克，因为他们来自80年代，因为他们是先驱。任何第一次做的事情都有其价值。如果我年轻，我现在不会像民防那样玩音乐。我根本不会想到那样。我们当时那样玩是因为它打破了所有既定的规则。如果每个人都那样玩，我永远不会那样玩。我会让他们去玩完全不同的东西。也许是爵士乐，什么都行。当某种音乐运动的概念出现时，就意味着这种运动的终结，它就结束了。赋予摇滚乐一个概念就意味着摇滚乐的终结，你明白吗？如果有人喊"斯巴达克是冠军"，那他们就不是冠军，也就是说他们永远不可能击败国际米兰。你明白吗？

A：朋克摇滚与摇滚乐有何不同？

E：你可以在这里就音乐讲一整堂课。朋克的起源是60年代的"车库朋克"，比如The Kinks、Sonics、Stranglers、The Seeds这些乐队；还有70年代兴起的朋克——Sex Pistols、Ramones等等；之后硬核朋克出现，一切就此发展。我认为真正的朋克是在60年代（比如Sonics、Standels）。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朋克——《Electric Prunes》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
而且，叫什么名字又有什么关系呢？摇滚不是摇滚。我们从来没玩过摇滚或朋克，它们根本不属于音乐的范畴。我们做的跟音乐无关，因此也跟"摇滚"的概念无关，因为我们可以这样演奏，也可以那样演奏。我们可以用强拍演奏，也可以用弱拍演奏。我们可以演奏爵士乐，也可以演奏噪音。我们所做的一切并非都是音乐性的，而是更偏向概念性，一种行动。我们更接近像The Fugs这样的乐队——他们是概念艺术家，一开始做的是完全非音乐性的东西。这是对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和动力的回应。

问：朋克摇滚是否对社会构成威胁？

E：任何艺术活动都对社会构成威胁。不仅是对社会，更是对某种特定类型的文明。例如，欧洲式的文明，它正被强加于我们。这不仅仅是对社会的威胁——对你的妻子、孩子，甚至是好邻居构成威胁都是毫无意义的。你说的"社会"指的是什么？具体来说，是指对某种特定类型的文明的威胁——并非指非洲或印度的文明——而是指对某些不符合人类天性的事物强加于人的一种非常强烈的反抗。

A：所以你认为俄罗斯现在加入"文明"世界是一件坏事？

E：是的，这很糟糕。这令人痛心。这很悲惨。

A：我们前苏联地区的人民有着非常保守的世界观，而且这种世界观自那时以来并没有太大改变，这又该如何解释呢？他们可能会对颜色鲜艳的头发或剃成莫霍克发型产生非常负面的反应。

E：我们为什么需要这种莫霍克发型？比如说，西部的莫霍克人等等——这是他们对这个体制的一种反应，取决于他们文化中对这个体制的衍生……我们为什么需要它？比如说，我能理解"Exploited"乐队。但是当我看到我们朋克乐队里有人，像Watti一样，是"Exploited"的主唱时，这算什么蠢事？这算什么模仿？当某种运动兴起，获得某种地位时，它就被称为朋克摇滚。没错，它有某种特定的时尚：朋克都穿着皮夹克，戴着梳子，有些人把头发染成鲜艳的颜色，有些人戴着耳环。这就完了。实际上，这就是这场运动的终结。我们从根本上打破了规则——我们可以留着胡子，也可以剃光头，Kuzya用他自己的方式做了其他的事情。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他想留大胡子，那他干脆就别留了。你甚至可以穿着普通外套走在街上。

A：朋克应该表达令人震惊的思想吗？

E：是的。但做出惊人之举并非为了吓唬人，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这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层面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有些人是为了追求个人修行，有些人则是为了影响现实。

A：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E：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假设我对周围的现实负有责任。如果我不在乎周围的一切，我就永远不会从事艺术创作，不会进行任何创作，什么都不会。因为任何艺术，任何行动，都与暴力以及对周围现实的影响息息相关。是的，我们想要影响周围的现实。那么，我们将如何做到这一点——通过政治、电影、音乐、其他方式，或者通过一次采访？

A：你想朝哪个方向进行改造？

E：比如说，它意味着摒弃一切僵化死板、根深蒂固的教条，无论它们以何种形式表达——文字、绘画、艺术、政治，这都是一种态度。它意味着拥抱生命，拥抱充满活力的生命，拥抱自由的生命，拥抱极致的生命，比如说，拥抱动物性的生命。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人类活动系统。我们想象着一群人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他们向前迈进。而其他人则留在后面，迷失在路上，或者只是坐着，甚至爬到某个地方。我们前进，我们向前。我们是一个整体——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我们同行，基督与我们同行，任何你喜欢的在世之人也与我们同行——我们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还有弗维登斯基。这与国籍或其他任何类似的东西无关。我认为这与某种幽默感有关。因为我们是乐观的人。我们不会眉头紧锁。

A：那么现在回归自然，毁灭一切文明，这难道不好吗？

E：是的，那太好了。我会竭尽所能确保这个文明被摧毁。

问：你认为国家是与人民对抗的力量吗？

E：是的，我也这么认为。但它既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圣经里有句话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国家本身并非坏事，它是正确的。但国家必须符合现实。纵观历史，最接近理想国家形态的只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

A：拜托，这已经是暴力程度的最高境界了。

E：那不是暴力。为什么？恰恰相反，任何生活在那个国家的人都受到保护，免受暴力侵害。我一直生活在苏联，直到它解体前的几年，我一直受到保护。我知道，如果我遭遇不测，我会得到保护。

A：但那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如果我们考虑激进时期呢？

E：那就更好了，因为我的父母和很多朋友都生活在那个年代。

A：他们活着还有意义吗？他们会把他抓起来，枪毙了他，甚至都不会问他的名字。

E：那又怎样？有些事比生死更重要。一切都关乎价值体系。正因如此，现在你走在街上，就会毫无理由地被杀，就这么简单，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但以前，是有价值体系的。

A：现在你可能被个人杀死，然后又被国家杀死。

E：是的，是的。

A：它确实压制了人性。

E：它没有抑制任何东西。

答：它强加了价值观。如果你生活在斯大林统治下，你会接受所有的国家教条吗？

E：我不知道我是否会接受，但以前这些都是教条，有一套价值体系，有善恶之分。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既没有善也没有恶。一切都是相对的，你明白吗？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价值的趋同，这种现象在西方很久以前就发生过，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言论自由不过是空谈。

A：但我同意，在极权主义或法西斯政权下，个人的自由是最缺乏的。

E：什么缺乏自由？为什么缺乏自由？人总是拥有自由的。这是一种选择——做或不做。当一个人知道某些行为会付出代价时，这些行为才有价值。当他们知道如果拍了那样的电影或说了那样的话，就会被枪毙时，这个人才有价值！但如果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在任何地方胡说八道——那就只是空谈。
但我们是我们国家唯一一支玩朋克的乐队。因为其他人都在模仿别人，而我们不模仿任何人；我们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当初组建乐队时，我问过乐手们："你们尊重谁，不尊重谁？"乐队里肯定还有人谁都不尊重。性手枪乐队比我们强吗？不。如果有人尊重像雷蒙斯乐队那样的垃圾乐队，那就尊重他们，那是他们的地盘，你就坐在那里尊重他们吧。你们怎么会比雷蒙斯乐队更差劲呢？你为什么不能自己想出来？你比Iggy Pop还差劲吗？比谁都差劲。该死！我从来没对他们有过任何敬畏之心。我觉得所有西方的东西都是垃圾。那是他们的。如果有人接手了什么，就必须做得比任何人都好。否则，就别接，别玩。朋克是俄语词吗？摇滚是什么——那是他们的事。我们做的是我们的，那就是"民防"，那就是我们做的。

唱片目录：

《播种》
1983年，《雷鬼、钢鼓和摇滚乐》
1983年，《兵营里的雨》
1983年，《老船舱男孩的故事》
1983年，《爱的音乐》
1984年，《肮脏的青春》（版本1）

《民防》
1984年 《灵魂之歌》（鄂木斯克朋克史第一辑）盗版
1983年 《肮脏的青春》（第二版）
1985年 《乐观主义》
1985年 《谁在寻找意义》（鄂木斯克朋克史第二辑）盗版
1985年 《今日迷幻》（《今日迷幻》）
1985年7月 《民防》（盗版）
1985年11月 《腹泻之声》（盗版）
1986年 《猪之前玩玻璃珠游戏》
1986年 《虚空之歌》（盗版）
1987年 《红色专辑》
1987年 《捕鼠器》

1987年《好！》
1987 极权主义
1987 新西伯利亚摇滚音乐节演唱会
1987 恋尸癖
1988 一切按计划进行
1988 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1988 新西伯利亚大学无政府状态（盗版）
1988 新西伯利亚无政府状态（盗版）
1988 战斗刺激
1989 深情歌曲 1982-84
1989 圣彼得堡排练
1989 第七届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音乐节演唱会（现场）
1989 欢乐与幸福之歌
1989 战争
1988 健康与永恒
1989 末日流行乐
1989 俄罗斯实验场
1989 历史：播种：1982-85
1989 红色行军：珍稀曲目 1987-89
1990年塔林最后一场音乐会（现场版）
1990年生存指南
1990年流行乐 1984-90（双黑胶唱片，精选辑）
1990年肩上迪克：1987-90年的珍稀佳作
1991年一切按计划进行（双黑胶唱片）
1994年俄罗斯实验场（双CD）
1994年列宁格勒的俄罗斯突破（现场版）
1996年战争，第一部分（现场版）
1996年战争，第二部分（现场版）
1997年至日
1997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PIK KLAKSON”（与 Letov 合作的项目）
1986 年“医疗保健”
1986 年“新年快乐”
1986 年“额外声音”

阿道夫·希特勒
（1986）阿道夫·希特勒（现场）

“P.O.G.O.”
1989“民防边境分遣队”

《叶戈尔·列托夫和搞砸了》
1990年，《跳跳（儿童歌曲）》
1993年，《百年孤独》

《共产主义》（列托夫和经理的项目）

1988年；《苏联速度》
1988年；《苏莱曼·斯塔尔斯基》
1989年；《笑气》
1989年；《祖国在听》
1989年；《奇迹之国》
1989年；《士兵之梦》
1989年；《奇迹音乐》
1989年；《民族学》
1989年；《未经授权》
1989年；《撒旦教》
1989年；《人生如童话》
1989年；《让它继续》
1989年；《床底下玩飞机》
1989年；《列宁主义》
1989年；《库兹巴斯矿工罢工》
1990年；《共产主义第13期》
1990年；《俯冲轰炸机编年史》
1990年；《共产主义精选：恩典！》
1994年；恩典（上）
1994年；恩典（下）

棺材编年史 | 新西伯利亚 第25期（305）——叶戈尔·列托夫："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原始社会，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来杀人……"

叶戈尔·列托夫："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原始社会，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来杀人……"

真正的歌迷接受列托夫的本来面目，并不在意他那些充满怀旧情怀的关于苏联近现代史的演讲。人们对列托夫的热情甚至比以往更高涨，众多歌迷，无论男女，在演唱会上热情起舞，虔诚地注视着他们的偶像，年龄从13岁到……36岁不等。

几个衣着体面、留着胡子的男人们兴高采烈地跟着《Egorka》这首歌哼唱，喝着啤酒，坐在房间尽头的空桌子旁。

然而，正是这种体面让他们无法深入到如海般汹涌的人群中，在那里，穿着传统破烂 T 恤和牛仔裤的歌迷们，骄傲地互相搭在肩上，高唱着莱托的热门歌曲，简直欣喜若狂。

和往常一样，音响效果差强人意，因此第一次来听莱托夫音乐会的人很难理解所演奏歌曲的歌词的哪怕是最细微的含义。

不久之后，我们与这位 80 年代的青年偶像、90 年代的"俄罗斯摇滚乐活着的传奇人物"的对话开始了。他曾试图与他的歌迷一起在苏联进行一次"进军"。

— 从你的演唱会来看，你似乎并不支持好的音响效果……

"不，我其实是支持者。我真的很想让每个人都听到我的声音，但有时感觉自己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发出的声音就像含糊不清的咕哝声。有时我甚至不得不使劲喊——那样情况才会好转。在我看来，摇滚音乐会总有一种神秘的氛围，所以像流行歌星那样完美的音效在这里根本不可能实现。"

——现在说说乐队的事。目前，你只是叶戈尔·列托夫；观众们蜂拥而至，只为一睹"活着的传奇"的风采。但当你组建新的乐队阵容时，你是否已经打算给它取个名字了？

"我还不确定乐队最终会叫什么名字。你知道那句老话：'船名决定航向'。所以乐队需要一个响亮、朗朗上口的名字。不过，99%的可能性是，它会像以前那样叫'民防'。现在，我甚至连鼓手都还没找到；我需要一个优秀的吉他手。但我知道我的兄弟谢尔盖·列托夫肯定会加入乐队……"

— 你认为有可能和性格完全相反的人一起工作吗？

"当然，这很困难，但我们之间确实存在某种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小时候总是争吵打闹；他以前经常打我，非常粗鲁。后来我们搬走了，但我们一直互相关注，互相点评对方的作品。他从来没觉得我能做出什么正经事，或者说，有什么严肃的创作计划……但有一天在基辅，一个人走过来问他：'给我签个名吧。你真的是那个叶戈尔·列托夫的兄弟吗？'他当

时非常……激动，陷入了沉思。从那以后，他开始更加关注我。但我不会说我们在这方面达成了某种共识；更确切地说，我们最终走到一起是出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原因。”

——你们的音乐会节目单名为“苏联之路”……

——现在，音乐会结束后，我更愿意称它为“苏联进行曲”，而不是“苏联进行曲”。我是这么觉得的……

那么，你最想从苏联时代带回什么呢？

“当然有很多。有些东西对我来说神圣不可侵犯。我总是反复强调两件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你被欺负，你可以敲门大喊‘救命，他们要杀了我！’，整栋楼的人都会冲出来保护你。苏联统治下就是这样团结的；我亲眼目睹过类似的事情。其次，我个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活着。如果说以前还有某种信念，一种英雄主义的渴望，那么现在我的思想和灵魂一片空虚。没有任何抱负。然而，对死亡的恐惧却清晰地笼罩着我。以前有信念，但没有恐惧。比如，我现在不会去车臣……”

你不是说过俄国士兵会赢得这场战争吗……

“那是1995年，我当时绝对确信我们能轻松击溃车臣人，但事与愿违。不过，我们现在对他们的态度很特殊：比如在莫斯科，警察会拘留很多车臣人，怀疑他们是恐怖分子，而且不允许他们未经登记就居住在城里。基本上，他们正在尽其所能地把他们‘安顿’下来。我想这是对战争惨败的沮丧。不知为何，这让我想起了1993年白宫的那场闹剧。双方都犯了大错。起初，一切似乎都已就绪：胜利在望，有机会重建苏联。我们当时就坐在离白宫不远的地方，喝着啤酒。然后，我哥哥突然说：‘你们都是傻瓜，就是这样。’”“这简直是一团糟，你还没搞清楚呢。”他是个非常敏感的人，他会黑魔法，他立刻意识到白宫以及围绕它发生的一切都是莫大的耻辱。”然后，第二天，我们意识到情况不对劲。有些人被不停地枪击，而另一些人却得到了大量的食物……然后我们终于恍然大悟……

——在苏联时期，你反对党及其所有理念。现在你却说恰恰相反，但你唱的那些老歌里却充满了对你现在所拥护的体制的仇恨？

“那时候，我反对的是意识形态本身的扭曲，而不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官员喜欢对所有事情进行调整。所以，我认为，这个理念本身是美好的，但它被扭曲得面目全非，于是就有了命令控制体制。我反对它。而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原始的社会里。任何一个街头混混都可以闯入公寓杀人。就这么简单。因为有罪不罚，因为反正他们也抓不到你。现在警察干脆就把很多案子都结案了……”

你有很多敌人吗？

“当然，和所有人一样，也有反对我的人。但我没统计过人数多少。民主党人普遍讨厌我，因为他们不了解我的工作和目标。正是因为缺乏了解，他们才讨厌我。你们自己判断吧：他们撕裂了联邦，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我呼吁一切重归于好。因为我拒绝相信一个伟大的理念会就此消亡。就算有人说它行不通，我个人也不认同。”

— 你觉得你被问过的最愚蠢的问题是什么？

——我曾被问到：“你愿意当总统吗？”我欣然回答：“我非常乐意！”当然，没有人预料到我会这样

回答；大家都认为我会因为这个问题而生气，但结果却出乎意料。

——你希望在共产主义政府中看到什么？请告诉我们你的梦想.....

“我实话实说：是我、普罗哈诺夫和利莫诺夫。那样的话，我们肯定能恢复秩序。我想，应该很快就能恢复。但现在，我觉得矿工们可能会率先夺取政权。他们有能力做点什么，他们势头正盛。我真是受够了。”

— 你对涅夫佐罗夫有什么看法?

“他是个白痴，一个可笑的人物。在爱国者、民主党人，以及任何人眼里，他都同样可笑。他彻底失去了信誉，现在没人需要他了。这正是他恼火的地方。他想博取关注，但这不会奏效。我们走的路不一样.....”

奥尔加·莫斯卡连科
《新西伯利亚》

GrOb-Chronicles | 免费课程第 28 课 (369)

反英雄

末日流行乐

7月3日，俄罗斯地下音乐传奇人物、民防组织领导人叶戈尔·列托夫在巴尔瑙尔音乐中心演出。全城各界人士盛装出席，尽显节日氛围。形形色色的人、各种装扮的人群齐聚一堂！从化着金属妆容的人到脸上打满耳洞的人（虽然没那么多——没人把舌头打穿），再到衣衫褴褛的未成年派对狂欢者，应有尽有。还有一些歌迷带着手机和寻呼机。亚历山大·波多罗日尼弹着吉他，演唱了几首自己的作品，为演出暖场。

最后，他终于出现在舞台上，莱托夫——一位偶像，一位传奇人物。作为一名活着的传奇，正如一位摔跤手应有的形象，他头发蓬乱，胡子拉碴，衣衫褴褛，而且看起来还喝得酩酊大醉。演唱会期间，最后一点得到了证实。莱托夫挣扎着爬上舞台，努力集中精神，用沙哑的声音说道：“你们应该提问。我只想和你们聊聊。”然而，对话却陷入了僵局。要么是那些从座位上跳起来，排成一排站在舞台附近的歌迷们漫不经心地喊着问题，要么是他们根本不想说话，只想静静地听……总之，莱托夫关于我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以及如果能拿起机关枪重新夺回失去的幸福该有多好之类的独白，就这样在空气中回荡。观众们高喊着：“唱！”这位摔跤手认真地尝试着。但走音的吉他、作曲家对自己作品的糟糕记忆，以及观众的合唱，使得歌词和旋律都难以辨认。然而，列托夫反复吟唱的几句歌词，尽管他常常忘记下一句是什么，却逐渐清晰起来。列托夫的《傻瓜行走》、《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以及黑卢基奇的某首歌的大致轮廓清晰可辨。贴满贴纸和徽章的吉他从主人公疲惫的手中滑落。最终，他放弃了与外界的抗争，放下吉他，重新投入到与观众的交谈中。然而，叶戈尔却看不清观众用纸条写下的问题内容。要么是写纸条的人字迹潦草，要么是列托夫的视力不好。

列托夫或许是偶像，但观众们并没有忘记他们花在门票上的钱，他们高喊着“唱！唱！”。叶戈尔的支持者，包括“民防”组织负责人谢尔盖，以及偶尔出现在舞台上的列托夫的妻子娜塔莉亚，都无济于事。这位摔跤手逐渐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最终，他被白衣人带走了。粉丝们的失望之情难以想象。他们买了票，而他……出于观众们不明的原因，列托夫对筹集的资金毫无悔意，甚至在一次演讲中称观众为傻瓜。他后来道了歉，但事实证明，这毫无意义。

保安和观众之间的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这可不是开玩笑，很多参加派对的人生平第一次花了五十卢布买票（相当于两瓶半伏特加），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偷偷溜进去。更何况，他们如此不尊重文化产品的消费者。这些人是谁？他们至少喜欢列托夫十年了，买过他的磁带和T恤，唱过他的歌。而他们的偶像却如此彻底地玷污了他们的灵魂。当这位明星无法继续留在台上，跌入人群时，紧张的气氛达到了顶峰。列托夫的身体随时可能被撕成碎片当纪念品，或者在狂热的人群中被踢来踢去，这种危险实在太大了，以至于保安们不得不跟着列托夫进入人群。坦白说，他们并不想为了这个可爱的家伙冒生命危险，但工作就是工作。叶戈尔卡被从歌迷手中救了下来。

观众席上有些人倒是挺享受这场表演的。毕竟，仔细想想，巴尔瑙尔这座首府城市恐怕从未见过如此糟糕透顶、令人失望至极的演出。通常都是这样：他们出来，他们踢球……无聊透顶。毫无新意。而这一次，这位传奇球星竟然已经搞砸了。“演唱会”进行到一半时，足球迷迈克的手机收到

了一条错误信息，说巴尔瑙尔迪纳摩队在梅日杜列琴斯克以2比0获胜。迈克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观众，引发了一阵疯狂的庆祝。“Ole-ole-ole-ole”的欢呼声淹没了列托夫微弱的声音。

不久之后，一群愤怒的歌迷试图以暴行威胁“GO”的导演，他理直气壮地指出，演唱会已经举行，他的偶像就在台上，而他自己却唱不了歌，因为他已经十年没唱过了。以前和“GO”一起演出时，他强忍着，因为在他们面前感到很尴尬。但现在“GO”已经解散了乐队，无法应对这种情况……而且，你们要对自己的偶像负责。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邵（《温暖的公路》）延缓了这场血腥悲剧的结局。他勇敢地捡起从明星手中掉落的吉他，花了半个小时试图演唱民歌《别冒犯你的命运》。没有人对他提出异议，毕竟，这场音乐会并非他的……那些白嫖者陆续离开大厅，四处吐着唾沫。那些拿到合理报酬的人则等待着宴会的继续，或是等待着报复。人们的意见不一，但大多数在场的人仍然想象着他们偶像那张光鲜亮丽的脸庞正遭受毒打。精明的邵劝他们不要离开，因为“叶戈尔很快就会醒来”。果然，幸福出现了——列托夫第二次出现在观众面前。他虔诚地坐在邵的脚边，在一位巴尔瑙尔乐手的伴奏下，又嚎叫了一会儿。

但现在轮到昔日歌迷们展现他们的勇气了。不仅如此，一位衣着考究、神态自若的男孩，毫不畏惧聚光灯，脱下裤子，向列托夫露出光溜溜的屁股，以此表达了众人的情绪。目前尚不清楚列托夫是否对此表示赞赏，但他周围的人却报以热烈的掌声。“列托夫已死，只剩歌声永存！”的呼喊声此起彼伏！啤酒罐被扔向这位明星，伴随着不堪入耳的咒骂，那些粗俗不堪的词汇，任何一位俄罗斯民间文学爱好者都会羡慕他那丰富的“脏话”词汇量。

演唱会结束后，这位偶像两次接受媒体采访。两次他都坚称演唱会非常精彩。演出结束后，当SK和Kupi-Prodaj的记者试图采访莱托夫时，这位明星非常“友好”地表示，像我们这样的人应该被杀掉，他现在就可以动手。而那些不喜欢这场演出的人“可以下地狱”。对话就这样以一种非正式却又革命性的方式展开。他的酒友——那些在后台休息室里的战友们——也完全支持他对演唱会的看法。

第二天早上，记者们聚集在SK新闻酒吧，准备参加新闻发布会。经过紧张的半小时等待，列托夫终于到了。叶戈尔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他生前是一名士兵（虽然枪法不怎么样），他现在能和我们在一起，而不是在车臣或克罗地亚，纯属偶然。接着，他讲述了自己的童年（小时候，母亲会在阳台上叫他回家，可想而知，他总是跟着母亲走），并表示列托夫随时准备枪毙任何掌权者，只为重现那段美好的时光。然而，这并没有阻止这位战士领取他辛苦挣来的薪水。

世人终于得知，“GO”乐队解散是出于原则原因。试想一下，要让这群家伙散去该有多难，他们坐在车厢里叽叽喳喳，一见到领队列托夫就立刻鸦雀无声。船上要发生叛变了！所以现在将组建一个新的“GO”乐队，成员包括他那爱傻笑的妻子娜塔莎、他的弟弟谢尔盖（一位著名的爵士萨克斯管演奏家）以及萨沙·波多罗日尼（巴尔瑙尔的撰稿人）。

当然，叶戈尔认为这场演唱会棒极了。比如，他在圣彼得堡演出时，连续三个小时躺在舞台上唱同一首歌。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甚至即兴发挥了一句。所以我们很幸运。事实上，新闻发布会和之前的演唱会都充满了热烈的气氛，以至于叶戈尔拒绝前往比斯克。当地组织者将这位明星的演出改期到第二天，但由于观众人数不足，最终取消了整场演唱会。就这样，叶戈尔·列托夫充满挑战的西伯利亚巡演结束了。

所以，尽管他对着观众和记者发表了一番感人肺腑的演讲，这位偶像还是不忘接受主办方（也就

是歌迷）的捐款，而且是以一种毫不掩饰的、略显自负的方式——足足一千美元。要知道，在巴尔瑙尔，这位英雄只唱了三首半歌就完成了演出。我记得，叶戈尔卡曾与极权主义作斗争，抨击流行音乐这头怪兽。他甚至将自己的一张专辑命名为《末日流行乐》。他奋起反抗！

拉里萨和DJ G.

照片由 Oleg BOGDANOVA 拍摄。

GrOb 编年史 | Omsk Vestnik — 摇滚俱乐部："民防"

摇滚俱乐部
"民防"

来自鄂木斯克的"民防"乐队曾是、现在仍然是俄罗斯摇滚乐坛最大的谜团之一。乐队成立于1984年末，发行了两张黑胶唱片，但并未获得大众认可。最终，乐队在成员们的反对下解散。主唱叶戈尔·列托夫在精神病院待了一段时间，反思人生；而乐队的二号人物康斯坦丁·"库兹马"·里亚比诺夫则在拜科努尔的一个建筑营服役。

1987年，俄罗斯的政治氛围有所缓和，但当权者仍然将G.O.乐队的作品视为彻头彻尾的反苏作品。乐队在新西伯利亚摇滚音乐节上首次亮相。1987年5月和6月，列托夫几乎独自一人在家中录制了五张G.O.乐队的磁带专辑。从那时起，列托夫的作品通过地下音乐（samizdat music）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这在俄罗斯音乐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听众们被乐队独特的审美所震撼：旋律优美，编曲粗粝，整体音色"粗粝"，列托夫尖锐的嗓音，以及复杂深奥的歌词，与那些"诋毁社会秩序"的粗俗表达和短语形成了令人费解的对比。这支半地下乐队很少进行现场演出，却逐渐走红。G.O.乐队的名字频频出现在青年报纸的排行榜上。它跻身排行榜前三，与当时风靡一时的Kino和Nautilus并驾齐驱。但列托夫并不渴望成名，也不想成为新的偶像。1990年，乐队宣布解散，但叶戈尔·列托夫与曾在军队服役多年的里亚比诺夫，以及1989年从秋明乐队"生存指南"（Instructions for Survival）加入G.O.的伊戈尔·热夫顿，仍然继续发行专辑。

1993年10月，列托夫重返街头。他在一场声援苏维埃大厦的集会上发表了讲话。1994年，民防乐队重组，加入了"俄罗斯突破"摇滚运动。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如今民防乐队已销声匿迹。没有电视播放，也没有广告支持——而没有这些，如今的潮流乐队根本无法诞生。民防乐队在媒体上几乎销声匿迹。与此同时，民防乐队依然活跃，继续举办音乐会，录制歌曲。去年（1997年），乐队发行了两张专辑——《至日》和《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这是乐队重组后的首张专辑。鄂木斯克人叶夫根尼·马赫诺（真名皮亚诺夫）也参与了专辑的录制。他自1994年起就是民防乐队的成员。他就是我要采访的对象。

叶夫根尼，最近几乎听不到G.O.的消息了。一点商业宣传的迹象都没有。虽然理论上来说，他们也不需要太多宣传：G.O.可以说是俄罗斯摇滚乐的活着的传奇，而且在我看来，他们仍然在创作非常优秀的音乐。你不愿向娱乐圈妥协，是因为你的原则问题吗?

"是的，我认为这至关重要。据我了解，宣传的目的可以是为了赚更多钱，也可以是为了扩大受众。然而，问题在于：这样做值得吗？在我们国家，目前的宣传方式简直是对任何理念的亵渎。没错，G.O.确实收到了来自莫斯科制片人甚至鄂木斯克一家大型公司的邀约。后者纯粹是一场宣传噱头。我们当然拒绝了。"

——民防乐队的最新专辑明显呈现出某种美学化的趋势。音乐变得更加旋律优美，键盘、小提琴和其他乐器也开始出现。这种风格上的演变该如何解释呢？

——我不会用任何一种风格来定义G.O.的风格。那样就好比，恕我直言，把他们的风格称为“披头士”。G.O.的风格就是G.O.的风格。事实上，我甚至不会把民防的作品称为艺术。它是一种萨满教式的仪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影响大众的特殊方式。其目标是改变世界，改变人们，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一点点。六十年代，那些青年运动，那些迷幻音乐，改变了世界，哪怕只有两三年，也至少带来了一些改变。

至于最新专辑……制作过程非常艰辛，耗时漫长。我们录制了很多优美的乐段，大家都非常满意。我认为这些音乐适合不同类型的听众，更成熟、更有智慧的听众。

— G.O. 最新发行的作品几乎完全没有脏话，或者更简单地说，没有淫秽内容，而这些在过去很常见。这是一种内部审查，还是他们意识到自身形象的体面？

“这里不存在审查制度。这只是诗人，比如莱托夫的写作方式。如果他觉得在诗里用脏话不合适，他就不会用。比如在抒情诗或爱国诗里。总的来说，我必须说，歌词变得越来越明智了。”

民防队在哪里录制了新歌？

“就像以前一样——就在莱托夫家。我们不想租录音棚。那意味着要板着脸去录音棚，开始录音，感觉时间很紧迫。在家工作更好，更轻松。录音的时候我们还能聊天开玩笑。《至日》和《生命不可承受之轻》花了两年时间创作，混音也花了不少时间。虽然在G.O.乐队早期，专辑几天就能录完。只是，乐队又成熟了。我们对作品更加负责。音乐也变得更加复杂了。”

— “民防”乐队的成员如何看待俄罗斯摇滚乐的其他乐队？

——我来回答我自己的问题。总体情况很糟糕；这个国家几乎没什么好东西了。以前也有一些不错的乐队，比如Nol和Kalinov Most。但他们现在在哪儿，发生了什么事，都不得而知。像Alisa和Agata Kristi这样的乐队很难称得上摇滚——她们已经在娱乐圈混了十年了。以前，像Aquarium这样的乐队至少会创作出一些像样的作品，然后才会被娱乐圈签下。而现在，他们立刻就开始炮制商业摇滚，甚至根本算不上摇滚，只是像Mumiy Troll那样的“摇滚”。很不幸，我们俄罗斯的流行音乐水平非常低；在西方，即使是滚石乐队和埃尔顿·约翰，他们的音乐本质上也只是流行音乐。但他们的水平是一流的。你可以这么说：每个国家都会得到它应得的摇滚乐。

— 嗯，所以我们顺利地过渡到了公民爱国主义议题。你对民众有什么看法？

“这一切都令人悲哀。不幸的是，人们的生活荒诞无意义。人们的思想越来越被世俗的、金钱的和庸俗的事物所占据。莱托夫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如今单凭音乐很难影响人们的思想，我想，所以他才转向了政治。”

“如今，所谓权威媒体报道列托夫时，大多都是老生常谈：他们说，列托夫‘投身政界’只是为了与政府对抗——这对他更有利。正如他自己的歌里唱的：‘我将永远反对它。’”

“我不这么认为。列托夫对国家现状的抗议是真诚的。列托夫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符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诗人。他并没有为自己的人生制定一个长远的计划。加入反对派是对正在发生的不公的一种情感反应。正是这种情感催生了‘俄罗斯突破’摇滚运动，除了“G.O.”乐队之外，该运动还包括秋明的“生存指南”乐队、我们的同胞经理（奥列格·苏达科夫）以及其他一些乐队。”

“叶夫根尼，我要问一个通常会被问到所有创意人士的问题。诚然，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题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寻常。‘民防’乐队的创作计划是什么？”

——一如既往，我们有很多想法。叶戈尔·列托夫的哥哥谢尔盖是一位著名的萨克斯管演奏家，他来过鄂木斯克。他们可能会发行一张合作专辑。我们计划创作一些新作品，以及一些老歌的新版本。但我们目前还没有真正着手准备。我们想把“民防乐队”的所有录音都发行成CD（目前为止，只发行过精选集和列托夫的个人专辑）。虽然列托夫说他现在对很多歌感到羞愧，但它们在当时都曾被演奏过，并且名声大噪。歌词是无法从歌曲中抹去的。民防乐队最近刚结束巡演回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再次演出。可惜的是，在莫斯科租场地很困难。“民防乐队”的观众据说非常吵闹。

对了，他们为什么闹脾气？

“他们对听众有着强烈的感情冲击。这支乐队是极端主义的、革命性的。听众的能量需要发泄，所以他们会砸椅子。虽然英国朋克乐队Exploited最近在莫斯科巡演，歌迷们砸毁了戈尔布诺夫文化中心，但演唱会组织者却很满意。这或许是因为民防乐队所宣扬的理念，才引发了一些隐性的抵制。”

— 你靠音乐活动赚的钱够维持生计吗？

——大概不会。G.O.乐队的成员个个都不算富裕，但这并不太困扰我们。我们工作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这个理念。如果有了钱，我们会尽量用来购买乐器和设备。

你感觉怎么样？

——情绪低落。感觉快要崩溃了。感觉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失去了。不过，或许还有理由抱有最好的希望。

“民防”乐队成员目前居住在不同的城市。库兹马·里亚比诺夫住在圣彼得堡，伊戈尔·热夫顿从秋明搬到了莫斯科，叶夫根尼·马赫诺住在鄂木斯克。经纪人奥列格·苏达科夫离开了鄂木斯克，搬到了新西伯利亚。鼓手亚历山大·安德留什金（乐队中唯一一位接受过音乐教育的成员）在秋明的一所音乐学校工作。除了参与“民防”乐队之外，他们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个人项目。近期发行的作品包括：由热夫顿和“生存指南”乐队的乐手们合作的专辑《最后的子弹》；“库兹马与大师”乐队的现场专辑；以及叶夫根尼·马赫诺和“上帝保佑”乐队的专辑（该乐队的成员也参与了“民防”乐队的组建）。以现代演艺界的标准来看，“G.O.”即便称不上“幽灵乐队”，也绝对是一支老派的业余乐队。然而，这些业余音乐家们聚集在自家录音棚里，却能创作出足以证明“俄罗斯摇滚乐依然有人在玩”的作品。

M. OSKOLKOV
特别为“OV”

Chronicles | 万花筒：派对 — 叶戈尔·列托夫：“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

埃戈尔·列托夫
“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

民防队解散了吗?

“民防”真的已经不存在了吗?

乐队依然存在。只是现在我们必须彻底改变现状。现在，对我们来说，不仅要改变形象、风格和阵容，更要彻底改变我们音乐的本质，这才是明智之举。侵略性依然存在，但需要升级，需要找到特定的表现形式。“民防”乐队，我认为，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也许它会继续叫“民防”，也许会改成“DK”——或许会和我兄弟合作。
（乐队“DK”于1982年底在莫斯科成立。最初的成员包括：主唱叶夫根尼·莫罗佐夫、吉他手德米特里·扬申、贝斯手谢尔盖·波利扬斯基和鼓手谢尔盖·扎里科夫。之后，曾与“DDT”和“CENTER”乐队合作过的爵士萨克斯风手谢尔盖·列托夫加入了乐队。20世纪80年代末，“DK”乐队解散。——M.D.）
我在莫斯科见到了我的哥哥。情况是这样的：无论他如何努力，试图让莫罗佐夫、扬申和其他人重振乐队，都无济于事。我和哥哥计划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彻底重组“DK”乐队。我不知道这会不会只是一次性的项目……我将担任主唱，如果扬申同意的话，他将担任吉他手。当然，扎里科夫不会参与“DK”项目……

顺便一提，该公司拥有“DK”这个名称的版权……

谁说得对？谁说得对？我们就这么办吧。我和扎里科夫关系很好，我想扬辛也会同意的……原DK阵容里几乎没人了——没有正常、有活力的角色——至少现在没有能干出什么事的人了。

这个项目有多现实？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期待它的实施?

这完全不现实，而且我们也不清楚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我觉得应该会在秋季，不会更早。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我比较迷信，所以通常不会在项目完成之前谈论它，否则它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民防组织的情况如何？该组织成员之间是否存在冲突?

其实没什么冲突……只是有时候，团队里会失去凝聚力，或者说，每个人都各自为政。一点小事就能引发矛盾。我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但哪怕是像有人没汇报自己去过餐厅之类的小事，也会引发冲突。倒不是说他非得汇报或者敬礼，只要说一声“我去过”就行了，好吗？所以，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现在，基本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我和库兹马（Konstantin Ryabinov，又名Kuzya UO）。
而且，一旦乐队成员开始发行个人专辑——个人项目——那就意味着乐队解散了。

这一切听起来有点奇怪。这个"民防组织"到底是什么极权组织？你们每次都会提前告知组员当晚的计划吗？

当然。想象一下：你身处战壕，正值战争时期。如果有人在炮火中逃跑，他们应该说明去向，比如去补充弹药，或者去投降。明白吗？这非常重要。

"通往彼岸的隐形电梯……"

现在我告诉你一件事，就能解答你所有的问题：库兹马是如何学会弹吉他的。

库兹马坐在那里，不停地弹奏，不管他们有没有教他，他们给他演示和弦，他听亨德里克斯的音乐，还有其他一些东西……然后突然间，出乎意料，就在一瞬间，他竟然……学会了弹吉他！我的经历也一样——我就是这样学会打鼓的。你领悟了其中的原理——它是如何实现的。比如说，我以前不明白丘特切夫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写了又写，写了又写，然后突然间，我全神贯注，感到无比愤怒，然后……我明白了！这种感觉只持续了一秒钟。之后，我彻底推翻了之前写的一切，开始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写作。诗歌与现实无关；它与某种特定的人类状态有关。这种状态可以通过诗歌表达，也可以不表达。例如，卡斯塔尼达的作品算是诗歌吗？塔可夫斯基说得对，"既有唐璜，又没有唐璜"——他写的东西如此优美，如此精彩，却又格格不入！我赞同这一点，我认为现实不应该与现实相符；它不应该被改变，而应该……即使你输了，即使一切都错了，你也应该永远假装自己赢了！

"你必须活着"

我们所做的一切，并不属于"摇滚"、"创造力"等等范畴。我们所做的，是坚决抵抗堆积在我们身上的污秽和垃圾。你可以随意称呼它——文明、价值体系、无价值体系……我们所做的，是一场对抗困扰我们的一切的、惊天动地的、泰坦般的反抗。这困扰的不仅是我们个人，而是整个欧洲、南美洲、非洲……现在，我们必须坚决抵抗这丑陋污秽的猛烈冲击——整个欧洲文明体系，包括文学和艺术……我们不需要任何艺术，我们不需要任何文学；我们必须活着。

玛丽亚·杜博娃 (Maria DUBOVA)
照片 A. FEDECHKO-MATSKEVICHA

棺材纪事 | 叶戈尔·列托夫本人（访谈）

叶戈尔·列托夫本人（访谈）

对叶戈尔的采访。
哈尔科夫，1998 年 12 月 10 日。
采访者：柳博芙·帕尔芬季耶娃。

— 您是否仍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对我而言，政治，该怎么说呢，是一种现实行动。我能做的——无论是在艺术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两者之间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

那你现在又坦白了什么？

——和往常一样。事情很多，请询问更多细节。

— 你提到了利莫诺夫。你和他关系如何？你们有合作项目吗？

“我认为行动主义是个笑话，但我对现实的看法和利莫诺夫非常相似。或许我的看法比利莫诺夫本人还要激进。”

你有没有发现比你更蠢的人？

“是啊，整天都在找这种人。我开始想找个比自己聪明的人了”

你听过的最令人惊讶的八卦是什么？

“有家报纸报道说，有人看到民防队在街上走，看到一个水坑，就掉进去喝水。然后所有人都像真正的朋克一样站起来，浑身沾满泥巴，继续往前走。还有传言说我在列宁格勒被粉丝打了。我这辈子都没挨过打。我当时非常惊讶。自从我们成为左翼、极端政治人物以来，90%的媒体都充斥着谎言，不断地向我们散布谣言……”

— 你以前一起演奏的乐队现在还活跃吗？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乐队就是我。我一直以来都只是把当时需要的人凑到一起，仅此而已。以前那些人，在我看来，大多都老了，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精神上。当然，理想情况下，最好是招募新人。但去哪儿找呢？要和乐手好好演奏，达到精神上的契合，需要时间。我现在没时间，所以就和老乐手一起演奏。虽然他们不想，而且基本上也无法像1989年那样全身心投入到现在的音乐里。因此，我现在只能弹原声吉他，想组建一支新乐队。或者我会独自演奏。或者和我弟弟一起。这个想法几乎已经实现了。今年夏天，我们和他一起录制了一些老歌，重新制作了一遍，效果非常好。大概会在秋天发行。等我们合作的独立唱片公司在危机过后业务有所好转的时候。

— GrOb Records 还存在吗？

——是的，确实有。我们演唱会赚的钱都用来买设备了——我一直在买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比如吉他效果器之类的。但是我们乐队里没人为我在自己公寓里搭建的录音棚投过一分钱。我在鄂木斯克的这套公寓里有个小小的家庭录音棚。那是个很棒的录音场所。将来，我希望能够和一些优秀的乐队合作，为他们录音、制作等等。

— 这些是你现在的兴趣吗?

“我也这么认为。因为我们已经表达过意见了，但却没有任何回应。这非常令人失望。”

— 你曾在接受《反主流文化》杂志采访时说过，只要你相信你所做的事情会颠覆整个世界秩序，你就会去做。但如果没有人需要它，那它就只是一场闹剧，你不想娱乐任何人。

——是的，没错。现在一切都变得更糟了。我原本还期待着至少能有一些独立乐队——朋克，或者别的什么——的情绪有所反弹，哪怕只是微弱的、或许有些可疑的反弹。但我们并没有。摇滚乐坛已经没有反抗力量能够苟延残喘，继续在这个层面——在这个摇滚乐的世界里——传承精神内核了。一切都消亡了，就这样结束了。剩下的只有一些老牌摇滚巨擘不得不承担起这个重任。我必须继续演奏，而且我会一直演奏下去，直到我生命的尽头。就像格列宾希科夫唱的那样——那些要把我们从地球上抹去的年轻朋克在哪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朋克。所以，最终会是我们——这些老朋克——战斗到最后一刻。我完全理解舍夫丘克，他一直在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不像某些人那样。我以前和舍夫丘克有过节——我总是抨击他的歌，但现在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经历过很多：痛苦、悲伤等等，但他仍然在努力奋斗，没有放弃的打算。

——.....当一首歌构思出来的时候，它在我脑海里就已经有了某种特定的音色。我这辈子从未真正实现过我想要的那种声音。它不应该干净，也不应该粗糙，或者其他任何样子.....不过，我唯一一次成功是在最近的两张专辑《Solstice》和《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中。但结果证明，人们根本不接受。他们不喜欢这种声音——他们认为录音效果很差。事实上，这两张专辑花了两年时间录制，我们刻意打造了一种非常清晰、非常微妙的声音，其中所有的中频都被切掉了，低音的冲击力被完全破坏，只保留了低音管风琴的声音。最终呈现出来的声音很独特，没人喜欢。在我看来，这张专辑是我最想创作的理想之作。它有八把吉他齐奏。等等。

— 你和哪些俄罗斯音乐家是朋友？你最喜欢他们的作品吗?

“我当然很喜欢DK乐队的作品。比如，我喜欢Lyapis Trubetskoy。Lyube是我最喜欢的乐队。我们喝醉的时候总是放Lyube的歌。我们和AuktsЬIon也是朋友。我们其实不太能理解他们的音乐，因为他们的音乐风格完全不同，但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是我们的朋友。特别是Lenya Fedorov和Garkusha。”

你后悔过去吗?

——是的，我当然后悔。我本可以做更彻底、更有力的事。但总的来说，我已经尽力了。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做着什么，即使我做不到。1990年，我在乌拉尔山脉被一只脑炎蜱虫叮咬；我发烧41度，持续了一个月，我本该瘫痪的。但我看了喀麦隆队的比赛，所以我把这张专辑献给了他们；他们真的救了我，我写了所有这些歌——关于傻瓜的歌，整张专辑《Pryg-Skok》。医生说我随时都可能瘫痪或疯掉。但没关系。事实证明，人会习惯一切。那段时间我都没怎么睡觉。后来我就习惯了。然后突然之间，我康复了，自己痊愈的，没有吃任何药。扬卡来了，我完成了专辑，混音了，就这样。我想，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关键时刻。此后我什么都不怕了。

— 你的歌曲是为了教导我们什么，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吗?

“是的，是为了传达某种信息。我相信，当一个人做某件事时，他本质上是在将某种事物带入现实世界，使其能够发挥作用。否则，你完全可以躺着，看乌克兰语电视节目，然后哈哈大笑。”

你觉得乌克兰语有趣吗?

——是的，今天我们看了乌克兰语的乌龟动画片，还摔来摔去。真是太搞笑了。你可以尽情享受生活，出去喝杯啤酒，来回走走。但我们现在做的——恕我直言——是英雄之举。我们承担了原本不该由我们承担的职责。我们主动承担了它。我们正在努力改变这个现实，让它变得更好，或者至少让它恢复到以前的样子。现在只是生存问题，而不是革命问题。利莫诺夫一直认为会有革命。不会有革命的。

人生有意义吗?

——确实有。而且这东西真是奇妙。但在我看来，只有意义，没有生命。

— 你认为哪些专辑对你来说最珍贵?

我认为，《百年孤独》写得最痛苦。还有最后一张。基本上，从《普里格-斯科克》开始的最后四张专辑都是如此。最后两张专辑，总的来说，都是以同样的水平制作的，为了我们自己。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意识到人们不会接受它们，因为它们的制作技术非常复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进行表演，歌词更像是节奏的基石，而不是核心。也就是说，它是功能性的，而不是语义性的。最后一张专辑某种程度上是对塔里维尔季耶夫的致敬。但谁又能理解呢?

— Pops唱片上的奶奶形象象征着什么？她是谁?

——我不知道她是谁。结果封面很漂亮。据我所知，她是一位中央委员会的老奶奶。这些照片来自莫斯科一家照相馆的档案，我们翻找了很久，最终选了两张——一位老奶奶和一位老人。这是向乐队致敬（我听不到他们的歌），因为他们也有类似的作品。所以封面和歌曲完全相反。基本上，我们做的——毕竟我们是概念艺术家——和我们唱的歌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对应，而是反比关系。我和库兹马坐下来花了几天时间设计封面，非常细致地为封面着色，绘制各种图案和图画。然后我们把老奶奶的照片放在中间的相框里。很漂亮。“老爹”（笑）。效果不错。以后所有的封面都会一样出色。比如，《恋尸癖》的封面也是这个风格。很漂亮。圣母与圣子。

你富有吗？你快乐吗?

“我不富裕，所以我不开心。”（一阵大笑）“但我也不穷，也不不开心。我们偶尔能挣点钱，但主要都花在设备和生活开销上了，尤其现在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尤其是我还要养活乐队成员。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做的事情。”

— 关于你对毒品的态度，有很多问题想问。如果你不想回答，那就不要回答。

当然可以回答。我不是瘾君子，对瘾君子很反感，可以直接说，就是所谓的瘾君子。吸毒有两种原则。当一个人为了在特定时刻获得力量而吸毒，以及当他想逃避现实时。后者通常会死掉。我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喜欢活着，喜欢有生命的人。合法化？不管合法不合法，它都会存在。需要的人总能找到。比如LSD——这根本不算毒品。这是种非常危险的东西，具有心理影响。我们偶尔会用。我认为它是有益的。但愚蠢之人不可服用LSD。它会暂时极度扩张意识，用于理解自己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你对生活的看法是否正确，或者在某些方面是否严重失误。通常人只使用2-4%的大脑。据说服用LSD后能激活16%的大脑。当然不能给孩子和傻瓜服用。真的会疯掉。

— 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文学方面的新发现？你现在在读什么书？

我读很多书。奇怪的是，最近我读的都是些很糟糕的文学作品。大多是体育快报和科幻小说。或者是一些非常专业的心理学书籍——各种20世纪心理学发展史。还有关于魔术的书。虽然我对魔术不感兴趣。我自己倒是可以写一大堆这类书。

你读过佩列文的书吗？

——我读过了。文笔很差。太现代流行了。简直是嘲讽。这种东西不能这么写。

你曾唱过“我想英年早逝”。看来，青春已经开始消逝了……

“我再说一遍，我们所有的歌都带点‘小龙虾’的味道。比如《一切按计划进行》（Everything's Going According to Plan），这首歌很吓人，很悲剧，里面没有一丝欢呼雀跃。它不是用来字面理解的。《我想英年早逝》（I Want to Die Young）也是如此。它是以某个特定人物的视角创作的，建立在略显稚嫩的摇滚乐基础之上。没错，它很严肃。但它也是一种嘲讽。要想真正欣赏我们的作品，你需要听听像《士兵之梦》（Soldier's Dream）这样的歌。”

— 你认为你所在类型片的危机是什么？

——我认为我所处艺术类型的危机，也是所有艺术的危机，是文化的危机。文化以其自身呈现的形式展现出来，无论是在电影、文学还是音乐中，这都是一场危机。显然，必须出现一些不同的东西。如今，人们像傻瓜一样生活，被困在某种模式中，完全被束缚，在这些模式中腐化——无论这些模式是什么——政治的、美学的、艺术史的。不管是不是朋克——他们仍然是傻瓜。如果有人自称什么，那就意味着他们是傻瓜。如果你发现自己身处某种价值体系之中，那就完了，你注定要完蛋！你被困在某个体系中，永远看不到其他的东西。我们此生所做的一切——我们打破了所有模式，我们仍在打破它们，而且我们将继续打破它们。只要我们活着。

— 在一次采访中，你说你感觉自己像个间谍。你现在感觉如何？

——我感觉自己就像出生在这里一样。以前我总觉得与周围发生的一切格格不入，现在却感觉与它们紧密相连。也许是因为我年纪大了。我感觉自己终于找到了脚下的故土。我住在这里，没错。我属于这里。我不想去任何其他地方。

——你所说的祖国指的是什么——地球、人类居住地，还是国家？

——这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的，地球，是的，人类的居所，还有这张床垫，这张地毯，这双鞋。我来自这里。我来自苏联。我誓死捍卫苏联。那是我的祖国。现在我住在天知道是哪里的地方。某种瘟疫降临了我们。但它很快就会结束。最重要的武器是耐心。你需要耐心地战斗，不接受它，不断地阻挠这场瘟疫。直到它崩溃。

——难道不是你凭借你的创造力，促成了苏联的毁灭吗？

——是的，我参与了破坏。也许必须如此。实际上，这样做是值得的。但我这么做并非为了让民主制度获胜，我只是想让情况好转。结果却更糟了。没错，我们把一切都毁了。我觉得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当我们闯入时，所有的污秽、淤泥都涌了出来，淹没了一切。现在臭气熏天。那时候我们还年轻。现在，我或许不会那样做了。或许我会站在另一边战斗。但归根结底，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真心。

— 周围有这么多混蛋和人渣，你如何才能保持人性？

所以，你就待在这里吧！你这该死的寄生虫，还有什么能阻止你？ ！

...我记得列托夫对莫斯科摇滚乐手、DK乐队主唱谢尔盖·扎里科夫加入“记忆”社团的反应。扎里科夫是摇滚乐界第一个投身政治的人。列托夫说：“.....我简直不敢相信.....谢尔盖是个很棒的音乐家，我不相信他会和‘记忆’这种肮脏的组织扯上关系.....我无法相信，也不愿相信.....”...

GrOb-Chronicles | 明日第15期（280）——反北约

反北约

北约的轰炸不仅团结了普通民众，也团结了此前立场对立的音乐家们，共同参与反美抗议。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美国的侵略行为，这令人鼓舞。

叶戈尔·列托夫（民防）：我认为南斯拉夫目前的局势是北约的骇人侵略。北约终于露出了獠牙，如果我们不采取适当行动，这将给我们带来可怕的灾难。我从来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由没有真正家园的移民组成的伪国家。我们正试图前往塞尔维亚举办一场音乐会。我们正在动员整个战线，整个“俄罗斯突破”阵线，因为时机已到：全面战争即将开始。

康斯坦丁·金切夫（笔名“阿丽莎”）。“阿丽莎”组织完全支持东正教和全体俄罗斯人民对空袭主权国家的强烈反对立场。西欧和美国媒体散布虚假信息，以阻止一场神秘的“人道主义危机”为幌子，掩盖其对南斯拉夫的骇人听闻的军事干预。空袭不仅袭击了军事目标，也袭击了民用目标：一座东正教修道院遭到轰炸。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等平民已开始逃往南斯拉夫邻国。平民伤亡不断。因此，我们认为美国应对这场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冲突负有责任。

詹·萨加杰夫（美国）。西方文明的精神空虚，以美国为代表，我早已深有体会。1990年我曾到访美国，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感到彻底失望。除了摇滚乐——它反抗着他们虚伪社会中共济会式的本质——之外，那里一无是处。种族和民族冲突不断，贫困、犯罪、肮脏、地铁里鼠患成灾。与此同时，那里却充斥着极度的满足感，一种富裕奢华的表象掩盖了这一切。就南斯拉夫局势而言，我想说，尽管我们国家存在诸多弊病，但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反击美国和北约的侵略者，因为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此外，我们还需要思考如何拯救那些生活在保留地、遭受美国领土导弹袭击的印第安人。

海豚（前“单身汉派对”）：我对政治相当疏远，也没什么兴趣。我可能很难理解这场冲突的罪魁祸首是谁，但从电视上看到的，有一点很清楚：完全陌生的人正在杀害我们身边的人。我很在意；我反对这种行为。我们不能公开与美国对抗；那无异于重量级选手挑战弱者（尽管我们有能力使用各种伎俩，比如踢对方的要害）。此外，我们对西方的依赖程度之高，不言而喻。但我们绝对不能放弃我们在这场冲突中采取的立场！

谢尔盖·“蜘蛛”·特罗伊茨基（《金属腐蚀》）：这场战争对我们极其有利，因为它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而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导致民族革命，就像1914年那样。
应该给塞尔维亚人配备S-300导弹系统，并鼓励他们派遣志愿者。美国轰炸南斯拉夫，将面临失去华盛顿和纽约的风险。KTR
目前正在俄罗斯城市进行“反北约”巡回演讲，计划于四月至五月举行。

阿图尔·贝尔库特（前Avtograf、Master、Zoom、Mavrik乐队成员）：我不打算置评，因为我不知道真相，而且我认为很多人也不知道。我们（指俄罗斯）无权决定任何事情。我在美国生活过几年，我知道美国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绝对反对美国诉诸的轰炸和暴力，但我也认为把俄罗斯男孩送到南斯拉夫是错误的。

Sergey MAVRIN（前 Aria、Mavrik 乐队成员）：这纯粹是妄想，我简直无法理解一个萨克斯管演奏家怎么会认为自己可以统治世界！

格里戈里·别祖格利（绰号"克鲁斯"）：我觉得现在大家的立场都一样，所以没什么好争论的。我就是恨美国人。他们的整个政策从戈尔巴蒂战役开始，就一直旨在瓦解俄罗斯，而且他们已经开始得逞了。现在，攻击南斯拉夫就是攻击我们。但这会适得其反。没错，我们现在四分五裂，伤痕累累。但俄罗斯一直都能自保。我们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对抗了德国人。如今，哥萨克——一个真正受民众拥护的东正教运动，能够影响政府和人民——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堡垒。我自己就是一名哥萨克少将，我认为我们"克鲁斯"会沿着哥萨克的路线前往南斯拉夫。

瓦迪姆·斯捷潘佐夫（巴赫特-孔波特）：美国是个不幸的国家，他们的总统真是倒霉透了。克林顿就像个在公共厕所里胡闹的孩子，现在他却想向全世界证明他是个真正的男人。至于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应该把他们连同武器一起送到车臣去。不过，我们得先用铁丝网和其他防御工事把自己和这一切隔离开来。然后，我们再看看会发生什么。

当时，尤里·舍夫丘克（DDT）已经身在南斯拉夫，在那里他鼓舞着"这个战斗民族"的士气（正如他在TV-6电视台的电话会议上所说）。

附：尽管如此，"俄罗斯摇滚传奇"音乐节仍计划在美国举行。大多数音乐人已经拒绝（包括E. Letov和K. Kinchev），但据我们消息来源，至少有一些乐队已经同意参加这场反俄盛会。我们一定会查明他们是谁，并向他们致敬。

棺材编年史 | 列宁10号——来自俄罗斯的火箭

来自俄罗斯的火箭



1999 年 4 月 4 日，叶戈尔·列托夫在鄂木斯克接受民防新闻专员阿列克谢·科布洛夫的电话采访。

“美国已经露出了真面目。我已经准备好拿起武器战斗。美国人是懦夫，他们根本不会打仗。别以为他们可以随意践踏我们。当然，我们目前还算忍耐。但当他们亲眼见到我们，真正体会到俄罗斯铁蹄的威力时，他们就会尝到希特勒当年的滋味。我们会进军纽约。我非常欣赏叶利钦的演讲，也一直很尊重普里马科夫。许多民主党人终于记起，他们首先是俄罗斯人。斯拉夫民族的统一已经开始。所有的伪装都被撕掉了：要么你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你就是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近年来关于战争的种种预言都已成为现实。战争已经开始了。我感觉自己就像一颗扣动了扳机的子弹，就像一发即将从机枪中射出的子弹。北约地面部队进入南斯拉夫，无异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这是在和别人开战。”落入他人之手。他们在道义上已经失败了。他们也会在战场上失败。

此前，3月25日，民防乐队宣布取消美国巡演，原因是南斯拉夫遭到轰炸。在此期间，叶戈尔·列托夫曾试图联系俄罗斯政界人士，特别是谢尔盖·巴布林，安排在贝尔格莱德举办一场音乐会，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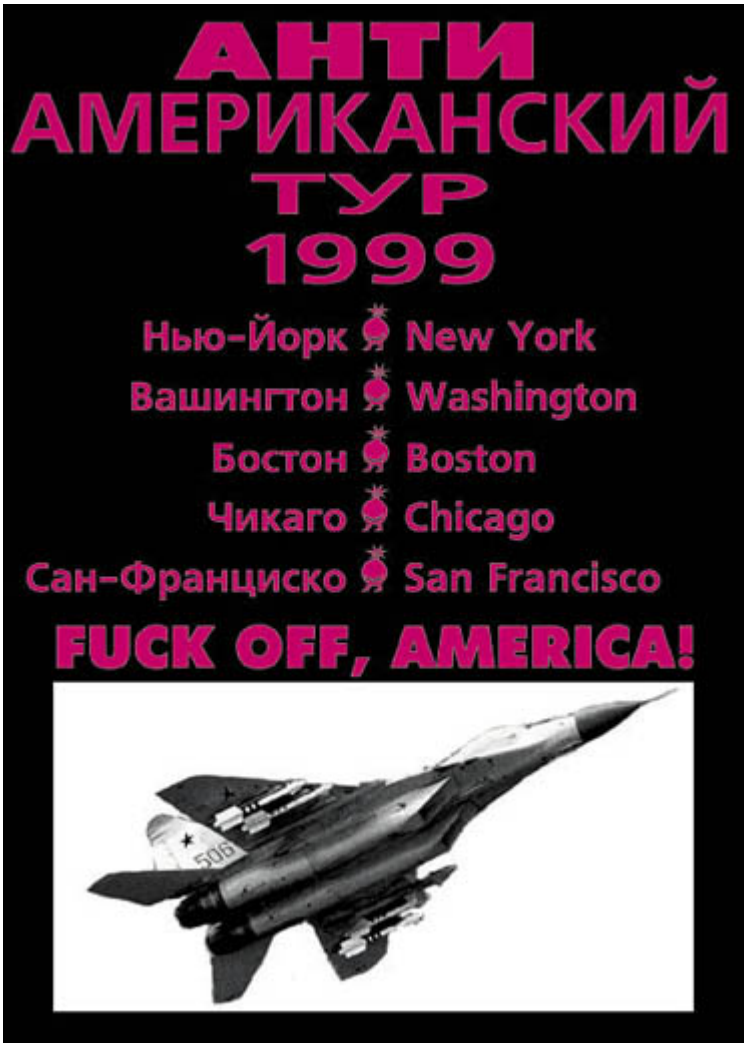
未能成功。巴布林最终选择带上他的国家杜马助手——乐队NA-NA——前往贝尔格莱德演出。

“我们需要它就像需要空气一样。迟早我们会带着吉他和武器到达那里。如果地面战争爆发，我们会战斗，我们会自愿参战。”

DEFENSE乐队仍然计划前往美国。“这将是对敌人当头一棒，毫不留情。这就是我们去的原因。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在美国的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演唱会，因为他们会立即把我们驱逐出去。我认为整个巡演都会被取消：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在第一个城市，我计划发表一个强烈的政治声明。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巡演的T恤：CIVIL DEFENSE，来自俄罗斯的Raketa。反美巡演“美国！滚蛋！”我们还在准备一张同名合辑，磁带和CD都有，其中将收录我们的歌曲、SURVIVAL INSTRUCTIONS乐队的歌曲以及其他乐队的歌曲。这张专辑充满愤怒和反美情绪，我们会尽快发行。”

但首先，在对付美国之前，我们肯定会先抵达贝尔格莱德。我们准备与一个生活在从印第安人手中夺回的异国领土上的移民国家作战，一个诺亚方舟式的国家——各有千秋。我非常高兴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南斯拉夫提出建立新的斯拉夫国家联盟的倡议。美国是全世界的敌人。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我们必将胜利。

CIVIL DEFENSE乐队目前的阵容包括：主唱兼吉他手叶戈尔·列托夫（Yegor Letov）、吉他手康斯坦丁·“库兹亚·乌奥”·里亚比诺夫（Konstantin "Kuzya Uo" Ryabinov）、吉他手叶夫根尼·马赫诺（Evgeny Makhno）、贝斯手娜塔莉亚·丘马科娃（Natalia Chumakova）以及鼓手亚历山大·安德留什金（Alexander Andryushkin）。列托夫近期创作了许多新歌，并计划今年至少发行两张新专辑，还不包括精选专辑《来自俄罗斯的火箭》（Rocket from Russia）。此外，他还准备在五月接受扬卡·迪亚吉列娃（Yanka Dyagileva）纪念册第二版的专访。这次采访将解答自迪亚吉列娃不幸去世八年来人们心中的诸多疑问。多年来，叶戈尔一直保持沉默，但如今，在接受阿列克谢·科布洛夫（Alexey Koblov）的独家专访时，他准备将一切从头到尾娓娓道来。


АНТ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ТУР
1999
Нью-Йорк New York
Вашингтон Washington
Бостон Boston
Чикаго Chicago
Сан-Франциско San Francisco
FUCK OFF, AMERICA!

Google Translated to: Chinese (Simplified) Show original Options ▼

消息
唱片目录
照片
音乐会时间表
文章
1986–1988 · 1989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2012 · 2013 · 2014 · 2015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2020 · 2021 · 2022 · 2023 · 2024 · 2025
—按刊物分类的文章
作者文章
文本
链接
留言簿
其他
我们正在寻找！

民防部门仍将继续轰炸美国。



来源: https://grob-hroniki.org/article/1999/art_1999-04-21a.html
日期: 1999年4月21日
版: 音乐报第15期（129）
文本:
照片:
参见: 图片

民防部门仍将轰炸美国。

据乐队主唱叶戈尔·列托夫透露，民防乐队计划在1999年发行两张新专辑（他们已经创作了一些歌曲）和一张精选辑。乐队仍将进行美国巡演：尽管像一些俄罗斯摇滚乐队一样，民防乐队曾因抗议北约在巴尔干地区的侵略而拒绝在3月份赴美巡演，但预计民防乐队的美国之行将在不久的将来成行。

据 SOYUZinformburo、REC INFORM、TERRITORY 等机构报道。

图片





Chronicles | www.grob-records.go.ru — 民防组织新闻发布会，1999年5月20日

民防组织新闻发布会。
1999年5月20日下午5点，KHOR办公室。



问：赴美巡演的提议是美方提出的，还是您自己主动提出的？

谢尔盖·波普科夫（G.O.公司董事）：这个提议来自美方，是两家公司同时提出的。经过讨论，最终选择了一家。

问：他们在选择 G.O. 时遵循了哪些原则？

S.P.：因为我们对那里的人们来说很有趣。

问：这是G.O.的首次海外巡演，不包括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难道你没意识到那里的观众和人们不一样吗？

E·莱托夫：为什么？！为什么？！战争正在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你明白吗？那里的人们处境比我们糟糕得多。因为我们身处前线，保卫着我们的土地，而他们却在后方，参与着干预行动，基本上是被俘虏了。我们正是为了这些人而战。为了所有在边境另一侧的人们：塞尔维亚人、中国人、犹太人、保加利亚人。

问：你们的目标受众是谁？仅仅是懂俄语的人吗？

E. LETOV：不必懂俄语；总的来说，他们也不懂我们，但他们接受我们。

问：发出邀请的公司是美国公司还是俄罗斯公司？

E. LETOV：这些人是俄罗斯移民。

问：他们知道自己在给谁打电话，以及G.O.代表什么吗?

E·莱托夫：当然。我们做的不是音乐，跟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别的东西。而且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V.：但是 G.O. 是以音乐团体的名字命名的，而不是以政治人物的名字命名的。

S.P.：他们邀请“民防”。

E·莱托夫：你想怎么称呼它都行。比如舞蹈团、抒情团、视觉团。我们在舞台上表演很多东西。

问：纯粹作为一个人，你是否想看看没有演唱会的美国？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E·莱托夫：绝对不是。问题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就曾三次受邀访问德国、法国、荷兰，甚至美国。我们每次都拒绝了，因为我们原则上拒绝向资产阶级妥协。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战争已经打响。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不能只顾自卫，必须主动出击。

V.：从逻辑上讲，在贝尔格莱德演出比在纽约演出更合适。

S.P.：关于美国，我还要补充一点：不是我们，而是主办方自己把这次巡演称为反战巡演。至于贝尔格莱德，情况就更简单了：我们最初的本能，最初的冲动，就是想在贝尔格莱德演出，不管那里有没有轰炸——都无所谓。但这却与我们的现实相悖。由于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前往那里，我们只好求助于我们的政界人士，那些与我们关系密切的人。

E·莱托夫：据说很接近。可以说，我们长期以来都支持这一点。

S.P.：具体来说，是给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巴布林的。他们没有拒绝，甚至还答应了，但后来我们发现他们已经带着“NA-NA”和其他人去了那里。就是这样。

问：有计划去俄罗斯巡演吗?

E·列托夫：我们经常比赛。我们刚从新西伯利亚回来。从美国回来后，我们会去基辅和莫斯科比赛。我们到处都比赛。我们受邀去以色列——我们会去那里比赛。他们那里也有所谓的“俄罗斯突破”项目。那里有很多球队支持我们的运动。事实上，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是国际主义者；对我们来说，共产主义就是整个地球，整个世界。我们是苏联共产主义者。我们甚至愿意去中国比赛。我们收到过德国的邀请；如果机会合适，我们也会去那里。

问：我听说德国人对G.O.和Janka特别感兴趣。您认为这是为什么呢?

E·莱托夫：这里有很多现实。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被许多事情联系在一起，你知道吗？比如没完没了的战争等等。记住近代的现实。

问：在美国会播放哪些歌曲?

E. LETOV：大多是老歌。来听我们演唱会的人都期待听到老歌、老金曲；他们定期收到相关信息。这次巡演，我们重新演绎了一些非常古老的歌曲，一些我们已经很久没演奏过的歌。

问：会有哪些类型的展厅?

S.P.：拥有 1000 和 1500 个站立座位的摇滚大厅，像 Smashing Pumpkins、Marilyn Manson 等乐队都曾在此演出。

问：叶戈尔，这真的只是你的一次普通巡演，又一场演唱会吗？！

E·列托夫：请问，你这是什么嘲讽的问题？你为什么这么愤世嫉俗？我要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一起玩。他们和新西伯利亚人有什么区别？除了身处异国他乡之外。

V.：我看到这些人跑到格列宾希科夫那里去，仅仅是因为怀念俄罗斯。

E. LETOV：嗯，我们不是格列宾希科夫，我们是别的那种人。

问：今年会有新专辑吗？

E·莱托夫：当然。肯定会有一张，基本上已经准备好了。我和我兄弟一起录好了，现在只剩下给我们的吉他手库兹马加吉他部分了。不过这些歌大部分都是老歌的重制版。我手头的素材足够出至少两张新专辑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拭目以待吧。

问：谢尔盖曾是DK乐队的成员，你们的合作作品不就是G.O.和DK的融合吗？

E. 列托夫：谢尔盖与DK的合作与此关系不大。他是在DK录制了大约十张专辑之后才加入的。当时DK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风格、音乐结构等等。而且那已经是DK的第二阵容了；原班人马已经走了一半。谢尔盖给DK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氛围，一种自由爵士的氛围。他实际演奏的内容与DK的风格完全无关。这正是我要求他做的，我们也就是这样录制的：即兴演奏，非常生动有趣。

问：这是一张纯歌曲专辑，还是包含前卫爵士乐的元素？

E·莱托夫：好吧，说吧，我一步一步地告诉你每个元素是什么。我从不谈论还没准备好的东西。等一切就绪，你们晚上就坐在桌旁，一边狂饮伏特加，一边讨论有哪些元素，它们的意义，它们在这里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不再是我们的事了，而是你们的事。而我们则坐在那里搓着手，暗自得意。

问：许多在国外了解G.O.的人都在疑惑：叶戈尔·列托夫是法西斯分子吗？这个组织整体上与法西斯主义接近吗？

E·莱托夫：你说的“法西斯主义”是什么意思？我不是法西斯分子，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一直都这么说！如今的法西斯主义就是克林顿。北约就是法西斯主义。如果出现一条前线，而且完全不妥协、残酷无情，那么每个人都会互相指责对方是法西斯：克林顿指责米洛舍维奇，我们也指责克林顿。这难道只是互相指责吗？这些都是概念，但问题不在于这些概念本身。

问：伊戈尔，你如何称呼自己：音乐家、普通人，还是别的什么？

E·莱托夫：我为什么要给自己起个名字？难道我要走在街上，躺在床上，然后给自己起个名字吗？我为什么要那样？让别人来给我起名字吧。我今天是这样，明天可能又是另一种样子。

问：G.O.的官方网站与众多业余粉丝网站有何不同？

MAXIM KHASANOV（网站管理员）：内容的质量和数量都很出色。此外，还将提供独家信息。

叶夫根尼·科列索夫（KHOIR公司总监）：业余网站上的信息并不总是可靠的。我们的网页将持续更新，确保信息准确及时。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到一个月半的时间里，我们将以RealAudio格式发布音乐，目前暂定每张专辑约20%的内容。这将最终带来反馈，此前除了音乐会现场的留言外，我们一直缺乏这种反馈。现在，每个人都能直接获得任何问题的答案。

M.Kh.：起初，我们可能也会使用一些业余网站的素材，主要是文字，当然会事先征得他们的同意。但所有内容都会经过审核。而且我们会要求所有人提供链接。这是必须的。

E. 莱托夫：这个网页由我信任的人运营，他们是我多年的合作伙伴。我们还有一个庞大的档案库；你无法想象我们的资源有多么丰富。可以说，资料非常充足。

问：我知道现在有收录了文章和诗歌的新书出版。

S.P.：一本名为《G.O.的30首歌曲及和弦谱》的曲集即将出版。此外，还有叶戈尔·列托夫的两卷诗集。

M.Kh.：这部两卷本作品包含约 500 页诗歌，其中一半肯定从未发表过，尤其是没有收录在《俄罗斯实验场》一书中。

E. LETOV：让我澄清一下：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在1992年的专辑《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和1995-1996年的专辑之间没有推出任何作品。那段时间，我们写了几百首诗；事实上，我只写诗。这些诗最终会出版，它会展现我们这段时间都在做什么，以及在不发行专辑的时候我们都在做什么。因为我们不只是写歌。在我看来，我们的每一张专辑都是一个阶段。我不想重复。1987年的所有专辑其实是一个整体。它们的录音风格、主题和歌词结构都遵循相同的原则。之后的专辑，比如1988年的《一切按计划进行》（Everything Goes According to Plan）等等，风格就完全不同了，更接近哥特式。它们的录音质量故意做得不好，听起来很粗糙。 1989年的专辑——比如《俄罗斯实验场》（Russian Field of Experiments）等等——风格迥异。它们的声音完全是离经叛道的，刻意用过载效果录制，这在当时是无人尝试的。那时候，所有人都想把唱片做得尽可能流行。我们彻底打破了这种模式。人们一开始并不理解，但过一段时间，一两年后，他们就会明白。他们开始高喊：“我们来做《俄罗斯波兰》（Russkoe Pole）吧……！”或者“我们来做《步枪》（Rifle）吧——这简直是一场盛宴！”起初，每个人都惊呼：“哦哦哦！这是什么声音？！”然后，大家都期待我们带来狂暴的朋克——结果突然间，《普里格-斯科克》（Pryg-Skok）横空出世。好吧，这张专辑完全突破了界限。之后，专辑名又改成了一个极其怪异的名字。下一张专辑是《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我认为这是我们乐队历史上最美的一张专辑。我和库兹马一起疯狂地创作了一年半，日复一日。之后我们开始写歌词，各自负责一段。渐渐地，一种全新的音乐结构诞生了。我们基本上创造了一种所谓的“音墙”。我们录制了两张专辑，《至日》（Solstice）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摇滚史上从未有人用过这样的音效。它将被后世所欣赏。或许当时无人理解，但总有一天会被人理解。我们现在创作的作品也将是全新的，与以往截然不同。与此同时，我们也在进行一系列项目，创作像《共产主义》（Communism）这样的前卫作品。我们原本想发行一套名为《过量》（Overdose）的四张专辑系列，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面世：要么是素材在概念上不合适，要么是我们根本不想把它收录到任何作品中。乐队“Posev”共录制了八张专辑。

问：您提到了“共产主义”计划：您打算重启它吗？

E·莱托夫：我很想笑，但行不通。时机已过，那种精神也不如从前了。现在一点乐趣都没有了。比如说，经历过战争的人，笑起来的方式都不一样了。《俯冲轰炸机编年史》里就写得很清楚。当你埋葬了一半的战友，从战壕里出来——整个排只剩下五个人拿着步枪——坦白说，在那之后你真的笑不出来了。你不可能像个小丑一样胡闹。

问：拍摄《共产主义》这部电影是不是很有趣?

E. LETOV：是的，一开始非常有趣，我们甚至想和 Zharikov 合作一个项目——一起制作《DK》和《共产主义》。



问：你会看他们写的关于你的文章吗?

E·莱托夫：我以前经常读书，有时候会很开心，有时候会觉得难受，但最近我开始独自读书——有些书总能让我开怀大笑。我尤其读了那本关于扬卡的书——我简直笑喷了，坐在那里笑到流泪。人们对我们的看法和事实完全不一样。扬卡的写作风格，她的人品，我们之间的争吵——这些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每个人都觉得她是个很严肃的人，觉得她自杀是件很悲剧的事。她其实是最开朗的人，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开朗。顺便说一句，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和我没什么关系。有时候她需要帮忙，我会帮她，但总的来说，她过着自己的生活；我们偶尔会碰面，但大多数时候我根本见不到她，只是听过各种各样关于她的精彩故事。

问：你现在在帮助谁?

E·莱托夫：我不会说。但我会帮忙。

问：写一本关于自己的自传岂不是更容易吗?

E·莱托夫：嗯.....（唱）“很快我就会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然后我会写回忆录.....”等我老了，也许我会写。但更有可能的是，我根本不会写。因为这一切都很愚蠢。我读过这样一本书：每个人都写点什么，每个人都看——却什么也看不到。但实际上，他们看错了地方。人身处完全不同的境地。每个人都在注视着自己创造的某个点，并想看到那里存在的那个人的真实面貌。每个人都用同样的眼光看待我。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多么严肃的人。当然！我的自我描述保护着我。

问：所以，对你来说，别人对你作品的评价完全不重要?

E·莱托夫：当然不是。达芬奇画《蒙娜丽莎》的时候，难道会想“哇，他们会多么赞美我啊！”吗?皮罗斯马尼画画的时候，难道会想“哦，他们会多么喜欢我啊！”吗?或者别的什么？！

V：但总有一些人的意见可能很重要。

E. 莱托夫：但马拉多纳冲向球门破门得分后，却跑去问帕萨雷洛：“我沿着边路跑位对吗？！我整个童年都在踢足球，现在依然热爱这项运动。这关乎时机，也关乎运气。就像狩猎一样，一个人要么是猎人，要么不是。当你自己是猎人，而他们同时也在猎杀你时，你还能向谁请教呢？如果你不追上他们，他们就会追上你，你会被彻底击败，碾碎。就是这样。”

问：该网站将收录大量可用于商业用途的音乐。版权问题将如何处理？

M.H.：这些音乐素材无法使用，质量不允许——它绝对不是CD。

问：盗版《G.O.》游戏已经大量发行，市场仍未饱和。您打算如何阻止这种情况？

E.K.：关于G.O.的盗版历史与乐队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唱片一出现，盗版就开始了。

V.：但在 80 年代，地下出版物具有友好传播的特点。

E.K.：友好发行与盗版发行的区别在于，盗版者会出售他们的产品牟利，而友好发行者则不会。这一切都始于Kolokol录音室。之后还有很多盗版者，但最臭名昭著、厚颜无耻的盗版者，至今仍在盗版的，是BSA唱片公司，其负责人是Alexander Oleynik。该公司使用虚假合同，欺骗了无数人，尤其是听众和乐队成员。一个月前，G.O.乐队的专辑《Voina》的盗版CD以BSA唱片公司的名义发行。我甚至还没提到乌克兰的情况。基辅有一家名为Moon-Records的公司，大量发行盗版磁带，印刷和录音质量极差，封面和内页说明错误百出。他们的盗版行为已经席卷了整个乌克兰。仅G.O.乐队的盗版磁带销量就已达数百万张。这比官方出版物的出版和销售数量高出一个数量级。我们当然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最终的解决方案。

S.P.：盗版者不向作者支付版税，并且销售质量低劣的产品，这既损害了我们，也损害了消费者。

E.K.：制作官方合法版本需要更长时间，也更困难；制作过程也更加细致。从这个意义上讲，盗版更容易得手。但令人遗憾的是，歌曲《Red Smile》在磁带上变成了《Red Fur》。

问：或许我们应该向 RAO 寻求帮助？

E.K.：RAO不负责处理此类事务，那是税务机关的职责。目前，G.O.的官方出版商有两家公司：“KHOR”和“BOMBA-PITER”。我们计划在不久的将来调查所谓的“BSA-Records”以及其他类似公司的活动。

问：例如，在美国，你们不会把你们的视频素材提供给MTV吗？

S.P.：我觉得MTV甚至都不会来拍摄。

E. LETOV：而且完全没有必要。

问：西伯利亚有哪些有趣的新兴群体？

E·莱托夫：不，我不知道。我认为，如果一个乐队有价值，它很快就会成名；它不可能默默无闻。

V.：基本上，所有有金钱支持的流行音乐都会走红。

E. LETOV：例如，用来支持我们或“BOMZH”组织的资金是什么类型的？

V：那是80年代的事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E·莱托夫：即使现在我们也能脱身。现在容易多了。

S.P.：不用花钱也能在当地出名。现在，大家都在听《Chernozem》，模仿它——就是这样。

E. LETOV：或者叫“IPV”，他们做了什么宣传？还是什么都没有。虽然他们一张唱片都没发行，但他们一直在创作、录音，我们也一直在听。有个乐队叫“SPECIALS”。你知道吗？他们玩斯卡，1979年和制作人埃尔维斯·科斯特洛合作录制了一张非商业化的“新浪潮”专辑。这张专辑立刻就火了。他们又录制了第二张专辑——更加火爆。他们害怕了，就改了名字。1990年，我决定做类似的事情，我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Egor and the Opizdenevshie”（请原谅我用这个词）。我故意这么起名，就是为了让专辑无法发行。所以你看，他们改了名字——结果更出名了，第一张专辑火了，第二张也火了，但没人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改了所有名字，换了形象，还换了发型。他们录制了第三张专辑——绝对排名第一。他们第三次改了名字——然后又火了。这里的情况也一样，不管你叫它们“Instruction”还是“Chernozem”，都无所谓。至于会不会有新的乐队出现，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问：Egor，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G.O. 如此受欢迎，每年都有新的粉丝加入？

E·列托夫：我当然可以滔滔不绝地吹嘘自己，捶胸顿足——这就是你想要的吗？一切尽在名称之中。我们是“民防队”。你读过赫尔曼·黑塞的文章《斯宾格勒的欧洲衰落：卡拉马佐夫兄弟》吗？文章中讨论了新一代人的出现，他称之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思维模式。五兄弟中，第五个是斯麦尔佳科夫。然后是他们的父亲，也是卡拉马佐夫。于是，他们开始摧毁这个世界的一切法则，唾弃它们，不断地、到处地破坏它们。并非出于任何理由，而是像斯特鲁加茨基兄弟那样，像蚁穴里的甲虫一样肆意妄为。

V.：这是青春洋溢的极繁主义。

E·莱托夫：不，这不是年轻人的极繁主义。我35岁，有些人50岁了。亨利·米勒80岁写书的时候多大了？那算年轻人吗？好吧，在老年人中算年轻人。斯里·奥罗宾多和其他人也写过这方面的内容。我想，这就是人们追随我们的原因，因为他们明白我们没有死亡的打算。

问：俄罗斯的“突破”会继续吗？

E·莱托夫：它就在那里，还能去哪儿呢？我们点燃了火，它就燃烧，就让它燃烧吧。我不需要不断地添柴。我继续前进，我继续前行，我继续点燃它。

问：5月30日在纽约举办的“叶戈尔·列托夫创意之夜”是什么意思？

E. LETOV：我会回复留言，和人们交谈，如果他们想听，我还会唱歌。

S.P.：我们之所以受邀，也是因为不同年龄和社会地位的人们对信息有着巨大的渴望和浓厚的兴趣。

问：伊戈尔，你不写散文吗？

E·莱托夫：我以前也写过东西……但这还不够。本质上，我是一名艺术家。我的思维方式也像艺术家一样。我的作品更接近东方诗歌和东方艺术。

问：你更喜欢在哪里表演——家庭音乐会还是大型音乐厅？

E·莱托夫：当然，在大礼堂里。那里能量更充沛。这有点像上瘾。为什么他们说我们是萨满？我们又不是像捏橡皮泥一样把人捏来捏去。那里能量一直在交换。对我来说，语言总是显得比我实际想表达的要小得多，所以我很难用语言来描述。对他们和我来说，都会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如果没有这种感觉，音乐会就是失败的。这种情况也发生过，但非常少，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吧。

问：为什么音乐会这么少？在莫斯科乃至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S.P.：危机过后，演出商的数量急剧减少，而从事这类音乐的人员数量减少得更多。

E·莱托夫：他们经常把我们的走廊搞得一团糟。我们这群人总是被砸椅子、毁坏走廊、殴打保安。

问：你经常和杜金联系吗？

E·莱托夫：最近不常见面，但我们关系很好，只是很少见面。他忙于自己的事情。

问：能否想象叶戈尔·列托夫在《柠檬水》杂志上开设个人专栏？

E·列托夫：是我提议的，但没成功。我和利莫诺夫关系不错，我们最终还是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想开一个名为“战争”的专栏，每期都刊登。我会邀请一些有趣的人，和他们就各种话题展开对话，然后把对话内容整理成文字稿，再剪辑出最精彩、最引人入胜的片段。专栏篇幅不会很长，但内容会生动有趣。利莫诺夫不喜欢这个想法。我只是想为报纸做点贡献；毕竟，我已经有很多事要做了。这会是一次全新的体验，而且，我只是想为报纸做点贡献。如果报纸不需要我的贡献——好吧，那也没关系。我耸耸肩，继续做其他事了。

问：您支持哪些政党或运动？

E·列托夫：理论上，从官方意义上讲，我是利莫诺夫党的成员；我甚至还有一张4号党员证。我基本上支持他，尽管我们有时会争吵，也会在不同的报纸上互相写一些恶毒的文章。但本质上，我们做的是同一件事，只是方式不同。说得委婉点，他很直率。我则更狡猾，在我看来，这比他更有效。我们的目标受众不同，但我们做的是同一件事。

问：目标是什么？

E·莱托夫：目标是革命的胜利。

问：然后呢？

E·莱托夫：然后我们就能过上好日子了。生活会变得美好，树木会变绿，不像现在这样枯萎，树叶会舒展开来，万物都会开始绽放，我们脚下的土地也会开始生机勃勃。革命之后的生活不是很好吗？虽然很艰难，但确实很好。而现在……我当然会说，但前提是不能和女人在一起。

问：但随后肯定会有反弹，情况可能会比革命前更糟？

E·莱托夫：那又怎样？在反动时期，总有一部分人坚持不懈，不顾一切地活下来；正是通过他们，那团无所不能的火焰才得以延续。这就是人们能够生存并忍受这可怕、丑陋、永无止境的寒冬的原因。我总体上赞成彻底的革命。事情正朝着那个方向发展。

问：共产主义最接近你吗？

E·莱托夫：显然，这应该换个称呼，用不同的术语。不妨同时阅读福音书和其他一些好书，比如禅

宗佛教方面的书籍。所有这些，人类创造这一切、由此而生的事物，最终将从神话领域变为现实。它们将脚踏实地。曾经作为神话存在的人类，将稳稳地立于大地之上，所有这一切都将实现。

由 A. Koblov 编写

ГрОб-Хроники | Лимонка № 118 — Партбилет у меня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и себе

我总是随身带着我的党派卡。

在为庆祝 G.O. 官方网站 (www.grob.orc.ru) 上线以及乐队即将进行的美国巡演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叶戈尔·列托夫特别谈到了他与 NBP 的关系：

“作为NBP的一员，我对NBP有什么看法？我的会员卡号是4号。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我又强调了一遍。利莫诺夫是1号，杜金是2号，塔拉斯·拉布科是3号（我想是这样），而我是4号。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我总是随身携带我的会员卡。我和利莫诺夫之间有过冲突，有过分歧，我们互相写过各种恶毒的文章，但总的来说，我们做的是同一件事。只不过利莫诺夫走的是同一条路，直来直去，而我采取的是一种更微妙的方式，并非迂回曲折，而是更狡猾一些；我像游击队员一样悄无声息地行动。而他就像炮兵。目前还不清楚谁的路线更有效，谁的路线更短。但总的来说，我们做的是同一件事。我们在同一战线上作战。而我们进攻方式的不同，或许是一件好事。”我们将战斗到彻底胜利。

FUZZ #7/8 (70/71) — 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大概是出事了吧?

1. 埃戈尔·列托夫
追捕猎人 1999年5月20日，莫斯科
霍尔公司办公室新闻发布会片段

邀请方是“俄罗斯秀”——是美国人还是俄罗斯人?

叶戈尔·列托夫：这些人是俄罗斯移民。

所以他们心里清楚自己要联系的是谁，以及你的音乐蕴含着什么?

伊戈尔：我们所做的事情与音乐无关，而是别的事情。

但他们邀请的是音乐团体，而不是政治人物。

埃戈尔：舞蹈组、视觉组、文字组……我们在舞台上做了很多事情。

谢尔盖·波普科夫（国家组织负责人）：不是我们，而是主办方自己把这次巡演称为反美活动。我们最初的想法是在贝尔格莱德演出，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由于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前往那里，我们只好求助于那些据称与我们关系密切的政客。他们没有拒绝，甚至还答应了，结果我们发现他们已经带着NA-NA和其他人去了那里。事情就是这样。

有计划去俄罗斯巡演吗?

叶戈尔：我们刚从新西伯利亚回来，等从美国回来，我们会继续比赛，去莫斯科，去基辅……我们受邀去以色列——我们也会去那里比赛，因为那里也有“俄罗斯突破”项目，而且很多球队都支持我们的运动。我们是国际主义者；对我们来说，共产主义意味着整个地球，整个世界。如果有机会，我们甚至愿意去中国比赛。

会有新专辑吗?

埃戈尔：新作品在发行前我从不谈论——这是我的原则。如果提前透露，那就什么都做不成了，因为创作过程中一切都会改变。肯定会出一张专辑；我和我兄弟去年就写好了。这是即兴创作，非常有趣，也很有活力。现在只剩下很少的工作了：库兹马会把他的部分重新录制一遍，专辑就完成了。不过这些歌大多是老歌的重制版，虽然我有很多版本，但这些素材至少够出两张专辑了。

我知道最近有关于GO的新书出版……

谢尔盖：一本名为《30首围棋歌曲》的乐谱集即将出版。还有一本两卷本的叶戈尔·列托夫诗集。

埃戈尔：让我解释一下：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在《百年孤独》专辑和1995-96年的专辑之间没有发行任何作品。那段时间，我们写了几百首诗，而我当时只专注于写诗。最终，这些诗集将会出

版，它将展现我们在没有发行专辑的这段时间里都做了些什么。

在我看来，我们每张专辑都是各自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我不想重复自己。1987 年的所有专辑其实是一个整体，它们的录制风格、主题和歌词原则都保持一致。接下来的专辑，比如 1988 年的《Everything Goes According to Plan》等等——风格截然不同，一切都完全不同，更接近哥特，更偏向于粗糙的音色，刻意追求粗糙的录音效果。然后是《Russian Field of Experiments》——一种完全颠覆性的音色，使用了过载效果器录制，这在当时是无人能及的。每个人都在努力创作尽可能流行化的歌曲——ALISA、ZVUKI MU……我们彻底打破了这种模式。人们总是在一两年后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开始高喊：“我们来做《Russian Field of Experiments》吧！我们来做《Vintovka Eto Prazdnik》吧！”但一开始，每个人都会说：“哦哦哦！这怎么可能？这是什么音色！？”当时所有人都期待我们带来狂暴的朋克——结果突然冒出了《Pryg-Skok》。简直太离谱了！乐队的名字也改成了一个极其难听的名字。下一张专辑《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我认为是乐队历史上最美的一张。我和库兹马（Kuzma）为此拼命工作了一年半，日复一日。之后大家一起创作歌词，一种全新的音乐结构逐渐诞生。我们创造了所谓的“音墙”。上一张专辑《至日》（Solstice）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在摇滚史上从未有过如此独特的音效；后世都会欣赏它。然而，一开始没人理解！过段时间他们就会明白。而我们现在创作的作品也将是全新的，与以往任何作品都截然不同。

所以你是提前为未来做准备吗?

叶戈尔：不，嗯，我们还在做其他事情；我们有很多项目。比如说，我们在帮经理人录音。我们正在做一个像 KOMMUNISM 那样的前卫项目。我们本来想发行一套四张专辑的系列，叫做《过量》（Overdose）——但最终没能发行；要么是概念上不合适，要么是我们不想收录。这就能让你明白我们还有多少素材没用上。这还不算 POSEV，他们出了八张专辑。

你想复兴共产主义吗?

伊戈尔：我也想，但不行。时间流逝，精神面貌已不如从前。现在一点乐趣都没有了。经历过战争的人笑起来都不一样。《俯冲轰炸机编年史》里就写得很清楚了。当你埋葬了一半的战友，从战壕里出来，发现排里只剩下五个人……你再也笑不出来了。这简直就是一场闹剧……

共产主义项目真的那么有趣吗?

叶戈尔：是的，最初这确实是个很有趣的想法。我和扎里科夫甚至想一起做一个项目，比如建立一个文化中心，把共产主义和文化结合起来。

盗版磁带的出现表明GO乐队的录音市场尚未饱和。你们是否计划打击盗版并通过官方渠道满足市场需求?

叶夫根尼·科列索夫（Khor公司总监）：自从“民防”乐队成立以来，盗版就一直存在。最臭名昭著的盗版公司BSA，成功地欺骗了听众和乐队。在基辅，Moon公司也发行盗版磁带，印刷和录音质量极差，设计和内页说明错误百出。当然，制作官方发行版本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难度，也更加精细。但我们正在打击盗版，很快就会查明真相。

埃戈尔，你会看他们写的关于你的事吗?

叶戈尔：我以前经常看书。有时候我会觉得开心，有时候会觉得恶心。但现在我觉得挺搞笑的。

尤其是读到关于扬卡的那本书时——我简直笑出声来！公众对我们的看法和我们真实的模样完全不一样！每个人都觉得她是个很严肃、很悲惨的人，才会自杀.....但她其实是最开朗的人，比我们所有人都开朗。他们看着她，却什么也看不到。但他们看错了地方；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也用同样的眼光看我。他们觉得我很严肃.....

所以，对你来说，别人对你和你的工作的看法并不重要?

埃戈尔：当然不是。谁在乎呢？达芬奇画《蒙娜丽莎》的时候会想"哇，他们会怎么赞美我！"吗？皮罗斯马尼作画的时候会想"哦，他们会怎么喜欢我！"吗？这不是重点。

但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些人，他们的意见对我们很重要，并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我们.....

埃戈尔：嗯，这么说吧？马拉多纳跑向球门射门得分后，才去问帕萨雷洛："我沿着边路跑对吗？"这完全是时机的问题——你必须抓住机会的尾巴。这就像狩猎：要么你是猎人，要么你不是。当你既是猎人又是猎物时，你还能问谁呢？如果你不追上他，他们就会追上你，然后你就完蛋了。被碾碎。就是这样。

2. 康斯坦丁·里亚比诺夫
没人相信这是可能的
圣彼得堡，1999年6月27日

你的旅行怎么样?

库兹马：所以，情况怎么样？我们降落在肯尼迪机场，第二天就有一场演唱会。我们在纽约待了两天，然后，因为乐队成员都来自巴尔的摩，他们就安排我们飞回波士顿，我们在那里又待了一个星期。原本计划的五场演唱会，结果只办了两场！纽约和波士顿。而且，由于马克·盖尔夫曼的宣传活动不太成功，他显然对售票数量不满意，最终取消了波士顿的演唱会。他太依赖网络宣传了，结果观众寥寥无几。纽约那场大概只有250人左右。

哪个大厅?

库兹马：市中心的流浪汉俱乐部。地方不大，有个吧台。所以，看起来挺拥挤的；也许不需要更多人了。

芝加哥和旧金山的音乐会呢？还有莱托夫在纽约的独奏会?

库兹马：那里也有票。广告宣传简直是一场灾难。我昨天给他们打了电话；他们现在正在和他打官司。那里的司法系统不一样；他们会战斗到最后一刻。他们认定盖尔夫曼骗了他们。毕竟，他们投入的是自己的钱。虽然不能说每个人都有责任，但盖尔夫曼.....他搞砸了。我们当然可以要求赔偿。拜托——去上法庭吧。律师费一千美元，打官司两千美元。他很清楚没人会起诉他。但这些人肯定在谋划着什么.....

你玩得怎么样?

库兹马：是啊，还不错。你知道那种感觉：在罗斯托夫、新西伯利亚还是纽约演出——都一样。没错。就连那些破旧不堪的音箱.....都感觉像是被某个老家伙的怨念缠身，比如一台报废的芬达或马歇尔。所以舞台上的音响效果并不好。但观众们说，感觉棒极了。

你知道为什么还没人来吗？因为没人相信这真的会发生。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一个波士顿人写道："我就知道波士顿不会有演唱会，我直觉告诉我的！你们这些傻瓜，应该买张去纽约的机票去看OBORONA的演出。"没人相信。

你玩过老歌吗?

库兹马：嗯，没错——就是那个"经典"时期。不算《战斗仍在继续》和那首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歌。美国人喜欢这样；他们乐于"把美国人赶走"。当时有几个美国人住在我们这儿，我想他们是焊工。他们在酒店里闲逛。他们不认识列宁——不过没关系。热尼亚·马赫诺给了他们一枚列宁徽章；他们盯着看了很久，还是没弄明白。"这是谁？列侬吗？"但那些印着"滚开，美国！"的T恤衫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哦！你们也不喜欢这个国家！""是啊，我们确实不喜欢这个国家....."""酷！"这些人，我想，甚至都不识字。真是些意志坚定的人。

你在那里待了一周都干了些什么？散步吗?

库兹马：嗯，是啊。太棒了，空气清新极了，我感觉自己一直都想睡觉。那里绿树成荫，自然环境优美，人们也懂得尊重自然。松鼠四处奔跑，鹅群飞翔。就像一个只有一层楼的美国。那里没有公共交通.....

你在那里买的工具吗?

库兹马：是的，我们买了.....很好。

这场演唱会录像了吗?

库兹马：有录音。你知道，那是一场典型的、普通的演唱会。一场正常的、不错的演唱会。很普通。

所以，那件划时代的事件并没有发生?

库兹马：其实不是。

太神奇了：GO竟然在美国.....

库兹马：或许从这个角度来看是这样。你知道，我们旅行的时候，知道那里发生过爆炸案.....但到了那里，却发现没人知道。那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国家，那里的人们也很正常。也许如果我们在那儿住得更久一些.....但不知为何，每个人都很喜欢那里。

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是什么都没发生?

库兹马：没什么特别的，也没什么大事发生。嗯，除了乐队现在很受欢迎之外。据说在以色列.....卡利诺夫·莫斯特回来的时候很生气——好像他们不喜欢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国防军。我觉得那里的整面西墙都贴满了这些.....标志。

"再见了，美国，我永远不会再去那里....."十年前，一个甜美的声音对我们唱道，我们叹了口气，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真的。我们甚至在见面之前就已经道别了。然后格列宾希科夫去了那里——摇滚乐界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这是突破，（终于）证明了我们在全球摇滚乐坛的重要性；另一派则高喊"鲍勃出卖了自己"。不知为何，我觉得列托夫属于后者.....

最可笑的是，双方阵营都搞砸了。一切都没变——摇滚乐界没变，BG没变，你我也没变。下一代在广袤无垠、依然神秘的美国寻求认可的人们默默无闻地前行。他们在俱乐部演出，有时在体育场演出，有时录制唱片，有时则永远留了下来。我们往往事后才知道他们的存在。而且，再也没有人再对腐败或认可大加指责了。

《民防》的美国巡演出人意料地让时光倒流。或者说，它本该如此。因为人们再次认为这是一次突破，而势不两立的对立双方（这次是在互联网上，而不是在自家厨房里）再次就这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结果又一次错了。一切都错了。美国似乎对此毫不知情；这场反美巡演最终只剩下一场面向老乐迷的俱乐部演唱会。世界没有震动。摇滚乐既没有消亡，也没有复兴。无论是35岁的格列宾希科夫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尝试的融合，还是35岁的列托夫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尝试的对抗，都未能取得成果。即便有所成果，冷漠的美国也将其全盘吞噬。

唉。苏联人，正如他们过去常说的，自尊心很强。我想弄清楚我们是否真的需要这次旅行。不是莱托夫——他有非常明确的目标（而且似乎巧妙地躲过了追查）——而是我们。

民防与美国：这两个原本互不相容的概念相互交融，最终产生了什么?

你感觉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吗?

叶卡捷琳娜·博里索娃

墓地编年史 | 版本 — 葬仪屋

送葬者

叶戈尔·列托夫：“我和我父亲现在的生活就像住在合租公寓里一样。我们经常争吵。我们以前也打过架。”

民防组织（GrOb）的领导人接受了去餐厅的邀请。他只问了一句：“去哪家？”于是，我们和叶戈尔·列托夫坐在“藏式喜马拉雅山”餐厅里，享用着异国美食（感谢热情好客的老板），聊着人生。关于民防组织及其思想家的传闻太多，以至于我们完全看不清这些言辞和姿态背后究竟隐藏着谁。这位非主流的象征、俄罗斯后朋克的思想家、利莫诺夫党内四号党员（列托夫还有别的名字吗？），仔细观察后发现，他其实是个非常有魅力的人。一个善良开朗的人。而且，他还有一些非常引人入胜的观点。我们立刻就把话题抛到脑后（“我不会涉足政治，因为它没什么意思，而且我认为所有事情都应该由专业人士来处理。我更喜欢精神层面的活动，”列托夫说道），然后我们继续聊着那些能温暖人心的事物。而那正是.....

——想到世界上有基拉·穆拉托娃、布科夫斯基，还有那么多好书，我就觉得很幸福。家里养了三只猫。如果可以，我想养八只：我从小就喜欢猫。第一只猫叫玛鲁西亚。每次谈到共产主义，我都会想起童年。那段日子真美好，没有恐惧，只要喊一声“救命！”，就会有人来帮忙。简直是天堂。小时候，我就开始大量阅读。我们有一位非常好的母亲和祖母。（现在我和父亲就像住在公屋里一样。我们经常吵架。以前也打过架。）如果查一下家谱，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祖先是商人和哥萨克人。我们家很有文化，也很有教养。虽然可以不穿裤子到处走，但家里总是堆满了书。我们订阅了《外国文学》，还有大量的唱片。我们注重培养精神生活。所以，我的成长环境并不封闭。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童年的延续，就像一场游戏。

所以，你所有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只不过是换换玩具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但这听起来很愤世嫉俗。而我从未对玩具愤世嫉俗过。小时候，我玩大型游戏：它们展开了整个城市的史诗故事，但不知为何，故事总是以灾难告终。当其中一个角色死去时，我会非常难过，好几天都无法释怀。对我来说，这些玩具比真人更重要。我童年的另一个习惯是：我喜欢走路。这完全无法解释，但直到十岁，我都不能开车。我的前庭系统有问题：我经常晕船，甚至会晕倒。所以我从没去过任何地方。夏天，我也不去度假胜地或海滨度假胜地。大约在1982年，我第一次离开鄂木斯克，定居在莫斯科。为了在那里登记，我报读了一所职业学校。

你被哪个学校开除过？

“这个故事很有启发性。我去瓦甘科夫公墓参加了维索茨基的生日，或许是他的忌日。诗人挥舞着手臂，发表着演说。我也开口说话了。一个异见人士，一个身手敏捷、热情似火的异见人士，在人群中穿梭，向每个人询问地址。我再次开口，结果第二天就被赶了出去。我不得不返回鄂木斯克。但这一切的发生都是最好的安排。”

“民防队”是在我回到鄂木斯克后成立的，差不多十五年前了。从其成员不断变动的情况来看，应

该就是这么回事。“GO”——是指列托夫等人吗?

——大多数专辑里，所有乐器都是我一个人演奏的。我本来想找个自己也想听的乐队，但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所以只好自己包揽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不需要赞美。当人们对我说“哦，太棒了！”的时候——我知道它确实很棒。因为我创作的音乐都是我自己真正喜欢听的。我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会放自己的歌。我会哭。我就是这样开始写诗的。我也可以写一部自己感兴趣的小说。如果我要拍电影，我会第一个把科塔萨尔的《跳房子》拍成电影。我知道怎么做。黑白的。我还想和基拉·穆拉托娃合作。

尽管没有与“GO”乐队的作品类似的乐队，但莱托夫在“爱”乐队的领队亚瑟·李身上看到了相似之处，亚瑟·李目前因过失杀人罪入狱。

“他在某些方面让我想起了我自己。有一天他坐在家里弹吉他（这跟我跟邻居的遭遇很像）。一个邻居突然闯进来，大喊大叫说有人打扰他。李开枪打死了他。我已经收到过四张法院传票和八份驱逐通知。最近一次收到驱逐通知的时候，我正在录鼓。”

话题转向叶戈尔的熟人，他讲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他的同事伊万·莫格，一个俄罗斯朋克界的“老顽固”，今年夏天被自己的妻子谋杀了。起因是他听妻子最喜欢的乐队“鸟”（Birds）1967年的专辑时嘲笑了她。妻子脆弱的心灵无法承受这种嘲讽。

朋克音乐人结婚很危险！

“我有个非常好的妻子，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就像电影《恐惧拉斯维加斯》一样。”我和娜塔莎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我已经记不清了，是在扬卡（一位著名的朋克歌手——编者注）的葬礼上。我们决定不哭不闹，而是像庆祝非洲盛宴一样庆祝这场葬礼。那天我们玩得非常疯狂，用头撞倒吊灯，跳着蹦蹦舞，播放着扬卡最喜欢的歌曲。不久之后，我们去新西伯利亚巡演，他们安排我们住在一个女孩家里。我甚至都没认出她来。我们坐在厨房里，和她丈夫（现在是前夫）喝酒，其他人都在屋外的长椅上抽烟。这时，马赫诺（来自“GO”乐队的音乐家——编者注）走了进来，说：“我们快过来吧。”然后她就在那里，正和人谈论着米兰和尤文图斯。我喜欢足球，我们开始聊天，一切瞬间变得清晰起来。娜塔莎是一名职业马夫、骑师、记者和摄影师。她目前正在进行博士论文答辩。她曾加入过许多朋克乐队。她上一个乐队是“Nachalniki Partii”（党魁），现在她在“GO”乐队。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谈论引语（莱托夫的歌曲就像《玻璃珠游戏》一样，都是引语的集合），他对媚俗的喜爱和对孩子的厌恶，死亡（叶戈尔小时候经历过十二次临床死亡），永恒，他对录音的概念性方法，以及GrOb录音棚。他还说：“你不可能永远当球员；到了四十岁，就该当教练了。”但莱托夫才三十五岁，正在筹备几个新项目。所以现在就和他告别教练生涯还为时过早。

莱托夫是卢日科夫的粉丝。

为庆祝成立十五周年，民防乐队将于十一月在莫斯科举办周年纪念演唱会。叶戈尔·列托夫目前正忙于组建新的乐队阵容，因为据他所说，由于“一些他无法控制的情况”，几位成员已经离开了乐队。新专辑的素材已经完成，但由于缺少合适的成员，录制工作进展缓慢，而且这位歌手也不再想录制个人作品。列托夫先生将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投票给“祖国—全俄”联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认同民族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只是这个党永远不会赢。”

据环球媒体、InterMedia、SMI、PanRecords、Manchester (Bomba) News 等机构的报道以及我们自身的信息。

棺材编年史 | 列宁第22期——民防，1999年12月3日，莫斯科先锋音乐厅

日期: 1999 年 12 月 4 日, 星期六 00:33:32 +0300
发件人: Yulya Fridman <yulya@thelema.dnttm.rssi.ru>

.....所以他还说，库兹亚UO不再与民防乐团合作演出。至于杰夫是否会到场，他说还不得而知，所以通常情况下会以四重奏的形式演出。不过，他自己也指出，这并不重要：反正通常也听不到乐器声，也听不到人声，这实际上就是一场由指挥指导的合唱课。虽然当时有五个人在演奏，但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

门口的拥挤真是吓人，因为只有一个入口，却有两个活动：左边是民防乐队的演唱会，右边是迷幻迪斯科。一些刚进来的人站在十字路口，一脸茫然。也许是因为他们在入口处被警棍推搡得喘不过气来。舞台上人来人往：保安、摄影师、各种常客，其中也有一些漂亮女孩，但不多。还有一个主持人，一个革命性的主持人。一个罕见的混蛋。舞台边还站着一些朋克，准备跳下去，很快他们就跳了起来，我一会儿解释原因。他们当中又出现了三个漂亮的拉拉女孩，只是她们在徒劳地嚼着口香糖。她们可能不是拉拉，但她们热情地亲吻着彼此，某种程度上也颇具革命性。她们大约十六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六岁。

人群站起身来，有的在大厅里，大部分在舞台附近，高喊着：“叶戈尔！叶戈尔！叶戈尔！时间！叶戈尔！”

一个眼睛深陷眼窝、下巴呈盎格鲁-撒克逊式特征的男人（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是合伙人）拿起麦克风，伴着音乐（这时又来了一位毛发旺盛的吉他手和一位毛发旺盛的贝斯手），开始用博伊德·赖斯（Boyd Rice）的嗓音高声吟唱，仿佛博伊德·赖斯做过脑叶切除手术似的：“关灯！！！关灯！！！！二十世纪即将结束.....一个伟大成就的世纪.....一个伟大胜利的世纪.....列宁的世纪.....斯大林的世纪.....菲德尔的世纪.....切·格瓦拉的世纪.....社会主义的世纪.....我们获得自由的世纪！嘿！！！！！（人群齐声高呼：“嘿。”）但现在他们又想奴役我们。他们想把我们逼到马厩里。但我们不想做奴隶。我们不想待在马厩里。嘿！！！！！（人群齐声高呼：“嘿。”）”如此反复。他也以同样的方式（用音乐）为斯大林的军官联盟“劳动俄国”进行宣传——顺便一提，他的传单在入口处发放，我拿了一份读了读——支持安皮洛夫和革命。“资产阶级去死！吼！！！”——人群回应道：“吼！！！”然后他宣布，今天的开场表演将是由28名近卫军组成的——潘菲洛夫乐队！！！吼！！！人群再次回应道：“吼！！！”

然后乐队主唱来了，没带吉他，直接唱（顺便一提，明天好像是四人帮乐队暖场——如果他们没撒谎的话，那可真是精彩绝伦）。贝斯手和吉他手还是老样子；也就是说，他们就是那二十八个卫兵。唉。乐队开始唱歌，他们的唱腔诡异地让人想起民防队。歌词完全听不懂，只剩下“温柔——激发！仇恨——点燃！太阳——升起！耐心——耗尽！”这几个字（这让我想起了伊·泽姆斯科夫的革命诗歌：）

星辰使者合唱团
发出令人胆寒的歌声。

旗手们

气势汹汹地站了起来。

日月同辉，
高悬头顶。

但那节奏完全是莱托夫式的，音乐也很响亮，所以朋克们就跟着跳舞。音乐一停，他们就开始大喊“E-gor！E-gor！”，还朝乐手们扔塑料啤酒瓶之类的东西。但音乐再次响起时，他们就喊不动、扔不动了，于是就转而跳舞。这就是他们被对待的方式。

娜塔莉娅·马基耶娃刚才打电话来问我，明天的演唱会是不是真的取消了——据说是因为观众“把一切都搞砸了”。我之前不知道这件事；我当时在场的时候，他们只弄坏了一排座位。顺便说一句，演唱会取消真是太可惜了：科布洛夫说“四人帮”乐队明天会为他们暖场。

没错，就是这样。他们正在演奏，观众们疯狂地跳舞、甩头，高喊着叶戈尔的名字。几个年轻的女同性恋互相亲吻，然后其中一个忘了羞耻，一把抱起一个年轻男子亲吻。也许她搞混了；现场很吵闹，很多女孩和年轻男子都在舞台附近亲吻。然后他们停止演奏，说道：“向民防队致敬。”

所有人都聚集到舞台附近，但许多人已经挤进了观众席，开始高喊：“叶戈尔！叶戈尔！”随后，革命司仪再次出现，开始拖延时间。原来他完全疯了。他做了个狰狞的表情，就像蒙提·派森剧团里的人一样，歇斯底里地尖叫道：“关灯！你们在等列托夫吗？列托夫！列托夫！”（观众很快也开始跟着喊。）你们想要叶戈尔吗？我们最爱的“民防”乐队万岁！.....俄罗斯万岁！.....革命万岁！.....投票给潘菲洛夫！.....感谢28名潘菲洛夫卫队队员的精彩开场表演！.....现在，传奇乐队将登台演出.....民防（停顿片刻，就像幼儿园圣诞派对一样；观众齐声高喊：“民防！！！”）.....等等等等。

然后，像往常一样，列托夫很久都没出来。我身后坐着一个人（所有年轻人都在离舞台不远的地方蹦蹦跳跳、亲吻），他正跟另外两个人解释：“当然，是叶戈尔。是叶戈尔，不是.....不是那样的。叶戈尔，他不会那样出来的。他不会那样出来的，叶戈尔。”主持人，真的，就像过新年一样，在台上最后喊了一声：“叫叶戈尔！叶戈尔！叶戈尔！”但即使他没出来，每个人都在喊：“叶戈尔！”

然后他们上台了：三把吉他，一个女贝斯手，还有鼓手安德留什金。顺便一提，他答应今天送来印刷材料，但现在都12点了。显然，他还没送。设备极其糟糕：如果能听到某种乐器的声音，那就只有它一个人能听到。几乎听不到人声，只有合唱。虽然有时合唱也不错，但这次的音响效果糟透了。不得不承认，安德留什金运气不错；鼓打得还算好，而且他在歌曲结尾还弹了几段独奏。正在演奏的乐器——其中一把吉他——很快开始发出一种可怕的背景噪音。这就是合唱的伴奏：安德留什金的鼓声，时而漫不经心，时而疯狂猛烈，再加上放大器高音刺耳的尖叫声。

他们以一首关于黑渡鸦的歌开场，还有一首苏联歌曲，我想，叫做《子弹知道它不爱谁》，还有《覆盆子女孩》；其余的都是纯粹的老式民防歌曲，比如《傻瓜在天空中行走》、《塑料世界》、《俄罗斯实验场》等等。

于是，他们在座椅靠背上跳舞（甚至挤破了一排座位），跳上舞台，像燕子一样又跳下来，甚至还被人扔了下来。有一次，他们把所有人都赶出了舞台，但后来，出于对座位安全的担忧（他们之前就是这么说的），又把人放了回来。一个傻瓜会把这一切（音质差到几乎为零）称为流行音乐会的拙劣模仿——各种疯狂，观众们仿佛在进化阶梯上一路下滑，退化到无脊椎动物阶段，扭

动着身体，生存几率也和无脊椎动物一样低。但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观众的狂喜才是最重要的，每个人都能像口头传承的时代那样，把歌词烂熟于心。这些所谓的流行音乐会，恰恰是对莱托夫音乐会的拙劣模仿；对他们来说，设备损坏是致命的。

附：安德留什金来电了。他大声抱怨“劳动党”（他这样称呼组织这次国家巡回音乐会的“俄罗斯劳动党”）。结果发现，“劳动党”（他们才是音乐会的主办方）自己也被那些破椅子吓到了，取消了音乐会，几乎取消了整个巡回演出。据说，奔萨的音乐会定在12号。对“劳动党”来说，这纯粹是一场宣传活动：他们散发传单，一半时间都在冲着主办方大喊大叫，要求人们投票给安皮洛夫，偶尔还会把他和潘菲洛夫（那位英勇的卫兵）搞混。

GrOb-Chronicles | 青年列宁主义者第44期（6939）——安皮洛夫同志得罪了朋克。为什么在奔萨举行的民防音乐会被取消了?

安皮洛夫同志得罪了那些朋克。
为什么在奔萨举行的民防音乐会被取消了?



奔萨布尔什维克们长期以来一直谈论的那件事终于发生了。12月11日，传奇朋克乐队“民防”（GO）抵达奔萨。这些音乐家是应政治组织“红色青年先锋队”的邀请而来。他们是维克托·安皮洛夫同志（俄罗斯劳动党）的年轻后代。当天，乐队的长期领导人叶戈尔·列托夫在基洛夫文化宫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叶戈尔看起来有些疲惫，但神情平静。显然，他那段放荡不羁的青春岁月——不嗑药就不肯上台表演——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列托夫向记者们敞开心扉，倾诉了自己的内心想法。

他说自己信仰东正教，信念坚定，是无政府主义者，对哲学和激进政治运动感兴趣，热爱被剥夺了财产的无产阶级，憎恨资产阶级。在“民防”运动的领导人眼中，巴特科·马赫诺是毋庸置疑的权威。（“他成功地将无政府主义带入了生活。”）如果说“民防”运动此前反对的是苏联官僚机构，那么现在它反对的是西方大众文化。

莱托夫对围绕他名字的众多谣言表现得很平静。

“我们成了神话般的人物。这很常见。1985年乐队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名誉扫地，主要是因为一些荒谬的谣言。我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们给我注射了大量的精神药物。那比坐牢还糟糕。而我们的乐手科斯佳，患有心脏衰竭，被送到拜科努尔工厂去搅拌混凝土。”

你的歌迷和艾丽莎乐队的歌迷关系紧张。在一些大城市，青少年之间甚至爆发了真正的冲突。你是否觉得对你的歌迷负有责任?

——说实话？不。每个人都只对自己负责。难道斯巴达克要为那些，恕我直言，名字以字母“m”开头的怪人，那些在体育场里制造混乱的人负责吗?

— 金钱问题对你来说重要吗?

“当然。所有的钱都用来买设备了。你看我穿的这身？这就能很好地体现我的财富。”（叶戈尔穿着廉价褪色的牛仔裤和一件简单的套头衫。——通讯员注）

正式活动结束后，《青年列宁主义者报》的记者与这位传奇摇滚歌手就政治问题进行了交谈。通常，政治对叶戈尔·列托夫来说是一个敏感话题，他一般都会避开，尤其是在选举前夕。但叶戈尔为《青年列宁主义者报》破例了。显然，这位红色朋克很喜欢我们报纸的名字。

——我们最近试图召开一次所有激进党派的代表大会。我们想把红色爱国者和巴尔卡绍夫的追随者联合起来。但巴尔卡绍夫本人没来。一些代表代替他出席。我们签了一些文件，事情就此结束。我曾与民族布尔什维克合作。我和爱德华·利莫诺夫一起创办了报纸《利莫诺夫》。起初一切都很顺利。但后来利莫诺夫疯了。“让我们在头版刊登裸女照片——发行量肯定会增加。”当他的妻子（娜塔莉娅·梅德韦杰娃——编者注）离开他时，他彻底崩溃了，宣称从今以后我们只写真正的男性友谊。让我们把同性恋之类的东西也写进去。好吧，我们就此分道扬镳。对了（说到这里，叶戈尔转向他的女朋友——编者注），我们下次去莫斯科的时候，会去利莫诺夫家吃午饭。他做的香肠特别好吃。

第二天下午6点左右，一群衣衫褴褛的朋克青年开始聚集在基洛夫文化宫。这些人既有胆量又有钱。门票要50到60卢布。

警方展现了他们的正直。他们在入口处搜查了所有人。毕竟，朋克是一群吵闹且难以预测的群体。查获的物品不多。一个孩子被没收了一把刀。

晚上7点左右，年轻人听到一条消息，感到“振奋”：演唱会取消了，请退票。愤怒的“GO”粉丝们被工作人员护送出去。

但并非所有不安分的朋克都逆来顺受。

一些孩子分散在社区中心周围，警察在一个小时内将他们一个个抓捕归案。

该团体的负责人解释了失败的原因如下：“音乐会取消是因为安皮洛夫同志和他的‘劳动俄罗斯’的过错。”

他在奔萨的人完全没有做好组织工作。我们认为这样的政客不应该掌权。

他们只卖出了寥寥几张票，大约一百张。广告宣传也令人失望，城里只张贴了几张丑陋不堪的传单。

幕后有传言称，叶戈尔曾向乐队索要一千美元的酬劳。但最终并未达到这个数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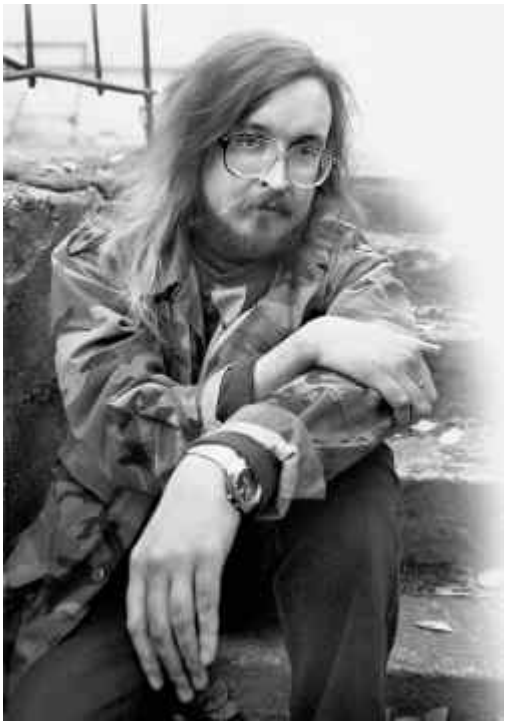
此外还有警务费、场地租赁费和设备安装费。音乐会开始前几分钟，列托夫给位于莫斯科的维克托·安皮洛夫总部打了个电话。

他们回应说，该党拒绝为民防工作提供资金。

《马克思列宁格勒报》记者在叶戈尔的更衣室里发现他情绪低落。他不停地重复着：“所有政客都是混蛋！”列托夫只用污言秽语谈论安皮洛夫。GO乐队的乐手们承认，他们从未经历过像奔萨事件那样的麻烦。

Chronicles | 论证与事实 第45期 — 叶戈尔·列托夫："木乃伊巨魔"是最明目张胆的拙劣模仿

叶戈尔·列托夫："木乃伊巨魔"是最明目张胆的拙劣之作。采访一位"精神恐怖分子"。



莫斯科一家破旧电影院的舞台上方悬挂着一条红色横幅，上面写着"红色青年先锋队"。那些"红色"青年正在观众席上疯狂呐喊。一个长发戴眼镜的男人抱着吉他坐在台上唱歌。不出几分钟，人群就会情绪高涨，引发一场彻底的骚乱。

一切最终都会以防暴警察的到来和数十人被捕而告终。这几乎是叶戈尔·列托夫（Yegor Letov）每场演出的固定套路。列托夫是一位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也是鄂木斯克邪典乐队"民防"的领军人物。

"人们在演唱会上活跃起来有什么错？"他解释道，"如果你来看你最喜欢的乐队现场演出，你就应该跳舞、呐喊。我也不会一动不动地坐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不在演唱会上唱新歌——人们不熟悉它们。他们会立刻停止唱歌呐喊，只是站在那里听。"

——你一直特立独行，不融入摇滚圈。这是原则问题，还是仅仅因为你的政治观点，没人愿意和你做朋友？

——当然，这是我的原则立场。首先，我从未向任何人低头。**"民防乐队"是第一支不按西方娱乐圈**（如果这也能算娱乐圈的话）规则行事的乐队。我们创建了自己的独立厂牌"GrOb唱片"，旗下还有十几支与我们精神相投的西伯利亚乐队。

其次，当我看到同行们在音乐媒体上的言论时，我的心情真的很差。我感到厌烦，而且对他们说的话感到羞耻。我尊重的人不多，舍夫丘克就是其中之一。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负责。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我不能格列宾希科夫对齐默尔曼、科斯特洛、斯皮罗·吉拉等人的歌词内容。当然，

我也听了很多。所以我明白格列宾希科夫从谁那里"借鉴"了什么。他只是个才华横溢的编曲家。以俄罗斯的标准来看，他甚至可以被称为天才。至于他涉猎宗教和神秘主义，这完全无可指摘。我对此深有体会；我自己也在实践。但是，就像任何实践者一样，我选择对此保持沉默。与此同时，格列宾希科夫却到处宣扬。他的论证完全是妄想。虽然我不想劝退那些喜欢格列宾希科夫、听他歌声时会潸然泪下的人，

但近年来最明目张胆的垃圾乐队非拉古坚科和他的木乃伊巨魔莫属。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乐队会流行。他们的歌词毫无意义，纯属胡言乱语。他们的作品写得非常糟糕，语言也一塌糊涂。他们的形象令人作呕，深深地冒犯了有良知的民众——矫揉造作，地方气息浓厚，就像 **泽姆菲拉**一样。虽然她很有才华，但迪布罗夫的节目"人类学"里一位观众说得没错："我喜欢你的歌，但你那乡土气息浓厚的粗鲁真让我恶心。"我完全同意。话虽如此，我和**奥克茨昂**
的关系非常好 。我喜欢他们的审美，他们人也很好（我们见面时，只要有机会就会一起喝个痛快）。我喜欢**"Ne zhdali"**（我们没料到）和**"Vopli Vidoplyasova** "这两个乐队。最近我听到的圣彼得堡乐队**"Monroe and Kennedy"**（女孩弹冬不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我认为我们最好的乐队是.....**虽然很遗憾我们素未谋面**，但我拥有"柳贝"乐队的所有CD，我们经常一边喝酒一边听。我收藏了大量的苏联老歌，从20世纪50年代到**米安萨罗娃**和 **皮耶哈的**都有。

——这种音乐有什么特别之处?
——嗯，怎么说呢？我们家从来不关收音机，我从小就听这些歌。三岁的时候，我已经能把很多歌背下来唱了。现在，我既听爵士乐也听电子音乐。

——那我们的流行音乐呢?
——我家有两台电视，日夜开着。我也没办法忽略流行音乐。我特别喜欢萨尔蒂科娃和 **切尔尼科**娃。要说她们的歌有多傻，她们绝对是最酷的歌手。我和我老婆甚至还自己做流行歌曲排行榜。我最近在电视上看了**伊万努什基的**现场演唱会。哦，真是太精彩了！如果他们之中有人能唱准一次音，那就很棒了。

——这是你对抗流行文化霸权的方式吗?
——对抗流行文化就像放弃水果或糖果一样。

——那你们到底在和谁或什么作斗争?
——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比如说，席卷整个社会的崩溃和彻底的悲观情绪。

"但两者都必须以建设性的方式应对。
""破坏也是一种建设性的方式。推倒正在下坠的，淹没正在溺水的。必须崩塌的必须被推倒，才能为新的运动腾出空间。"

弗拉基米尔·波卢帕诺夫

棺材纪事 | MK大道42号（126）——对人民毫不怜悯……信息革命

我不会同情别人……

民防部门已经用美式迷彩服替换了俄式大衣。

非正规革命

叶戈尔·列托夫途经莫斯科——在圣彼得堡的一场音乐会之前，他顺道去哥哥谢尔盖家庆祝生日。大家都说：列托夫很清醒，列托夫很清醒，根本没法跟他交流……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首先，乐队指挥直接暗示说，最好放点东西，好让谈话继续下去。我们决定喝瓶斯米诺伏特加，吃点零食。
叶戈尔也迟到了，不过原因不同。他被困在奥林匹克体育场的书展上了。他似乎还挺满意的：他买了翁贝托·埃科的“最后一本”《帕维奇》，本来还想买一本凯鲁亚克的，但没找到。我们穿过人群，来到附近的一个公园，在长椅上坐下。没人注意到穿着破旧绿夹克和旧裤子的瘦小的列托夫。
大约五年前，一家电视台制作并播出了三部关于三位对“现代青年”影响最大、成为他们那一代人象征的音乐家的纪录片。其中有关于马卡列维奇和格列宾希科夫的。猜猜第三位是谁？你肯定想不到……是博格丹·铁托米尔。如今，几乎没人记得他唱过什么歌，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在我们看来，无论马卡列维奇、格列宾希科夫，甚至叶戈尔本人多么反感，排名第三的应该是列托夫。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游击恐怖主义战争。”

——叶戈尔，你曾经说过，“我发动了一场摇滚革命，但几乎没人注意到。”那究竟是什么？
——马赫诺也认为，他在1919年发动了第三次世界革命。原则上，这是真的。他做了他想做的事。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自由国家和真正共产主义的先例。我们也发动了一场革命。但并非没人注意到。那些需要注意到的人都注意到了。例如，我们的歌迷。只是这场革命没有被大多数安于现状的人接受。所有特罗伊茨基的批评者都竭尽全力压制它。但那些理解并接受这一切的人开始聚集起来，组成地下团体。我相信，这种聚集现在已经达到了顶峰。一个新的群体出现了，他们不接受现在强加的“红夹克”和“文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已经无可挽回地强加给每个人的“文化”。我的意思是现在的莫斯科是什么样子，我们的电视、报纸、广播、政治等等。



1988 年《民防》：
Egor Letov、Evgeny Starovatov、Igor Zhevtun、Arkady Klimkin。

——你觉得自己置身事外吗?
——是的，我置身事外。我们都置身事外。我们代表着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尽管没有领导者。这是一种积极主动、咄咄逼人的反体制不作为。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游击式的恐怖主义战争。这里的“恐怖主义”并非指近期发生的恐怖事件，而是指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我们时不时会现身，举行一些活动，然后又撤回森林深处。

——你们究竟在向谁发动这场战争?
——这场战争，总的来说，是向人类普遍的从众心理发起的。

“所以，侵略是你们运动的基石?
”“侵略是生命的一种表现形式。侵略可以有很多种，它可以是建设性的。但像巴萨耶夫那样的人的侵略是卑鄙的侵略，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摧毁。我们的侵略性帮助我们生存、发展并享受生活。”

“我现在当前锋简直太愚蠢了。”

“今年，民防乐队成立15周年……”
“我们以前从不庆祝周年纪念日。乐队成立10周年的时候，我们完全是偶然想起来的，但不知怎么的把日期搞错了。原本应该是11月8日，结果我们却在12月8日庆祝并举办了演唱会。要么是电路短路，要么就是发生了某种奇怪的误会。所以这次，周年纪念演唱会也将在12月于莫斯科举行。之后还会进行全国巡演，从新西伯利亚开始，可能最终会到波罗的海国家结束。”

——所以，你们决定延续这个传统?
——是的，其实这算是一个令人伤感的传统。想想看，比较一下披头士乐队和“大门乐队”的演出时长，我们演出的时间是披头士的两倍，是“大门乐队”的三倍。所以，这真的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我觉得摇滚乐，尤其是我们演奏的这种极端摇滚，有点像足球。一个35岁的足球运动员和20岁或25岁的球员完全不一样。现在对我来说，做制作人，或者说教练，比当前锋容易得多。最重要的是，我现在当前锋简直太傻了。这是一个年轻的职业。也就是说，到了35岁，你得看起来像35岁，过着35岁该过的生活，而不是勉强自己去做那些你不再想做的事情。

——这一切是怎么从1984年开始的？你们当时都很年轻……

——其实，一切的开始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博览群书、见多识广的人。我家大概有500张CD，磁带数量是这个数字的两倍。根本没地方放书——我甚至不得不拆掉两间房之间的一堵墙。而从我听到的、看到的、读到的外界信息来看，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也就是说，我想要一支我完全喜欢的乐队。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所以我决定自己来做。一切都始于诗歌和故事。后来，当第一批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专辑——《捕鼠器》（Mousetrap）、《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恋尸癖》（Necrophilia）——全部由我一人演奏所有乐器，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的。我太热爱这一切了，以至于我会停下录音，高兴得跳来跳去。

“这些年来，很多人都加入过民防乐队。现在谁在和你一起演出?

”“目前，我是乐队创始成员中唯一留下的。很快就会有新的阵容：我弹吉他，我妻子娜塔莎弹贝斯；她之前在新西伯利亚的一个朋克乐队里担任贝斯手。我哥哥谢尔盖吹萨克斯，米沙·茹科夫打鼓——在我看来，他是苏联乃至全世界最好的鼓手。所以我们这是一箭双雕——既有前卫摇滚，又有朋克摇滚。”

——你们会以家庭般的团队形式创作一张新专辑……

——是的，专辑很快就会发行。但我不是写歌，而是直接录制。为此，我需要乐手，而我整整一年半都没找到人。我孤身一人。如果我像以前那样开始创作，那又会是一张个人专辑，而我不想那样。那样就等于原地踏步。我想要新的灵感，新的活力。现在终于实现了。我希望一切都经过更深入的思考和筛选。以前，有些歌我并不觉得丢脸，但我其实没必要写，或者至少没必要录。

——有很多这样的歌吗?

——很多。但总的来说，我并不感到羞愧。发生的一切都是恰当且及时的。现在我不会再做任何事了，但当时我会重来一遍，而且会更加用力。

——你们仍然在家录音，用的是家用自制设备……是不是没钱去录音棚?

——其实也不算完全自制，效果相当不错。我们巡演赚的钱都用来买音乐、书籍和乐器了。我们坚持在家录音，因为在任何录音棚里，你都不可能感到自在、自由、无拘无束。当你知道自己是按小时计费，录音棚里的人完全是多余的，你不可能在任何录音棚里，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录音棚，都创作出充满灵性、活力四射、生机勃勃的作品，尤其是在西方的录音棚里。也许我们的录音质量不高，但它是鲜活的。我们的音乐源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源于我们如何喝茶、喝伏特加，或者其他任何东西。有人想睡觉，那就去睡觉。我家旁边有一片森林。当我厌倦了一切的时候，我可以出去散步。我就是这样录制了专辑《The Dead》。我会放下一切两个小时，出去散散步，在散步中领悟一些东西，然后再回来继续写作。

——不过，最终的音乐听起来有点浑浊，实在难以入耳。——

这绝不是因为我们的设备不好，虽然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刻意追求的是一种普通听众，那些墨守成规的人根本无法接受的声音。但如果音乐本身足够好，如果其背后的理念是正确的，那么自然会有很多人愿意聆听。我们并不以大众为目标受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喜欢它。我不需要赞扬，也不需要批评。我从不看关于我的媒体报道——那根本没意思。同样地，我认为我们最好的专辑是我们最近的几张，从《百年孤独》开始。而且毫不夸张地说，我认为《百年孤独》是我们有史以来最棒的专辑。

——好吧，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说你还没学会像专业人士那样唱歌弹吉他。——

我不知道“专业”是什么意思。我们只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演奏。比如说，我觉得没有哪个专业人士能像我这样弹吉他。就是这样。我学过弹吉他；小时候甚至还有个钢琴老师，但他后来放弃了，跟我父母说他们的儿子没有音乐天赋，没有音乐才能，没有乐感。然后，不知从何时起，我拿起吉他，就自然而然地学会了怎么弹。一个举止得体的人会按照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来演奏。但我们这些没有举止的人，可以演奏爵士、摇滚和朋克。我们可以演奏极简音乐和噪音音乐。

“我最喜欢切尔尼科娃和娜塔莉。”

——老生常谈的问题：对你来说，歌曲中最重要的是音乐还是歌词？尤其考虑到你的歌词，说得委婉点，相当另类……

——摇滚乐是我充分表达自我的途径之一，也是最重要的途径。但除了摇滚乐，还有诗歌。而且诗歌对我来说比摇滚乐更重要，因为我更认为自己是个诗人，而不是音乐家。顺便一提，我的诗集（两卷本）即将出版。我希望如此。

——所以，你是先写歌词，然后再选曲？

——这要看情况。通常情况下，灵感会以画面的形式出现，某个关键短语浮现出来，整首歌就围绕着它展开。就像肉围绕骨头生长一样，一切都围绕着这个短语构建——歌词、音乐等等。在歌曲《Late》中——这首歌是我们最新专辑里最棒的歌曲之一——关键短语是“活着的动物”。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于我的猫去世之后。我家养了三只猫。其中一只猫和我一起生活了11年，就像我的儿子一样……我几乎崩溃了。我真的快要疯掉了。我们埋葬了很多团队里的朋友。但人们太热爱生命，以至于无法真正活着。“活着太奇怪，死去太罕见”——这说的就是我们。动物没有理解死亡的意识。即使是孩子也有。所以，总的来说，我并不为人类感到惋惜。只是人类似乎被这种终结的意识所保护。但它们并非如此。猫死后，我感到一种绝望。那仿佛是一个无法填补的巨大空洞。整整两个月，这些念头在我脑海里翻腾，直到我恍然大悟：“活着的动物——清澈的眼神——这对我来说是永无止境的痛苦。”



叶戈尔的哥哥谢尔盖·列托夫曾是BG、库廖欣和希尔克洛珀的伴奏乐手。他现在在“民防”乐队演奏，并支持他弟弟的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观点。

——你觉得摇滚乐已经走到尽头了吗？

——就其在六十年代构思和发展的形式而言，它无疑已经走到尽头了。在国外，摇滚乐被迫接受非常僵化的规则。音乐频道简直一团糟——他们播放说唱、瑞奇·马丁、后裔乐队、朋克，还有一些德

国噪音乐队。然而，这些音乐已经不再能让人感到震惊，这意味着它行不通了。我认为现在是时候出现新的形式了。也许它会成为某种全新的电子音乐，也许它根本就不是音乐。

——你觉得我们这儿的娱乐圈怎么样？你喜欢俄罗斯的现代音乐吗？
——我们家有两台电视，日夜不停地开着。我们整天不停地换台。所以，不管怎样，我们都能了解时事。嗯，挺有意思的。我最喜欢的是最傻的流行乐。也就是那种最狂野、最疯狂的、噩梦般的疯狂表现，比如切尔尼科娃或者娜塔莉。太棒了。我们看的时候简直被感动了。嗯，我们这儿没有摇滚乐。当然，如果你能把泽姆菲拉斯和那些无糖轨道乐队搞成摇滚的话。

“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

——你的歌有很多政治主题（比如《克格勃摇滚》、《11月37日》、《无政府状态》……）。你对政治很感兴趣吗？
——是的，当然，我对政治很感兴趣。我们从不错过任何一则新闻。对我来说，政治和生活一样，都是现实，我们都生活在其中。我们从1994年就开始涉足政坛，现在甚至有机会进入国家杜马——这曾经是一个选项。我了解政治是什么，也知道它是如何运作的。它并不难，而且相当有趣。但每个人都应该管好自己的事。所以现在我只能支持别人或者提供一些建议。

——那你想代表哪个党派竞选杜马议员？
——哦，那我就不告诉你了。那样就等于设局陷害别人。政治是个敏感的话题。来自激进的反对党。

——那你当时会做什么呢？
——我会去青年委员会或者文化委员会工作。其实，我可以成为很多人，做很多事。比如，当记者，或者我曾经一度想去拍电影。

——你会拍什么样的电影？
——我最想拍的就是科塔萨尔的《跳房子》。我知道该怎么拍。但当时我们傻乎乎地错失了良机——大家都觉得我们必须一直等下去。现在我们需要很多钱，但我们没有，也永远没有。从根本上来说，我们的生活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当然，我们也可以赚点外快，然后离开。这和一直被某种体制束缚，不管它叫什么，有着天壤之别。我们是自由的。

“叶戈尔，你曾支持卢卡申科、久加诺夫和利莫诺夫，所以很难了解你的政治喜好。你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最新变化？
”“过去就是这样。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我支持所有激进政党，也支持那些真正能有所作为的政党。那些行事专业的政党。那些不只会空谈和破坏，而是真正付诸行动的政党。我相信，如果卢日科夫的政党上台执政，那肯定比民主党强得多。”

“用苏联俚语来说，你以前是个‘反苏分子’。现在你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变了……
”“嗯，以前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共产主义；它也是国家资本主义，一种极权主义制度。本质上和美国的制度没什么区别。我说我支持共产主义，指的是我支持一种新的共产主义。过去那种制度已经无法复原，也没有必要复原。”

——所以，你对那些日子没有丝毫怀念？
——我曾经翻修家里的储藏室，把它改造成新的工作室。在那里，我在一些老物件中发现了1975年

的《真理报》。哦，我和娜塔莎开始翻看电视节目指南时，真是大吃一惊。内容糟透了：“乡村音乐”、“晚安，亲爱的”，一部电影就完事了，该睡觉了。其实，这就说明了一切。如果没有改革，我们根本就不会存在。有个传说，我不知道真假，说80年代初莫斯科有个叫“列宁”的乐队——四个人，剃着光头，打扮得像列宁。他们玩朋克。在他们的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演出之后，他们就彻底消失了。基本上，如果我们在新西伯利亚举办第一场音乐会后遭遇同样的命运，库兹亚会被送往拜科努尔，而我会被送进精神病院，永远地待在那里。

——之后，他们说，你就再也没离开过精神病院?

——不，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诚然，他们曾试图把我关起来。但我逃了出来，非法居留了一年多。我辗转于各个公寓之间。我和扬卡·迪亚吉列娃搭便车游荡全国，举办地下音乐会。我被通缉了。巧合的是，我最著名的专辑就是在那时录制的。有一次回家，趁着邻居还没报警，我迅速地在三天内录制了专辑《一切按计划进行》和《钢铁是如何淬炼的》。之后，通缉名单就被撤销了。也许是因为我变得或多或少有点出名了吧。

——你现在和当局有什么矛盾吗?

——没有，但现在在莫斯科组织演唱会非常困难。这不是钱的问题。这里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意和地位。专业的演出商不敢和我们合作，害怕演唱会后引发的轩然大波。他们害怕笼罩着“GrOb”的那种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的阴影，而且每个人都真心这么认为。虽然从本质上讲，确实如此。但没有人为后果负责。当然，最令人震惊的事件发生在1993年的高尔基文化宫。那是一场可怕的事件——五千人在外面冲进了这座只有800个座位的文化宫，砸碎了所有的窗户。我们被告知，这是自冲击白宫以来最严重的骚乱。



我们不是艺术家，我们是实干家。

“你不能抱怨媒体关注太多……”

“我们每场演唱会之后都会有大型新闻发布会，至于那些报道之后都去了哪里，我就不知道了。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十年了。两三家媒体会写些尖酸刻薄的文章，说些难听的话。电台甚至还有一份非官方的乐队黑名单，禁止播放我们的歌，而我们名列榜首。我们唯一一次突破是在1993年，当时我在‘A节目’上进行了现场表演。据我所知，那之后那里的人惹上了大麻烦。”

“为什么媒体这么讨厌你们?

”“因为我们是一支非常具有冒犯性的乐队。我们做的事情简直就是在嘲讽。每次他们试图把我们归类到某种类型里，结果都证明我们根本不是。也就是说，我们总是游离于媒体试图给任何艺术家设定的框架之外。虽然我们不是艺术家，也不是画家；我们是行动主义者。”

“GrOb”乐队最近在美国巡演。据说你们最初因为南斯拉夫遭到轰炸而想取消巡演，甚至还想改在贝尔格莱德演出。为什么最终去了美国而不是贝尔格莱德呢?

“我们当时面临两个选择：我们可以取消美国之行。但我们决定不采取软弱的抵抗，而是向敌方领土发起进攻。我们采取了主动，在网上发表了声明。在美国，并非所有人都像美国人一样盲目乐观。每个人都跟着我们的歌一起唱。但我们只举办了一场演唱会；其他所有演出都当场取消了。上级下达了新闻禁令：禁止一切报道——无论是好是坏。”

“叶戈尔，你以前最喜欢的衣服是件大衣，但现在你却穿着北约制服。这是为什么呢？而且你的帽子上还写着‘民防’。

”“这套制服是我的战利品。有人在美国送给我的，他从一名北约成员那里缴获的，当时他们正在打仗。至于我穿大衣，纯粹是为了博眼球。实际上，它又长又重，穿起来很不舒服。而且，我最近也不想太引人注目。至于帽子上写着‘民防’，是因为我上次上网看太多东西之后，把帽子弄丢了。这顶帽子也不是我的，是娜塔莎的。我得借她的，这样我的长发才不会太显眼。”

“你活不到那一天。”

——关于你，最有趣的传闻之一是：据说你直到1991年都不喝酒、不抽烟、不吸毒。后来发生了一些事，你又复吸了。有传言说这和你朋友扬卡的死有关。这是真的吗?

——不，我在那之前就喝酒吸毒了。这不是重点。这纯粹是一种哗众取宠，故意以这种状态出现在公众面前，让人怀疑你是怎么站稳脚跟的。这也是一种对传统观念的颠覆。我们绝不是那种戴着眼镜、宅在家里读高深书籍、听高雅音乐的知识分子。

“但是扬卡的很多朋友甚至指责你害死了她……

”“唉，这全是无稽之谈。我们好几年没见面了。我们很少写信，也很少打电话。她过着自己的生活——她有自己的乐队，自己写歌写诗。她有自己的家庭。她根本没有自杀的念头……她也从未有过自杀的念头。她是个非常开朗的人，热爱生活。至于那些关于她想死的说法……有些人就是想编造一些故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予置评。”

“她对你来说是什么人?

”“她首先是朋友、兄弟、姐妹、战友、母亲、妻子、女儿、战友。她和我们帮派里的其他人一样，都是战友，但她首先只是个女人。”

除了扬卡，你的其他朋友——巴什拉切夫、谢利瓦诺夫——也都自杀了。你经常说自杀对你来说不是罪过。你认为摇滚乐必然会导致悲剧结局吗?
我不知道。那样想太字面化了。对我来说，自杀首先是自我的消亡。是的，自杀对我来说不是罪过。但前提是它不是出于软弱，而是出于坚强，就像日本的武士那样。或者，当别无选择的时候。所以，对我来说，自杀恰恰是对生命最高形式的庆祝。只有在死亡的边缘，一个人才会开始理解自己是谁，身在何处，生命是什么，爱是什么。我自己也经常处于这种状态。在此之前，一切都只是空谈。

——那么，你也希望看到非自然的结局吗?
——你不会如愿的。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列托夫（Igor (Egor) Fedorovich Letov），
1964年9月10日出生于鄂木斯克，是著名前卫萨克斯管演奏家谢尔盖·列托夫的弟弟。1982年，他创立了“POSEV”（种子）乐队，1984年又创立了“民防”乐队。列托夫最著名的专辑包括《捕鼠器》（GrOb）、《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恋尸癖》（Necrophilia）、《一切按计划进行》（Vse skhodu po planu）、《流行乐》（Pops）、《跳跃》（Pryg-skok）和《百年孤独》（Sto Let Solinochestva）。列托夫参与录制了约50张专辑，合作乐队主要来自西伯利亚。
1993年至1996年，他曾是爱德华·利莫诺夫领导的民族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利莫诺夫宣布支持叶利钦参加总统选举后，他便离开了。1996年，他积极参与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共）的选举活动。



扬卡（Yana Dyagileva，1966-1991）
出生于新西伯利亚。高中毕业后，在母亲的坚持下（不久后母亲便去世了），她考入了新西伯利亚水运工程师学院，但读完二年级后便辍学了。她喜欢BG和比切夫斯卡娅的歌曲。她最早为人所知的诗歌创作于1985年。她在新西伯利亚摇滚音乐节上结识了叶戈尔·列托夫。她曾短暂地在GrOb乐队担任贝斯手。24岁时，她不幸去世。

阿尔捷米·特罗伊茨基：

我没听过莱托夫的所有作品，因为他录的实在太多了。但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我听过的很多东西都完全可以归类为粗制滥造的音乐。我可以像对待朋克一样，对格罗布保持冷静和友善，但莱托夫真

GrOb-Chronicles | 2000年3月15日于内坦亚的采访

穆赫：你好，叶戈尔。

埃戈尔·列托夫：你好。

穆克：请问，民防队今天派出了怎样的阵容？你们今天有什么安排？

埃戈尔·列托夫：乐队成员包括我的兄弟——他演奏管乐、萨克斯、低音单簧管和长笛。我负责吉他和演唱，具体视情况而定：现场演出时，我负责吉他和演唱；录音时，我会演奏各种各样的乐器，从鼓到键盘。娜塔莉亚·丘马科娃负责贝斯，亚历山大·安德留什金负责鼓，此外，在音乐会上，我们还会邀请客座乐手亚历山大·切斯纳科夫参与演出。

穆赫：几年前你接受采访时说过，“民防”就是两个人——你和库兹马。库兹马以及你近几年的其他战友——罗马·纽莫耶夫、经理和切尔尼·卢基奇——现在都在做什么？

埃戈尔·列托夫：说实话，我不知道。我知道卢基奇有个孩子。卢基奇在一家商店工作。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知道。

穆克：音乐方面呢？他们最近有个人项目吗？

叶戈尔·列托夫：我不知道。这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你得去问他们……谢尔盖应该更清楚。

谢尔盖·波普科夫：卢基奇要发行新专辑了。经纪人和罗米奇都是上班族，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库兹马住在列宁格勒，没有在筹备任何新项目。

穆克：咱们还是回到“民防”这个话题吧。你们近期会推出哪些新专辑？正在录制哪些新歌？又有哪些尘封已久的旧作即将面世？

埃戈尔·列托夫：我目前正计划发行一系列暂定名为“过量”（Overdose）的档案专辑。这些歌曲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收录在《Pryg-Skok》和《Sto Let Solinochestva》中。此外，我们还录制了一张双专辑《Psychedelia Tumorrow》，录制时间介于《Sto Let Solinochestva》和《Solstice》之间，其中也将收录一些歌曲。至于我们正在计划创作的新专辑，我不会透露任何信息，因为我比较迷信，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你开始谈论一些尚未实现的事情，它往往要么永远不会实现，要么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以至于最初的想法荡然无存……但我希望今年能推出三张新专辑。

穆克：为什么你们没有广泛发行专辑《迷幻肿瘤》？

埃戈尔·列托夫：我们并没有广泛发行很多作品，因为总的来说，我们是为了自己而创作，而不是为了听众。我创作自己喜欢听的音乐，或者自己想演奏的音乐。它甚至不需要广泛发行，有时甚至不需要录制……基本上，“民防”乐队的诞生，是因为当时我们国家发生的事情让我无所事事……除了“DK”乐队，但他们的风格完全不同。所以我决定组建一支乐队，演奏我感兴趣的音乐。我坐下来，录制了《捕鼠器》和《恋尸癖》这两张专辑，自己听，非常享受。正因如此，我对别人对我们作品的评价几乎不感兴趣。我从不看关于自己的评论，无论是好评还是差评。我对此不感兴趣。没有人能真正评判

你创作时的感受。我做某些事情只是为了取悦自己。如果有人喜欢，那很好；如果他们不喜欢，也没关系。仅此而已。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和我们一样的人。说到底，都是为了我们自己，只不过我们用的是复数形式。我们不指望那些“非我族类”的受众，也不指望那些思维方式不同的人。

穆克：那么，《迷幻肿瘤》这部影片会被“你的”观众看到吗?

埃戈尔•列托夫：也许是，也许不是。这张专辑非常特别，这么说吧，它完全不是流行乐。它的音乐性很强，但歌词很少。
我们可以发行很多东西——我们有很多档案资料。例如，单单“Posev”这个乐队——就有八张从未发行过的专辑，还不包括录制的排练。

穆克：如今有很多团体受到您的影响，或者干脆公开模仿“民防”组织。您认为他们，用您自己的话说，是“和您一样的人”吗?

叶戈尔•列托夫：绝对不是！对我来说，“像我这样的人”恰恰是那些和我截然不同的人。就像维索茨基说的：“嘿，你落后了，学我，其实就是别跟着我.....”库兹马、我的兄弟和库廖欣开始演奏时，我们的原则就是创作独一无二的作品。而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尽可能地博学多识，以免重复造轮子。正因如此，我和库兹马，以及所有和我们合作过的音乐家，都是博览群书的人；我们拥有海量的音乐作品，涵盖世界各地——从非洲到西伯利亚的古老传统音乐，到现代流行乐——从电子音乐到雷鬼乐。只有听过很多其他人的音乐，你才能创作出原创的作品。你需要一个信息基础——文学的、音乐的、艺术的——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至于那些“在我手下”演奏的人.....既然已经有人做过了，为什么还要去做呢?

穆克：所以你不会像对待菜园里的蔬菜一样对待这些人，就像对待那些你已经驯服并需要负责的人一样?

叶戈尔•列托夫：我没有驯服任何人！他们自己来到我这里，他们自己就驯服了自己！

穆赫：叶戈尔，告诉我，如果你没有能力或机会做你现在做的事情，你会对做什么感兴趣?

埃戈尔•列托夫：很多方面.....古生物学、考古学。

穆赫：您最近在美国和以色列演出，这两个国家在精神和地缘政治上都曾反对苏联，如今又反对俄罗斯。美国赢得了冷战，实际上占领了苏联。在这些国家举办音乐会难道不与您的原则相悖吗?

埃戈尔•列托夫：一个国家对抗什么？一个国家由什么组成？它由政治精英——一群乌合之众，一个傀儡——和生活在其中的人民组成。而人民，他们各不相同。我们在美国不是为了克林顿而战。我们是为了像我们一样的人而战——俄罗斯人、犹太人、乌克兰人、塞尔维亚人，以及那些倾听我们、了解我们的美国人。这是一场发生在外国领土上的战争，一次为了帮助那些被占领的人民而发起的进攻——仅此而已。在以色列也是如此。我很高兴来到这里；我发现我在这里有很多朋友，我在这里感觉非常好。

穆克：你最喜欢这里的什么？什么最吸引你的注意力?

埃戈尔•列托夫：很多.....圣地、自然风光、氛围本身。

穆赫：埃戈尔，你想对你的以色列听众说些什么吗?

叶戈尔·列托夫：我从不给任何人提建议。生存还是死亡，繁衍还是不繁衍——我还能奢求什么呢？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仅此而已！

阿纳托利·莫特金：最后一个问题：你和你的兄弟多年没有一起演奏，现在又开始一起演奏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你们之间有这么长的创作中断期?

埃戈尔·列托夫：我们之间没有隔阂——我们只是各自从自己的方向出发——我从原始主义和噪音音乐的实验方向出发，他从先锋派和爵士乐方向出发——最终我们殊途同归。

阿纳托利·莫特金：你创作的音乐很大程度上是以歌词为基础的。它不仅仅是声音的画布；意义是通过语言来传达的。在西方文化中，文字已经失去了力量。如今西方最有趣的作品是带有重复短语的原始主义。你能创作无词音乐吗?

叶戈尔·列托夫：原则上是这样。我并不认为自己是艺术家。对我来说，我所做的是一种行动。我们是行动主义者，某种意义上说，是概念主义者。那些了解我们或与我们相处一段时间的人，过一段时间后就会明白，我们的政治声明和行动都是概念性的。而我们是否是共产主义者这个问题，在人们心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不知为何，人们不明白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并不矛盾。你只需要超越黑白红绿的界限——就能看到完整的彩虹。早在“共产主义”项目中，我们就开始探索政治和精神立场、情境和理念。那是一个带有嘲讽意味，又略显悲哀的项目。我们最初以各种文化层面为创作主题，从诗歌和街头歌词到我们最后一张专辑《俯冲轰炸机编年史》，在这张专辑中，我们以个体、诗人和音乐家的身份出现。这个项目自然而然地就此结束，因为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我们在《民防》中所做的，是对环境的积极干预。

谢尔盖·波普科夫：甚至有人尝试从音乐学的角度分析“G.O.”的作品。

埃戈尔·列托夫（笑）：基本上，我们是在自嘲。我们都是挺幽默的人。

阿纳托利·莫特金：所以对你来说，你的政治演讲是行为艺术，概念艺术?

叶戈尔·列托夫：是的，但这并非一场玩世不恭的表演；而是一项会产生大量后果的行动。
曾经有一个名叫莫纳斯特尔斯基及其同伴的团体，他们自称为“集体行动”。他们提出了“空行动”的概念。任何行动都具有无限的延续性，我们称之为“空行动”。行动结束后，人们的思想或神秘现实中会发生什么，我们不得而知。空行动无限持续，不断延伸，并产生各种残余形式。我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属于这一范畴。我们执行一个行动，然后随之而来的是持续的空行动。我们无法控制它，也根本无法控制它。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愚蠢的问题——是否存在“俄罗斯突破”，“俄罗斯突破”究竟是什么？我们向水中投掷了一块石头，涟漪开始泛起。

阿纳托利·莫特金：这是库廖欣案的延续还是平行发展？你们是从他开始的，对吧?

埃戈尔·列托夫：是的，我曾为他演奏。直到他去世，我们关系都非常好.....很遗憾我们没有时间一起录音——其实还有其他选择。他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音乐。我的作品更接近英雄悲剧的概念，一种存在主义的理念。

阿纳托利·莫特金：所以你不把它称为艺术，你把它当作一种实践认真对待，但你却不认真对待自己的观点?

埃戈尔·列托夫：坦白说，我对个人观点并不感兴趣。就像任何人的自我一样，它们总是不断变化。所有生命体都在不断运动和变化。我只能像乔治·巴塔耶笔下的人物一样，用双眼感知不断变化的现实。通过尽可能地超越这种现实，我才能理解驱动它的根源，理解艺术、图像、文字和哲学背后的本质。

阿纳托利·莫特金：你会将现象分解成粒子吗？

叶戈尔·列托夫：不，恰恰相反。我将这些碎片拼凑成一幅马赛克——更进一步，更多。最终，你会走向精神和宗教实践。艺术家、行动者或僧侣不可能眉头紧锁，不可能像野兽般严肃地看待生活，因为生活既残酷，也充满喜悦。

阿纳托利·莫特金：这其中仍然存在一些愤世嫉俗的成分。

叶戈尔·列托夫：是的，当然有，但这是良性的愤世嫉俗，而不是坏的愤世嫉俗。

阿纳托利·莫特金：莱巴赫在南斯拉夫所做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与你的道路相似吗？还是说他们走得太认真了？

埃戈尔·莱托夫：我对他们的音乐了解不多——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他们是认真的还是在玩票。据我跟一些了解他们的人聊过，莱巴赫乐队仍然是流行音乐。但我不敢妄加评判其他艺术家，因为我连自己都不太了解。

阿纳托利·莫特金：纵观俄罗斯苏联艺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苏联统治对其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俄罗斯人直到现在才开始理解马列维奇以及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一切。

叶戈尔·列托夫：艺术分为官方艺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艺术从未真正引起过任何人的兴趣）和非官方艺术。非官方艺术则贯穿几个世纪，不受政治制度的影响。那些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理解它的人现在仍然理解它，而那些当时不理解它的人现在仍然不理解。艺术不受时间的限制，如果它是艺术的话。弗维登斯基或菲洛诺夫的作品是永恒的。

阿纳托利·莫特金：目前俄罗斯发生的哪些事情让你感兴趣？

叶戈尔·列托夫：在俄罗斯目前发生的所有事情中，唯一让我感兴趣的是车臣战争。坦白说，其他的一切都与我无关。我们家有很多电视，我们一天24小时都在看新闻。我们从不关掉电视。这就是我感兴趣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应该干涉的现实中；我们只能袖手旁观。俄罗斯目前正处于动荡时期，一场战争、叛乱或革命即将爆发。

阿纳托利·莫特金：鲍德里亚尔曾写道，海湾战争是一场虚拟战争：美国人坐在电视机前看CNN，枪林弹雨看起来就像好莱坞电影里的场景。你无法确定这一切是否真实。现在俄罗斯人觉得自己身处战争之中吗？

叶戈尔·列托夫：我们的战争和美国的战争截然不同。举个例子，如果俄罗斯在南斯拉夫部署了防空炮，战争的局面就会完全不同。当一箱箱锌皮棺材，也就是200号货轮，涌入美国时，他们就会感受到战争的残酷。美国人只有在战争不可怕、像玩电脑游戏、看不到真正的敌人时才会继续战斗。电影《帅克》里是这样描述的：一个人坐在战壕里，看到俄军进攻，前面突然冒出一个鼻涕流成河的壮汉，刺刀已经上膛。那人吓得尖叫、拉裤子、呕吐，然后就被当场击毙了.....所以美国人根本无法忍受伊朗人、伊拉克人或南斯拉夫人。

在俄罗斯，情况则完全不同——战争残酷、激烈，是真正的战争。几乎整个军队都遭受过炮火袭击。士兵们从车臣回来——他们还会继续战斗。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过不了多久，所有正常男性都会被武装起来。我认为这是件好事，是件好事。

阿纳托利·莫特金：难道不会出现和那些从阿富汗回来后发现自己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的人一样的问题吗？

叶戈尔·列托夫：你说什么？没人需要他们？！他们一直都很重要！你必须知道怎么战斗！

阿纳托利·莫特金：西方电子音乐中有什么让你觉得亲切或有趣的地方吗？

埃戈尔·列托夫：我对所有事物都感兴趣，但没有什么能真正引起我的共鸣。在摇滚乐方面，我最认同的是1966年至1969年这段时期。

阿纳托利·莫特金：嬉皮士时代的音乐？

埃戈尔·列托夫：纯粹的朋克就在那时兴起——像Sonics和Seeds这样的乐队。他们比80年代的朋克酷多了。鞭击金属也同时出现，还有许多前卫音乐运动。这就是我们听和收藏的音乐。偶尔也会听到来自密歇根州、马萨诸塞州的乐队……这是一场充满意义和能量的运动。它既正确又伟大。它终究会结束；没有延续，也不可能延续——每个音乐流派都有其终结。过去十年由于计算机化而陷入沉寂。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正在诞生。所有旧的形式都已消亡。

阿纳托利·莫特金：电子音乐的匿名性是否困扰着你？

埃戈尔·莱托夫：我认为任何音乐中的折衷主义都是一种阻碍。过去20年里发生的一切都是后现代主义的繁荣：翁贝托·埃科、帕维奇。我认为帕维奇是音乐的巅峰。

阿纳托利·莫特金：或许我们在 20 世纪发展得太快了，现在我们停下来重新思考我们所做的事情？

埃戈尔·莱托夫：我不这么认为。只是目前我们正在探索各种形式之间的各种关系：哲学、诗歌、音乐、视觉艺术和计算机艺术。

阿纳托利·莫特金：你对苏联艺术的什么方面感兴趣？不是作为评论家，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叶戈尔·列托夫：未来主义。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先锋派。

阿纳托利·莫特金：原始主义？

埃戈尔·列托夫：原始也好，非原始也罢……例如，“第41组”……伊利亚·兹达涅维奇简直是个天才。弗韦登斯基，捷连季耶夫……捷连季耶夫也是个天才。

阿纳托利·莫特金：你对 1920 年代以后制作的什么东西感兴趣吗？

叶戈尔·列托夫：20世纪60-70年代苏联先锋派艺术家。概念主义。

阿纳托利·莫特金：谢谢你，叶戈尔。

棺材编年史 | 闪耀的世界——小镇里的疯狂，还是带有库尔斯克战役特色的民主

小镇大疯狂，还是库尔斯克战役中的民主

这场演唱会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灾难。关于俄罗斯最后一支真正具有标志性的摇滚乐队——“卫士乐队”（Grazhdanskaya Oborona）——可能到访库尔斯克的传闻早已流传甚广，但当广告牌、围栏和建筑物墙壁上都贴满了邀请公众与叶戈尔·列托夫及其乐队成员见面的海报时，这看起来却像是一个相当不幸的笑话。演唱会场地定在赫利俄斯夜总会（Helios nightclub），这对于卫士乐队来说显然更不合适，或许“夜之飞翔”（Nihgt Flait）赌场更合适。不久之后，演出地点改到了当地地下音乐圈更为熟悉的场所——铁路工人社区中心，那里多年来一直是阿里斯顿摇滚俱乐部（Ariston rock club）的所在地。然而，不知何故，那里也出了问题，最终，库尔斯克军官俱乐部同意承办这场饱受折磨的演唱会。我怀疑，如此激烈的变故与其说是技术或经济原因造成的，不如说是意识形态原因造成的。

对于不了解情况的人，我来解释一下：叶戈尔·列托夫是“民防”乐队的长期领袖和思想家，他是20世纪80年代为数不多（如果不是唯一）从未被娱乐圈大佬们收买的摇滚偶像之一。对于“民防”（或称“GrOb计划”）来说，地下音乐并非游戏，而是一种自然的生存方式。列托夫与其说是一位音乐家，不如说是一位捍卫者，他热情地与体制抗争（尽管有些人认为这种斗争是徒劳的）。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民防”乐队的成员们——他们之前曾对左翼激进思想着迷——突然转向极端主义阵营也就不足为奇了。叶戈尔·列托夫经常出现在利莫诺夫、安皮洛夫和久加诺夫领导的集会上，他的歌曲也变得更加激烈和不宽容。莱托夫是一个饱受良心谴责的人，他经常走极端，犯了很多错误，但与此同时，由于他不张扬的不墨守成规，他在受朋克影响的、具有地下思想的年轻人中赢得了无可置疑的权威。

如果不是因为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以及当地白宫与克里姆林宫的密切接触，或许这个人抵达库尔斯克不会引起当权者如此明显的反应。我比音乐会预定开始时间提前20分钟到达军官俱乐部，却惊讶地发现几名身材魁梧的保安人员，他们无视记者证，断然拒绝记者进入后台或大厅。这些保安人员的来历至今仍是个谜——就连音乐会组织者也一无所知。大约五点到七点之间，其中一人用极其隐晦的语气低声告诉我，军官院高层已下令，要以任何借口扰乱这场活动。我无法断言此事属实，因为没有任何书面证据支持这一说法，所以我只能简要概述一下当时的情况。

晚上7点，军官俱乐部的负责人召见了组织者。谈话内容不明，但这些人从办公室出来时明显垂头丧气。消息很快在人群中传开：音乐会被禁了。有人提议：“让叶戈尔给鲁茨科伊打个电话。”

晚上7点15分，衣衫不整、怒气冲冲的市青年事务局局长亚历山大·马尔科夫钦出现在台阶上。舞台安保人员放松了警惕，记者们得以进入后台。

晚上7点16分，大厅里，歌迷开始高喊“列托夫！列托夫！列托夫！”……警察脸上露出担忧的神色，但他们选择不予干预。后台，神情沮丧的马尔科夫钦正在向音乐会组织者和乐手们解释情况。

晚上7点30分。演唱会取消了。歌迷们一片混乱，但最终平静地散去。一群“购票者”正在商量该

把票退给谁。看来大多数人都预料到了这种情况。

现在，我想补充几点。音乐会取消的官方理由有两个：一是场馆未遵守消防安全规定；二是青年事务部未经许可使用了其所属的音响设备。这至少可以说令人费解。就在两周前，奇日和他的乐队演出时，以及四天后斯普林的演出时，都没有提及任何火灾隐患。难道一切真的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吗？至于青年事务部对即将举行的音乐会以及其设备在舞台上的使用毫不知情，马尔科夫钦先生无疑更有资格对此作出解释。诚然，上述部门的一名员工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活动的组织工作，但这显然只是一个不幸的巧合。

那次挫折之后，联系上列托夫进行采访变得异常困难。有人暗示乐队成员不要接受媒体采访，并说当晚库尔斯克骚乱猖獗。尽管如此，通过朋友和朋友的朋友，我还是设法安排了一次十分钟的谈话。然而，乐队的指挥立刻要求我不要涉及政治话题，以免给音乐会组织方带来麻烦。结果，一些准备好的问题不得不缩短，另一些则被直接删除。采访过程有些混乱，但我认为相当有趣，而且不仅仅是对叶戈尔·列托夫的歌迷而言。

埃戈尔在一个狭小的更衣室里接待了我们（我和他一群最忠实的粉丝）。他穿着一件褪色的黑色T恤、破旧的牛仔裤、一双显然是斯科罗霍德穿过的破旧靴子、一头长发、留着山羊胡，戴着一副厚重的眼镜。他的声音很平静。谈话开始时，他有些犹豫，显然有些紧张，但这种紧张感很快就消散了。第一个问题自然是关于最近发生的一切。

“叶戈尔，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今天音乐会的取消对我来说完全是个意外。你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吗？”

“最近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我都快记不清上次是什么时候了。这一切都让我很困惑，但我现在不想对此事发表任何评论。”

— 但是，在你看来，音乐会禁令是否与政治有关？

该组织的负责人介入了谈话。

“我们不能代表其他人发言，但我们知道一件事——音乐会取消了。”

叶戈尔，你多年来一直演唱具有强烈社会意义的歌曲，并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你认为自己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吗？

- 嗯，总的来说，是的，我认为是这样。

一个国家难道还不够多革命吗？

“不，没那么多。不过，或许现在是时候停止了。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目前掌权的这些人还算令人满意。”

— 所以，我们可以说你已经成为执政政权的支持者了吗？

“我不想过多卷入这个话题。情况相当敏感，目前还没有举行选举（谈话发生在3月20日），所以我不会发表评论。”

— 去年年底有报道称，您当时正在德国巡演，演出曲目都是德国纳粹歌曲。这是真的吗？

哇！不会吧！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恰恰相反，我们几天前才刚从以色列回来。

——你的印象如何？

非常好。演唱会人很多，总体来说一切都很顺利。

— 你的歌曲真的能在富裕、粮食充足的以色列引起共鸣吗？

— 从演唱会的进行情况来看，是的。

— 事实上，“GO”长期以来一直被贴上极端民族主义的标签。这方面有任何问题吗？

“我一直强调：民族主义有两个原则——血统民族主义和领土民族主义。我信奉领土民族主义。我是苏联人，拥有苏联民族血统，而且我可能永远都是。所有生活在我附近、苏联领土上的民族——鞑靼人、犹太人、哈萨克人，任何民族——他们都是苏联人民。这就是领土民族主义，是地缘政治民族主义。一个伟大的联盟，一个帝国——这就是我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拥有帝国思维。”

——大多数以前演奏社会摇滚的音乐人现在都已摒弃了社会主题，转向纯粹的旋律性音乐。你为什么不也这样做呢？

——我不知道。说实话，这个问题不是很清楚。

导演再次加入谈话。

在我看来，无论从音乐还是旋律方面来看，《民防》这首歌都相当不错.....

莱托夫再次说道：

“问题是，我根本不涉足艺术，这类问题对我来说既不清晰也不有趣。我们是行动者。任何一场音乐会、任何一份声明、任何我们创造力的表达都是一种行动。其他的一切——所有的美学、所有的艺术等等——都已成为过去，而且总的来说，与我们毫无关系。”

——依我看，你的话里带着某种救世主情结.....

“好吧，随便吧.....这种行为堪比诗歌、战争、神秘主义，如果你愿意这么称呼的话。每个人都只看到他们想看到的。”

大约一年前，著名诗人兼音乐家亚历山大·涅波姆尼亚什奇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在他看来，俄罗斯摇滚根本不是音乐，而是一种完全独立的艺术形式。你也这么认为吗？

——你说的“音乐”到底是什么意思？莫斯科有个叫“DK”的乐队。他们的音乐好吗？在我看来，简直是一流。就任何前卫成就而言，它都远胜西方那些垃圾，恕我直言。我们现在演奏的——特别是最近在列宁格勒的演出（后面跟着一个西方乐队的名字，我没听清——A.S.）——简直令人叹为观止。至于它算不算音乐，我不知道，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我们在音乐方面早已超越了所有人。

除了你自己之外，你还能从众多国内团体中挑选出哪些？

— 显然，只有一个：“梦露和肯尼迪的女儿”，我不想提及其他的。

“吕贝，”导演提示道，引得在场众人哄堂大笑。

哦，对了，“Lyube”乐队。顺便说一句，这可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我真的觉得“Lyube”是最真诚的俄罗斯乐队，反映了我们的心态。和他们一起喝伏特加感觉很棒……一群很酷的人。

但他们没有行动号召……

“我已经很久没有发起任何行动号召了。我们总是被各种与我们无关的事情狂轰滥炸。”

导演：

— 对于曾经有人捏造关于我们的事情，我们绝不承担任何责任。

你能自给自足吗？

——是的。但总的来说，是的。我们住在这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我住在这里！我住在这片土地上，在这个国家。我有三只猫，我家旁边就是一片森林。我生活，做让我快乐的事情，玩我喜欢玩的游戏。如果我不喜欢什么，我会立刻开始混音。

但这种永远的嬉皮士生活……

不，抱歉，我不是嬉皮士。我和嬉皮士没有任何关系！

— 不管怎样，你可能曾经有机会签下一份高薪合同，开始赚很多钱。你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呢？

- 为什么？

- 或许是为了感觉更自在些。

——提问者本人，你认为我应该如何回答？

“每个人对舒适的定义都不一样。也许有人想要一座20个房间的豪宅，15个情妇……”

“嗯，我没有那种愿望。如果没发生，那就没发生，这意味着我现在不需要它。”

— 五分钟前，你对西方音乐的评价非常不高。你真的完全不喜欢西方音乐吗？

“我并不是说所有音乐都这样。总的来说，西方音乐仍然比苏联音乐好得多，因为我们现在不得不听的那些东西简直就是垃圾……”

你具体喜欢什么？

—噪音音乐，还有60年代的音乐。大概是1966年到1968年。洛杉矶。很酷。

你明天就要离开库尔斯克了。接下来有什么计划？你会在哪里演出，唱什么歌？

— 眼下的目标是基辅，然后——录制一张新专辑。

附言：在我即将完成这篇文章时，我听到一个奇怪的传言——音乐会取消是因为叶戈尔·列托夫突然酗酒。我在此正式声明：这是谣言。我无法断言“来自上级”的电话禁止演出的说法完全属实（我再次声明，我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但这个“醉酒”谣言出现得如此之快，表明有人急于用任何理由来掩盖音乐会取消的事实，唯独不愿说出真相。

阿尔捷姆·谢尔盖耶夫

棺材编年史 | 苏联俄罗斯 第51期（1946年）——祖国永不改变——苏联

祖国将保持不变——苏联
采访朋克乐队“祖国”的领导人和创始人奥列格·苏达科夫。

祖国从何开始?

“从广义上讲，那是我生命中最初20到25年生活的地方。之后发生的一切其实并不重要：祖国依然如故，它的名字叫苏联。人们彼此相处的方式，每个人都尽己所能地贡献力量，增强他人的能力；每个人都很重要，都很有价值；成功的代价不是用金钱和权力来衡量，而是用发展和文化；友谊是一种荣誉准则，恶意几乎是一种触手可及的传染病——我称之为共产主义。因此，可以说我的祖国就是共产主义。”

你认为西伯利亚音乐（你所属的那种）的标志性特征是什么？西伯利亚的每个城市，无论是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还是秋明，都有上百支另类乐队。为什么你的听众会特别提到你所在的乐队：CIVIL DEFENSE、CHERNY LUKICH 和 TEPLAYA TRASSA？这些乐队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

——其定义是：解放与不羁。这两个特质定义了所谓的西伯利亚摇滚。西伯利亚乐队的领军人物出现在苏联解体后动荡的改革时期。后来，这种音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在苏联，它的意义远比朋克摇滚更为深远。他们彼此之间水火不容，争论到近乎颤抖、歇斯底里、互相排斥的地步，渴望与消极和邪恶作斗争：愚蠢、庸俗和精神上的吝啬。一种内在的渴望油然而生，渴望打破这种“束缚”，渴望审视内心，并从那里向整个世界呐喊。这就是解放——从自身解放，通过自身解放，通过聆听者解放，从一切束缚、限制、将人变成一团乱麻、变成动物的事物中解放——不再沉默、不再有灵魂、不再对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从家庭到上帝。
西伯利亚的朋克摇滚体现了一种充满活力、有时甚至带有攻击性的反抗精神，以及人们对新体验的渴望。在我们乌拉尔山脉以北的地区，人们总是对中心地带嗤之以鼻：那里充斥着势利眼、纯粹的审美主义，以及发育不全的自恋者的受虐倾向。然而，在这里，各种境遇、运动、欲望、骚乱和忧郁交织在一起，四五个城市孕育出了列托夫、纽莫耶夫、卢基奇、科利亚摇滚、扬卡、叶夫根尼、巴布·利先科，或者杰克逊。他们年龄相仿，觉醒于同一时期。
这与古米廖夫在其激情理论中所描述的大致相同：时机一到，某种东西仿佛凭空出现——一道能量光束或一种可感知的物质——并穿透了一定数量的人群，无论他们是蒙古人还是维京人。这些人受到这种高度饱和、充满活力、激情澎湃的状态的驱使，开始采取行动。

像“俄罗斯突破”这样的宣传活动效果如何？它们的受众范围有多广，是否能取得成效?

这场运动卓有成效，广为传播，并产生了积极影响。首先，它成为表达兴趣、愿望和希望的载体，将音乐家们在政治、音乐和神秘主义层面团结起来。其次，在运动达到顶峰之后——1994年在克雷利亚苏维埃文化中心举办的一场音乐会，约有四千名听众到场，以及叶戈尔·列托夫在“A节目”的采访在全俄罗斯播出——一种俄罗斯团结感、一种被低估的力量感以及一种改变生活的潜力感席卷了前社会主义帝国的数万民众。

即使在1995年至1997年运动逐渐消退之后，其影响的余波仍然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力。乐队“红星”（KRASNYE ZVEZDY）在明斯克成立……

— 你能回忆起什么事吗？当然，不是指滑稽的事，而是恰恰相反的事，让你感动得流泪？

— 参与此次推广活动吗？

— 从行动层面来看，这正是俄罗斯的突破。

4月9日我们在基辅演出，10日是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选举日。奇怪的是，基辅所有公共娱乐和社交活动中，只有两项被允许举办：俄罗斯突破乐队的演出和阿拉·普加乔娃的音乐会。这出乎意料地有效——他们的最高拉达（拉达，乌克兰最高拉达）很满意。
或者说是诺里尔斯克——俄罗斯遥远的一隅，在数千公里之外，靠近泰梅尔半岛。演出在冬季举行，正值十月电影节60周年纪念。两场音乐会都座无虚席。我们演奏，观众们也完全沉浸其中。我们感觉自己像是千分之一，几乎翱翔于舞台之上，几乎融入一种我们从未体验过的力量，置身于一片冰冷寂静的沙漠之中。

— 如果 RUSSIAN BREAKTHROUGH 今天重新开始演出，你最想和目前乐队中的哪些成员一起演出？

——和我们以前一起合作过的乐队。如果这项活动恢复举办，那么乐队和音乐家的数量，以及某些潮流和运动（不一定是音乐方面的，也包括诗歌、伦理和社会方面的）可能会增加。

众所周知，《俄罗斯突破》是一项行动号召。你准备好从领导层直接迈向行动了吗？

我准备好了吗？我现在可以非常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我准备好了。

— 您认为导致我们的人民处于如此悲惨境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一方面，是金钱的力量。这意味着对利润、娱乐和放荡的渴望。这种状态在苏联时期被称为“庸俗主义”：公寓、衣服、食物、汽车——物质财富被视为生存的必要条件。信仰否定这一点，因为它认为这是魔鬼对人的诱惑。另一方面，是我们国家大多数公民的恐惧或懦弱，这是肉体凌驾于精神之上的结果。这两方面构成了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因此，敌人就在我们内心。这与叶利钦、民主或金钱无关，而是与我们生活中缺失的东西有关。我们的问题是缺乏爱，缺乏对真理、正义、友谊、信守承诺和言行一致的渴望……

以前也是这样吗？

“原因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的生活沦为了虚伪、庸俗和听天由命。我们当时想：‘一切都不会改变。’每个人都记得党代会上关于人民福祉的必要性。社会主义的演变取代了普拉托诺夫在《切文古尔》和《地基坑》中生动描绘的那种革命浪漫主义的变革精神，这种精神存在于六十年代的革命中，存在于那些阅读大仲马、格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作品、试图理解人类心理和人际关系复杂性的人们心中。渐渐地，理性被习惯所取代，而改革则成了这种取代的化身。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正是这种渐进式取代的后果，或者说是我们犯下的错误。”

— 您认为在当今这个艰难时期，年轻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应该至少承担哪些责任？

“三十多岁的时候，给别人提建议很容易。想想自己年轻时的样子，找出自己的错误，公式就出来了。我的建议是，像我一样，依靠内心的诚实。对我来说，这是辨别正义的根本原则。当一个人敢于直面自己灵魂深处的想法，敢于探索自己的本质时，这真是令人惊叹。这是基础，也是起点，知识和智慧自然会随之而来。诚实会让你明白什么需要保护，什么需要抵制。”

祖国最终会走向何方?

“我认为，当你为之奉献的工作中断时，祖国也就不复存在了。我曾在一次音乐会上说过：‘我们都出生在苏联，我希望我们也死在那里。’我们都出生在苏联，那个国家就是我们的祖国，没有别的。而现在，我们却身处一种非常奇怪的境地，仿佛徘徊在死亡的边缘，如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亡灵，因为祖国已不复存在。我们被迫按照别人的价值观生活，从事别人的工作，与我们不认识也不想认识的人打交道。所谓的民主制度和思维方式，我们曾经恐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失业和犯罪，通货膨胀和腐败，如今都已成为俄罗斯的现实，我们正被它们淹没。我们仍然希望苏联能够重建，希望找到另一种彼此相处的方式。但坦白说，现在我们只是移民，被迫接受一个新的祖国。”
通常情况下，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人们无法接受自己的祖国；祖国是自己深爱的地方，而不是被迫接受和生活的地方。最终，这无异于流亡。剩下的只有共同的领土和语言——一种对家园的幻觉。未来五到十年内，这幻觉将彻底破灭，届时人们将明白，他们是否能够回头，摆脱当下的这种错觉，还是必须最终埋葬过去，适应当下，在谎言中继续塑造着一代人——他们在改革初期大约十岁，到了21世纪将步入三十岁。最终，希望本身也将随着今年的选举而终结。如果一位民主代表获胜，一切都将无法挽回，他们只能作为依附者度过余生，改变自身，破碎，重建，并试图寻找第二个根深蒂固的家园.....

谢尔盖·阿赫梅托夫。

图片



棺材编年史 | 《明日报》第33期（350）库兹马的大师们

库兹马的技艺

康斯坦丁·里亚比诺夫（Kuzya UO）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地下摇滚乐坛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曾长期担任“民防”（Civil Defense）乐队的固定贝斯手，同时也在发展自己的音乐事业。近年来，康斯坦丁定居圣彼得堡，并参与了“库兹马与大师”（Kuzma and the Virtuosos）项目，这是一个无论从音乐风格还是乐队阵容来看都非常有趣且独特的项目。

— 请您详细介绍一下“Virtuosi”乐队……

——这个项目的生日被认为是1997年7月27日，那天我们进行了三天紧张的排练，并举办了第一场音乐会。当时只有我们三个人：圣彼得堡乐队“Two Airplanes”的贝斯手安东·别良金（Anton Belyankin）、曾是“Alisa”乐队成员的谢尔盖·“洛克马蒂”·瓦西里耶夫（Sergei “Lokhmaty” Vasiliev），以及我本人。后来，前DDT乐队吉他手安德烈·“胡多伊”·瓦西里耶夫（Andrey “Khudoy” Vasiliev）也加入了我们。我们目前正在积极地与他们一起录制宣传片和样带，并且决定采用一种全新的音乐创作方式：我们先录制现场音乐，然后再用电脑进行后期处理。在一些曲目中，电脑代替我演唱。简而言之，我们正在延续我们的“革命性折衷主义”。
除了制作新专辑之外，我们还在与好莱坞合作：我们正在为一部关于圣彼得堡摩托车手的电影录制配乐，这部电影由一位希腊裔美国导演执导。

— 什么样的音乐影响了 Virtuosi 的作品？

许多记者都把我们比作Can乐队，但我个人觉得这种类比有些牵强。乐队的每个成员在各自的音乐生涯中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喜好。即便我们听的音乐风格迥异，也丝毫不影响我们聚在一起，做我们都喜欢的事情。就我个人而言，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迷幻摇滚和苏联流行音乐，比如“歌唱吉他”（Singing Guitars）乐队，都对我们产生了影响。
我现在正在听一盘名为《拉斯维加斯酒吧音乐》（Music of Las Vegas Strip Bars）的磁带。我真的很喜欢乐队“Nozhik Chups”（前身是“Knife for Frau Müller. - **A.D.** ”）的新专辑《Libido-2000》。这是唯一能让我感到真正愉悦的音乐；其他的简直不堪入耳。
我一直盼着这股疯狂的DJ热潮赶紧过去，结果DJ的数量却越来越多。他们熟练的电脑操作技巧跟他们的工作毫无关系。毕竟，电脑不应该是目的，而应该是一种手段。

— 在俄罗斯摇滚乐中，传统上人们习惯于强调歌词而忽略音乐，但对于库兹马和他的乐队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我通常先写一首诗，这本身就很有价值。然后再根据诗歌谱曲。
我不能强迫文字去适应音乐。有些学者通过比较，称我继承了哈姆斯、弗维登斯基和奥贝里乌乐团的传统。我希望这是真的。
在音乐会上，音乐和特定的氛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只是想向听众传达某种信息，我会直接去朗诵诗歌。对我来说，营造某种特定的氛围非常重要，这样人们在音乐会结束后，才能回味自己当时的感受和体验。”

— 您如何评价该国近期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

“我不认为我们人民的公共意识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我们俄罗斯大多数人民的意识是由总书记和总统的更迭塑造的。很难对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做出任何确切的评价，我曾经在广播里称他为‘机器人’。他最后一次在联邦议会的讲话或许还能提供一些具体的见解，但除此之外，这无疑是克格勃的一项惊人天赋——能够滔滔不绝地发表许多言论，构建深刻的短语，但之后却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
任何重大的政治变动都不会对人民的生活产生真正的影响。它们只会影响美元汇率，而且不会是贬值。只有当美元兑戈比汇率回到苏联时期的水平时，我们才能谈论一些积极的变化。
普京确实对古辛斯基家族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但工人们仍在继续工作，而少数口齿不清的同志却在攫取他们的劳动成果。因此，一场革命正在俄罗斯酝酿。”
可惜的是，现在革命已经不可能了；它只会遭到镇压。在叶利钦时代，战斗更有趣，敌人也更明确。而今天，情况就复杂多了。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夫采访

图片



GrOb 编年史 | Limonka No. 154

叶戈尔·莱托夫在拉脱维亚被捕



9月28日，民防乐队（Civil Defense）主唱叶戈尔·列托夫（Yegor Letov）原定在里加演出。值得一提的是，民防乐队上次在波罗的海地区演出还是在1990年，那场著名的“塔林告别演唱会”吸引了众多来自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乐迷涌向拉脱维亚首都。然而，列托夫最终未能抵达里加。他被紧急驱逐出境，理由是威胁拉脱维亚国家安全。我们在莫斯科采访了列托夫和他的经纪人谢尔盖·波普科夫（Sergei Popkov）。

— 拉脱维亚驻莫斯科大使馆给你签发签证时有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他们有没有问什么问题？

谢尔盖：他们要求我们填写一些额外的表格，类似于写给领事馆的申请表，详细列出我们要拜访的人的信息，包括地址等等。他们还问了一些奇怪的问题：“邀请我们的人长什么样？他们多大年纪？”

— 邀请函是私人发出的吗？

谢尔盖：是的。

——关于民族布尔什维克党（NBP），竟然只字未提？

谢尔盖：不。

然后你上了火车，去了边境.....

叶戈尔：是的，我们到达边境了。早上六点左右，他们的边防人员来了。他们检查了我们的护照.....

谢尔盖：而且，他们还在我们身上盖了章，确认我们已经通过了护照检查.....

叶戈尔：是的，他们检查后确认一切正常，我们就回去睡觉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进我们的车厢，用命令的语气问道："你们谁是伊戈尔·列托夫？出去，带上你们的东西！"他们拿走了我们的护照和车票。然后，在押送员的押送下，我们被送到了储藏室。那是一个由没有轮子的火车车厢改造而成的储藏室。旁边是一个用栅栏围起来的小院子。

谢尔盖：我们一开始坐在一起。我们立刻问："出了什么问题？"他们说："你的签证有问题；剩下的事以后再说。"然后他们就把我带走了。

埃戈尔：他们很明确地告诉我："滚出去。"我说："那我怎么办？这是我的主管。""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管理层会处理的。"之后，他们进行了两次彻底搜查。

所以，这是一次个人搜寻，举手投降吗？

叶戈尔：不，我没有举手投降，但他们搜遍了我的口袋和包，翻了个底朝天。我的药立刻就被没收了。我总是随身带着一些药，以防万一（比如心脏病药之类的）。他们说："这些药在拉脱维亚是违禁品，无效，也不能带走。""如果我心脏开始疼怎么办？""嗯，到时候再说吧。如果你真的病得很重，就过来问我们，也许我们会给你点药。"我的急救包里还有诺特罗匹尔（一种胶囊装的粉末）。他们仔细检查了它，看它是否含有麻醉成分。我在火车上读的尼古拉·贝内迪克托夫的《俄罗斯圣地：俄罗斯价值论论文集》也被他们仔细审查，看里面是否有任何俄罗斯法西斯主义或民族主义思想。然后他们开始用自己的语言低声说着什么。他们之间只说自己的语言，但"俄罗斯法西斯主义"这个词却经常出现。"柠檬水"立刻引起了他们的恐慌。他们从各个角度仔细检查，尤其是那张"学习投掷手榴弹"的卡片。但起初，他们并没有拿走它。然后是盘问："来访的目的是什么？你是谁？你为什么打扮成这样？你为什么穿着军装外套？....."一连串的问题。然后一个头目走了过来。我问："我们到底为什么被拘留？"——"你很快就会知道了。被拘留者，回你的位置去！"我说："如果我要上厕所怎么办？"——"押送。"我决定试试这是什么意思。他们押着我去了厕所。一个警卫站在那里，就像卢基奇的歌里唱的那样："厕所附近，一个拉脱维亚步枪兵/...../警惕地注视着，以免他逃跑".....然后是第二次搜查。一个警卫进来，命令道："把柠檬放在桌子上！"柠檬被彻底没收了。直接没收，征用了。他们还特别担心吉他调音器。他们开始研究电池的工作原理。他们觉得那是个爆炸装置，很想把它拿走。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他们把我关在牢房里好几个小时，不让我离开。我想出去和谢尔盖谈谈，于是转向警卫说："你们扣押了我的护照和物品，放我出去走走吧。我能跑到哪儿去？""不行，你被捕了。你只能在我们院子里走走。"那里有个小院子，用铁栅栏围了起来。我走了出去。谢尔盖正走在火车站附近。他看到我，朝栅栏走来。这时，一个女人探出头来，长得就像党卫军电影里演的那样，一张彻头彻尾的法西斯面孔。她开始大喊："被拘留者禁止交流或说话。后退几米。"我当时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被拘留。他们告诉我："这是上级的命令。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谢尔盖，这段时间你在做什么？你有没有尝试联系任何人？有没有报告情况？"

谢尔盖：记住，这一切都是从清晨开始的。我们当时身无分文。但大约七点钟，我设法打了个电话到里加；我找到一个有手机的人，他让我打了电话。音乐会组织者立即开始忙碌起来：他们联系议员，向报纸和广播电台发布消息。叶戈尔立刻感受到了变化。

叶戈尔：电话铃响了，接着传来一阵可怕的咆哮.....他们开始用当地语言喊叫，其中有一句话反复出现，不知为何他们用俄语说着："民族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第四张选票....."其余的都是当

地语言。“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领导人……”过了一会儿，送来一张看起来像传真的文件。信纸是拉脱维亚安全警察的官方信笺。来了一位翻译。我无法说出文件的具体内容。据翻译说，内容大致如下：“伊戈尔·列托夫和谢尔盖·列托夫被禁止在2099年之前进入共和国境内……”

他们认为你会永生吗？

叶戈尔：所以，一百年的孤独在等着我们。“……鉴于他们的颠覆活动，威胁拉脱维亚国家安全。鉴于他们可能企图渗透共和国领土，严令拘留。”这时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因为上面明确写着拘留，而不是驱逐出境。所以，我被逮捕了。我问：“我可以拿到这份文件的副本吗？”——“当然可以，你会在适当的时候拿到。”当然，我什么也没拿到。这个人走了，事情就此结束。然后换班了。新上司立刻指责前任：“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接到命令要拘留你。所以你被拘留了。”——“我要在这里待多久？”——“你得待多久由当局决定。你可能会被起诉等等。”这时我才意识到什么都可能发生。他们可能会栽赃陷害，比如放一颗子弹或者藏匿海洛因，陷害我拒捕等等。我开始琢磨下一步该怎么办，试探他们的反应。我问：“我该怎么去商店？我又饿又渴。”他们商量了很久，然后护送我去了商店。

——他们自己不打算养活你们吗？

叶戈尔：不。他们问：“你们有钱吗？”“我们有卢布。”“我们不需要卢布。那不是钱，那是垃圾。你们有美元吗？”“有。”他们带我去了银行。

“哈哈，这只是个玩笑！他们护送你去银行换钱，然后去商店买吃的……”

谢尔盖：是的，我在场边看了看。看起来很有趣。

叶戈尔：车队来了，他们押着我，但没给我戴手铐。我们先去了一家银行，然后又去了一家商店，先一家，再一家。

——你没排队吗？

叶戈尔：嗯，那个警卫走过来，用当地语言说了些什么，大概是说他被捕了，需要买点吃的。队伍立刻往前挪了挪，我拿到了所有东西。等我回去之后，才知道我被无限期拘留了——也许是一天，也许是两天，三天，等等——而且罪名也不明确。就说是颠覆活动，仅此而已。

谢尔盖：我已经买了本地电话卡……

那里有城市吗？

谢尔盖：齐卢佩。

一个名副其实的名字。

谢尔盖：是啊，没错。我给组织者打了电话。他们说：“我们正在路上。议会代表尤里·索科洛夫斯基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后就到。”

叶戈尔：当时他们告诉我：“我们要把你遣送回国。你违法了，你真是个无赖，所以我们要把你遣送回国。”“怎么遣送？”“晚上。我们有一辆专车，你会被押送到俄罗斯边境。”“那我们怎么从那里

过去？”“从那里过去，你自己看着办吧。”而且，他们还用某种俚语，带着浓浓的仇恨，大概是带着几分戏谑的语气说：“我们会把你送到黑河那边.....”“这是什么意思？”“送到你们的苏维埃那里去。然后，随你便。”但是，经过一番电话交谈后，他们突然改变了计划。头目走过来，说：“我们决定不再折磨你了（他就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会立刻用一辆私家车把你送过去。（也就是说，是某个边防队员的私家车。）我们会把你送到边境。”“那谢尔盖呢？”“让他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吧。如果他真是个游客，那他想去里加就去，让他自己去。”

— 代替你唱歌。

叶戈尔：是啊。但我开始坚持让他们找到他。与此同时，他们把我塞进车里，不让我下车。

谢尔盖：我看到这一幕，便问：“他们要把他带到哪里去？”“就是这样，遣返。”“我们哪儿也不去。议会成员很快就会到，到时候我们再谈。”“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你可以留下来等你的议员，但我们上面有命令，不容商量，我们也不会违抗。要么你上车，要么我们就单独把他带走。”好吧，我别无选择，只能上车。我说：“那至少让我给那些人打个电话，警告他们一下。”“你得从俄罗斯边境打电话。从那里，你想打多少就打多少。”我们上了车，他们把我们送到拉脱维亚边境检查站。然后他们拦下一辆路过的小巴，把我们的护照交给司机，命令他把我们送到俄罗斯境内最近的火车站。一路上，司机都在试图弄清楚我们是谁，我们做了什么，才会被如此隆重地赶出去。

——那么，那些副手们呢？

叶戈尔：他们当时听到的是这样的：我亲自下了火车，然后含泪恳求他们把我驱逐出境，他们最终照做了。

你签过什么文件吗？有审讯报告吗？

叶戈尔：是的，确实有。但他们没给我任何副本之类的东西。今天，一些里加的记者给我打了电话。原来文化中心外面发生了大规模骚乱。他们几乎调来了里加所有警察来平息事态。他们说很多人想去德国（纽伦堡）看我们的演唱会。说这比在里加看我演唱会容易得多.....

“俄罗斯最后的朋克”、民防乐队“GrOb”的领队叶戈尔·列托夫参观了下诺夫哥罗德博览会。

叶戈尔（真名伊戈尔）住在新西伯利亚。他是应下诺夫哥罗德地区共产党委员会的邀请来到下诺夫哥罗德的。

音乐会在博览会的一个展馆里举行。主办方为列托夫安排了一个小房间作为更衣室，但由于展馆设施匮乏，这位音乐家得到的竟然是……一个普通的水桶。

我们的记者抓住机会，向列托夫提出了一些问题。

— 你的这件迷彩外套是从哪里弄来的?

“南斯拉夫遭受轰炸时，民防队飞往美国。我们当时就想把战争带到他们的领土上。我们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声援我们的塞尔维亚兄弟。顺便说一句，一半的美国人和我们持有相同的观点。我的这件卫衣就是在那里买的。”

— 你如何评价当代俄罗斯摇滚乐?

“太糟糕了。所有那些Zemfiras、Tantsy Minus之类的——都是把西方音乐翻译成俄语。我喜欢国王与弄臣乐队，甚至还和他们一起演出过……但感觉还是不一样。我创立Grazhdanka乐队，是因为当时没有其他我喜欢的音乐。”

你有爱好吗?

“我热爱足球。我和我的妻子，贝斯手娜塔莉亚·丘马科娃，甚至因为足球而结缘。她可以花几个小时讨论尤文图斯，记住每个球员的年龄和每一个进球。我自己则会玩飞镖。”

Chronicles | Knyzhnik. 评论第 4 期——苏联朋克摇滚精神领袖、诗人兼狂热读者叶戈尔·列托夫：“我要写一部关于月球车的鸿篇巨制。”

苏联朋克摇滚精神领袖、诗人兼“避世读者”埃戈·R·列托夫：“我要写一部关于月球车的鸿篇巨制。”

首先，他以苏联摇滚乐坛最疯狂的乐队之一——“民防乐队”（Civil Defense）的领军人物而闻名。在改革开放时期，叶戈尔·列托夫（Yegor Lstov）成为“非正式青年”的偶像，他们对格列宾希科夫（Grebenshchikov）及其才华平庸的同僚们的妥协和表面上的抗议感到不满。然而，尽管所有“红色浪潮”的代表人物都成功融入了如今资产阶级的娱乐圈，列托夫仍然是80年代唯一一位保持着“永远反对”精神的坚韧不拔之人——无论政治体制如何变迁，社会世界观如何演变。在苏联时期，他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和异见人士，但随着“民主的胜利”，他开始支持激进的共产主义思想。事实上，正是由于他“民族共产主义”的姿态，列托夫在90年代初就失去了许多昔日的支持者。如今他只是一位诗人，在经历了百年孤独和难以承受的生命轻盈之后，略感疲惫。
因此，这篇简短的访谈主要围绕叶戈尔·列托夫作品的文学层面，以及他对当今具有现实意义的书籍的喜好和感悟展开。

您的第二本诗集何时才能出版？

E.L.：很遗憾，三四年前我把一大堆资料，足足500页，交给了莫斯科，他们正在慢慢筹划出版。其实，等这本集子出版后，大家就会明白除了音乐和歌曲，我这些年都在忙些什么了。毕竟，总的来说，我并不算是个音乐家——对我来说，音乐只是一种被迫的、与大众接触的创作形式。我更感兴趣的是探索文字，以及文字所蕴含的心理学和哲学。

— 你为什么拒绝在舞台上朗诵自己的诗歌？

E.L.：因为我一个也不记得了。虽然我相信我首先是一位诗人。我所有的诗都比最好的歌好。但现在没人发表我的诗，因为没人读诗。没人读什帕利科夫的诗，他们甚至不知道他是谁。而什帕利科夫，我相信，是我们公司的人。所有承载着文化概念的东西都消失了。文化，大写的“文化”，不是艺术，不是美学，而是值得为之奋斗的东西。剩下的只有生存。所以我们必须积极进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战士，我们是朋克，我们活着。

— 你难道没有一丝认真对待文学事业、写一部小说的愿望吗？

E.L.：这完全是因为时间不够，因为你得不停地开演唱会。你只能躲在铁罐子里。不过，我打算写一本关于月球车的长篇小说。

—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E.L.：我从不详细谈论我要做什么，因为万物在创作过程中都会发生变化。我通常是个迷信的人。

——你的歌迷中真的有很多会认真听歌词吗？你喜欢来听你演唱会的观众吗？

E.L.：我表演了15年，观众一直在变化。我喜欢年轻人来。这说明我们还没老。恕我引用格列宾希科夫的话，他们是“年轻的朋克”，他们或许不会把我们从地球上抹去，但肯定会取代我们。按照弗洛伊德或荣格的说法，他们是那些“新俄罗斯人”的后代，正是这些人开启了这一切改革，这一切荒谬，这一切乱七八糟的事。这些人以这种方式与他们的父母划清界限。我无法理解他们。而且，或许他们也无法理解我，因为我创作的一切——包括诗歌——都是为那些出生在我这个时代的人而创作的。而我出生在苏联，成长在苏联。

我曾经住在莫斯科的偏僻角落——克拉斯诺格瓦尔杰伊斯卡娅街——有一次我需要去市中心。由于交通堵塞严重，我选择了地铁。不出所料，我立刻就被认出来了——那几个留着莫霍克发型的男孩，恕我直言，他们看起来就像一群十足的恶棍，穿着“皮衣”的可怕野兽，活脱脱就是“剥削乐队”（Exploited）的风格。他们走过来，第一个问题就让我大吃一惊——关于三岛由纪夫。

突然间，我发现他们读过的三岛由纪夫的小说和一些短篇故事比我多得多，他们开始问我他散文的特点——这些家伙才十五六岁！然后他们又开始聊戈尔丁、鲍里斯·维昂。聊《北京的秋天》——哪个译本更好，哪个译本更差。你知道，这些都是孩子们会聊的话题。我走出去挠了挠头：我那个年纪还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这些已经尽可能多读过作品的孩子，却在思考作者的句式结构和翻译的细微差别。还有龙之介……

— 你有没有一些书，是你一生中反复阅读的？

E.L.：我阅读范围很广。从吉普赛故事和其他史诗到心理学和苏菲主义方面的书籍，我都读。

你喜欢俄罗斯现代后现代主义者的时髦散文风格吗？

E.L.：我不读它们，我不喜欢它们，我也不认为它们是文学作品。所有这些佩列文式的作家都应该被禁，然后枪毙。另一方面，我真的很喜欢科幻小说，尤其是赛马克的作品。我非常喜欢帕维奇的最新小说。

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

EL：是的，但他是一位优秀的后现代主义者。所以这不是为了玩文字游戏而玩文字游戏。他不是翁贝托·埃科。

Chronicles | GrOb-Chronicles — “民防”乐队在火星电影院音乐会后的新闻发布会（莫斯科，2000年11月12日）



谢尔盖·波普科夫：所以，人很多，对吧？

女人（镜头外）：*嗯，是的。*

S.P.：我们有30分钟时间，之后我会邀请大家参与讨论，好吗？谁先开口？谁先开口？有没有人胆子大？

F（画外音）：*是的！*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S.P.：请。

您对德国之旅有何印象？

嗯，不太清楚。严格来说，现在要做到这一点……如果我要具体回答，就需要……我需要一周的时间来整理所有的想法，并把它们一一列出来……

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的。说说名字之类的——它叫什么，你是怎么理解它的？既悲伤又光明，印象非常好，就是这样。我真的很喜欢柏林。我几乎完全不喜欢德国的其他地方。据我所知，德国只有两座城市——柏林和汉堡——是充满活力的中心。其他地方都只是些小聚集区。嗯，可以说是小型文化中心，仅此而已，别无其他。

Zh（画外音）：*但是那里的生活水平更好。*

说实话，我在那里待的时间很短。但柏林确实有点像纽约。它立刻吸引了我的目光。坦白讲，我喜欢它，简直太喜欢了。

W：*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S.P.：只有从那里开始！

W：*不，我想离开这里！必须这样。四五年前，一个来自米丘林斯克的人问你：“你想担任什么职位.....？”*

我不记得了，不不.....

W：*好吧，好吧，你不记得了。在国家杜马，记得。你回答说：“我想当总统！”*

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

W：*不，那件事确实发生过。真的发生过！真的发生过！*

S.P.：你一定梦到过米丘林斯克。

好吧，如果真发生了，那就发生了。我还能怎么办.....

W：*你想在那里担任什么职位？！你当时说，“是的，我不想仅仅成为这个或那个，我想成为像鲍里斯·叶利钦总统那样的人！”但问题是，那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

W：*那是四年前的事了！那是四年前的事了！*

S.P.：*（站起来走向她）*谢谢。

W：*不，等等！看！*

谢尔盖，不.....

S.P.：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领着她离开）*。

叶戈尔旁边的记者：*叶戈尔，你是世界的统治者。一切都很棒。*

不，嗯，她为什么.....

W：*我问你一个问题。*

S.P.：走吧，快点，快点，离开这里。

我有个问题：你对这两兄弟的结合有什么看法？你觉得这段婚姻能维持多久？你满意吗？等等等等。

哦.....你的意思是，这段关系会持续多久？嗯，我们是兄弟.....

或者这只是一次试运行?

不...

我们祝您.....

我马上就能给出很多答案.....

我们玩得很开心。

.....回答这个问题。

你们两个还会再一起玩吗?

这场游戏是我和哥哥故意策划的，对吧？游戏会持续多久，等等。

如果.....呢？或者，也许事实就是如此?

是啊，我们.....嗯，他是我兄弟。我们从小就一起玩音乐。确切地说，我们从1982年就开始一起玩了。第一个乐队叫“难懂音乐乐团”。我当时也在.....我弹得特别烂，几乎什么都没弹。我弹的是低音提琴和邦戈鼓。后来，我记得好像是在库廖欣的录音棚里演奏过一次。

谢尔盖·列托夫：第一部和第二部《流行机械》。

是的。

但在我看来，在莫斯科的音乐会上，人们从来没有像这样聚集在一起。

S.L.：我们确实在莫斯科演出过。那是1983年。

但现在不是1983年了。

现在，我们做的音乐非常*（这个形容词在记者的嘈杂声中被淹没了）*。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从.....嗯，该怎么说呢.....我们80年代炫耀的那种极端原始主义——我一时想不出别的词来形容——过渡到噪音音乐——这正是我们最初的风格。我觉得这很酷，而且我打算.....

所以，开发工作正在进行中，对吗?

发展意味着什么？根本没有发展，因为我们和开始时一样——我们根本没有改变。一个人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不会再改变了，明白吗？他们会扩张，但不会改变。

旗帜。

例如，我现在非常想吸引列昂尼德·索伊贝尔曼。

你多次提到卡利诺夫桥，但它最终并没有建成。

关于谁?

关于卡利诺夫大教堂。

不，我不了解卡利诺瓦·莫斯特的情况，但我真的很想看到索伊贝尔曼这样的球员加入我的队伍，你知道吗？你知道的。恕我直言。

- 是的，这也有可能。

“伊戈尔，我当时在看那场演唱会——感觉你就在背景里。前景里好像正在发生一场激烈的打斗。台上有几个勇敢的家伙.....”

我仍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什么也没看到。

为什么你们允许这种事情在演唱会上发生?

我能做些什么?

但你还是可以和这个保安沟通的，它.....

不，我不能。因为是主办方做的。

S.P.：我想问组织者一个问题。你们觉得我们应该如何事先与所有人沟通，然后.....?

是啊，我们应该去报警，对吧？跟每个警察都谈谈，跟他们讲道理，甚至指责他们，或者怎样？这怎么可能呢?

例如，你可以站在台上宣布——伙计们，你们在干什么？这里一片混乱。

那好吧，那就根本不会有演唱会了，仅此而已。

所以，对你来说，去抗议并取消演唱会并不比.....更容易吗?

这个问题不是问我的，而是问演唱会组织者谢尔盖·波普科夫的。他会给你一个非常有用的答案。

好吧，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组织者呢?

S.P.：为什么呢？问得好。其实它们之间并没有特定的排名。问题是，在莫斯科这座光荣的城市里，愿意举办民防音乐会的场所寥寥无几。戈尔布什卡剧院，人人都爱，或许人人都恨——这么说吧，它绝对是.....虽然，就档次等等而言，嗯，怎么说呢，它显然是最佳去处。但他们害怕。举个例子。这只是个孤例，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因此.....

比如说，他们要举办一场“Exploited”乐队的演唱会，对吧?

S.P.：是的，他们拍了《被剥削》，但他们没拍《民防》。

他们不拍《民防》这部剧。这是真的。

S.P.：我们认为这里面存在政治因素。

政治时刻。

S.P.：有人在小便。

是的。

S.P.：而且不是用沸水，而是用一股细细的冰水流。

- 可口可乐。

——叶戈尔！简单说说阵容变动。为什么里亚比诺夫和杰夫离开了?

据我所知，杰夫最近根本没怎么打球。今天他甚至都没来，尽管他被邀请了。

库兹马呢?

库兹马——他病得很重。嗯，我不会解释，也不会深究他生病的原因，但他在某个阶段确实无法继续踢球了。现在他又能踢了，他有了自己的球队。而且——我之前在德国说过，我觉得我的回答很准确.....我可以爆个粗口吗?

是的。

嗯，就是当一个人每天都见到另一个人，持续15年，被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事情，做点什么，重新开始，如此循环往复……纯粹从心理层面来说，15年后，人与人之间就会互相看不顺眼，你知道吗？我们彼此都厌倦透了！我的意思是，我简直无法忍受看到他，他也一样。正因为如此，过去几年里除了争吵、打架，诸如此类的事情，几乎到了闹翻的地步。我们已经尽力了。我认为我们需要结束这一切，进入下一个阶段，仅此而已。这对他也好，因为他现在有一支非常优秀的球队。我听了他的意见——我对他的选择只有积极的态度，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和胡迪他们一起在圣彼得堡打球。和“萨莫莱蒂”，那两个“家伙”。

S.P.：他曾在库廖欣音乐节上表演。

是的，太好了。我想我们分手时关系非常好。所以，应该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吧？而且，我们见过面，私人关系也一直很好。也就是说，我们……

但就音乐而言，我们似乎已经彻底分道扬镳了，你怎么看？

不，从音乐角度来说，我们俩做的是一样的事。他和我都是。

但未来是否有可能举办一些联合演唱会呢？

我想过段时间就会那样。但我们现在需要一些时间，彼此冷静一下。

我可以问谢尔盖一个问题吗？谢尔盖，你打算继续你的戏剧实验吗？

S.L.：嗯，不只是我一个人。我的意思是，剧院会给我报价——我也会做一些工作。比如说，我有个项目，正在找剧院接手，但一直没找到。我想和德米特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普里戈夫以及德米特里·波克罗夫斯基剧团合作演出《叶甫根尼·奥涅金》。但我仍然找不到合适的剧院。我曾向塔甘卡剧院提过这个项目，但后来叶戈尔，不，是谢廖沙，注意到了……

S.P.：他们临阵退缩了。

S. L.：没错。

他们临阵退缩了。

S.L.：这对一位国家天才来说未免太苛刻了。不过，我也不知道，我目前正在寻找实施这个项目的方法。嗯，通常就像剧院那样——他们邀请我去做某件事，我就去做。我想应该会有一些成果。

问叶戈尔一个问题。叶戈尔，你在电影领域做过什么实验吗？

现在不行了，因为这需要巨额资金投入。8月17日之前还有可能，之后就不可能了。8月17日之前，我其实计划拍一部电影，一部规模宏大、非常精彩的电影——《跳房子》。

科塔萨尔。

科塔萨尔，是的，我本来想执导这部电影。但8月17日之后，预算出来了，数额高达数百万，没人能负担得起，就连戈沃鲁欣也负担不起……嗯，就连我们电影界那些所谓的国际巨星也负担不起。这非常困难。因为如果你要拍这部电影，就必须拍好，否则就毫无意义。

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叶戈尔，关于刚才提到的主办方不敢与场馆竞争的事情。年轻人越来越不

满了.....

那里没有大厅，有别的东西。

.....他们被吊死了，不好意思，玻璃碎了，这一切都伴随着“叶戈尔！叶戈尔！”的呼喊声。就是这样.....

你知道，玻璃到处都会碎。在《Exploited》这首歌里，玻璃就碎了，而且，在.....最重要的是，还有其他东西存在，你知道吗？就是这样。

你不担心年轻一代会误解你和你的工作吗？你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吗？还是你觉得一切都很顺利？

嗯，这是个好问题，我觉得谢尔盖更适合回答这个问题*（指向谢尔盖·列托夫）*。我们之前接受过《花花公子》之类的杂志采访，采访内容很棒.....他们开始问我们——我们俩——关于这些世代等等问题。
坦白说，结果却很悲哀，因为，简而言之，我该怎么说呢.....我的意思是，我该从何说起.....我们代表着青年音乐，超级年轻、超级左翼、超级激进、尽可能地超级左翼等等等等，对吧？我们是谁？那些挺着大肚子的人*（指着自己的肚子）*.....我的胡子都开始变灰了。半秃的人，已经四十岁或者快四十岁的人——严格来说，我们代表着最有活力的，我该怎么说呢，不是一代人，而是这种超级新潮的音乐。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很.....

S.L.：或许不是最聪明的，但绝对是最有攻击性的。

没错，是最具攻击性的一代。最具攻击性的一代。而且，当我开始研究这种情况时，我发现：所有电子音乐的创作者，竟然都是一些年轻人——其中最年轻的也只有36岁。他们是那些真正做出惊人之作的人中最年轻的。你明白吗？

这是谁？

事实证明，接下来的一切都纯粹是折衷主义。你看，没错——就是折衷主义。这是一种尝试——一点这个，一点那个，一点这个，一点这个，一点那个。

S. L.：后现代主义。

没错，后现代主义。没错，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没错。后后现代主义。也就是说，这就是现在的情况.....恕我直言，在我看来，这简直是垃圾。它什么都不是。它不是肉，你明白吗？它没有生命。

S.L.：我本来可以继续讲下去。不过.....我想从回顾的角度继续讲。80年代，我跟很多摇滚乐队合作过。90年代，我突然停止了演出，之后再也没跟任何乐队合作过。直到2000年我才重新开始演出。而整个90年代，我都没跟任何摇滚乐队合作过。

《装甲车》怎么样？

S.L.：我从没和他们一起演奏过，我只是录音。我帮朋友们录音。

第四名使用DDT。

S. L.：**80年代我曾和**Alisa、Aquarium、DDT以及其他一些乐队一起演出.....

“DK”！

S.L.：我主要和DK一起录音。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几乎没有现场演出。很多演出都不一样，比如“火车……”——不，不是像他们那样的“火车已驶离”？ *（转向叶戈尔，两人思考片刻）*“无调性综合症”。

“无调性综合征”，是的。

S.L.：我来自里加。那里有很多有趣的人，我和他们一起演奏。然后大概在1987年——不，是1989年——我停止了演奏，因为那些乐队——他们经不起改革和开放政策的考验，变成了低俗的流行乐。所以我决定退出流行乐坛，不再和他们一起演奏。这些人或许人品不错，但自取其辱……说白了，在那些停滞不前的岁月里，他们买不起我们，就算现在他们买了，也只会让人觉得丢脸。所以我停止了和他们一起演奏，之后再也没演奏过。到了2000年，我突然觉得，好吧，演奏也没什么不好。关键是，我这代人——他们通常都能理解这一点。我只需重复一下尤拉·舍夫丘克前几天跟我说的话就行了。我当时正在演出——嗯，确切地说，是2000年，我又开始和DDT一起演出了——当时我在晚上八点的音乐会上表演，尤拉把我叫到一边问：“叶戈尔怎么样了？”我说：“他今天在纽伦堡有场演出。”“那请你告诉他，我只听巴什拉切夫的，其他的都是垃圾。” *（热烈的掌声）*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他听说我们又开始演出了，但他似乎并不嫉妒。而且我觉得大多数……当时有个节目，好像叫“爵士精神分裂症”……大多数年轻一代都失去了他们的创造力。他们只想听人演奏，只想和保安打架，只想精准地吐口水…… *（众人大笑）*。

是的。

S.L.：今天他们还朝我吐口水……你看，我当时放着歌单，对吧？然后其中一个人小心翼翼地把歌单折好，征求了我的同意，把吐出来的口水收集起来当纪念品带走了。这真是个夸张的朋克行为，但说真的，对我这个自由爵士——激进前卫音乐——的代表人物来说，我认为这简直是一场悲剧。因为那些能把我们从地球上抹去的年轻朋克们都去哪儿了？

是的。是的。

S.L.：她去哪儿了？她为什么不在这里？

女声：*那么像Zemfira和Mumiy Troll这样的现代年轻朋克呢？*

男声：*糟了。*

Zh. G.：*真为你高兴，很好。*

S.L.：嗯，我们不再年轻了……我们不再年轻了，但我们不再是年轻人了……

S.P.：他们浑身都是肥肉，他们是什么朋克？

S.L.：嗯，基本上，我愿意尽我所能帮助那些和我一样演奏这种音乐的人，推广他们，给他们提供演出场地，让他们出现在网络上。但他们根本不存在。只有流行音乐人……

Zh. G.：*但Zemfira不是流行音乐。*

M.G.：*糟了。*

J. G.：*不是流行音乐。*

M.G.：*糟了。*

S. L.：**……**只有那些想要通过视频、MTV等方式取得进步，用蛮力推挤所有人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奇怪且难以理解的。

这根本不是重点，重点是每一种文化……

S.L.：这当然可能是父子情结，对吧？

不，重点不是这个。

请问您熟悉亚历山大·涅波姆尼亚什奇的作品吗？我记得好像是他……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非常非常熟悉……

还有《梦露的女儿和……》？我觉得是其中之一……

S.L.：嗯，我认为“梦露和肯尼迪的女儿”是 90 年代最好的乐队。

是的，他们是90年代最好的乐队。如果是新生代乐队，那绝对是。

S.L.：**90年代最棒的乐队**。

我理解得对吗？

— Egor，我可以问一下 Nepomnyashchy 和 Krizhevsky 的情况吗？

什么什么什么？

关于涅波姆尼亚奇和克里热夫斯基。

啊，不，我没什么好说的，因为这没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嗯，你知道，这一切都是次要的、三级的、四级的、五级的，对吧？而且这一切都很丢人。为什么？！你看，问题是，我该怎么说呢……也许……我有点不好意思说，但我的方法很明确：当我组建我的第一支乐队——名叫“Posev”——时，我遵循的原则是：我招募的是那些不感到羞耻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做的任何事——他们对像“Kiss”、“Led Zeppelin”之类的乐队，或者“Uriah...”或者……“Urian Heep”，你知道，这么说吧*（他故意念错名字，大家都笑了）*。等等，比如“Dupe Paple”，你知道。这样他们就不会有那种感觉。这些人只是应该好好演奏，而不是把自己当成焦点。基本上，当时几乎没有这样的人。我的意思是，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像看疯子一样，因为我说我们要做的事会比世界上所有东西都酷，比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酷。所有那些平克·弗洛伊德——那些都应该被遗忘，扔掉，还有深红之王和所有那些垃圾。你只需要在此基础上发展。我的意思是，吸收它们，但要在此基础上发展，然后把它们扔进垃圾桶。实际上，直到今天我一直在这样做，因为我听很多东西，我有很多唱片。我的意思是，我喜欢很多东西，但它们都只是起点而已。你看，基本上就是这样，对吧？当我开始演奏的时候……对我来说，现在很清楚了：我们演奏的东西——我们是世界上第一的乐队。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德国演出时根本不在乎那些德国人。因为我就像国王一样走上舞台——我演奏，他们随着我的节奏起舞*（笑声，掌声）*。因为我们做的是对的。或许对我们来说是对的，对他们来说也是对的……你可以尊重其他文化等等——那是另一回事。这根本不是沙

文主义，严格来说，这只是我们自己的做法——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取悦自己，我们做得很好，仅此而已。

叶戈尔，革命有可能发生吗?

让我把这个想法说完。我们之后音乐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是音乐采样，是折衷主义，是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庞大潮流。它收集大量零碎的、廉价的素材，把它们塑造成某种东西——比如说，从这里、那里、那里采样一段吉他音色，你知道，从科尔特兰、那里、西藏采样声音。结果就是这样——我很好奇最终会是什么样子？实际上，我认为过去二十年的整个文化都与音乐息息相关，尤其是在流行音乐领域和流行音乐文化领域。因为流行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因为在我看来，约翰·佐恩也是流行音乐的一部分。它确实扩展了，变得包罗万象，变得妙趣横生。也就是说，你可以非常有品味地选择这些东西。而且，如果你有点脑子，你甚至可以自己制作。这都得益于互联网等等。

但《涅波姆尼亚什奇》呢？那里似乎有哪些次要之处？那里有一些音乐实验.....

哦，这只是巴什拉切夫的愚蠢行为，那又怎样?

你只是认为它是在效仿巴什拉切夫的做法，仅此而已吗?

嗯，我不知道。关键是，我不会谈论涅波姆尼亚奇，因为.....

S.P.：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在这里讨论这个人。如果他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进行正常的对话了。你问的问题.....

因为我懂得不多。比如说，我听了一首歌，我不喜欢它，因为我意识到它完全无聊透顶，对我来说毫无吸引力，就像巴什拉切夫式的胡言乱语一样。

我可以问谢尔盖一个问题吗?

S.P.：好的，谢谢。

你不在网上回答问题。

S.P.：什么?

你根本不回复任何在线邮件。

S.P.：所以我们现在在德国，是吗?

你今年多大?

S.P.：多少年了？！不，我在回复.....我.....我每天都会收到很多邮件，那些愚蠢的邮件我都会立刻删除。希望你不是其中之一（*众人大笑*）。也许我不小心删掉了，但通常情况下，我都会回复。

叶戈尔，关于俄罗斯和世界局势，例如库尔斯克号事件.....

你能大声点吗？我听不见。再说一遍。

嗯，在世界上，在那儿，在生活中。就像库尔斯克号事件，对吧？比如拉脱维亚、乌克兰、普京，等等.....

拉脱维亚的情况就不同了。（*众人大笑。*）

他们没让我进去，对吧?

不是他们不让我进去，而是它*（听不清）*在那里。

你感觉怎么样？我该怎么办？事情会如何发展?

我不知道，在我看来.....嗯，我当然可以这么说，但这只是我个人非常笼统的看法。在我看来，一切事物和每个人都在朝着碎片化的方向发展。

就这些吗?

是的。

共青团再次提出这个问题：革命还有可能吗?

不，我根本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该怎么说呢.....

另一个声音：*挑衅吗?*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答案？我当然可以给你一个非常严厉的回答，你明白吗?

看来又是那位女士在问关于总统的问题：*你能取代普京吗？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你能取代普京，成为总统吗?*

嗯，我不知道.....

F：*请告诉我，伊戈尔。*

在什么意义上？在哪个领域?

Zh：*其实，是为了取代普京。现在他们要让你掌权了.....*

S.P.：收集一百万个签名就行了。

Zh：*不，等等！情况是这样的：他是接替普京的。你能胜任他的位置吗？你能胜任这份工作吗?*

那我该去哪儿代替普京呢——厨房里，还是别的什么地方？*（众人大笑，现场一片喧闹）*

另一个声音：*在床上。*

在床上，在那里，以及在任何地方。嗯，我想我可以。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请告诉我——你的海报上写着“新专辑发布会”。

这根本不是我们该回答的问题。这纯属无稽之谈。

新专辑还会发行吗?

这张专辑已经不存在了。

S.P.：不，问题是.....

尚未录制.....

那具体是什么时候呢?

旁白：*我们被骗了！*

S.P.：让我澄清一下。新专辑正在筹备发行，现在就推出任何尚未完成的歌曲都是极其不成熟和不负责任的。

嗯，严格来说，他们还没到那一步。也就是说，大概还需要六个月左右的时间.....

S.P.：是的。谈话一开始就围绕着新阵容的发布展开。

是的，是的。

S.P.：谁知道呢.....你看，人类就是这样的生物——当你告诉他们“新阵容发布会”时，他们只会听到自己想听的。而在这个案例中，情况正是如此。

你写的是“新专辑发布会”，你明白吗？

S.P.：嗯，作曲、专辑，是的.....

对他们来说，情况就是这样..... *（含糊地挥了挥手）*。

（嘲讽地）没错，就是那张专辑。他们如实列出了，你明白吗，仅此而已，没有其他问题。

S.P.：不，问题是，当他们把海报的样稿发给我们时，我们就做出了相应的反应，说这不应该发生。你说显然它还是发生了。

- 这取决于每个人如何解读。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这个问题有点哲学意味，也有点政治意味。您之前说过，您曾经追求个人救赎，但后来却转向了集体救赎。请问，您为什么会通过民族共产主义的视角来看待集体救赎这条道路？

我开门见山地说：我想我终于重回个人救赎之路了。 *（笑声，掌声）*

一个简单的问题：还会举办更多音乐会吗？

当然可以。

大约何时？

15日在库尔斯克.....

莫斯科还会举办更多音乐会吗？

12月12日.....

S. P.：第 15 届。

.....在车里雅宾斯克。

S.P.：不，12 月 2 日是车里雅宾斯克.....

啊，对，2号，车里雅宾斯克.....

不，正是在莫斯科，正是在莫斯科。

S.P.：**12**月15日，圣彼得堡，还有12月16日……嗯，你明白，我们现在这么说，没错，但这并不是事实……

是的，会的。

嗯，这很清楚。

S.P.：**12**月16日应该是……

我们指的是在莫斯科，在莫斯科！

S.P.：**……**在莫斯科……

我需要带什么东西去那里？

S.P.：听起来不错：在莫斯科——“乌兰巴托”。

— 不是在车里雅宾斯克，而是在莫斯科。

圣彼得堡的机票多少钱？

S.P.：不，是在“乌兰巴托”。不是在蒙古，而是在莫斯科。

圣彼得堡的机票多少钱？

我怎么会知道？我对这方面一窍不通。

S.L.：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件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完全不知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埃戈尔，你现在和经理，也就是“指令”乐队的罗米奇是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他们只是泛泛之交，关系很疏远。因为我上次见到他们大概是五年前了。嗯，我在马赫诺的葬礼上见过经理——就是在我们吉他手从阳台上摔下来的时候。

罗米奇甚至说你侵犯了版权。据说他曾允许你录制五首歌。

不，不是那样。基本上，事情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因为他这个人，这么说吧——就像这样*（他用手在太阳穴上转圈）*。他打电话给我，说：“摇滚就是撒旦教，就像啦啦啦，我终于决定它是撒旦教了，我需要把一切都抹掉、摧毁掉。”然后他就把一切都毁掉了，就是这样。我说：“那最后几首歌呢？”结果发现杰夫当时在鄂木斯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Pryg-skok”时期……*（录音里缺失了这段。）*总之，他内心的创作灵魂突然觉醒了。尤其是在谈到钱的时候——他的创作灵感就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事实上，1991年他以自己的名义重写了《记忆》、还有《战争》等等作品……

是的。而且，他用同样的方法销毁了这段录音两次。

叶戈尔，你能澄清一下关于马赫诺之死的事情吗？

什么？

关于马赫诺之死。

嗯，这很难解释，因为我不太清楚情况。我知道他只是不小心从阳台上摔下来了。就我而言.....

事故。

是的，是一场意外。

身高呢?

四楼。

喝多了。

S.P.：我们当时不在场，所以没人知道。

是的，我当时不在场，而且我当时正在调查情况，我不认为是自杀，我觉得只是.....当时气温零下30度，而且我觉得.....他是个很幽默的人。我想他当时是想开个玩笑，就爬过阳台到厨房往窗户里看。因为据我所知，好像是两声巨响，然后又是一声，总之.....

他喝醉了吗?

是的，确实如此。所以，显然，他想开个玩笑，然后.....而且，他当时刚从洗手间出来，我想这就是他滑倒的原因。

S.P.：各位，最后一个问题，好吗?

他朝着那个方向倒了下去.....

S.P.：请继续。

那天是12月30日。

叶戈尔·费奥多罗维奇！

是的?

“Vintovka”和“Memory Society”难道不属于新阵容的理念吗?

我不明白。

歌曲，歌曲——《步枪即节日》和《记忆协会》。

“步枪就是节日”这首歌经久不衰。

但你根本就没玩过它们。

《记忆社团》是一首歌.....

S.P.：他们总是被邀请上场，但是.....

不，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我人生中所做的一切都是我存在过程的一部分。我从不放弃任何东西。还有，你说的“记忆社会”是什么意思?

一首歌，一首由记忆协会演唱的歌。

不，你这首歌是什么意思？说实话，对我来说，这是一首嘲讽的歌。

你觉得这是在嘲讽你吗?

不，你是认真的吗？*（掌声，众人大笑）*我一半的歌都是讽刺的。比如，《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就是一首讽刺歌曲。

但现在听起来完全不一样了。

嗯，对你来说可能不一样，但对我来说是一样的，明白吗？事物——它们被创造出来.....请理解。很多问题对我来说完全无法理解，因为我做的很多东西都被字面理解了。我本质上是个概念主义者。也就是说，我做的一半东西，该怎么说呢，是那种旨在从外部以最相反的方式——最好是完全相反的方式——来感知其制作方式的物体。我现在不这么做了，因为我在做别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来说。在那个时候，这些东西——它们完全显而易见！尤其因为“记忆社团”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个.....

叶戈尔，不好意思，最后一个问题，因为之前没人问过，或者可能已经问过了——我当时正要走开，没听清。你认为，如今的激进青年中是否存在革命情绪？你认为最有希望的行动方案是什么？现在最需要做什么？

该怎么办?

为了实现，为了实现.....

你需要读书。

女声：*什么书？什么书?*

你需要听音乐，你需要读书，你需要看好电影，明白吗?

不，我明白，但是.....

这就是激进革命者应该做的.....

Zh.G.：*叶戈尔，什么书?*

.....读书看电影——没错，他们脑子里会形成一个基础、一个概念和一个理解。但无论如何，他们仍然需要组织起来，做点什么。你认为他们应该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呢？这个过程什么时候开始?

我不知道，在我看来.....我当然会回答，但那将是一个敷衍的回答.....

这有可能吗?

想办法在那里组织起来，对吧?

不，总的来说，现在，比如说普京——现在有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嗯，我不知道，我觉得一切都挺好的。

Zh. G.：*所以一切都很好，对吧。*

因为普京在那里，等等。其次，可以说.....嗯，我不知道，我建议大家都养只猫，或者其他宠物。这是必要的.....

镜头外的奶奶：*.....结束了，结束了！快点，就这样了，结束了！快点，就这样了，就这样了！*

棺材编年史 | 最新倒计时 #2 — 埃戈尔·列托夫：真正的艺术家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

埃戈尔·列托夫：在美国，真正的艺术家无事可做！

《诺曼底通讯社》记者趁着这位著名革命诗人短暂逗留首都之际，采访到了他。列托夫先生刚结束美国之行，正返回故乡鄂木斯克。很难相信眼前这位身材矮小、头发蓬乱、略显疲惫的男子，就是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朋克摇滚和地下音乐的灵魂人物叶戈尔·列托夫。没错，就是他，用一盘磨损严重的磁带，伴着一把音质糟糕的吉他和一套糟糕的音响系统，唱着那首全国一半以上年轻人都耳熟能详的歌：“在边境，钥匙断成了两截！”（Am\F\C\E）。如今，叶戈尔很少演出，观众也渐渐淡忘了他的名字。但是——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叶戈尔，你独自录制了大部分“Grazhdanskaya Oborona”（G.O.）的专辑。那么，我们还能把G.O.当作一支摇滚乐队来讨论吗？还是说这只是你持续时间最长的个人项目？

我们其实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乐队。我只是为特定的演出临时组建乐队。我根本不需要任何人进录音室。诚然，Ryabinov 和 Zhevtun 曾经参与过，但他们帮过我什么呢？只在“俄罗斯实验场”里帮过我。我曾经在超过 50 个地下和半地下乐队里演奏过。例如，“Egor and the Fucked Ups”这个项目完全可以叫做“Civil Defense”。现在，我进行个人演出，也得给自己取个别的名字了。

谈到我创作歌曲的实际录制过程，我不得不说，我总是独自一人面对歌词和旋律。很遗憾。如果有乐手参与，我只需吩咐他们演奏，仅此而已。虽然我真的很怀念来自外界的灵感。我其实不太喜欢独自创作。因为独自工作时，你会困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像在一个满是镜子的房间里演奏，你看到的只有自己的倒影。而创造力应该是多极的（*E. Letov 的定义* ——编者注），这样你才能汲取不同的想法。

——1987年，你简直是被媒体围攻。这是否对G.O.的创作生涯产生了影响？

——后来，迫害开始了，我不得不逃亡。全国范围内都遭到了搜捕。我躲藏了一年多。那时，我去过圣彼得堡和基辅……我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我还在躲藏期间录制了《一切按计划进行》（Everything Goes According to Plan）、《Tak Zakalyalas Stal》和《Boyevoy Stimul》（战斗刺激）。这三张专辑我都是在一周内“制作”出来的。我工作非常迅速，因为我害怕邻居会告发我。我通常录制鼓声时会遇到很大的问题——整个房子都能听到有乐队在演奏。

你的哥哥，著名爵士萨克斯风演奏家谢尔盖·列托夫，现在加入了“民防”乐队。这会改变G.O.的音乐风格吗？谢尔盖又是如何从完全不同的音乐方向转向朋克摇滚的呢？

早在苏联时期，他就了解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是当时他忙于其他事情。如今我们相遇了。我们本质上都是前卫的。只不过我是从极致原始主义和噪音音乐的角度出发，而他则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这个项目不会完全是朋克……更像是半前卫。在“民防”乐队里加入低音单簧管？为什么不呢？我一直都很喜欢前卫音乐！而且我在“共产主义”乐队里做的也是前卫音乐！

——你会和他一起录制一些东西吗?

“三张专辑。素材绝对够出三张专辑了。只是我一直没感觉想写歌，或者说，没感觉想发行什么。难就难在我哥哥在莫斯科，而我通常在鄂木斯克的家里工作。谢廖加在塔甘卡剧院工作，空闲时间被他安排得满满当当。但他完全赞同我的想法，尤其是在政治方面。至于会出什么样的专辑?我这个人比较迷信，在唱片制作完成之前，我不敢妄加评论。”

《新奥切特报》获悉，您对激进左翼感到失望。这是否与您的政治观点转变有关?

我的观点基本上没变……我只是觉得现在参与政治毫无意义，因为一切都已发生，而且正在按部就班地发展。我们的人民掌权了。也就是说，现在掌权的是那些追求国家利益的激进分子。到目前为止，普京的做法是正确的。普京是民族主义者，这显而易见。也就是说，他是国家主义者。我找不到任何理由指责他。久加诺夫也一样。只不过现在所有的角色都被划分了。一个人会被称为这个，另一个人会被称为那个。每个人的纲领都一样。

— 你现在不再为报纸写文章了吗?

“这已经变成了一场毫无意义的闹剧。事情只有在至少能引起一些共鸣的时候才需要去做，这样才能有所延续。但这种做法本身只是空谈。何必呢？为什么要写愤怒的文章？为什么要做这些？”

——为庆祝民防组织成立15周年而举办的巡回活动被取消了。该活动是在维克托·安皮洛夫的“苏联斯大林集团”运动的帮助下组织的。

“安皮洛夫有一天突然决定利用我们，结果却吓坏了，因为莫斯科发生了一起丑闻，G.O.乐队的歌迷在音乐厅里大闹一场。吓坏的不是他，而是他的随从。他们开始说这事会对选票产生负面影响，说是党在制造丑闻，说这一切都是他们的幕后指使。毕竟，他们大多是些上了年纪的人。而且都是些无知又疯狂的人（*E.列托夫的定义* ——编者注）。那场演出之后，我们原本要在奔萨开演唱会。我们已经到了那里，正在架设设备，这时党内成员打电话来，命令取消一切。于是巡演取消了。所有城市都发布了严格的演唱会禁令。换句话说，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如何看待安皮洛夫呢？这个人已经彻底暴露了他的真面目。他就像一个老练的挑衅者。他挑起大规模的斗殴，做出一些令人发指的举动，然后他在最后一刻逃跑了。他抛弃了所有手下，表面上看起来无辜。

——那么，你们的“俄罗斯突破”运动也已经失去了意义并瓦解了?

“俄罗斯突破”依然存在。一切都按计划进行。那么，为什么共产党人会来听这场音乐会？为什么美国的礼堂会座无虚席，每个人都挥舞着红旗?

— 显然，你唯一不感到失望的政治家是爱德华·利莫诺夫。

“我和利莫诺夫关系不错。虽然我并不完全赞同他的所有做法，尤其是他的行事方式。他更像个艺术家，而不是政治家。但他真的很喜欢我们的音乐。他甚至还写了几首歌，想和我们一起录制。这是一种朋克摇滚，用The Exploited乐队主唱Vetti的嗓音演唱。”

——据说您的文学风格受到了流亡诗人亚历山大·弗维登斯基作品的影响，这是真的吗?

我第一次读弗维登斯基的作品大概是在1993年。一套两卷本的诗集从德国寄来。在那之前，我可能只读过他的几首诗，但并没有对我的创作发展产生影响。我从1980年开始写诗。我的诗歌和音

乐创作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排斥原则（*E. Letov的定义* ——编者注）。这样我的作品才能与众不同。创作与任何事物都有相似之处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为什么你最终总会得到某种先锋派作品……一旦作品被创造出来，它本身就已经失去了意义；它可以被夸大，就像后现代主义的潮流那样，否则，它就真的毫无意义。

去年夏天，您首次走出苏联，前往美国旅行。您觉得这个资本主义堡垒怎么样？

——那里的一切都像苏联。一方面，它很好；另一方面，它又很糟糕。我们去了那里，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首先，那里有很多俄罗斯人，到处都能听到俄语。就像圣彼得堡一样，只是更加和平、自由。没有危险，没有侵略，你走在街上，到处都是森林，人们骑马。商品也和这里一样，也就是说，到处都是中国和韩国的商品。吉他也一样……感觉就像我从未离开过一样。那里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极权机器，只是这个体制非常有弹性——就像一个橡胶牢房。你身处其中，却无法用头撞它。反美情绪依然存在，基本上，什么都没变。我只是看到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不同。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那里的普通人，那么这就是共产主义，非常好。但另一方面，艺术家在那里无所事事。我还没去过瑞典或丹麦——那里可能更好。咱们去德国看看吧。

— 为什么民防组织成立仅15年就取得了进步？

90年代，我们受邀去美国和德国演出。之前我一直没去，因为我觉得没意义。在小俱乐部里给那些不懂语言和文化的人表演？现在我们在移民群体里小有名气，但那时候谁会来？我怀疑是移民。估计也就一些朋克吧。现在我们甚至受邀去巴西演出了。因为我们的歌经常被收录到各种国际朋克合辑里。

除了俄罗斯，我们聊遍了所有国家。巡演期间你会想念俄罗斯吗？

“这已经不是我出生的那个国家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不再是我的故乡。这个国家真的变了！它的思维方式彻底改变了，人民的精神面貌变了，人们遵循着不同的法律。一切都变了。自然？是的，我认为我们的自然资源将在五十年内耗尽。而现在正在发生的，是野蛮的资本主义。不久之后，我们将沦为西方的原材料供应地，仅此而已。除非，当然，发生一场革命……但我对此表示怀疑。这场战争已经输了。”

阿法纳西·博奇卡列夫

Chronicles | 莫斯科共青团员 — 内战大屠杀

城市边缘群体的民兵大屠杀

上周日，莫斯科比比列沃区的生活宛如一部真实版的动作电影。吸引眼球的是一场名为“民防”的演唱会，而这类活动通常都会出现的各种景象也一应俱全：破碎的窗户、被打断的鼻子、大量的警察、醉醺醺的歌迷、满是呕吐物的地铁等等。简而言之，这就是摇滚乐无政府主义的极致体现，恕我直言。

“民防”乐队名声不太好。叶戈尔·列托夫及其乐队在莫斯科的演出几乎从未和平结束过，因此，那些重视自身声誉和资产的演出场地，说得委婉些，都不愿承办这种骚乱。然而，这些“卫士”们时不时也能突破重重阻碍。他们最近一次的演出尝试最终还是屈服于他们的压力，火星影院的管理层也无奈地同意了。我们很难说“火星人”们究竟希望什么，但他们不太可能再和这群来自西伯利亚的摇滚激进分子进行这种“宇宙级”的实验了。

零星出现的几张海报预示着GO乐队新专辑的精彩亮相。然而，到了现场才发现，新专辑至少还要六个月才能发行，而实际上，这只是乐队新阵容的亮相。如今，Grazhdanskaya Oborona乐队几乎成了一个家族乐队。叶戈尔·列托夫得到了妻子的全力支持，妻子负责贝斯，他的弟弟谢尔盖则是一位萨克斯风手，曾与谢尔盖·库廖欣和Pop-Mechanika乐队合作过。

说实话，没有新经典影片并没有让任何人感到不满，观众们很快就开始了他们（在这种场合）的标志性仪式。在“干掉资产阶级！”的呼喊声中，一个印着资产阶级柠檬水广告的展示柜被砸碎，随后，人群冲进了这家早已破败不堪的电影院。在与警察发生冲突后，人群终于被允许见到他们的偶像，然后，至少在过去五年里，民防演唱会上都会发生的事情发生了：音响效果极差，人群醉醺醺的，保安人员咄咄逼人。人们互相呛咳、打架、吐口水。其中一个唾沫竟然溅到了叶戈尔·列托夫的头发上……

“GO”乐队早已不再是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参加这场垃圾派对的主要价值被概括为：“我们再次见证了国内顶尖的摇滚边缘乐队。”顺便一提，除了这些顶尖乐队之外，还能听到一些冉冉升起的边缘乐队的表演。**“28 Panfilov's Men”**乐队在“GO ”乐队之前演出。他们卖力地高喊着关于祖国和革命的口号，但随后差点失去了他们的主唱。那家伙出去买了杯廉价啤酒，正要返回后台时，不知何故和警察起了冲突。警察没认出他是个冉冉升起的摇滚明星，把他当成普通市民对待。他的腿、胳膊和头都安然无恙——但情况本来可能更糟。

叶戈尔·列托夫本人受到更严密的保护（毕竟，他是利莫诺夫、普罗哈诺夫和安皮洛夫等领导人的盟友——万一他们掌权了怎么办！），活动结束后，媒体甚至被允许采访他。“政府为了给我们安排场地，简直是急得团团转，”列托夫向记者抱怨道，“所以现在我们更容易在德国演出。顺便说一句，德国民众真的很喜欢我们。”然后他悲伤地补充道：“这里大概不会发生革命了……”

棺材编年史 | 莫斯科新闻 第42期（429期）——列托夫兄弟：我们之后洪水泛滥

莱托夫兄弟：

我们之后，洪水来了。

叶戈尔·列托夫是俄罗斯最著名的朋克音乐家。他1964年出生于鄂木斯克，目前也居住在那里。1984年，他创立了“民防”乐队，该乐队曾连续15年蝉联俄罗斯最受欢迎的朋克乐队。他录制了超过40张专辑，其中包括“民防”乐队的专辑、列托夫的另一个项目“共产主义”（以苏联老歌为素材的先锋实验作品），以及众多西伯利亚朋克乐队的作品。多年来，列托夫曾担任这些乐队的制作人和乐手。

叶戈尔·列托夫的现象是俄罗斯摇滚乐界最奇特的现象之一。西方传统的朋克音乐，尤其是大多数经典朋克乐队的作品，不过是迎合青少年攻击性的普通催化剂。然而，列托夫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理解和重塑了这种音乐，赋予其西方朋克摇滚无法想象的全新意义。“民防”乐队的专辑将粗粝的吉他声、刻意营造的“刺耳”音效，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古布和罗扎诺夫等人的文本传统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列托夫将一种前所未闻的“形而上学”元素引入到原本原始的朋克音乐中。他的粉丝既包括传统的朋克摇滚乐迷，也包括各领域的知识分子。

谢尔盖·列托夫比他的哥哥年长八岁，是俄罗斯最活跃的爵士前卫音乐家之一。他是一位萨克斯管演奏家，自1982年以来一直活跃于乐坛。1985年，他创立了Tri O铜管乐团，专注于新即兴音乐。他曾与谢尔盖·库廖欣及其Pop Mekhanika乐团有过广泛的合作，并与瓦伦蒂娜·波诺马列娃、阿尔卡季·希尔克洛珀、阿纳托利·瓦皮罗夫、马克·佩卡尔斯基打击乐团以及西方爵士音乐家合作演出和录音。他还参与过Aquarium、DDT和DK等摇滚项目。

今年春天，列托夫兄弟开启了他们的第一个合作项目；更确切地说，谢尔盖加入了“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塔”乐队，并对其进行了显著的改造。他们已经在圣彼得堡和梁赞演出，并计划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举办音乐会。

德米特里·奥尔尚斯基

你们是怎么开始一起演奏的？

谢尔盖·列托夫。我的第一场演出是在1983年，当时我在库廖欣的“流行机械乐队”（Pop Mekhanika）。那时我们和鼓手米哈伊尔·茹科夫一起排练，但从未正式演出过。三年前，我决定举办一场盛大的公开活动来庆祝我的40岁生日，于是组织了一个大型项目，延续了“流行机械乐队”的精神。我觉得我们缺少一些舞台活力，所以我和哥哥再次合作。两年前的夏天，我们录制了这场演出。那是一场车库排练，真正意义上的现场演出。所有环节都被拍摄了下来，所以最终可能会发行DVD。

— 这些是现在演唱会上演奏的歌曲吗？

*伊戈尔：*不，那里什么都有，是一个半前卫的项目。

— 原先的民防队伍都去哪儿了?

*埃戈尔。*乐队彻底陷入停滞；乐手们既不想演奏，也演奏不了——可能是心理原因，也可能是生理原因。正如我常说的，是为了健康。我果断地做出了决定，只留下了之前阵容中的鼓手。

谢尔盖，你对与俄罗斯国防军的比赛有什么看法?

*谢尔盖：*我已经很久没和摇滚乐手一起演奏了。在我们国家，摇滚乐已经变成了一种流行音乐。舍夫丘克是个很好的人，我尊敬他，也喜欢他，但不幸的是，他做的是左倾流行乐。充满活力的谢尔盖·库廖欣去世了。

我对GO的曲目还不太熟悉，所以一直在适应音乐会的各种情况。但我很想体验一下全新的、不熟悉的处境；毕竟，我是一名即兴演奏家。

民防组织刚刚发行了十几张CD。近期还会有更多CD发行吗?

*叶戈尔：*首先，我们至少还会发行九张老专辑。其次，我们计划在莫斯科录制三张新专辑——这次谢尔盖也会参与。

— 为什么选择莫斯科?

*叶戈尔：*我真的很想好好录音。在我的鄂木斯克录音室里，录制那种粗糙的、车库风格的吉他音乐完全没问题。但谢尔盖需要非常好的麦克风和一套模拟录音系统。

你还喜欢你以前的唱片吗?

*伊戈尔：*基本上是这样。就像孩子一样——他们就是这样。以前必须这么做——那时候没人那样玩。而现在，斗争的方式有所不同。因为归根结底，所有的创造力都是一场战争，是对传统的打破。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叶戈尔：*在我看来，某种退化已经发生。如果说以前文字有意义，创作行为有意义，并且带有某种异议的色彩，那么现在，一个彻底折衷主义的时代已经到来。意义不再必要，也不再重要。这甚至不是后现代主义；这超越了后现代主义。因为后现代主义仍然是一种抗议形式。而今天发生的是一个巨大的万花筒，各种流派、风格、形式的混杂。在我看来，这个时代是末日般的。艺术的精神已被彻底摧毁。不仅如此，它甚至不应该存在。文化已经进入了地下墓穴时代。显然，我们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但不是被动地等待，而是要主动跳出这股潮流。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向前迈出的又一步。一次巨大的飞跃。

*谢尔盖：*我觉得这几十年最大的区别在于，90年代没有迎来年轻人。我们之后没有下一代。好吧，其实也有下一代，但他们是消费者。而创作者们随着我们一起消失了。比如在即兴音乐领域，我几乎是最年轻的音乐家了。我已经43岁了。所以，现在所谓的“青年音乐”其实是由秃顶、白发苍苍的人演奏的。摇滚乐也是如此。我们之后，就像洪水一样涌来。没人阻止我们，但也没人帮我们。

*埃戈尔：*竞争对手，竞争对手是必要的。

谢尔盖： 电子音乐也是如此——我的同龄人在创作一些有趣的东西，而年轻人却只是业余地模仿西方。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了，却没有任何进步。上世纪80年代，观念艺术家——比如安德烈·莫纳斯特尔斯基——谈到新中世纪的到来。他们认为，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追求新奇的艺术形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某种非个人化的艺术将引领潮流。当然，我们期待着一种伟大的新风格。但如今，这种风格究竟是什么呢？在当前的环境下，它根本无法成形。它只在帝国时代蓬勃发展，那时社会受到某种全球理念的启发。但这样的理念如今已不复存在。社会处于一种绝望的状态。而绝望只会滋生后现代主义的“混搭”和庸俗不堪。

本次采访由马克西姆·塞梅利亚克进行。

Chronicles | Friend for Friend #47 (320) — GrOb 演唱淫秽歌曲，主唱 Yegor Letov 甚至连买辆车的钱都没有。

鄂木斯克传奇乐队“卫士”（GrOb）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俄罗斯摇滚史上第一支朋克摇滚乐队。在库尔斯克，他们的演唱会曾两次被取消。非官方的说法是，这是由于审查制度：他们的歌曲中包含不雅用语。

“乐队里的每个成员演奏不同的音乐也没关系。”

乐队阵容几经更迭。多年来，包括主唱叶戈尔·列托夫的妻子扬卡·迪亚吉列娃在内的几位成员相继离世。叶戈尔去年再婚，他的妻子娜塔莎是乐队的贝斯手。上周，列托夫带着娜塔莎和哥哥谢尔盖一起去了库尔斯克。不同年龄段的歌迷聚集在铁路工人文化中心，观看这支朋克乐队的演出。与坐在椅子上的老成员不同，年轻的成员们都聚集在舞台附近，那里是主办方特意设置的站立区。在演唱完歌曲《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之后，列托夫“走向了歌迷”：他坐在舞台边缘，让歌迷们可以触摸他们的偶像。

演唱会结束后，叶戈尔身体不适。这大概就是他不太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吧。

— 你不怕你的粉丝吗？

当然不是。

你认为公众对你的看法是否恰当？

“我不这么认为，但我很乐意再次来到这座城市。我在这里从来没有受到过公平的对待。”

- 为什么？

“我做的是噪音。谢尔盖做的是别的。我们团队有六个人。每个人都演奏不同的音乐是很正常的。”

你是一个性格沉稳的人吗？

我本来就是个挺幽默的人。（笑）我只是觉得这件事特别好笑，仅此而已。

——来自生活？

——远离一切，远离那些“喧嚣”。我养了三只猫，当然不是纯种猫。一只叫狗狗（Doggie），这名字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另外两只分别叫互联网（Internet）和噗噗（Pisht）。想想看，有了这些，我们还能算什么呢？

——普通人？

——或许有点不寻常……我们是军人。（笑）

莱托夫兄弟最喜欢的电影是《兄弟2》。

— 你的团队内部有过意见分歧吗?

“我不记得了。去演唱会的路上，我们还在回忆电影《兄弟2》。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来自战区。我们来参加演唱会，而且，在我看来，我们表现得相当不错。”

叶戈尔的哥哥谢尔盖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我不认为舞台上需要审美上的完全一致。我们的音乐风格有很大的不同。过去二十年来，我们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当时我们和DK乐队一起录专辑。他们开始用错误的调演奏。贝斯手对我说：‘我用A调。你也想用A调吗？但我已经用过A调了。’”

“你认为有可能复兴改革之前的摇滚乐吗？ ”我再次问叶戈尔。

——我也这么认为。“民防”乐队保留了80年代的精神。这种精神在90年代初的许多乐队中消失了。我以前演出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且不拿报酬。到了90年代，摇滚乐手都转向流行乐，开始赚大钱，开豪车，然后出车祸。这让我很沮丧：我感到悲伤、厌恶和压抑。我认为那些音乐人利用他人的精力来中饱私囊。

叶戈尔，你当过兵吗?

“我没机会。而且很不幸，我当时也不在车臣。我的朋友们——我的兄弟们——都去打仗了，但我没有。我甚至连这方面的技能都没有：如果我会，我早就开枪了。”

— 你有没有最喜欢的电影?

-“兄弟 2”。

— 你觉得基拉·穆拉托娃怎么样?

哦哦！哇，真棒。说真的，我想拍一部穆拉托娃的音乐录影带。

— 你梦想拍摄以卡塔萨尔为原型的电影《跳房子》的愿望实现了吗?

“拍这部电影需要很多钱。巨额资金：数百万美元。但事实证明，这根本不可能。”

— 你靠开演唱会赚很多钱吗?

——老实说，不是。

你有车吗?

你在开玩笑吗？当然不是。

你还记得小时候的诗吗?

——一半。（但莱托夫不想看。）

Arina SHTORM

GrOb 编年史 | Gazeta.ru——叶戈尔·莱托夫谈俄罗斯足球

叶戈尔·莱托夫谈俄罗斯足球

俄罗斯摇滚传奇人物叶戈尔·列托夫最近一直躲避记者。然而，他同意接受Gazeta.Ru记者的采访，谈论俄罗斯足球，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对这项拥有数百万球迷的运动充满热情。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欧洲杯，他密切关注着这项赛事，包括在线观看。我们和比利时、荷兰的球队相比，究竟弱了多少？

我们致电身在鄂木斯克的传奇摇滚乐队“民防”的主唱叶戈尔·列托夫，请他对俄罗斯足球的现状发表评论。坦白说，我们知道这位俄罗斯地下音乐的先驱除了体育之外什么都不会谈。而我们也确实不需要其他话题了！

“叶戈尔，咱们先从最基本的开始。你支持俄罗斯联赛的哪支球队？
”“从小到大，我的盟友都是莫斯科中央陆军。我的父母和亲戚也都支持这支军队俱乐部，所以我们家一直以来都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我也不否认，90年代中期，我被阿兰尼亚·弗拉季卡夫卡兹的比赛深深吸引，他们展现了一种充满活力、光彩夺目的足球风格。”

——本赛季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莫斯科火车头队和莫斯科斯巴达克队之间的竞争。您认为火车头队至今表现挣扎的原因是什么？
——问题在于，火车头队一直被誉为顶级强队，但实际上他们队中只有一名耀眼的球员：德米特里·洛斯科夫。所有对阿列克谢·斯梅尔京的赞誉在我看来都有些过誉了。此外，火车头队的前锋线实力平平，休赛期加盟的奥列格·捷列欣显然无法融入球队。因此，这场竞争可以说是名不副实。

“帕维尔·萨德林出任莫斯科中央陆军主教练能否帮助球队摆脱垫底的困境？
”“我不了解俱乐部的真实情况，但我觉得球员们想要摆脱现任管理层，所以他们的行为才如此混乱。此外，显而易见的是，前任主教练奥列格·多尔马托夫没能有效地激励球员们备战本赛季，这也是球队目前处境艰难的原因。如果比较多尔马托夫和萨德林的执教能力，我会更看好帕维尔·费多罗维奇。”

“你还记得本届联赛还有哪些有趣的地方吗？
”“足球水平大幅下降，即使是顶级俱乐部也不例外。我最近去了乌克兰，看了几场国内比赛，我的结论是：俄罗斯联赛的水平并不比乌克兰联赛高。此外，裁判水平也急剧下降，迪纳摩对阵安郅的比赛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裁判简直是在‘扼杀’马哈奇卡拉队。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我们的水平就会降到卢森堡和法罗群岛的水平。”

“你觉得升入顶级联赛的安郅怎么样？”
“他们是一支非常优秀且组织严密的球队，由才智过人的教练加吉·加吉耶夫带领。球队各条线都搭配得非常均衡，而且像纳尔维克·西尔哈耶夫这样才华横溢、个性鲜明的教练的加盟，预示着马哈奇卡拉队拥有光明的未来。”

“你觉得俄超联赛里还有哪些球员比较突出？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洛斯科夫在火车头队表现出色，基辅迪纳摩队的罗兰·古谢夫也给人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鲁斯兰·尼格马图林最初在火车头队的门前表现不错，但他现在显然陷入了低迷。说到令人失望的球员，莫斯科斯巴达克队的安德烈·季霍诺夫，这位曾经的俄罗斯最强球员，本赛季表现非常糟糕。”

“俄罗斯国家队最近与斯洛伐克和摩尔多瓦的友谊赛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看完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国家队正处于真正的危机之中。我根本没看到任何像样的比赛，如果不是运气好，这两场比赛我们本该都以平局告终。我早就认定，我们队里只有瓦列里·卡尔平和亚历山大·莫斯托沃伊具备欧洲足球的水平。我们需要注入新鲜血液，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我们的未来将一片黯淡。”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几乎没有机会晋级2002年世界杯?
”“我们小组的对手包括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和瑞士，他们都比我们更灵活、更有组织，所以我们很难与他们抗衡。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国家队教练组能够对阵容进行彻底的调整，派出真正拼尽全力的球员。现在有人在讨论如果我们参加比利时和荷兰的比赛会表现如何。说实话吧：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小组出线。”

——既然您提到了2000年欧洲杯，哪些球队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您认为哪支球队会最终夺冠?
——多亏了互联网和贵刊精彩的“2000年欧洲杯”专栏，我才能及时了解欧洲杯的最新动态。法国和葡萄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显然会是最终的冠军。但我对荷兰和南斯拉夫的表现感到失望。东道主荷兰队虽然拥有众多世界级球星，但始终未能真正凝聚成一个整体。此外，他们的主教练弗兰克·里杰卡尔德在我看来是一位水平平庸的教练。

棺材编年史 | 库尔干和库尔干居民 第66期（1382）——埋葬在棺材里的朋克摇滚

朋克摇滚被埋没在“GrOb”中

我们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一直期待的那件事，直到新千年之初才在库尔干发生。民防组织（GrOb）来访，其负责人是叶戈尔·列托夫——俄罗斯朋克运动的精神之父，一个有着丑闻缠身的冒险家，他曾打破摇滚乐的传统界限和公众意识。

挤满了人的站席（主要归功于那些蹦蹦跳跳的青少年），大家跟着唱起了那些脍炙人口的热门歌曲，比如《我的辩护》（My Defense）、《动物园》（Zoo）、《一切按计划进行》（Everything Goes According to Plan）、《持续自杀》（Continuous Suicide）和《关于一个傻瓜》（About a Fool）。我们没有听到任何新歌——埃戈尔从不在演唱会上唱新歌：“人们不熟悉这些歌。他们会立刻停止跟着唱和喊，只是站在那里听。”

但旁听者注意到了一种奇特的转变：歌曲和叶戈尔之间不再是亲密的关系。他严格按照时间表唱歌，并不特别投入，只是为了拿到报酬。他与导演一同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导演立即警告记者：“不要问政治、亲戚或扬卡的事，”并留在附近，维持着局面。当我回想起1997年在莫斯科参加的另一场新闻发布会时，这番话显得格外滑稽。在那次发布会上，叶戈尔的要求恰恰相反：“问政治吧；我对音乐不感兴趣！”但这位精明的导演深谙游戏规则：一个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尖锐言论并不会提升乐队的人气。

别再用“朋克”这个词了；从今以后，莱托夫的主要特质是谨慎。尽管谨慎的问题有时也会导致他给出不谨慎的答案。

“埃戈尔，你复活节那天在这里比赛——复活节是基督教的重要节日。你是信徒吗？”

是的，我是东正教徒。

在一次采访中，你承认自己是宗教和神秘学领域的实践者。你指的是神秘学吗？

“我不想谈论这个。我相信凡是有存在能力的事物都必然存在。对我来说，无论是神秘主义、基督教、佛教还是东正教，都无关紧要——它们都是通往同一目标的道路。”

——或许你拥有神秘的能力？

“我尽量对此保持沉默。最近去了一趟以色列之后，我意识到自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顺便一提，以色列现在是莱托夫最喜欢的地方——作者注。）

— 在创作《GO》这首歌时，你们有没有参考过哪些音乐家？

不，我们的目标是与众不同，独一无二。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尽可能多地聆听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依然如此。

你们为团队设定了什么目标吗？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特定情况下采取的一种行动方式。例如，1985年，苏联时期，我们必须摧毁所有维系社会运转的观念和惯例。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触及某些社会痛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歌曲中使用脏话，并且必须故意录制一些粗俗、低级，但又充满自信的作品。到了1988年，我们不得不创作出《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Everything's Going According to Plan）。
游戏规则在不断变化，但总会有漏洞可钻。我的行为就像一个黑客，找到可以被破解的东西，并创造一种"反机制"。

— GO乐队为什么不发行新专辑?

我们计划录制三四张专辑。本来两三年前我就想录了，还要翻唱一些苏联歌曲，但乐队阵容出了大问题。现在，恕我直言，情况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一些成员自杀了，另一些则因为健康原因离开了乐队。我终于组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阵容。我的兄弟（著名前卫萨克斯风演奏家谢尔盖·列托夫——作者注）目前在"GO"乐队演奏，但他没能和我们一起来。我的
妻子娜塔莎，一个个性独特的人，担任贝斯手。她目前正在攻读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哲学的博士论文。她是一位职业马夫、骑师和记者，曾为新西伯利亚多家报纸撰稿。

叶戈尔，你和你哥哥曾想重组"DK"乐队，但扎里科夫没有参与。这个计划会实现吗？扎里科夫对此有何看法?

"问得好。我们肯定会尽快安排。我会唱歌，扎里科夫不会演奏。我们目前正在努力寻找其他愿意演奏的成员。我不知道扎里科夫对此有何看法。我问过他，但他已经彻底放弃摇滚乐了，不仅不想再回来，甚至连提都不想提。"

你是否曾梦想过拍电影.....

——是的，改编自科塔萨尔的小说《跳房子》。但就我设想的版本而言，成本太高了。

"我读到你说过，《GO》是对欧洲文明体系冲击的一种反抗。"你具体不喜欢它的哪些方面，是它的音乐还是文学作品?

"我对什么都不满意。文明的结构，艺术的结构——都令人恐慌。我更感兴趣的是动物，真实的、自然的事物。我家养了三只猫，我认为这比任何艺术上的花哨都重要得多。"

但你仍然从事音乐相关的工作.....

"GO"不是音乐；它是一种特定的动作，一种源自天真童年文化的行为。四个和弦，加上最接近孩童般稚嫩意象的元素，有点像达达主义。

伊戈尔，你曾经把爱情形容为"有点可怕的事情"。现在你会如何描述这种感觉呢?

我不知道爱是什么。我用的是其他概念。其中最主要的是"战争"，这也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我相信，一个人需要被逼到与现实彻底脱离的境地，才能开始理解现实的本质。只有当他们被剥夺了锅碗瓢盆、温暖、家等等这些东西一段时间，他们才能开始懂得珍惜。一个人需要被逼到生死边缘，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意义，否则他们只会高高在上地对所有人指手画脚。这就是我在歌里所歌颂的。

你本人曾不止一次处于临床死亡状态.....

——这种事以前发生过。甚至最近就发生过。它可能随时发生，但我不会特意要求它发生。

— 你曾抱怨过你的很多歌曲都被大众误解了。那么，真的有很多歌被误解了吗?

——我不知道。我把歌曲当作孩子一样对待。它们源于我的内心，拥有自己的生命。它们与我关系不大，因为我已经不是当年创作《Tops-Roots》时的我了。当然，我可以详细描述我是如何创作这首歌的，创作时的感受，但人们的感受，我却不得而知。我自己现在对这首歌的理解也完全不同了。

——叶戈尔，你对其他孩子有什么看法？你打算留下后代吗?

“我做不到。虽然我的身体很好。但在1990年，我曾高烧41摄氏度，持续了一个多月。正因如此，我无法生育。这样也好，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要孩子。”

——根据莱托夫的定义，幸福是什么?

“我很庆幸自己能够成为现在的自己，也一直能够成为现在的自己。但这一切迟早都会结束。这不是一种平静的幸福；它需要付出代价。而且这个代价必然是极其残酷和巨大的。无论你试图取得什么成就——你都必须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一切都取决于此。”

叶戈尔回避了有关毒品和他支持的足球队的问题（以免得罪任何人），巧妙地避开了政治议题，也避免了对某些人做出断然评价——而这些评价在过去他肯定会做出。而且，在厌倦了无政府主义和政治之后，他显然信心满满地投身于演艺圈。塑料世界赢了吗?

S.K.
照片身份证

棺材编年史 | 音乐报 第7期（222）——叶戈尔·列托夫："我活在边缘"

埃戈尔·莱托夫：

"我活在边缘"



叶戈尔·列托夫的个性在俄罗斯摇滚音乐人中堪称最具矛盾性之一。他对艺术创作过程以及国家发展进程的看法"恰恰相反"，以此引导歌迷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角度看待生活，有时甚至会强加一种截然不同的逻辑。正因如此，列托夫为数不多的访谈内容并非直白易懂，即便它们探讨的是最紧迫的问题。也正因如此，即使不是"民防乐队"（CIVIL DEFENSE）的歌迷，也会觉得这些访谈引人入胜。然而，叶戈尔·列托夫最致命的弱点之一，就是他过于严肃，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哪怕是最直白的事情，都丝毫没有一丝讽刺意味。而这，也正是他这种严肃性令人难以忍受的原因。

叶戈尔·列托夫的个人音乐会于去年年底在斯摩棱斯克举行。这场演出是"俄罗斯之声"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由斯摩棱斯克青年之家和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广播电台联合发起。除了列托夫之外，"俄罗斯之声"系列音乐会还邀请了PIKNIK乐队的伊娜·热兰娜娅、埃德蒙·什克利亚尔斯基和谢尔盖·沃罗宁，以及阿列克谢·鲍里索夫和谢尔盖·列托夫分别携FAUST、KALINOV MOST、AQUARIUM、AUKTSYON和KOROL I SHUT等项目参与演出。

音乐会结束后，叶戈尔为斯摩棱斯克媒体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伊戈尔，你在一首歌里唱过"一切都完全错了"。那大概是十年前的事了吧？

- 是的，1985年。

— 你认为所有那些事都已经发生了吗？

不，但比以前好。

哪个更好？

"嗯，我觉得很明显。现在不是叶利钦时代了。崩溃已经基本结束，某种程度上的重建也开始了。我不能说具体细节……一般来说，最好不要问政治问题，因为我无法给出具体答案。现在政府正在做的

事情，或者以政府名义做的事情，都无法具体、准确、清晰地指出。过一段时间就会明朗了。现在的掌权者很灵活。而我们总统所代表的这个体制本身，与我们的现实脱节如此严重，以至于无法用寥寥数语来充分评价。"

——那么，我想问一个与政治关系不大，而与您的作品关系更大的问题。首先，我想谈谈您的作品，以及您作为标志性人物的整体形象，恕我直言.....

- 好吧，我们还是别这么做了..... *（做了个手势）*。

"这不是恭维，而是陈述事实。所以，这一切最初都预设了缺乏人气，但即便如此，人气依然存在。"

— 为什么这暗示着缺乏人气？不。

——无论如何，缺少一些流行音乐？

——为什么不呢？其实，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叹气）*。我组建乐队是因为我对当时摇滚圈，甚至整个世界摇滚圈的现状都不满意。而且我博览群书，见多识广。我的整个公寓就像一个巨大的博物馆，堆满了书籍、录像带等等。光是黑胶唱片我就有几千张，CD的数量更是它的三倍。你看，对吧？我有很多东西可以借鉴。我组建的乐队完全符合我的心意。也就是说，我组建乐队是为了满足自己。为了我自己。这是我的第二个观点。我认为，一支真正有价值的、独一无二的乐队之所以如此，并非是因为它刻意为之，而是因为它有话要说。在我看来，像The Who这样的独立乐队就是这样的。它注定会流行起来，就像任何一支重要的乐队一样——披头士、雷蒙斯、DK——我可以列举很多。

— 你认为艺术家、大师、作曲家在作品出版后，是否就失去了对其作品的诠释权？

——当然，绝对的。我最近说过.....比如说，我对马伦·胡齐耶夫这个人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更感兴趣的是他的《七月雨》。我认为那是史上最佳影片。

你喜欢电影吗？

是的。而且，我打算租它，但我没钱。

— 您能否列举几部您认为定义了20世纪某些文化层面的电影？

- 哦，其实有很多。

至少后半段是这样吗？

——基本上，我们几乎所有的电影我都喜欢。也就是说，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我特别喜欢爱森斯坦和杜甫仁科。杜甫仁科可能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导演。现代导演里，我最喜欢穆拉托夫。我认为他是最棒的。西方导演里，我喜欢伯格曼和赫尔佐格。

——那塔可夫斯基呢？

——当然是塔可夫斯基。没错。但塔可夫斯基——他的作品还是太理性了。而穆拉托夫则把故事引向了.....恰恰是它不该去的方向。我觉得是对的。

——叶戈尔，你认为革命这个话题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我认为现在这不是个合适的话题。它应该会引起一些共鸣，甚至触动人们的神经，但现在没必要这样。现在需要的是创造。"

— 您现在参与民族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如何？您与党的关系如何？

"嗯，我们关系不错。我和利莫诺夫偶尔会在媒体上争论。他会骂我，我也会骂他。但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观点一致。"

"埃戈尔，今天在台上的人中，大约有百分之七十的人甚至都没出生在你常用词汇和意象所描绘的那个时代。他们那时还没出生。而现在，他们却成了你的铁杆粉丝。对此，你有什么感想？"

— 你能问个更具体的问题吗？这只是陈述事实，我没看出里面有什么问题。

— 你是否扮演着连接不同世代的角色？

不。好吧，怎么回事？.....我只是活着.....我属于那个年代，他们属于我们这一代。我住在这里，你明白吗？！.....有些人从中找到了自我，有些人则找到了别的东西。严格来说，我是谁？某种力量的管道。我创造一些物件，然后释放它们.....它们便拥有了自己的生命。我相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伊戈尔，你一直与摇滚圈保持距离。这是你的原则立场，还是.....？"

"不，我就是不喜欢那里发生的事情。有时候我喜欢，但99%的时间我都不喜欢。"

——谁属于剩下的百分之一？

——比如说，我喜欢帕蒂·史密斯的最新专辑。我可以列举出很多零散的例子。我喜欢车库摇滚，现代噪音音乐，我喜欢"反抗摇滚"运动。比如说，弗里斯和卡特勒的演奏风格。这些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吗？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事物。

— 有人问到苏联时期的电影。你平时听哪些苏联音乐？

——大约是50年代末.....不过，可能有所不同.....主要是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我们现在正在完成专辑《星陨》（Starfall）的录制和混音。这些歌曲都来自60年代和70年代。

这种对他们的爱从何而来？

嗯，怎么说呢.....我就是那儿的人。实际上，我就住在这里。

埃戈尔，请告诉我们拉脱维亚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在那里逮捕了我。

- 为了什么？

——嗯，这事儿挺滑稽的.....我们办的是正常签证。本来应该有个音乐会，是俄罗斯文化日活动的一部分。早上六点，在车站——恕我直言，叫泽卢佩（Zielupe）——他们把我从火车上带了下来.....先是一个边防人员过来，检查了我的护照，一切正常，他们做了个记录，说没问题——让我回去睡觉。于是我们就睡了。半小时过去了。边防人员又特意来到我们的车厢，问："谁是伊戈尔·列托夫？"我说——是我。"滚出去！！！"然后他们把我带走，关进一个带轮子的小拘留室。之后他们又给我安排了一个看守，把我关了半天。他们没收了我所有的药，还有我的急救包，就像其他音乐家

用的那种。他们说所有心脏病药物在拉脱维亚都是禁药，不能携带入境。然后我拿到了一份由拉脱维亚安全警察局长签字的复印件。当地翻译告诉我，这是拉脱维亚国家安全部的通知。通知上说，伊戈尔·列托夫（Igor Letov）、伊戈尔·列托夫，还有不知何故，我的兄弟谢尔盖·列托夫（Sergei Letov），都被禁止入境拉脱维亚，禁令有效期至2099年。原因是他们从事了旨在破坏拉脱维亚安全的活动。通知上还有这样一条：如果他们近期试图进入拉脱维亚境内，当局严令将他们从火车上带走并拘留。不是驱逐出境，而是拘留。说实话，这条措辞让我有些害怕。他们可以以任何理由拘留你。他们可以偷偷塞给你一包海洛因。反抗当局等等。他们像对待囚犯、像对待杀人犯一样押送我，仿佛国际刑警组织正在追捕我……

——你们是否会试图入侵拉脱维亚领土？

— 在不久的将来……我不知道。我可能会考虑一下……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会考虑一下*（笑着看向导演谢尔盖·波普科夫）*。

— 你希望活到2099年吗？

— 嗯，我这样评论吧。等待他们的将是一百年的孤独，直到1999年。

— 伊戈尔，在你参与过的众多录音项目中，还剩下哪些，目前正在进行哪些项目？

——一切都和以前一样。现在一切运转正常。只是很多东西都在倍增、不断扩张……越来越大。现在一切都电脑化了。

— 像今天这样的个人演唱会，对你来说是正常的吗？

"说实话，这不太正常，也不太愉快，因为这非常困难。问题在于，我们做的事情和以前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大多只能唱老歌，因为我们做的并不符合所谓的'吉他弹唱'的模式。我不太喜欢'模式'这个词。我们的音乐融合了自由爵士、前卫音乐、噪音音乐、朋克、原始音乐，以及我创作的歌词。它带有未来主义的色彩……"

— 目前的民防部门组成是怎样的？

"乐队成员有我，还有我的兄弟谢尔盖·列托夫，他演奏萨克斯、长笛、单簧管和其他管乐器。我们走的是自由奔放路线。亚历山大·切斯诺科夫是吉他手，一位非常专业的吉他手。娜塔莉亚·丘马科娃是贝斯手。鼓手的人选还在考虑中，我们有好几个候选人。之前的鼓手亚历山大·安德留什金不太合适。最有可能的人选是来自莫斯科的前卫鼓手米哈伊尔·茹科夫。如果他同意的话。"

— 你有时被称为，甚至被戏称为"俄罗斯第一位朋克吟游诗人"。对此你有什么感想？

——我对这两种说法都没什么看法。两者都有些荒谬，因为两者都不属实。我肯定不是吟游诗人，因为我不听那种音乐，也听不懂。我甚至都无法给它归类。比如，我不明白克利亚奇金怎么就比维罗妮卡·多利娜或者库克林强了。这真的不是我的领域。

— 对你来说，歌曲中出现粗俗语言有多重要？

"你问的问题有点不太准确。应该是问它从何而来，或者为什么当时要这样做，或者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这样做？

首先，我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说话的。我现在只是为了接受采访才这么说，否则我也会直接这样表达自己。事实上，这很正常，一个俄罗斯人在被逼到一定程度的愤怒、绝望等等时就会这样说话。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某种边缘，否则，要么我会吃得饱饱的，要么我会疯掉。那么，为什么一开始会这样呢？因为当时存在某种失衡和过剩。那是1986-87年，在我看来，现有的审美价值体系必须被打破。不惜一切代价。有两种方法，嗯，我认为最棒的。好吧，其实是三种。一种是纯粹的反苏维埃主义。一种是去做没人能承受的事情。一种是对所有法律和类型的公然践踏——粗俗的脏话。还有对录音规范的终极践踏。换句话说，就是污秽不堪，过载。嗯，我们基本上就是这么做的，结果引发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也因此发生在了我们身上。就像当时的文化宫一样。文化宫为自己进行了一场革命。由于差距太大，其他人都没有效仿。

— 您说过 COFFIN 工作室目前正在进行现代化和计算机化改造？

"不，它不需要现代化改造。它保持不变，只是，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我们可以继续工作。我们正在扩张。"

— 声音还像车库摇滚吗？

——不，正如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的，我们的音乐风格每张专辑都在变化。因为一旦某种音乐陈规出现在大众媒体，甚至是另类媒体上，我们就会打破它。在最近的专辑《Solstice》和《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中，我们彻底颠覆了这种风格。反响立竿见影。人们对它嗤之以鼻，甚至咒骂。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你无法想象创造这种声音意味着什么。比如说，四台管风琴齐奏，八把吉他齐奏节奏。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是一种专业的技巧，先录制三条人声，然后去除所有辅音和元音，最后再将它们齐奏录制。

— 所以，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叶戈尔·列托夫、民防乐队和其他项目将创造出一种始终与既定形式不同的声音吗？

- 嗯，是的，你可以这么说。

你们是否为年轻音乐家提供支持？

— 很遗憾，不行。因为我觉得……嗯，我唯一愿意在全球范围内支持的团队是MONROE AND KENNEDY'S DAUGHTER。他们是一支非常优秀的团队。但他们没有我们就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我认为他们没有我们也会发展得很好。我真的很喜欢他们，也很乐意为他们制作节目。现在，就当场。

— 您能列举一些您愿意与同台演出的俄罗斯音乐家吗？

例如，列昂尼德·费奥多罗夫。文化中心的音乐家们。

叶戈尔，你认为俄罗斯摇滚乐的概念存在吗？

——是的，确实如此。不过坦白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他单独挑出来？就拿俄罗斯诗歌来说吧。就拿普希金来说——他究竟是埃塞俄比亚诗人还是俄罗斯诗人？比如黑人就认为他是他们的诗人。他们在美国为他树立纪念碑，最近在埃塞俄比亚也建了一座。

但他并没有用埃塞俄比亚语写作……

——你看，这里有诗歌的概念，也有艺术的概念。比如说，梵高是什么？他是某种荷兰画家吗？梵高就是艺术。

我不认为摇滚是一种艺术。

— 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嗯，就叫它文化吧。

— 斯摩棱斯克的演唱会怎么样？

——非常好。别误会，我不是故意吹捧这座城市。但这确实是我近三年来最棒的一场不插电演唱会。我当时基本上已经准备放弃了，甚至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场，尽管11月4号我还要在德国进行一场不插电演出。但自从伊尔库茨克之后，这是我第一次如此享受这场演出。我甚至有时会忘记歌词，因为我想把上一句唱得完美无瑕，以至于……感觉就像回到了家一样。所以我根本没去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因为上一句的旋律还在我脑海里回荡。

最后，我想问一下，现在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吗？哪怕只是稍微进行一点？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什么计划？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点以及如何看待它，则是另一回事。当然，一切都按照某种计划进行。这就是宗教兴起和消亡的原因。”

由斯摩棱斯克“构造学”的阿图尔·萨维茨基编写

ГрОб-Хроники | ГрОб-Хроники —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 Егора Летова после концерта в Комсомольске-на-Амуре (24 марта 2001)



谢尔盖·波普科夫：一切都好，伙计们。共青团——你们是远东地区最棒的。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远东。

埃戈尔·列托夫：接下来呢?

亚历山大·博奇卡列夫：嗯，我想就是这样了，对吧？我们还是保持一点距离吧。

谢尔盖·波普科夫：各位，这些快照，我的意思是照片，都是在新闻发布会之后拍摄的。

亚历山大·博奇卡列夫：就这样吧？现在开始提问。我们得抓紧时间，时间不多了。请过来架设录音设备。

谢尔盖·波普科夫：我们为这次新闻发布会的特殊形式致歉——也就是说，其他人都站着，而我们坐着。跟往常一样，对吧？请举手.....三四个。谁?

——“共青团之夜”，这个问题有点挑衅意味.....所以，回忆一下“民防”.....你难道没觉得那更像是一场游戏吗.....嗯，理论上来说，在那样一场演唱会之后，你不可能就这么平静地离开.....

叶戈尔·列托夫：哪场音乐会之后?

——嗯.....表演，我不知道，我不喜欢这种说法，我不知道。假设我们一直在听你说话，对吧？也就是说，你内心好像酝酿着某种脓肿.....我想起了以前的日子，年轻的时候，我无法平静地看待某些事情.....我不想用“抗议”这个词，但是*（故意咳嗽：咳咳咳）*.....嗯，我说，你难道不觉得这只是一场游戏，人们只是冲着你的名气来的，而不是因为他们认识你、喜欢你吗?

叶戈尔·列托夫：所以问题是，为了谁：为了人民还是为了我自己?

- 嗯，怎么说呢.....这是你作为说话者的感受。

叶戈尔·列托夫：嗯，我没法谈论感受。我总是说我是个行动派，是个创造者，你知道.....但人们总是觉得我做得不够好，一直都是这样，无时无刻不在。我们做的每件事——我们总是打破游戏规则。你明白吗？这适用于政治行动、艺术创作等等.....你明白吗？此外，比如说，演奏民防歌曲——那意义就不同了。毕竟，我们是艺术家。我们现在也在拍电影。实际上，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 您能否列举几个您目前正在进行的、可以在某些地方找到并了解的现代项目？

叶戈尔·列托夫：实际上，我们现在所有的项目都叫“民防”。之前有“共产主义”之类的.....嗯，可以说是我们之前作品的一些衍生品.....我甚至都说不准.....很可能，所有这些项目都会叫“民防”，但它们和之前的作品完全不同。如果你关注我过去十年或十五年的作品，那么你肯定明白，每个项目都彻底打破了之前项目的所有传统和规则。“普里格-斯科克”和“俄罗斯实验场”或“战争”完全不同。对吧？“百年孤独”和“普里格-斯科克”也完全不同，尽管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普里格-斯科克”的延续。“祖国”和“至日”也和之前的作品完全不同。此外，就连声音和录音方式也完全不同。我们现在几乎已经录制完成了专辑《Starfall》，这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当然，对于懂音乐的人来说，其中总有一些元素始终不变。就是这样。我想，这就是人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听我们歌的原因。

— 你刚才提到了电影。会是什么样的电影呢？

埃戈尔·列托夫：哦，我们做了很多事。我不说。

谢尔盖·波普科夫：我再补充一点。如果你对民防乐队的另一面感兴趣，就在两周前，或者三周前，差不多一个月前，他们的专辑《明日迷幻》（Psychedelia Tomorrow）发行了。去买来听听吧。

— 所有这些信息都应该在官方网站上找到吧？

埃戈尔·列托夫：此外，问题在于，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但并不发表。就是这样。原因有很多。因为有些事情纯粹是为了我们自己，供内部使用。我们是概念艺术家，是艺术家。所以，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源于一些偶发事件，这么说吧。

谢尔盖·波普科夫：所以，从这里来看，你对这场音乐会的印象，我认为仍然是主观的，对吗？

当然，每个人都有主观感受。

谢尔盖·波普科夫：因此，评判者并非完全相同。

埃戈尔·列托夫：每场音乐会都不一样，每场演出都不一样，每张专辑都不一样。我尽可能地避免重复自己。

——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让你感到恼火？

埃戈尔·列托夫：一切。除了自然之外的一切。

— 我该如何处理这一切才能不让自己感到烦躁？

埃戈尔·列托夫：这要视情况而定。你可以想象所有形式的斗争，包括武装冲突。

——我们应该抗争到底还是维持现状?

叶戈尔·列托夫：你说的"允许"是什么意思？那是每个人的事。对我来说，这可以说是必需的。但对你来说，也许更像是必需或可能性。对我而言，当前文明的形态及其发展方向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 您现在还和俄罗斯劳动党保持联系吗？就我记忆所及.....

叶戈尔·列托夫：嗯，比如说虚拟组织。"俄罗斯劳动组织"——这是一个虚拟组织，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谢尔盖·波普科夫：我们可以说，现在著名的火星音乐会是和特鲁多瓦娅一起举办的。

——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面临的问题是：创造力与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有什么联系?

叶戈尔·列托夫：嗯，这个问题或许更应该问利莫诺夫，而不是我。毕竟，利莫诺夫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案子的辩护者。

— 你和利莫诺夫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对吧?

叶戈尔·列托夫：我们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事实上现在也是如此。他做他该做的事。但我不会，怎么说呢，积极地支持他。但另一方面，我也不会真正伤害他，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帮助的话，那就是我帮了他，他也帮了我。所以，我们之间有一种关系，就像在森林里一样。

谢尔盖·波普科夫：你提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你已经预设了某种框架，对吧？如果新波普队熟悉利莫诺夫，那么一切都与佩戴臂章有关。

叶戈尔·列托夫：嗯，我该怎么说呢，比如说，我在党内排名第四。自从杜金退党后，我就成了党内第三。所以，我算是党员同志。实际上，我的党员证还留在家里，我没烧掉也没扔掉。这就是原因。我们和谢尔盖·波普科夫之间发生了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我们受邀去波罗的海三国，去拉脱维亚。不多不少，就是去里加参加"俄罗斯文化日"。你可能在TV6电视台看过，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频道。

- 不，没有TV6。

叶戈尔·列托夫："每周丑闻"当时可是家喻户晓。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在边境被拉脱维亚人逮捕了。确切地说，他们逮捕了我，把我关进了"库图兹卡"（监狱牢房），因为我是民族布尔什维克党（NBP）的成员，他们把我关了差不多一整天。之后，他们以非常粗暴的方式把我驱逐出境。此外，我还收到了一份来自某个部门的通知.....嗯，那个部门叫什么来着——内务部之类的？他们就叫它"警察中心"，一个联邦机构.....

谢尔盖·波普科夫："安全部"。

叶戈尔·列托夫："是的，安全部门。他们给了我一张纸，确切地说，是以传真形式。他们并没有真的把纸给我，只是给我看了看。上面写着，我们——我，还有不知为何也包括我的兄弟谢尔盖·列托夫——在拉脱维亚不受欢迎，因为，可以说，我们的行为可能会对共和国造成直接损害....."

谢尔盖·波普科夫：安全。

叶戈尔·莱托夫：为了共和国的安全，是的。我们被禁止进入拉脱维亚，直到2999年。

谢尔盖·波普科夫：2099年。一百年。

埃戈尔·列托夫：是的，2099年。所以他们有《百年孤独》。

— 当你收到来自共青团的邀请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埃戈尔·列托夫：嗯，有什么想法吗？没有。邀请函源源不断。只要有人邀请，我们就去。

— 距离这么远，你不觉得困扰吗？

谢尔盖·波普科夫：你如此怀疑我们已经到达终点，难道你不觉得这很困扰吗？

叶戈尔·列托夫：嗯，我也在诺里尔斯克踢过球。只是我从没去过你们那儿。说实话，这很有意思。我从没去过远东地区。

谢尔盖·波普科夫：我将以团队负责人的身份发言。只要我们真正受到邀请和召唤，并且确信对方都是普通人，一切都会顺利进行，我们就会前往。因为，比如说，在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南萨哈林斯克——他们从未真正付诸行动，但在这里，行动已经发生了。

——我有个问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4月13日，在塔林最后一场音乐会之后，古里耶夫的文章《民防已不复存在》发表了。然后，仅仅四年之后，“民防”这个标签又重新出现了。这两者之间有什么直接联系吗？

叶戈尔·列托夫：这与1993年的事件直接相关。我和库兹马都参与其中。虽然不是直接参与，但间接参与了。我们甚至在白宫发表过演讲，也曾参与过一段时间的防卫行动。说实话，我当时的处境让我震惊。我认为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会感到震惊。我所目睹的一切，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讲述几个小时，详细地描述当时发生的一切。死亡人数远不止80人，我想超过一千人。而且这些人从未碰过武器，还有儿童和妇女。

所以，它是为了抗议当时的状况而兴起的？

叶戈尔·列托夫：不，那完全是件荒唐事，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发生，也不应该发生。你明白吗？有些事，嗯，就是不可能发生，简直不可思议。我的意思是，那些拿着死亡通缉令的人，来自苏联各地：图拉，托木斯克……我的意思是，他们都持有在莫斯科免费安葬的通缉令。他们基本上是来送死的。战斗到最后一刻。那里人很多。光是倒下的就有6000人。真的，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学生，你知道，来自各行各业。知识分子、音乐家、诗人等等。这可不是1991年那群臭名昭著的人。这些人是真正充满热情、诚实正直的人。基本上就是这样，从那一刻起，我认为，这个国家的新历史开始了。

——民防史上的新里程碑？

叶戈尔·列托夫：或者说反历史，没错。好吧，我们现在就处在这种境地。我刻意……我通常完全不看电视，这是原则问题。嗯，在“A节目”里……而且，“A节目”的人自己也知道我们会说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说。我把我想说的都说了，关于这些事件我都说了。但是“A节目”之后就遭到了镇压。但我们以“俄罗斯突破”作为回应。我们决定成立民族布尔什维克党。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最终成立的却是利莫诺夫的党。那是他的事。

您对共青城的印象如何?

叶戈尔·列托夫：这是一种非常愉快的感觉，就像.....我今天已经说过好几次了，就像在诺里尔斯克那样。

— 并非所有观众都熟悉你的作品，你不觉得困扰吗?

叶戈尔·列托夫：这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但其实并不可怕。只是挺有意思的。我这辈子遇到过三次这种情况。有些东西，虽然算不上是经典，但也算是热门歌曲。比如，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动物园》这首歌，等等。但总的来说，这是一种人类共同庆祝的感觉。很棒。没有压力，不需要刻意去做任何事，也不需要考虑下一步该做什么，该怎么做。我只是尽情地演奏，演奏，演奏。

“你说过你并不在意大自然。如果人类灭亡了，你觉得我们的文明会怎么样？现在一切都在朝着那个方向发展。”

叶戈尔·列托夫：是的，有很多原因。

——那么，在你看来，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你最初是如何发现这个问题的？我们当时可能做出的，而且实际上做出的，最糟糕的决定是什么?

埃戈尔·列托夫：哦 *（和谢尔盖·波普科夫一起笑）*。其实，走任何一步都行。这是非常开阔的思路。任何一步都可能导致任何结果，你看。

谢尔盖·波普科夫：而你却不知道后果。

埃戈尔·列托夫：是的。后果难以预料，也难以估量。说实话，任何后果都极其严重。说实话，人类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巨大的弊端。至少目前是这样。

谢尔盖·波普科夫：我不知道这是否能补充叶戈尔的回答。我们昨天刚聊过，再次对投入太空探索的巨额资金和精力感到困惑。

所以你认为太空探索完全没有前景?

埃戈尔·列托夫：不，不，为什么需要太空旅行呢？看看电影《异形》就知道了，太空旅行完全没有必要。

谢尔盖·波普科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竟然不知道脚下是什么。

埃戈尔·列托夫：绝对正确。

谢尔盖·波普科夫：告诉任何人：你不知道你的椅子下面有什么，你为什么要去某个地方，试图爬到天花板上。

- 地下的东西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但是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是无法计算的。

谢尔盖·波普科夫：嗯，我刚想起来，是的，我们不会开发它。

- 好的，当然可以。

— 叶戈尔，当你出国旅行时，你的音乐和表演的目标受众是谁——是俄罗斯前移民还是外国人?

叶戈尔·列托夫：这个问题最好去问谢尔盖。

谢尔盖·波普科夫：不，我，我，我.....叶戈尔会继续说下去。我只想说，让大家从一开始就明白，我们并不指望这一点，无论是外国，还是共青团、图拉、莫斯科.....等等任何地方.....基辅和基希讷乌。这一点必须从一开始就明确地、彻底地理解。

埃戈尔·莱托夫：我们上场比赛，做好我们的工作。

谢尔盖·波普科夫：所以，计算并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那是拉古坚科先生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

所以你不在乎在哪里表演，也不在乎观众是谁，对吧?

埃戈尔·列托夫：绝对正确。

谢尔盖·波普科夫：绝对正确。

一切都很清楚了。

埃戈尔·莱托夫：我们刚刚受邀前往挪威和巴西。

谢尔盖·波普科夫：顺便说一句，你明白吗，这个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困惑，我想他到现在还没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对吧？在共青团，突然.....

太好了。

“我十四五岁的时候，很喜欢听民防和生存指南的早期作品。每次听《动物园》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想：他最终会离开动物园吗？他离开了吗？”

埃戈尔·列托夫：是的，我从未去过那里。

“我们聊起了阿穆尔河畔共青城。我记得好像是1989年，阿尔卡季·克利姆金在一次采访中说过，在尼克·罗克·罗尔发表了一些与共青团有关的言论之后，民防组织就再也不会去那个城市——阿穆尔河畔共青城了。就是这样。”

埃戈尔·列托夫：这或许应该问他。坦白说，我很惊讶。

- 不，我只是想听听伊戈尔·费多罗维奇·列托夫的评论。

埃戈尔·莱托夫：什么?

— 确切地说，与.....有关

叶戈尔·莱托夫：尼克摇滚?

— 是的，不，不，不，不是这个尼克·罗克-恩-罗尔，而是因为阿穆尔河畔共青城是远东地区哥普尼克主义的中心。

叶戈尔·列托夫：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我不太明白。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

谢尔盖·波普科夫：是阿尔卡季本人告诉你的吗?

- 我直接在他的采访中读到这段话。

谢尔盖·波普科夫：不，你实际读到的并不是事实。如果你在报社工作——我知道这里有人在报社工作——那么你应该明白这一点。人们读到的东西根本不是事实。

好的，那我们就可以.....

叶戈尔·列托夫：此外，阿尔卡季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亲眼见过一些球迷来找他。比如，他们来找我们签名。他把他们拉到一边，连续五六个小时给他们讲解如何踢球、如何思考、如何生活.....就是这样。当时我们已经睡了，然后又醒来，出来，他还在给他们讲解一切.....基本上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那我能问第二个问题吗？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列托夫，出生于鄂木斯克，他会如何告诉他的孩子们？不要重蹈覆辙.....”

叶戈尔·列托夫：我不想要孩子，而且可能也不会要。我妻子不想要孩子，说实话，我也不想要孩子。

— 如果你设想自己有了孩子，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不要重蹈我的覆辙。你会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吸取哪些教训，并告诉他们“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叶戈尔·列托夫：嗯，其实这很难说也做。因为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经验。只有通过经验，你才能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嗯，我只是以我自己为例。除非我惹上什么麻烦.....否则我根本不会那样做，我不应该那样处理。除非我真的犯了错。那样做其实毫无意义。

谢尔盖·波普科夫：是的，我也可以补充一点。我有个女儿，我最近才意识到，她会重蹈我一路走来犯过的所有错误。所以，我还能说什么呢?

假设俄罗斯将来真的会出现非正式运动?

叶戈尔·列托夫：根本没有什么运动，现在也根本没有。什么才算运动？朋克们要去哪儿？往哪个方向走？从来没有过什么运动。那里的人，嗯，他们听听音乐，或者，你知道的，喜欢画画。或者，比如说，一些裸体主义者。裸体主义者要去哪儿？往哪个方向走?

谢尔盖·波普科夫：我完全不明白他们能去哪里。

埃戈尔·列托夫：任何动向，他们要往哪里移动，所谓?

嗯，很可能朝着那个方向发展。

谢尔盖·波普科夫：他们存在，他们在一起很幸福。我不明白他们应该去哪里。

埃戈尔·莱托夫：是的

谢尔盖·波普科夫：看来要么大家一起走向共产主义，要么谁也不走。

叶戈尔·列托夫：是的。嗯，有些人会因为共同利益而团结起来。NBP也是如此。NBP要去哪里？没有去处。它独立存在，仅此而已。

——所以，所谓的运动就是一群人自称是运动？就像那些原地踏步的人一样。

埃戈尔·列托夫：更准确地说，应该称他们为一场运动，而不是指他们这些人本身。他们为什么懒散呢？他们只是在过自己的生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已。

为什么有些人称自己为运动？

埃戈尔·莱托夫：那么，例如，帕维奇的动作是什么样的呢？

谢尔盖·波普科夫：你读过吗？

埃戈尔·列托夫：你读过吗？

- 还没有。

埃戈尔·列托夫：读读吧。

1999年，一个名叫马卡列维奇的人来到我们城市。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话题转到了俄罗斯的各种团体。我立刻问道：“您对‘民防’这个团体有什么看法？”他简短地回答：“‘民防’？他们是谁？我不认识这个团体。”

埃戈尔·列托夫：他所知道的绝对确定。

你给出这个答案的动机是什么？

叶戈尔·列托夫：起因是我们参加巴什拉乔夫纪念音乐会的时候……就是那场著名的音乐会，好像是在圣彼得堡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当时所有人都在那里演出……谁知道呢，舍夫丘克一家也在，我不记得了……总之，所有人都在那里演出。就是这样。当时好像有两个更衣室。一个是我们用的……就是两个更衣室。一个里面有我们，还有沙伊夫、波尔科夫尼克、扬卡，马卡列维奇也被安排在那里，还有另一个人。就这些。另一个更衣室里，我不记得是谁了，好像是雷任科，还有另一个人，我想是迈克，嗯，还有其他人，我没去那里。我想特罗伊茨基也在那里，因为我们当时在找他。就是这样。普加乔娃一直都在，来回走动。每个更衣室里都应该有两箱伏特加。他们把伏特加拿来的时候，查伊夫和上校一把抢走了。他们很喜欢偷东西。

谢尔盖·波普科夫：现在上校已经把球绑住了。

叶戈尔·列托夫：是啊，上校现在清醒了。是啊。我们开始聊得比较投机，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和查伊夫坐在一起，闲聊着。是啊。马卡列维奇出于原则，离开了更衣室，沿着走廊走，没有进任何更衣室。所以我跟着他，说：“加入我们或者坐下吧，我们不会冒犯你的。”他抱着吉他沿着走廊走，一边走一边唱着：“我忘了歌词了，”一边唱着：“歌词之间停顿一下……”“我想起来了，我得唱，我现在得集中注意力。”就这样，他一直这样走来走去，直到演唱会开始，大概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所以他非常清楚我们是谁。

——你对这个团体持什么态度？

叶戈尔·列托夫：给谁？

——前往时间机器。

埃戈尔·列托夫：完全没有。

谢尔盖·波普科夫：跟这事没关系。

埃戈尔·列托夫：我没有意见。我其实指的是其他球队。这里面涉及到职业道德，该怎么说呢..... 我不予置评。当然，我对每支球队都有自己的看法。人际关系也会影响判断。

— 所以，原来马卡列维奇有点势利眼？

叶戈尔·列托夫：我不知道。

谢尔盖·波普科夫：这个问题应该问他。

埃戈尔·列托夫：这个问题应该问他.....

[...]

叶戈尔·列托夫：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因为可以说，我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可以写一本关于马赫诺运动历史的专著。因为我掌握着几乎所有关于他的军队如何运作、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有哪些纲领、他们颁布了哪些法令等等的资料，精确到每一天。我还有关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资料。

——谈话转向了哲学观点。你对季诺维也夫持什么态度？

叶戈尔·莱托夫：致季诺维也夫？我尊重他。

你对季诺维也夫的看法是否符合.....

叶戈尔·莱托夫：他非常有争议.....

- 是的，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

埃戈尔·列托夫： .....我不能肯定.....

——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

叶戈尔·列托夫：那么，季诺维也夫是哪个时期的？是早期的还是晚期的？早期的季诺维也夫是反共的，但晚期的季诺维也夫是共产主义者。

——确切地说，是指后共产主义时期的俄罗斯。

埃戈尔·列托夫：说实话，我很难评判。我并没有真正深入了解过。但我非常尊重他。我读过他的书。

谢尔盖·波普科夫：非常感谢！

亚历山大·博奇卡列夫：请不要散去！请留在这里！我们需要这里。就在这里待一会儿。

Chronicles | GrOb-Chronicles — 对叶戈尔·列托夫在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的采访（欧洲广播电台，2001年3月24日）



安德烈·叶夫列莫夫：大家下午好。正如之前承诺的，今天我们在Europa Plus电台连线“民防”乐队的长期主唱叶戈尔·列托夫。下午好，叶戈尔！

埃戈尔·莱托夫：你好。

安德烈·叶夫列莫夫：今天所有向叶戈尔提出的问题都将由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知名人士亚历山大·博奇卡列夫提出，而我将扮演配角。现在机会就在你们手中，请开始吧。

亚历山大·博奇卡列夫：好的。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叶戈尔·列托夫。毫无疑问，他是一位传奇人物。有人认为他是俄罗斯朋克摇滚的奠基人，有人认为他是一位细腻的诗人，还有人认为他是一位哲学家。那么，首先我想问叶戈尔：您如何看待自己？总的来说，您是以音乐家、诗人还是哲学家的身份来到共青团的？

埃戈尔·列托夫：我不知道。或许是同时发生的，或许根本不会发生。我从没想过这些事，也没怎么考虑过。我只是做好我的工作，仅此而已。这么说吧，我为工作而活。

亚历山大·博奇卡列夫：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谈谈你的作品。如果我们以你创作的音乐为例.....

埃戈尔·莱托夫：我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亚历山大·博奇卡列夫：嗯，或许我们可以.....

埃戈尔·列托夫：目前，我的音乐风格涵盖了电子前卫音乐到原声民谣。

Alexander Bochkarev：那么，它能否被归入某种风格框架呢？

埃戈尔·莱托夫：是啊，可能不是。但总的来说，我们这些年来所做的一切，可能最接近60年代的车库朋克。

亚历山大·博奇卡列夫：如果我们要做一些类比，那会是什么样的呢？

埃戈尔·列托夫：我们的做法截然不同。以“共产主义”项目为例，共15张专辑：涵盖了整个先锋派，先锋派的整个光谱，从20世纪20年代的达达主义到80年代的具体音乐。

亚历山大·博奇卡列夫：由此可见，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相当多元化、多维度的创造力。那么，接下来是谁呢……

埃戈尔·列托夫：是这样的。我这次是以原声表演的形式来，所以有一些限制。演出曲目主要会是歌曲，大多是80年代和90年代初“民防”时期的老歌。

亚历山大·博奇卡列夫：嗯……我明白了。这并非第一次举办不插电音乐会……通常有哪些人会来听这种不插电音乐会呢？

埃戈尔·列托夫：问题是，我每次演奏的风格都不一样。我甚至不知道今天要演奏什么。我通常都是在最后一刻才决定，而且80%到90%的情况下都是在音乐会进行过程中决定的。

安德烈·叶夫列莫夫：我想提醒大家，埃戈尔·列托夫的原声音乐会目前正在Europa Plus工作室播放，今天下午6点将在水晶文化中心举行。关于演出信息，可能没必要提供或获取电话号码。直接来买票，您就能亲眼见到埃戈尔·列托夫和他的吉他了。另外，我还想提醒大家，工作室的电话是通的。

[音乐间奏]

安德烈·叶夫列莫夫：我再次提醒大家，乐队“民防”的长期领队叶戈尔·列托夫今天在Europa Plus电台直播。他独自一人前来，至于原因，我想只有主办方才知道。邀请像他这样的人，或者任何与他类似的人，都很难，更何况是邀请一个乐队。据我所知，我们还有一次电话连线。你好！

来电者：你好！

安德烈·叶夫列莫夫：你好！

来电者：你好！你好！

埃戈尔·列托夫：你好！你好！

来电者：伊戈尔！

埃戈尔·列托夫：是的。

来电者：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

埃戈尔·列托夫：好的，谢谢。

来电者：我从阿穆尔斯克打来电话。我叫基里尔，我是您的粉丝。我想问一下——您在共青团之后要去哪里？

埃戈尔·列托夫：直接回家。是这样的，我们目前正在录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完成一张新专辑的混音。

来电者：它到底叫什么名字?

埃戈尔·列托夫：它的名字大概会是“星陨”。

来电者：那么.....游戏的风格.....会像《百年孤独》那样保持不变，还是会像《至日》那样做出更多改变呢?

埃戈尔·列托夫：不，它将与两者都完全不同。但它会非常震撼。这些是歌曲.....

来电者：你们现在正在进行试验，对吗?

埃戈尔·莱托夫：是的，一直如此。

来电者：你目前喜欢哪种音乐风格：老式音乐还是.....?

叶戈尔·列托夫：我们其实有很多项目。我的意思是，现在，我大概有六个想做的项目。其中一个项目叫做“俄罗斯未来主义”，会收录一些我们未来主义者的作品，都是些比较少见的，比如谢尔舍涅维奇、捷连季耶夫等等.....还有克鲁切尼赫.....都是本世纪初的。另外，我还会做一个非常嘈杂的项目，融合工业摇滚和车库朋克。非常重，很有冲击力。还有一个项目会是半民谣风格。还有很多，基本上是前卫的电脑电子音乐。也就是无调性噪音。

来电者：为什么你主要演奏电子音乐？你.....你知道.....你是现场演奏的。

埃戈尔·列托夫：不，我们也有现场演出。我们有一些项目：现场演出之类的。我对这方面真的很感兴趣；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其实是从80年代开始的——我当时最喜欢的乐队可能是Throbbing Gristle。我一直很喜欢尝试电子音乐。而且我一直觉得这很有意思。

来电者：我还听说你和你的兄弟，那位萨克斯管演奏家，也想录制一些东西。

埃戈尔·莱托夫：是的，他一直都是我们团队的一员。

来电者：啊，我明白了。

叶戈尔·列托夫：问题是，他在莫斯科，而我们住在西伯利亚，所以.....

来电者：我知道。

埃戈尔·列托夫： .....我们主要在音乐会或其他场合见面。

来电者：你也不在莫斯科举办音乐会，对吧?

叶戈尔·列托夫：不，我们一直都这么做，为什么？现在也是.....

来电者：我听说你被莫斯科禁止入境了.....

叶戈尔·列托夫：他们封杀我们的理由很滑稽。你看，我们在所谓的“火星社区中心”演出。一群朋克把那里搞得一团糟。现场一片混乱，水炮什么的都用上了。当然，《莫斯科共青团员报》也报道说有破坏分子和激进分子来了，等等。是啊，他们在莫斯科就是一群异类。那篇文章篇幅很长。然后他们就拒绝给我们安排演出场地了。嗯，这种事发生后，这已经成了惯例。我们现在要

么在大俱乐部演出，要么.....嗯，现在的俱乐部基本上都跟演出场地差不多了。比如说，圣彼得堡的Poligon基本上就是一个能容纳一千人的演出场地。

来电者：伊戈尔，伊戈尔.....

埃戈尔·莱托夫：是的？

听众：还有.....您现在正在收听“欧洲精选”节目。您能不能至少播放一首非外国经典歌曲，至少播放您自己的歌曲，比如《一切按计划进行》或者一些新的、电子风格的歌曲？

埃戈尔·列托夫：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这个问题.....

安德烈·叶夫列莫夫：没问题，没问题。当然，稍后，在演奏完另一首曲子之后，在你们向听众、向共青城居民表达了愿望之后，我们一定会演奏《民防》中的一些曲目。

来电者：谢谢！

安德烈·叶夫列莫夫：好了，再见。叶戈尔·列托夫今天做客了欧罗巴电台的直播节目。他将于下午6点在水晶社区中心举办一场不插电音乐会，欢迎大家前来观看。叶戈尔已经到了。叶戈尔，让我们说几句告别的话，祝你一切顺利，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

埃戈尔·列托夫：我真高兴我来了。来听音乐会吧。

安德烈·叶夫列莫夫：嗯，基本上就是这样，对吧？

亚历山大·博奇卡列夫：一切。

安德烈·叶夫列莫夫：祝大家一切顺利！这期节目由安德烈·叶夫列莫夫主持。亚历山大·博奇卡列夫。嗯，我们音乐会上见。当然还有叶戈尔·列托夫。再见。祝你们好运。音乐会见。

埃戈尔·莱托夫：再见。

安德烈·叶夫列莫夫：就这些。

棺材编年史 | 反文化特刊 第4期（12）——卐字范式

卍字形

谢尔盖·扎里科夫与列托夫兄弟会面



“在我的歌剧序幕中，
精神分裂症患者坐在桥下，
点燃篝火，准备
发动政变。
”“什么样的政变？！
”“掀翻这座桥。”

摘自维克托·特罗古博夫
和中提琴家丹尼洛夫的对话。

1. 未完工的办公室

谢尔盖·扎里科夫：.....哈哈哈！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对我们来说，理念比音乐更重要。最糟糕的是人们把一切都当真，尤其是当我们根本不是在谈论这个的时候。

埃戈尔·列托夫：我最近确实对噪音很感兴趣。对嘈杂的事物感兴趣。

SZ：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我们仍然身处后现代主义时代，一个充斥着“新”和“后”的时代，所有现代的东西都被加上了引号。比如说，我们目前正在复兴《DK》，我有个想法，我们需要在文本背景中加入一些音乐。我们可以，比如说，拍摄一些鲜为人知的亨德尔作品的主题，并为它们创作简单的固定音型伴奏：小提琴和低音单簧管。然后谢尔盖·列托夫会用他自己的风格即兴演奏——当然，观众们肯定听不懂。而这一切，都会被称作“优质音乐”。

谢尔盖·莱托夫：没人会知道这是亨德尔的作品，因为我会亲自演奏。

SZ：在那之前，会有歌词——也许不是关于狗屁倒灶的事，但大概就是那种感觉。挺搞笑的。当然，没人会意识到这是亨德尔的作品。他们只会说："哇！音乐，真棒！"这就是新保守主义。所以，我们提供了一种很酷的理念：不仅仅是噪音，而是真正的音乐。当然，是在一种反讽的语境下。这引出了一个有趣的类比，和人们对VIA的看法很像。你说过你喜欢听Samotsvety，对吧？

EL：当然！我仍然很喜欢听他们的歌！我收藏了一大堆他们的唱片。是的，我还有整张《歌唱吉他》专辑。

SZ：顺便一提，会唱歌的吉他乐队刚刚发行了一张专辑——他们用老式音色重新录制了所有著名歌曲，比如《胖卡尔森》、《骑自行车的人》.....

EL：翻拍版？

SZ：是的，但用的是老式音色。Yunost 有个节目里有人抱怨说："你看，安东诺夫重写了他以前的歌，但用了新的音色。那个时代的韵味全没了。但我们录制的时候用的都是老式的——苏联式的、闷闷的——音色。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设备——没有增益器，没有压缩器。结果声音干净、动态十足，没有噪音或杂音。"他们真正得到的是好的演唱。没有那种夸张的驱动力，取而代之的是动态范围和复音。

EL：他们是我国最早开始玩冲浪游戏的人！

SZ：是啊，是啊.....你问谁影响了我们。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CAN乐队和他们1970年的专辑《Vesyolye Rebyata》。我当时用9倍速播放他们的歌，还有Berger和Puzyrev的演唱——他们跟着节奏唱着："嘿！帮帮我，我的朋友！嘿！快点！"，还有《毕加索肖像》——我他妈太喜欢那首歌了。

SL：但他没有承认。

SZ：嗯.....我们去看了"快乐伙伴"的演出，我们三个一起看了他们的表演。我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混蛋掌权，竟然把这些都禁了？那是一种真正的风格，独树一帜。相反，它应该得到推广.....顺便说一句，《时间机器》是对"快乐伙伴"的回应。如果他们没有禁掉"快乐伙伴"，就不会有《时间机器》了。但现在你随便问问别人，普兹列夫是谁？

EL：说实话，我有个梦想：找到并出版所有60年代车库乐队的样带。那些在社区中心、舞会上演出的乐队.....

SZ：当然！还有那些舞蹈噱头.....从《Vopli Vidoplyasov》就能看出，人们在舞蹈中真的玩得很尽兴。所有那些花招、转折、过渡.....现在正是自觉的反主流文化兴起的时候。我们需要揭开这些无疑存在却未被官方认可的神圣层面。演艺圈的存在当然很好，但是.....这里有一个我们应该认真探讨的话题：参与。既然我们是《CounterCultUra》杂志，这个概念就蕴含着某种神圣的层面。粗略地说，就是某个群体所拥有的某种独立性和自给自足。而参与则意味着某种秩序，某种实际意义。我认为我们需要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一点——以避免将来犯错。毕竟，我从个人经验中知道，当这一切陷入不完善的境地时，它们是多么的徒劳无功。你想帮助别人，你鼓励一群朋友也这样做，但他们甚至不道谢——他们根本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会想，"他怎么了？"你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了解你——最终，每个人都陷入了同样的无能为力的境地。

EL：就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我们整个社会仿佛被划分成了不同的区域。比如卡玛斯卡车司机

区，老奶奶区.....

SZ：嗯，是的，这些都是亚文化。反主流文化的特点在于它所制造的张力，而这些只是平行的亚文化。它们有自己的歌曲，比如柬埔寨出租车司机的歌，或者同样的“布拉特尼亚克”（blatnyak），也就是所谓的“俄罗斯香颂”——对那些能听懂的人来说，这也是一种语言。这没什么难以理解的。但参与的问题更有意思。“任何一方”是什么？它是一个关联系统。显然，一个真正的系统不会允许任何真正的“一方”存在。他们真是傻瓜，不是吗？竟然允许一些不利于自身的事情发生。关联系统就像一个查找错误的程序。如果某件事做错了，我们就看看如果再向左移动一点会发生什么。或者再向右移动一点。这就是左右之分的作用——从两侧推动那些聚集在中间的人。但问题是：人们不理解这一点。同样的不足。还记得杜金是如何反复思考那些问题吗：刹帝利和婆罗门？换个角度想，音乐家秉持绝对的艺术价值，而刹帝利——如同国王或造物主——则秉持相对的价值，致力于解决大众控制的问题。王子或国王的任务是洗脑民众，彻底颠覆现状。民众越愚昧，就越容易控制。婆罗门——祭司——的任务则恰恰相反：宣扬个人的理念。因此，权力与文化之间便存在着永恒的冲突。

EL：是的，但是梵天是一个封闭系统。

SZ：当然。她只会让你先完成入会仪式。而且，事实证明，刹帝利和婆罗门之间根本无法沟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党派之争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我们所有人的经验——包括你我的——都表明，在党派框架内行事毫无益处。

EL：绝对不是。

SZ：利莫诺夫也说了同样的话：这怎么可能？他从法国来到这里，想做点什么，现在——砰！我们看到他成功了。日里诺夫斯基在这方面更成功，也更成功。怎么，他有那么优秀、那么聪明吗？只是总统机构需要的正是这种政党——来操纵局势。来监视信号：比如说，各国大使馆或情报部门会作何反应。积极的一面——意味着叶利钦会在六个月内照做。消极的一面——你还能指望什么呢？毕竟，日里诺夫斯基是个傻瓜，一个新法西斯分子。他看起来肆无忌惮，身边围绕着同性恋、妓女——他是个小丑，可以为所欲为。但他是在试探风向。如果音乐家们参与所有这些游戏，他们自身的功能水平就会降低。我们可能会被视为某种海报艺术家，而事实证明，这个问题无解。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我们还能怎么办？毕竟，我们正被推回反革命的深渊.....

EL：如果你真的决定做这样的事，你可以尝试把所有事情都做到荒谬的地步。

SZ：他们想搞什么新共产主义、新法西斯主义之类的？他们自己都把这玩意儿玩到荒谬的地步了。政客们恰恰就是那种有偏见的人；他们不懂什么叫风格。他们不明白自己做的一切都已经是滑稽可笑了。久加诺夫和他的共产党算什么？——那根本就是个滑稽的政党！共产党人，却谈论商业、市场.....还有法西斯分子，巴尔卡绍夫——他简直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漫画形象。你只能为了博取眼球才认真谈论他们。再说说那些市场营销人员——也一样：涅姆佐夫——他算哪门子民主人士？还有哈卡马达，还有莱拉·诺沃德沃斯卡娅.....你能想象出这样的民主形象吗：诺沃德沃斯卡娅和博罗沃伊？就连姓氏都来自“博罗夫”这个词。谁是市场主义者——博罗沃伊！每个人都看着他，心想：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用这头猪来建立市场经济吗？！

EL：最重要的是不断改变一切，创造一个庞大的神话体系。这基本上就是我所做的。严格来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我。有些人以为我现在身处某个地方，但实际上，我早已身处另一个，甚至第三个地方.....比如说，共产主义者来问我：“你是共产主义者吗？”——“是的，我是。”我去问法西

斯主义者——“是的，我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一样。如果有人试图认真审视这一切，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疯掉。有时我们是朋克，有时我们不是；有时我们是民谣歌手，有时我们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结果发现，我们融合了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并将其推向了荒谬的境地。

SZ：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比如说，如果我是文化部长，那对我来说压力会非常大。这套系统专门设置了这些标记：朋克？那在第859层架子上。跟朋克打交道之后我们该干什么？跟坦克打交道。嬉皮士呢？那是第756层架子。这些标记是干什么用的？这样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对付你了。如果你开始说我不是这个，不是那个，我是你们的——那又该怎么办？我们甚至都没有这样的文件夹：“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些“我们”指的是谁？

EL：我现在就是这个意思。我支持总统。

SZ：那是最危险的事。我们都经历过。还记得我建议利莫诺夫投票给叶利钦吗？当时在圣彼得堡召开法西斯代表大会，我说：“利莫诺夫！我们投票给叶利钦吧！”结果会怎样呢？法西斯分子都投票给叶利钦。所有人都会吓得屁滚尿流。他们果然吓得屁滚尿流！叶利钦立刻就慌了：不行，我可不是他们那一伙的.....好主意！但另一方面，我已经说过：人们不懂什么是风格。风格是一条封闭的逻辑链，当结果似乎超越了原因，就会给人一种狂喜的感觉。一种思想的自给自足的驱动力。但如果没有风格，就会变成一团糟。顺便说一句，艾宁很喜欢“粗粒小麦粥”这个说法。你做了个手势——结果没人听懂。这更糟糕。这意味着体制会再次把我们推入反革命的深渊。他会指着我们大喊：“看，是中央情报局干的，他们栽赃陷害的。”这个体制需要敌人，这样才能用反面教材来警示世人什么叫反面教材。

EL：嗯，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SZ：哎哟，兄弟！你倒是说说啊！不，不，我不同意。“别像我们一样生活”，是吧？哈哈哈！不，你在说什么？不！关键是，大多数人，还有一小撮超级聪明的人。任何体制都会故意刁难这些超级聪明的人，让他们胡说八道，然后对大多数人说：“瞧！别那样做，否则，就像他们一样，你们什么也得不到。”总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管你做什么，结果要么你成了体制内的傻瓜，要么你成了反革命分子。

EL：当然，还有反革命分子。而且，如果你以前就不适应体制，以后也永远适应不了。他们能凭直觉认出你。我涉足政坛后，立刻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SZ：没错。记得吗，你、纽莫耶夫和我一起去《民防报》和邦达连科参加了一个圆桌讨论。事情是怎么开始的？邦达连科说：“我们需要一个英雄！”然后我把你的照片带到了编辑部，他立刻说：“瞧，就是他了！列托夫就是你们的英雄！‘民防’，听起来很棒，等等！”照片里你头发乱糟糟的。他说：“这是什么？他头发都乱糟糟的。还有别的照片吗？”“我们能怎么办？他走路就是那样.....”“也许我们应该用修图软件把头发修掉？”

EL：显然，我们散发出某种气息，他们能在潜意识层面感知到。这一点毋庸置疑。

SZ：普里戈夫在《艺术杂志》上写了一篇好文章。人人都谈论“高雅艺术”，但它现在在哪儿呢？以前，比如说，是贵族阶层消费高雅艺术。而现在，是媒体阶层！如今，所谓的高雅艺术正在制造一个新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一个迈克尔·杰克逊。它只是个仿制品。掌权者不需要真品。他们不需要黄金和钻石，他们需要的是廉价的仿制珠宝。大众的仿制珠宝。就拿列宁格勒乐队来说吧，几乎所有调频广播电台都在支持他们！你会想：我的天哪.....但他们却说：“好吧，人民想要

垃圾。那么，同志们，让我们多骂脏话吧！骂得还不够，我们需要更多脏话！”结果就是没完没了、毫无意义的脏话。真棒！很简单：如果他们想要，那就拿走！如果你在歌曲中融入一些受伤动物、倒地野兽般的语调，就像《民防》里那样，你立刻就会觉得，“糟了！这根本行不通。”这是一种原型。毕竟，什么是受伤的人？在这个体制下，每个人都受到了伤害。无论身处何地，总有人受到伤害。于是，攻击性就产生了.....

EL：你刚才说的关于原型这一点，正是我要表达的意思。

SZ：.....你的语调像一只受伤的掠食者，一匹狼。抒情性转向了攻击性。这是发自内心的：当然，《加沙地带》和《列宁格勒》都没有这种感觉。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会被模仿。那么，谁才是体制的敌人呢？要么是体制本身有缺陷，造就了这样的人；要么是人本身就如此糟糕，无需任何人的帮助。乡巴佬，酒鬼。完全是两码事！如果体制良好且尽力而为，但人民如此糟糕，那是一回事，正如柯西金所说：“俄罗斯真的能有民主吗？每个人都会互相残杀！”《列宁格勒》和《加沙地带》就说明了这一点。或者还有另一种选择——《民防》。在这里，问题出在体制本身。我们国家有一种奇怪的封建主义，叫做“民主”。体制不太对劲，但人民还算正常。 正确的？

EL：正确。

SZ：那我们该怎么办，伊戈尔？ ！

EL：我们做的还是老样子。只是游戏规则变得更复杂了。以前我们还可以简单地创造一个平行世界，现在我们需要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一切。

SZ：或许我们应该装装新顺从？在某些方面做得过火，然后宣称：我和你一样，也是个新俄罗斯人。在桑拿房里被妓女上了。用第一人称。去了，蒸了个桑拿，然后被上了。

EL：嗯，这肯定是DK该讨论的话题。

2. 杜金和库列欣

SZ：你看，如果你只是觉得自己特立独行，无法融入体制，那是一回事。但如果你被贴上了“特立独行者”的标签，那就完全不同了。这会带来社会后果。这里的一切都靠预约。他们会把你认定为无家可归者——仅此而已。我不想被贴上这个标签。

EL：那样行不通，因为我们的阵容会非常奇怪。我想把一些风格迥异的人聚集在一起。例如，和索伊贝尔曼一起打球。

SZ：一种类似“罗伯特·弗里普遇上布莱恩·伊诺”的欧洲模式？与其说像个乐队，不如说更像大型制作公司批量生产新项目。是的，这也是个想法。很好，这很有成效。DK一直都是这样。各种各样的人加入进来，基于相同的理念，一种新的声音随之诞生。米哈伊洛夫说得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人带着自己的故事而来，并将其融入集体的宝库。

EL：当你长时间完全独立地做某件事时，最终会出无数张个人专辑。这就像不断照镜子——简直不可能。我现在更感兴趣的是翻唱别人的作品——苏联歌曲，甚至是英文歌曲。这会非常出人意料。我们已经在创作苏联歌曲了；专辑已经完成了一半。这里面存在某种周期性：以前做过的事情会再次变得有意义。朋克也可以在经历一段漫长的停顿后继续演奏。

SZ：它已经是后朋克、新朋克了。因为在其最纯粹的形式中.....

EL：从最纯粹的形式来说，这非常困难。它需要消耗大量的精力——正如塔里维尔季耶夫所说，“健康并非永恒”。我现在更喜欢在录音棚里工作，剪辑磁带，而不是举办音乐会。总的来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辛勤工作的人现在看起来都很疲惫。舍夫丘克、菲尔索夫.....

SZ：我想这种疲惫感来自于希望落空。有些人转行去玩流行音乐，那里收入不错，大家都有孩子和家庭，然后就一走了之了。

EL：过去十年里很多人都去世了。我一半的员工都因各种原因去世了。有些人自杀，有些人则纯粹是死于生理原因。秋明的情况也一样.....

SL：对了，《共青团真理报》打来电话了——他们想谈谈库廖欣。我告诉他们，你最好跟他们说说他生命中最后几个月的情况。

EL：如果我开始谈论库廖欣，那对杜金来说将是极大的冒犯。

SL：我之前已经提到过杜金身上一些令人不快的特质——库廖欣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以至于库廖欣把杜金介绍给我的时候，我都没认出他来。他对我说：“谢廖沙，你在干什么？是我，萨沙！”换句话说，库廖欣把杜金改变得太彻底了，以至于我都没认出他来——而我却开始慢慢了解他。

EL：感觉他简直惊呆了。

SL：毕竟，对库廖欣来说，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只不过是另一个“列宁蘑菇”而已。

SZ：哈哈！他漏掉了我故事的第二部分，关于海豚的那部分。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相遇后开始聊民间传说，聊俄罗斯民歌。我对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歌都和植物有关——“我，一棵花楸树，怎么能爬到橡树那里去呢？”“哦，你这棵黑麦，你长得真好”.....所以，我们这个民族的领袖——首领——应该比植物稍微高一点。我们当中谁比植物高呢？他回答说：蘑菇！我接着说：但是德国人有图腾动物——狼，狼人。那么，他们的领袖应该是谁呢？海豚！它更高！所以，如果列宁是蘑菇，那希特勒就是海豚！就这样，库廖欣这个混蛋，漏掉了我故事的第二部分。

SL：没错，当《共青团真理报》开始问我关于库廖欣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时，我告诉他们，那不过是模仿扎里科夫。因为扎里科夫就是日里诺夫斯基，而库廖欣就是杜金-利莫诺夫。这就像试图赶上一列即将开走的火车。因为库廖欣——顺便说一句，就像格列宾希科夫一样——一直嫉妒杜金-利莫诺夫。库廖欣总是问我关于概念主义者的事——他一直非常嫉妒他们。但至少他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还算得体。而那些家伙却把什么都看得那么认真！他们本来可以被耍的！真让人纳闷，杜金为什么要在圣彼得堡——一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一个民主城市参选？他在那里毛遂自荐——结果一败涂地！在莫斯科，他或许还能有所作为。但在这里——没人认识你，这是索布恰克的城市，完全是浪费时间。然而，库廖欣还是抓住了他。

SZ：你注意到了最重要的一点：他们什么都按字面意思理解。就连日里诺夫斯基也不例外.....

EL：有一次杜金上电视，去看贝拉·库尔科娃。他站在镜子前，系上领带，穿上议员外套，一切都像往常一样，看起来很体面。他左右转了转.....然后紧张地问：“叶戈尔，我看起来像久加诺夫吗？”我说：“是的，像。”他看了看自己，又看了看镜子，恼火地说：“唉，不，不像。”

SZ：该死！

EL：还有一件事：有一次我们住在库廖欣家——杜金、我和纽里奇。我们醒来后，我打开窗户，杜金正若有所思地躺在床上，他问："鄂木斯克在哪儿？"我说："嗯，在哪儿？在西伯利亚南部。靠近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离你们很近吗？万一哈萨克人毒害了风怎么办？他们真的会毒害风！快，赶紧把窗户关上：风有毒！"他是认真的：他吓坏了，开始在房间里踱步。"哈萨克人，该死的，毒害了风——我该怎么去？就是这样。我知道他们那里有芦苇人。他们有巴尔喀什湖，那里长满了芦苇和香蒲。芦苇人，芦苇人，就住在那里，他们从不露面，只靠一根管子呼吸。"他想了又想，说道："巴尔喀什湖中央有个大岛，岛上住着一只体型巨大的猫，岛上的人都崇拜它。"这肯定是库廖欣的主意，不然他还能从哪儿听来的？他又说："糟了，周围都是芦苇人，我们该怎么办？他们会不会发动入侵？那我们就完了！芦苇人要是出来了，肯定会带着他们的猫来攻击我们！那猫可是个庞然大物，足足有三米高！"

SZ：杜金当然很有才华，但他缺乏风格感。他无法把握风格的转变和反转。

EL：他对待所有事情都非常认真，因为库廖欣做任何事都极其认真。库廖欣晚年变得非常古怪——而且非常愤怒。他简直气疯了！圣彼得堡的一家报纸——我想是《斯梅纳报》——发表了一篇完全诽谤他的文章。他们把他从头到脚都贬得一文不值。他们写道他毫无才能，整个国家哲学家协会，包括库廖欣在内，都是些法西斯分子、白痴。他们甚至想起诉他们。就在那时，杜金、库廖欣和我碰巧在那里相遇，决定庆祝一下。我们去拜访一位数学教授——或者哲学教授，我记不清了。就在我们坐地铁的时候，我们突然看到了写那篇文章的记者。他立刻就被当众打了一顿：杜金走上前去，踢了他的屁股。那个记者像猪一样尖叫起来，跑去报警。最后警察把我们都抓走了。当他们发现我们是谁时，立刻开始大喊："那个记者在哪儿？！抓住他，再给他点颜色瞧瞧！"事情就是这样。然后杜金喝了几杯，又开始胡说八道，简直跟库廖欣一样。他开始说一股巨大的等离子体正从银河系向我们飞来。这股等离子体越来越近，很快就会要了我们的命——我想大概一年之内吧。我说："是啊，当然了，列宁蘑菇。"他气得不行，差点动手打起来。

SZ：库廖欣和杜金对阴谋论着迷，总是梦想着自己能"身处风暴中心"。玫瑰十字会什么的。但这并非奇怪之处——奇怪的是，他们的行为，粗略地说，与他们的教义相悖。毕竟，如果你研究一下各个教团，比如共济会的传统，你会发现他们自己人也会写出各种各样糟糕的东西。而你的任务就是识别这些文本：毕竟，这是对你文化水平、存在主义境界以及理解意义能力的考验。顺便提一句，请注意，一只十英尺高的猫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之类的东西更真实。

EL：你在《进攻》里就是这么做的。希特勒有时是坏人，有时是好人。有时他是共济会成员，有时他是天才.....

SZ：嗯，《攻击》杂志是一本超级杂志。这种周旋于各种计划的能力，实际上正是人们经历所有这些步骤的原因。他们写一些东西给你，你却把它全盘托出——信息就像圣经一样没有署名。我确信这正是库廖欣去欧洲的原因——为了接受启蒙。去见《Vouloir》杂志的编辑克里斯蒂安·布歇。而且不只是见他。他想学会理解这些事情。但这非常痛苦。所以，他们很可能在那里向他解释了这一切.....实际上，这是一个理解程度的问题。理解得越多的人，不知不觉中就开始操纵那些理解得越少的人。因此才有了共济会阴谋论的说法：理解得越多的人，就越忍不住要利用它。生活就是这样运作的。人们很难相信，除了他们每天看到的、称之为"生活"的梦境之外，还有更真实的事物。

EL：在库廖欣之前，杜金不是这样的。五年前，他是个开朗快乐的人。但后来他变得怒不可遏。

我说过那只是个滑稽的聚会，他却死死地维护NBP。对一个女人来说，那根本不是什么聚会，只是个普通的聚会而已。

SZ：没错，因为玫瑰十字会建立在“三”这个数字的概念之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民族布尔什维克党当然是个滑稽的政党，但它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左翼潮流.....

EL：据我所知，这是所有小党派——尤其是民族主义小党——的通病。要知道，利莫诺夫和我可是共同创立了民族人民党！我的抽屉里还留着4号党员证呢！我时不时还会说自己是利莫诺夫党人，甚至还会拿出来炫耀一番.....

SL：利莫诺夫的论文是第一篇吗?

EL：不，斯大林才是第一个.....哦！这么说我就是党内第二重要的人物了？！杜金退党了！那岂不是说我是个党员同志，或者随便他们怎么称呼我.....

SZ：你该打扫卫生了。

SL：我有个朋友组织了一个星际智慧种族大会。他们公开的目标是与其他文明建立联系。现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应该能从卢日科夫那里拿到办公场所，以及用于党务建设的资金.....

EL：那么，退休人员党和残疾人党又分别是什么呢?

SL：那些白痴们是不是要开党？要是真开了，那可真是个热闹的党，选民肯定很多。那场面肯定精彩极了！他们应该邀请比约克来参加成立大会——她长着一张十足的白痴脸。我看过她的一部电影——她就是那种人.....

EL：无论如何，NBP 的组织结构比 RNE 之类的组织要开放得多，而 RNE 本身更像是一个组织.....

SZ：首先，你得看负责人的军衔。关键不在于谁在围墙上画什么，而在于负责人是什么军衔。比如，RNE的负责人是上尉。所以你需要弄清楚NBP的人是谁。你必须按军衔来判断！比如，日里诺夫斯基是中校。中校的身份就表明日里诺夫斯基会步步高升。负责人的军衔能告诉你，这个问题是在哪个层级讨论的。什么是政党？它是体制的杠杆。这种狡猾的、系统性的手段都是通过政党来实现的。如果政党背后是上尉，那很可能就是纯粹的加蓬主义。假设叶利钦出国需要筹集资金——这意味着他需要让巴尔卡绍夫高喊“希特勒万岁”，然后你就可以立刻说：“看！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法西斯主义行不通！”他们会立刻给你钱，就为了防止法西斯主义发生。但在日里诺夫斯基的层面，这完全是另一个层面的博弈。情报机构的层级揭示了项目的层级。我相信，库廖欣将新生物计划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类似于东方圣殿骑士团和克劳利主义。

EL：克劳利——那简直就是某种撒旦教！仔细想想，甚至都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彻底颠覆了谁的认知。也许是杜金和库廖欣：他能无休止地操纵各种概念。我曾经去过他家，他坐在那里说：“唉.....我提出了太多不同的概念和体系，现在我甚至都搞不清楚自己是否相信它们，它们是否真的存在，它们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他正朝着包罗万象的方向发展。对他来说，现实完全变成了神话。

SZ：但库廖欣是个行动派。不是说他行动迅速，而是说他警觉——也就是说，他反应敏捷，乐于行动。杜金和所有欧亚主义者一样，思维方式略带突厥色彩。就像方轮子一样，他感知不到颠

倒。他无法翻转过来继续前进。这很奇怪：这个人写关于命令的文章，却不懂钟摆定律——这可是每个共济会成员的圣经。钟摆摆动，如果你跟不上，会发生什么？钟摆向一个方向摆动，你也向另一个方向摆动。杜金的情况也是如此——信号来了："所有人加入布尔什维克！"他心想：不，我宁愿效忠沙皇。然后突然——砰！——布尔什维克决定效忠沙皇，杜金就跑到不知何处去了。这正是为什么日里诺夫斯基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完全无法理解的原因。"怎么可能？他偷了我们的创意！"他什么也没偷，他只是在健身而已。而杜金则恰恰相反：他嘴上说得漂亮，但实际做的却完全不同。

EL：他只是出身于莫斯科知识分子家庭，那些书呆子。他严重脱离现实——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害怕这些丛林猫。

SZ：有些人出于某种原因害怕行动。这是一种妄想症：他们害怕承担责任——害怕搞砸。

EL：事情就是这样：他离开了民族布尔什维克党，创建了自己的民族布尔什维克党，但这个民族布尔什维克党是否存在完全是个谜。他们正在散发一些传单.....

SZ：在这方面我更喜欢利莫诺夫。他做的每件事都恰到好处。

EL：利莫诺夫——他还活着，是的.....

3. 卍字图案

SZ：可惜俄罗斯像杜金这样的人不多。他有着如此鲜活的个人传奇。库廖欣以前经常来看我；我这里还留着他的六顶帽子。他来了之后，会把帽子摘下来，随手扔在地上——然后它们就消失在橱柜后面的缝隙里了。每次拿出来都费劲！他会说："哎，算了，我总能找到办法赶上火车....."我们经常一起去书店，买各种各样的俄罗斯哲学著作：什佩特、别尔嘉耶夫.....我喜欢他的一点是，他懂得很多事情。我写那封著名的信给《政治自学》杂志，抨击DK（其实就是抨击我自己，我说DK是个流氓团体，需要接受教育）——发行量高达400万份！——结果只有瓦尼亚·索科洛夫斯基和库廖欣读懂了。我们其他人都在喊："扎里科夫是个混蛋！他反对摇滚乐！"我心想："跟这些白痴解释有什么用？"库廖欣——在安德烈·索洛维约夫的帮助下——在《斯莫尔乔克》杂志上为我写了一篇类似的文章，抨击流行机械乐队，署名是"奥克萨娜·楚什和拉里萨·多莫加茨基赫"。文章说流行机械乐队简直是一场灾难，舞台上简直像马粪一样，他们还能忍受多久？这就是库廖欣与圣彼得堡其他乐迷的不同之处。毕竟，那里的每个人都异常严肃和敏感，把所有事情都当真！谢廖加·列托夫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羡慕莫斯科的概念艺术家。

EL：在圣彼得堡，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概念主义.....

SZ：没错！因为莫斯科是贵族之城，权力集中于此。在这里，你说话总是像是在替当权者说话。但圣彼得堡是个地方城市；对他们来说，权力在遥远的某个地方——所以才有了奴隶心态。还记得格列宾希科夫那句台词吗："把我的生活给我！"给我，给我.....我自己把它撕下来！"给我"？——那就吃掉它！这些"给"、"分发"、"把零钱放在我的桌子上"——这就是圣彼得堡的风格。在莫斯科，他们绝不会这么说。他们会说："改变就是我！"布拉托夫和卡巴科夫就是这么说的。当然，谢尔盖立刻就察觉到了：毕竟他和他们关系密切。他清楚地感受到了圣彼得堡的低人一等。他们的精英——帖木儿·诺维科夫、尤法——他们也一直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到达圣彼得堡时，他们立刻说："莫斯科糟透了！"与此同时，很明显他们睁大了眼睛，试图理解："莫斯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EL：我记得大概在 89 年左右，我狠狠地羞辱了他们。那时我第一次去圣彼得堡，一场演唱会结束后，他们问我："你最喜欢的乐队是什么？"我回答说："DK。"他们的脸顿时涨红了。

SZ：好了，就是这样，你彻底伤透了他们的心。"粪便摇滚"——还记得《Roxy》杂志上的那篇文章吗？就像，一个恶棍坐在那儿唱着关于屎的歌。哈哈哈哈！捉弄他们真是太爽了，简直疯狂。他们就是不懂某些事。毕竟，什么是贵族？不是那种拿出护照说"看，我爷爷是贵族"的人。贵族是为自身生存权利而战的人。现代革命者就是贵族。"民防"组织，我认为，就是一个贵族团体。那些为公民社会发声的人，即使方式极端，也是贵族。这些人持有不同意见，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杜金和库廖欣一直都明白这一点。

EL：我从来没有对圣彼得堡或莫斯科有过任何情结——现在也没有。当初组建乐队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打造世界上最好的乐队。我挑选成员也是这么做的。如果有人有任何情结，我会立刻开除。只要我听到有人说："我们怎么可能比死肯尼迪乐队（Dead Kennedys）更厉害？"，我就会立刻说："够了，滚蛋。"

SZ：你们乐队的音乐很棒。我记得我曾试图向马罗奇金解释这一点，他并不喜欢民防乐队.....

EL：我们和他关系很复杂。我们刚组织完"俄罗斯突破"运动，他就立刻又搞了个"俄罗斯突破"——而且里面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一些光头党.....

SZ：没错，边缘化和派系主义是许多人的特征，他们奉行"非友即敌"的原则来分裂人群。但还有另一种方法："非敌即友"。就像亚瑟王的圆桌骑士那样。你不能这样推理：我们的人很棒，即使他们是废物。但别人的——你必须立刻除掉他们。结果，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垃圾杂志开始涌现——恕我直言，有些混蛋现在出版着谁也不知道的东西。而那些在此之前很久就认真做这一切的人，全都搞砸了。但杂志仍然是必要的。它需要包含生活、思想，而不是幼儿园级别的图片内容。

SL：我觉得我们应该办一本爱国漫画杂志。

EL：其实已经有一部类似的电影了——《兄弟2》。一部真正爱国、亲法西斯的喜剧。

SZ：顺便说一句，你们要小心法西斯主义。

SL：但这只是一种抗议形式！

SZ：一方面，这是一种抗议形式；但另一方面，有些人却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还记得盖达尔被赶下台的时候吗？为什么？因为他的改革开始了。而那些权贵们意识到：糟了！他们完蛋了！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对那些老派人物来说？那就利用民众.....把桌子掀翻！简而言之，法西斯主义往往得到那些想要将所谓"人民诉求"合法化的人的支持。"人民想要强权。"那又怎样？我们应该给这些人民主、自由和商业吗？他们需要鞭子！如果法西斯主义被具体理解为一种风格——新保守主义、杜金主义、贵族主义——那情况就不同了。但这里并没有任何这些元素。

SL：是的，在我们的法西斯主义中，审美因素并不占主导地位。

SZ：是啊，是啊，这标题不错！但可惜的是，背后有特定的利益集团。每个人都围着那条梦寐以求的输油管道转悠，等着，但愿不会，丘拜斯（Chubais）会突然出现，说："你们在管道旁边干什么？我也想建在这里。"一切都如此简单，甚至令人厌倦。我想杜金（Dugin）离开俄罗斯国家

石油公司（NBP）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当时甚至写了一篇文章：《我为这些爱国者卖命，结果呢？》嗯，我想他最终明白了。我曾经在国家杜马举办过一个研讨会，主题是“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领袖”。那才叫真正的领袖！一个正常人！而不是像巴尔卡绍夫那样的失败者。而且他背后还有同样类型的暴徒。然后普京来了，说：“不，我当然不反对，但看看他们！”在电视上放一次这些被压抑的人就够了。或者有钱的共产党人。或者犹太复国主义者。最糟糕的是，他们也想把我们拉进这群人里。比如：是啊，莱托夫，瞧瞧他身后是谁！“砸烂它，该死的！炸掉它！”如果莱托夫真的去做纯粹的录音室工作，他们会立刻说：“不，我们不需要那种莱托夫。我们需要的是‘粉碎者’莱托夫。”或者，还记得那个叫“Crack”的乐队吗？歌词是这样的：“到处都是波兰人，波兰人吊死在波兰人身上”，“私刑处死黑屁股的犹太佬”，等等？然后，我看到这个“Crack”乐队的家伙给自己买了辆奔驰，该死的。他工作，卖鞋。不错！他赚了点钱！上面的人听到这一切，欢呼雀跃：“说得对，少校！”然后他们告诉犹太人：“看看什么是民主？到处都会发生大屠杀。我们不要那样，我们加入共产党吧！”

SL：我感觉所有这些种族清洗者都是由以色列资助的。目的是在合适的时机引发人员外流，以补充以色列军队的兵力。

SZ：哈哈！还记得菲玛·夏皮罗吗？他是第一个在这里出版《我的奋斗》的人——先是精装本，然后是平装本。这完全就是一场博弈。对了，纽莫耶夫最近怎么样？我听说他去当警察了？

EL：怎么了？这很奇怪。他以前确实有首歌叫《杀警察搞枪》。因为“杀犹太人搞枪”纯粹是胡说八道。

SZ：顺便说一句，这个主意是我给他的。我记得他几乎在我生日那天来找我，问我：“我怎样才能出名？”我说：“写点关于犹太人的恶毒文章！然后我们主要的批评者特罗伊茨基就会生气，把你骂得狗血淋头。这样你就能出名了。”他真的信以为真，搞出了“杀死犹太人”这档子事。而且，事情的开端确实是：“诺伊莫耶夫是法西斯！反犹分子！”顺便一提，赋格律也是基于同样的原理。你应该去研究一下巴赫。这个原理在国际颂歌中也有体现：“一无所有者将成就一切。”卐字图案也是如此。同样的魔力逆转，同样的颠倒.....正是那些曾经热情似火的人，最终却会变得冷漠无情。

附言：只有傻瓜才会不犯错

SZ：.....我们需要尽快确保分销渠道畅通。

EL：我们国家根本没有发行渠道。很遗憾，我们没有这样的机构。而且，盗版无处不在。你发行一张光盘，不出一个星期，它就传遍大街小巷了。他们的印刷技术也非常好，完全一样。

SZ：由于我国的盗版主要由国家主导，我们需要添加一些令人反感的内容，比如“打倒普京”。并解释说这样做是出于商业目的。

EL：那你就完蛋了。他们那儿的人根本不懂幽默。那些小伙子会来找你——然后你就完了。

SZ：不会的。这是黑帮的惯用伎俩。你雇佣他，他会问你：“你觉得杀人可以吗？”如果你回答：“可以！”——那被杀的就是你。但如果你回答：“不行，这不被允许”——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也就是说，如果你准备在背后杀人，那你就会第一个被杀。因为黑帮分子是什么样的人？还记得那个啤酒广告吗？关键词是“正确”。如果我们“按规矩办事”，那么被杀的就是那些海盗。

SL：我们最近在库尔斯克巡演，一些当地的流氓在那里接应我们，把我们带到了内务部的宿舍。他们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大摇大摆地走进去——他们直接踹开了门。后来，叶戈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不知道米哈伊洛夫（他们的"红色"州长）是谁，那些流氓甚至都不愿意付演唱会的钱。当然，他们都是同一个党派的！所以，事实证明你不能批评共产党。如果你自认为是共产党员，突然说你和他们闹翻了，所有人都会不高兴。这是一种常见的套路，每个人都按照某种方式站队——然后突然就出现了这种局面。民主党人尤其紧张。

EL：我在那次新闻发布会上就是这么说的："共产党是垃圾，法西斯也是垃圾"……

SZ：共产党的惰性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就算他们爱上你，你再怎么贬低他们，他们也依然会说"我和列托夫"，他们的爱是永恒的。当然，他们都是傻瓜：他们不明白，对他们——对左派来说——没有什么比摇滚乐更好的了。那是他们的地盘！毕竟，摇滚乐不是右派的，右派鼓吹的是资产阶级价值观！理论上，共产党应该资助所有摇滚音乐会，但实际上，不知何故，却是右翼力量联盟在做这件事。情况正好相反。那些共产党人都是白痴。结果，摇滚乐手们成了市场的代言人，也就是这些唱歌的妓女的代言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涅姆佐夫才是共青团的实际总书记。

SL：我觉得这正是为什么共产党人这次采访后不会大惊小怪的原因。民主党人会最生气。他们还能用谁来吓唬人呢？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顺利：据说，一些挑衅分子出现在叶戈尔·列托夫最近的演唱会上，把一切都搞砸了。但如果这个暴徒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法西斯分子呢？那该怎么办？我们需要立即在乌兰巴托举行集会，声援哈卡马达和右翼力量联盟。还要在那里组织一场斗殴，让人们用铁链打架。我想，那才叫精彩的表演……

SZ：如果正是这件事之后，共产党人自己反而感到被冒犯，那就太滑稽了。

EL：不，我跟共产党人打过交道。我们前不久刚在下诺夫哥罗德办了一场音乐会——哦，他们真是太灵活了！当然，共产党不是安皮洛夫的党。新闻发布会上有个老头，是某个地方委员会的高层——真是个老资格的党员！他能立刻把任何问题扭曲成"符合规则"的答案，哪怕是"不按规矩办事"的问题。他这招太高明了，估计得练几十年才能练成这样。他们问我对普京的看法，我回答说："嗯，基本上，他从没犯过错——当然，除了库尔斯克号潜艇事件……"他立刻插话，与其说是打断我，不如说是插话，就像从一段话无缝衔接到另一段话一样："只有傻瓜才不会犯错！"

SL：我们绝对需要在乌兰巴托举办一场声援卡卡玛达的民防音乐会。日式风格。那才叫真正的概念主义！

EL：不，这太过分了……肯定没人会理解。我想就连库廖欣也不会理解，愿他安息。

棺材编年史 | 诺夫哥罗德新闻报 第44期（14745年）——叶戈尔·列托夫："我们一直都是最高级的无政府主义者……"

埃戈尔·列托夫：
"我们一直都是高效的无政府主义者……"

> "……莱托夫天性好哲学，又是个极端的反叛者，他将乐队的风格定位为纯粹的、毫不妥协的'西伯利亚朋克'，并且至今仍未偏离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
>
> （《苏联摇滚乐》，1990 年，阿尔捷米·特罗伊茨基编纂）。

林波波生产中心员工谢尔盖·尤尔津邀请著名朋克乐队"民防"的长期主唱叶戈尔·列托夫到诺夫哥罗德来，这个想法起初听起来有些可疑。乐队的鼎盛时期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无数年轻歌迷在围栏、建筑物入口等各处涂鸦着"Gr. Ob."这四个略显笨拙的字母，而所有有点名气的街头乐队，无论是在涅瓦大街还是阿尔巴特大街，都不知疲倦地高唱着《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但近几年来，叶戈尔·列托夫过着如同潜艇般的生活：短暂露面（不一定是为了音乐，有时也是为了政治：曾有传言说列托夫与另一位特立独行的摇滚巨匠爱德华·利莫诺夫结成了"联盟"），然后长期消失在公众视野中……然而，对他的评价却十分贴切："俄罗斯摇滚传奇"。的确，他是一位传奇。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活生生的……

出乎意料的是，林波波与列托夫就小型不插电巡演的谈判竟然顺利达成。据说，这位"苏联头号朋克"对造访这座他早已耳闻却从未到访过的古老俄罗斯城市感到无比兴奋。与许多现代"明星"不同，他并没有提出过分苛刻的条件：一日两餐，"沙拉加肉"，不喝酒……仅此而已……原本计划从普斯科夫开始，结果却在诺夫哥罗德拉开了序幕。事实证明：列托夫的计划完全正确。或者更确切地说，并非列托夫本人，而是人们对他的态度。就在预定演唱会开始前几天，林波波中心接到普斯科夫居民的通知：演唱会取消，合同终止。为什么？没有明确的答案，从含糊不清的说法来看，似乎是地区文化部门反对"此类"演唱会……所以，一切都符合"传统"。事实证明，自苏联（现俄罗斯）这个国家开展名为"民防"的项目以来，近 20 年的时间里，情况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 叶戈尔，2001 年的"民防"模式是什么？

"民防"乐队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乐手们来来去去，不断更迭。不久前，乐队实际上已经解散了；过去十年一直待在乐队里的阵容几乎全部离去：我们几乎固定的吉他手库兹马离开了，另一位吉他手自杀了——他跳楼自杀了。而留下的乐手们……我觉得他们不仅仅是筋疲力尽，而是……嗯，当你长时间做同一件事时，那种光荣的勃列日涅夫式的停滞就开始了。我们彻底更换了整个阵容，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改变了风格，因为我们基本上回到了起点。我的兄弟*（著名前卫萨克斯风演奏家谢尔盖·列托夫——A.K .）*现在在我的乐队里演奏，2001年的"民防"乐队是前卫、嘈杂、无调性的朋克……我们的新专辑《星陨》也即将完成。它完全由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苏联歌曲组成。目前，由于一项新的版权法即将通过，给发行带来了诸多复杂问题，因此其发行工作面临阻碍。

— 现在能现场收听新版《民防》吗？

“我们一直在演出，所以录音进度才这么慢：你知道一周后又要去另一个城市，根本没法好好在录音室工作。顺便一提，GO乐队今年的最后一次大型巡演很快就要开始了：大概在11月底或12月初（莫斯科、圣彼得堡、沃罗涅日、白俄罗斯、乌克兰），之后我们才会开始录音，我觉得会有三张，甚至可能更多新专辑。”

— 那么为什么几乎不可能在电视上看到这个组合呢?

“这个问题应该问电视台以及那些幕后播音员和主持人。可能是因为我们还在‘黑名单’上。”

据我所知，“民防”乐队的现场演唱会只在“A节目”播出过，当时引起了很多讨论，而且.....

——.....“A节目”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我不会具体说是什么，但是主持人被停播了，节目本身也停播了六个月.....问题非常严重，但“A节目”的制作方是故意这么做的。

叶戈尔，你现在还住在鄂木斯克吗?

——情况不一.....我不会透露我现在具体住在哪里，我怕一旦泄露消息，日子就难熬了。我们在四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家”。我主要在没人打扰的那个“家”工作，因为那里没人认识我。

——难道没有一种健康的愿望吗？事实证明，这种愿望在很多来自边缘地区的摇滚音乐家中都很普遍：那就是成为俄罗斯摇滚中心之一——莫斯科、圣彼得堡——的永久居民?

— 不，我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原则上，我在莫斯科待的时间相当长，我经常去那里，但是“定居”——谢了，不，因为在那里生活只是为了享受而生活根本不可能。

——你所说的“快乐”是什么意思?

——生活，不受任何无关或不必要的干扰。在我通常工作的城市里，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室，可以让我们专心创作。我们过着安静的生活，不与任何人见面，也丝毫没有这种必要。大量的书籍、唱片、各种设备——所有录音收入都投入到这里。我自认为是未来主义和20世纪早期先锋派的专家。而且，我还要透露一个小秘密，我们下一张专辑将命名为“俄罗斯未来主义”。我想邀请AuktsЬIon乐队的Leonid Fedorov和Ne zhdali乐队的Leonid Soibelman *（Ne zhdali是塔林最早的俄语朋克乐队之一——简称**A.K.**）*参与其中。这张专辑将基于20世纪初俄罗斯未来主义者极其罕见、几乎从未发表过的文本.....据信，在80年代和90年代，GO是俄罗斯最多产的乐队之一：大约发行了40张专辑。而这仅仅是他们作品总数的30%。我有一个庞大的档案库——一个巨大的壁橱，里面存放着我的东西，还有扬卡和经理*（扬卡·迪亚吉列娃是一位自杀的摇滚歌手，奥列格·“经理”·苏达科夫与列托夫共同创作了“共产主义”项目。—— **A.K.**）*的东西。为什么所有这些作品都没有发行、录制或出版？因为总的来说，我们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自己。说实话，我对别人的反应完全不感兴趣。如果有人要求我做什么，演奏什么，我会去做，我会演奏。但这并非重点。比如我们录制的专辑《迷幻》（Psychedelia），只有三首歌——每首歌都长达70分钟。但我们只是把它们“拼凑”成一张CD——乐队成员们真的强烈要求.....他们求我们这么做。歌曲只有在创作过程中才能与我产生共鸣。我把它们抛向世界，它们便拥有了自己的生命。

——你不在乎演唱会上观众的反应吗?

“我感兴趣的是某种充满活力的反馈。如果人们很享受，如果他们跳舞、尖叫、砸东西、砸东西——那当然很好。但如果有人坐在那里，听诗歌，试图理解什么——那就是一场灾难，一场失败的

音乐会。在音乐会上，应该有热烈的回应，一种反应，甚至是原始的反应，但表达方式并不重要。”

叶戈尔，你能谈谈政治吗？大家都很惊讶地发现，“狂热的反苏分子”列托夫竟然同情“新布尔什维克”……

——对我来说，政治是一个巨大的试验场，一种行动形式，一种表达方式。而现在谈论政治毫无意义，因为一切都不明朗。我处于观察状态，只能像普通人一样思考，因为我整天兴致勃勃地看电视，试图弄明白这一切最终会走向何方。等事情尘埃落定，我才能做出决定……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情况截然不同。我当时就明白：当存在外部干扰因素时，生存就更容易。假设当时存在苏联政权——一个干扰因素——那么，做那些会引发爆炸和破坏的事情就很容易。“我永远反对”等等等等——那些我当时写的反苏歌曲。那时情况很糟糕。现在情况好转了吗？对普通人来说？完全没有。但在民主制度下，斗争非常困难，因为你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和谁作斗争——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任何个性表达都变成了海德公园式的闲聊：你可以畅所欲言，而且不会有任何后果。一言九鼎，死不再是代价；它变得毫无价值。“反对”毫无意义。“争取”却困难重重……我们必须反对的正是现有的自由形式，你明白吗？“反共”、“共产主义”……他们把我当成某种意识形态的拥护者，但实际上，我根本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总的来说，我们始终是顶尖的无政府主义者，反体制主义者。我们曾经是“极权共产主义”体制的反体制主义者，但这只是个名称而已。毕竟，我们从未真正拥有过共产主义。我们拥有的是国家极权资本主义。和美国的情况一样，只是程度更原始一些。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今天的美国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社会主义惊人地相似，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你现在不参与政治了。也不参与朋克运动了？

——一般来说，我从未加入过任何“运动”——任何运动。我从未加入过任何团体：社交团体、音乐团体……

——你们不参加音乐节演出吗？

— 不，那不可能……我们曾经参加过一个叫“摇滚突破”（Rock Breakthrough）的概念活动——一个俄罗斯式的突破。但那只是一次性的活动。我们做了，仅此而已……当时有很多传闻，很多议论，但我们早已名存实亡。我并不怎么和“圈内同行”来往，我的莫霍克发型也从未剃掉，摇滚和流行我都听……我很喜欢听Lyube的歌。对我来说，一切都只是玩乐。我为什么喜欢Lyube？因为他们不把事情看得太重，对吧？他们做事只是为了好玩，没有任何英雄主义的炫耀。而且他们做得很好。他们填补了一个之前空白的市场。顺便说一句，我也喜欢一些完全傻乎乎的乐队。比如t.A.T.u……我很乐意加入t.A.T.u.，就像她们的《They Won't Catch Up With Us》那样，对吧？我们会像往常一样演奏吵闹的朋克音乐，他们会尖叫呐喊……

— 10月份，塔图将在诺夫哥罗德演出……

真可惜，我又要走了……我们以后不会再见面了……

“音乐、政治——这当然是两回事。除此之外，叶戈尔·列托夫如今还靠什么生活呢？”

——我从未把自己定义为音乐家。我运用多种表达方式。我是一位艺术家……顺便一提，我的学位也是艺术：艺术家兼设计师。几年来，我一直想拍一部电影：改编自科塔萨尔的作品，或者改编自《跳房子》。但我设想的拍摄方式规模非常庞大，需要巨额投资。很遗憾，目前这并不现实。

我们需要制片人，需要赞助商.....而且由于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完全独立的，所以.....这不现实。你不可能在家拍出这样的电影。

——叶戈尔·列托夫真的还是买不起他想要的一切吗?

“我对金钱本身从来都不感兴趣。如果金钱是我人生的意义所在，我早就流落纽约了。说真的：有人找过我工作，出版社也给我机会出版我的诗歌和散文.....不，美国不适合我。我住在俄罗斯。而且我也没有在追求什么.....”

由 Alexey KORYAKOV 录制。

我们的第 1-2 期 — 叶戈尔·列托夫：摇滚乐注定失败

埃戈尔·列托夫
：摇滚乐没救了。

访谈通常需要配上文字说明，阐释受访者（回答问题的人，而非提问者）的非凡之处。我一直以来都做得很好。但我却无法写出关于叶戈尔·列托夫的任何内容。我也不想写。而且我认为写也没必要，毫无意义。因为任何喜爱他作品的人都不需要再看到一堆零散且自相矛盾的信息。因此，那些从未听过列托夫作品的人，自然也不会读到这篇访谈。一切都如此简单而美好。

不过，有几点需要说明。

首先，在研读《叶戈尔·列托夫：我不相信无政府主义——文集》（莫斯科：出版社，1997）一书时，我始终无法理解为何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一个被卷入政治漩涡、被指控犯有诸多“背叛”罪行的宣传家和煽动者——简而言之，一个彻头彻尾的报纸甚至小册子式的人物。虽然我并不打算用“但实际上……”之类的论述来反驳书中（不仅仅是这本文集）的所有观点，但我确实对叶戈尔·列托夫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印象。他是一位非常谦逊、睿智、才华横溢的诗人。首先，他是一位诗人。

其次，我必须承认，我提供的这段对话发生在2000年3月。因此，我无法保证它现在仍然适用。但是，正如您所想，有些东西只有时间才能赋予它意义。

— 为什么你近年来没有发行新专辑？

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但出于某些原因，我们不会发表。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也为了像我一样的人。只有那些能获得广泛成功的作品才会发表。我也写诗。第三，我们的乐队已经经历了两三次人员变动。原则上，我不想录制个人专辑——没必要浪费时间。毕竟，任何个人专辑都是对过去作品的重复。我想我已经足够了解自己了。
要创作新的东西，我需要有创造力的音乐家，但不幸的是，很难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都住在不同的城市，包括我的兄弟谢尔盖。

— 你和你哥哥一起录制了一张专辑，但至今还没有发行。

“这其实不是一张专辑，而是一次排练，而且是在家里进行的排练，录音非常粗糙——现场感很强，也很随意。我们想把这些素材打磨一下，润色一下，然后发行。它很可能会以VCD的形式发行，算是官方的非官方版本。但这并不是我们首先要发行的东西。”

您的诗集何时出版？

“很遗憾，三四年前我把大量的素材都给了莫斯科。其实，等这本书出版后，大家就会明白除了歌曲和音乐之外，我这些年都在做什么了。毕竟，我并不是真正的音乐家；对我来说，诗歌是触及大众的必要创作途径，因为诗歌在这里并不受重视。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文字的创作上，研究文字、心理学和哲学，所有这些都融入到文字之中。”

— 这种态度从一开始就体现在你的作品中了吗?

- 是的，最初是这样。

— 那么，你为什么选择如此激进的声音形式——对于那些习惯于聆听文字的人来说，这种声音形式太过激进了?

“嗯，我不知道.....有耳可听的人自然会听到歌声——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至于激进主义，我认为任何运动——无论是音乐的、政治的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都有存在的权利，只有当它违反普遍接受的法律、界限和规范时，才具有意义。在极端情况下，任何艺术都是战争的体现，是对现有准则的违背。”

— 但你经常重复说你的工作与艺术无关。

“你可以从任何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我很难谈论自己，因为这显得有点自夸，但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必须在多个层面运作——美学、精神、政治、宗教。”

——你认为你的很多作品都以制造冲击力为目的。这本身就是目的吗？还是说，这只是你逃避现实、追求令人反感的形式的一种方式?

“这是一种表达方式。你不可能独自一人让自己感到震惊。”

— 当你那些出格的行为被视为当代艺术时，你难道不感到愤慨吗?

——具体指什么——政治声明之类的吗?

例如，1993年底莫斯科爆发的抗议活动，伴随着大规模骚乱和混乱，当时一些朋克青年劫持了一辆电车，拖着某种导弹穿过城市.....

“这项计划并非我们发起，而是由一群莫斯科作家——特别是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和亚历山大·杜金——发起的。我们只是作为补充成员受邀加入.....‘俄罗斯突破’这个词就是在那时诞生的。
在此之前，我们原则上已经三年没有演出了，因为乐队成员普遍感到，人们来听我们的音乐并非为了聆听和理解我们的作品，而仅仅是因为那早已存在的陈词滥调——‘民防’。
换句话说，我们感觉自己正在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把乐队的名字改成了根本无法刊印的‘叶戈尔和那些混蛋’，这样就不会被任何媒体使用。之后乐队解散了，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工作。我专注于诗歌创作，乐队里一半的成员彻底放弃了音乐。不过，我们确实和科斯佳·里亚比诺夫合作了一个个人项目，叫做《百年孤独》。”录制这张专辑花了很长时间。“这是对六十年代的致敬，是对那种文化的致敬。在我看来，那种文化体现了全球摇滚的精髓，是人们想要竭尽全力表达的东西，但可惜的是，他们最终未能做到。因为摇滚乐注定失败。
所以，我们受邀参加了‘俄罗斯突破’音乐节。这不仅是我们阔别舞台许久后的首场演出，也是自1993年10月以来反对派组织的首场活动。大约有3000到5000人到场，而演出场地——高尔基文化宫——只能容纳800人。骚乱爆发了——在这里，骚乱几乎无法避免——他们开始砸东西、砸东西、放火。一楼弥漫着催泪瓦斯，根本无法呼吸。他们还用机枪扫射。我偶尔会跑到阳台上，试图用扩音器喊些什么.....”

— 你当时没被击中头部吗?

“不，而且我们也不是组织者。不过后来，所有人都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说这是我们办的演唱

会。实际上，情况有点不一样。但我们决定保留活动名称——‘俄罗斯突破’——因为它和我们有关。”

— 近年来，你们来基辅都只是为了举办不插电演唱会。你们还计划再次与“民防”乐队一起演出吗？

“我们的演奏和表演绝对精彩绝伦。我们这个组合有点特别，还有我弟弟。我们的音乐风格融合了彻头彻尾的朋克、自由爵士，甚至是前卫音乐。”

你是如何与你的兄弟达成如此默契的？毕竟，我从很多出版物中读到，他在上世纪80年代并没有认真对待你的工作。

“公开的报道并不总是真实的。我们早在1982年就一起组建了‘不安音乐乐团’。我们甚至还为库廖欣演奏过一次。后来我们分道扬镳。我留在鄂木斯克，他去了莫斯科。但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可以说是非常好。现在看来，我们似乎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一种极端形式的音乐。”

— 人们经常听到愤慨的呼声：列托夫不再是朋克了——他曾经在那里，然后消失了。

“谁想叫我朋克就叫他们吧。但我们的音乐是超越朋克摇滚传统的朋克。我们演奏的是嘈杂的前卫朋克，这也是我一直称赞Bathhole Surfers早期专辑的原因。”

— 你有没有尝试过从事文学创作，不仅写诗，甚至尝试写小说？

“其实是有的，但那是因为我没时间，我得不停地开音乐会。我需要的只是找个地方躲起来，坐在那里创作。比如说，我打算写一部关于月球车的长篇小说。”

— 还有更多细节吗？

“我从不详细说明我要做什么，因为一切都可能改变。而且我这个人比较迷信——我一直重复这句话。”

——你的迷信和宗教信仰是如何结合起来的？

为什么不能合并呢？

但在基督教传统中，迷信是不被鼓励的。

— 我自认为是基督徒，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基督徒。

— 上次你胸前有一个五角星，这是一个可以有多种解释的符号。

“两者并不矛盾。而且我现在佩戴了很多不同的东西，护身符。”

它们的起源是什么？

——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不谈论它们，所以它们都藏在我的衣服下面，而不是挂在外面。这颗星星是新西伯利亚一场音乐会上有人送给我的。它真的很漂亮。它就是一颗普通的五角星——不是护身符，也不是任何形式的五芒星……它根本不是什么邪教符号，而是一个积极的符号——为什么

不佩戴它呢？我现在还把它挂在家里某个地方的墙上。我不在乎它的外形。它就像橡皮泥一样——重要的是它背后的意义和制作过程。

我曾读过一篇奇怪的研究，作者统计了列托夫、格列宾希科夫、金切夫和其他一些诗人的诗歌中最常用的词语，包括代词和介词.....

“你认识这位诗人格奥尔格·特拉克吗？说实话，他的诗大概只有一百来个词，也许两百个词，就构成了他所有的诗。然而，他的诗却很伟大，气势恢宏。只是他的创作原则与格列宾希科夫不同。我不是格列宾希科夫；我甚至还为此写过一首歌。”

— 80 年代俄罗斯摇滚运动的领导者们最近引用前面提到的格列宾希科夫的话说，没有年轻的朋克会把他们从地球上抹去。

说实话，我也很伤心。这种音乐类型本身就面临危机。也就是说，必须出现一些新的东西，也许会和电脑、电子产品有关——在这方面我觉得自己像个老古董——但必须出现一些以前不存在的东西，就像未来主义从19世纪的诗歌中衍生出来一样。摇滚运动的理念，曾经在60、70、80、90年代激发了人们的热情——这本身就非常悲剧。说得委婉点，它是一种存在主义的突破，但最终失败了——通过朋克、抗议、毒品。这些极端形式。那些曾经的执行者和领导者几乎都去世了，或者现在从事其他工作。我现在很难继续这项工作。最终，我也会去做其他事情，比如电影或文学，因为摇滚这种音乐类型本身已经彻底枯竭了。看看MTV就知道了——就是这样，朋克不再是一种抗议，而是一种普通的流行音乐形式。

— 你体验极致感官享受的旅程还在继续吗？

— 既然我还活着，就意味着它还在继续，否则我就不会坐在这里了。

— 你曾说过专辑《百年孤独》是在服用迷幻药 LSD 后录制的。

“它完全致力于迷幻药文化。在迷幻药状态下，你不可能进行演奏或创作；它更像是一种视觉文化。某种程度上，《Prig-Skok》是它的先驱。而最新的专辑则完全不同。我举一个宽泛而略显模糊的象征——斯多葛主义。它指的是当一切都失去时，你仍然要继续抵抗。《Solstice》和《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正是关于这一点的。”

— 难道你不觉得大量 Civil Defense 专辑质量极其糟糕，有时甚至存在速度改变和其他技术缺陷，这很令人恼火吗？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但又能怎么办呢？我们把一些物体送入现实世界。它们在那里会发生什么——我并不真正关心。我是一个概念艺术家，我感兴趣的是过程。而过程中会发生一些非常疯狂的事情。我经常讲起我曾经在阿尔巴特街上的经历，当时有个老人站在那里，伸开帽子，唱着《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我数了数，他唱了二十多句，甚至还请来了好几位政客，包括索布恰克。”

— 你对互联网的态度改变了吗？

“嗯，我在上网——这就说明了一切。
我仍然害怕这件事，但我现在不会不加区分地批评它，因为这是文明发展的新阶段。”

— 您如何看待当今世界信息过载的问题？

倒不是信息太多的问题。我不喜欢信息背后隐藏的东西。毕竟，人类几百年、几千年来创造的一切，都彻底消失了，贬值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地步。当各种各样的佩列文出现时，文明本身就面临危机。我对世界有一种末世般的憧憬，因为过去所有的成就都彻底失去了意义。剩下的只是海量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可以随意更改——这是折衷主义的胜利。曾经能让人丧命、锒铛入狱甚至被送上火刑柱的词语——就这样，消失了。除了狂热分子和傻瓜，没人会再在意它了。

— 在这样令人悲伤的背景下，你至少在理论上认为存在一种令人信服的替代后现代主义的方案吗？

我喜欢很多东西，甚至包括后现代主义作品，多到我无法用一个词来概括。我藏书丰富。不过，我现在对宗教和心理学方面的书籍更感兴趣。我非常喜欢科幻小说，比如西马克的作品。我也很喜欢帕维奇的作品。

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

——没错，但他是一位优秀的后现代主义者。这不是为了玩文字游戏而玩文字游戏。他不是翁贝托·埃科。

— 你是否习惯了你的音乐和诗歌经常被称作抑郁的？

——不，我不这么认为。我作品中几乎不断出现的自杀主题，源于一种信念：一个人只有在达到自杀、死亡和选择的终极境界时，才能真正开始享受生活，活出真我。正因如此，我们努力做到精力充沛、健康快乐地生活。那些不了解我们的人，看到现实生活中我们是开朗健谈的人，都会感到非常惊讶，甚至震惊。我热爱生活。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生命信仰。我绝不是在鼓吹自杀。而且，趁现在还来得及，我必须告诉你，所有关于我们身边的人因为这种影响而像苍蝇一样死去的谣言都是不实的。虽然，不幸的是，有时这种情况确实会因为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巧合而发生.....或许，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你能发现某种联系。特罗伊茨基本人也曾多次责备我：你为什么歌颂自杀，却从不自杀？是的，我永远不会自杀（笑）。我们向人们展示——至少我们努力展示——如何在任何情况下生存。

— 你目前创作诗歌的主要动机是什么？

“目前，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不写诗，而是专注于其他事情。毕竟，存在的悲剧已经结束——喜剧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即将重组乐队“共产主义”以及类似的轻松风格；我们计划重组“DK”。我们将召集“DK”原班人马中仍然健在且有能力的乐手，并加入“民防”乐队。”

但社会形势几乎没有朝着令人欣喜的方向发展？

“这真是个奇怪的笑话。我们启动‘共产主义’项目时，写了一篇文章，我记得好像是在《反主流文化》杂志上。结果它变成了一篇小论文，探讨了现实是如何衰败到如此地步，艺术也堕落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没有什么值得创作或书写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打开电视，看看新闻——它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既有悲剧的一面，也有喜剧的一面。这就是终结。人类已经耗尽了自身所有的生命形式。或者，将会有新的到来，新的开始。”

— 你打算效仿马莫诺夫，回到乡村生活，还是退休后去尼泊尔某个地方居住？

“我不会去尼泊尔。我已经住在远离文明的地方，非常偏僻，靠近森林。我所有的旅行都只是对文

明世界的短暂访问。”

你的录像带销量很大，但大部分都是盗版的。你有没有尝试过介入这种情况并从中获利？

——不仅是大多数人，而是几乎所有人。至少95%，甚至更多。

— 你收到过像联盟唱片公司这样的俄罗斯大型唱片公司的邀约吗？

——过去有，现在也有。但我们坚持只与那些苦苦挣扎求生存的独立公司合作。

— 纯粹的艺术能否在娱乐业的框架内存在？

“但艺术并不依赖于边界或商业运作。披头士乐队是艺术还是非艺术？任何优秀的乐队最终都会成名，因此，他们也会赚钱。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克里登斯乐队，他们至今仍欠着那位犹太姓氏的制作人一笔债，因为根据合同，乐队每年应该录制两张专辑，而报酬却只有近30美元。”

— 政治仍然是您关注的重点吗？

“是的，我一直都在关注这一点。但现在我很害怕，不想谈论政治，因为这会显得我带有某种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活得像个动物。”

— 然而，正是因为政治，你失去了一些粉丝，他们始终无法弄清楚你的政治倾向是什么颜色。

“感谢上帝，那种事已经结束了。当所有人都在恐惧和惊慌中瑟瑟发抖，或者欢呼雀跃时，我认为我有责任挺身而出。当犯罪在俄罗斯得胜时，我决定公开谴责它，而且声音要尽可能大。我的兄弟也做了同样的事。事实上，我当时组建了民防队，因为我必须填补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空白。因为当时没有人愿意这样做。”